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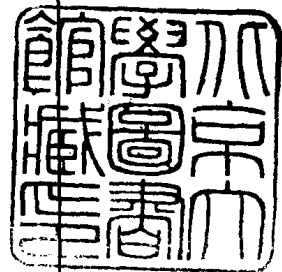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貳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 · 肆冊目錄

刻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十二卷 〔明〕鍾庚陽撰

一

書經彙解四十六卷 〔明〕秦繼宗撰

一八五

〔明〕鍾庚陽撰

刻嘉禾鍾先生尚書
主意傳心錄十二卷

明萬曆九年劉美刻後印本

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序

六經中惟書最古博士家蓋難言之矣然而其傳有可得而逝者蓋賢聖雖高帝王雖尊古人雖遠而其心於我不啻如室中父兄婦子之相切也何也漢唐之事雖近然有非人心者唐虞之事雖遠無一非人之心蓋人之心在焉故可為天下法故可為萬世經萬世之下能得我心而亘宇宙斯人不磨之心在此矣一勺之水可以為吞天浴日之濤孔壁所藏能散佚

其簡而其未始不完者非所能散

佚也余家世業是經少嘗受讀粗得其文義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時為子弟說之然其詞不能不多遂不適于觀者今觀

鍾先生書說則約而該瞻而覈

蓋舉業之正途而明經之指南已

鍾先生書說者我郝侯

西星公所為耳其父

學山先生之訓而筆之簡者也

學山先生樵李宿儒振藻秣林不得究其施而發之于公其為鎮江愛

民作士有古循良風而出之以真
誠養之以鎮靜湛恩濺澤所為
淪洽於四境者皆先生之餘也莊
生曰書以道政事夫書之于政事
如詩之于性情皆在我而已故未
有不得於心而能神明其迹以見
於用者也公之聞於朝廷而通之
政事者既小試之吾潤而其所為
得於心者則是編露其崖略矣可
無傳乎吾邑侯

蓉川劉公以金壇多治尚書者遂
梓而布之而名之曰傳心本所得也

夫昔司馬子長萬世史材而闡于
經學叙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歷
如見而帝王紀乃蕪陋而難觀不能
會其詞况能得其心乎今公父子自
相師承而又以其所會心者成一家言
會通其犖牙難解之詞而出之以
明易使人如見蓋長于經學者也
學者得此如篝火明燭而行乎屈
曲之途可無顛躓之虞矣余不敏頗
聞緒論遂述吾侯名書之意以為
序

萬曆辛巳五月穀旦前進士南京鴻

臚寺卿致仕治生王樵頓首拜書

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
進士四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虞書

堯典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者何蓋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然上古世淳人朴制作未備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畧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及堯與舜適當一元文明之會因特立政著見功跡而可為典常也讀二典者不可不知按此篇統而觀之當作三大段看曰若二條是第一段記其盛德大業之實也乃命六條是第二段記其敬天勤民之實也疇咨若時四條是第三段記其為天下得人之實也析而觀之當作五段看曰若至時雍是第一段言堯德業之感千萬世道學治法之統皆起于此乃命羲和至咸熙是第二段言堯之上理天道疇咨若時至象恭滔天是三段言堯之中理人道湯湯洪水至弗成是第四段言堯之下理地道朕在位至末是第五段言堯禪讓之事也要而言之則不外乎欽之一字曰欽明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曰敬致曰寅饒曰往欽曰欽哉諱諱以欽恭敬為言信乎敬者帝王傳心之要法也故蔡子曰此書開卷中第一義曰若稽古帝堯 一節 放勳一截

此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二字作冒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達之上下四方家國天下而無所不至故曰放

勳欽明文思二句放勳之本光被二句放勳之極欽明文思皆主心上說註中敬體而明用亦心中之用特明字比欽字稍顯此故以用言耳文著見而思深遠著見亦非發見在外之謂也恭讓主身之接下說安安允克極言其盛處便說德出於性行出於實亦可德行雖有身心之異然總來只是一德故曰德之感註中惟亮性之二句不必泥此可見帝堯心法身法之盛而放勳之本基于是矣光字畧斷光者德性行實之光輝發見于功業者也被四表以周圍所及言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言此勳之放乎四表上下也而下文家國天下固已包于其中矣

克明俊德 一節 俊德截

此節放勳之實也上被格就規模看此齊治均平就事實看俊德即上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無工夫即上安安允克自然能明也以字貫通節親九族等乃聖人自然推行有序非有意於由家而國而天下也既睦昭明時雍有夫子斯來斯和過化存神的意思每段要貫德性行實講家齊勳之放于家也國治勳之放于國也天下平勳之放于天下也而四表之所以被上下之所以格者胥此矣一節只重聖德所及之遠上

乃命羲和 一節 星辰處斷

史臣既言堯德將叙堯政故以乃字發之非脩齊治平之後始作曆也昊天至廣至大其道難明而日月星辰之象數即天之象數也欽若之心即在曆象時節不可以曆象作欽若之實曆如今之天文圖象即璇璣玉衡之屬也紀其數則可布筭之以

作曆矣觀其象則可齊合之以作曆矣所謂術不違天也曆成則人時定於上而可授於天下矣故必敬授之而不敢忽焉人時即今之曆日也作曆專為人時不可以敬天勤民平看曰欽曰敬則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矣

分命羲仲 一節

上節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四節又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分職而命之也註中考驗還是驗去冬已頒四季全曆至是四子各隨時考之日星民物以驗夫已頒之曆恐或有差處耳推步二字推是曆以紀數而推夫日月星辰之纏度步是象以觀之而步法夫天體之轉運也羲仲所司者一春三個月之政實主四方之春政也推之和仲和叔皆然鳴夷南交以地言西朔以

方言鳴夷南交西朔俱測候之所曷谷明都昧谷幽都俱官次之名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而日出日入也寅賓以下句句都著考驗上句句要點出已載諸曆意出日中星鳥指春分之旦晝昏而言平秩東作民析孽尾指一春而言寅賓日出春分之旦驗其果見於卯位出於卯時否也平秩東作蓋既猶全曆之後又將一春之令如穀雨芒種之類一一次序之孟春頒之有司申明一番以示之民耳如今省城上懸掛節令牌便是非至是而始頒春曆也日中不若夏之永冬之短而恰好五刻也非天象之日乃指春分之一日而言星鳥即井鬼柳星

張翼軫之七宿而鳥則其中星也以殷仲春只承日星遯庚字無工夫乳化曰孽以鳥獸之孕字而言交接曰尾以鳥獸之交感而言藝尾不必分貼鳥獸溫是溫暖和是和合也

申命義叔 一節

此節命夏官也上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平秩以下部重驗曆意平秩南訛民因希華指一夏而言致致永火指夏至一日而言致致與寅寅寅寅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房而夏至日行極于北陸又不同於春秋之晷故當夏至日中以土圭測其影之在午晷否也春秋出入之景既定則冬夏出日之景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定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星火即角亢氏房心尾箕之七宿而火則其中星也正字與上殿字同義以正者以日永星火而驗夫陽氣之果正否也夏令屬巳午未皆為南方陽位而午居巳未之中故曰正陽位民物皆考驗其氣之愈熱也希華皆屬毛言或以華訓皮者不徒

分命和仲 一節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酉位星虛即斗牛女虛危室壁之七宿而虛則其中星也考日星以驗秋之陰中考民物以驗秋之氣平無非所以驗曆也

申命和叔 一節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而曰朔者有終而復始意朔方見天道之循環不已朔易見人事之改易無窮平在察其何事之當行而叙次之即所謂平秩也不言致日者冬至子時無景可測也

言日短而不言宵永何也冬至陽極疑於無陽而晝屬陽宵屬陰故舉晝以見夜耳星昴即奎婁胃昂畢觜參之七宿而昴則其中星也臨川吳氏曰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帝曰咨汝羲和 一節 成歲載

此節重置閏亦作曆事治曆固明時之大要而置閏又大要之先務也曆象考驗置閏都是作曆必不可廢的曆象時節便要置閏豈特考驗後方置閏耶暮三百句原置閏之由以閏月句言置閏之事允厘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暮只指天與日會言天行健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剛剛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天二日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非日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日行原不曾脫此初度而天所進過之一度恰同到初度而與日會遂成一年所謂春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舉一暮之全數有六日下補天與日會視一歲之常數固多五日而為氣盈矣若夫月行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却與天相值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則一歲共少五日有奇而為朔虛也氣盈多五日有奇朔虛又少五日有奇則一歲中餘出十日有奇了使不置閏則盈者愈盈虛者愈虛春夏易而時漸不定子丑易而

歲全不成矣故必合此餘日置為閏月大畧經三十三個月則盈虛之數消息停當氣節差移積及一月而為閏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盈虛皆為之消息氣朔皆為之分齊名實不乖寒暑不易春自春夏自夏而四時定于自子丑自丑而歲功成曆之作也無遺術矣以此成曆去信治百官使有所憑據以及時趨事則作訛成易之務皆不失時而日見其熙廣矣自乃命羲和至是皆一時事或以始中終分說不從

帝曰疇咨若時 一節

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禪舜張本乃蔡氏傳意非謂堯預存是心而先訪求此也若時即百揆之職其事亦不出作訛成易之務蓋輔相天地變理陰陽天子而下一人也詔訟則將作聰明以亂政必不能順時以成治矣百揆之賢否係天下之利病故曰不以一人病天下

帝曰疇咨若于采 一節

上順時總治之職此順事分治之職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各司一事者非謂以一人而兼眾事也上放齊舉丹朱只是要逢迎帝堯亦不知朱之惡固不是個好人若雖堯之舉共工則明知其惡而荐之正所謂黨惡者也鳩有積累意併有宣揚意方鳩僞功言能著功於已往必能順事於將來也言行不相顧表裏不相符則其立心之奸險可知矣其能順事而奏功乎此是求治水之職也蕩蕩懷山襄陵則地不得平矣浩浩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之 一節

則天不得成矣二句則正見其洪水方割意下民其咨因不得其居又不給於食故也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而地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是以知其不可使之治水也堯之不然病其德而四岳之強舉取其才大率繇之為人甚有才智治水之事亦其所優為者特做人有崇倖戾若去治水便要恃才而不肯順理必不能因水之勢而利導之耳往欽哉欲其去方命圯族之私盡行所無事之智而極其咨之民也知而復用蓋不忍坐視方割之害而一己之見或不可以先四岳耳九載句史臣追而言之也觀欽哉之命可以見帝堯愛民之仁觀績用弗成可以見帝堯知人之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一節

此節是求禪位之人也通節見帝堯為天下得人之難只重一個德字庸命即巽位之命明明句是開四岳以荐賢之路明揚註謂惟德是舉只是舉一人有德者非並舉以俟擇也父頑至格姦四岳迷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詳舉其齊家之實德以見可庸異命之位也克諧指兄弟言以孝指父母言卒之頑嚚者底允若之休做慢者泯謨蓋之念則所謂烝烝乂不格奸者可見矣人之常情或能勉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故女以二女以觀其儀刑之者何如果能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做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則儀刑之化可知而有德之實可驗矣此正試之之意釐降二女二句史臣記事之言言二女者古有次女隨行之禮也

舜典

按舜典一篇當分三大段看首至弗嗣是第一段記舜德合堯而可攝天下自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是第二段記舜相堯而攝天子之事其及堯之終者正見舜居攝輔相之久也自月正元日至篇末是第三段記舜受禪于堯而求賢以紹堯致治其及舜之始終者正見舜禪位享國之久也慎徽至八音是未為君之時也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暇可以見臣道之勞格于文祖之後則即位而稱帝矣故唯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與之所謂無為而治者也可以見君道之逸然首曰溫恭次曰慎徽曰欽哉曰敷敷曰寅直曰往欽終之曰欽哉堯天

書經主意

虞書一

八

功亦無非一敬之所在

曰若稽古帝舜 一節 允塞斷

是史臣將記帝堯禪位於舜先叙事始如此重華協于帝一帶說合身心講堯有是德之光舜復有是德之光如日月之重明故曰重華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如符節之相合故曰協帝濬哲二句是重華協帝之目濬哲文明就心內說觀其人倫之察庶物之明可見矣溫恭允塞就身上說觀其齋慄見親誠信待弟可見矣哲明恭塞是德濬文溫允是言其德之盛虞須順文講不可倒了欽明文思安安此帝堯德性之華涵于其心者也今舜濬哲文明則心法之盛有以重其一心之華而內協于帝允恭堯讓此帝堯行實之華發于其身者也

今舜溫恭允塞則身法之盛有以重其一身之華而外協于帝矣玄德即是四者之德自其德之光輝莫掩則謂之華自其德之幽潛未見未嘗顯達而措諸事業則謂之玄合而言之猶言玄德之光華其實非二物也升聞即師錫予聞乃命以位是下文司徒百揆四岳之位蓋虞初既嬪之後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 一節

此言舜之主事而事治正以驗其德之盛而可禪也便作乃命以位之實不妨觀上文位字即此司徒等位可見慎徽字二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說然每句上却有補出舜承堯命意慎徽敬慎以敷其教使民優游厭飮自得其天性之真蓋善用其教

書經主意

虞書一

九

是為徽美也可與敷敷五教在寬恭看納者入也入居百揆之位有提綱挈領意時叙即禮樂刑政等事無不得其理也賓字只在禮接上說要見和氣足以動人意不必說統馭有方蓋堯時自有四岳統馭諸侯舜特一時兼之耳此六句就如堯典以親九族六向上句輕下句重亦須要得過化存神意納于大麓亦百揆事一時使入山林相視原隰而已不可謂兼作司空烈風雷雨是偶值其變弗迷神色不變步武不驚之謂也五典行則德足以博典庸禮可知矣百揆叙則德足以總理萬幾可知矣四門穆則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遇變弗迷則德足以當大任而不動心可知矣此其所以來帝堯陟位之命也每段出來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陳氏推言曰舜德及人而人化

之舜德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帝曰格汝舜 一節

此堯稱舜之德著于功而欲異其位也詢事即命為司徒等官
考言即今敷奏此官當何如理也都就命位之初說乃言底可
績三載則就今日說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觀其功之大則其
德之盛可知矣堯之禪位不於玄德升聞之日而於歷試三載
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曆數在躬猶謙
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舜讓于德
向史臣之言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記舜之受攝也舜唯不肯嗣位故堯且但命之攝位必於正
月上日重其事也文祖堯所後受天下者也受終之事即下文
攝位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自此至四罪而天下咸服只除肇十有節餘七節皆舜攝位時
事註所謂舜初攝位整理庶務專指在璿三節其餘則雜載舜
攝位二十八年内之事也天下之務莫大乎治曆明時故首及
之璣之為器以璿飾之其制則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
者衡之為管以玉為之其制則南北低昂所以窺璣而驗七政
者日月運行于天有遲有速五星運行于天有順有逆璣衡上
已有象象之矣羲和世守相傳其來已遠歲久易湮不能保其
無差也故又從而察之在者竭目力精神于管窺之際且有整

蟻意如其合也固不嫌于襲故如其不合也亦不憚于更新若
此者果何以哉蓋以七政在天高遠而難知必觀諸天而後見
七政在器想像而難合必驗諸天而後符故察其在器之七政
以齊量其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
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齊字內見出至是則天時以
定曆法以審矣此帝舜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以為教授人時
之地者也

肆類於上帝 一節

此祀神以告攝也承上耒舜既受終而首急於觀象矣後此則
何為哉即祭上下神祇以告攝位耳上帝在天之神類非郊祀
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六宗神之麗于天者必精意以享之推
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則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諸天矣山
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地而瞻望以祭之也群神之麗于
地者亦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則告攝之意
俯焉有以達諸地矣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也

輯五瑞 一節 音句截

上是告攝於神此是覲諸侯以與之正始見今日總攝之權在
我而非前日之君矣輯五瑞非真歛其瑞乃徵召諸侯執五瑞
而來朝也此正月內事既月以下正月後事乃日二句一起事
謂驗之而即還之也詢察禮意是詢察之時曲盡其禮意也班
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隨隨班非待岳牧逐一見完方一齊
班出來也一節只重班瑞上

歲二月東巡狩 一節 西禮載

此記舜攝位之時行巡守之事所以維持封建也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向禮器之等級皆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固有一定之制而不可易然上下易離而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察之則侯國之中不用正朔者有之不遵王制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無異政哉祭天望祭地告至也肆覲東后重舜見臣上王帛生死只是東后執此來見不是舜去受他的協時月二句依註講須繳出先粗後精先本後末意協只把王朝所作曆日與侯國所頒曆日合同對過一遍非作曆也同律度量衡亦然五禮有隆殺厚薄之殊乃風俗之所係脩者因時而損益之也五器有尊卑等級之分乃禮數之所經主惠 虞書一 十二 所在如者一如王朝之所用也卒乃復者事未畢不敢復既畢不敢留也曰如岱見四山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見四方之禮同互文也歸而告廟只是告歸非以六事告之祖也歸而告則出而告可知用特者大事既畢故舉盛禮也在璿璣出至正日班瑞于群后截上行于王畿者四方之政下行于方岳者一方之政皆攝位事肆類出至東后亦在群心處截以攝位為主上是攝位初之庶事下是攝位後之巡狩事以祀神覲臣看上祀神則受終告攝而覲臣則四方之諸侯下祀神則東巡告至而覲臣則一方之諸侯也輯五瑞至東后上是諸侯朝天子下是天子適諸侯同律度二句以禮樂為主上是同制度而先于樂下是同風俗而重于禮見禮樂自天子出大

一統之治也

五載一巡狩 一節 四朝載

此記舜立朝巡之期亦維持封建之法皆攝位時事也巡狩述職之法堯時已有而五載之期則自舜始立之也五載作頭貫一巡四朝說數奏三句專言群后述職之事須依註相因下去言庸功或以一正朔等事實講或以開賢路等事實講俱覺欠穩巡守之所考察者不過維持一統之紀綱法度而已至于岳牧群后為治之事則非一端可盡莫若以總治分治講或稍渾成耳數奏以言如今之朝覲說事如遁須知冊是也明試以功如今之監司定守令考語是也車服以庸如今之旌獎是也然猶未陞其官其言不善則戒飭之如今之戒飭是也然亦未罷其官但可言賞罰不可以言黜陟蓋唐虞之制必九載三考然後黜陟幽明也數奏以言與益稷數納以言不同數納就未仕之人言因言以觀其蘊也數奏就己用諸侯言因言以考其功也試而曰明或善或不善一毫不可隱匿也

肇十有二州 一節

此記舜即位之時經理天下之事也肇字只管首向冀州帝都之地其壤既接于北狄而其勢又廣于九州故分之青州在冀州之東王畿要害之所其地廣漠且近外夷故亦分之一則多置侯伯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嚴禦外夷以壯王畿之翼衛也肇字重新設三州而九州亦要申明其舊界也封亦重新封三山而九山亦要申明其舊識也川不言十二者川無大小悉以

濬之難以數拘也大禹治水功成而此復濬之不過畧為疏導
預防水害耳蓋恐其久而復湮也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
慎封疆濬川所以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看○十二
山冀州霍山兖州岱山青州沂山徐州蒙山荊州衡山揚州會
稽山豫州華山梁州岷嶓山雍州岳山幽州醫無閭山并州恒
山營州瑩丘山也

象以典刑 一節 賊刑截

此記舜攝位時制刑之本末而因原其制刑之心也象以五句
是條理之正立法之常經也青災二句是權衡之宜法外之意
也須見由重即輕由輕即重意象乃象魏之象人君制刑以討
有罪莫非奉乎天討之公也故曰如天之垂象以示人鞭刑以
書經主意 虞書一
治夫奸而弗若政者朴刑以治夫頑而弗化訓者肆赦賊刑但
兼五刑鞭朴說欽恤意即寓在七句內史臣原出舜的心事制
刑雖有不同而欽恤此刑之心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所謂欽
恤云者持重謹畏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
得濫刑也赦無罪固是恤處而誅有罪亦是恤處如必出人之
罪而後為恤則無罪者不得申而有罪者反得釋民之受冤者
多矣惡在其為欽恤也恤是憐恤就制刑時說致敬而恤其刑
所謂好生之本心也或以欽恤平看或以恤刑作欽哉之故或
以恤字作憂字看或以末句作用刑說俱非

流工共于幽州 一節 羽山截
此記舜用刑之當亦攝位時事也放重于流竄重于放殛重于

竄共工得罪於已雖堯得罪于人三苗得罪于朝足緣得罪于
天下罪有大小故法有輕重也四罪以天下之怒為怒而無有
作惡也咸服服其流放竄殛之咸當也不可以此節作欽恤之
實徐說不從

二十有八載 一節

此節雖記堯之終實以見舜之相堯歷年多而施澤于民久也
聖德廣大指欽明等恩澤隆厚指平章協和等百姓服羨不安
四海聞樂不樂總是思慕堯德澤之深如此三載還屬百姓句
却貫四海句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上是堯崩而感人言堯之終也此是舜即位而告廟言舜之始
也還就遭喪明年說若服闋而後即位則三年之中天下事誰
其主之言格文祖則其格堯廟可知

詢于四岳 一節

自此至時亮天功皆記舜初即位事此節言舜既告廟即位首
謀治于四岳之官四岳總率四方諸侯居內以統外者也詢是
圖任之意非商確之謂闢四門三句便是或三段或兩平皆可
闢字着力處使四方諸侯各舉所知于四岳而四岳荐之天子
也明目達聰使四方諸侯各竭耳目之力察民間之休戚以達
于四岳而四岳轉聞于天子也闢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
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

咨十有二牧 一節 壬人斷

此託舜謀治于各總其州之官蓋理外以承內者也食哉五事
句句要見處之得宜食哉惟時養民之先務文氣亦覺稍異宜
另講所以遂民之養也系遠句對俾德句遠邇就各州而言舜
能使民各得其所所以全其養也親君子使民蒙其惠遠小人
使民不受其害所以安其養也總來只是一個中國順治蠻夷
指荒服言非附州之夷也率服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
之化而相率以來服也有賴中國之養以為養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一節 疇咨悉哉處又斷

此舜求總治之人也百揆揆度天下之庶政而岳牧侯伯之官
內外之治無所不統者也奮庸奮迅激昂日新不已意熙載即
不廢墜帝堯之事非有加于堯也亮惠熙也來疇疇載也亮承
書經主意 虞書 上六 五百〇二
惠疇詞平而意中來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天地神
人上下民物之類而庶類者庶事中之疇類也百揆之官率百
工以明亮庶事于以順成乎庶類使帝堯庶政惟和庶績
咸熙之口也伯禹治水成功而能稱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
揆可見矣次平二句當串看大意云百揆之任固汝之所宜居
矣然司空之舊職非他人之所能代唯汝仍此職以畢其已成
之績而於百揆之事則兼行之而悉勉焉可也汝往哉內要舍
司空兼百揆以熙帝載意通節只重知道有能三句求知道之
人也僉之舉舜之命皆以禹知道也禹之讓讓三人為知道
也舜之不聽其讓皆以三人之知道不及禹也

帝曰棄黎民 一節

此三節要重因禹讓而申命其終舊職意阻礙須看得活不可
謂天下之民皆阻厄于飢也播種百穀棄之居是職也久矣但
洪水初平之後播種之艱四海九州之廣豈能皆知播種而無
一人之不阻于飢者乎下不親不遜寇賊奸宄亦然播種百穀
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使無一人之阻飢
而終其養民之事也

帝曰契百姓 一節

不親指情義乖離言不遜指倫理紊亂言二句詞平而意重要
見是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而未歸於教者教敷在教
化為重務上見非故其職也寬字就在教敷內如教以教民之
親而又寬以待其自親不強之以必親也教以教民之遜而又
寬以待其自遜不強之以必遜也

帝曰皋陶蠻夷 一節

寇賊奸宄并刑流但指華夏言唯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兼
間而竊發也註中在內在外指王圻內外言情法不可寬宥者
則刑之三就者刑有輕重也情法有可矜疑者則流之三居者
流有遠近也四句只是闡叙聖人用法之有等不是一律而施
工夫全重在明字明察其刑之當輕當重流之當遠當近乃能
使刑流當罪而人無不信服重而遠者不以為濫輕而近者不
以為縱不唯華夏之人革心向化雖蠻夷亦聞風而畏服夫克
允弗作效言見不可不明耳此皋陶之明刑所以弼五教而使
得全其養者也

帝曰曠若予工 一節

上三節是申命其職者此三節是新命其職者工虞之事非百揆之比故不容而命之一節重一個順理若工是工藝中度不與淫巧以蕩上心成器中禮不失侈陋以亂朝制註中巧字乃行所無事之智非以作聰明為巧也諧字即若意

帝曰曠若予上下 一節

上求工官此求虞官也草木鳥獸上下俱有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以順物之性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一節

此求典禮之官只重在知禮上可與咨求百揆節參看知禮者非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情立心無愧于天地制行可合于

書經主意

虞書一

十八

四三九九

鬼神者天子為天地人鬼之主而與其尊卑昭穆之禮者則在秩宗也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本在於一心不待叙秩其禮當敬雖早夜之間頃時時敬以直內可也唯清根寅直來無工夫亦不是寅直之效往欽哉是往敬其職不可就把欽哉當寅字看而寅直清之意却在其中欲其盡寅直之功以期于唯清之地于以端事神之木而盡其秩宗之職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 一節

此因伯夷讓夔而命之典樂也夔為伯夷之所讓必其中於典樂之選夫故命之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不可不以樂教之而預養其中和之德也直寬剛簡是言胄子之性溫眾無虐無傲是以樂教之欲其如此也

註中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具則又專在于樂不是過文法正是打轉命汝典樂教胄子來詩言志三句言人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言人聲之所由和此四句俱就人聲說是作樂之本至八音屢方被於樂二句串說克諧之中聽之者又不覺其倫次之侵奪言樂之和也薛氏以純如訓克諧嫩如訓無倫倫亦通但可把來辨明字義不必以此作眼目存之郊廟奏之朝廷而神人且和况于胄子教之豈有不和者哉出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註中體用功效也須明白體謂發於性情自然之音也用謂以之教胄子而和其德性也功謂以律和之也效謂神人和也

帝曰龍朕 一節

書經主意

虞書一

十九

四三九九

此亦因伯夷讓龍而命之作納言也殄行震師俱承讓讓講益說說之得行每承君命之出納因而肆其謀耳殄行是於王命納時離間在位使不得行其志也震師是王命出時假傳政令以駭人也夙夜出納朕命開闢說是言納言之常職重在唯允二字命令政教審其果出于上意而無小人黃緣于其間然後出則說說不能震師矣敷奏復逆審其果出于下情而無小人依附于其內然後入則說說不能殄行矣不必以當于理講敷奏復逆亦謂之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

帝曰咨汝二十 一節

自詢于四岳至惟允十一節既分命之以職矣此則又總告之也四岳九牧職在于內治外治百揆庶官職在于總治分治二

十二人所治之事莫非天之所責于君而君之所付于臣者故曰天功欽哉亮天功一申勿斷謂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使內無不修而外無不寧綱無不舉而目無不張則不惟無負于君而亦無愧于天矣唯時字不重

三載考績 一節 幽明載

此節史臣記事之詞上是任人以制治此是任法以維治也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即指上二十二人之亮天功看人情太寬則肆故立三載考績之法不過稽察其勤惰以寓警策之意然猶禾行無陟也太嚴則拘故于九載方黜陟幽明至是則進退其爵位畧無一毫姑息之意不止于考之而已矣蓋人至九載則無所用其戒勉故終九載弗成堯乃黜之也庶績咸熙是黜陟之當有以感激興事之臣而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績無不熙也分比三苗亦曰效者蓋三苗負固恃強至難得善惡分明者至是則黜陟分明處置停當三苗雖強而亦得以分比之也分背而去雖着黜一邊然善者留之則陟明亦可見矣

舜生三十 一節

此記舜之始終也徵庸指相位言在位指帝位言觀此五十載自堯崩之明年始則舜之受終文祖亦自堯崩之明年始可不辨而明矣

列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二

彭原進士四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孫鍾 鏡重訂

大禹謨

按此篇當作二大段看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終引帝堯克艱之旨見大禹保治之心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見大禹受攝之由而征苗即禹攝位後事也前一段其綱領在后臣克艱後一段其綱領在精一執中然要而言之則曰祇承曰克艱曰惠迪曰無怠無荒曰不怠曰勤德曰不自滿假曰不矜不伐曰精一曰勿聽勿庸曰欽哉曰敬修其數苗之罪則曰不恭曰侮慢其欲格苗之心則曰謙曰齋慄曰至誠無非以敬不敬為言欽之一字盡之矣

曰若稽古大禹 一節 四海斷

此史臣叙禹陳謨之由也文命二句不平上是致治之盛下是保治之心文命指德化說而實本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弼彊理求要見得帝舜為主而禹持輔之以成其治也須含政又民化而君臣可以無慮意祇承于帝言舜有保治之心而禹敬承之以陳其謨須含責難于君臣使政常又民常化而永保其文命四數之感意作文當以政民分股以君臣總貫之不可君臣一服政民一服對做

后克艱厥后 一節 厥臣載

此正祇承于帝之謨也若曰克艱要含修政化民說艱而曰克

不徒存諸心而實能盡其道也政又民化乎說俱承君臣克
難來註中乃能自然字要體認此二句不可作效以見不可不
艱意○愚意此節當云今日致此文命四敷之治豈無自哉蓋
由為君者真能難其為君為臣者真能難其為臣夫是以政無
不又民無不化而得以成此四敷之盛治也苟恃其既治而君
臣克艱之心少有懈弛則政之又者安知其不邪隱民之化者
安知其不悖德此為君若臣者當益勵其克艱之志而永保其
敷文之化可也此意當于繳后見之蓋以舜之為君而恭已于
上以岳牧九官為之臣而欽亮于下豈不知克艱者若待文命
既敷之後方要克艱則文命未敷之前虞之君臣尚未能致其
艱耶管見如此可否俟高明確之

書經三意

虞書

咸寧截

帝曰兪允若茲

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而歸于堯也兪字應上一節茲字
指君臣克艱嘉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又民化
而已也俱要承君臣二邊來稽于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
之所至要發得難字意出稽于眾句貼嘉言句不虛無告貼萬
邦句不廢困窮貼野無句唯帝時克只就事上說而效亦在其
中矣觀其總章之問其咨之嘆側陋之揚則堯真能盡克艱之
事者也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堯者言已未能如
此也此正見舜之克艱處

益曰都帝德廣運

一節

乃文截

此益因舜唯帝時克之言遂贊堯以高勉舜之意也克艱是得

天下後事非謂堯有盛德就是方艱也謂之廣者天理渾然無
一毫之欠缺如天之無不覆也運者純一不已無一息之間斷
如天之行健不息也廣運一直說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廣運
之入于無形者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廣運之顯於有象者唯
其大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變化不測在四乃字上見非謂聖
變為神武變為文也三句有與天合德意皇天眷命承上說卷
有四海指祿言為天下君指位言二句眷命之實乃堯德極其
盛而皇天自然眷之也夫觀帝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可見克
艱之事惟堯能盡而克艱之效亦唯堯能致矣帝今紹堯而治
可不思克艱以承其眷乎

禹曰惠迪吉

一節

此禹因益言天眷命堯以勉舜遂言天道之可畏以儆之所以
終不可不克艱之意也惠迪兼君臣克艱言從逆反是吉蕪政
又民化言凶反是唯影響見天道之福善禍淫決然而不可易
也

益曰吁戒哉無虞截之欲處又斷

此益因禹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其未盡之旨也大禹祇承內
原有儆戒無虞意但未露出又未明言其事其為當戒也益
至是推而及之故曰推廣儆戒無虞是告以保治之說一篇之
綱領也儆戒即下八者暗舍心事無虞著文命四敷說罔失九
句是儆戒無虞之條目無怠二句是儆戒無虞之功效八件條
目俱是無虞之世所易犯者罔字勿字俱是儆戒意法度以吾

身舉動之常度言無逸如省耕省斂蒐苗綱狩等事樂如男女飲食耳目口鼻等事此亦不能免者但不可遊淫耳任賢二句重勿貳勿疑任與去字疑謀二句一直看一正一反相形說成天下之事者存乎謀出天下之謀者存乎志謀之揆於理而末安者則勿成之凡百志慮之所當為惟合于廣大之理者則從而成之惟字中有成的意在達道千譽如子產之小惠嗚民從欲如哀公之欲加賦之類八者次第蔡氏餘意亦不必泥無急于心于上八者無一念不傲戒也無荒于事于上八者無一事不傲戒也禹所謂克艱惠迪者是已至于四夷來王則政又民化而天下應之以吉夫註中治道益隆與中土服役意不可

禹曰於帝念哉 一節 念哉哉

此禹因益傲戒之言有合己意故先美其言而後以己意足之也德唯善政二句泛論不必平分只是引起下養民意來德德就君德言不可以上文傲戒意為德養民竊下六府三事意講惟字在字須認明白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曰在者政與養一而已矣通節重保治之意不可以致治保治分對修和叙歌今日所致如此皆德之成其養政者即益所謂無虞也戒董勸今日要如此所以保其養民之德政者即益所謂傲戒也都重在上人身上只唯歌指民說耳六府出于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于天下而和之在人雖俱着人為上至此唯修唯和則無工夫了戒董就言語上說此是勉然勸九歌是自然即其前日樂

心思其前日成功之難自然勤勵不怠而府修事和之成功久存而不壞也俾勿壞止帶勸歌一句說至是則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叙者常叙歌者常歌而克艱惠迪之道無餘蘊矣

帝曰俞地平 一節

俞字畧斷永賴哉

此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地平天成中說此句最重即下所謂乃功也但未可露出禹來府事允治根天成來永賴賴六府以養其身賴三事以養其心也勿帶平成說時字指允治永賴言乃功指地平天成言然亦須帶所以平成講舜之意非但歸功于禹實有保之之意在未當繳云養民之政已有成績而猶欲傲戒以保之者蓋汝惟躬親夫成允之難故為此謹嚴保守之意也則夫克艱惠迪而相與以保其治者誠今日君臣之所當交念也已

帝曰格汝禹 一節

禹曰朕德罔克 一節

此禹謙已不能攝位而深讓于臯陶也朕德罔克二句一直說非以民不依見罔德也種德就用刑中有美意看培植其仁厚之德也邁字正應不怠此句竊下明刑弼教意講德乃降即德澤浹洽于民心含下好生之德二句意黎民懷之有下民協于中意曰種德則與罔克者異矣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矣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之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恐帝意不

念而不忘意向或出于偏故又舍之而他求名言于口所言或出于虛偽故又反之于心重釋茲允出二句上本種德民懷來說大全以用舍語默四平說不徒念功念其種德民懷之功也

帝曰臯陶惟茲庶一節 乃功截

此帝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臣庶指民言蓋率上之瀆莫非王臣也觀上文民不依黎民懷下文民協于中洽于民心自見正是法制禁令所以糾民之惡者不可就作刑看明于五刑三句一氣直下期于治還屬詞教說到刑期于無刑方說出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正是打轉臣庶罔于正意至是則刑果無所施而遂其所期矣治與協中俱就五教說明于五刑四句與邁種德應民協句與民懷應時字指協中刑措說乃功指明刑弼教期治等說悉欲其無替此心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 一節 民心截

此臯陶以民化之功歸之舜也帝德罔愆作冒臨下十句皆罔愆之實即所謂好生之德也自其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而言則曰好生非有二也臨下御眾俱就民說不可把下作臣看如通節出來罰弗及嗣八句不可從舊說以上四句為常法之中下四句為常法之外罰弗二句罪疑二句兼言刑賞而宥過二句與其二句專指刑言必須以宥過二句繼在于世下與其二句綴在惟重下方是大意云賞罰與經權之

用而執一以施之德不免于有愆也帝則罰弗及嗣踈者可知賞延于世親者可知然而及嗣之典不遽施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豈以刑為輔治之具而輕用之耶功罪殊疑信之迹而狗已以加之德不免于有愆也帝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然而罪天之恩不遽加也與其殺不辜而失不經豈以刑為弼教之助而誤用之耶若止出罰弗及嗣八句姑從舊說以上四句為刑賞之定者仁寓于常法之中下四句為刑賞之疑者仁行于常法之外立意或謂刑故不可言好生不知聖人非一刑不用一人不殺然後為德惟是于人必刑則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正見聖人好生不偏處洽于民心實有淪肌浹髓泆民肌膚意不犯有司是感上之愛其生而下亦自愛其生自然協于中道而罔于于政也

帝曰俾予從欲 一節 風動截

此帝因臯陶歸功于已故申言以重嘆美之也俾予二句一氣說下不可以風動作以治之實俾字內有明刑弼教意但不可露出臯陶來惟乃之休方可說着他身上去惟乃二字極重須挽轉帝德來當云從欲以治而四方風動亦云休矣然豈朕罔愆之德之所致哉惟汝明刑以弼教種德以懷民期于治而治因以成期于無刑而刑由此措故不惟逐汝之所期而且從我之所欲也夫舜歸美于臯陶而不知好生之德實所以清弼教之源臯陶歸功于舜而不知弼教之功實所以達好生之用此協中風動之治所以成而虞廷相讓之風有不可及也歟

帝曰來禹澤水傲予 一節 丕績載

此節應前總朕師節帝舜因禹之讓此則極稱其功德之不可及而申命其攝位之不可辭也要把臯陶來相形朕命汝以攝位而汝乃讓於臯陶殊不知臯陶之功固美然終不能過汝之功德也汝可以復讓乎奏言試功就前日說踐言有功就今日說俱在治水上見是功之過人而為可大之業也故曰惟汝賢克勤克儉指治水成功之後言却不可將治水來講勤邦如亮采惠疇儉家如卑宮惡服不自滿假只是一味勤儉無一毫盈滿寬假之心耳是德之過人而為可久之德也故又曰唯汝賢汝唯不矜四句二唯字猶雖字矜有自以為賢挾持之意伐有自以為功誇大之意能主克勤克儉言功主成允成功言莫與爭功能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能之實則有不容掩者故人將服之不暇而自莫與之爭也懋德嘉績則禹之功德不惟厭服乎天下而且簡在于帝心矣懋德云者言克勤克儉禹之德固賢於人而又處之以不矜則愈見其德之盛矣是雖萬種之德亦莫能或之先者此予所以懋之也嘉績云者言成允成功禹之功固賢于人而又處之以不伐則愈見其功之大矣是雖弼教之功亦無能出其右者此予所以嘉之也終陟元后終字重看見得不但攝位而已到底來少不得是汝即位今日攝位之命汝復何辭天位之攝不於臯陶而必于禹者蓋臯陶之明刑弼教一時化民之功大禹之旋乾轉坤萬世永賴之功也

人心唯危 一節 唯一截

上文帝既命禹以出治之位此則傳之以為治之法人生而靜之時光光只是一箇心道字且無加處况于人乎自其知覺發動處纔有合理與否乃有人心道心之別循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發者謂之人心於此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以義理去搏節他使之不失其正便是道心非真有二心也人心之發也省祭少懈則放逸而不可求物欲一牽則橫肆而不可制故曰危道心之發也夜氣清明之際操之固可以存且晝物交之時括之則隨以滅故曰微唯精者就人心中心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所以審其中也唯一者純然只守定一個道心不為人心所搖奪所以操其中也如此則人心所擴執非道心道心所存執非中道而信能執其中矣中字雖就用說而其理實原于

書經主意 虞書二 九五七 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 一節 言與謀皆就在人說言稽于古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詢于眾則有同然之中在焉所當聽用者勿聽勿庸則所聽所庸者無非中矣此節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 可愛非若 一節 永終截 上二節告以治道之當盡此則深警其治道之不可不盡而因示以攝位之不容復辭也可愛二句泛說眾非元后二句乃其故也欽哉句承上可愛可畏來而起下慎位敬脩之意慎乃有位欽哉之實而敬脩可願則又慎位之實也中道之在吾心固

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 一節 言與謀皆就在人說言稽于古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詢于眾則有同然之中在焉所當聽用者勿聽勿庸則所聽所庸者無非中矣此節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 可愛非若 一節 永終截 上二節告以治道之當盡此則深警其治道之不可不盡而因示以攝位之不容復辭也可愛二句泛說眾非元后二句乃其故也欽哉句承上可愛可畏來而起下慎位敬脩之意慎乃有位欽哉之實而敬脩可願則又慎位之實也中道之在吾心固

善之理而可頌欲者也敬脩無惟精唯一勿聽勿庸講四海
自窮上須補註中苟有一毫三句意出米唯口出好句見言之
不可苟朕言不再見已命攝之不苟而禹之不容再辭也非意
已盡之意也

禹曰枚卜功臣 一節 習吉裁

此禹借卜以辭攝位之命而帝深止之也註中人事指言其功
德處枚卜不止皋陶一人夔龍稷契等一一舉而卜之也功臣
無德言唯先蔽志二句泛言官占之法也朕志先定者悉乃德
嘉乃不結命攝之意已專屬於禹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
與爭功皆謂禹之可以攝位也此二句與唯先蔽志句相應鬼
神其依在龜筮協從上見當一氣講此二句與昆命于元龜句
書經三意 虞書二 十 四 八 十 五

正月朔旦 一節 神宗裁

此禹受攝位之命也正月朔旦二句是履元而舉攝位之禮也
率百官是率下而行繼體之政也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
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在堯則一無所與矣受命者禹雖受攝
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於禘之狩
舜猶行之可見率百官只是為君而統馭百官也此句不重若

帝之初即察器觀象祀神覲臣等事也有入巡守事講者非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 一節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唯時唯字重看見得當四方無虞
各迪有功惟是有苗其君固嘗窳逐之其民亦嘗分比之然至
今猶梗化也蠢茲以下皆朕命之實昏迷不恭是惡之原也侮
慢自賢是失待人之道反道敗德是失處已之道君子二句是
失用入之道皆惡之流也民怨天怒總承凡此皆罪之可伐者
奉辭奉帝弗率徂征之辭也心力須有辨制敵在乎同心同心
者不相猜疑而同以討罪為念也克敵在于同力同力者不相
退縮而同以討罪為事也有勳不必誅之討正其罪而使之悔
悟服從率我教命便是

書經三意 虞書二 一節 逆命載

此節見加之以威既久而未服其心感之以德未久而自服其
心也惟德至矧茲有苗作四層而以惟德二句為主夫德可以
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
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天道一定而可信而
頑如瞽瞍則尤難感化者也瞽瞍顯明而易化而幽如神明則
尤難感格者也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深一步看德字指文事
發用言要得偃武蓄威意動天無遠弗届一直下不用過文遠
即指天言滿招損二句還泛指人身上說為是若以日月寒暑
求講則與益贊禹之意畧不相干矣大意謂夫人忽感滿之成
則不期天之損而自至若有以招之者是損滿罔天道也守謙

虛之行則不期天之益而自來若有以受之者是益謙亦天道也觀於天道之自然不易如此禹其可以有餘者為在已不足者為在苗乃不謙以修德而自滿以伐人乎帝初于至引愚言聖人慕親之切祇載二句言聖人事親之謹替亦允若句重看替雖愚頑亦且信舜之孝而豫順之苗民雖頑未必甚于替臆也至誠就平時修德出於至誠言非指祭祀時也矧茲有苗句只帶至誠句出亦只承神明一邊來若從惟德出起當通承三意方為有情夫遠而天頑而替臆幽而鬼神皆可以德感化如此况茲有苗亦人類耳性雖極於昏迷而良心未必盡泯苟能還其徂征之兵修其動遠之德思謙之受益而日造于聖人純孝之地念滿之招損而常存夫至誠動物之心尚安有感之而

弗化緩之而弗來者乎班師振旅下要補出禹反命于帝意文德如仁漸義厚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是不失前日四敷風動之文德非是前日文德尚未大至今日始大敷之也于羽之舞有虞常儀雖是見得文德之象然不可以盡文德之實特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耳于羽亦非日日舞的適然此日舞適然此日有苗來格兩相無心者也上三句言其久此七句言其速也夫觀文德一敷而有苗來格則德之所在真所以動速人之心受信順之益而益贊之言於是乎驗矣

臯陶謨

按此篇史臣記臯陶陳謨于舜之始末也然帝舜無言而禹獨相為問答者何哉蓋互相發明於帝舜之前正寓責難于帝之

意耳通篇大旨知人為安民之先務知人安民二事為一篇之體要而迪德一言又為知人安民之綱領也本而言之則敬之一字足以盡之觀臯陶言知人而終於兢業之語言安民而終於敬哉之語可見矣是知人者敬以知之也安民者敬以安之也慎修而允迪即所謂脩己以敬者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也

白若稽古臯陶

一節 綱謨截

此節全重允迪二句臯陶將陳謨故先發此欲君修德以為進言之地也迪德含下文智仁講還作勉舜不作已然看謨明弼諧俱就臣言俱要咨知人安民意講謨者將順其美弼者匡救其惡其實謨中便有弼也慎厥身脩思永一直說正是迪德工夫傳敘勵翼可遠則謨明弼諧在其中矣要得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意脩身依愚意亦當把仁智貫講不知蔡傳何故把言行作眼通篇前後畧無照應但諸說俱着言行姑從之敷敘九族三句無工夫俱承身脩來悖有恩義篤意叙有倫理正意勵翼勉力以輔相君事也與謨弼專就陳言者不同邇指家國言遠指天下言茲指身脩思永言俞者然其脩齊治平之言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

一節 安民截

此臯陶因大禹契已之謨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也大意謂迪德謨明之義固在於脩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矣然其旨猶未之盡也故又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有觀德于始進之時度德於定位之日二意照後載承承翁受敷施則見安民有立之教以復

其性修之政以厚其生二意照後和衷懲政可見作文須要得
兼盡意方於未盡之旨透徹智矣而兼之以仁仁矣而兼之以
智則先迪身脩斯無餘蘊而謨明弼諧齊治均平亦在其中矣
吁者非不然臯陶之言以知人安民之道大而難盡也亦非畏
其難而不欲為蓋有不敢易之意咸若時謂智仁兼舉惟帝其
難非帝真有所不能只是其心之不敢易忽耳言堯之難正所
以責難于舜也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二者兼盡之難知人
即是哲安民即是惠非落一層官人照下九德以下看言官使
皆得其人而不至於廢事也民懷要見民衷無不和民心無不
勸懲意此二句是知人安民之能事未可作功用何憂三句方
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兼盡處要補能官
人黎民懷出來何憂三句俱承知人安民二意來智仁功用其
大如此此帝堯之所以難也其在今日顧可以易而忽之哉

臯陶曰都亦行 一節 永來載

自此至人其代之是知人智之事所以先迪智之德于身而家
國天下之事所以理者也但此節重在知所以求其人日宣
節重在知所以用其人無教節則推原人之不可不知以終其
意也九德指成德言亦言其人二句一直意謂稱人之德必於
行事驗之永采二字一連講不可拆開正含有常意在內蓋一
事或可偽為事事皆然則非偽矣則有常矣寬柔等是德粟立
等是著其德之不偏曰寬曰柔是正言也而粟而立是反應也
要說其自然處方得旨不可依大德有十八種之說愿而恭

二句主觀與心說剛而塞主性與志說但性須在資稟上見志
須在好尚上見方與見于行意無戾彰即見于行事非睥面益
背之謂也有常即所彰者之常常彰著也彰厥有常一串說吉
哉在人品上未及施為功效所謂邦家之光俊乂之選也寬而
粟九句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應載永采句吉哉應亦言
其人有德句

日宣三德 一節 敷施載

上言取人之方此言用人之効通節緊要全在俞受敷施一
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俊明亮采乃豫稱
以之為大夫為諸侯必能如此非是已去俊明亮采所謂吉士
也夫三德六德之宜於治如此則大而九德之全可以當百揆
四岳之任小而一德之士可以任百司庶府之職皆可以類而
推矣俞受敷施平俞受者隨其德之或多或少或寡而皆收錄之敷
施者德多則任之以大位德寡則任之以小位也非止三德六
德而已如此則知人之哲盡矣九德以下正所謂能官人也九
德二句是一意九德以德言俊乂以人言成事以職言如俊明
亮采在官以位言如諸侯大夫俊乂所以備是九德而官使所
以理是庶事者也不可以才德平分百僚百工即九德俊乂之
人已任位者二句亦串如云相師以趨事也師師者是師其政
事非師其德惟時者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無為之謂庶績
其疑則以其效言之天下國家之事無不與理蓋不特有家之
俊明有邦之亮采而已也

無教迭欲有邦 一節 萬幾哉

承上言人君固當知所取人而用之矣然既用之後豈可導之以逸欲而不兢兢業業以端用人之道乎所以然者何也蓋一日二日萬幾紛至一或縱焉則逸欲之風成而萬幾之行下家國天下者皆隳矣夫知萬幾之可畏則夫敬謹以端用人之本其容已耶然方用之際豈可使庶官之曠而不其難其慎以蓋用人之道乎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莫非天事一或曠焉則代終之職虛而天工之見于家國天下者皆廢矣知天工之所係則夫慎擇以盡用人之道也其容已耶必如此講方得終知人之謨意或於萬幾用過文謂用人尤幾之大者不取言有邦所以列其餘也幾字最可懼即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天叙有典 一節 衷哉哉

自此至有土是安民仁之事所以允迪仁之德於身而家國天下之民所由以化者也但此節正陳安民之謨而下節則推原民之不可不安以終其意也天叙五句是教原于天君臣當敬以施其教天命五句是政出于天君臣當勤以施其政中庸章用泛指君言寅恭懋勉歸重於君而臣帶言之典是五倫其中倫叙是天自然叙之者禮即典中之尊卑貴賤其中品秩是天

自然秩之者謂之悖者蓋五典雖天之所叙然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人君必立之條教以勅正之使父子篤于親君臣篤于義夫婦兄弟朋友篤于序別信中間情意懇到周浹而不至於離間也謂之庸者蓋禮雖天之所秩然人情怠棄則廢禮過侈則踰制其常者有時而變故人君必立為法式使天下咸專用之自今日以至萬世皆相安于法制品節之中而人情永不至於乖亂也寅就心之不敢忽易言恭就心之不敢怠荒言衷即典禮和即悖庸同寅協恭是和衷時如此少和衷和民之衷而衷自無不和悖于天之所叙秩也畧帶工夫不可用着刀字樣玩註自見全此典禮者為有德達此典禮者為有罪五服五刑或作天道說天道無心而成化者若非人君則五服徒何處章五刑徒何處用且以上文悖庸例之則章用斷就君言矣五服虞制已不可考祭元度所言乃周制始從之如公服衾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毳冕五章狐服緇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是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此皆所以教勵民心而輔其悖庸之教者也政事臺上五刑五用來懋哉懋哉欲其勵精于命討之際服必當德刑必當罪而無媿于天之命討也懋哉下要補出民知勸懲意夫教以敷教則家國天下之民率典循禮而懷其善教之惠矣勸以修政則家國天下之民慕德遠罪而懷其善政之惠矣尚何仁之德有不迪哉臯陶言安民而獨舉正德之事者何蓋民德不正則將出於倫理之外入于法禁之中民生雖厚亦有不符安其生者故

也

天聰明 一節 上下截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見民之可畏而不可不安也聰明明畏
誦為長或以典禮貼聰明以命討貼明畏殊為牽強有視聽然
後有聰明天非有視聽也以何者為聰明耶亦惟因民之所共
視共聽者以為聰明耳有好惡然後有明畏天非有好惡也以
何者為明畏耶亦惟因民之所公好公惡者以為明畏耳自我
民者言即在上非有二也或作本於民看大謬遠于上下疊上
二句亦過文意然須歸重民一邊敬即上寅恭和衷懋勉政事
也有上專主君言是可見能安民即所以敬天不安民即所以
慢天人君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之道自有不容不
盡者矣

臯陶曰朕言惠 一節 底行截

此節總承知人安民說臯陶之言非自誇禹之贊非溢美無非
責難于帝而望其力行之耳順理致行一直說謂所陳知人之
謨順于智之理而實可行之以知人所陳安民之謨順于仁之
理而實可行之以安民非徒託之空言而不可見之行事者也
底可績就緒官人黎民懷三凶不足害治土說予未有知非謂
不可有功也謂知人安民之言若要底績還要額力行何如朕
言有功非所知也惟思日以知人安民之言贊帝行之以成家
邦明亮政教大行之治而已若夫言之底績其何敢計哉功與
治亦有功則已成之治治則未成之功也

益稷

按此篇當分作三大段看自帝曰來禹至象刑惟明承上篇來
都是一時保治之言變曰憂擊二節與前段不接帝庸作歌一
節亦與變之言不接不必牽合附會然一篇大旨皆要歸重君
臣同心保治意至于禹曰孜孜曰慎位曰安止幾康曰無傲舜
曰欽四隣曰祗厥叙曰勅天時幾曰欽哉無非憂勤惕勵之言
一此心之敬也至于夔言樂和莫非由舜之敬德而成臯陶廢
歌責之以欽念于興事考成莫非欲舜之敬德不已信乎敬之
一字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帝曰來禹 一節 孜孜截

此節專重保治意曰汝亦昌言者對臯陶而言也孜孜內須含
下文治水成功之難講有君臣當不忘所事而共保之之意禹
述治水先後本末正嚴孜孜之意在內而非指治水之事為孜
孜也洪水三句是原水為民害作一頭正蒸民阻飢萬邦未平
之日予乘四載至秦庶鮮食是治水之始事于决九川至艱食
鮮食是治水之中事懋遷有無句是治水之終事益秦庶鮮食
是水土未平之時暨稷播秦庶艱食鮮食是水土初平之際懋
遷三句是水土既平之後予乘二句一連說秦庶鮮食非是取
之以進于民只是制為取之之具示民以取之之方耳曰暨益
者山澤之利伯益之所司也决川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
濬畝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洩矣播秦庶艱食鮮食者言
雖示以播種之方未得播種之利民尚艱食則進眾艱食之民

以鮮食也曰暨稷者播種之事后稷之所司也懋遷向就禹命說須重穀邊田野之民固因播種之利而有五穀夫山林川澤鳥獸魚鱉固其所有而粟則其所無也于是又懋勉山林川澤之民遷徙鳥獸魚鱉于所無之地為之交易變化而有無之相濟也烝民二句平看亦通俱承上水土平食貨足來曰乃粒者難之辭見烝民前此艱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乂者方興之辭見治功前未之興而今始可興也觀禹述治水之言節節有箇艱難意儆戒之旨實存乎其間蓋欲觀蒸民之粒常若天下之飢萬邦之又常若天下之溺而君臣上下相與保其治于不窮耳所謂孜孜之義蓋如此此可見雖不陳諛而實諷之大者誠所謂昌言也師是君臣上下當師法也孜孜之意非師法他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一節 在位載

上節禹欲君臣孜孜以保治此言謹位正孜孜之事而内外交修所以保之也位即臨民事天之位謹者見今日正當民粒邦乂已治已安而當無念無時之不謹也安汝止二句有相關意平看安止雖言心而動靜云為未嘗離事是存乎中以應乎外也惟幾惟康雖言事而曰審曰省未嘗離心是制乎外以養乎中也不可以幾康作安止之要此是君之修德于内者仍以人言直以職言懲繆是止與幾康失處便是此是臣之輔君修德于外者内外交修則謹位之道盡矣惟動三句主得天得民說

動謂禮樂政令之所以較舞整齊斯民者僕志言不應之必然也不可以已動未動分看以昭受上帝謂以是德之交修者而明白正大以受之於天見得非私意圖度而俾福于回也中命用休指君位之已得者言得民則位本于民心之所歸者益固得天則位本于天命之所與者益隆而乃粒作乂之治可保于無窮矣然則位其可以不謹哉

帝曰吁臣哉 一節 臣哉載

此帝舜有感於弼直之語而反覆咏嘆其義之重也臣以左右輔弼之人言從上弼字生來鄰以左右輔弼之職言從上直字生來俱要本格心正事講臣即所以為隣則知弼之不可以不直矣蓋隣即在于臣則知直之必有待于弼矣講中上下須一

帝曰臣作朕 一節 耳目載

此帝因上文所詠臣隣而詳推其義也作朕股肱耳目句是一章綱領君有元首之象而臣為元首之股肱耳目則臣與君何等親近臣所以為隣之義可想見矣四予字與四汝相叫應左右有民以教言有扶持意故屬朕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有達遠意故屬股曰古人之象者衣裳之制創自黃帝蓋假象以章德者古人之象雖包得日月以下物象然日月以下非即指古人言也衣在上恆清象天故繪之是繪畫之事裳在下重濁象地故繡之是針刺之事彰施蕪繪繡言五采是

青黃珠粉黛未施於綉帛者以是五采而施於繒帛則為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矣作服兼衣裳言便有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五聲八音一串八音是樂器六律五聲是器中之聲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于八音則為樂不可折開聞者只聞八音也察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然律之與音將以何者而為之據哉亦唯于詩歌出納之際而求之耳出五言即朝廷頌頌語以教民者是治忽之原如詩之雅是也納五言即太史采民風以達於上者是治忽之實如詩之風是也以此五言合于五聲和之以律而播于八音則治忽可察矣汝聽者審音以察其政之治忽治則守之以保其終忽則更之以齒其始

予違汝弼 一節

此申結上二節而責之禹也蓋臣哉節是詠弼直之義臣作朕節是推鄰哉之義然皆泛言至是則申結其義而切責之禹欲其盡忠直也遠本上政教禮樂又當兼上宅心處事來蓋禹說弼直帶宅心處事言弼直臣鄰帶政教禮樂言必須兼講為當但不可以上三句作申弼直之義末句作申鄰哉之義汝無二

句是一戒欽四鄰句是一勉欽字要打轉弼正無背毀意四隣只以其前後左右之職言不必泥翼為明聽為四鄰也方於前講中盡心處事無碍

庶頑說 一節

上欲禹盡忠直于已此欲禹教忠直于人也通節只見得聖烈于不忠不直之人教之無所不至而不能改則不免加之以刑也頑說是在當時已用的即面從而後有后言者侯以明之則射之不中顯然別出是個小人不得與君子混處使之愧恥以起其改過之心是示以觀德之教也謹以記之使之記憶不忘有以懲戒而速遷守善是懲以刑之教也書以識哉使知不能改過遷善則過惡之名常常載在書冊而不可泯蓋不唯勵志氣於一時而又堅視守可久矣是儆以記過之教也三句來看並生其欲其變頑說而為忠直同全此生理以立于天地之間非是與忠直者同室在世之謂也然其改過與否又將何以觀之哉蓋啓憤發排之後必有敷奏復逆之言則命樂官時取其所納之言宣播以彰衆人之聽聞以觀其改否非播之於樂也颺而曰時今日納一言則今日颺之明日納一言則明日颺之使不能勉強一時掩其過而飾其善也其實有教誨之意在格則為忠直矣進之用之一連就祀翼為明聽說亦通然灑不失並生意威之是官府之刑與上撻不同侯以四句是詳于教教而寓仁愛之心王以納言四句是審于聽言而昭勸懲之道

禹曰俞哉 一節

此大禹欲舜弛刑修德以為感人之本所以矯舜之言也光是
重華之德發見於政教禮樂之間者與彼四表之尤同須云文
命四敷帝之德非不光矣但德刑並用則是德之光猶未大也
必反其所以用刑者而專尚乎德如此說題意方透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一句指地之極遠而言萬邦黎獻即海隅蒼生
之中懷忠直以待用者唯字作思字看共思為帝臣以備股肱
耳目之任也唯帝時舉言不患無人舉用非勉舜必用也敷納
以言三句方是舉用之道敷納以言與舜典敷奏不同敷奏是
諸侯來朝時述其平時之職也敷納是黎獻始進時敷陳其平
生忠直之蘊以納于上也此是任用之初事舜典言明試以功
此言明庶以功者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

書無注

虞書二

活一

故言庶明庶以功以考其忠直也實車服以庸以厚其忠直之
報是任用以後事誰敢不讓二句泛就在位者言總承明德乘
賢用賢盡道求讓者真知忠直之有餘在人而有推遜之誠忠
直之不足在已而有自勉之意也敷應上以忠直而求下以忠
直而應也二句一連說誰敢與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有
甚于威之○所加意帝不時謂不能明德來賢而善用之而徒
欲加威于頑諛也敷同日奏罔功則今日之已用皆將流于不
忠不直而讓善之美故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諛之可慮

無若丹朱傲 念哉哉
上節禹只陳得修德之利恃威之害此則直勉舜弛威修德以

化頑也傲者德之反是眾惡之本根唯慢遊五句是傲之枝葉
惟傲故其任情以好慢遊而至于晝夜不息倚勢以作傲虐而
不以佚道使民且又朋淫于家則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不能治
家焉能治國此堯不以天下與朱而殄厥世也此則傲之為害
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若時以下見已亦嘗戒丹朱之惡
而不敢急于王事帝允不可不戒也要于塗山至五長皆創若
時之實娶妻不顧將以家乎家者而家天下也生子不念將以
子乎子者而子天下也荒度土功盡天下之水土而平治之也
緊根不暇顧妻子來觀惟字自見不唯治水土而又弼五服疆
理宇內本帝舜之事而禹則輔之以定為甸侯綏要荒之服故
曰弼成五服每服不過五百里但以一服之東西相距五百里

書無注

虞書二

五

南北相距也是五百里便轅成一千里合五服之東西南北相
距而統觀之便轅成五千里故曰至于五千此大禹之疆理天
下遠近同其制也不惟弼服而又建官九州之內舊制各州上
有州牧下有群后今則每州立十二諸侯上相州牧下糾群后
如今之太守是也九州之外迫近四海者向固設官以主之矣
今則每方各建五人以為蕃夷之長此大禹之經理天下詳畧
異其宜也詳內畧外就十二與五上見凡此皆懲丹朱之惡而
然也如是則不唯有維持教化之地且有推行教化之人矣各
迪有功雖指師長侯牧蕃夷其實從水上平治五服法制來瑤
泉說極講得好當此迪功之時而惟三苗頑弗即工則不忠不
直之尤者念哉欲帝明德用賢而戒傲化頑也迪朕德即各迪

有功時乃功唯叙見非朕德所致乃汝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事以叙舉功以叙成故能使各迪有功也祗厥叙即上叙字迪德之化所不及者則有皋陶以祗承之矣方施甸是祗叙之實施刑非專施之苗民但象刑明於天下則三苗自將聞風畏服而與內外忠直之臣同一即工迪德而不足念矣兩方字重看見方纔如此不可廢也夫禹欲專尚德化而帝欲兼之以刑之蓋謂頑諛之人猶可純任德教頑如三苗而不立法以制服之則彼既無所慕又無所畏其終將有莫之能禁者亦深

夔曰晏擊鳴球

以上舜禹皋陶互相儆戒保治之言已盡此則夔叙韶樂感通之妙以形容帝德之盛也另是一時說話樂音有輕清重濁之殊就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之義故以堂上堂下別言之耳古者奏樂必有人歌于堂上以合樂如今之鄉飲酒歌詩鹿鳴宴歌詩之類是也鳴球是石音琴瑟是絲音擊者輕重不違其制搏抑者抑揚不失其宜以詠者以鳴球琴瑟之聲合人詠歌之聲而奏于堂上蓋取其聲之輕清與人聲相比和也幽而祖考且來格傲如虞賓且與群后讓德况其他乎下字與傳中堂上字相對管是竹聲鼗鼓是革音柷是木音敔或曰以玉為之是玉音笙是匏音鏞是金音以間者以管鼓笙鏞間于堂上之詠歌也如鳴球琴瑟之聲暫歇管鼓笙鏞之樂始作而堂上堂

下相間迭奏也合止祝敔要體認明白柷以合乎衆音者故以止乎衆音者二者皆節樂之器擊柷以合之而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歌而後堂下之樂鳴及其終則櫛敔以止是之謂一成也祝敔列于堂下故屬堂下然不在以間之類鳥獸無知而且踳踳况其他乎咏間下俱要補出樂和意合堂上堂下之樂而言均之謂蕭韶也數以九本九叙也名以成象成功也以詠以間之一周謂之一成詠間者九則謂之九成也鳳凰之瑞世不常見亦且感樂而成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也凡此皆帝之功德召和于上而致和于下者也或謂此節生宗廟之樂下節是朝廷燕享之樂以此節有祖考句下節有庶尹句云爾然後夔之言非出于一時特史氏並記之耳如兩節合出始從宗廟朝廷立意如出單節必不可用

夔曰於于擊石 一節 拊石截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通節以和字為主擊石拊石非只奏一音之謂舉難和者以包其餘也大磬則重擊小磬則輕擊此便是和處石聲之難和者既和則凡列于堂上堂下以備九者無一音之不和矣率舞者是各適其性不相侵害意非未舞于庭語百獸則鳳凰鳥獸可樂見矣尚安有一物之不和者乎允諧在心上說有師師而無猜忌之意語庶尹則虞賓群后可類推矣又安有一人之不和者乎此可以見聲樂感通之妙而苟非帝之和德亦惡足以致此

帝庸作歌曰 一節 墮哉哉

此君臣作歌在相責難以寓保治之意與上節非一時之言註
中治定功成禮備樂和亦只泛說當時如此亦不必泥禹臯夔
所言國家之治天命宰之無時不然無事不體而元首所以定
命股肱所以佐命者也保治之道不外於勅天而勅天之道不
越乎敬之一字而已作歌作保治之歌勅天之命不必多講惟
時惟幾正是勅天工夫要在人臣乘時而幾含下樂于趨事意
講此是作歌之意如今之詩引也講歌處須連還他本文三句
方逐句抽出講乃不失詠歌之體下賡歌亦然帝之歌歸重于
股肱之喜而元首之起百工之熙皆由于此俱要貫時凡講熙
哉要補出天命可保意念或作一頌率作四句正當念之事蓋
股肱之喜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與之以開夫勅
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天之成慎乃憲就帶
在率作句講興事而曰欽哉者蓋恐輕于有為而有紛更之失
也屢省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言省成而曰欽哉者蓋恐玩於
己為而有廢弛之患也此五句臯陶作歌的引于元首明哉三
句俱貫興事省成講而勅天意亦不可免臯陶賡歌歸重于元
首之明而臣良事康皆由于此是臯陶所以勉舜者康哉下亦
要補天命可保意叢脞墮墮與明康反看是臯陶所以戒舜者
墮哉下要補天命不可保意俞字蕪臯陶兩歌言之往欽哉打
轉勅天與喜哉意見得我為元首固當明於興事省成而不可
不敬矣汝等任股肱之責必須無時無幾不勅天命而喜於趨
事赴工使元首必至于起百工必至于熙可也此合衆臣而勉

之非專主臯陶言夫君臣責難而始終不過曰欽此天命之所
以永保而有虞之治卒不可及也歟按此歌正風正雅之權輿
五子之歌乃變風變雅之權輿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權輿
皆托始之謂也按虞史作堯典而篇首則始之以欽之一字
夏史作舜典三謨而篇末則終之以欽之一字則知授受之道
上下同心而當此又臣之學至精且粹亦可見矣

國朝通志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四
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夏書

禹貢

按禹貢一篇當作五段看禹敷土三句是第一段記禹施治水之功之要以見其成功之所自也冀州至西戎是第二段分記禹逐州治水之成功也導嶧及岐至又東北入于河是第三段詳記禹條派治水之成功也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是第四段總結禹上文所治之成功也錫土姓至末是第五段又悉記禹建官弼服使天下迪德以終其治水之成功者而復命於帝舜也一篇之中只以治水二字為主蓋分州域別州境隨山刊木皆為治水張本而山之可旅隩之可宅至于物性之遂土田之辨貢賦之定道路之通以至建官弼服皆因水治而後成至于祇台德先之一語則又大禹治水之根本而聲教四訖之大機括也故禹貢一書雖記平水土制貢賦等事而曰祇德曰朕行曰文教曰聲教則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其視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蓋有大不侔者矣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 一節

此史臣首述大禹治水之要以見成功之所自也九州之域黃

帝時已定自洪水橫流區域莫辨故禹分九州之土而復其舊迹如王畿之地為冀冀之東則析之為兗為青為徐為揚冀之西則析之為雍為梁冀之南則析之為豫為荆是也如此則知何州最下治之宜先何州最高治之宜後而治水之功可施矣隨山刊木一直說洪水橫流之時平地皆水可見者山故禹隨山之勢相其便宜而斬木通路以治之如隨南條北條諸山於河濟涇渭洛江漢之源流而刊木以通其蔽障是也如此則知治何州以何水為急治何水以何處為急而治水之功可施矣真高山大川于其山川之高大者在立標定準以為一州之紀綱以別其境界如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之類是也如此則知何水屬何州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三事俱大禹始初治水緊要大關且履三句平說不重次第此冀山與封山以為州鎮者不同

冀州

禹分九州而獨先於冀者何蓋冀州之地帝都在焉故禹受命治水必於茲始不言經界者據三州以見所至之處尊京師以示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與及岐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冀州三面距河為患尤甚况帝都所在治之尤所當先者故禹功始於此壺口之山河流所衝禹則經始治之以殺河勢梁岐二山河流所激禹則治此及彼以開河道如是而河之在冀者可無患矣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河之次莫大於汾大原汾水之所出也禹則修絲之功以濬其原岳陽汾水之所經也禹則修之至此以達其流如是而汾之在冀者可無患矣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之地近於涿淇衡漳之地近于漳水本難致功也惟河汾既治則禹功可施於是自彼單懷固登于爽塏之利而至於衡漳亦免夫墊溺之災舉單懷衡漳而其間地之高下無不底績可知矣

厥土惟白壤

河患既息則土宜可辨而教民稼穡與因地制宜者不容已也然有各土焉有庶土焉其色則純潔而白雖未必皆白而白者居多也其性則柔順而壤雖未必皆壤而壤者居多也斯則冀土之色性以辨而地利之與貢賦之定胥此焉出矣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則田賦可與冀州之賦合九州所入之多寡而較之固為第一等而地力年分之不齊間有雜出而為第二等惟上上錯焉其田在王城之外合九州土地之肥瘠而較之為第五等也惟中中賦上錯而高於田者地廣而人稠也田惟中而後于賦者賦非盡出於田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冀州之水包乎恒山之東北者恒衛也水小而地遠而固未暇

治矣今則田賦定而亦有以治之或入滹水或入滹沱而各從其道矣水之小者既從則大者可知尚何有一水之不治哉冀州之地跨邢趙深之三州者大陸也地平而近河向固未易治矣今則田賦定而亦有以治之可以耒耜可以舉趾亦可以耕治矣地之難治者既作則易治者可知尚何有一土之不平哉

島夷皮服

由是定冀州之貢海島之夷則以皮服來貢焉獨言島夷者圻甸之地已征於厥賦之中也獨貢皮服者苦寒之地必資皮裘之服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冀州東南西南三面距河于貢賦之來固可順流而達于河矣夫漢遼北平之間漁陽上谷之地有遼瀋滹易等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也惟碣石屹於河口而峙於海濱正河水入海之衝海道入河之處故北方貢道之來必遵海而南逆流而西回視碣石若夾持之而在右者焉惟其人之陟于左故見其山之在乎右也惟其行之折而西故見其右之似于夾也由此而歷龍門涉積石而河可入矣上錯之賦皮服之貢有不可以達于帝都哉

○按此史臣記禹治冀州水患之成功也首之以冀州即所謂敷土也不言疆界須垂傳中以餘州所至可見并尊京師以示無外二意說方備既載壺口二句主河言有成始之義急君之難忠道也既修二句主汾言有成終之義幹父之蠱孝道也單

懷二句是冀州之土平對上水之平看橫流入河故曰衛漳不言所治者蒙上底績之文也冀州不皆田賦而土賦亦在所征故言賦于田之先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冀之上上錯則雜出下于正賦至楊之下上錯豫之錯上中則雜出反高于正賦而梁之下中三錯則雜出或高于正賦或下于正賦者何哉大抵拋荒一二年之後其種穫反倍于常而連種一二年之後其種穫或減于常故曰地力年分之不齊也恒衛二句見不特河汾之平治覃懷衛漳之底績而已水土成功紀于田賦既定之後者惟此州為然八州絕無此例島夷冀州海島之夷各州稱夷皆就附州之夷言非遠夷也皮服亦是制為常貢非彼因水土平而自貢也冀本帝都亦云入河者蓋為北境絕遠由海而來者言之耳

兗州

兗州之域濟水經於東南充實據之河水遠其西北充實距之莫以濟河之大川而充之疆界別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澶沮會同

兗州惟其西北距河也故自大陸而北播者有九河焉今則支流行于外經流行于中順其故道而水之流者得其治矣惟東南據濟也故近濟陰而南匯者有雷夏焉今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蓄復流而水之止者得其治矣蒙沛之間有澶水馬自河而出者也有沮水馬自濟而出者也今則澶入於沮之流沮受乎澶之派合流而為一馬澶與沮同則河益治沮與澶

同則濟益治矣充之水患其有不治者乎

桑土既鑿是降丘宅土

充之水患無不平矣由是而地利與馬充地宜桑而蠶性惡濕向固未可以蠶也今則土可以桑桑可以蚕矣充地之平不于此而一驗乎由是而民居莫馬充地最下而被害尤劇向固依于丘陵也今則丘可以降土可以宅矣充地之平又不於是一驗乎

厥土黑壤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

充之水土既治由是辨其土則色黑而性墳土宜得其辨矣由是徵其物則草繇而木條物性無不遂矣土宜既辨則田賦可定充地雖當河患之衝而土宜之黑墳不可改也是故定其田

則曰中下而為第六等馬蓋則壤以九等為級也以是較諸冀之中上則殺一等而不及較諸梁之下上則加一等而有餘充之田定于此矣充地雖有黑墳之土而河水之為患尚未去也是故定其賦則曰貞而為第九等馬蓋為君以薄賦為正也故以沮洳甫去之時民尚歎於生理而作十三載之後賦始同于他州充之賦定於此矣

厥貢漆絲厥匪織文浮于濟深達于河

由是而定其貢物充有惟條之木是故以漆貢馬充有宜桑之土是故以絲貢馬然漆止于器用而絲尤切于冠裳又必承以筐篚之將而實以織文之美馬至于貢賦之來其道何如濟為

河之所經潔為河之支流也或浮于濟而由西以達于河或浮于漯而由北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兗州水患之成功也濟河屬之兗州所謂莫高山大川者也而曰兗州則敷土在其中矣他州倣此註中凡言據者跨而過之也距者未過其地但望而誌之也言至者則蓋其地而後止也九河三句以河濟為主濰沮則河濟之所出者河只是一條禹因其勢而播之為九河既道者順禹新分之道也雷夏是近濟之澤不可認為濟水桑土二句總是見得土之平辨土宜兼谷土庶土言草繇木條要得林註充徐揚三州為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宜意觀草木之繇條則百谷五材可知矣厥賦貞二句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

寓于法之中賦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厥貢截不可對厥篚厥織文是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者入于篚也濟水東南逆流入河漯水西北順流入河浮濟浮漯期于便事而已

海岱惟青州

青州與兗地相接兗最下青次之故先治兗即治青也青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北岱山峙其西南曰至曰距而青之州境別矣

嶠夷既畧

青州之地有嶠夷焉遠及於東東近接於海濱者也洪水未平何有於既畧耶今則有瀟有洳而別野得經畧之正乃疆乃畝而分田極疆畧之明由是而樹藝可舉稼穡可興矣遠舉嶠夷

而近之治也不可知乎

維淄其道

青州之水有維淄焉一發于濰山一發于原山者也禹功未施何有于其道耶今則北去都昌以入海而濰水安地中之蓄東至博昌以入濟而淄水復山下之清由是而上流以順下流以洪矣止舉維淄而地之治也不可知乎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夫青之水土既平矣由是樂州之平地可以辨其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卑地可以辨其廣漠而斥鹵土宜辨而財賦可興矣由是定其田則三等而視賦為差厚定其賦則四等而視田為差薄田賦定而國用可制矣

厥貢鹽繇緇海物惟錯

龍縶絲

青州之地惟其東北至海也故海濱之地貢之以鹽又貢之以繇蓋食與服之所資也而海物之雜可以供燕享者亦制之以為貢焉惟其西南距岱也故岱畝之地貢之以絲泉又貢之以鉛松蓋服與器之所資也而唯石之奇可以飾器用者亦制之以為貢焉青之北有萊夷縶絲其所出也至是水患既平得以遂其畜牧之利而山桑日茂因以效夫篚貢之誠以之為絲絃而可以中琴瑟之用以之為縶帛而可以備衣裳之制矣

浮于汶達于濟

是貢賦之未當從何道將假道于濰淄則阻于入海之遠將

直達于河流則隔於濟水之濱唯汶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于濟濟水接汶水之派而東北入于河者也故必以舟而入于汶則以漸而西而因以入于濟自汶以達于濟則自南而北而可以入于河入河則入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青州水患之成功也岨夷既畧見成功之遠雖淄其道見用功之省先岨夷而後雖淄以岨夷之畧無關于雖淄之道也或以厥土白墳由于雖淄其道海濱廣斥由于岨夷既畧此說亦通鹽絺縠出于一州海物之雜出於海絲象鉛松怪石出于岱縶絲出于萊蕪九不言所出者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者此地所有或此地所出為良也鹽絺海物是通州所貢者絲象以下等物是隨地所貢者浮汶二句不平由書經主意

汶以入濟由濟以入河也上言雖淄此浮汶只淄水者以雖水去濟遠也不言淄而曰汶以淄水入海汶水入濟也不言遼河者兗州既言此以省文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既非止言海岱而無于青亦非止言淮海而無于揚誌其三境而徐之州境別矣
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州之形勢淮沂相望乎其南而蒙羽則亘於淮沂之東境大野流注乎其西而東原則曠乎其北峙是故徐州之川浸莫大于淮沂而其流則衝決于蒙羽之山者也淮沂未又欲蒙羽之藝得乎今則淮水東南入于海沂水西南入于泗而水之

流者治矣由是蒙羽二山亦因夫淮沂之又而樹藝可舉也稼穡可興也地之高者不自足而其藝乎徐之淵澤莫廣於大野而其勢則環結于東原之地者也大野未豬欲東原之平也得乎今則北連清濟而上流歸南導洙泗而下流洩而水之止者治矣由是東平之原亦因夫大野之豬而棟宇可即也居處可安也地之平者不自是而底乎乎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水土既平由是而辨其土色則多赤性則填墳而土宜辨矣由是而徵諸草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而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由是而定徐之田賦田惟上中較之九州為第二等也賦惟中中較之九州為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綺
由是而定徐之貢物徐州之土間有五色建大社者以是封諸侯者以是此則一州之通貢者也若夫隨地而出者羽畎以夏翟貢取其羽之五色中翟雉也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胥此焉嶧陽以孤桐貢取其材之特生中琴瑟也而所以昭文德象武功者胥此焉泗濱以浮磬貢取其聲清足以立辨也而所以制律呂和神人者胥此焉淮夷之地蠙珠可以備服飾之用魚可以供祭祀之需制之以為貢而神人有所資矣淮夷之產玄幣可用齋祭首服之用織縞可為去凶即吉之服篚之以為貢

而喪祭皆有所賴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貢從何道而未哉淮水出于胎簪而經流于徐與泗相通者也泗水出於陪尾而下流于沂與河相隔者也故貢之始行也必遵海而南浮于淮馬以開夫泗運之始自南而北浮于泗焉以續夫淮運之經至是則河之達也為不遠矣然自淮達泗由于一道而自泗達河分為兩途泗之西流有灘水馬出于河而于泗者也便于灘者則溯流于灘以達于河馬泗之上源有泐水馬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便于泗者則上合于泐以達于河焉達河則達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徐州水患之成功也淮夷又而後蒙羽莖

大野豬而後東原平有相因意航包草木皆然不可分貼厥貢節以通州隨地立意羽獻三句以禮樂看嶧陽四句以樂與禮看厥篚句屬淮夷言淮水東會于泗正是一道自泗達河不可兼行却有兩途灘是河之所出而入于泗者泐是泗之所受而入于河者由灘而入河因其所出者而歸之也由泐而入河因其所入者而入之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地淮水經其北境大海環其東南曰淮海而揚之州境別矣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揚州之西南匯而為澤者有彭蠡焉向固奔潰而莫禦矣今惟

禹功之既施以西皆承乎江漢而蔽之不見其有餘也以東則

赴乎大海而洩之不見其不足也不既豬乎由是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惟其既豬則沮洳之患已去而棲止之常以復載翔載集適遂其生息之性焉觀于陽鳥之居而彭蠡之豬益驗矣而揚州之東北流而為川者有三江馬向固之溢而無歸矣今惟禹功之既施或經流於荊州而東北會漢也或直達於通州而東南入海也不既入乎由是具區之澤通三江而多震者也惟其既入則上游之勢既寧而下流之道自定安然帖然無復有泛濫之患焉觀于震澤之定而三江之入益驗矣

中三錯

篠簜既敷厥草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土三錯

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揚州之賦固有正閭之異而揚州之貢又有嘗暫之殊徵材貢于內境則三品之全凡國用也琺瑯之美為禮器也而篠簜之既敷者亦取之以備才天與管馬象齒犀革成車甲也鳥羽獸毛飾旌旄也而厥木之唯喬者亦取之以備夫室與器焉其一

州之所貢者如此丹服貢于島夷則織丹以成服可以為裘葛之需而執之以獻所以輸其誠也織貝以成文可以為玄黃之幣而承之以篚所以重其事也其一方之所貢者如此是服飾器用皆為常得之物而中土外夷莫非歲貢之常夫若夫貢物之入于包者有柚橘馬雞可充燕享之需而實為口腹之欲殆有難于出令者故或以供祭祀或以宴賓客而藉之以為賓祭之具則包之以示敬貢之以備用而猶必待夫鈞命之頒此固取之於一州而制之為錫貢豈如材貢服貢而同以為常也耶

汭于江海

帝都據于西北而揚州偏於東南所以將是貢者豈無其道哉彼揚州之江水經流于其中而東南之所入者不有海乎淮水環流于其北而東會之所通者不有淮乎江與淮不通而大海則統夫江淮之會海與河相絕而淮泗則接夫河海之交者也故貢賦之來其始也必汭江以入于海而順流以下將與淮而相通其既也則自海以達于淮而逆流以上又與泗而相合泗之西流淮水入焉自泗而西則可由灘以達于河矣泗之上源沛水合焉自泗而上則可由沛以達于河矣達河則達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揚州水患之成功也彭蠡最大三江震澤皆眾水也彭蠡豬而後陽鳥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然陽鳥三句又因彭蠡豬而然也若出彭蠡豬四句還以陽鳥居因于彭蠡豬震澤因于三江入立意若出三江二句則以元止平看皆

本彭蠡豬來先言物性之遂而後言土性者以塗泥未易辨也厥貢節以常貢錫貢對看惟金至織貝是歲貢之常厥包句非歲貢之常指通州言不屬島夷也沿于江海二句前邊須提江海淮泗河脉絡相通明白淮泗下要補由灘由沛入河與徐同運意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之荆而止于其北南蓋衡山之陽而包乎其南曰荆及衡陽而荆之州境別矣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惟禹功之既施也但見江之發源于岷山者至東陵而北會于漢雖未東為中江入于海而赴經之機不可禦矣漢之發源于岷冢者至大別而南入于江雖未東為北江入于海而東注之勢不可過矣江漢以就下為性而朝宗于海不猶諸侯以從上為心而朝宗于王者乎荆之西有九江江漢之所經也江漢既治由是經流則行于中支流則行于外而水道之往來不甚得其正乎荆之東有沱潛江漢之所出也江漢既治由是沱水則西入大江潛水則西南入江而水勢之出入不各循其道乎荆之比有雲澤跨江之南其地卑者也昔之未至于上見者以江漢之未治耳今則雖未可耕治而已見其土矣謂非水落後而人工晚耶荆之北又有夢澤跨江之北其地高者也昔之未至

于作又者以江漢之未治耳今則不止于土見而可以耕作矣
謂非水落先而人工早耶

厥土惟金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言乎其色不可見也言乎其性則塗泥馬
厥土惟塗泥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也地闢人工修與
揚州異故賦比揚進于三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砮丹惟齒轄
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

荆陽之地相連故其土地之性多類荆陽之土相類故其土物
之產多同羽毛齒革揚以物貢矣而荆之所出亦可以為車甲

書經主意

夏書

五

旌旄之用者也唯金三品揚以貨貢矣而荆之所產亦可以為
足國利民之資者也其容以無貢乎揚之惟木以材貢矣而荆
之柁幹栝栢則可以為舟幹為棟宇為器械者也楊之璫璣以
器貢矣而荆之礪砥砮丹則可以為磨石為矢鏃為繪畫者也
其容以無貢乎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砮丹惟齒轄
之戎事尚精強也菁茅為縮酒之需必使既包而又匝以貢之
祀事尚誠敬也玄纁以為衣裳之需璣組可以備冠帶之用
則必使盛之於篚以為貢焉凡此皆國用之所切荆地之所
有而制之以為常貢者也若夫大龜之為物固九江之所獨有又
非九江之所常得若偶得之則納錫之豈可定以為常而與通
州所貢者比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之貢原其啓行之途必發端于荆之江沱潛漢究其會歸
之地必期至于冀之南河而豫州之洛則阻阨于其間夫固隔
於漢而通於河者也故其貢之始末也必放舟而下由江以及
于沱又挽舟而上由沱以及于漢自是而欲至于洛則非舟之
所能通矣故舍利涉之便服陸輓之勞以逾于洛馬既至于洛
則又轉而東行會合于伊水之派又轉而北向蕩漾於澗瀍之
流由是而入于南河矣入河則入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荆州水患之成功也江漢入海固在揚州
之通州靜海而其必趨之勢則不待至揚州而已見于荆州矣
曰朝宗者狀其勢也九江因九條水合于此故名之沱潛乃江

書經主意

夏書

五

漢別流之在荆州者與梁州沱潛不同孔戩既道俱承朝宗未
雖是相固然皆有工夫雲臺本二澤名不曰既澤既豬而曰土
作又者舉澤旁之地則澤之治不待言矣此亦承朝宗未厥貢
節以常貢偶貢對看羽毛至璣組常貢也九江句偶貢也包匭
菁茅雖叙在三邦之下然却是通州所貢者納錫二字一以見
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浮于江沱潛漢註中大勢自江沱而
入潛漢及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二意須參看漢
與洛不通而各則入河者故從陸逾洛而後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海環其北境曰至曰距而豫之州
境別矣

伊洛澗既入于河禁波既豬導荷澤彼孟豬

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遶乎其西南而澗澗匯乎其西北其流眾其勢渙者也惟禹功之既施故伊自南入于洛澗澗自北入于洛而始之相合者洛固受乎眾水之流由是洛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澗而終之入河者洛實當其統領之勢三水得洛而有依洛水得河而歸宿矣不惟是也濟雖出于冀在豫州而溢為滎洛雖入于河至婁涿而出為波皆滙于豫之北境而橫決為害者也今則滎雖未隨濟以入海而適得其既滙復溢之常波雖未能會洛以入河而不失夫既蓄復流之故二水不既豬于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實為容納之墟皆滙于豫之東境而泛溢為害者也今則濟之不能受者導之荷澤以殺其勢荷之不能容者被之孟豬以洩其流二澤不咸導乎夫伊澗澗入於洛洛入于河則豫水之流者無不治矣滎波豬荷澤孟豬導則豫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厥土惟壤下上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小無不治則土宜既辨其色則雜不可言也其性有二則可別也平地之土柔而無塊其性沃下地之土墳而又壚其性瘠土性不既辨乎土無不辨則田賦可定其田惟中上不可易也其賦錯上中有不同也常歲之賦較之九州為第二等間出之賦加之九州為一等田賦不既定乎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錫貢磬錯

由是而定豫州之貢漆可以為器皿之飾枲與絺紵可以為寒

暑之服制之以為貢者責其有也織可以為吉古之服織可以為禦寒之需篚之以為貢者重其事也凡此皆常用而常貢者若夫待錫命而後貢者磬錯也蓋制樂之器非所以為常用之物故命而後入亦不定為常貢之制耳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東境去冀最近竟自入河矣以西境之貢道言之洛水出於熊耳之山而合于澗澗之派順流而下可通于河者也故貢物之來其始也必浮洛而東又轉而之北而相望于鞏縣之區其既也又由洛而河自河而之北直抵于孟津之口凡厥貢賦可悉達於帝都矣

○按此史臣記禹治豫州水患之成功也伊洛澗澗雖並言然重在洛上伊澗澗入洛而合流以入河也滎乃濟之所溢波乃洛之所出濟水所經有荷澤荷澤之南有孟豬導是開其蔽障之謂被其荷之餘派被其于孟豬也滎波二水是就其成功而言荷澤孟豬是本其施功而言下土墳壚註中玄而疏字不用恐于不言色句相戾厥貢二句是常貢錫貢句則非常貢矣浮洛入河頃記豫之西境東境近帝都不必浮別水此意亦不可遺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域以東則距乎華山之南以西則據乎黑水之境曰華陽黑水而梁之州境別矣

峽嶂既藝沱潛既道蓀蒙旅平和夷底績

梁州之水江漢之徒出在岷嶓江漢之別流為沱潛而源流別於此矣今惟禹功之既施也以言乎岷嶓可以因天之時可以與地之利而江漢之上源治矣不既藝乎言乎沱潛沱自西入大江潛自西南入江而江漢之下流治矣不既導乎斯則由源徂流而豫州無一水之不治矣梁州之士蔡蒙峙于梁之西南和夷據于蔡蒙之東而高下判于此矣今惟禹功之既施也以言其蔡蒙隨刊之功既成而崇望之禮可舉高者無涸涸之患矣不曰旅乎言乎和夷墊溺之災已去而夷噫之利可登下者有致功之美矣不曰底績乎斯則由高及下而豫州無一土之不平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書經主意

卷之十一

十九

四百八十

由是而辨其土宜梁土之性固至雜而不可定矣辨乎其色則或為東方之青或為北方之黑焉豈若冀州兗州之各一其色也耶由是而定其田賦梁州之田惟下上而為第七等矣言乎其賦則常出而為八等閭出而為七等九等焉非以地力年分之或異其宜也耶

厥貢瓊鐵銀鏤碧磬熊羆狐狸織皮

梁州之田賦既定其土賦之制何如梁地多山寶藏興焉故其所出有瓊鐵銀鏤碧磬焉或為金而貴賤之不同或為磬而玉石之有別是皆器用之不可無者也能不制之以為貢乎禽獸居之故其所出有熊羆狐狸織皮焉深厚而可製裘以溫其體毛軟毳而可織罽以禦乎寒是皆服用之不可無者也能不制

之以為貢乎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之來其在東北固可徑浮于沔矣其在西南則何如哉彼西傾距雍之西南而實跨梁之西北桓水出於西傾之東麓而潛水通於桓水之東南者也故梁貢之來必發迹西傾而經行於桓水之旁放舟葭萌而過遷於潛水之道自潛至沔阻漾枝津非可以一篙而航也浮潛之後必舍舟從陸逾津岡而至于沔焉自沔至渭雖云可通亦難以一蹴而至也逾沔之後又舍舟從陸逾褒斜而入於渭焉既入於渭則不必順流而下亦不必逆流而上循渭水之東而橫行于華山之北絕西河之流而直達於龍門之壩帝都不患于難至矣

書經主意

卷之十一

十九

四百八十

○按此史臣記禹治梁州水患之成功也岷嶓四句以水之源流無不治土之高下無不平對看皆有工夫不重相因意岷嶓奠重江漢之源治看却不重山旅平者凡山平後必旅祭以告成于山之神九州皆然不獨梁雍有旅祭也觀後九山刊旅可見和夷二地名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亦只是水患方去人得平土而居猶未可措種也土不言性其性不一也梁賦下中本第八等曰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充于下中而梁為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黍鐵可治鑄淬礪為器剛鐵可為斧鑿之類以列鑄他物織之為罽或謂即今所織之氍毹非以諸說所謂禦寒者推之想是織成氍毹而可為衣服以禦寒者梁州貢道要

見是西南來者西傾二句當一連說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貢道陸行從西傾山下經桓水旁地而來尚未浮舟于桓也至潛方從水道潛與沔相隔沔與渭又相隔而渭水則東入于河者也截河流而橫渡故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天下之土雍為最高故禹之經理雍為獨後其西則據乎黑水其東則距乎西河曰據曰距而雍之州境別矣

弱水既西

天下之水皆能載而弱水獨弱天下之水皆東流而弱水獨西此固水性之異常而去雍為甚遠者也禹惟順其性而導之正派則至于合黎餘波則入于流沙弱水西而雍水之遠且異者得其治矣

涇屬渭納漆沮既後澧水攸同

雍州之水莫大于渭出自南谷之山而流于一南之境者也在北有涇東北有漆沮南有澧水皆其所統而一之者禹功未加之先固有散而不屬逆而不從異而不同者矣今惟大禹施利導之功而渭水順東流之性故納處于上渭處于下而涇則接渭納而中流者也今以言乎涇也仰受乎納水之流而聯之以下屬于渭俯納于渭水之浸而合之以上屬乎納殊塗而一脉其猶貫珠之相聯乎自北而注于渭者有如此漆沮勢緩而小于渭者也至是則從之經華原而合流至朝邑而入渭以小從大其猶少長之相從乎自東北注于渭者有如此澧水勢均而

敵于渭者也至是則同之發原在終南之山入渭在咸陽之境今異為同其猶諸侯之來同乎自南注于渭者有如此夫眾水非歸乎渭水也得渭而有所依也渭水非受乎眾水也受之而入于河也渭以統眾水河以統渭而雍州之水無有不得其治者矣

荆岐既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水無不治則地無不平懷德之荆山美陽之岐山懷襄已去固可行旅祭以告其成矣而終南博物之時于武功鳥鼠之屹于首陽者其既旅猶之荆岐也則地之高者治矣廣平之原下濕之隰沮如畫去固可登爽塏而安其居矣而豬野之在于武威者其底績猶之原隰也則地之下者治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雍一水土既無不平治矣由是地之至遠如三危者向固遷徙不常矣今則降丘宅土而恬然有爰居爰處之樂不既宅乎而雍州無一土之不治也可知矣人之至頑如三苗者向固負固不服矣今則革心向化而翕然有地功迪德之風不丕叙乎而雍州無一人之不化也可知矣向非水土之平治亦何以致是哉

厥土惟黃壤

由是而辨其土色則為黃既稟夫中央之氣性則為壤又得夫柔順之貞此雍州之土所以為最貴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土宜既所田賦可定由是而定雍州之田則上上而為第一等以其土質貴而地利厚也田是而定雍州之賦則中下而為第六等以其地勢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山是而定其貢物王之美者曰球琳取之以為圭璋之用石之美者曰琅玕取之以為冠冕之飾滌之所貢止于玉石而已外此無異物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何如以東北境言之積石為河源之所出龍門為河流之所經而雍之東北則界于河者也故貢賦之出也是境者必泛舟積石以開其啓行之端順流龍門以後其經行之便而西河其在望矣達于西河有不可達于帝都耶以西南境言之渭水東會于涇涇水北聯乎汭而雍之西南則臨于渭者也故貢賦之出于是境者必由涇澧漆沮以入渭而與汭同趨合渭水汭水以並流而絕流以往而南河其在邇矣達于南河有不可達于帝都耶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

然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獸有毛馬織之可以為罽獸有皮馬製之可以為裘是織皮也孰以此來貢哉臨卷之崑崙河關之折支胡方之渠搜此三方者皆西戎之裔也向嘗因其貢之有無而失其功之叙否矣今以織皮而來貢馬則是沐平成永頌之功而修德義未王之典仰衣冠文明之化

導若親上之心觀于貢獻之同而其迪功之同可知矣此非水土之既平而餘功之遠被者耶

○按此史臣記禹治雍州水患之成功也弱水水之遠者涇渭汭漆沮澧皆水之近者然却以渭為主而渭則以入河為歸荆為漆沮所經岐為涇汭所經終南為澧之所出惇物為澧之所經鳥鼠為渭所經終南山不言平者蒙上既旅之文也猶野是澤旁之地不言平者蒙上底績之文也三危二句地與人平不妨皆是水土平治之所致雍州之貢道有二其西南境會于渭汭者或自涇自澧由漆由沮而來者皆至渭汭而會也織皮飾只是重餘功及于西戎即叙于末貢上見之

導岍及岐 一節

天下之水其原未有不始于山而其勢亦未有不因于山者隨山之功未施濟川之力安措然水勢雖威於東南而山勢則起於西北以北條北境言之雍當河北諸山發原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河水之所經歷濟水之所出入者也故禹則始其事于雍馬相其便宜通其蔽障而扶風之岍山固以導之自岍而轉之東南有美陽之岐山則由導岍而遂及也自岐而轉之東北有懷德之荆山則由導岐而遂至之也斯則不惟河之經于雍者無所壅凡水之入于河者亦有所歸而雍之山無不導矣雍冀之隔一河也逾乎河有不可以達於冀乎禹則繼其功于冀焉關其崇疎疏其東隘因由屈縣之河口蒲坂之雷首至于岳陽之大岳而導之夫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北導之必

由中流之砥柱漢澤之析城至于桓縣之王屋也自南而北又轉而之東導之必自陽山之大行曲陽之恒山至于驪城之碣石也斯則不惟濟汾恒衛有所容凡降漳諸川亦無所橫而冀之山無不導矣碣石去海無幾也至于碣石有不可以入于海乎河揚波于積石而由兗州以入海濟發源于王屋而由青州以入海者可于是而探其歸矣禹之施功于北條北境如此

西傾朱圍 一節

以北條南境言之禹之導之也何如雍州之山有西傾朱圍鳥鼠太華馬淮渭之所經者也禹則導之隴西之西傾天水之朱圍首陽之鳥鼠而所以除道路剪荆棘者其功殷夫又導之而至於華陰之大華馬其間非一山也而所以導之者猶夫西傾諸山也斯則不惟淮渭之水有所歸而凡澧涇漆沮亦得其治矣雍州之山有不導乎豫州之山有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馬洛淮之所經者也禹則導之胎藉之熊耳密高之外方平氏之桐柏而所以闢草萊夾蔽障者其力勤夫又導之而至于安陸之陪尾馬其間非一山也而所以導之者猶夫熊耳諸山也斯則不惟淮洛之水有所歸而凡澗灑滎波亦得其治矣豫州之山有不導乎禹之施功於北條南境者如此

導嶧冢 一節

天下之水在壯莫大於河在南莫大于江漢以南條北境之山言之梁之東南有嶧冢馬漢水之所出也禹則導自嶧冢而漢之上源治矣由梁而之荆馬自嶧冢而東南蒞荆山去內方為甚

近而漢水實經之矣禹必自嶧冢以至荆山而導之猶夫嶧也自內方而東南大別去中江為甚近而漢水其合之矣禹必自內方以至大別而導之猶夫荆也斯則漢水可以漸治而同江入海也有其機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 一節

以南條南境之山言之梁之西南有岷山馬江水之所出也禹則導自岷山之陽而江之上源治矣由梁而之荆馬其北一支為衡山莫九江之西而與岷山相連屬者禹則自岷山以至衡山而所以通江之北流者無不導也其南一支為敷淺源歷九江之東而與岷山相隔絕者禹則過九江以至敷淺原而所以通江水之南流者無不導也斯則江水可以漸治而會漢入海也有其機矣禹之施功於南條南境者如此

○按自導嶧至此四節皆導山以為導水之經始也傳云山之經理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可見矣蓋逐州附其經理者見得某山在某州禹治某山施功于某州所謂緯也此之條列詳記則是總將大禹導山所經之脈絡而分條以記之所謂經也然非九州之外又別有導山之功緯即寓于經之中而經不出于緯之外也凡曰導者隴山刊木以開通水道也曰逾曰至曰過者皆指禹言也曰入者指水勢言也首節河濟所經後導河導沔二節看入于海非便入了海相其大勢可以從此入海而導河濟之功于是可施耳第二節照後導淮導洛導渭三節看不言所入者亦以照後入海入

河可見耳第三節照後嶓冢導漢節看第四節照後岷山導江節看逐節所謂至于者只指兩頭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者而言其間所包之小山甚多但禹後彼大山導至此大山則必從中間小山經過其無不導可知矣

導弱水 一節

隨山之功既畢濬川之力可施西海之山弱水出焉此固環繞于雍之西南而其力獨弱其性則西流者也禹則導之而西焉始也自南而北濬經流于合黎之地既也自北而西決餘波于流沙之鄉弱水有不治乎

導黑水 一節

汾關之山黑水出焉此固環繞于梁雍之界而其色獨黑其性則南流者也禹則導之而南焉迤邐而西則以水循水而至于三危之左遵行而上則以小歸大而入于南海之流黑水有不治乎

導河積石 一節

上導弱黑之水則水之在西北者固治矣由是自西北而轉之東又有所謂河焉經于雍而歷于豫劇于充而繞于冀者也其源出于崑崙既遠而不可窮其流潛于地中又伏而不可見禹則自其所見於積石者而始其濬道之功焉自積石而東河水衝激於龍門之險則導之而至於龍門所以殺其勢也自龍門而南河水經行于華山之陰則導之而至于華陰所以達其派也自南而東固至于底柱而其東向所經之勢又至孟津之渡

過洛汭之水至大伾之山而河之東流者順其道矣自東而北則至于泂水而其北向所經之勢至于大陸之地又播為九河之水而河之北流者順其導矣河流至是則合其九河之分散者而會之為逆河以統其同順其逆河之所會者而放之北海以要其止海則逆潮而上以受河河則順流而下以入海矣夫自積石以至龍門是為雍河之東而冀之西河無不治矣自華陰以至大伾是為豫河之北而冀之南河無不治矣自泂水以至九河是為兗河之西而冀之東河無不治矣不可以觀導河之成功乎

嶓冢導漾 一節

天下之水在南條莫大於江漢是皆始出於梁繼合於荆其終必歸於揚而以海為壑者也以禹之導漢言之始以嶓冢之山漾水出焉固自嶓冢而導其源矣由是而決之東流至於武都則謂之漢至于武當則謂之滄浪一水而異名莫非漾為之也郢州之三澨此則過之漢陽之大別此則至之隨地以經行莫非漾為之也至此而由東以析于南有不入于江而合流乎然漢雖合于江而去海尚遠也及其東匯而為彭蠡之澤東流而為北江之名夫然後同江水而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 一節

以禹之導江言之始以岷山之陽江水出焉固自岷山而導其源矣由是而決之東流別出于郫縣則謂之沱直抵於武陵則謂之澧其名不同而莫非江之所播也洞庭之九江從而過之

岳州之東陵徙而至之其流不同而莫非江之所歷也至是而由東以迤于北有不合于漢而合流乎然江雖合于漢而去海猶遠也及其滙澤亦即為彭蠡北江乃東合中江夫然後同漢水而入于海矣

導沅水 一節

北條之水有濟焉列為諸瀆之一而巨于三州之界其性斷續而不常故其流見伏而靡定也濟之源多伏流自其出于王屋之下沅水始見焉乃因其可見之流而導之焉自是則伏矣潛行陸地而流又無可見焉及其東出濟源以合流則不為沅而為濟為濟則有別流之名非既伏而始見乎自是則再伏矣西南入河而濟又無可見焉及其復出河南以洋溢則不為濟而為滎為滎則有可見之迹非既伏而再見乎自是則三伏矣隨地而出者潛地而入而滎又無可見焉及其流之而東則揚于廣濟之境而出於陶丘之北矣非既伏而三見乎自是則不伏矣又見之而東則至於濟陰之荷澤也又見之而東北則會于壽張之汶水也由是轉而之東又迤之西焉則入青州博興之界而歸于海天

導淮自桐廬 一節

北條有淮水亦四瀆之一也發源於胎簪者始微而經流于桐廬者始大故禹之導淮自桐廬而始其功焉由是艾山之沂陪尾之泗其勢均其流並皆接乎淮也者淮則東而會之其在於泗固受乎沂兼之流其在於淮則合乎沂泗之派也至

是則函三為二沂泗固望淮水以為之宗而合小歸大淮水又至淮浦而入于海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 一節

四瀆之西其川有渭渭雖發源于南谷山而至于鳥鼠同穴其流既橫禹之治渭特于鳥鼠同穴而導之由是而東則會于澧自南而注者其流同也又東則會于涇自北而注者其流同也又東則過漆沮自東北而注者其流同也過此以往至司空以入於河而渭水得其治矣

導洛自熊耳 一節

四瀆之東其川有洛雖發源于冢嶺山而至于熊耳其勢始盛禹之治洛只自熊耳導之由是澗水至新安入洛灑水至偃師入洛而洛水則東北會之也伊水洛陽入洛而洛水又東會之也又東而北至鞏縣以入河而洛水得其治矣

○按自導弱水至此九節皆導水以畢導山之前功也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可見蓋附見于前者為緯派別于此者為經非九州之外別有導水之功九言至言導言播言入皆指水言也弱黑二水水之變者二水不導山以為經始者蓋在九州之外其山不可考故也導河節與前導岍節相應龍門而上不言方向者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屢書方向而極其所歸者中國在所詳也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又北而入海此水勢之自然也九河曰播一折而為九也逆河曰同九合而為一也

海潮而河入若有以逆海潮之勢故曰逆河其實河順流而入
海海逆流而接河也嶧冢導漾二節與前導嶧冢二節相應嶧
冢句對嶧山向濬江漢之源也東流四句對東別四句疏江漢
之流也南入于江對東迤北滙漢合江江合漢也東滙二句江
漢合而復流也于滙即彭蠡也中江即北江也兩個入于海言
漢而江在其中言江而漢在其中其歸一也禮當讀作禮澤旁
地名不可讀作澧水攸同之澧音豈之澧沈水見伏須要體認
沈水下一伏流為濟則一見矣入于河再伏溢為滎則再見矣
滎下又三伏出陶丘北則三見矣此後俱見而不伏也江河淮
濟俱獨流入海故謂之四瀆導淮三節皆自其流處導之也會
泗沂應徐之淮沂其又看會澧會涇過漆沮應雍之涇屬渭汭
書經主意 夏書一 五

添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會澧會伊應豫之伊洛瀝澗既入于
河看導嶧冢起出至黑水節以導山終于東南導水始于西北
立意導弱水四節以入于四海立意導黑水四節以黑水在岡
脊以西河漢江在岡脊以東立意導河七節以導四瀆以入海
導二川以入河立意導河五節以四瀆立意導漾四節亦然導
漾三節以江漢南條之水其源可誌沈北條之水其源難誌立
意導江二節以南條北條立意導沈水四節以二瀆入海二川
入河立意

九州攸同 一節 首句截既既又截

上文各州皆指言一二水土之平此節總言之以著平成之極
功也九州攸同句是胃四隩二句是土之卑與高者無不平九

川二句是水之流與止者無不治四海會同句並承水土說是
一個尾大禹始分九州而治也荒度之功無不遍故既合九州
而視也水土之患無弗除何以見之四隩既宅則不特充之宅
土雍之既宅而已九山刊旅則不特梁之旅平雍之既旅而已
九州土平之攸同有如此者九川滌源則不特荆之孔殷梁之
既道而已九澤既陂則不特徐之既豬楊之底定而已九州水
治之攸同有如此者由是百川之經緯可尋而萬水之波濤自
順水之流于東土西土者則放諸東海西海而準也水之流于
南土北土者則放諸南海北海而準也豈有一之不會而同者
哉

六府孔脩 一節 首句截

上文各州分言土田貢賦之或厚或薄此節又總叙之以見其
有定制也六府孔脩有相制以洩其過相助以補其不及意而
火金木土谷之脩則又本于水之一府脩也六府既脩則利源
已開貢賦可出而可無經國之制乎曰庶土交正者合九州庶
土所出之名物而交互以正其肥瘠高下也底慎財賦謂不責
有於所無不取盈于所少常得者為常貢偶得者為錫貢自中
國以及外夷皆敬謹以制之而不敢或過耳曰咸則三壤者合
九州之穀土品節其肥瘠高下而為上中下三等也成賦中邦
謂或定其賦之獨厚或定其賦之獨薄正歲者守其經雜出者
通其變法之行于中國蓋欲其世守之而不可亂耳庶土二句
因地以制貢也咸則二句因田以定賦也上九州節是害之除

此節是利之興也

錫土姓

自此至末是記禹建官弼服以終治水之功而敦德化民以至化行四海則其成功之大根本也水土既平土賦已定而攝理天下可無其人乎于是錫之上以立國焉或因同姓而建之以親也或因異姓而建之以賢也則邦域各有所統而德化之承宣者為可大矣錫之姓以立宗焉或自所出之同而立之為宗也或自所出之異而立之為族也則源流各有所傳而德化之推行者為可久矣禹之任人以理天下者如此

祇台德先 一節

大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而功已成矣斯時也禹何

書無主意

夏書一

三

四

為哉惟以德也者固下之所同而實係于上之所倡者也由是懋敬以恒其德而不徒以心蘊之慎德以先乎民而不徒以言令之但見被文命之敷者莫不蹈行乎文教沐乎成之化者莫不各迪夫有功尚安有違越我之所行者哉禹之正己以帥天下者如此此節還作史臣記禹之言亦非未然之事而大禹據理以言之者蓋治水定賦建官弼服不過經理之迹若非祇德以先之則後面四訖之化果何自而成耶况禹貢一篇都出史臣之口何至此而獨揅以大禹之言耶曰台曰朕皆夏史指禹為我猶孔子作春秋指魯為我也

五百里甸服 一節

承上言敬德以先天下教化之行固有本夫而苟不為疆理之

制能無有阻而弗達者乎于是遂禡成五服至于五千馬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唯取田賦以充國家之用也賦字貫下四句粟米之征也服字頂上三句力役之征曰百里曰二百曰一百曰四百曰五百者蓋以次第言非實數也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須逐句通看如米比粟為精且輕粟比秸為精且輕總比銍為粗且重銍比秸為粗且重服者為重不服者為輕是也以車載物曰輸用人推送曰將

五百里侯服 一節

曰侯服者封建諸侯自此始也侯服在甸之外者建侯以屏衛王室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與甸服同例三百里則自三五為百者三也與綏要荒三服同例采以邑言所以制天子之卿大夫之祿也男邦以國言曰男可以包子曰侯可以包公伯所以制五等群后之祿也安內禦外意亦不可失

五百里綏服 一節

曰綏服者漸遠王圻而取撫安之義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者內三百里密邇侯甸治之也利用文于是有揆文教之制焉口揆者揆度其風氣剛柔而施之也外二百里漸迫要荒治之也利用武于是有奮武衛之制焉曰奮者欲其振揚而不廢弛也內非全無武衛特以文教為重外非全無文教特以武衛為重耳

五百里要服 一節

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曰要

者但羈縻之使不得肆之謂也內三百里為夷人居屬之地外
二百里亦是夷地但又為罪人流放之所耳

五百里荒服 一節

曰荒服者視要服更為荒野尤在所畧也三百里蠻者頑慢弗
率又甚于夷也外二百里亦是蠻地但又為流放罪人之所耳
流與蔡一義而流比于蔡則又遠矣前三服治之詳者蓋治中
國則法度宜詳治之以必治也後二服治之畧者蓋治外夷則
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疆理之周蓋可見矣

東漸于海 一節 四海截

大禹祇德之先既懋于地平天成之後而經理之制又極夫建
官稱服之詳由是以東則漸于海以西則被于流沙以朔南則
暨及之蓋天下之勢東西近而南北遠漸深于被深于暨也
聲教總是一個祇德訖于四海即頂上三句而總言之也錫以
圭明臣職也圭以玄象水色也成功兩字包盡禹貢一書當以
治水為主而貢賦之定諸侯之建五服之制與夫德化之行于
四海者皆是告成于舜一以見治功之由成一以見帝命之無
負而望君保治之意亦有隱然于言表者矣

甘誓

大戰節是史臣叙啓征有扈之始詞也王曰節啓將監將士而
先呼其入也有扈氏節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節嚴其坐
作進退之節末則激以賞罰之公皆所謂誓也新安陳氏曰禹
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按此篇僅八

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
不明備要之恭之一字足以盡之言已之行天罰則以恭為本
命將士之左右御則以不恭為戒用命而賞賞其恭命者也不
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者也有扈氏之威侮怠棄不恭故也是
可見啓之恭敬之心即禹祇承之心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于此可見

大戰于甘 一節

上句著有扈氏不臣之大罪下句表夏啓操為君之大權乃召
在大戰前事大戰非即戰也只是敢與天子抗衡對壘相敵耳
六卿非六卿分職之卿乃卿之大司馬所統者

王曰嗟六事 一節

上六卿舉其統領而言此六事則凡有事于六卿者皆在其中
矣于誓下文所云是也

有扈氏威侮 一節 其命截

自此至末皆誓辭此則示以討叛伐罪之意以恭天命責之已
也五行關於財用者兼質性言威是暴殄而戕其質侮是輕忽
而拂其性威侮五行則必過取于民矣豈不為虐下乎三正出
自朝廷者忽忽三正不惟不用夏時建寅之正而亦不用唐虞
以前子丑之正別為紀年如秦皇用亥為正朔之類則必有無
君之心矣豈不為背上乎總來是得罪于天天討有罪故知天
用勦絕其命恭行天罰見非無故與兵而私自伐之也

左不攻 一節

此則示以坐作進退之節以恭君命責之人也車左主射車右主擊刺御居車中主馬馳驅各有坐作進退之法左右御指其

用命賞于祖 一節

上示以坐作進退之節此節正所以嚴之也用命即所謂恭命而有功者不用命即所謂不恭命而有罪者皆指左右御三樣人說賞戮即行于軍中擊戮則俟班師而行之也于祖于社蓋天子親征必奉祖社之主以行故耳于此不惟見賞戮之不敢自專而陽舒陰慘之義亦寓乎其中矣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 一節 成貳截

此三節是史臣將述五子之歌而先叙其作歌之由也尸位虛逸豫滅德即尸位之實逸豫盤遊俱重上一字一遊一豫雖先王所不廢者但太康豫而逸焉則過其節矣遊而盤焉則安而不知止矣成貳者厥心違怨厥口咒咀也當此成貳之時而太康知所悔悟猶可以收民心而保其國也乃又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則不知有此冀方矣十句弗反則不知日有萬幾矣此二句正盤遊無度之實也

有窮后羿 一節

不徒曰距于河而必曰因民弗忍者見羿雖素有不臣之心蓋有自而發今因民不堪命遂謀廢立然則非羿之能距太康實

太康滅德有以致其距也

厥第五人 一節

此正述五子哀痛而作歌也御其母以從者因其不反而追之也後于洛之內者追之不及而俟之也或謂欲與偕亡者非成怨處須備述傳意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下非怨后羿之距也作歌句是五歌之綱領極重註中亡國應宗廟社稷之不可救敗家應母子兄弟之不可保作歌之意只是痛其終不可反耳

其一曰皇祖 二節

此一歌五子述禹戒言民之所以不可失而因申結其義也民可近四句即皇祖之訓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一氣說是推所以可近不可下之由也本固內湏入能親不疎有合無離意講勝予予臨二予字實指太康言一能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是推所以勝予之意太康始既逸豫滅德而繼又盤遊無度惟一人而所失者衆則失乎人心而為獨夫此所以夫婦之愚皆能勝予耳夫予之失既多則民之怨益甚欲弭其怨豈待彰著而後知之哉當于不見之時而豫圖之可也夫以予多失之一人臨此怨叛之兆民危懼可畏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者是咎其何不敬之于始而至于此極也欲其本固邦寧何可得乎

其二曰訓有之 一節 彫牆截

此第二歌通節俱是祖訓內作四句是歷言過度之事有一二句見皆為致亡之端色禽酒音字皆人君所不能無者但曰荒曰甘曰嗜曰峻曰雕則縱情過度耳有一于此見不必六者皆備未或不亡未有萬一能幸免而不亡者一字或字重者未要繳出五子意皇祖之訓彰彰如是而太康盤遊無度則犯乎禽荒之戒矣雖欲不亡得乎

其三曰唯彼陶唐 一節 冀方截

此下三條有傷今思古之意皆五子自述其意以作歌非復大禹之訓也首二句主禹而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也言今日之冀方豈我夏肇造之哉唯彼陶唐欽明開心學之原危微衍執中之旨一道相授堯以是傳之舜而舜以是傳之禹則今日之書經主意

其四曰明明我祖 一節 有則截

此節不是贊美大禹乃是感歎大禹德業如此其感法度如此其詳奈何一旦至于太康而喪失之也明明二句串說言其以盛德而成大業也經常不易之謂典如政教禮樂之屬是也中正有準之謂則如祿位貢賦之屬是也以此典則而治當時即以此而傳子孫其慮後何遠也此法度之大所以治天下者石立而輕重不至于失當鈞立而強弱不得以相爭為物雖微而王府之中亦有之其慮後又何詳且遠也此法度之小所以

天下者不重外補法度自出意傳中訓關曰無折閱者折不及也閱過也荒墜厥緒蕪德業法度言與上失厥道亂紀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絕矣與上底滅亡同

其五曰嗚呼曷歸 一節 怛怛截

天子尺地莫非其有而距于河址是無國矣將何地之可歸乎此予懷之所以悲也天子一民莫非其臣而萬姓仇予是無民矣將何人之可依乎此予心所以哀思而深愧也弗慎厥德即逸豫滅德盤遊無度也雖悔莫追見今日雖悔而黎民咸貳滅亡存至亦終不可追也此二句總歸答之詞予懷予心二予字五子自謂也仇予予將二予字雖五子之自稱實指太康而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耳故五子之歌始之曰柰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施氏曰孔子于書取此歌于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胤征

唯仲康肇位一節是史官叙胤侯征羲和之始詞告于衆三節數羲和之罪之當征今予以爾三節嚴將士出征之律後傳謂助羿為惡特隱其叛逆而不言則知羲和之罪不止于忽天戒而實在于黨羿胤侯之征羲和雖未能及羿而實剪羿之羽翼也

唯仲康肇位 一節 六師截

史臣將叙胤侯徂征普衆之意先叙事始如此肇位四海二句見仲康得命將遣師之權美其明也下三句見胤侯得承命致討之善美其勇也命胤侯者收羿之兵柄也征羲和者翦羿之羽翼也羲和廢職酒酒在巨工則有昏迷畔逆之誅在國典則有違制失時之罪此胤侯承命而征之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三節 定保哉

自此至篇終皆胤侯誓師之詞也聖指禹言謀蓋于心者為謀渙發于言者為訓皆所以垂教後人者明徵定保一直說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以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謨訓之實俱以德政貫講先王泛言天戒以災禍變異說克謹者恐懼脩省脩德政以弭天變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言百官又舉舉在朝之臣曰克有常憲曰修輔其體統職業雖有不同然皆奉法修職輔君脩德行政以弭天變耳厥后句總承君臣交脩米明明者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天戒以消也未要繳云今日食之變正人君謹戒之時也羲和為日月之官而黨惡不言則不有常憲不肯脩輔而深悖乎聖人之謨訓矣其能免于誅乎

每歲孟春 一節 于路截

上舉聖人之訓以著羲和之罪此舉聖人之令以其羲和之罪孟春出令之始道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謂之道人者道盡也令之所宣盡人而使之聞也官師以下即狗路之詞官師依註中道與職分看不必合作一人說規諫須管上德政來執

藝事以諫恐非實執此藝以諫還是托物起諷因事論理以悟君心如古人借木以喻君心借矢以喻治道之類是也此皆責難于君之恭不必天戒之既形而後言者不恭指不能規諫說邦有常刑傳無明什即所謂臣下不匡其刑墨者夫聖人之令致嚴于不恭者有如此若羲和之罪則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惟時羲和 一節 之誅截

此正實指羲和之罪以見其當伐也顛覆厥德二句是畔官離次三句之源而沉亂于酒一句又顛覆厥德之本傲優二句即畔官離次之事乃季秋以下又詳言以見其實也辰弗集于房者日質寢微而不能施月質寢盛而不能受陰抗陽也替奏鼓者鼓聲屬陽取其扶陽以抑陰也嗇夫馳庶人走內皆有供幣帛弓矢等事日蝕與上天戒對看罔聞知與上守常憲脩輔反看先王之誅與上常刑對看政典二句又引言以見羲和之所干者後時之誅也不及時是時過而不為非未及時之謂

今予以爾有衆 一節 之罰截

羲和之征仲康命之而曰天罰者羲和傲擾天紀則不惟得罪于君而且得罪于天固天討所必加者故奉君命即以奉天罰也自將士之奉已言則曰尚弼自己之奉君言則曰欽承威命正應首飾承王命徂征命字看

火災焜罔 一節 猛火截

上既慮其退縮而勉之以武勇此又慮其濫殺而示之以節制火災四句泛言重在恐焚王誅善一邊逸德誅裁太甚者也殲

厥渠魁指義和此句提起脅從句與舊漆二句對看脅從為惡者所迫而非其心舊漆為惡者所化而非其始皆可以遷善者也穢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唯新者宥善之仁也所以為王者之師

湯呼威克厥愛 一節 罔功載

此欲眾士用命而戒之也威克四句泛言治師之律罔功下要補出成敗之機係于威愛則必當威而不當愛意懋戒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武勇節制之命爾眾士當畏我之威勿恃我之愛同心一力而尚承天子之威命誅惡有善而不為天吏之逸德也

按夏書四篇在禹貢則禹之成功本于祇台德先之一語在五

子之歌則太康之失國本于逸豫滅德之一語在甘誓則有危之罪之當討由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兩言在胤征則義和之罪之當征由于顛覆厥德沉湎于酒之兩言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也敬之一字豈非此書中之第一義耶

刑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一

戊辰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孫鍾璣重訂

商書

湯誓

按此篇當作二段看前三節是一段誓以興師之意末一節是一段誓以治師之律

王曰格爾眾庶 一節 朕言載

朕言下三節謂我之往征乃順天應人爾之後違則信賞必罰皆是也謂之稱亂者蓋以虞繼唐以夏繼虞皆出揖遜而征伐之事自湯創之非行稱亂不待湯言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天下不唯能亮其心而且幸其有是舉也亳都之民相安于湯之德政而不自被桀之虐罔故或有以是議之者湯為是言蓋不

唯一己之心事可白而萬世之大防亦明矣多罪即下文之重役嚴刑是也天命殛之就民心雖上見出正見非稱亂也

爾有眾汝曰 一節 正夏載

此成湯述民之語而言已之伐夏所以順天也舍我句正不恤眾于畏上帝二句正應上天命殛之句此可見商民以一己為心成湯則以上天為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 一節 如台載

此成湯述民之語而言已之伐夏所以應人也雖是應人亦順繳入順天去方應得首節不可平分人情莫不欲逸而夏王則

重役以窮其力人情莫不欲生而夏王則嚴刑以殘其生即首節所謂多罪也率過承割二率字作率意為此看率急弗協原作相率率字看此可見商民以一國為心成湯則以天下為心也上曰不敢見迫于天命不容已此曰必往見迫于人心不容已王者之師其順天應人如此所謂吊伐之意正在此矣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一節 食言截

此示以賞罰之決所以作衆士之用命也致天之罰上順天命下應人心而不憚于從征也大賚則不特賜之金帛而已不食言者賞之信也不從誓言以天命不足畏以人心不足憂而憚于征後也擊戮則不特戮及汝身而已罔攸赦者罰之必也

仲虺之誥

按此篇當作四段看成湯放桀一節是本其作誥之由是第一段仲虺乃作二節是誥以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是第二段簡賢附勢三節是誥以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是第三段佑賢輔德三節是誥以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是第四段但第二段第三段在伐夏之公上什之第四段在受夏之變上什之而通篇之意只是一個釋湯之慝耳

成湯放桀 一節

此史臣本仲虺作誥之由也成湯廢君臣之變故不得不慝涉僭逆之迹故不得不慝慝者原湯之心愧無以繼前人揖遜之盛恐者述湯之言憂有以開後世放伐之端為口實為舉言之

誥也

仲虺乃作誥曰 一節 時又截

此二節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惟天生民三句是泛言天立君之意有夏昏德七句是指言天立湯之意通節指典常說逐段又須以為主貫無主乃亂見不可無主也聰明時入所以為之主也昏德二句失其所以為主也天錫勇智使湯為之主也表正四句為主之責也勇智與聰明應表正四句與時入應聰明就不溺于欲言時又含率典以表正之意所以息其爭亂也昏德則非聰明塗炭則不止不能時又此二句帶落以啓天錫湯之勇智勇足以遏亂暴而既墜之網常所賴以振舉智足以濟變故而既晦之達道所賴以脩明者也表正二句串說言天所以錫王勇智之德也 豈徒然哉正欲其出其勇智以植乎萬邦之表正而克纘乎大禹文命四敷之舊服也茲率二句亦串說言天所以欲王表正纘服者豈有他哉惟在于出其勇智以率循于人紀之典常而奉若上天相協厥居之明命也率典有率天下而共由之意典常出于天禹嘗服行以表正天下者也奉天命不主伐桀此四句皆重天意要湯為此意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伐夏乃 予天命之不容辭耳何以慚為

夏王有罪 一節 于下截

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夏王有罪三句申上有夏昏德二句式商一句申言錫王勇智句用與一句申上表正四句托天

惑衆如日止吾乃亡之類即所謂布命于下也謂之爽厥師者蓋有夏昏德衆亦從而昏矣故天欲王率典若天表正繼服以出斯民于塗炭爭亂之中而使之昭然于綱常倫理之化也今日伐夏誠迫于天命之不容已而又何慚哉

簡賢附勢

一節 非辜載

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見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見王之應人此節言湯之所以不容于桀者由其有德也簡賢附勢二句有夏之流俗如此言無道之多也肇我邦于有夏成湯不溺于流俗而崛起乎其間言有道之寡也苗粟秀秬之喻以多寡言不以貴賤言商衆見勢之必不相容如此故戰戰震恐無不懼湯之陷于非辜是固為桀所忌矣况湯之德存之心術則澄徹而無疵見之事為則曲當而無議言之干人而素愜于聽聞固人心之所係屬者也豈不尤為桀所忌嫉而非止于秀秬之不相容者乎足人聽聞非是足使人聽聞之謂乃言其德之至美愜服乎人之聽聞也足字體字看自得觀桀之忌湯愈甚可以見湯之得民愈深今日之伐夏亦迫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何以慚為

唯主不逼聲色

一節 貨利處畧載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通節皆就為諸侯時事看人君之心一惑于聲色貨利之私則本原便有所累便辟聚斂之臣所由得志遷善改過之志所由懈怠而臨民之際又安有孚民之德哉成湯不逼不殖而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皆當而於臨民

有此君德之彰信也不逼不殖非如釋老之屏去但侍奉之樂有節中正之制不過耳貨是財貨利凡有便于己者皆是四懋字俱是繁多之謂不兼懋勉意講懋官切忌三德而為諸侯等語懋賞切忌錫之士田等語此二句是用人之當用人就取善說還未着任用上改過就遷善說此二句是處已之當寬仁皆主發用言不必混註居行二字克寬則不以優游縱弛為寬而綱紀之立體統之尊甚整肅馬克仁則不以柔懦姑息為仁而法令之行賞罰之信甚嚴明焉成湯所統雖止于亳都而寬仁之德已昭著于天下天下之民莫不信其寬足以有容仁足以有愛而可以為天下君也信是民心係屬于湯未便就歸服上說玩傳中然後是以字則用人處已根不逼不殖來而寬仁彰信又從處已未要而言之則皆本原澄徹中來也

乃葛伯仇餉

一節 其蘇載

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湯者非一日也不可作兆民彰信之實東征三句言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攸徂四句言王師既至而民悅之深東征西征因征葛而併征天下不庭之國蓋湯為諸侯而得專征伐時也戴商緊承上望之切悅之深來曰唯舊者蓋征葛十七年乃興鳴條之後民歸有天下又戴商以後事也然則今日之伐夏亦迫于人心之不容辭耳何慚之有

佑賢輔德

一節

此言為君艱難之道以勸勉之亦所以什其懋也才節兼全而

可以贊化經邦者謂之賢躬行有德而可以君國子民者謂之德精白一心而委身殉國者謂之忠謹守候度而奉法脩職者謂之良佑是望他保佑命之而與國同休之意蓋不止于禮過之隆爵秩之尊而已也輔是設參置輔以養其居尊之體非錫之十田崇其養子之謂也顯者樹之風聲以顯于當時紀之太常以顯于後世也遂者假之以便宜寬之以歲月使從容暇豫得展布四體以為治而遂其脩政立事之願也或訓之以誘掖獎勸或訓之以迪知忱恂固欠明白如正宗錫之以福和好于家之說尤不穩當誠如此講則是良也亦外慕其祿內顧其私之儔耳何以為良必如愚說庶當此因諸侯之善而善之也弱是材質柔懦而治功不振者昧是智識凡庸而政治不明者亂

是顛倒錯謬而以下背上者亡是荒淫暴虐而賊仁害義者無者設官分職以治其事攻者或讓以辭令或削其土地而警戒之也取則滅其國而變置之侮則并其身而誅戮之也此因諸侯之惡而惡之也推亡固存疊上八者來說曰彼者以其非我所欲外之也曰我者以其體我之意親之也邦指侯邦言諸侯之中賢德登庸而亂亡為之屏息忠良柄用而弱昧為之遠去有存可固無亡可推而屏翰于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乃者難詞是可見得天下雖無慚而君天下則有道誠不可以不盡也

德日新 一節 乃離截

上示以統馭諸侯之道此示以聯屬人心之不德日新四句也

說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昭德意日新舍體用講就有不自滿意謂無日而不新也萬邦斷就民說觀下文建中于民及總註人心離合可見萬邦且懷况近者乎自滿則不能日新矣九族且離况疎者乎王懋昭以下方著湯說懋昭二句一直說亦無體用以我之所得而言則曰德以民之取衷而言則曰中實非二物謂懋昭大德之全體大用以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于民而使天下之有邪思邪行者皆于此乎取則也昭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德與中為虛位禮與義為實理有箇禮義著實處方纔好去懋德而建中以義制事則德之大用以昭而有以建乎無過不及之中矣以禮制心則德之全體以昭而有以建乎不偏不倚之中矣後昆指後王言垂裕後昆謂以此禮義垂諸後昆皆以王之制事者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心而有餘裕也此乃建中之餘用不可作建中之效然欲盡君道以垂法當崇師道以立本故又引言以勉之能自得四句皆古語須用泛說不可以本文字樣貫入能自得師者委心聽順而無一毫勉強矯拂之意也曰能則其取師出于天性之所發曰自得則其取師不由于他人之所使王非致王謂其得王者之道德極其尊而為純王之德業極其廣而為外王之業也謂人向反是好問者不耻下問而心誠好之之謂裕者德日起而益隆業日弘而益廣自用句反是自得師與好問對德日新看謂人莫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民非君之建中無以為取中之準君非師之自得無以為建中之本故陰師而好問則德明而

中建萬邦之懷不期然而然矣

嗚呼慎厥終 一節

此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欲其于天命一新之初而盡其勸勉之道也終是後日治效始是今日治功欲慎其終而謹守夫邦昌民懷之休唯慎其始而先盡夫御臣化民之道可也殖有禮二句泛言天道如此以見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欽崇天道者推亡固存必盡其功懋德建中必致其極而務造于有禮之歸一賞一罰不敢或私非禮非義必嚴其戒而不蹈夫昏暴之失如是則所以謹始者至矣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無覆亡之累以之御臣而邦國可保其永昌以之化民而萬邦可保其永懷矣豈不為有終乎夫觀慎終必由于圖始則今日吾王當書經主意 南書一 四百五十一 臣民新附之初乃天命一新之始正有無窮之恤者而豈得以為利已耶王又何慚之有

湯誥

按此篇當作三段看王歸節本成湯誥諸侯萬民之由是第一段王曰嗟尔萬方四節誥以君道所係之重桀不能君而已奉天以伐之是第二段俾予一人四節誥以在己憂君道之難盡而求諸侯以助之是第三段陳氏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于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王歸自克夏 一節

此史臣將記湯誥先叙其作誥之由也王歸至亳諸侯率職來

朝湯乃大誥萬方以與天下更始誥如下文原君道之重昭華命之公叙付畀之責嚴道邦之戒皆是篇內此爾字指諸侯言萬方字有象字俱指民言

王曰嗟爾萬方 一節 恒性截

自此至篇終皆湯誥也此則先叙君道之重以起下文之意萬方有象指民言誥包一篇言不止本節唯皇唯后二唯字作服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其命于天而無所偏倚者謂之衷自其受于人而與心俱生者謂之性自人之率其所性而行于彝倫日用者謂之猷降衷即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之生人箇箇有一副不偏不倚恰好的道理與他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一般若有恒性者天與其本然人順其自然而固有此恒性也若字無工夫雖着人說却不是人去着力的緩猷猷字一篇大關與後輯寧二字正相應惟后把天民影看見天之賦命雖同而人之氣稟或異民之不安于道者多矣求其能使民安于其道而不蔽于氣不限于質者誰之責哉蓋天能降民以衷而不能和民之衷也民雖受天之性而不能自盡其性也惟后則作之君作之師相上帝以左右民而使之各安于道焉耳此節大率與中庸首三句相類天降衷于民而受為恒性總是一個天命之性猷乃是率性之道至于唯后克綏其猷則是聖人脩道之教也夫觀君道所係之重如此夏桀慢天虐民君道失矣其容已于伐乎

夏王滅德作威 一節 神祇截

此言然夫君道之重而天欲亡之也君以綏猷為德夏王則滅廢此德而救殺戮之威以虐百姓使百姓不堪而稱呼于天地神祇則不唯不能綏民之猷而且以虐民之生矣天道句泛言善淫就君之能綏猷與否看福禍就三辰之循軌山川之奠位與否看歸重禍淫邊降災以彰其虐民之罪未便說到桀亡處

肆台小子將天命 一節 明威伐有夏又截

肆字緊承上文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天命之所在即明威之所存即上降災以彰有罪者不敢赦至有夏是大事不敢自專而告天地以行之事求至請命是小事不能獨舉而求元聖以輔之請罪有夏者請天命以罪有夏也求伊尹即求之朝廷

上天孚佑 一節 草木截

此承上言已請命于天而天果佑下民也孚佑者上天信得民命之將絕而默然佑助之使得以遂其生殖之願也天命二句在罪人黜伏上見天命即上禍淫之命實若向是形容其明白可見意允殖未說到安居樂業處以是免前日之荼毒而稍得蘇其生耳至此則天之佑民者為益信而湯之請命者亦不虛矣

俾予一人輯寧 一節 邦家截

承上言天既亡桀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乃以輯寧邦家之重責使我任之輯和也寧安也和其民則而安于道即所為綏猷也還專指教事講為是獲戾之懼蓋恐輯寧之責愈重獨力不足以致得罪于天地故憂愈大而若將墜于淵也就舍求助諸侯意在內

凡我造邦 一節 惱淫截

此明言求助諸侯之事無從二句是戒其所不可為各守二句是勉其所當為四句相形說從匪彛則自用自專而變亂輯寧之法即惱淫則般樂怠傲而荒廢輯寧之職爾與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言前言已不勝任故此勉諸侯各盡其職以共承之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托之意或指人臣祿位或指式商受命言者皆不從

爾有善 一節 之心截

此見君臣不可不盡其道也爾有善指守典承休說罪當朕躬與下一人有罪罪字指不能綏猷說福善禍淫天之道故善惡皆簡在上帝之心雖欲赦且赦而不可得也夫知善與罪之皆簡于帝心則爾當盡守典承休之道以勉其善我當盡輯寧邦家之道以遠其罪矣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于道也在于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治之也知民之罪實由于我而我之罪不由于人在我固當求免其罪矣爾諸侯分任輯寧之責者尚民有罪獨可以為非己之責而不勉承之哉

嗚呼尚克時忱 一節

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三節說恍者信其言而見于行謂若
不徒言而實能盡輯寧之責臣不徒聽而實能盡守典之忠也
有終者君之輯寧不負于天之所托而永免夫獲戾之憂臣之
守典不負于帝之所簡而永得承休之美也曰尚克期望其必
能也曰乃亦深見其難致也皆不敢必之詞林氏曰湯誥一篇
多兢業之意于此可見

伊訓

按此篇當作三段看首節本伊尹作訓之由是第一段古有夏
先后四節先舉天人禍福以見德之當脩而後訓王以烈祖成
德之當法是第二段敦求哲人舉烈祖望後王脩德之深慮而
又以天人禍福申戒之是第三段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
語能祗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祗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此
正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

惟元祀十有一節

冢宰截

此史臣叙事之始詞見作訓之由表年月日者太甲即位改元
之時也兩伊尹分看重後訓王上祠于先王是合祭商家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以天下創于湯故尤致意于湯也侯甸群后
咸在則在廷群臣可知百官合內外之臣言人君居喪三年不
祭禮也伊尹攝而告廟以大臣而任大事也居喪三年不言禮
也伊尹攝而臨臣以大臣而操大權也告廟臨臣勿兩平蓋群
臣為與祭而在而臨臣即祠告時事也于此訓王者上有先王
下有群臣庶幾太甲聽之惕然警省知所嗣德以保天下耳蓋

乘其廟見初心之虛而易入也烈祖成德維指肇脩人紀六事
然聖武之昭代虐之寬亦皆成德之事明言者述篇中之言而
開明詳悉以訓之也伊尹先見太甲縱慾之微故預訓以防之
曰嗚呼古有夏 一節 有命截

伊尹欲太甲率德首以夏事告之以見祖德之必當嗣也方者
適當之謂與下于其字相照應懋厥德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是也罔有天災三句平看勿以山川二
句作罔有天災之實無災是三光各循其軌五行各順其叙也
莫不寧是流峙各安其常款格各從其類也咸若是飛走各逐
其生游泳各適其性也降災應罔有天災三句造攻二句還作
降災假手之故看為當

唯我商王 一節

以寬截

此推先王得天下之故以起下文當嗣德也布昭二句一直說
言商王與師致討以布昭聖武于天下易其夏政之暴虐者而
施克寬之惠于民也允懷信其志在救民而懷服之王師未至
而有后予之怨王師既至而有來蘇之悅也時雖未得夫天下
之衆而已得乎天下之心矣

今王嗣厥德 一節

在初截

此伊尹直勉太甲之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以德
得位則嗣先王之位即當嗣先王之德也罔不在初即慎終于
始之意立愛四句嗣德謹初之事立字內有天下取法意如所
謂建中于民者也唯親唯長當就太甲身上發揮唯親當把善

繼善迷不變舊章米講唯長當把尊崇元老無遺壽者米講方切后日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不惠阿衡腐罔念聞伊尹先見其微于此矣始于家邦二句以儀刑之化言非推行之序註中及字措字俱無工夫須以始終二字作眼不可如傳中分三段看上節戡亂以武創業事也此節守成以文嗣業事也

嗚呼先王肇脩

一節

一直下勿截

此舉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脩人紀為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脩紀之實通就為諸侯時事諫言明此人紀者弗弗諫行言聽之謂先民盡此人紀者時若嚴唯丕式之謂下有人民便是居上克明者懲官懲賞以御臣克寬克仁以臨民而君人之紀立矣上有

書經主意

爾書一

直

五

天子便是為下克忠者進伊尹不以為嫌囚夏桀不以為辱而臣人之紀立矣與人是許可之意不求備者謂人之一言一行或有助于人紀者即採錄之然未說到舉用上臣民俱在內檢身如不及只是修省防檢有欲盡人紀而未能之意以至于句緊承上六事來德日以盛業日以廣二日字正見積累處茲字指有萬邦言唯艱須發揮積累之勤意以儆動太甲之心見得毋謂乃祖之天下蓋得之一日之征伐實基于積德之有素耳今可易而視之而不知所嗣德乎哉

敷求哲人

一節

此見先王之得天下也甚艱故其慮天下甚遠皆所以勉太甲之嗣德也哲人亦是能盡人紀者輔後王以脩人紀立說謂將

順其美使日由于禮度之中庄救其惡使不蹈于縱慾之失立人紀以先天下而保守此艱難之業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

一節

此見先王求賢輔後正欲賢者匡君之縱慾耳亦是維持人紀之意無非慮天下之遠也嚴于有位正所以嚴于後嗣不重在儆臣上官刑即下墨刑三風十愆巫風二愆淫風亂風各四愆舞歌貨色遊畋亦人君所不能廢者但放縱無度故曰巫淫至于聖言忠直者德所必當敬信者頑童所必當拒絕者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比頑童句是好人之所惡故曰亂風風者上行下效之謂三風十愆句當云三風中之十愆乃人紀所由以廢壞者卿士二句只是借言見得卿士邦君且然况天子而

書經主意

爾書一

五

四百七十七

犯風愆之一其害更當何如有一之一還作十愆中之一言尤為緊切臣下二句以已用將用言已用者刑之欲其正君子當時未用者訓之欲其正君子異日墨刑即死刑與五刑之墨不同訓蒙士不但示以風愆之戒而不匡之刑亦在其內合上節成湯以後嗣于人紀不能保其常情故求哲人以輔之哲人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盡故立官法以儆之意須相連無非為後嗣計也

嗚呼祗厥身

一節

孔彰載

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祗厥身欲其體于身而不忽念哉欲其存于心而不忘聖謨嘉言俱就風愆說自其經盡于聖人之心則曰聖謨自其告戒于聖人之口則曰

嘉言洋洋者備載家國興亡之理盡上下儆戒之道而非狹小之謀也孔彰者條理燦然而鑒戒昭綱目秩然而勸懲著而非幽隱之言也是固當敬念矣况天命人事之禍福亦有決于此者唯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唯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為善為德不能敬念而犯風愆則為不善不德降之百祥如罔有天災之類百殃反是德罔小不戒便是邦慶謂永保艱難之業也上言人紀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無不脩也伊尹風愆之訓其太甲對病之藥歟

太甲上

高經主卷一 商書一 四十七
按此篇當作三段看唯嗣王不惠三節因太甲不順已訓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是第一段王唯庸罔四節因太甲忽已之書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是第二段王未克變因太甲不能聽言改過而遷桐以致其久德之同于烈祖是第三段

唯嗣王不惠于罔德

此史臣記伊尹作書之由不惠阿衡者欲其謹孝弟而不知謹欲其戒風愆而不知戒也阿衡二字不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一節 宅師截

太甲所以不惠伊尹者非是忽之則是恃之也故尹作書兩條一則推今日得天下有賴乎臣以儆其所忽一則証古人保天下無賴于臣以破其所恃此則儆太甲之所忽也顧諟蕪勸靜

言然雖在須臾細微上體出湯德莫盛于敬顧諟明命言其敬德也以承上下三句正見無時不脩德意維承祭之時亦以為明命之所在而罔不祗肅顧諟此理而不敢少間也蓋天地百神之靈即明命之不昧祗肅奉承之念即顧諟之不忘初無二事或以顧諟句作明德以承三句作恤祀平看固是不通或云推此明德以恤祀亦為未當天監三句一連下去撫綏萬邦不着力猶云萬邦為其撫綏而有天下耳左右厥辟宅師一串勿平戡定禍亂既効勞于草昧之時而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須兼二意發揮肆嗣王句雖總承先王與尹來然須較重尹躬上基是後嗣有所藉緒是後嗣有所績也

惟尹躬先見 一節 罔終截

高經主卷一 商書一 四十八
此則破太甲之所恃也創業雖有資于臣而保業則實係于君不觀之有夏乎自後視前故曰先見周者謂存諸中者皆實心而無一念之不忠發于外者皆實事而無一毫之不信也泛說為是有終就緒堅久說惟終就與國成休說非祿位有終之謂罔克有終上補出不忠不信意祗厥辟體上忠信說不辟則罔終而忝厥祖基緒之不承者不能永保矣雖尹躬亦何賴哉

王惟庸罔念罔

太甲忽尹而不思基緒之自恃尹而惟知縱欲之安是以視為庸常而無所念聽伊尹于此又烏得而已于言哉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 一節

此下三節皆伊尹口陳之言昧爽二句言湯為善之勤旁求二

句言湯慮後之遠不顯待旦相連俱昧爽時事不可以脩德行
政分看丕顯就心上說待旦雖着行上說然但欲行之急猶未
見之行也曰昧爽曰坐待只是形容他一箇勤勞求者遍求了
天下也啓屬知地厲行以明德行善實講無越句總承上為善
之勤慮後之遠二意命是顛誕明命之命非用集大命之命越
命者敗度敗禮以失天之明德也自覆指基緒言

慎乃慎德 一節

此節正無越命自覆事太甲欲敗度繼敗禮只是奢侈以取一
時之快樂此正其受病處故伊尹以儉德永圖藥之也二句一
串說蓋慎儉德即要懷永圖而懷永圖則儉德自慎矣儉兼身
其事講度屬事禮屬身永圖就國家說大意謂事必導乎常德
以制其逸欲之萌惟思今日之施為足為國家可久之至計而
不徒取樂于一時已也身必要諸禮法以遏其縱肆之失惟思
今日之建立足為國家無窮之遠猷而不徒逞快于目前已也
至是則厥命不至于顛越而基緒不至于覆亡矣

若虞機張 一節 攸行截

此慎德思永之所從事者若虞機二句設喻以起下之意人君
之慎德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猶射者先省括于度而後發也
太甲是縱欲的人凡事率意妄行再不思量心中道理如何又
不檢點祖宗成法如何故伊尹以欽止率祖告之事之有度身
之有禮皆具于吾心至善之止本然之度也欽者肅恭收斂常
使道心為主制其事而不流于欲檢其身而不失于縱也事得

其度身合其禮皆乃祖躬行于前者已然之度也率者循而由
之以其所以制事者制事以其所以檢身者檢身也欽與率上
要補出省字欽率對什字看註中動無過舉對發無不中看欽
止所以立本而為率祖之地率祖所以致用而收欽止之功唯
朕以憚是喜其儉德之不負所言而可慰無越命之望也萬世
有辭是頌其儉德之足法于人而不至有越命之議也

王未克變

此史臣叙伊尹放君之由未克變者縱欲之習如舊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 一節

此伊尹私論之辭非對太甲言也茲指敗度敗禮言此不義之
事豈其所自為哉蓋習染衆惡而性成者也將不使其狎習不
順義理之人而孤忠不能勝引誘之多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
故不得已而為遷桐之舉其訓另作一句承兩意求惟見先王
之在前無有群邪之在側一以絕其比昵之黨一以興其善心
之萌所謂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

王徂桐宮 一節

徂桐宮憂居仲壬之憂也此下要入邇先王以興其善心絕比
昵以革其汚染二意克終允德要捲上文來起渾化其縱欲之
愆而欽止率祖兼體之而不累相安于禮度之正而儉德永圖
允蹈之而不遺蓋不惟不義之習與化俱徂而維新之善實有
諸已居桐之時尚未到克終地位但允德之成實本于此故史
臣要其終而言之

太甲中

按此篇當作三段看首節太甲免喪而伊尹奉之以復位是第一段作書一節伊尹慶太甲終德之美是第二段王拜手五節伊尹答太甲圖終之美是第三段

唯三祀

此伊尹作書喜懼之由也冕服迎歸重除喪上不重改過上必于朔者復辟重事當于正朔行之也冕服者具所服之盛也歸毫者返所御之都也

作書曰民非后

四方載

此伊尹于太甲既歸即位作書以致喜懼之意也后非民二句雖言君民相須然却歸重在君上觀註中固字尤字可見方太

書經主意

南書一

下

四百四十

甲不明厥德民幾失君君幾失民而湯緒亦幾乎墜矣幸而天眷佑商啓其思翼其行使之克終允德則非后罔生者至此而常得以有君非民罔辟者至此而常得以有民湯之基緒將衍之萬世無疆矣豈特一時之休而已哉永休由于終德終德由于天眷則無疆之休亦是天意所在通節俱是喜幸之辭懼則見于言外喜其今日之允德可承天眷懼其積德之不固而天命又未可知也

王拜手稽首

一節

此太甲自咎以求助于伊尹也欲敗度三句正是不類之實不明于德處天作孽泛論其理見已不能逃罪也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肯之者或不惠順或罔念聞或未克變皆是匡

救之德德字作力字看圖唯厥終欲因匡救之力以圖允德之終速戾于前者或可以補過于後也對弗克厥初反看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

一節

于下載

自此以下皆伊尹復其圖終之道也此則因太甲以不明于德自咎首以明君之事期之脩厥身二句一串說謂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而檢此身于禮度之內使德實於已而自有以孚協于民也工夫全重脩身上允德無工夫協下只帶允德說兼遠近在內唯明后言惟明君察理欲之辨識治忽之几而不為縱慾之所昏蔽夫是以脩身以實其德允德以協于下而非庸君世主之所能及也

先王子惠

一節

困窮載

此節正見成湯是箇明后惠民君子則德允矣近悅遠來則下協夫悅服後后雖分本國鄰國看勿平服命罔不悅一直意服其命今政教皆出于心悅誠服也並其有邦三句只推極能協之遠悅服者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也後后者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也註中邪虐二字指嚴刑重役說湯之得民心向承上兩邊來

王懋乃德

一節

乃德載

懋德一句是勉其脩德安體註中日新意講謂勵悔過遷善之心篤舍舊圖新之力消融其縱欲而周旋于禮度也非是懋昭大德顯明命之謂相乃二句一直說欲其法湯之勤而不怠即懋德之功將烈祖以義制事貼敗度以禮制心貼敗禮講亦

切夫能法祖懋德如此則存之已也無不實而可以繼子惠困窮之仁施之下也無不協而可以追近悅遠來之化矣尚何不足為明君哉

奉先思孝 一節 唯聰載

此節是懋德之所從事孝恭明聰德也兩思兩唯字懋也每句上下字俱重斷斷不可泛說俱要就太甲說方有情奉先非是祭祀之謂是不遺其祖也思孝者善繼也述率由舊章也對太甲顛覆典刑以忝厥祖有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思恭者諫行言聽有謀心就也對太甲背棄師保以忽其訓看視遠指國家事體言察休戚之幾識治亂之故者明也對太甲蔽于縱欲以快一時之計而不思永圖看聽德指臣下獻納言書經主意 商書一 五十一 四十五

太甲下

按此篇當作三股看伊尹申誥三節誥以盡君道在乎與治而言先王之治為當與是第一段若升高五節誥以與治之事而期之以功效是第二段末一節誥以與亂之失而因以欲去之志示之是第三段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 一節 克誠載

此題暗指太甲身上且須泛說教仁誠一篇之綱領亦圖終之道故下欲其終始俱與也教就視聽言動說仁就行政說誠就祭祀說曰天曰民曰鬼神在彼雖無可必之理曰敬曰仁曰誠在我則有可必之機要見三者為人君所當盡也天位艱哉當作用工看必須盡敬仁誠為天所親民所懷鬼神所享而無負于天之付託無媿于民之依歸無忝于神之宗主也不然則為棄天為虐民為慢神而危亡可立而待矣為君者其可易而為之哉

德惟治 一節 不亡載

通節重終始慎厥與句言欲盡君道之難者唯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德惟治二句言治亂無一定之形與治二句言與亡有一定之徵此四句泛言以起下與之當慎也德道俱指敬仁誠說否德反看治與俱指天親民懷鬼神享說亂亡反看治與雖一樣但治指其事言與指其業言終始慎厥與重終字到久後去只是與治而不與亂也曰明明后者洞達乎天人鬼神之理深識乎治亂與亡之幾蓋不但初心之明而後亦無所惑也明而又明正在慎于始而又能慎于終上看出

先王惟時懋敬 一節 上帝載

此稱湯能敬仁誠以勉太甲是以耳目之所達言之欲其與先王之治也懋敬厥德上先要補出德已懋矣又無時不敬而勉之不已也止言敬者舉其一以該其二非謂敬能無仁誠也德與天合向承上起下之詞配上帝者為天下君而對上帝也懋

敬則克仁克誠可知配帝則民懷神享可知嗣有今緒者言不特為天之元子而且為萬民之君百神之主也監即與也監茲言不特與其懋敬以為配帝之本而仁以致民懷誠以致神享者皆所當與也此正與先王之治同道履

若升高必 一節

此下四節畫一以告太甲言欲監先王之德當矯人情之偏正與治之條目也節節須先提起人情之偏後要補出矯偏來此節欲太甲矯人情等無序之偏也先王造敬仁誠之極固為高遠自一念一事之敬仁誠以求進于念念事事之敬仁誠是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也先講正意後講喻意

無輕民事 一節

此節欲太甲矯人情忽民務安有位之偏也民事兼衣食言唯難如暑雨之嗟初寒之嘆是也唯危如貽四海之憂致百年之患是也思其難則仁以懷民而不輕民事矣思其危則誠敬以居尊而不安厥位矣此節本不以敬仁誠貫若連前出來必如此綴方有情

謹終于始

此欲太甲矯人情苟安于始之偏也四字一直意言欲謹守于終而保天親民懷神享于不窮當于今日即政臨民之始而盡敬仁誠之道謹終于始猶言于始而謹終也上言終始慎厥與則以慎終為重此言謹終于始則以謹始為重

有言逆于 一節

此欲太甲矯人情惡直好諛之偏也言字俱是論事天治民享神之事者道是有合于敬仁誠之理者非道是有悖于敬仁誠之理者逆心之言未必盡是亦不是便要聽他但鯁直人所難受故戒其不可遽拒之也遜志之言未必盡非亦不是便要拒他但異順人所易從故戒其不可遽聽之也二遽字甚有味只是要求其理之當否爾太甲前日縱欲之時庸罔念聞則于伊尹逆心之言不能求諸道矣狎于弗順則于群邪遜志之言不能求諸非道也伊尹于其改過之後而復以此為戒者恐其執德之未固也

嗚呼弗慮 一節 胡成哉

上告以與治之條目此告以與治之功效應者以上五者之理而思之于心獲得其理也為者以上五者之事而行之于身成其事也此二句正及太甲謹思篤行以矯情之偏乃是與治之用功處元良根思 朱元廣大也良精微也二字一串所謂敬仁誠者皆會其全而德無媿于先王矣以貞者儀刑其德而心無邪思身無邪行也民懷則天親神享亦不外是而治可同于先王矣所謂與治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 一節 成功哉

此戒其過于思為而因示以已志也先王之事天治民享神而有成規者謂之舊政太甲顛覆典刑則作聰明以亂舊政亦是也舊病故伊尹復以此戒之率由舊章君之道也輔君事天治民享神而有成效者謂之成功伊尹于此求去者蓋前日桐宮

之舉蓋有大不得已者使寵盛之後而不為引去之計其何以絕天下之疑杜讒賊之口而自白其至公至明之心此所以作書未終而歸志已露可謂始焉自任之重終焉自處之審矣功成身退臣之道也上句是足前篇告太甲之意下句是起下篇還政之意邦其句總承君臣盡道來君盡君道則不愆不忘有以成清淨寧一之化臣盡臣道則不僭不逼有以長庶靖謙讓之風天親民懷神享之治可要之永久而不窮矣乎者信其必然之意

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于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于自桐歸亳之後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李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咸有一德

按此篇當作三段看首史臣叙伊尹陳戒一德之由是第一段天難諶五節泛言君德之不可不一而因勉太甲之一其德也是第二段任官至末總欲太甲資臣民之善以成一德之功也是第三段一德二字則又此篇之大綱領也

伊尹既復政 一節 告歸載

此史臣叙伊尹作書之由政即所攝之政復政在冕服迎歸之

時既者追叙之詞也德即一德兼下文不雜不息統括萬善言曰嗚呼天難諶 一節 靡常載

此下皆伊尹陳戒于德之詞命靡常句正申天難諶意常厥德四句見德之常否天命之常否係焉人君不可不一德也常厥德須後不雜說到不息上去靡常則有雜而息矣保厥位謂得天以保位而民歸亦在其中九有以亡則天命以去人心以離而失其位矣註中天命雖不常二句作過文看

夏王弗克庸德 一節 神主載

此引夏商之興亡以証上節之意夏王弗克常德而天欲別水神主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証矣湯尹一德而奉天以得天下者則謂常德保厥位者可証矣弗克庸德雜而且息也慢神虐民弗克庸德之實弗保舍之而不春也監于萬方四句一連說謂監視萬方中有民社者從而啓迪之春求出一德之純一者使之代夏而作神主也啓迪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意有命指諸侯言曰神主則作民主可知尹湯咸有一德先知先覺不遺不殖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濟各有不息之德也然須較重湯邊克享天心能當其春求啓迪之心也受天明命二句以得天得民平看亦通觀下節自見爰革句另講

非天私我有商 一節

此覆推得天得民之故無非允太甲當一德也非天二句承上受天句非商二句承上以有句曰非曰惟見不在彼而在此也

兩個一德俱兼君臣言

德唯一 一節

此以夏商之興亡由于德不德者推之而斷其禍福之理也一是不雜兼不息在內二三亦兼不常之意吉事天而天佑之治民而民歸之也凶天命去而不佑民心離而不歸也曰罔不者合天民而言言凶句疊上二句只作過文惟天降災句是推吉凶不僭之故自受人謂之吉凶自降于天謂之災祥

今嗣王新服

一節

厥德載

此下則直勉太甲之一德也太甲處仁遷義而歸其德固新于始矣伊尹恐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其德而有忝于先王之一德矣故告之以此命指得天得民之命自桐歸亳而始為天子故曰新服德者天之所佑人之所歸既新服命亦當新德以為事天治民之本還作用功說應不雜言終始惟一作新德之要重終字應不息言時乃日新只在終始惟一上見之非別有所謂日新也能日新其德則可以至于矣

任官惟賢才

一節

其人哉

此節本說任人之道然却為下張本作一德之資看任官二句欲其謹於用人臣為上二句是言臣職所係之重而推所以當謹之故其難二句則又示以選任之要也庶官是承宣君德者左右是輔弼君德者二惟字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臣兼庶官左右言為上為德或大而保佐王躬或小而因事納忠所以輔其一德之功者也為下為民或調元于內以燮和天

下或承流于外以澤潤生民所以私其一德之化者也其難其慎者量才度德而重惜乎名器循名責實而致審于詢謀所以防小人于未用之先也若然則尹雖去而狎于弗順者可以無慮矣尚何足為一德之累乎惟和惟一推心相與而形迹之存存專意責成而諛問之不入所以任君子于已用之後也若然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托矣豈不足為一德之助乎由是而庶官皆賢才左右皆其人而為德為民舉有所賴矣

德無常師

一節

為師載

此示以取善之要乃一德之工夫也上二句是博下二句是約天以一理賦于人而散為萬善自善之總稱而言謂之德自德之實行而言謂之善自善之統會于本原而言謂之一主善協一俱貫庶官左右講德有常師則得此遺彼其為德也隘矣故不可以常師必隨其善之所在而廣求博取為師資之益可也善有常主則窮流志源其為善也泛矣故不可以常主必隨其善之所師而融會貫通到致一之地可也克一指心言蓋此心雖微能統宗萬善故曰克一伊尹樂堯舜之道而得精一之傳故其言之精密如此

俾萬姓咸曰

一節

王心載

水上會萬善于一心來上二句是感應下二句是效驗平看不妨俾字無力蓋一德之功已至人心自然感乎若或有使之者成曰者見頌之無間又曰者見頌之無已大哉王言者如絲如綸為經為訓而包含乎天命民彝之理者也一哉王心者粹然

無雜渾然無息而統會乎天命民彝之原者也大與一無二義
執言曰大就心曰一耳言者心之聲其心一故其言大而聞其
言之大故知其心之一也先王之祿應上受天明命說烝民之
生應上以有九有說俱是先王一德所感者克綏者世享九州
之貢賦也永底者使民樂利之無窮非止一時也

嗚呼七世之廟 一節 觀德截

此言德政之不可掩以見不可不一德也德者政之本政者德
之推雖德政並言意專重在德上講中還重德脩政舉遷否遷
較輕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德驗于后世之公論者不可掩也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是政驗于當世之民心者不可掩也夫觀
于此則太甲今日遠焉將列七世之廟近焉已為萬夫之長果
能終始日新以致其一而又取人為善以成其一則德無不脩
政無不舉遠可以傳後世而近可以服當時矣不然公論人心
其能掩乎

后非民罔使 一節 罔事截

此言一德之全功見人君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于民也后
非民二句是言君民相須之理以見不可忽之意以有餘視已
是自廣後我貴上生來以不足視人是狹人從民賤上生來然
却一串事人即是匹夫匹婦成功一德之功也蓋天以一理付
于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
民有一善不得自盡于上則一德之散于萬者明主已虧其一
一者之有虧即萬者之未全也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此所以

富無自廣以狹人也為人主者必自虛以受人而亦憐于克一
之地焉庶乎一德之功成而在我得以永使乎民在民得以永
事乎我矣

一德之義有三不雜也不息也該括萬善也自常厥德至時乃
日新或自不雜說入不息或自不息說入不雜或指言不雜不
息也自任官惟賢才至篇末皆言取臣民之善以一德則該括
萬善之謂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此註當體驗之

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五
士四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三重較正

盤庚上

按此篇當作二段看首四節告民趨利避害之言教于民至末則誥臣黜傲康以倡民遷之意也

盤庚遷于般 一節 首句截

此史臣叙事之始辭不適居由惑于利害之故衆咸苦其蕩析離居也夫言舍下三節當遷之故能遷之利不遷之害謹蓋此篇雖是告臣而此下三節乃告庶民之言也

曰我王來 一節 以生截

此示民以當遷之故也我王來五句一串意言當時祖乙都耿本欲利民而非以害民其意甚善河水之患乃天變之適然非先王之本意是人事固當遷矣卜稽見不忍輕動而決之于天也註中言耿不可居二句正解其如台句是天命又當遷也歸重卜邊蓋天命所以決人事也勿兩平

先王有服 一節 五邦截

此示民以不遷之害見天命之不可違也先王指湯等四君有服指遷亳等事恪謹天命是從卜而遷非稽卜也茲猶二句傳上二句來作過文意不承于古言不能承先王從卜而遷之故事斷命謂國家之命與下永命反從大烈即保基業于無窮意與下復業安民反俱就遷都上說

若顛木之有 一節 由葉截

此示民以能遷之利見天命之當從也若顛木句是喻其有利天具永三句一直下正指實其利之所在永命新邑就國命言與上斷命反看從十稽來紹復二句正天其永命處與上不克從利反看木再萌芽謂之由稿木之餘謂之葉

盤庚教于民 一節 在位截

此史臣之本序教于民登上三節言由在位無傳二意一則巨室胥動浮言而眩于利害一則在位排擊阻難而墮于上聞故教民自在位始以常句正是教在位法度以從上圖遷之法度所謂導故事則人情不駭無或句正是正法度小民無孤幼老成伏箴只承排擊阻難一邊所謂達微詞所以導故事也非兩平意象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

王若曰格汝眾 一節

此下是責臣之詞汝獻句合下句意傲上則有慢心從康則有怠心皆私心也無者禁止之詞即所謂謫去也傲康內俱有動浮言伏攸箴二意傲上則不肯從遷從康則不能從遷故直指其病根以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 一節 丕變截

此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先王指成湯四君共政即共圖遷之事王播告之脩以遷都之事作為號令以布告天下也蕪達微詞戒逸口二意管下四句不匪厥指凡有言當遷者悉以入告于君則微詞達而與排擊巨難者異矣丕欽者不惟爵祿之

秩而又優之以寵榮不惟叙欽之加而又報之以元祀也固有
逸言凡遷之利害皆指實以明示乎民則逸口戒與胥動浮言
者異矣不變者保其胥感而去其懷土之私趨事忘勞而效其
終事之義也此可見先王委任舊人之重而舊人亦無負于先
王矣今汝二句正以古之舊人所能然者而責今之舊人之不
然也排擊阻難而使民不得自達故曰險股總于貨寶之利而
胥動浮言故曰膺淺傲上從康總見不可分貼

非予自荒茲德 一節 一人截

此又申言其失而反已以重責之茲德含德俱是安民之德含
德者傲上從康動浮言伏攸箴將為民趨利避害之德壅蔽而
不宣布如含物在口而不吐也不揚一人就含德上見之汝情
乃逸俱指含德不揚言言已智維足以及之而義不足以斷之
也此二句雖是自心實所以深警懼之耳

若網在綱 一節

當時群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己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
故以義責之而戒其傲上也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遠利
故以利動之而戒其從康也網之衆目皆統于綱大綱一舉而
萬目其畢張矣况君為臣綱在汝從令之義固截然不易者尚
可以傲上為哉農之服田動于稼穡有秋一至而西成其可望
矣况一勞永逸他日建家之利固必然可致者尚可以從康為
哉要得申戒意

汝克黜乃心 一節 婚友截

上分中傲上從康之戒此總申猷黜乃心之戒前言猷黜猶是
望其謀之此曰克黜則以必能勉之也使民不遷者其患在後
雖以順民實以害民使民圖遷者其利在後雖以勞民實以福
民故曰實德黜其傲上從康之私心而施其趨利避害之實德
遠而施之于小民近而施之于婚友積德者祖父既為民圖遷
而有德于前我又為民圖遷而有德于後也夫施實德人之所
憚為者誇世德人之所樂言者以其所樂誘其所憚此盤庚所
以為善誥也

乃不畏戎毒 一節 遠邇截

上止言戒此則及害一節嚴于一節也從康之害以陷溺言遠
近顧上民與婚友言對下惰農三句看近下要補出無永建
乃家之利來對下越其句看

汝不和吉言 一節

傲上之害以刑戮言此節大分有三截自汝不和至悔身何反
是言群臣有召災之道也自相時至短長之命是言氏有箴言
不可過我有威柄不可犯也自汝曷至非予有咎是言我之用
罰于群臣皆爾有可罰之道也不和吉言是不供宣上德意而
以善言導之致我以刑罰相加之汝自生毒何乃為此敗禍奸
究方命逆君之事以自災其身也不唯不和吉言于百姓乃首
倡不遷之言以為民望我必加之以刑罰是汝以毒痛自奉其
身也雖悔亦何及乎且相時小民猶有審于利害之實相顧而
以言箴規其上者而卒為汝排擊阻難以逼之夫汝以遂口制

人人尚可畏况生殺之柄在我猶不能制爾之命乎汝乃恬然不畏傲上而不肯遷如此也夫民情欲言君法當言汝何不以斯民欲遷之情告我而反胥動以浮言謂遷殷為有害恐嚇之以禍患也謂抗命為無傷沉陷之於罪惡也爾群臣之煽亂誠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矣然予之視汝既有若觀火之明則我之制汝亦有如滅火之勢何難之有哉是惟爾衆不能改過自作不安以招撲滅之災耳實非我過用刑罰之咎也傲上之害如此汝猶不知所戒獨何歟全節大意何及截上詳言汝浮言而自取刑戮在汝難悔下推言汝浮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過

遲任有言曰 一節

此引遲任之言以起下舊臣當任之意舊人乃世臣舊族與國同休戚者惟君練達國體悉民情器一邊較輕言用器之道則在新不在舊不可施之於用人也

古我先王暨乃 一節 非罰截

此正言圖任舊人而以賞罰不敢輕者感動之也先王指成湯四君言逸指既之後言勤指未遷之前言見先人有功處而為功臣子孫之後言上後康以入于罪我豈敢以非罰輕加之乎必其不後然後當罰而罰之也曰勞曰善指同心以從遷說曰選曰不掩暗著作元祀看世選爾勞二句相形說言我先王固世世簡選其勞而紀錄之不遺在我今亦未嘗掩蔽其善而褒賞之或闕也茲予二句正是世選而不掩也此四句不重只是起下意耳作福曰見先人有靈不可欺處使汝傲上後康

不積其德我亦豈敢以非德輕加之乎必其樂從遷然後當賞而賞之也

子告汝于難 一節 有志截

此示已欲遷之志以戒勉之欲其不負圖任之意也遷都致涉固已難矣而臣民傲康不從又何如其難也若射之有志喻從遷之勢必不容已見已之不以難自阻也無悔二句是戒之之辭正所謂無伏小人之攸箴者各長三句是勉之之辭長厥居者舍目前沃饒之利為後日永建之圖此句管下二句勉力有不從康之意聽猷有不傲上之意至是則言不至于攸伏而圖遷之志可成事不病于其難而圖任之意可慰矣

無有遠邇 一節 厥善截

此示以賞罰之公而推言其決然見必不可不從遷也遠邇以辭臣中同姓異姓為別傲上從康而不肯勉力聽猷者為用罪用德反是彰者近則敘欽遠則與享也罰罪不唯遠者為然而適者亦然賞德不唯適者為然而遠者亦然與上不取動用非罰非德相應邦滅指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說不滅指天之斷命弗克從烈說邦滅由于用德此吾所以必彰厥善也邦不滅由于失罰此吾所以必伐厥死也

凡爾衆其惟 一節

盤庚之告已盡至此不過致丁寧之意耳致告還作更相戒飭為當恭乃事不傲上而聽君作猷也齊乃位不從康而勉出乃力也度乃口不浮言而無侮老弱幼也如此則用德而彰厥善

夫不無則用罪伐潑死蛙悔亦奚及哉

盤庚中

按此篇作四段看首節本盤庚告民之由古我先后八節示之以古今之利害以曉其遷失于政四節懼之以神明之責罰以導其遷今予告汝三節則總承中兩意以果其遷也

盤庚作一節 用置截

此史臣叙事之始詞作者將遷未遷之謂曰涉河以民遷者新在黃河之南舊都在黃河之北將與民渡河而遷于般甘如率有安土不欲遷抗命不肯遷二意誕告包一篇告民之言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責罰之意用置者其所告之言皆出于為民圖安之實意也有眾兼臣民言將告而先戒以勿褻者肅其聽也王庭指舊都言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進其民于前而面告之也

曰明聽朕言 一節

此下皆記其誕告之詞也發于君者曰言受于民者為命曰明聽者自聽受而言勉之之詞曰無荒失者自奉行而言戒之之辭

嗚呼古我前后 一節 之承截

此舉先朝之民與君同心濟難者以感動今日之民也前后指湯四君啟民者即謀遷以安民生以永命也保后胥感是協力以從遷也天災指水患言蓋上下協和既足以挽回乎天心而備禦有道又足以潛消乎天變蓋不惟民免其憂而君之憂亦

什矣

殷降大雷先王 一節 之開截

此承上文先王遷都以為民而言已之亦為民也殷降四句輕即上所謂惟民之承者緊緊敘過重在汝曷弗念句先王遷都之舉人之所共聞者故欲其以所聞于先王者而念我于今日也承汝以下正所以念之者承俾二字串講唯喜康共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

于若顧懷茲 一節

此申在已遷都之意所以從民志也為民圖安君之意也為已圖安民之志也顧懷就語言上見應前節承俾看不從厥志後其舍危就安趨利避害之志也應前節康共看

今予將試以汝遷 一節 厥邦截

此承上二節言已之遷都為民而責民不從遷必不能免于害也將試以汝遷申承汝俾汝顧懷新邑言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此二句與惟民之承相應朕心攸困亦即上二節意下文所謂大恤者也乃咸大三句只作一句讀此四句與保后胥感相反爾惟自鞠以下言自取沉溺必不能以人力浮天時也自鞠自苦作一頭若乘舟以下是詳自鞠自苦之意以警動之也爾忱不屬以上不愛朕心不宣乃心玩之遷作君臣上下之心間隔斷絕而不相連屬看為是觀下文無相絕達而誠不屬可見

汝不謀長 一節 勸受截

上言不憂君為有害此則申言其憂害之必至也不思不謀之中即寓夫自鞠自苦之害故曰勸憂有今罔後而命絕于天正愛之所在也

今于命汝一 一節 自臭截

上示以不遷之害此正欲其從遷也一心應上宣布乃心欽念以忱說穢是散上從康而不肯一心也二句有一勉一戒意恐人二句是原當一之故遷都之舉身以行之心以主之者也但浮言一惑則汝之見諸身者利不能趨害不能避偏倚而有邪僻之非汝之存諸心者以利為害以害為利遷曲而無中正之見所謂以愛自勸者其能免乎此其當一心以從上而不當起穢以自臭也

于迂績乃命 一節 于天截

此承上言我之欲汝遷都者無非所以為民也迂績乃命于天本何生在上來奉畜汝眾只反覆言之以足迂績之意耳非有二也或以續命作更生畜眾作全生看者甚謬

予念我先神后之 一節 爾先截

上言遷都為民之意此言遷都為民之由先神后指成湯四君言保后胥感竭力從遷此先民之勞也蓋養即奉畜之意爾者謂念尔先人而因念及爾也三爾字皆指民言

失于政 一節 于茲截

此下四節不得已而懼之以神道示民以決不可不遷也蓋幽之權所以助明之不足而鬼神之神所以濟吾諾言之不及者

耳此節言君不圖遷而高后以義罰之所以嚴之已也政指安民畜眾言曷虐朕民即所謂罪疾也坐視沉溺而莫之救是亦虐之而已須要得責已正所以責民意

汝萬民乃不生 一節 同心截

此言民不從遷而先王以義罰之所以嚴之民也汝萬民二句一連說先后即前後與先神后一例槩指先王而言若高后則專指成湯也曷不暨朕四句正所謂不降罪疾也其德與上穢惡同意

古我先后 一節 乃心截

此言民不從遷不唯得罪于先王而且得罪于其祖父也既勞乃祖二句中前念我先神后之勞尔先予不克羞爾之意哉在書無主意

乃心謂傲上從康勸憂起穢而不肯從遷也綏乃祖父謂進汝祖父而告以將降罪疾于其子孫也不救乃死是聽先王陰罰之也

茲于有亂政 一節 貝王截

此對民庶責臣之辭意重責民上謂臣不率民以從遷亦得罪于先王祖父况爾民乎貝王乃貝王者貪沃饒之利而總于貨寶也不乃告我言汝之祖父稟命于成湯欲其降罰以罪之也迪高后向言成湯因有所啓發而大降之罰也

嗚呼今予告汝 一節 不易截

遷都之事屢涉勞苦道路既已艱關傲上從康人情又重疑畏告以不易者欲其不以難自阻也永敬三句體君之心也各設

告以不易者欲其不以難自阻也永敬三句體君之心也各設

一句正已之心也正已心而後能體君心也大恤以憂國憂民言即所謂朕心之攸困也絕遠即爾忱不厲之意猷念俱指遷都說分猷念即保后胥感之意無胥二句一反一正是永敬大恤着實處設中乃心則又猷念相從緊要處蓋中者極政之理是非利害之準也不設中于心就外為橫議所搖而不能分猷念矣以中存心則是非利害卓有定見而自知遷涉之議為不可易矣浮言之人孰得而倚乃身迂乃心也哉

乃有不吉不迪 一節 奸究截

上誘其從遷此防其害遷也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我乃劓小刑也殄滅之二句大刑也

往哉生生 一節 生生截

上既防其變而懼之以威此又振其怠而悅之以利也生生只說新都這等好處非是欲其盡生生之道也註中勉字作歡字看今予二句是示已圖遷之本意永建乃家即享生生之利于不窮耳生生永建非二事也

盤庚下

按此篇當作四段看首節史臣叙事之詞無戲怠二節是于臣民既遷之後戒勉之以作其志開示之以釋其疑也古我先王四節言先王之遷都欲多前功而在已之遷都欲復祖德其用心一也那伯師長六節是望群臣敬君命以安民生而尤望其仁心之不替也

盤庚既遷 一節 攸居截

奠厥攸居者謂居止已定非復蕩析離居之日也作已然看觀下乃字可見正位者新都草昧之初從而整肅其尊卑之分也綏有衆者遷徙艱關之後從而慰安其勞役之情也奠居作遷都后事者非正位是正其名分非正其左祖右社等位也有衆兼臣民或以下文為綏衆之辭不從

曰無戲怠 一節

此以下皆盤庚之言也上句是戒其故習下句是勉其新功無戲欲其故事而不傲上無怠欲其勤事而不從康也懋與戲意反大命指國命言懋建大命謂為臣者供其常職而使國作為之永昌為民者服其常業而使邦木為之孔固也

今予其敷心腹 一節 爾來截

上三句是申在已之志下二句是什民之疑百姓兼臣民言朕志只指罔罪句大率當時浮言之徒必有倡為事定之後加衆罪責之說者故言此以什之共怒是怨當于心諛言是怨發于口皆從疑上之罪我來

古我先王 一節 前功截

此特叙已遷都之意而即成湯以起之也前人指契言多者欲使前功久而不泯之謂非有所增益于前也適于山以下正是多前功處

今我民用蕩析 一節 定極截

此言舊都之善見不可不遷也今我對上古我看蓋民遭水患而無定居則將陷于凶德而先王之嘉績隳矣我之勸民以遷

青為其故耳爾及謂我何故而遷獨何與此節緊呼起下節其
意直下力足

肆上帝將復 一節 我家截

此節叙其遷都為天意之所在也緊承上昂震句未降凶德致
嘉績皆高祖愛民之德也復我高祖二句對前多于前功有正
與上故字相應為教是群臣中能審利害之實不做上從康者
朕及篤敬三句對前適于山三句看與上節動民以遷相應

肆予冲人 一節 由靈截

通節兼臣民言肆于冲人三句明我前日之用謀各非敢二句
畧彼既往之傲惰厥謀指當時不欲遷者言善謀指當時謂當
遷者言卜即上篇卜稽曰其如台者用宏茲實謂遷徙震動恐
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定而業可以宏也當
時臣民只是不肯後遷未嘗有此美意而盤庚云云此其為委
曲忠厚之言也夫情之在我者固爾之所當知而情之在爾者
亦我之所深諒彼此何疑何懼乎

嗚呼邦伯師長 一節

此以下皆告臣之辭邦伯師長百執事等人皆有治民之責
者隱哉者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欲其惻然隱痛于心而愛護封
迫以全其生也

予其懋簡 一節

此示已任臣為民之意懋簡和三字一直說謂勉力于用舍之
間孰為可任而用之孰為不可任而舍之而勸相之機即寓于

其中也爾指上邦伯師長百執事言念敬我眾者欲其念此新
遷之民生理未復而欲以恤之節其力而不盡厚其生而不傷
也

朕不有好貨 一節 好貨截

懋簡之實何如好貨之人是不能念敬我眾者也則屏斥之而
不任焉勇于教民而貧富各安其居是能念敬我眾者也則叙
而用之詔以爵祿焉欽而禮之優以寵遇焉所謂懋簡相爾者
無如此

我既羞告爾 一節 若否截

上句與上節來作過文看下旬包下文勉若戒否意

無總于貨寶 一節 兩平

此固不弗欽之寶其乃貝玉乃當時群臣的病根正朕志之所
否者曰無總欲其以專利為戒也往哉生生當時群臣不肯以
此為念實朕志之所若者自庸欲其以民功自勉也上二節止
言戒勉之意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所謂一節嚴
于一節也

式敷民德 一節

此所謂以無窮期之也上句傳上文來輕看下旬最重無總貨
寶則能為斯民導利矣生生自庸則能為斯民立命矣此皆為
民之德也但豈侈人情所易犯勤勞人情所易厭故又欲其永
任一心而貨寶之戒生生之勉要之久而不替也于是則在汝
念敬之道以盡在我懋簡之意不孤而新遷之民不將永命于

茲邑美乎

按王氏謂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此說不可從惟中篇首尾皆告民之辭上下二篇是各就重者而言耳蓋上篇自我王末以下三節是告民格汝眾以下方是告群臣下篇自無戲急以下六節是兼告臣民邦伯師長以下是告百官族姓也

說命上

王宅憂 一節 弗言載

自此至置諸左右皆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詞先叙事始如此王宅憂至弗言是叙群臣咸諫于王之由也知之曰明哲至粟命是述群臣咸諫于王之言也亮陰天子居喪之所免喪不言

書經主卷

禮書

注

是于子道則過于君道則歉矣此群臣之所以諫也知之二句泛言見君不可以無言也先知以德言就天生聰明睿智上說明哲謂其為明哲之君也于天下之理無所不通之謂明于天下之事無所不察之謂哲作則者發號施令以先知覺后知而為天下之取法也天子惟君二句是直指高宗具明哲之德而負作則之任也天子下要補免喪意百官兼內外言承式指法制號令言王言以其明哲而發之于外也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為命而所謂承式者在是矣不言以其明哲而蘊之于已也罔攸稟令是百官無所承式矣此二句甚言王言所係之重見高宗不可不言也然下句意却較重作法于下謂之則成法于上謂之式敷言于下謂之命稟命于上謂之令

王庸作書以詰

一節 弗言載

此高宗作書以告非群臣咸諫之時乃思道得夢之後而后作書以詰群臣也正四方應上作則說德應上明哲說恭默二字一串說道即表正作則之道凝神主敬于深沉淵默之中以求治道而求發言之當理耳夢帝齋粥須補見其人之形意方與下審象相應弼而曰良謂能輔君德以作則天下輔君治以表正四方者也其代予言見已之不必言也

乃審厥象

一節 天下截

上記得賢之兆此記得賢之應也審厥象俾以形者追想夢中所見之象而使人繪畫以圖其形也得之于夢猶為想像故曰象圖之于畫則有形迹故曰形其實一也築居也非孟子版築之謂傳說居于傅岩之野而肖其圖畫之形則夢不徒夢而恍惚者有其實求不虛求而疑似者得其真君臣相遇之異也一

書經主卷

禮書

注

卷六十一

至是哉

爰立作相 一節

高宗之予說也得之不偶則必任之匪輕爰字上須補與之語果聖人意立作相者宅之以冢宰之尊所以資其治也而輔君表正之責者有其人矣置左右者兼之以師保之親所以資其學也而輔君明哲之德者有其人矣二句平看亦不妨下文朝夕納誨四節是告以左右之職唯暨乃條一節是告以為相之職中篇憲天之說論治也相道也下篇學古之說論學也師道也正與此節相應然論治必兼攸居政事論學必兼脩身治天

下則又不可岐而二之也

命之曰朝夕 一節

此下四節是命說以左右之職朝夕納誨欲其時進善言也輔德暗合下篇脩己治人二意此正大臣格心之事下文啓心沃心即其實也

胡氏曰相業莫大于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為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于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

若金用汝作礪 一節

上既望其納誨輔德而此則托物以喻其望之切也三段通主德之未成說三個用字作字要重看猶言用汝為之正所以納誨輔德也金固不可無礪而濟川非舟楫莫厥載矣濟川固不可無舟楫而大旱非霖雨苗則稿矣待濟之心急于待礪喜雨之心甚于喜濟故曰一節深一節非誨之有淺深也

啓乃心 一節

上望其納誨之切此勉其盡納誨之道也上心字與誨字應下心字與德字應啓心沃心串說謂學問治理之具于汝心者無不啓之以納誨于以沃朕願學望治之心而輔台德也曰啓者開心見誠底蘊悉達如倒囊出物無不畢見也曰沃者漸涵浸漬斟酌飽滿此心皆道德之充不啻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而已也至是則誨之所納者無不盡德之所輔者為益深真若金之有礪濟川之有舟楫大旱之有霖雨而朕之切望亦可慰矣

若藥弗瞑眩 一節

上三喻是言我望汝如此納誨輔德此二喻是言汝不可不如此納誨輔德也或以上二句喻啓心下二句喻沃心者不從謂以不納誨而逆我之耳則從而不改台德無自而成矣辟若藥弗瞑眩其證不對厥疾惡乎瘳耶然則汝之輔我必不以苦口為諱可也汝不納誨而助我之行則行無所見台德必至于敗矣譬若跌不視地其勢必蹶蹶足能不傷耶然則汝之輔我必使之行有定見可也自若金至此只是反覆致意望其納誨輔德也

唯暨乃僚 一節 乃辟截

前四節以已事君之道此節欲其盡以人事君之道正命之以書經主意 一節 乃辟截 十八 作相之職也與前四節不相蒙家幸上相天子有輔君之責焉下統百官有率屬之道焉故欲其暨僚以匡辟也匡字暗合中篇憲天事講君心之發于政事者或狗乎已而不出于公則自爾一人之身率彼僚屬之衆而同心以糾繩之也俾率三句緊連說下蓋寬仁子惠綏猷建中此高后安兆民之迹也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先王嘗蹈行之矣今爾率屬正君使我循先王繼述之道迪高后致治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使人人被我之善政善教而無異于彰信之日惟懷之時可也至是則台德無弗類之憂四方成表正之化而在汝作相之職亦無媿矣

欽于時命 一節

此二句一直意有終即欽命也時命捲上納誨輔德率屬匡辟

未終者終其所命非始終之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

一節

則聖截

復于王復其欽命有終之語也惟木二句是泛論其理以見諫之決不可不受正與聖不是效二則字作斯字看聖兼德業講后克聖在果能虛心從諫上看方指高宗說此聖字與上聖字同不命與休命二命字即上時命之命通捲納誨輔德率屬匡時言承者將順其意而樂于盡言也祇若正應上欽字臣字嚙字俱隱然指自己言后克三句見諫之不必求也傳說將進中篇為治之說故先言此以廣其從諫之量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工人臣進言之機也

說命中

書經主意

商書二

按此篇應上篇爰立作相違憲天二字則一篇之大綱領也

唯說命總百官

此史臣將記傳說論治之言故先叙其作相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

一節

師長截

說既作相將進王以憲天聰明之道而先以明王之制治者起之明王指羲農堯舜之君天道以尊卑貴賤等說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建邦三句是奉若之事不唯二句是奉若之意建邦合天下之勢而分建之天子之邦則地方千里也諸侯之邦則地方百里也設都又即一邦之中而參設之天子之都千雉如卿大夫之采邑是也諸侯之都百雉如諸侯之卿大夫采邑是也此是分土之事立后王以為天下

之君立君公以為列國之君此皆尊而統治于上有君道焉所以居之于邦者王國固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此皆卑而分治于下有臣道焉所以處之于都者此是列爵之事分土列爵平看亦不妨大夫師長三等人不惟逸豫句正叫起下句只就天子說唯以亂民句重看蓋下文憲天之事皆是治民之道也

惟天聰明

一節

聰明截

承上言明王之奉天以治民如此今王欲求治民之道其能外于法天乎此天字就至公無私之理與上天道不同公字即在聰明處見之非落一層的惟憲泛言不指高宗時憲者自語言嘖嘆之小以至好惡用舍之大自政事人已之顯以至精神心術之微無往而不法天之公也憲字不要着力須得與天合一意臣諸侯以及師長皆是民邦圻以至都邑皆是此心之公臣民之所同有者君能法天之公故臣則法君之公而欽若于下惟恐無以弼其憲天之治也民則法君之公而從又于下唯恐無以被其憲天之化也惟臣二句平看亦通虹野謂當把惟民一句另截出看雖于上文唯以亂民意相合但作文恐不必泥此耳

唯口起羞

一節

厥躬截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畫一以陳憲天之事總來是為君治民之道也逐節要繳出如此則臣欽若而民從又矣此節言憲天聰明之見于行政者口與甲冑用之已而患生于人故當慮衣裳

干戈加于人而用由于已故當審甲冑見田遊幸時所用以自衛者也干戈用之于征伐者須有別此四句只泛言其當謹意戒者戒其輕出輕動輕予輕討之私明者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公王惟二句串看是憲天處罔不休者言語可以代天言甲冑可以蓄天威衣裳可以章天命干戈可以揚天討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 一節

厥躬載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用人者庶官執大夫師長說惟治亂句見任用不可不謹意下四句言謹于任用之道官爵執一人言如吏部尚書是官天官上卿是爵知縣是官文林郎是爵能以才言賢以德言亦非兩持人官及私昵爵及惡德即非所以憲天

書經主意

商書二

三

矣惟其能天理所當任者斯任之也惟其賢天理所當命者斯命之也如是則用人之際合乎天道之公國家有治而無亂矣

慮善以動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天者理而已矣善即天理之當然者也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滯者也未動而不審乎善既動而不合乎時皆非所以憲天矣事之將動熟思審慮必其合乎天理而後動焉不然不可以妄動也然天下之事有宜於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使徒執其理之所是而不相其特之所宜則其事猶未當也故凡有所動不惟在理為可而於時亦無不可斯可也二動字一意不謂上未動下方動也天道有常行之理而人君得之為正行之經天道有時行之會而人

君得之為旁行之權則所動皆天而憲天之道得矣

有其善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處己者善就德言能就事言善由勤而進有善則驕驕者急之門也志不精進而善日損矣故德虧功因人而成矜能則專專者忌之府也衆必解體而能日廢矣故功隳蓋滿招損謙受益特乃天道故以此戒之

惟事事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防患者人君所治之事皆天事也所該甚廣不止兵農二端苟聰明有所弗達則國事有所未周而難于免于后患矣惟事事而為大于其細固難于其易馬則無事之日已具夫有事之防而有備矣事既有備則雖患生不測而

書經主意

商書二

三

出吾之所豫料者從容以應之無難也尚何周章失措而至于為吾之患哉註中脩車馬等語不必入講

無啓寵納侮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室慾者溺愛狗已皆非天理之公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寵者召侮之端也母開寵倖之門使之無所忌憚而至于侮慢不恭可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恥過者作非之漸也母恥一時之誤至于曲為掩護而遂為有心之非可也不啓寵納侮則無有作好不為聰明之蔽矣不恥過作非則改過不吝不為聰明之累矣

惟厥攸居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宅心者治本于道道本于心故欲法天以

為治者當求天于吾心也惟厥攸居謂順適乎道心之正不陷于人心之危心即理理即心心即義義即心初無一毫勉強之私而吾之心一純乎天也由是政事之施設莫非義理之流通總之大綱而為政則庶政惟和析之細目而為事則庶事惟康而政事亦純乎天矣上文既告以隨事憲天此則直指出心為萬化之原勉其當在憲天上做工夫下節雖亦憲天中事然不過就其平日之失而言之

黷于祭祀 一節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事神者黷于二句與禮煩句對事神句捲上二意來事神有歲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宜而定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禮先王觀天理之會而制之者也祭以敬為本黷則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矣祭以簡為誠煩則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事神不亦難乎夫知其難則當戒其黷而求合乎天時之宜戒其煩而求協乎天叙之制矣夫合人已內外幽明而無不憲天如此則亂民之道盡矣臣其有不欽若而民其有不從義者乎

王曰旨哉說乃 一節 旨哉哉

此節不重在行上只是嘆美說之言善而可行也通節以脩己用人宅心處事之憲天貫旨哉美其言之有味也乃言惟服謂其言真可見之行事正見其旨也乃不良二句反言以見其真可服深著其旨也

說拜稽首曰知之 一節 成德哉

上是高宗美臣進言為己力行之地此是傳說望君力行為己進言之地也知字應上聞字行字應上行字二之字皆指憲天之說言知者聞于耳行者措于身忱者信于心大意謂聞憲天之說而知其美苟有明哲者皆獻之不以為難唯以憲天之道而致之于行則非有法天之健任道之勇者不能此其所以為難也行之難者由于信之不篤耳土能為信憲天之說為必可行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亦不見其為難而就與先王合其德矣先王顧天之明命今亦憲天之聰明先王有配天之敬今有法天之公脩已用人一昧不顯敷求哲人之家法也處事宅心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遺範也王能力行臣言以成其德如此則祇若休命此其時也于此不言是上負天子夫非說之咎哉夫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

說命下

按此篇應上篇置諸左右邊碧梧馬氏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事故說以學對

王曰來汝說 一節 徂毫載

高宗欲傳說進為學之說故歷叙廢學之因而嘆其學之無成也甘盤無所考實想亦是個賢人高宗艾學不久便知得台德不類不能止于四方恭默思道精神直感動上帝資以良弼始而以夢得之既而以形肖之終而以相命之雖是高宗資質原高其得于盤之功多矣遷于荒野學既病于萎蕪而遷徙不常心非墜于石轉是以反之心則有媿于明哲措之事則有歉于

表正舊日雖嘗學問而迄今終無所顯明也能無賴于汝說乎

爾惟訓于朕志 一節 塩梅載

此高宗資說以為學之事也志者心之所向乃學之所由成而德之所由進者訓志納誨啓沃以輔導之使脩己治人之理有得于心顯其學而成其德也若作酒醴四句喻已望訓志之切註中酒非麴藥至乃能成德正解此爾文脩句正責其盡訓志交者更互相濟之義註中作酒者麴多至以成其德正解此罔予棄帶下句看以見不可不交脩也予棄從舊學罔顯行之惟艱來克邁乃訓是許說以篤信力行其訓也此節文勢大意與上篇朝夕納誨三節相同

說曰王人求多聞 一節 有獲載

書經主意 商書二 五

上王欲資臣以為學此說欲王反已以為學求多聞從訓志求就脩治言却不可直指高宗建事建立脩治之事然事必有理而理載于古訓之中學字重看亦就脩治說須含下遜志時敏終始無間意方切乃有獲者研窮之久豁然貫通脩治之理有得于心也以此措之于身而身可脩以此措之天下而天下可治久安長治之道端在是矣而事之建也何有哉事不師古以下是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之意亦指脩治說資人反已俱是少不得的但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不自去討論無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已有故欲其反已而不欲其資人也

惟學遜志 一節 乃來載

此正告以為學自得之事惟學學字與上學字正相應自滿自

急學之大戒遜志是虛心下氣理會古訓上道理而不自滿盈

時敏是時刻勤勵專用力于古訓而不自怠惰厥脩即是所學的脩治之道乃来自古訓上來到我心上非自外來也允懷者篤信而不忘也茲字照上遜志時敏講道積于厥躬謂脩治之理始之脩而來者至是充積于身不可以數計矣自造詣時用功而言謂之脩自實體時成功而言謂之道遜志時敏允懷所謂學古也脩之來來之積所謂有獲也通節以脩身治天下貫

惟敦學半 一節 學半載

此因上自學又推出教人未亦為學自得之事也聖賢無一偏之學故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使脩治之理雖未積于已而不推之以教人則體具而用以

書經主意 商書二 五

虧內完而外以勸豈得為學之全乎自學教人實相對待如中道而兩分故曰半念終始句在心上無間斷說終始一串與註中始之自學終之教人不同學字雖兼自學教人却重教人邊德脩罔覺又歸重自己上去了脩治之道得之于心也則為德厥脩罔覺謂向猶覺其來與積也至此則來者愈來不知其所以來積者愈積不知其所以積固有與理一而忘其為古訓者矣夫終始典學則學古之功益密德造罔覺則有獲之驗益深豈不可以建事而永世哉

監于先王 二節

上是為學次第此是為學準的監成憲對學古看永無愆對有獲看註中德雖造于罔覺句要其成德之後言法必監于先王

句指其用功之始言蓋工夫就在遜敏允懷終始典學時節用的無愆就是道之來積德之罔覺者無差謬也先王指湯言懋昭丕顯表正建中先王自學教人之成法周萬世無弊者也王之自學教人必于此而監視之則道出于萬全而積于厥躬者足以信今而傳後德止于至善而造于罔覺者可以繼往而開來蓋不惟足以建事而所謂以克永世者在是矣豈不永無愆乎

惟說式克欽承 一節

此說自任養賢之責見王不可不法祖以為學也與訓志節相應式克二字重看本君德之脩上來蓋進賢之責在相臣而用賢之機係君德德至無愆則取舍之極已定而求賢輔德固其美意也旁昭二句正欽承之事不可以輔君為學講上文惟恐高宗資人為學拳拳以反已告之至此又說輔君為學復去打動他資人念頭了只說說于此敬承王之德意而廣求賢才以列于庶位使交脩訓志者不止說之一人也若君德未至于無愆則為聲色貨利之所惑而用舍顛倒矣臣雖欲進賢其能使君之必用乎此法祖為學之功不容已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 一節 朕德載

此高宗欲說輔已作聖故舉天下之有待于說者以感動之德作未然說仰德者企仰望謂丕顯之聖學建中之聖治可復見于今日也風字是鼓動之意言汝膺帝養而肖形起傳若而作相以論學則麵葉益梅之有托以論治則舟楫霖雨之有資

夫是以風聲動乎四海而民之仰德職此之由耳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承上言四海仰德如此說不可不輔君作聖以慰之也此節泛言君之有賴于臣下二節方是責說股肱惟人只是具備之意此句輕下句重良臣之左右有方猶股肱也聖德之渾全無虧猶成人也良臣是學貫古今治贊天人者內有輔導意惟聖者以學則為聖學而全體呈露與精一執中者同其休以治則為聖治而大用顯行與協和風動者同其感矣今說為帝養之良臣固朕之股肱也使非汝輔君以作聖焉抑何以慰四海之望也哉

昔先正保衡 一節 皇天載

此述伊尹輔君作聖之美而勉其匹休之也作我先王虛說乃曰至皇天作之之實也予弗克三句是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一夫二句是欲澤民為堯舜之民平看見伊尹自任之重佑我列祖輔其君為堯舜是良臣也格于皇天則無一夫不獲堯舜之澤而君聖矣皇天就化育上言註中功字泛說二句雖分君民而辭意俱串見伊尹成功之大此之謂有志者事竟成而先正之所以著美于有商也明保向含下紹辟綏氏意講美即致君澤民之美也曰爾尚曰罔俾背期望之辭

惟后非賢不乂 一節 綏民載

此叙君臣相遇之難以青望之也惟后非賢不乂則自成湯以來君之得臣者鮮矣惟賢非后不食則自伊尹以來臣之得君

者亦鮮矣賢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能輔君作聖者后謂上能脩德下能澤民而可以作聖者高宗夢帝齊而得臣傳說宵形求而得君正共又共食之一時也其爾克紹二句串正明保之實使君繼美于先王而允協乎烈祖之德于以永安乎民生而雨見夫配天之治也至此則阿衡之美可追四海之仰可答固無媿于股肱之寄而亦不負乎賢后之遇矣休命即紹辟綏民之命對曰敢對謂挺然以此致君澤民之道負荷于已而無遠慮畏縮之私自信吾力足以勝之也揚曰敢揚謂昭然以此致君澤民之道播告于眾而無掩護隱伏之態自信吾力足以當之也克字與敢字重看監于先王一節是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昔先正一節是高宗以伊尹期傳說紹辟于先王則高宗以書經主意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此史臣叙祖已訓王之由祭有常期而數祭禰廟是高宗躋于祭祀之失也鳩鳥應在山林不應在宗廟乃升于鼎而鳴此變異之大者高宗之失不在于彤而在于數祭天心所以警懼之也○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祖已曰惟先格

此祖已將訓王而私論之辭不務民義而徵福于神王之非心也不知教民而祀豐于王之王之失事也然事之夫起于心之非

故祖已欲先正心以解其惑而後正事以救其過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 一節

此下二節格王之言此節言天命之不可求見彤祭為義之失雖禱祀亦無益也監民指禍福于奪言義不義泛指所行言非天民承不永一邊謂之中絕者天之付命于人未嘗不永但人自作不義中道而絕于天不能終其天年也禱祀祈年王之非心也而以義正之則非心格矣

民有不若德 一節

此言天戒之不可忽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徵福于神此不順于德也人有規諫之言而吝于改過此不服其罪也天猶不忍遽絕而以妖孽警之欲其知所順德知所服罪而正厥德也

書經主意

書經主意

三

乃曰天戒其如我何則是平日既不若德聽罪遇災又不能反躬自責天必降之以不永而中絕其命矣徵福吝改王之非心也而欲其恐懼脩省則非心格矣惟天監至此雖就民說其實暗指高宗言

嗚呼王司教民 一節 教民截

此正事之言教民兼政以治之教以化之說要補出徵福于神非王之事而今則有禱祀之失意徵福固為失矣而七世之廟莫非天胤可獨豐于禰廟乎此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今日雖雉之異正天心之所以仁愛君者可不恐懼脩省而惟務教民之事哉

按高宗彤日一書本為雉雉而言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

民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後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既戡黎

一節

此史臣本祖伊告王之由文王戡黎初無與于殷而奔告于紂者知周有日強之勢商有可伐之機欲王改過遷善以救其亡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

此與下節言紂得罪于天而天棄殷也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處格人稽謀自天元龜紹介天明皆能豫知禍福者天人皆知我將喪亡特王不自知耳惟王淫戲自絕于天則雖先王之靈亦不得而佑之矣

書經主意

故天棄我

此承淫戲用自絕來不有康食者天災流行飢饉荐臻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者父子兄弟之無親君臣上下之無義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者紀綱紊亂法度廢弛天不欲其平治也夫人君上為天之元子而天之棄我如此其能免于亡乎

今我民罔弗欲喪

此言紂得罪于民而民棄殷也人君為民之父母而民之棄我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王曰嗚呼我生

命死生有命之命紂之言蓋輕民心為不足畏而恃天命為可自安也祖伊之慮殷若無一日之命而紂之自負若有萬年之

固哀哉其弗悟也

祖伊反曰嗚呼

天子三節是入以告后此下二節是出以語人乃罪多參在上即所謂商罪貫盈穢德彰聞者也乃能責命于天見其言之不量而必為天所棄也

殷之即喪

上既嘆其責命之非此復悼其喪命之速指乃二句即喪之實事積而成者曰功紂之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其惡積久而成者此其不能免于刑戮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此下三節皆微子謀于箕子比干之語治正天下唯有道之君能之殷其弗或是絕望之辭我祖底遂就開創王業言陳于上與敗亂于下對看以酒為凶曰醜我祖之功烈如此而子孫之敗亂如此忝厥祖甚矣不亦深可哀哉

殷罔不小大

此述紂喪亡之形殷罔不至敵讐言網紀之蕩然今殷以下言喪亡之必然辜罪指草竊奸究言越至于今猶云一至于此蓋傷痛之深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

此更端以問救難之策也君惟沉酣敗德而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而逃遯荒野以上則君失其道以下則國失其輔危亡

之勢極矣今汝若不告以慶難之道何以挽宗社于淪喪之時何以延祖業于敗亂之日則殷必亡矣吾其如之何哉

父師若曰王子 一節

此以下箕子各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卷之節節有甚之之意此則卷其沉酗于酒之語也今王之沉酗敗德者亦天數使然降災害以荒廢我邦家也何以見之酒者喪德喪邦之源沉酗于一時尚有不勝其害者今則不止于沉酗而且方與木艾無有止極矣然則敗亂其德而祖烈之不可守荒廢我殷而四方之不能正孰非天之所為哉

乃罔畏畏 一節

此卷微子發狂走遜之語紂之惡皆原于無所畏無所畏原于舊經主意 商書二 醜酒惟無畏心故老成舊有位者亦皆拂逆而棄逐之但老之自遜于荒哉

今殷民乃攘竊 一節

此卷微子草竊奸宄之語紂既無道故民亦相與為亂草竊奸宄不過竊乎他物而已至于祭天地之物竊而食之有司乃容隱不得其罪其視草竊奸宄乃罔恒獲者不尤有甚焉者乎

降監殷民 一節

此卷微子小民相為敵讐之語殷民之亂法豈無故哉用又讐歛固已結怨于民矣夫上以讐而歛下則下必為敵以讐上可見下之敵讐實上之讐歛以召之然不特一時為然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行之非一時也然不特一紂為然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為一行之非一人也君暴臣奸如此故民飢殍而無所控訴也至是則君民相為敵讐夫豈止小民敵讐而已哉

商今其有災 一節 臣僕截

此卷微子淪喪墮墜之語商今四句言已為商守臣義失不可去蓋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四句言微子為商元子義失不可不去蓋以存商之孝望微子也微子問以救亂之策而箕子以罔臣出地為言商之淪亡必不可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自靖 一節 先王截

自靖二句是言二人去就之義當就者安于就之義而自盡其忠當去者安于去之義而自盡其孝或以自達其守節之志或以自達其存祀之志于先王求無媿于神明而已我不句是申在已自靖之意言已之必不去以贊箕子之必去也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和議于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

荆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一

戊辰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孫鍾 鍵重訂

周書

泰誓上泰者大之至也

惟十有三春 一節

此史臣將記武王誓師之詞先叙其事始也即位乃即西伯之位十有三年武王守臣節之久至是紂惡不悛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應之而後與師也大會乃諸侯來會武王非武王會之也兼八百諸侯華夏蠻貊言不會于鎬京而會于孟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

書經主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一節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鄰國言即八百諸侯來會者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誓包一篇紂惡不悛而失天重其任之意商罪貫盈而當民欲其亡之時皆告以伐商之意

惟天地萬物父母 一節 聰明截

此原天立君之意以發紂失君道為可伐也惟天地句作一頭萬物稟天之氣而始故稱父受地之形而生故稱母與靈聰明對靈者言人之知覺異於物也聰明者言聖人之知覺異于人也作元后二句重講重天命上非謂君能如是也作民父母就安養說

今商王受 一節

慢天虐民文維相對意實一串虐民即所以慢天下二節正其實也如是則上天父母斯民之心已孤而紂之有負于作民元后之責也多矣此伐之不容已也

沉酒胃色 孕婦截

此正慢天虐民之實沉酒胃色是暴虐之原罪人至孕婦是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為法外之刑以暴虐侈服即就宮室臺榭坡池上說侈而行之之謂虐民即所以慢天此皇天所以震怒也命我文考三句見天命之殞商者非一日征伐未舉而文王崩今日伐商之舉不過率先王之功而已此武王推本基命而叙之也

書經主意

肆予小子 一節 悛心截

觀政于商是平昔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不是將諸侯兵去觀他為政問有悛心言紂不能改過乃夷以下則不惟不能改過而益稔其惡此伐之所以不容已也

天佑下民 一節 作之師截四方又斷

上惟天地四節是原天之立君如此其重而紂自失其道至此則武王直以君道自任矣作之二句是佑民之實君就鋤強遏惡立綱陳紀撥亂世而反之正說師就修道立教振民有德建皇極而備之趨說惟其二句之言君師之責如此天地能與人以形而不能使之保其形能明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復其性是上帝所不及者寵是恩寵之寵謂作之君師者惟其體上帝之

所不及而敷恩澤以安天下也有罪二句方是武王自謂有罪
暗指紂無罪暗指天下蓋聽天以行誅宥即相天以綏四方也
末要補紂失君師之道不可不伐意

同力度德 一節 度義截

此武王引兵制之詞而論商周之勢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也同
力二句兵制之詞力就士卒同心說觀註衆叛親離三句自見
天下有兩立之勢而無兩立之理彼此力同矣又較其平日之
德孰為行仁而善孰為布虐而惡則德者勝彼此德同矣又較
其今日之義孰為有名而直孰為無名而曲則義者勝矣億萬
心是不與紂一心也惟一心是與武王一心也彼此較力相去
遠甚况德與義乎

書經主意 一節

商罪貫盈 一節

商罪就上慢天虐民罔俊罔懲上見貫盈者唐孔氏曰紂之惡
如繩貫物其貫已滿只是言其積惡之極于此不伐則貽害于
下愈深矣上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下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均
見伐商之後蓋迫于天命之不得已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一節 豕土斷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文考稟命于所親也告于天
地求助于所尊也類如舜典傳云祭非郊祀而其禮依郊祀為
之謂宜如詩傳解云兵凶戰危慮有勝負祭之以求福宜之
謂此二句是京將出師時所舉之禮過以爾慶須用若此者豈
徒然哉向方是有衆指友邦冢君御士庶士說致天之罰于商

如此則大統可集而長惡不至于故縱天命以順而厥罪不至
于惟鈞矣

天矜于民 一節 從之截

此節重將士輔弼上天矜句虛民之二句即其實也民欲就除
惡邊言從之下須補出註中民欲亡紂二句天下本清獨夫擾
之而汙濁耳永清者伐紂以去惡而使四海常清明也時哉申
民欲天從意不可失申弼于永清意此句只是不敢上違天命
下拂民欲以甚紂之惡非乘其機會而急于圖功也

恭誓中

唯戊午王次 一節

前誓于孟津尚在河南至此明已渡孟津而至于河北矣行師
書經主意 一節

以次為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慎戰之意以會為正曰以師
畢會則無掩襲倖取之心狗者巡警之謂誓者曉告之謂即嗚
呼以下所云

曰嗚呼西土 一節

有衆八百諸侯及所統者皆是呂氏謂立法自近始專指武王
所統之師而言非也朕言包一篇意

我聞古人 一節 亦惟日不足截

古人凶人指為君者言為善是親賢遠奸寡怨仁民而存心行
政無不善也惟日以功言不足以心言凶人二句反是武王引
古語却重下二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字應唯日不足行無
度應為不善描棄二句是無度之見於用人深醜句是無度之

見丁處已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深乎人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聞于天矣

惟天惠民 一節

此舉天黜夏命之公以起下意惟天二句泛言其理惠民奉天體上篇作之君四句米講極切弗克二句則不能奉天惠民矣

唯受罪浮于桀 一節

又民載

唯受罪句虛剝喪六句正其實也剝喪元良則兄弟之情虧賊虐諫輔則叔姪之情喪其所行之罪如此謂已有天命則不能事天謂敬不足則不知律已謂祭無益則慢神謂暴無傷則虐民其所言之罪如此厥鑒唯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命歸周之確朕夢三句是以夢卜驗之知天意勝商之決天其書經主意 周書 四百十六 句蓋監夏而知之也又民中有除殘去暴意下所以紹天之明乃昔日將伐商而卜之者夢所以傳天之意乃師次河朔而得之者襲于休祥就疊聲卜相協來說曰戎商者謂以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 一節

一節

此節以忠賢對看受有四句見受之多而不忠不若周之而忠者之可恃也雖有至親二句見受之親而不賢不若周之疎而賢者之可恃也此見人事有必克之理周親即夷人三仁或去或死或奴此時已不在其內仁人即亂臣同心回德德足義德仁是容德

天視自我 一節

一節

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往之勢天之視聽就福善禍淫說民之視聽就踏善惡惡說天視二句泛言百姓有責于我則天意可知此我之斷往伐商用忠賢之助以應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意也

我武惟揚 一節

用張載

此表以伐商之公無愧于湯也我武二句指實說非勉將士之詞取凶殘內就有拯民於水火之意伐及一人利及四海故曰我伐用張皆未然事湯之伐桀由桀之弗克若天其公天下以為心當時固已曉然明白矣然自受禪之後唯湯為之耳至于我之伐紂由紂之罪浮于桀亦公天下以為心者也湯之心豈不益明白于天下乎

書經主意

周書

六

四百十六

湯哉夫子 一節

一節

此節重將士之輔上天下之事每成于有所畏而弗畏則入畏矣况兵凶戰危可不戒其心之忽而致其救乎百姓而下是原其當畏之由而期其能畏之功也一德一心俱主吊伐說自其忠貞之篤也謂之德自其志慮之竭也謂之心董氏曰不以群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立定厥功指除暴言永世指商民言民心懍懍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唯使去凶殘之害永享清寧之樂而無崩角之患也此句作用力看弗作効說

恭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 一節

一節

此史臣之詞大恐者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將發誓言乃先
巡視其部伍器械所以肅衆志也明誓包一篇言討罪之意與
夫輔已之功造周之由與夫勝商之故皆是

王曰嗚呼我西土 一節 唯彰截

西土君子泛指從征之人言親義序別信之理雖具于人而實
原于天是道也昭著于民生日用之間而實人所共知能者故
曰顯道至于親之屬于父子義之屬于君臣序別信之屬于兄
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各有所屬自上天賦予之時合下便是
不可混淆的故曰厥類唯彰道者類之統宗類者道之分屬顯
者昭著而不可掩彰者分析而不可消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
奉天以修五常之意狎侮五常二句一直說自絕結怨又狎侮
荒怠之所致也

斷朝涉之脛 一節 婦人截

此言其自絕于天之實斷朝涉至師保是狎侮君臣之常道也
屏棄至不享是狎侮父子兄弟之常道也作奇一句是狎侮夫
婦之常道也上帝弗順正所謂自絕于天者祝降時喪是天命
以伐之矣爾其二句所以勉將士之輔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一節 世雙截

此言其結怨于民之實撫我二句起下世讐洪惟二句正所謂
結怨于民者樹德二句起下殄殲乃讐見紂為惡本所當去也
殺在前果在後左傳云果勇也殺必行也敢于殺敵必行其果
敢以致于敵也登乃辟者成其君弔伐之功也功多是能果敢

者不迪是不能果敢者厚賞顯戮無非激作其果敢也

嗚呼我惟文考 一節 西土截

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為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
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若日月句就德之發用
上說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
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輝之所旁燭以厥邦則時叙以萬民則
咸和而無不範圍于照臨之下也西土乃文考所發之地謂之
顯者德輝之所由著以西土則怙冒以江漢則化行而無不涵
濡于照臨之中也誕受多方泛指周家說為是曰惟我文考見
盛德非他人之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他人之所能與
予克受非于武 一節

書經主意 周書一

此節大意恃文考之德以必勝為主無罪指有德言無良指不
武言○董氏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而不集則予小子
之過善則稱親過則歸已禮所當然也又按三篇三數紂之罪
發紂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
無商矣嗚呼萬世之永鑒哉

牧誓

時甲子昧爽 一節 乃善截

時甲子三句史臣叙事之始詞商郊統言其地牧野指言其地
謂商郊之牧野也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乃克敵之器所以
揚威耀武而使人知所奮者旄乃旌旗之屬所以指麾運動而
使人知所統者此二句所以肅已之容遜矣句是慰衆之志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一節

此下歷舉其人欲其肅容以聽誓也友邦冢君鄰國也御事而下本國也三卿即御事也亞旅以下即庶士也亞所以副三卿之治者旅所以分三卿之治者千夫長如千戶是也百夫長如百戶是也

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及字承上節來八國地志須分別明白人字總八國之人說上是華夏之從征者此是蠻貊之從征者戰期已迫故歷呼其人以告之使之各事其事也

稱爾戈比爾 一節

此欲華夷之人 版整器械以聽誓命非就臨戰說執之于手謂之稱左右並扶之謂比植之于地之謂立誓下文討叛伐罪之言進退攻刺之法皆是

王曰古人有言曰 一節

此武王將數紂之惡先以古語起之見不當用婦言以索其國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 一節 是用截

惟婦言是用則婦人干預朝政所謂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因用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父是祖母是所生之母王父母弟受有同祖之弟乃堂弟也有同母之弟乃親弟也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皆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也

今予發惟恭行 一節

今予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直貫至尚桓桓節此節示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止齊者欲其足法之一也

不愆于四伐 一節

此節示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止齊者欲其手法之一也

尚桓桓如虎 一節

用兵固以節制為尚亦以武勇為主但殺降則過于武勇故併戒之役西土者蓋恐迎擊來降必至勞動我師而自挫其銳也

爾所弗勗 一節

勗字應上三勗字前誓兼言賞罰此獨言戮者軍事尚嚴亦威克厥愛之意也

武成

按此篇編次雖列大誓牧誓之後而記事多在其前惟四月哉生明後則太誓牧誓後事矣太誓牧誓歷記誓師之節次武成歷記伐紂之始終

惟一月壬辰 一節

此記興師之期也曰朝者舉事貴早也曰步者以人挽也征者往正其罪見武王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武王非師出無名也

底商之罪告于 一節

此記征伐告神之詞也底商之罪謂極數商紂之罪告天地在

師未出之時告山川在師所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也暴殄至淵數是無道之實見正商之由于小子至亂畧正見大正于商也華夏二句見不可不正之意仁人即十亂之臣乃迪知天威越天桀忱真能知得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者敢字重看亂畧即上暴殄等事華夏指牧誓友邦家君等言變類指牧誓庸蜀等言率俾者相率歸附而從事于征伐也于小子至此一直說不可以順天應人平看

惟爾有神尚克 一節

惟爾四句亦是告神之詞神指天地山川濟民本克紂說神蓋使為紂所勝則不惟我之辱而亦神之辱矣此四句當屬上節戊午即次河朔之日也俟天休命者謂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書經主意 周書一 商之天命絕于此時周之天命成于此時從容以待見非以兵得天下也甲子至標杆俟天休命之實大定只是凶殘已取而天下相安于無爭非天下一統之謂乃又二句虛說釋箕子三可是反商政之凶奴焚炙者而由顯忠遂良之舊政所謂好惡與天下為公者也散鹿二句是反商政之暴殄殘虐者而由賑窮凋乏之舊政所謂財用與天下為公者也大賚承散財發粟言萬姓悅服總承大定以下看悅服非是愛戴歸往悅其所為之公而心服之也封是添土意

厥四月哉生明 一節

此勝商歸獸之事至于豈以地言勿泥傳中廟宇偃武脩文一直說歸馬三句是偃武也武偃而文之脩可知矣脩文虛說

既生魄庶邦 一節

此觀臣之事庶邦冢君外之諸侯百工內之卿大夫受命諸侯百官朝見新君而請正始之命非武王已發命而受之也于周對商而言

丁未祀于周廟 一節

此告神之事伐商之初既稟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矣武功既成于是舉祀禮以告之祖廟近而親者皇天后土山川遠而尊者亘邊下須補告成意

王若曰嗚呼群后 一節

王家處斷未集屢又斷

此告群后事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篤烈者后稷之業寔微公劉則脩復之而致民之富庶也肇基王迹者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太公去邠居岐民心歸向後世王業之成實基于此勤王家即積功累仁事既建于先王矣公劉又從而篤之既肇于太王矣王季又從而勤之此皆功之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而克成厥勳焉誕膺至懷其德正其實也誕膺二句一串膺命就為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兼威德說大邦二句則不止于西土之長懷矣故曰益著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既曰克成厥勳又曰大統未集者何蓋后稷公劉止于侯業太王季止于王迹文王三分有二則四聖之功成矣至于混一天下之大統文王之德雖是以致之而紂之惡未至于亡天下則服殷之節猶未忍改故曰未集九年自為西伯時數起至于今日紂惡不悛而天下之不安極矣此于承其安天下之心而集乎

大統也通節重惟文考及子小子二段

恭天成命 一節 周王載

此亦告群后之詞文王誕膺天命未可以言成至是紂惡貫盈黜商之命蓋一成而不可易矣東征即所謂伐罪也殺士女即所謂吊民也此正承文考安天下之志處德即伐罪吊民之德昭字在來迎上見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二句是推原民歸之由用附句應篚厥二句

列爵惟五 一節 報功載

此記武王政治之本末也列爵至報功是政末句是治政為本治為末通節還重在立一代之典章上不重垂拱意列爵就通于天下者言之惟五惟三是爵祿之制一定不易故曰有法建

官二句就施于國中者言之惟賢惟能是官事之任必求其稱

故曰有要重字貫五教三事亦曰惟者見五教之外惟此三事為重也五教是人紀所係三事是風俗所關悖信明義就武王身上說崇德報功就已用賢才說與上建官位事未曾任用者不同悖信謂必誠必慤可以契化育而孚豚魚使天下不流于詐明義謂一因一革可以順經常而達權變使天下不趨于利而天下無不勵之俗矣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謂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謂功懋懋賞使人知所以奮忠而天下無不勸之善矣垂拱二字正見武王脩文氣象與堯舜揖遜相似但舜則渾然無為武之無為則以其有為于前也天下治要括上意言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也

賢能用而庶績咸熙也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也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也唐虞太和景象在成周宇宙間矣是可以知征伐而得天下者武王之所遇以揖讓而化天下者武王之本心

洪範

按朱子曰洪範一書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欽是五福所以欽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個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于天五福六極便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

董氏鼎曰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

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脩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九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

惟十有三祀 一節

史臣將記武王箕子問答之詞故先叙之周當稱年而稱祀者因箕子本商臣也存商號于既喪之年發其有哀商之餘悃係舊國于維新之日明其無臣僕之初心武王于是年受命即于

是年訪道可謂汲汲于治道者矣。陳氏曰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義。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一節 厥居截

兩乃言有見洪範之道至理所寓。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答。皆重道之意。陰陽句虛說相協厥居正所以陰陽之也。天生此民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言動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止。所謂居也。然自其具于人心有常而不可易。則謂之彛有條而不可紊。則謂之倫。居即彛倫相協。即叙相輔之而使不偏。協者合之而使不離。二字一串相協厥居。即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謂。湯誥云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也。彛倫攸叙。即傳典庸禮之謂。湯誥云克綏厥猷。是也。末句斷就君道說。

書經注

周書

五

五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一節 攸敦載

此下箕子答武王所以攸叙彛倫之道也。雖陸一段不過叫起禹意。非是平看。陸洪水而曰汨陳五行。蓋水為五行之首一行汨而四行俱汨也。彛倫攸敦最為難看。蓋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彛倫何常敦。則死帶下看。詞與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天乃錫上要見五行既順。則脩己治人之道可以漸舉。上天至是不唯不震怒。而且有眷顧休美之意。洛書之所以出也。天之錫禹止有龜文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至于其數配某時則皆禹別之。以為天下之法。而曰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為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則雖禹之所以分其類而實天之所以啓

其衷也。講義此處須用皇極以上為前四疇。皇極以下為後四疇。作二比方。與攸叙處有情。彛倫攸叙亦須看得活。雖是推之。治化足以叙天下之彛倫。却不可就說天下之彛倫叙了。只是洪範九疇既立。則綱常事物一一各有次序。本之以前四疇。皇極之體所以立也。而彛倫之體亦因之以立。馬繼之以後四疇。皇極之用所以行也。而彛倫之用亦因之以行。馬繼之以綱紀世道。而世道之得其治以之維持人紀。而人紀之得其理者胥于此矣。規倫不自叙而叙于九疇之法。如此人君欲叙彛倫以成上天相協之能。孰有要于九疇哉。

初一日五行 一節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九疇也。龜文止有自一至九之數。曰初曰次者。大禹次第之文也。書之為數。一陰陽奇耦而已。一三七九居于四正。二四六八居于四隅。五則居于中央。前四數以氣之著為漸。其列卦則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以水火木金之生數相配。後四數以形之成為漸。其列卦則六乾七兌八艮九離。以水火木金之成數相配。五數居中。位屬于土。土為中氣。管攝四時。形氣統于斯。生成統于斯者也。兩儀肇判。人物始生。故初一則配之以五行在天。惟五行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前民用者。此也。天地生人。形性乃具。故次二則配之以教用五事在人。惟五事人君所以懋厥敬而誠其身者。此也。人物既生。其可無厚生之政乎。故配八政于次三。此固人之所以因乎天而人君用之以立政阜民者也。人事既理。其可無合天之紀乎。故配五

書經注

周書

五

五

紀于次四此固天之所以示乎人而人君用之以授時齊政者也順五行敬五事厚八政協五紀則可以建極光五當中數有君之象故配之曰建用皇極人君居至尊之位會至極之理四方之環向而取則者于是乎有兩準矣極雖足以立本而時不可以一定于次六而以又用三德配之人君因時應變而所以治天下之民者在是德雖足以越時而事不能以無疑于次七而以明用稽疑配之人君盡人聽天而所以辨天之惑者在是惑固辭矣而人不能無得失則以念用庶徵而配于次八推天之休咎而證人之得失焉人君首驗之道備矣省固勤矣而人君不可無勸戒則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配于次九人之得失感而天之禍福應焉人君勸懲之道盡矣大抵九疇之數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有前四疇則皇極之體有所根本而彞倫之體亦叙矣有後四疇則皇極之用有所維持而彞倫之用亦叙矣教用農用等用字皆就人君自用說段段須照後目來講嚮用威用雖兼君與臣民却須以君為主而臣民則帶言之○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教以用五事則身脩而極建而天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脩而極不建而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

一五行 一節

自此至篇終皆箕子推演增益九疇之目以告武王也一五行一字非指洛書數乃箕子衍疇之次第目中之綱也一曰水五行是推衍之詞水曰十句是增益之詞後八疇倣此五行本生序微著陰陽燥濕說濕之流為水根于陽而陷于陰者也天一之而其體最微故居一燥之燥為火根于陰而麗于陽者也地二生之而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稗也天三生之而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稗也地四生之而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會陰陽之中氣備燥濕之全體天五生之而其體至大故居五潤下五句証中五又字重看必如此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水屬于陰陰本澤物而下凝故水之性溫然其滋潤而又沛然其就下也火屬于陽陽本燥物而上浮故火之性灼然其炎熒而又燎然其上騰也木屬于陽陽壽而發散故木之性屈然其盤曲而又蒸然其聳直也金屬于陰陰歛而柔順故金之性鍛鍊之皆從而又器使之可革也土會陰陽之全無正位無成性雖水火木金皆由此生而其生生之德莫大于稼穡蓋不惟發生五穀而為稼又能成熟五穀而為穡也水火木金言性不言德乃其勢之自然也稼穡言德不言性以其功充盛也水性潤下則流注遠深而遂為斥鹵之地其味必至于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火性炎上則焦灼有漸而遂為煨燼之餘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木性曲直則屈伸雜揉而熾激之味成焉木主發散而酸反收斂者陽極而陰上也金性從革則變易無方而猛烈之味成焉金主收斂而辛反發散

者陰極而陽生也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得五行之冲氣自得五味之中和不鹹不苦而冲然為黍稷之馨不酸不辛而醇然為嘉穀之苾甘之味于是乎成矣箕子演五行而併性味言之者見其切于民用人君求端於此而後皇極可建也

二五事 一節

此箕子衍五事之疇也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勿作目說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 意乃人受形于天之初合下便有此德還未曾發用者有物有則之謂也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到此方是人發用屢作字亦非安排布置而然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造化生人不過陰陽精氣而已精之凝而生于陽者為貌貌澤屬水以其始生而形斯具焉故居一氣之出而生于陰者為言言揚屬火以其形具而聲斯發焉故居二視得精之顯而為陽之釋其散屬木既言而後能視故居三聽得氣之藏而為陰之釋其收屬金既視而後能聽故居四會精氣于一心而為陰陽之冲氣者謂之思貫通于貌言視聽之中猶土寄旺于水火木金之內以其發見為最後故居五馬人有是貌即具乎恭之德齋莊中正無暴慢也人有是言即具乎從之德順理成章無鄙背也視之所具則為明之德兼視天下而無所不見也聽之所具則為聰之德兼聽天下而無所不聞也思之德則具之而為睿可以極深可以研幾而恭從明聰之全德莫不會而通之矣惟其德之恭則動容貌而可畏可象其用作肅也惟其德之從則出辭氣而有條有理其用作乂也有明之德則必

有作哲之用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也有聰之德則必有作謀之用聲入心通而事至能揆也睿之用則作之而為聖可以窮神可以知化而肅又哲謀之大用莫不一以貫之矣夫有事必有德則當敬以養之於未發之先有德必有用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此人君盡性之全功而建極之大本也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 一節

此箕子演八政之疇也句句要見因天厚生意逐句過處隨緩急以為次序意亦不可脫天生五穀以養人天生五材以阜人天降元祀人君因之有食貨與祀之政食為民生之所最急故食居一財為民用之所必資故貨居二然孝敬生于用足故祀則居于三也天賦民以性天與民以性天示民以刑人君因之有司空司徒司寇之政養生祀死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安居樂業可以正德故司徒居五然明刑所以弼教故司寇則居于六也天秩有禮天討有罪人君因之有賓師之政賓乃順人情而安其常故居七師乃不得已而禦其變故居八也祀與賓師亦謂之厚生者祀則人知報本民德歸厚賓則德澤不至壅遏師則強弱不至相交故曰厚

四五紀 一節

此箕子衍五紀之疇通節重天示人人合天二意五者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義故曰紀非紀載之紀天有四時之行以示人也則序其一寒一暑而為之歲紀以協之歲無不

統故居一焉天有晦朔之變以示人也則定其載魄終魄而為
之月紀以協之月統于歲故居二焉天有中道之纏度以示人
也則正其出入永短而為之日紀以協之日統于月故居三焉
大有衆星十二辰之象以示人也則辨其經緯次舍而為之星
辰紀以協之星辰為日月之經行故居四焉天有歲月日星辰
之運布以示人也則有占以觀其變有步以推其常而為之曆
數紀以協之曆數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居五焉
四時晦朔纏度星辰皆天之所以示乎人序定正經緯分為十
二次舍占步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五紀

五皇極皇建 一節

五福截

此下八節皆箕子演皇極之疇也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
凡厥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也皇建一節
是綱欽福乃建極之所自致輕帶言之敷錫是君與民錫保是
民與君二錫字對看君民相與雖平實重在君身上極字兼至
極標準二義不曰極而曰有極蓋極之為理即上天之所相協
而人心之所固有者也建字重看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言動事
物無不止于至善而便在朝之百官在野之萬民皆于此乎取
法也曰欽福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欽之矣用字
內有造就敷言意敷錫雖就福言其實使民化于極方如君之
獲福也此節二庶民俱兼臣民在內惟時二句謂庶民感造就
敷言之教而化于君所立之極百官保于朝萬民保于野綱常
事物之間惟恐少違此極而保守之不失也在民曰有極君之

所建即民之所有也在民曰汝極民之所保即君之所與也見
得君民一理之意敷錫庶民因極而錫福也錫汝保極因福而
保極也○新安陳氏曰皇建其有極者君尊為天子德為聖人
能建實有之極以為天下之標準也有極當借無極對觀自至
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者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
極欽時五福五福即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
實自皇極而出第九疇之五福豈捨皇極疇中所欽之五福而
他有所謂福哉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一節

一節

上言君民相與之盛見人君當建極此推臣民歸極之由見人
君不可不建極無淫朋無比德即所謂錫汝保極也惟皇作極
即所謂是極也通節俱以綱常事物二意貫講

凡厥庶民有猷 一節

之福截

此下三節論人君造就人材之道亦敷錫中事此節以造就乎
民者言之有猷就智識上說有為就才力上說有守就操持上
說此三句是一等人是中人以上之資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
不忘其造就之心稱導而接引之之謂不協不懼又是一等人
是中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之是不拒于造就之外容
納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即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脩至此
者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則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已
優游而漸趨之矣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則不以淫朋奪志而
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但可說進善之徵非便是歸

極講須有斟酌不可用德容德言字樣到此地位則與極為隣而會歸于極也亦不難矣于是則錫之爵祿使向極之心益堅且勵蓋不特念受而已也時人向雖總承念受錫福來然于錫福邊較重斯字要發出感發不容已意惟皇之極即與極為一意須兼綱常事物言至此則安和者進于中和好德者底于成德信乎其無淫朋矣念受錫福即所謂用敷錫厥庶民也時人惟皇之極即所謂錫汝保極也

無虐鞫獨而畏高明

此舉其甚者而言之蓋承上起下之詞庶民之才固當造就矣雖鞫獨之人可進于極汝當念之受之福錫之使之有所勸而歸于極無以其至微而虐之鞫獨且不虐則非鞫獨可知矣下書注意

人之有能有為 一節 其昌截

此以造就乎臣者言之首三句汎言造就人材之有益于國凡厥正人以下是推言造就之要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是才智足以理煩而治劇者有為是力量足以頓綱而振紀者是皆中人之才可進于極者也使蓋其行正是造就履合下既富方毅意如云與以為善之資開其作新之路使益進于能為而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官使莫非賢才而國勢躋于明昌之謂勿作效說正人即有能有為在官之人固非有恆心而無待于恆

產者亦非專謀道而不屑于謀食者故必先富之而後可責其為善也既富應使字方較應羞其行方字上有督責懲戒意不能富之則俯仰有累而不能和好于家矣陷于罪戾况望其能羞行乎此反言以見其不可不富也于其三句是戒其無能無為者不可漸富之也正見當祿以與賢意知此則臣行羞于錫福之餘而邦國昌于人才之盛信乎其無比德矣既富方較即所謂敷錫也羞行邦昌即所謂錫保也

無偏無陂 一節

此下三節是敷言之教所以納臣民于皇極者亦敷錫中事與上造就平看數無字皆是戒之詞三遵字并三王道字皆是訓之詞末二句非結語乃是申明上文自首句至正直是歌咏以叶其音末二句是反覆以致其意偏陂好惡即淫朋比德之生于心也人惟已私生于其心則不能遵皇極之所由行故戒其偏陂好惡而示以遵義遵道遵路是欲其以極而體之于心偏黨反側即淫朋比德之見于事也人惟已私見于其事則不能合皇極正大之體故戒其偏黨反側而示以蕩蕩平平正直是欲其以極而措之于事也夫已私生于其心而曰皇極之所由行已私見于其事而曰正大之體若相悖戾者殊不知由行云者蓋心好此極而身行此極可見心者皇極之所由行切勿作皇極之用看體者謂見之于行則極有可達之狀故曰體乃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偏陂好惡之不作而王義王道王路之是遵此正趨極之道也乃又衍而申之曰會其有極會之云者

此心見極明白而翕然其向往故云合而來也偏黨反側之不生而蕩蕩平平正直之是體此正協極之道也乃又衍而申之曰歸其有極歸之云者行事與極相安而渾然其協一故云來而至也若出一節須逐段還他本文而後經緯成文方是若逐句出來只得照例講然須以綱常事物來貫道義路皆曰王者見臣民所由之極自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臣民固有之極非君與之也則王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其非二物也又可見矣

曰皇極之敷言 一節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敷言之當播于臣民也人君以至極之理而諷詠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或戒或勉敷行成文故曰皇極之敷言敷言之所具則為理是理也根于綱常之要而人皆可以與能切于事物之常而人皆可以率履蓋非幽深玄遠之道也不謂之常理而何敷言之所發則為訓是訓也統會乎綱常之蘊而為經世之宏猷包括乎事物之情而為宜民之要典蓋非傾邪狹小之論也不謂之大訓而何註中理出于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于不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敷之為言者君也而其所以言者一上天神道之教也特帝載無言做王者以代其言豈非天之訓乎三句皆是贊其妙處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一節 之光截

此著敷言之效亦見人君之當播也敷言感民之深亦從上合天之妙來訓者諷詠而紉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脩之謂

二字是皆指敷言至極之理固君性之所有亦民性之所有也庶民于敷言而訓行之則涵濡既深體驗既熟入欲日益消息天理日益精明天子建極于上其光固著于臨御之際而庶民之會歸于下者亦庶幾能近其光焉蓋天子之光至醇至粹庶民由敷言而進未免有渣滓在故曰近曰以下是庶民感君之深而尊親以頌之者天子提起恩育君長平看蓋愛而知勞父母之于子則然也今天子以敷言而訓我于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于邪者至矣豈不作民父母乎富而後教王者之于民則然也今天子以敷言而訓我于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豈不為天下王乎至是則君之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之所以錫保者益至而建用之道無餘蘊矣要倫有不叙乎○大抵建極其本也造就其術也敷言其幾也要而言之隨材造就敷言感動總是敷錫于臣民而敷錫于臣民者亦不過成得在我建極之功耳苟不能納人于極則人性之未盡亦非皇極大同之治矣故皇極一章惟建極二字足以盡之

六三德一曰 一節

此下二節箕子衍三德之曠也此節重因特制宜納天下于皇極意正直是粹然而無偏邪坦然而無私曲惟建其綱常事物之極而無事於政教之施也無為而治乃聖人之本心故一曰正直政治尚嚴明而威以奪之教化尚振作而揚以進之是剛克也陽剛乃君德之所尚故居二政治尚寬裕而福以予之教化尚委曲而抑以退之是柔克也陰柔非聖人之得已故居三

此三句是列其目而次第之未可露出因時應變意平康以下五句方可言之人歸于極而無氣稟習俗之備者平康之世也則政不必施教無所事惟待之以正直而已此非因時之常而制之以德之經乎疆弗友愛友是習俗之備于極者一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不得不歸極一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自樂於歸極政治不同莫非納天下之習俗于皇極也沉潜高明是氣稟之過于極者一則揚以進之使之仰而及于極一則抑以退之使之俯而就于極教化不同莫非納天下之氣稟于皇極也此非因時之變而制之以德之權乎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者蓋天下有道之日少風氣變遷之時多也

惟辟作福 一節 辟王食裁

書經主意 周書一 五百三

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己名分謹嚴然後能操縱予奪而用三德以納民于極也比上節推高一層福九爵祿慶賞皆是威凡五刑九伐皆是王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者分而言之威福者上之所以御下是人主之大勢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是人主之大利總而言之則皆君之大權也臣無有句亦頌歸重君處蓋臣之敢于上借實由君之下移來故戒君權不可下移而使之御以上階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一節 王食裁

此甚言人臣階上之患見君權之必不可下移也臣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與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王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王食自諸侯

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然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人還指在位小臣言人用側頗僻則不但比德而已民用潛忒則不但淫朋而已側頗僻僭忒俱就作好惡尚奢侈看註中固亦字不必泥末繳云人臣階上之患有如此臣固不可僭上矣而為之君者獨可使之下移乎此與上節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本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 一節

此下六節皆箕子衍稽疑之疇也天命有吉有凶必待著龜而著龜有吉有凶必待其人而傳龜為靈物所以著五行之變者也必擇夫心通五行者立為泰卜之官著為靈草所以著陰陽之變者也必擇夫德合陰陽者立為泰著之官必得其人然後國有大疑乃命之卜筮也擇字乃字重建字命字輕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是臨時事以人而聽于天意亦不可失

書經主意 周書一 天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言卜兆之體承上下字來蓋龜之卜也酌墨以定其食燥烈以成其文而五行之理形于鑽灼之後也有雨霽蒙驛克之兆焉雨霽蒙驛傳中已明克字是或左文而纏于右或下文而環于上故曰文錯相勝五行無定在不知何者為吉何者為凶但就事之所應何如耳如此事宜雨則雨吉不宜雨而雨則反凶矣餘倣此此與下占卦俱重體上勿涉用說

曰貞曰悔

此言占卦之體承上筮字來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
之而此卦而陰陽之理別于奇耦之分也有貞悔之卦焉貞者
欲其立本之義也卦之下動則為在內之下爻卦之已動則為
所遇之本體有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悔者變也欲其趨時之義
也在不動之卦則為外爻而上體是居在既動之卦則隨所之
而變體是值忽然悔變而不一也或貞或悔而吉凶寓乎其中
矣

凡七卜五 一節

上二節言卜筮之體此言衍忒則其用也總而言之則曰凡七
分而言之則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謂人事將行之際疑其有所
過差則以卜筮而推衍之決其吉凶以為進止也人事亦不外
祭祀此伐等事

占時人作卜筮 一節

此言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擇建之人此句輕卜筮各
有三人非總三人也三人占謂三人看此卦兆非三卜筮也人
必以三者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相持故必
立三人以決從違也後二人之言者二人言吉則在必所趨二
人言凶則在所必避若三人皆以為吉皆以為凶則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 一節 卜筮載

卜筮以上稽疑之序以下稽疑之應大疑指祭祀征伐言謀及
乃心所謂惟先蔽志也然獨見不若衆見之審故不敢以已謀

為是而又謀之卿士庶人有心不若無心之公故不敢以人謀

為是而又謀之卜筮汝則從六段吉凶之斷全歸神謀上詳稽

疑之序先人而後神者稽疑以人謀為主也舉稽疑之應先神

而後人者決疑以神謀為斷也人已幽明無不協應故曰大同

君身所以建極于當時者蓄疑敗謀則作為顛倒非福也康強

則以脩祀典而百神益其謙以行天討而萬民助其順大同之

應徵之于近矣子孫所以建極於後世者貽謀不善則流患無

窮非福也逢吉則以承大祭而世奉其神靈之統以平大慙而

世藉其奮武之威大同之應徵之于遠矣逢吉非子孫祭祀征

伐謂行之於前而子孫得以蒙其餘庇耳自此以下則雖不能

大同而亦不害其為吉者故君謀合于龜筮者亦吉臣謀合于

龜筮者亦吉民謀合于龜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

宜也龜筮筮逆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

故亦可以作內也龜筮俱違則人謀雖從亦不可動矣○林氏

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

又至于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

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

八庶徵曰雨 一節 曰時載

此下七節箕子衍庶徵之疇也此節只以運于天者言之未說

到人身上陰陽交合蒸而成雨陰陽開散霽而成暘陽進陰退

舒而成燠陰進陽退慘而成寒陰陽交扇鼓而成風湧以水水

木金土配屬不可入五事在內曰時者雨暘燠寒風各有一定

之候也五者上要補出大而一歲之間小而日月之內未米備二句一直說謂不惟兩足以潤陽足以恒而且宜雨而兩宜陽而勝不先不後各適其候也燥寒風傲此末句作效看要推廣說庶草得氣之最微而為物之易瘁者尚且蕃庶則萬物之育也可知矣通節不可露出徵字

一極備凶 一節

上言氣順其時有其驗此言氣失其時有其害一字與上五字反看極備極無與上來備以叙事反看凶字與上庶草蕃庶反看但此不專指庶草也

曰休徵曰肅 一節

上二節言休徵咎徵之應是在天者未着人言此則言五事得而休徵應五事失而咎徵應蓋本其致之由也休咎類應莫非自然之理故箕子皆以若言之要之一事得則凡事皆得一氣和則凡氣皆和一一分析非其子意也五事與五氣類應當以五行分配不主滋潤等意如云貌澤水也肅則貌之德備而雨之屬水者自以時而順應之反是則為狂而恒雨若矣餘倣此曰聖曰蒙貫四事之得失講時風恒風貫四氣之休咎講通節重五時字五恒字時字應上來備以叙意恒字應上極備極無意所謂休徵咎徵者在天五氣之休咎而徵在人五事之得失也前註所謂推天而徵之人也

曰王者惟歲 一節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也省乃省五事非省歲月日但因歲

月日所係之利害而省吾五事之得失耳人君無所不統而卿士統于王師尹統于卿士猶歲無所不統而月統于歲日統于月也故象類言之謂之省者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手交脩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註中徵字勿作省字看

歲月日時 一節 無易裁

上言休咎所係有大小只重在隨分致省意此下二節言休徵所感之效咎徵所感之害尤見君臣不可不省也歲月日即上歲月日時字即首節曰時之時無易為謂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候也與前來備以叙相應正所謂休徵也百谷四句是休徵所感與前庶草蕃庶相應百谷因時而為豐歉治道書經主意 四節書 因時而為顯晦賢人因時而為出處國家因時而為否泰用成用明用章月康皆因休徵而然也夫休徵所感其治効之隆有如此則王與卿士師尹五事之得可知矣為君臣者不可不知所省驗乎

日月歲時 一節

此節與上節反看首句是咎徵與前極備極無相應百谷四句是咎徵所致與前二凶字相應夫觀咎徵之害則王與卿士師尹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驗意

庶民惟星 一節 惟星哉

上言君臣皆有省驗此言庶民獨無與于省驗者以其休咎皆係乎上人之得失也庶民惟星象其衆多也且勿露有欲意星

有以通說星說直至未方繳出正意來箕星廉天之東北列于心尾之下畢星麗天之西南介于昴背之間箕乃木宿而得土以疑風亦土之屬也故箕星之所好在風馬畢乃金宿而得水以生雨亦水之屬也故畢星之所好在雨焉然非日月之常行亦何以從其好乎其在日也南至牽牛為冬至北至東井為夏至是日之行有冬有夏也其在月也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是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是日月之常行皆所以從星之好者然日之從星不可得而見也以月之從星者言之月行東北入于箕則陰陽交扇而成風而其好于是乎逐矣月行西南入于畢則陰陽交蒸而成雨而其好于是乎逐矣星非真有嗜好特氣類之相投日月非真有順從特行度之所次曰好曰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耳要之庶民猶星也其仰賴于上而欲衣食以遂其生者猶夫箕畢之好風雨也卿士師尹猶日月也其順從乎民而足衣食以遂其欲者當如日月之從箕畢也故從其欲則和氣致祥而為休徵不能從其欲則乖氣致異而為咎徵其休其咎亦係乎上人之得失而已又何待于省驗哉止言冬夏不言春秋錯舉以見四時耳故日月之有常行所以成歲功也卿士師尹之盡常職所以代王有終也以常職而從異欲則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可知矣

九五福 二節

二節箕子衍五福六極之疇也君能建極臣民能歸極則五

福至焉君不建極臣民不歸極則六極至焉五福以急緩先後為序六極以重輕先后為序福以壽為先以人所尤好者言極以凶短折為先以人所尤惡者言長生為壽富以養其生康寧以安其生好德此生無所愧考終命此生無所害凶則不能考終命短折則不壽疾則身不康憂則身不寧貧則不富惡而過剛弱而過柔則不能攸好德五福之本在攸好德六極之本在惡弱觀于五福則人君當以之自勸而亦以之勸臣民矣觀于六極則人君當以極自懲而亦以之懲臣民矣王者激勵天下而納之于極者其道蓋盡于此○朱子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天桀紂之極也

書經

周書

孟

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
進士西星鍾庚慶著
門人王三重較正
香齋
鍾重訂

旅夢

惟克商 一節 八變截

此史臣叙召公訓王之由也威德廣被在克商下西旅蠻夷中之一也貢葵是慕其威德而獻方物以昭向上之誠非有探其好尚之意武王亦未必受而召公作書以訓之者誠恐細行之少忽即大德之有累外有以示好于遠人內有以貽害于百姓下無以昭德于諸侯遠無以垂統于後王耳所謂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者也訓王重謹德意

曰明王慎德 一節 慎德截

此以下皆訓王之詞此言明王慎德而遠人之歸德者無異物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暗指堯舜禹湯說慎德一篇綱領須重看謂操存于念慮之微而不為耳目之所役省察于事為之著而不為玩好之所移蓋雖大德之既至而猶細行之必矜也四夷咸賓虛帶下講方物之獻正所以表其成賓之誠耳無有字卑字正應咸字服食器用即是方物作三件說曰唯字見三者之外無異物也旅葵之貢既不可以為服食又不可以為器用苟一受之則有愧于明王之慎德而異物之獻將源源而來矣

臣乃昭德之效 一節

言明王昭德而諸侯之仰德者無異心亦見不可不謹德也德之致即服食器用寶王服食器用之貴者便是亦是德之所致非有出于服食器用之外也若外此則異物矣下異姓言德之致于同姓言寶王互文耳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俱重明王使之如此重寓意于物上異姓之邦視君德以為從違者也須之以方物使之盡蕃宣屏翰之責而無廢其職教天下知有忠也伯叔之國視君德以為親疎者也分之以寶王使之篤水木本源之思而益厚其親教天下知有孝也此蓋公天下來王之德也發天下尊王之心也人兼異姓同姓言物兼方物寶王言慎德其物者謂貢之於遠人也為慕德而來頌之于吾君也為慎德所致則物之所在即德之所在今日之所受雖物也而實德也

慎德截

德也以德視物則所以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者自不容已矣旅葵之受遠不可以須異姓近不可以須同姓又何以起天下仰德之心哉

德盛不狎侮 一節 首句截

此下五節皆告武王以謹德之事此言傲不可長欲其謹德以戒玩人之弊也德盛從端好尚來中有矜細行意不狎侮燕君子小人說德盛則能使臣以禮而不狎侮君子臨民以莊而不狎侮小人矣狎侮上要補德不盛意君子勞心以事上小人勞力以事上故狎侮之則無以盡其心力首句言謹德當極其至向言狎侮之不可有而謹德必當極其至也苟一受葵則愛民好士之意荒將必至于玩人矣豈所以謹德乎

不使耳目 一節

此言慾不可縱欲其謹德以戒玩物之弊也二句一戒一勉說耳目不專指聲色凡遊觀奇巧皆是百度凡百經耳目之視聽者皆有簡法度在耳目各有司皆聽役于心者若不以心為主全憑着耳目玩好則心反為所役矣故戒之以不使至于視聽所及必約之于規矩準繩之中使交于耳目者不同而同歸于正焉則人欲淨而天理純形為後而身為度矣苟一受禁則節欲檢身之意息將必至于玩物矣豈所以謹德乎

玩人喪德 一節

此中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戒也德以教而聚以驕而戒也志以正而立以欲而屈也狎侮則不特無以盡心力也始焉德未成而玩人卒至併其未成之德而喪矣後耳目則不特百度之不貞也始焉心役于物而玩物卒至心之悔之無不失正而喪之矣此人物之所以必不可玩也戒是二者則教以勝息義以制欲而德其有不謹乎

志以道寧 一節

此示以内外交脩之功正謹德之要也已之志所以基成德之行者其發也有理欲之辨不以道寧則役于人心而所發不得其當矣必精以察之不雜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則存乎中者既豫而不至于妄發矣不亦有以爲察言之本乎人之言所以納輔德之誨者其來也有順逆之殊不以道接則惑于讒言而所受不得其當矣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則制乎外者既嚴而不至于妄受矣不益有以爲訓志之資乎志以道寧即惟精惟一專言以道接即勿詢勿庸事正明王之心法而謹德之大端也受禁則志動于物而非以道寧言畏逆耳而非以道接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 一節

此示以端好尚正謹德切要處較上四節更明白蓋指出不可不謹者而直告之所以折其受禁之意也此節分三段看功成民足是一段遠人格是一段通人安是一段上二段是戒其好尚之不正下一段是勉其好尚之正有益指政言與功字應用物指衣食言與民字應無益之于有益異物之于用物其勢之重輕常相為低昂者不作無益以害有益則政治之外無他圖而功可成矣不貴異物而賤用物則常賦之外無過求而用可足矣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寶遠人視君之好尚以為向背者格字內有不敢貢異物意賢人萃為王國之珍出為天下之寶而非異物遠物之可比者所寶惟賢則奇玩好皆不足以奪其寶賢之念矣就尊位重祿諫行言聽說通人視君之好尚以為安危者安只是朝廷無誅求之擾而通人得以安其生也或以賢人膏澤下于民故安恐于好尚上不切通節不作不貴不寶字重看效履畧輕人君專以親賢為務則凡無益之事怪異之物遠方之物自然不足以動其心故曰益切至民乃足下及遠人格下俱要點出不惟是也一句方得

嗚呼夙夜罔或 一節 不動哉

上五節是示以謹德之勤此示以謹德之功也首句言謹德當無時而不勤不矜以下推言不勤之害以見其當勤也或字重看勤字正應慎字把玩人玩物之戒存心聽言之方并好尚之嚴貫講細行指受契說大德指威德廣被說不矜細行即或不勤也威德廣被德固大矣使或以受契為細行而不之矜則內無以昭德于萬邦外無以廣德于四夷近之而貽害于百姓遠之而流患于子孫大德之累終必由之矣雖一時之不矜未足以盡損其德但有此微疵到底叫不得個全德却不被他虧了故曰終累此正召公防微杜漸之深意為山二句專警此二句末繳云知一簣無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能為大德之累知細行不可以不矜則知夙夜不可以不動矣

允迪茲 一節 首句截

此告以謹德之效也茲字指夙夜罔或不勤言而玩人玩物之戒存心聽言之方好尚之嚴皆統括在內了允迪則細行必矜而大德無累無媿于明王之慎德矣生民二句平保厥居者好尚既正則君德清明而民生不困于誅求也世王者好尚既端則垂統有道而子孫不荒于逸慾也夫一慎德而近足以澤當時遠足以裕後昆如此德其可有一時之不慎乎信乎美之必不可受矣

金滕

按此篇自既克商至乃瘳是周公請命代死武王時事自武王

既喪是周公東征而歸成王時事木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見金滕書之顯晦也

既克商二年 一節

此以下四節史臣將敘周公之告神而述其始事也曰二年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况成王生纒五年則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王矣有疾指身言弗豫指心言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曰為王者愛君之忠也曰穆卜者事神之敬也和字意在二人同心百執事成在上見之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誠或有所未盡禮如朝廷之卜筮則人

心因之以動搖故周公托詞以卻二公之卜也

公乃自以為功 一節

周公恐不得盡已之忠誠故自以為功又恐人心之動搖故為三壇云云文王也自以為功謂以請命為已事不與二公同也三壇同壇是定神之位為壇北面是奉神之所植璧秉珪是禮神之具周公以支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也璧是員旋而通虛者珪是斜銳而直方者璧長故植于壇珪短故植于手即桓圭也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者武王能續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而請命也

史乃冊祝曰 一節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禱中有二意一則言三王任保護之責

不可坐視其患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求以曲全其生出乎此則入乎彼也曰元孫者本太王而言曰丕子者自文王而言本太王者以其尤尊也自文王者以其尤親也

子仁若考 一節

此推以旦代其之身意旦所以當代武王之死者何哉蓋元孫之不能事鬼神不若旦之能事鬼神則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矣曰能曰不能非周公自誇以貶武王意在欲代其死耳

乃命于帝庭 一節 祇畏哉

此推是有丕子之責于夫意乃命至祇畏言武王為天元子嗚呼以下言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也乃命二句一串敷佑四方即作君作師以寵綏四方者是无孫固當時之所依賴也用能二字緊承敷佑來定爾子孫四方祇畏亦爭說謂創業垂統定于孫于下地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之子孫是元孫固子孫之所依賴也對先王在天之靈故曰下地祇畏雖着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憑藉意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正欲其保護武王也我先句應用能三句先王永有依歸見不特子孫有所依賴而已也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矣

今我即命于 一節 元龜裁

周公雖以保護請代告之于神然三王之許否未可知故欲卜諸龜以决之龜告吉便是許我只就武王安說不必入代死意歸自壇埠而還之謂侯命者侯武王之安也龜告凶便是不許我屏壁與珪以寶命既隆而先王宗祀無所依歸故也此與上

節意相首尾皆所以警勸三王而欲其任保護之責也冊祝之詞止此

乃卜三龜 一節

此節命元龜而三王許之者也習吉者謂三龜之兆皆同其吉并吉者謂龜書之詞又無不吉所謂吉者皆言武王之無恙也于此可以見周公忠誠之感應矣

公曰體王其 一節

此周公得吉卜而致幸慰之詞也新命新受許我之命也立壇埠陳冊祝莫非為求安之圖也王其罔害則所圖得以自遂而不為虛文矣故曰永終是圖茲彼侯即上文歸侯之意過至能念句當云若此豈我之所能與哉蓋由三王能念元孫一人任大責重保護之而使安耳此周公不敢為功而歸功三王之詞

公歸乃納 一節

公歸自壇埠而歸也納冊金縢者不敢輕告神之詞示不敢褻告神之事也曰翼日乃瘳者見周公忠誠感應之速也請代者公之誠不果代者天之命以上皆周公請代之事

武王既喪 一節

自此至末皆周公避居之事之始終此節是述周公避居之由也武王喪在疾瘳四年之後流言有二意一則危懼成王使成王疑公而不專其任一則動搖周公使公自疑而不安其位周公去則三叔得以自逞矣成王不知言之根源出自三叔故云流言不利猶言害之也史臣言三叔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

三叔之罪也書管叔及群弟者見管尤罪之魁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 一節

流言方起正少國疑之時于此不避則非惟公身不保而王室亦危非先王之意矣故周公之避一則什君臣之嫌隙可以觀忠一則絕人心之疑懼可以觀仁一則明在已之志可以觀義一則體先王之心可以觀孝箕子曰自請人自獻于先王周公以之

周公居東二年 一節

流言之罪人至二年而始得者則以成王之幼冲不明也

于後公乃為詩 一節

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見前此猶不敢作也鷓鴣之詩意重武庚之惡以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以取卯比武庚之敗王室作詩以貽王者欲王之自悟也未敢請公雖不敢盡疑周公而猶不能盡信周公也

秋大孰未獲 一節

此叙得書之由也雷電宜雨而風逆氣所感也此天動成以彰周公之德者未卜而啓金縢取冊以書告神之詞將以下天變之所自生耳于此乃得周公所云之說可見向也流言而居東雖不免乎人心之私謀今則風雷之變動終不掩乎天心之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一節

信者言周公願冊祝請代之事也噫者嗟以悟王也公命者言

多材多藝之言乃命帝庭之詞皆公命為冊祝之詞也我勿敢言垂二意當武王弗豫時恐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既不敢言矣當周公居東後流言方熾涉于嫌疑又不敢言也觀于風雷之變可以見天道之公不容掩觀于公命之言可以見人心之公不可欺周公之忠誠固有合天人而交孚者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一節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其勿穆卜作冒昔公三句是見其不必卜也今昔二字對看動勞與德皆就冊祝請命看因天變而啓金縢因啓書而得公命故曰天動威以彰公德禮崇德報功之禮也

王出郊 一節

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則雷電以風天心之動威也成王既知周公則乃兩反風天心之助順也大木所偃偃禾也起而祭之亦祭禾也此雖成王能悔悟而然要亦周公動天之德使然耳

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于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于周公公負謗而不違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因于項藉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寤于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庸非天乎

大誥

工若曰猷大誥滿 一節 少延載

此成王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多邦指外臣言御事指內臣言不少延即弗中降割之實言武王以起成王也無疆言其大非言其久曆以統緒言乃帝王相傳之次第嗣曆則尊為天子矣服以疆域言即侯甸綏要荒之五服嗣服則富有四海矣造哲就明義理識時勢講迪民康雖就除殘伐暴說却未可露伐武庚意天命本上曆服言格知天命謂能料天命之眷而延曆服于無窮也迪民康者又格知天命之本人事既盡斯可青望于夫也此及言以見意

已予惟小子 一節 大功載

已字緊承上言若涉淵水者懼其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求朕攸濟者冀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數賁三句是攸濟之道而造哲迪民康之實數賁二句平看亦不妨典章法度前人所以粉飾太平者竊亂之臣容有犯我王綱者矣則伐所當伐以敷之使前人紀法備明自我而不至于過佚誕受天命前人所以奠安基業者竊據之臣容有窺我王業者矣則討所當討以敷之使前人土宇恢拓自我而不至于侵削也茲字緊承此二句說大功武王伐殷以安天下之功實是大功既成而制者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數賁敷受命正欲繼述武王之大功而無媿于曆服之嗣也茲不忘大功一句是個伐武庚的大題目故後面節節皆以終武功言之以上皆泛論當伐武庚意予不

敢向方着實說天威者禍淫之威也武庚不靖則王綱紊而王業搖天固欲誅之矣我豈敢違天不討而忘武王之大功乎

寧王遺我大寶 一節 不靜載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稱卜兆之驗見卜之不可違也曰大寶龜背而重之之詞紹天明向推寧王遺龜之意即命指龜兆所告而言西土斷指錫京武庚是在東土蓋東土叛亂為京師之患故曰有大艱于西土東土叛亂必用西方之人以征故曰不靜越茲蠢言大艱不靜之兆今果驗也

殷小腆 一節

此承越茲蠢而言殷小腆二句正蠢動之實天降威三句是推蠢動之由曰予復述武庚之言反鄙我周邦逆武庚之意應轉書經主意 圖功載 今蠢今翼日 一節 圖功載

此節雖有天人合應二意然却較重卜上今蠢今翼日云者見得武庚方叛而人心天命之公即不可逃也救寧就伐武庚說與前敷賁敷受命一般武圖功與前不忘大功一般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成王自知非十人知之也謂得人以伐商事莫大于此矣然我能預知有必克之伏者是果何所見哉亦于三龜并吉而知之耳卜吉在武庚既叛之後大誥多邦之前

肆予告我友邦君 一節

此舉往日以下告臣見已不敢違下也友邦君外臣也尹氏庶士御事內臣曰以下告之之詞于伐內要見救寧武功意下言庶邦不及尹氏等者舉外以見內也

爾庶邦君越爾 一節 可征截

此舉往日群臣憚征欲王違卜之語事或出于輕易禍或起于他人猶可征也曰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靜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艱者謂事之成敗難測也大者謂邦之安危所係也三叔王室之懿親同姓之諸侯故曰王宮邦君室于小子是邦君御事自稱考翼是舊臣不可征兼事勢理勢二意王害句見人謀有所不從則神謀不必盡泄也此節開辨難之端為下數節張本

難之主意 爾庶邦君越爾 一節 可征截

此承上文艱大之語而責之思艱包大字在內嗚呼至自恤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義爾邦君以下則言群臣當分我艱大之責也重責臣上允蠡句是觀之人事以見其不可不伐也于造三句是觀之天命以見其不容不伐也我固當伐武庚以終武功矣然以義論之而為之臣者獨可以艱大自阻而憚于從征耶緩予曰是代群臣之詞無怯于恤正對不叩自恤言勝殷過劉武王所圖之功也而武庚之亂未除猶未可以成也謂之成者下憫寡之窮上承天命之重與十夫戮力致討而使天下常如大定之日也此正大義之所在也爾臣之義如此而今曰艱大則是撓我而非以緩我也我恐武庚之惡而非以成寧

考之功也其為不義甚矣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 一節 帝命截

此一上文王害不違卜之語而曉之不敢替句作一冒下舉上之用卜而申其不敢替之意不敢替上帝命言已必欲從上帝卜吉之命而往伐武庚也天明即卜也指伐武庚之吉卜言不可違候是可畏屢承先王小民二意來弼我句就卜上見天意欲如此謂明命之可畏如此蓋堅我伐叛之志使討武庚以安王業而嗣曆服于不窮耳其意即與邦相民之意也此我之所以不敢違卜也爾群臣其能獨違之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 一節 勤哉截

此承上文考翼不可征之語而專呼舊臣以告之也爾丕克二句是言武功之艱難天闕以下推天意以見武功之當終也通節凡四段爾丕克二句是一段非稱美他只就他能識前日之事以儆勤之耳寧王之勤焦心勞思以圖事功冒艱應險以受休命是也既知武功之由始則知武王之當終矣天闕以下作三段看把三個天字作眼目闕者教化墮退而不行恣者事勢拂亂而不遂俱主四國蠢動說即遺大投艱的意成功只是因塞以求通思兼以圖易奮發于征討之事而戡定禍亂開大基業則闕恣即成功之可也不可用多難與邦等語卒寧王之圖事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肆予大化句雖承上來實重起下意化者化其憚征之滯誘者誘其從征之心二字一串恍惚虛說有陰使征伐意天樂忱辭句是化誘之根原其考民句是樂

忱之據實終寧人之圖功所以順天命之誠輔也勤發我民即
允蠶繅寡意若有疾喻伐叛之不容緩也非寧人之受休所以
奉天威之啓迪也弔民伐罪之事永清大定之功武商受命之
休皆是寧王勤勞履功休言寧人以寧人輔武王成之也卒終
畢俱主伐武庚說大誥中天字多主卜言此三天字皆泛論曰
友邦君曰寧人皆舊人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 一節 日思截

上原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見不可不
伐武庚以終武功也朕言艱即前所謂永思艱也艱日思者征
伐固非易事而又邦君御事憚于征役故也若考四句作一節
厥父三句作一節厥考翼二句作一節此三節正喻繼述之責
當盡有不可以難而自阻者延意于棄基下補出肆予句承
上喻意末救寧指伐武庚說大命指無疆膺服說救寧王大命
者所以盡肯搆肯獲之責而為弗棄基之子也

若兄考乃有友 一節

上二節言已當終武功此責群臣不救民害以終武功也正意
在若字內見武王之治四國皆其有邦而吾民皆其赤子自武
王臨之猶諸父兄自群臣事之猶諸民養也有友伐兄考之子
民養固不能以邦救而四國害武王之民群臣其可以坐視乎
憚而不救有似于勸非真勸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 一節

此以今昔互言責群臣之不知天命憚于征征有畏縮意故言

肆哉以作其氣爽邦沈武王伐紂而新天下之民說即所謂永
清四海者哲字虛上帝命即喪殷之命非沈即與周之命迪知
二句正所謂明哲而輔成爽邦之功者也爾時句帶說以起下
矧今意謂當時有知天之人勢容易如彼爾猶不敢違卜而
憚征况今事勢危迫有如此乎今天降句即降割我家不少延
意誡隣胥伐于厥室者三叔之亂乃是自家相攻其禍至為迫
近也天命指吉卜言不知天命則有愧于十人之迪知天命者
矣而所謂罔敢易法者何其勇于昔而怯于今乎

予永念曰天惟 一節 朕畝截

承上言予之應責爾等不知天命而在我之必奉天命者何哉
亦以天意之有在耳天惟喪殷就武庚蠶動說殷之于周猶苗
之有莠紂雖滅而武庚猶存猶莠雖芟而本根尚在武庚伐則
惡本除矣朕畝指武王之田畝言終朕畝者伐武庚以鋤其根
使武王之敷苗以成其始者至是播獲以成其終而不違乎上
天喪殷之命也天亦句又推原所以不敢不終朕畝之意休于
前寧人者謂天欲我討平僭亂以終前業而使寧人輔君克殷
之功益振揚而勿墜耳不曰休于寧王而曰休于寧人所以愧
邦君御事也

予冒其極卜 一節 東征截

此總承上意而以天命人事結之于冒至東征乃設為問答之
意予冒二句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人四句是答所以用卜之意
率寧人虛講指疆土就伐武庚說蓋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

之曆服而實寧人左右之成功也故欲率循寧人之功必當平
借亂拓疆土而勿使為他人之所竊據也是人事固所當征矣
況卜而并吉天命又所當征乎勿平看肆朕句水上說所以盡
人事而順天心也天命禍福之命而卜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
也若茲指并吉言卜陳若此而天命之不借益可見矣此乎之
决于用卜以征武庚也爾眾以為曷不違卜其可乎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
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
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一節 象賢截王家慶又斷

書經主意

周書

七

此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而深致期望之詞也稽古句是叙已立
後之意統承三句是示以為後之事與國二句是期以裕後之
美崇德象賢意已含在古字中如夏崇舜德以虞思公賢而封
于虞殷崇禹德以東樓公賢而封于杞皆是崇德象賢四字直
指成湯微子說統承二句一串說是備一王之法作實句是存
一代之後平看禮即禮樂法度之類物即車旗服色之類脩者
脩葺而存之之謂作賓以膳肉喪拜講還是使他以賓客自處
而抗禮于周家非謂我周待之如此也與國成休二句一串承
統承三句說先提休字言我周彰之謨烈而有以定一代之章
程作之君師而有以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今汝脩明
禮物作賓王家與周作同其休美而世享于無窮可也曰稽古

者微之于既往見成王至公之心曰永世者期之于將來見成
王至仁之心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 一節

此言成湯之德之當崇也齋莊中正無所不敬曰齊聰明睿智
無所不通曰聖周通廣濶博如天曰廣靜深有本淵泉如淵
曰淵四字平看皇天二句是上而得天也撫民二句是下而安
民也功加句是近而濟時也德垂句是遠而裕後也四事亦平
看俱承齊聖廣淵來勿作效說齊聖廣淵是評言德之全體皇
天以下是詳言德之實用安民與濟時不同除其邪虐專指征
伐時言而功加于時則推廣言之如商邑用協四方式德者是
也自著于治曰功自具于身曰德後商專指微子非泛說木要
補出尊崇奉祀意

厥惟踐脩厥猷 一節 祇協哉

此言微子能象成湯之賢所以命之主祀也厥猷即成湯齊聖
廣淵之道舊有令聞繫帶上句說恪慎以心言肅恭以事言神
人只指祖考觀註中抱祭器二句則肅恭亦不專祭祀言二句
串說正是踐脩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者予嘉句是已然之
辭乃德即恪慎肅恭之德萬不忘者微子雖值淪喪之秋而此
德不少變也上帝二句推其將來必能如此總是贊美他處時
款只是用休之意祇協有肅將祇歡之意夫德盛于已而可以
得君心可以得天民如此此正微子能象賢所在肅建二句重
奉湯祀上為上公而尹東夏則所以統承先王而作賓王者

在是矣

欽哉往敷乃訓 一節

此因上命微子奉湯之祀而及于致君澤民光前裕後等事也
自敷訓至無斃皆所當欽皆是戒勉之詞敷訓從尹東夏米服
命從建上公米訓即五典五禮之訓敷之所以正民典即九章
九命之典慎之所以正已以字承敷訓慎典二意直貫至末蕃
王室八句須把後四句較深看方為有情如云不特蕃王室而
又毗予一人不特弘烈祖而又世世享德餘做此番王室就捍
禦外侮言毗予一人就宣揚德教言弘乃烈祖就光昭先德言
世世享德就垂裕後昆言律乃有民就宋國言萬邦作式就天
下言永綏厥位就微子祿位言有周無敷就周家眷寵言句句
不可脫上二意此節是推廣統承先王五句意蓋盡此八者則
統承之責以盡作履之道以脩而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在此
矣

嗚呼往哉惟休 一節

此飭造就國之詞政與命一也自微子行之則曰政自成王發
之則曰命俱指上敷訓慎典二事說惟休無替一勉一戒相形
意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 一節 于周截

此史臣記周公作洛之始詞乃洛誥脫簡之文也初基定基址
也作新大邑蕪王城下都說曰東國洛者對西土豐鎬而言大

和會謂大會之時而有和動之容是一時民心之勤也百工即
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謂鼓舞作興以敷布
民心之和而使之見事于周是一時臣心之勤也咸動指作後
書看謂之咸者臣民固各勤矣而周公實總攝其事亦與之皆
勤也大誥治大合臣民而誥諭督治之使民知所趨事臣知所
導民而無一人之不及耳即召誥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是
也

王若曰孟侯 一節

自此至篇末是康誥之本文也孟侯以分之尊言朕其弟以情
之親言既尊且親果何人哉惟爾幼冲之小子封也位蕪尊親
見康叔不可不明德慎罰也年方幼小見康叔當及時以明德
慎罰也

惟乃丕顯考 一節

此首舉文王造周之本傳所謂一篇綱領也不顯是追稱其人
如穆穆文王明明我祖之類不必講德者感化人心之原罰者
防範人心之具克明德者存于中而有愛民好士之心敷于外
而有仁民禮賢之政務欲其德之日崇使民慕之 入于德也
克慎罰酌人心之正而存之為敬忌之心奉天討之公而著之
為法守之典務欲其罰之日去使民畏之而不入于罰也文王
以此而造周則康叔可不以此而治衛乎

不敢侮鰥寡 一節 已最截

此中文王造周之實而著康叔得封之由也通節以明德慎罰

貫不敢侮鰥寡是愛民庸庸祇是好士明德也威威慎罰也
分而言之有明德慎罰之異總而言之均謂之德也顯民對開
于上帝看用肇造句對天乃大命三句看越我三句對越厥邦
句者上段是德著于民而漸成其化下段是德聞于天而大成
其化皆所以造周也肇造區夏就為方伯言周家王業之基實
由于此一二邦之民是近者西土之民是遠者皆方伯之所統
也帝休只是眷顧其德益昌大意與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同
言天有此命非文王便真為天子也厥邦厥民謂萬邦之萬民
合天下皆在其中美以脩如鵲巢有闕雎之風行路同廣漢之
俗者是也怙冒如父母有孔邇之歌維天有於穆之頌者是也
書經主意 周書二
時叙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是也皆以歸德遠罰講乃
寡句輕帶言之最者繼志述事而勉力于明德慎罰之謂夫文
考既積累之于前而寡兄又勉勵之于後故汝得以有此東土
也爾可不念創造之惟艱以求其得國之本思繼述之不易以
求其保國之方而于明德慎罰是務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一節 于天截

下至康保民是遠稽諸古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乃明德
以又民者商考成人指伊尹以下諸臣乃明德以訓民者古先
哲王兼堯舜禹乃明德以保民者用保又民用殷先之德以為
保又之準也宅心知訓以商考之德處其心而知所以訓民也
宅心不必用順適道心等語聞屬知由屬行要一串說用康保
民用古先之德以為康保之法也但要貫愛民好士講教求比
祇適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不聞由比遠惟愈博
故曰別求一步深一步所謂博學也弘于天承近述遠稽來曰
弘者會眾理于一心而帝王君相之德無不具也弘天雖不着
力却與德裕稍異蓋至于德裕乃身則根心生色自然而然無
所容其力矣註中心廣體胖不乎心廣即上弘天體胖從心廣
書經三意 周書二
中得未治民如文考保又如殷王知訓如商考康保如先哲便
是動無違禮處王之命不過望之以明德治民而已今至于德
裕身王命奚其廢乎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 一節 敬茂截
上示以明德之事此正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桐瘵二句
是告以治民之當敬天畏二句推當敬之由往盡三句正敬之
之道我聞以下述古語見不可不敬以保民也天命民情不平
只是舉此以形彼見民情之可畏有甚于天命之可畏耳往盡
二句一串一勉一戒之詞盡心挽上近述遠稽博學集又講乃
其又民當云能盡心而戒逸豫如此則德足以立治之本治足
以瘳民之疾所以治民知訓者在是所以保又康保者在是而

難保者始可保矣否則安能免于民之怨乎古語泛言不可入近述等語順理勉行則民不怨不順理不勉行則民怨矣豈在事之小與大乎由是觀之信乎保民當自盡其心而不可好逸豫也封其可不知遠怨之道而欲以盡明德之功哉

已汝惟小子乃服 一節 乃服截

此告以明德之終蓋明德未至于化民是明德之能事未畢也故又以新民終之終即是務崇之謂乃服作一冒惟私王二句正其實也欲明德以治民者王之德意弘者推而廣之也且虛說應保正是私王之事應保殷民者近述遠稽明德以化之使變強梗為遜順而全其性命之正也惟如此則不特自盡其事而助王之道亦在于是宅天命二句平看亦通新民指天下之民不妨天命視殷民以為去留殷民得所則上可以安定天命而汝之明德達于天夫人心視殷民以為後違殷民得所則下可以作新斯民而汝之明德達于民矣武王期望康叔之詞

王曰嗚呼封啟明 一節 乃罰截

此示康叔以謹罰之事啟明二字一串虛說下文正其實也人有乃有二有字言人所犯之罪或有如此者蓋舉權變之化以緊經常之法也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有則情罪俱輕者可知所謂啟明者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叙 一節 有叙截懋和處又斷

此言謹罰足以化民見不可不啟明乃罰也有叙言罪輕情重之當取罪重情輕之當舍莫不有一定之倫叙也明服二字串

包下去惡保善意謂大明乎輕重取舍而足以服民之心也勅懋和三字亦串言民互相戒勅以善為可為以惡為不可為而勉于遷善去惡也若有疾以下正大明服勅懋和之實若有疾承惟終一邊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矣若保赤子承非終一邊保民之善如保已子則愛護無所不至矣畢棄咎者革其凌德滅義之習而出于刑法之外也康又者導其惟德惟又之化而安于生全之天也此節與上節開說不可以經權分看通節亦不必以明誠立說

非汝封刑人 一節

以去疾之心去惡固所以為大明服也但惡之過嚴將或流于徇己者有矣故於此兼舉刑殺之大小者以申勉之兩言非汝封是論其理如此兩言無或是戒其不可萬一有此失也不可妄取則不可妄舍可知矣

王曰外事 一節

上既緊言用刑致謹之道此又專言衛國法古之宜以殷法治殷民要之亦謹罰是也外事有司掌刑罰之事臬如後世之律殷法乃殷先哲王之所講畫輕重取舍各有倫叙而為殷民素所服習者陳臬內就要含有倫意玩下茲字自見○陳氏大猷曰臬門相也有限準之又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

又曰要囚 一節

承上言刑罰固示乎人而重罰當審于已要囚乃緊要囚犯如不孝不友元惡大憝之類雖問成死刑猶麗于獄辭而未處決

者服念就將決之時言五六日旬時言其念之久也旬時下要補出可生意卒無生路然後斷以殷法而決意刑之歐陽崇公所謂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者也曰服念見有矜恤之仁曰不蔽見有明斷之義

王曰汝陳時臬事 一節 殷彛載

此承上兩節來首句至汝封是謹于議法之時乃汝二句是謹于將用法之際不可以方用之時既用之後立說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下是推原其失而戒之又刑又殺者不失乎先王之意而亦不拂乎當時之宜也勿次汝封者必奉乎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己之私汝陳四句上下有相應意蓋師茲殷法欲其從乎古而用其又刑又殺則又戒其泥乎古也服書經主意 周書 一節 五

已汝惟小子未其 一節

此數節皆以用罰之道此則探其用罰之本以起下三節之意也通節重康叔良心比用罰推高一層看未其有者言諸侯之中不可及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為不忍之心地之大德曰生而入得之為好生之德康叔同有是心故能以心契心而知朕心同有是德故能以德契德而知朕德有此心德則刑罰之本以端而用之可以無不當矣小子其尚守之而勿失

乎心德平看註中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是過文法非君臣相契之謂

九民自得罪 一節

此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加于若人而後為當罪也殺越人二句即姦宄所為之事歸重在罔弗慈上

王曰封元惡 一節

此用罰以治乎民正嚴之民也元惡固為可惡然所害者他人之父兄相于倫理無闕不孝不友雖非致人於死實傷骨肉之情敗壞倫理尤為可惡故曰矧父不慈由于子不孝兄不友由于弟不恭得罪亦就子弟說此誠天理人倫之所不能一日容者故刑不可不速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彛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滌之惡人倫戕敗文王于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他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不率大受 一節

此用罰以治乎臣正嚴之臣也民之不孝不友止傷一家而已至于庶子訓入風化所係庶官之長綱紀所關小臣之有符節者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乃背上行私長惡于下使民皆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此人一日在位則一日為國之害可不速殺之乎外字皆至小臣皆康叔所統者君字指康叔言文王感所

當威則子之不孝弟之不友臣之不忠皆其所必罰者也

亦惟君惟長 一節

此下二節嚴之康叔而示以謹罰之終也康叔一身充臣民之視效特言此以禁之于未然身亦惟字承上臣民說米齊家應上不孝不友節訓臣應上外庶子節看王命惟欲其謹罰而以德用治也非德用又正是放王命所在非德者非所當罰而罰也即上所謂威虐者用治無治臣民說

汝亦罔不克敬典 一節 有及截

此告以謹罰之終蓋謹罰而至于裕民斯謹罰之能事畢矣故謂之終終即務去之謂典即文王作罰率教之典民無臣民言裕者以刑罰防其惡而不以威虐戕其生寬裕不迫以俟民之

書經主意

周書二

二七

自化也乃由者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也敬者咎惡不務而有所不忽忘者庶獄罔知而有所不敢此文王威威之心裕民之本也西土怙冒厥罪可叙此裕民之化也有及者及文王之化非及其敬忌也典法也敬忌心也裕民化也欲行文王之法而不得文王之心雖得文王之心而不及文王之化非所以裕民也非所以謹罰也武王命康叔之慎罰本求至止罰而已今能敬忌裕民而刑措不用則有以遂其本心矣豈不悅懌乎

王曰封爽惟民 一節 作求截

此欲其以德用罰嚴諸已所以勵康叔也以德用罰者導之以德而不徒然後齊之以刑非德行于罰之中也爽惟上先要點

出元惡大慙不率大憂之民固當宜之于罰查吉康下要補出

導之不徒然後不得已而罰之意不教而殺是陷民於危地非所謂地吉康矣迪吉康者謂以德開導之使民歸於禮義安于孝友而得以全其生之謂也我時其惟二句與前往數求二句相應殷先哲玉不專指成湯如成湯之子惠大甲之永底中宗之祇懼高宗之嘉靖皆是作字有工夫含敦典敷教意其惟至作求一氣說有急于用德意若于罰則在所緩也矧今民以下見民有可化之機不可不導之以德意罔迪不適者言人性之本善也以德導民不徒而後罰之是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方可謂之政若不導之以德方且以刑驅之則刑非輔德之刑而將以止亂適以滋亂夫豈得謂之政哉此我之不可不導民

于吉康而取法于先王也况康叔有治殷之責者可徒恃乎罰而不法先王之德以導民也哉二合惟文王之敬忌至作求以近述遠稽立意

書經主意

周書二

二八

王曰封于惟不可 一節 之行截

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也監是監殷先王以德康又其民而與之匹休也不可三字須暗藏民不靖以下意告汝德之說句謂我教汝行罰不徒告以罰之說也必告汝迪德之說于行罰之先如迪民吉康之道罔政在邦之戒蓋欲與汝而共監也今惟五句正推不可不監先王意惟厥罪三句又推所以不怨天意不靜內默奸宄不率意迪屢未同商民滌紂惡深雖自周以來迪之以德者屢屢然猶未能上同商先王

之治也即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上言罔迪不迪以斯民之良心言此言屢未同以殷民之俗染言天罰承民不化來我其不怨有監先王而惟導之以德之意惟厥罪二句言斯民苟有一毫之罪皆在尊民者之身况群穢顯聞于天則是至大至多之罪皆萃于朕躬矣天罰之加我何敢怨乎此我之不可不監于殷先王而亦不容不為汝告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 一節 敬哉截民寧又截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虛說下文正所以敬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彞三平直說王者之刑雖曰殺之而不怨然刑凶器也加之于人本是可怨的因其有罪而必欲刑之雖不是妄念然亦一點殺心所書經主意 周書二 五十五 在故曰非善之謀德者常道也刑法俾我 一日本非可常用者故曰非常之法蔽時二句言決意不用刑罰而一念之誠惟大法古人之敏德也不則即近述遠稽工夫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考以及古先哲王之德用者用此敏德也貫下康乃心三句心者化民之本康心使心一於德而不為刑之所惑也德者化民之要願德如古人而與之相為匹休也獸者化民之獸遠獸使謀慮深遠不逞淫刑而求快于目前也此三句正與無作二句對看裕字緊承康心三意以刑治民不免傷于急迫以德治民則寬裕而不迫矣即前乃由裕民之裕寧即前所謂吉康者夫不用罰而用德如此則德能務崇而助王以新民罰能務去而非大放王命者矣寧復汝瑕疵而棄絕之乎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一節 珍享截

此總結一篇之意所謂以天命結之者康叔承文考帝休之後而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延天命也惟命三句言天命無常而難保明乃以下正是保天命之道念哉以天命為念也所享之國指東土言服命即通篇明德慎罰之命高乃聽者尊所聞之謂民心乃天命所視以為去留者服此命以安治其民使入于德化之中出于刑罰之外則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而無常者可常矣又何珍享之有

王若曰往哉封 一節

此節飭造就國之辭所謂以殷民結之者康叔承文考時叙之後而有助王新王之責故望之以下繫民心也勿替上須點出書經主意 周書二 五十五 民罔常懷意與上天命不常相應典與命一也自康叔守之則為典自武王之則為命俱指通篇明德慎罰言勿替着自家勉行上看聽朕句重在遵君命上看二句一串此教典與前罔不克教典不同乃者難辭言能如是夫然後殷民安國祚與之俱安而子子孫孫得以世享于無窮也曰世享則不特康叔一身無珍享之患矣上以天命為重而殷民未嘗不係于天命此以殷民為重而天命未嘗不係于殷民須通融看始得

刺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三

戊辰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孫鍾 鍾重訂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即武王教妹土臣民之命明有敷宣播揚意須合篇內意如近述文考誥誌之意遠稽有商興亡之迹明此命以教民使之為勤事之民而所以作天下之孝者此也明此命以教臣使之為正事之臣而所以作天下之忠者此也

乃穆考文王 一節

此下四節武王將陳已訓于康叔而先舉文王毖酒之教以發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之也肇國西上文王始受命為方伯時也庶士少正御事總是庶邦之臣言庶邦則本國在其中矣曰庶邦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之不誥曰朝夕見無一時之不誥也祀茲酒謂方祀之時則用此酒以荐神既祀之後則用此酒以降神舍祀則皆不可用矣非謂用之以飲福也惟天降二句又推作酒之原以明祀茲酒之意天之降命本為祭祀如此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降之本意矣玩註中而已二字見酒本非為人合歡而作也文王于西土庶邦猶諄諄誥誌之而况于妹邦耶

天降威 一節 降威截

夫作酒之由雖天之降命而酌酒之禍實天之降威首句虛說民與君就庶邦言喪德謂荒心志亂威儀喪邦謂失衆失國正

原缺第二葉

之此武王毖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嗣爾至厥長是務農以事親肇率至父母是服賈以事親奔走不是服勞只是勞力以奉養所謂用力用勞者與孝養對看農商隨便為之非是兼舉之謂事農則粟米有所出而可以遂安飽之欲事實則則用有所資而可以遂足用之願故父母慶洗腆用酒不是私去飲酒子職以盡至願以償夫然後承歡于膝下燕樂于一堂雖豐潔亦不為過耳親慶而後飲則其飲亦自有節矣

庶士有正 一節 用逸截

此武王毖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君子無庶士庶伯朕教茲酒之教爾大以下正朕教之當聽者羞者有執爵執觥割社奉俎等事不惟曰三字史臣記武王之言反觀于身貼營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三

四百九

為之際內省于心貼念慮之發皆就發動處說作者動也稽者合也中德著無過不及用上看連爾尚句一串說此三句與上爾大克羞句對看羞者曰克則不徒飲食之而實能盡其養老之敬羞饋祀曰克則不徒備其物而實能盡其事神之誠養老之時有獻酬交酢之禮故可飲祀神之時有旅酬享尸之禮故可飲醉飽用逸止是一時用酒耳舍此二者即謂之酒酒矣享神為正而我後飲是副之故曰用介或作自慰或作自助精神者皆不取養老事神二者是人臣之事亦是人臣之德盡是二者即為正事而可以不廢王命即為有德而可以世享其國矣不忘在王家者永保祿位之意正是天若元德處

王曰封我西土 一節 于酒截

此申言文王受酒之教為甚大見不可不明大命意邦君即上
庶邦之君御事即上庶事少正之類小子即上有正有事之小
子文王教如誥群臣而嚴喪德喪邦之戒誥小子而有無彛無
解之詞是也故我上要點出君臣合德而馨香上聞于天意文
王受酒之教其有關於天命如此今日之大命亦述文王之意
而為之者也康叔明之於妹邦亦可以保殷命于無窮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 一節 秉哲截

此下二節言商之所以與欲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妹邦也此
節大意謂成湯以敬畏垂統故繼世君臣亦皆敬畏而不瀆于
酒也重在成湯上畏者心之敬而不忽迪者以其所畏而見於
行事之謂天顯就威福予奪之不常言與顧誕明命不同小民
書經注意 周書三 四 五
就從違向背之不常言此句且虛說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
也哲者天顯所資治民之輔也經德者日新又新而不為外物
之所遷秉哲者克宅克俊而不為小人之所惑正迪畏天民之
實註中故自湯故當時二故字俱本湯垂統來成王是本湯之
經德者以成德畏相是本湯之秉哲者以禮下商之後王其心
一迪畏之心也厥業有恭是以成湯經德秉哲之事而責難于
君商之後臣其心亦迪畏之心也俱以天民貫不取自暇二句
只承繼世君臣言之成湯不言謹酒者聖人不待言也

越在外服 一節

此又舉有商內外諸臣不暇逸也亦從湯之垂統來二越字承
上之詞外臣凡二等內臣凡七等皆在御事之下者侯甸男衛

四服之諸侯邦伯立政所謂立民長伯者卑於輔相尊于庶尹
與職于卿大夫者百僚也衆官之正如樂正酒正屬也所謂庶
尹卿大夫之副貳所謂亞也惟服受職服役之小臣也宗工百
工之尊者百姓國中之百官者姓也里居致仕居鄉者罔敢瀆
酒中有畏天畏民意不惟不敢打上不敢自暇自逸句說亦不
暇意即于下二句見之惟字重看正見不暇他及意助成王德
顯本成王畏相來或宣化于外或承順于外而使君德之已成
者益彰其實而不過佚也助尹人祇辟本厥業有恭來或紓其
外顧之憂或分其內治之責而使御事之責難者益弘其恭而
不懈怠也一心以助乎君又一心以助乎相方將惟日不足者
而又何暇于崇飲乎助尹人是各任其職不以煩細之事瀆之
耳 書經注意 周書三 五

我聞亦惟曰 一節 在上截

此言商之所以亡欲康叔戒之以明大命於妹邦也在今句作
一冒酣身正是崇飲與迪畏相反此正紂惡之本原而喪德喪
邦之由也政令不行威儀不檢在民方悼其亡而虞其敗而殺
身不畏滅國不憂在紂方安其危而利其災其不能迪畏小民
也如此上焉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之德以格乎天而下焉者
群酗于酒惟有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其不能迪畏天顯如此故
天降喪以下總承上來言自速其亡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 一節

此節結上起下之意多誥指上三節言二句古語泛說無于水

監以其無關於得失耳殷之隆命此失昭然可監者也上言湯言受而此獨言受者蓋能監紂之所以亡則必監湯之所以興矣夫大監監字與上二監字不同水監民監監視也大監監戒也斯時指臣民言撫安者謂革沉湎之風而使臣勤于職去淫醜之習而使民勤于事也我字雖武王之自嚴其意實指康叔武王舉上三節全歸結在此一句上

予惟曰汝劼毖殷

一節

定辟截

此欲康叔毖臣而先謂已正所以監古而撫時也劼毖者申明大命非養老事神之盡道不得常飲所以嚴之人也剛制者躬行大命非養老事神之盡道不得自飲所以嚴之已也殷獻至定辟要得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意殷獻臣昔仕于殷而今退

書經主意

周書三

六

七

休者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皆非在衛國者太史以下皆在衛國者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太史之所掌者爵祿予奪生殺廢置以詔王馭群臣內史之所掌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地故曰交獻臣百宗工是一個人周之賢臣舊為百宗工者服休講明性命道德以建立治本者服采修明禮樂政教以恢宏治體者皆以師禮事之而不以臣禮畜之故曰事三卿雖侯國之仰然受命于天子不受命于國君蓋列于內六卿而與國君相等匹者故曰疇殷獻至定辟自遠而近也太史至定辟是自卑而尊也若康叔一身則又遠近尊卑之所視傲者故以剛制戒之祇適于文考而深絕其喪德喪邦之非數求于有殷而致嚴于自暇自逸之戒使

剛制于一人者有以為群臣之倡而劼于群臣者又有以為庶民之倡可也

厥或誥曰群飲 一節

上節言毖臣已含毖民之意正與前妹士二節相應此下四節復舉臣民中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詰毖之意此言民之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群飲便有不脩農功不服商賈而相聚為奸意勿佚者義也其殺者仁也

又惟殷之迪 一節

此言臣之不率教者當以法處之也教之者如羞者而後醉飽饋禮而後用逸之教是也有望其改過意

有斯明享 一節 明享截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七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不忘教辭而盡羞者饋禮之道者所謂有斯也明享顯然予之以爵祿而永享王家之眷也乃不用我四句對首句看姑教之是教之於酒酒之時見聖人忍棄人之仁有斯明享是勸之于謹酒之後見聖人樂于彰善之義

王曰封典聽朕教 一節

上三節以毖民毖臣平看此又欲其毖臣以為毖民之本蓋臣者民所視效故也朕教只該應上二節觀註中諸臣百工句可見要之不外于養老祀神方可用酒之教也勿辨二句正見不可不從之意治之先之以教誨而使知所改繼之以勸懲而使知所從也

梓林

王曰封以厥庶民 一節 連王載

此通上下之情固諭以治國之理也大家勢重勢重乃起熾之地天子勢尊勢尊乃致疎之門其情皆對達者然皆視吾臣民以為向背取舍者也能于庶民體群臣而得其心則可以因臣民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矣故曰以臣民達大家能撫臣民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心而致天子之眷顧矣故曰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惟字重看蓋邦君上理天子之事故能通上之情而使天子無間于臣民也下統大家之事故能通下之情而使巨室無間于臣民也信乎惟邦君能之也勉康叔通情意題末綴出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一節 殺人載

此寬刑辟之用亦諭以治國之理也恒越者常常發越于心師師貫三御尹旅皆屬于邦君而有刑之責者于與厥君皆指康叔言予罔一句以履政而戒乎臣言教也亦厥二句以仁政而率乎臣身教也身教即所以行其言也敬勞二字串說謂教明乃罰而導斯民于懋和也肆徂句指御旅言肆往二句正亦厥君二句之實上句屬康叔下句屬三御尹旅奸宄殺人惡人有非謂凡犯此者皆有之但謂其情可矜法可疑者不濫刑以盡殺之耳戕敗句亦然

王啓監厥亂為民 一節 引恬載

上欲其寬刑辟之用此舉先王命監之事而致其戒見不可不寬刑辟之用也王啓監處頌點之君而輔之以臣意對王其效

邦君句看無胥也五句對引養句看無胥五句先王命監之詞引養句先王命監之意二胥字兼君臣言戕以刑之大者言虐以刑之小者言此二句已總一國之民說了至于二句又于平民中提出寡弱孤獨者尤宜加意而敬屬之也合由以容保合乎平民寡弱之衆率由是無戕無虐之道而容蓄之也效者責望之也引養引恬總上無戕無虐敬寡屬婦言出之於刑辟之中而引之於生全之地不至死于無辜耳若茲總承辭與意來罔攸辟者體先王命監之詞而合由以容之是尚述先王命監之意而引養引恬之是務所謂罔厲殺者不徒責之于人而先敬勞者實能盡之于已可也

惟曰若稽田 一節

此承上言我欲汝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以盡治國之理亦以爾康叔一身成終之責係焉耳三若字上俱要先點正意三者之成終其間各有事宜然骨子終不出通情寬刑二意但于講處須影得譬喻字樣明切為妙除惡立國制度俱就衛國言武王之於衛除殘去暴建邦啓土立綱陳紀固已成其始矣若夫旌別淑慝慎固封守粉飾治具則在康叔之成其終耳不然足朕祗之不終也我後之棄基也非天下之成材也而豈我之望汝以治國者哉陳修有井然區別分明意曠者明界限也畝者通水渠也墻高曰墉卑曰垣塗墍是飾其外者茨是覆其上者有牢固堅密意粗質曰樸致精曰斲丹雘朱色有煥然增

新意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 一節 后式二句截出

此下四節有周大臣進戒之詞此節是述先王以德馭臣之效而後王當有以法之也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二句一直意盡庶邦之諸侯而皆用是德以懷之如巡狩有時以通往來之情旌命有典以隆錫予之惠皆是懷為夾者諸侯本是遠的以德懷之而使心向于我便是懷遠為近非謂懷遠如近也方米對懷為夾看用明德對上用明德看德是忠于事君之德庶邦享三句亦一直說謂盡庶邦之諸侯皆方米以享上而亦用明德以應之也如獻其庭實以表奉上之誠述其職守以脩覲君之禮皆是典即先王用明德懷為夾之典集字即上懷字庶邦不享亦如先王時兄弟方米而既用明德也

書經注意 皇天既付 一節

此述先王以德受命之隆見後王當有以慰之也既字重看正喚起下節之意皇天上要點明德格天意先王之德本可以主中國之民甸中國之疆土也付以中國民則一民莫非其臣矣付以疆土則尺地莫非其有矣平看亦不妨

肆王惟德用 一節

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肆王二句一串用德者用是德以教化之也是消其垂戾之氣憚是作其好德之誠先是引之以向于善後是驅之以入于善和憚有寬裕不迫意先後有勞來不怠意迷民泛言天下之民不專指商民付民之命先王嘗以明德而受之于天矣所望于後之人者用德

以化其迷也今能若此則民無不化而先王之所受于天者慰矣故憚

已若茲監 一節

此勉君監已之言而因推所以欲監之意蓋寓規諷于頌禱之中者也若茲指上三節工夫今在監字內惟曰至末一氣欲王監之之意正在于此欲字內有含蓄諸侯國之藩屏民國之根本用德乃化服臣民之本而化服臣民實疑固天命之本也保民只是有天下之意萬年永保民者由今日以至于萬年為王之子孫者永得以為諸侯主為萬民君也臣之欲君監之者正祈君以至于是耳吾王將以萬斗為統而建子孫不拔之基者可不監臣之言而用明德以撫臣民撫臣民以凝天命乎

召誥

書經注意 周書三

按此篇最有條理當作四段看惟二月七節是第一段史臣記周召作洛之事也如冒頭然太保乃以節是第二段召公托周公以誥王之辭也如起講然嗚呼皇天十五節是第三段第一三嗚呼為眼目嗚呼皇天四節言天命不常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嗚呼有五節言初服當謹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如大講然末節總承一篇之意而結之如綴束然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

洛邑之暴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溢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之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并建兩京蓋亦識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惟二月既望 一節

二月者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營洛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事之大不敢不告也朝取貴早之義兩夫輓車曰輦輦行不駕馬曰步

惟太保先周公 一節 相宅截

上是以作洛之事告乎親見成王上有所承此是以相洛之事資乎臣見成王下有所托周公為首相召公為次相故使召公先周公行也相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之謂越若來帶下惟丙午肫至洛輕卜宅如洛誥所謂始卜河朔黎水繼卜澗瀍東西者得卜如洛誥所謂兩惟洛食者經營非便與作只是胡為王城宗廟胡為郊社朝而經者縱橫以經之營者週迴以營之也卜宅一營正是相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 一節

攻位就關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言而位成則規模已粗立矣然亦未是用版築斧斤工夫至不作處方是用此工夫獨後庶殷者以洛邑圻內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和會故惟用殷民已遷在洛者也位成不及城廓者工程浩繁非旬日所能成耳上下宅而得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

此攻位而位成見召公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日乙卯 一節

上是太保先公以成其始此下是周公胤保以成其終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達觀只是通觀非度其可否之謂

越三日丁巳 一節

郊是合祭天地社是獨祭后土郊用二牛祭尊以簡為誠也社用太牢祭卑以豐為貴也后土乃洛邑本地之土神比天地為卑非謂后土乃卑神也註中皆告以營洛之事句還當補在繳中郊不言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中故也

越七日甲子 一節

役書凡規模體制之詳經營曲折之度工程期限之則財用餼糧之費皆載焉命殷庶欲其知所趨事命邦伯欲其知所統率平看即大誥治意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者著其難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統于尊也合上節主告神役民說且有養精神于無為竭精神于有為意

厥既命殷 一節

上句承上節來是過文意重在下句不作正是版築斧斤工夫與攻位不同庶殷且然則四方之大和會百工之播民和亦可知矣自太保至此以基命成始定命成終立說

太保乃以庶邦 一節 入錫截

太保至入錫是史臣記事之詞曰以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詞曰

出取入錫者向者庶邦家君之來各有贊見之需今則出而取之併誥王之書而入錫於周公也拜手稽首對公如對王也旅王若公者王在鎬京召公在洛邑書幣不能以自陳及于公董公轉達之也誥告二句乃一篇大旨正所以旅王若公之意誥告句含誠以祈天意越自句含敬德意曰自者專其責于王也末綴分周公達幣誥意

嗚呼皇天上帝 一節 惟恤哉

此節以兩嗚呼對看上示以天命之不常下示以保命之有道也改字貫元子大國說受命惟休正應元子大國無擅言其大非言其久無疆惟恤在可改易亡上看岌岌何弗敬又在休中有恤上推濟業能敬則小民可誠而天命有常矣

天既遐終大邦 一節 用懋哉

此言天命不常申明其不可恃也只重紂失天命與上節無二意智藏源在其不能敬德可知民亡見執其不能誠民可知天哀民而移命有德則天之永命不能祈矣商哲王精爽在天紂猶不可恃如此我文武雖受懋命其可恃文武在天之靈而不疾敬德乎敬德而曰疾者洛邑告成將蒞新政便當做敬德的工夫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要補出祈天永命來

相古先民有夏 一節

上二節專舉商之亡固知天命不足恃此節兼舉夏商之亡見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亦非有二意天如錫禹洪範錫湯勇智者主德言皆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意從于保如啓賢

能繼者格保如假手有命者主業言兩個面稱天若俱承德業兩意面者不背之謂知天之啓迪其德則祇台德先知天之保佑其子則統傳于啓此禹之面稽天若也知天之啓迪其德則懋昭大德知天之保佑其格命則爰章夏正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兩言今時既墜厥命即所謂而今安在哉蓋致慨歎之意夫以禹湯盛德大業雖能得天命于當時不能保天命不墜于今日則天命誠不足恃矣文武德業之盛雖為天之所眷王其可恃之而不疾敬德乎

今冲子嗣則無遺 一節

上三節示以德之當敬此又示以敬德之要敬德在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而無遺壽考又好惡用舍之大者也勿作敬德之助看幼冲之主恒喜新進之士而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尤非其樂親者故以無遺戒之下二句正示以壽考不可遺之故也

古人之德如夏之祇台德先商之懋昭大德皆是稽古德就踐歷既久聞見博洽說是其人雖今而心則古也稽謀自天謂凡所謀度務稽諸天理而不忝之以私意就造詣既深智識宏遠說是其形雖人而謀則天也事之監戒存乎古故於稽古則曰事有所証理之大原出于天故於稽天則曰理無所遺固不可遺與充不可遺二句在矧字生來要重看○按召公之在當時亦壽考之臣一篇之誥拳拳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何莫非古人之所在天理之所存乎無遺壽考之言隱然有欲王不忽已誥意在

嗚呼有王雖小 一節 元子哉哉

此言元子所係之重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也召公發誥一篇之意皆具于此元子內無天命民生所係說不能內舍敬德有潛乎默化之意誠于小民者消融其悍逆悖戾之氣而同歸于禮遜友順之風非使之得所也今休對無疆惟休看前休字以受命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昔而言故曰今與下文今休同王不敢二句串正敬德工夫而誠民祈天之本疾于敬德用以顧畏民若而誠和之則今休可祈而元子之責盡矣又何憂天命之不常乎必如此繳方應轉得前四節意○新安陳氏曰誠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于畏民若者蓋民之若險可畏常伏太和盛美之時特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頑却慮以畏之則福于禍所伏矣此所以為險也是以莊子曰人心險于山川

音經主意

周書三

卷六

五十五

王來紹上帝 一節 土中截中又又斷

王任元子之責固當敬德誠民以祈天矣是道也舍洛邑其何以行之哉紹上帝句輕自服也正紹帝誠民之事體典禮命討謂曰自者見非臣子之所能與即自服土中意敬德祈天意且勿露出其自時配皇天三句雖平召公引之只重在中又句蓋引以証已自服土中之言耳配皇天不是郊天與太甲篇克配上帝一般如奉蒼天命是也誌祀上下如聲稱般禮是也自時中又如教養內洽是也末二句串說是召公期王以宅洛之效命即上元子大國之命成者一定不易之謂蓋天命與民心相為流通者成命本民心太和來治民今休又在成命上見出者

成命未有則治民不足以言休矣謂之今休言不待繼世而後見也通節對上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句看

王先服般御事 一節 節性截

臣者民之視效故治人當先服乎臣也先字重看服者化服之也以周御事為長官以般御事為左貳便是比介便是化服之道驕淫之性就凌德滅義說日邁則自然感化而日趨于惟德惟義之歸矣臣化則民其有不化者乎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作所 一節

君者臣之儀表故服臣當先謹乎身也敬作所謂當敬德是勉之詞不可不敬德甚言德之不可不敬是戒之辭一勉一戒相形說非有二意作所是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所往而不敬也一或不敬則非惟不能服般御事而民亦無觀法矣德其可以不敢乎末繳云苟能敬德則臣服而民亦化民誠而命亦永元子之責塞矣王宅洛邑此非所當自盡者乎此節正應上王不敢後二句看

我不可不監 一節 有般截

上欲其敬德以誠民祈天矣又恐無徵不信乃即已然戒之首我字着成王言餘四我字召公自謂監兼監視監戒二意重失一邊不可不者不監二代則不知有覆亡之憂而無以為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若以理言敬德則永命不敬德則墜命此乃可知者也

不敬德指 祭紂言

今王嗣受厥命 一節

不敬德而墜命者固當知所監矣祚敬德而歷年者可不知所嗣乎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我亦惟茲句謂有周受命人但知其天之眷周而已不知即夏商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其長短亦不可知也所可知者敬德而已祇台德先而開四百年之業懋敬厥德而創六百年之基夏商之有功者莫如禹湯嗣之者亦惟疾敬德以延周命于無窮耳王乃句甚言有功之不可不嗣也蓋初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下面數節又從初服轉出一層議論來

嗚呼若生子 一節

哲命截

書經主意

周書三

十八

哲命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敬謹而繼其敬德歷年者也若字上先點正意初生非始育之謂就幼年初去格物時說虛靈知覺之命人所同有但習之以善則習習之以惡則愚習善而習則哲命雖天之所賦而實由於己之所成故曰自貽註中為政之道二句正是過文法命哲以啓迪其德言命吉凶以徵驗之災祥言歷年以國祚之長久言三個乎字要玩只重不可知上知今句重哲吉歷年一邊不哲等意輕帶言之

宅新邑 一節

新邑截

宅新邑則天命之吉凶歷年之長短皆係于此所謂初服也敬德誠民永命所以謹初服而嗣若功者也疾敬德雖是敬己之德便有以為誠民之地的意思在台下不用刑而用德講德之

用祈天永命一串說謂用己之敬德以誠小民由是凝固天命而祈其永久也誠民只在敬德之中祈天不出誠民之外其功用常相貫通者下三節又從此節中來

其惟王勿以小民 一節 用又截

此言不用罰而治民正敬德誠民事也若者因其性而順導之有躬行意有功則非彞之民化為用德之歸而導民之功成矣

其惟王位在 一節 天下截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誠民事也與上節平看不可作民若有功之實德元本疾敬德說位在德元者以一身任元子之責而位之所在固足以首出乎庶物以一心會元良之精而德之所在亦足以卓冠乎群倫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之元德與位而相稱也有勉之之意刑用者元德之化乎而默感之也位在德元王之德固顯矣今德威化神則合天下而成其德豈不益顯乎不用罰以治民惟用德以化民則敬德誠民之事以盡而永命為可祈矣

上下勤恤 一節 殷歷年截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下勤恤虛召公責難之意還重在君上至若二句連說不可分既有夏之四百又勿替有殷之六百兼夏商二代之歷年而為我周一代之歷年然後君臣之勤恤始遂也欲王以小民屢重看實有用德意常挽上緩于用刑專于用德二意發揮受天永命者民心安則天心與之俱安民命永則天命與之俱永所謂厥有成命天其命哲

者我周將萬斯年承受之矣豈特不若夏歷年勿替有殷歷年而已哉敬德之實在民而歷年之實在天因民以得乎天此君臣之所當共念而又吾王之所當加念者也此二節常要提

拜手稽首曰子小臣 一節 明德截

此總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威命應勿以淫用非彛節以敬德而施之于政令者也明德應位在德元節以敬德而宣之于教化者也保者保守之而不敢失墜受者順受之而不敢違拒燕般周臣民在此召公于自任之中寓期望之意作未

書經主意

周書

子

顯是後王稱敬德誠民永命之君者必歸之王意終有成命而顯有令名此正欲王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為已保受之地者乃王之事也若我不過與臣民保受之而已豈敢以此為勤哉奉幣本以供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者蓋新邑之祀特以祈鴻休也固未有不能盡其實而可以祈諸天者用德以誠民已盡夫格天之實則受祀以祈天必受夫永命之休蓋不徒形之冊祝而真能如此也臣之所可自致者惟此奉幣之職而已外此則皆王之所當自盡也能字是責望必能之詞

洛誥

按此篇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十三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并示

已退休之志成王荅而留之是時公與成王俱在鎬也于小子其退至文祖德七節成王留周公而公許之是時公與成王俱在洛也伴末四節周公述命寧祭禱之事而因致責難成王之意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末三節原周公治洛之始而要其終之之詞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 一節

復即今所謂復命者須撮下二節作洛之由至洛之期黃洛之詳卜洛之詞未講遣使而致拜稽之敬者對使如對君也

王如弗敢及天 一節 定命截

此先叙其作洛之意以復王也疆理宇內非臣子所得專故曰王如弗敢及知亦以表王退托之心而唯已不得不任其責意

書經主意

周書

子

作洛而朝諸侯撫萬民皆所以承天休者故皆以天命言保先往應基命就草創之初說胤保而往應定命就大後之興言大相者相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即下下洛意但未可露出明辟無統御諸侯撫綏萬民言雖尊之實期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 一節 亦唯洛食截

此正大相之實復辟之辭也王者以民為重故所居之地為京師先卜河朔黎水從民便也此處要補不吉意卜乃召公經營之事周公自謂我卜者二人同心召之卜即周之卜也非是再卜卜王城于澗瀍之間而龜兆告吉則天之命我以朝諸侯者于此乎基而自今可定矣卜下都于澗水之外而龜兆亦吉則天之命我以撫萬民者于此乎基而自今可定矣圖卜平看亦

通伴來以圖則澗瀝為王城瀝東為下都一披閱而如見伴來
獻卜則澗瀝之洛食瀝東之洛食一觀覽而可知卜之兆辭如
卜世三十是也卜黎而不吉者見商民之心出于私故天心有
所不從卜洛而并吉者見周公之心出于公故天心有所不違
先卜黎後卜洛先大後已之心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 一節 末句截出

此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一節重卜字以兩拜手稽首分看上
是叙其作洛之美意下是謝其告卜之誨言王亦拜稽者敬使
者如敬公也通節要與上文相應米相宅對上相東土二句既
定宅對上惟洛食等句伴來至共貞對上伴來以圖句公不敢
不三句是相洛之美意公既定至共貞是定洛之美意公其以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予句是總承相洛定洛而推美周公作洛為國家久遠之計意

相宅是相王城下都匹休謂天之眷命我周者無窮而我周居
洛邑以配蒼之者亦無窮也此二句正敬天休之實定王城于
澗瀝定下都于瀝東便是定宅我二人共貞我為宗子所以受
此命者公為宗臣所以輔此命者恒吉之卜休惟時二人弗戡
故欲我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其休也此重叙公
美意非是責望周公萬億年就規模宏遠上見規模即形勢本
文四休字只卜休休字指卜兆兩洛食言其餘三休字皆就天
之眷周得以朝諸侯而撫萬民言諺言雖只註告卜而作洛之
事亦在其中矣

周公曰王肇稱 一節 新邑截

此下九節皆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祭祀之事主祭者可以
達精明之德格君心之道莫要於此助祭者可以起顯若之心
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故周公首及之肇字內有記功教工內
治外治俱未暇舉意般禮不是祭物皆隆重告報祈三意咸秩
句即是般禮成者自皇天后土宗廟社稷之外凡當祀者無不
周也秩者序其尊卑上下之差等牲帛祝號之次第也

予齊百工 一節

此與下節是告王以記功之事亦宅洛之要務也齊是整飭齊
一之謂非是遴選之也有事即下節激勵臣工之事整齊百工
固可以見下盡率屬之責行王教詔又可以見周公上無專主
之嫌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今王即命曰 一節 元祀截

此正教成王有事于百工也二命字俱命百工所謂教詔之者
功凡平時勤勞王家皆是不專指作洛說記功宗錄之載籍而
褒異于生前也作元祀脩之廟食而寵榮于身後也記功宗則
凡功之最尊顯者必為所記之冠矣以功之最尊顯者作元祀
則凡功宗皆在所祀之中矣二句不平記之于今以為他日之
祀也薦禱者欲其感激于受恩之後而戮力王室以輔成新都
久大之治也蓋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一蹶而
元祀將有不可保者故以此戒之

丕視功 一節

此言記工係風化之大見論功行賞不可不慎也功載即記功

宗以作元祀者不視以播之朝是勃之宗廟言此句不必著六
重在下句效之而公是推賢讓能一心殉國之謂効之而私是
妬賢嫉能背公植黨之謂教非教令之教乃上行而下效之也
悉字含公私兩意

孺子其朋 一節 首句截

首句是戒其徇私之失以下是示以徇私之害論功行賞始或
少出于私則其終之流不可言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者蓋
禁王于未發也

厥若彛 一節 成以截

此告以內治之事也彛以綱常倫理言敷五典和民則所以若
之也事以禮樂刑政言脩紀綱振法度所以撫之也成王宅洛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二四

四首節

正服行教化脩明政事之始也若彛撫事之責有不在公而在
王者故欲其如子如只是照板去不要變更的意非欲其法
已也欲行舊政必須圖任舊見在周官蓋嘗與公若彛撫事
而立治功存治體者註中勿以私人正與惟字叫應嚮者若彛
撫事之意僚者若彛撫事之明作二句正伴嚮即僚之實皆
兼若彛撫事言天下之治功在于勤而荒于嬉天下之治體成
于寬而壞于迫也治功不立治體不存其如上之意與已之職
何明作有功是精白一心勇猛精進而必欲常道之順國事之
脩也敦大成裕是崇尚忠厚務為寬博而待夫教之自順政之
自脩也汝永有辭後世論若彛撫事者必以王為稱首蓋不特
如子而已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節是過文法乃結上起下之詞惟終兼上下文講記功教工
固所當盡而天下之諸侯亦有以統御之若彛撫事固所當脩
而天下之萬民亦有以教養之于以終文武之業于不墜可也

汝其敬識百辟 一節 有不享截

洛邑之作本以朝諸侯故告之以統御之道所以終王業也人
心敬則精而明不敬則惰而昏人君能敬則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自然能識諸侯之誠偽矣洛邑告成之日正諸侯享上之時
故特以享言之享多儀句是泛說其理如此以起下意儀不及
物以下言不誠于享上其害有如此正見人君當致敬以察其
誠偽也儀字兼內外言人臣上交其君恪恭之心存乎內威儀
之節見乎外物則幣帛玄黃之類皆所以將之者也儀稱其物
則為誠儀不及物則為不誠惟不後句過文法諸侯之朝享亦
政事之大者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視君上為可輕等王度為故
事而政事之爽侮也必矣民不享上雖化于諸侯之不後志于
享苟推其原實君心不敬不能識其誠偽致之也○蘇氏曰小
人賄以悅人必簡于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後志
乎物而不後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
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
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
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
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書經主意

周書三

五

音計

乃惟孺子頌朕 一節 民彛斷明農哉又斷

洛邑之作本以撫萬民故告之以教養之道亦所以終王命也
禁民彛即周公所不暇者聽朕句即頌朕不暇之事禁民彛教
之事也而兼言教養者有恒產而後有恒心生養遂而後理義
明也汝乃是二句言弗聽弗頌者亂之由也是戒之之辭焉叙三
句言能聽能頌者治之由也是勉之之辭不永猶云非久安長
治之道也農用八政重民五教武王輔民常性之成法周公嘗
薦叙之而天下皆肅將祇歡夫故欲其薦叙正父如予也於其
仁厚之澤有加而無已故曰薦厚而不忘於其法度之舊一遵
而不亂故曰先後之不紊焉叙二字串不廢乃命只是服行其
政教汝往敬哉欲其往布教養之道而戒不廢之失盡焉叙之
意

王若曰公明保 一節 冲子截

此成王答周公教已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也
盡心以啓沃之謂明盡力以輔佐之謂保與後禁迪迪字相應
下舉德輔已以行大事與舉德輔已以行大禮正明保之實也
稱丕顯德直貫至無文顯德就上文告教上說揚文三句三平
揚文武烈對揚其顯謨承烈而上不忝于祖也對冲子惟終看
奉答天命奉答其基命定命而仰不愧于天也對時惟不永看

和恒居師善政善教從容不迫而又終始有常于以使天下之
民各得其所而俯不忤于人也對被裕我民看俱要本稱德說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一節 元祀載

此對上節言亦承明保稱德說惟宗二句是厚于報功而明無
負于臣也對功宗元祀看咸秩無文是周于祀神而幽無媿于
神也對肇稱殷禮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一節 迂衡截

上二節是答此下二節是留此節與上予明農哉句相應公德
即上丕顯德非另有德也或作本體之德或作制禮作樂似與
上節反不相貫明光是光輝發越動施是流行不息旁字必合
上下四方說方得穆穆即明光動施之德容猶言公之作德穆
穆和敬上下四方充塞周遍而無方所也迂衡誠敬流道而開

太平于有象和氣融洽而熙鴻號于無窮以上下則天地清寧
以四方則民物康阜是也不迷句緊承上三句來德教不可分
教即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冒于上下四方文王所動之
教也不單稱德而重光于上下四方武王所動之教也惟公以
德致治則常如咸和永清之日而不至于過佚其光烈矣故曰
不迷不迷無工夫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以之法祖此也以
之敬天此也以之誠民此也以之御臣此也以之事神此也舉
凡大事大禮皆賴公是德以為之矣于冲子夫何為或惟夙夜
跋祀而已言更無他事也夫成王既無所為則周公不容已于
不為所謂示以留之意者蓋如此

王曰公功 一節

此正成王留公之詞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自輔助乎君謂之渠即前保字意自啓沃乎君謂之迪即前明字意揚祖烈得天民御群臣報群神格上下安四方皆賴其輔啓故曰萬罔不若時欲其覆明農之念而所以輔我啓我者常如是也至是明言其不可去夫

王曰公于小子其記 一節

上因其欲去而留之此直留之以治洛也傳中舉祀打轉筆稱三句發政打轉內治外治命公留後治洛成王先在洛發政而歸宗周乃留公繼其後以治之也留守留後之義如唐太宗貞觀間親征遼東置京留守以房玄齡為留守蕭瑀副之之類

四方迪亂 一節

我欲留公後者以公有大功耳明光勤施之德彌于六合而雍熙太平之治開于四方公之功固尊顯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於教詔而功宗之禮尚未見於施行故相與以命寧明禮以休享所以安定其功者猶缺焉而未之舉也公有當教之功如此固宜鎮撫新邑以慰我之留夫此節還歸重在留公上或以此慰其已然之功下勉其未然之功者不取

迪將其後 一節 師工截

此留公以治洛之事不可作勉勵說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正其實也迪將者大有作為之謂其後謂留後之事士師工即見在周官及授職于洛者開大留後之事業而使士師工之圖治

于新邑者皆有所監視也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于天而為宗周之藩輔者則順常道以師教之撫國事以保安之而常如時叙永清之日使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于以翼衛我周室也如是則迪亂之豐勳益著而啓大其後者無餘功文武之勤教不迷而監我士師者有成績矣此非公之所當留洛而自圖者乎四輔猶言眾輔也

王曰公定 一節 往已截固哉又斷

自命公至此通是留周公治洛歸重留上不可分慰安責望等意此節申上三節公定二句應即辟于周一節肅將二句應迪亂一節康事句帶說公勿替刑句應迪將一節四方迪亂公之功也肅將自貌之恭承言祇歡自心之欽悅言蓋公之功不特

四方迪亂 一節

為君心之簡在而又為民心之敬服者于此一去則民無與保臣無與監不能啓大其後以貽朕心之憂矣故曰困康事上教卷言如公教以于樂民彛和恒居師者成王恐留周公不住故又言已無厭安民之事見得我雖歸周亦不敢以逸自處也公勿替刑者自始至終勿替其誕保受民之心使士師工永有所監視也如是則治在洛邑而化及于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于後世不特洛邑之民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享公誕保之德矣公雖不為冲子留獨不為士師工留為四方留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一節 武王

此周公許成王留洛也以治洛之事自任見為下為民之仁以

治洛之本責君見為上為德之忠王命句帶下承保一途命即上所謂公定公往者承保即詎保無師教保安說貫下越乃句弘朕恭者以保氏之責雖在于我而保氏之本則在于王凡化今傳後之事宅中圖治之效將大其責難之義以告君也口弘者盡言以開導不但如記功教工內治教養之說而已也

孺子來相宅 一節 恭先截

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王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以上是叙治洛之事曰以下是推治洛之效來相宅云者成王雖歸宗周周公猶冀其常來相治洛邑也典章乃當代之法輔治之具也惇典即率由舊章意殷獻民乃前代之賢輔治之人也惇獻即先民時若意亂為新辟承惇典一邊說作周恭先承惇獻一邊說

若經注

周書三

周書

周書

如此分配更覺明白或以新辟二句俱總承文獻二意但恭先處難通惇典則與治同道足以綱紀四方而為新服之明辟矣惇獻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而為後王之倡率矣二句無工夫却未可作效自時中又兼典獻說萬邦指民言主自時居此洛邑惇典獻以盡中又之道則善政所敷既足以甄陶乎斯世而君子在位又有以造福于生靈王圻安天下與之俱安萬邦不於是而咸休乎惟王句即就萬邦句看惟至于咸休則王道大行而新辟之規模以定治功丕振而恭先之儀範已端凡文之咸和武之大定者于是而益觀厥成矣

于良以多子 一節 成烈截

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正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御事即士

師工洛邑之民文武受之于天成烈之所在也曰篤者承保受民而使文武咸和大定之功益光顯而不墜也此句最重下四段平皆根篤烈來殷民既安而天下舉安是蒼天下所仰望之心也故曰蒼其師王命詭保而果能詭保是倡後人以事上之信也故曰作周乎先昭子乃儀刑所係殷民化則新辟之範足以表四方矣故曰考朕昭子刑文祖嘗佑冒西土殷民化則脩和之德足以冒海隅矣故曰乃單文祖德夫慰民心倡後臣成君化揚祖德皆本于篤成烈而然則迎將之事已盡留後之責已終而不負吾王委任之意矣傳中自效乃自責效也與上效字不同

伊來蒞殷 一節 首句截

周書

周書

周書

周公既留洛矣成王歸周遣使蒞殷因命寧公至是使者且歸公乃述王蒞殷命寧之事并已下文祭禱責難之詞以授使者欲其歸達之王也此節要見得周公述以為言成王之意重在救功周公之意重在蒞殷故首末以殷民言之蒞者戒飭之意欲其式化周公之訓也寧者慰勞之意欲其益堅化殷之心也桓桓二自是命寧之物明裡休享是命寧之詞皆以事神之禮事公也明裡指酒言正是休美處休享言以是休美之物而奉享于公非欲公以其為美而享之之謂曰以下皆成王口授使者之語

于不敢宿 一節

此只是周公不敢當事神之禮故以之裡於文武非推受恩之

自出念祖德之當酬意是舉也是雖重君上之賜而轉為事神之需又將展一己之誠而少伸祝福之報夫

惠薦叙 一節

此述禮祭文武時為王祝禱之詞也通節要見文武默佑成王意福莫大于攸好德故曰惠薦叙福莫大于康寧故曰無有違自疾患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意薦叙者薦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一串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惠薦叙是好德之福止于王之一身也必使子孫厭飽乃德焉則合萬年之德以為德而福之所貽者遠矣無違疾是康寧之福止于王之一身也必使殷人亦永壽焉則合天下之安以為安而福之所及者廣矣俱歸重在成王身上子孫者王之胤嗣殷人者王之愛民

王俾殷乃承叙 一節

此周公責難成王之詞俾字重看有躬行以倡導之身範以率先之之意不徒在于謹茲之言詞也承叙即所謂密殷者而所以使殷民聽受教條次第則本諸君身也通節勿斷截一直說下觀法與承叙相應永字與萬年相應德字與俾字相應王之命寧不行于他時而行于密殷之日固以治洛之責在于公也故公之意不徒謝其禮而又繼之以責難亦以治洛之本係于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 一節 祭歲截威格又斷

此下三節史臣記王祭祀冊詰及公留洛之始終也戊辰二節

次序當在文祖德之下俾來之上乃成王在洛之時周公許留王乃冊祝告神而冊命告公者也特以告王記言此則記事故附之末云冬祭曰蒸周公留洛成王將歸之時適值冬祭之候故舉此祭而并告留後或以此祭為留後而起則于蒸祭二字不通但特牛之盛為留後耳文王二句是盛其禮王命三句是重其事王賓句輕王入句乃荐其禮告其事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之所受也牛用駢者從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般

王命周公後 一節

上記祭祀此記冊詰此詰與上不同上以留後禮告於文武如今之告廟此以留後冊詰乎周公如今之詰勅詰之者致其委任倚重之意而始終夫詛保受民之責也上記日此記月見得是日告神即于是日告公互文耳

惟周公詛保文 一節

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周公留洛之終原始要終而言者以公之所係者重也



傅嘉宋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

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秉鈺較正

多士

惟三月周公 一節

此史臣序多士之所由作也告通指一篇而言有開諭勸勉二
意如示之以商周興亡之故歆之以保業安居之利是也殷士
無民在內此皆周公傳王命以告之者所謂治洛之事正在於
此謂之初者見公治洛已久至是始行治洛之事前此猶冀王
以遷也謂之用告者見公治洛之事惟口舌代斧鉞外此不懼
民以法也事君之忠撫民之仁兩見之矣

書經主意

王若曰爾殷遺

于殷截

自此至我適十四節反覆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喪朕與周
是革命曰天曰帝正見出于公意佑命即伐商之命明威王罰
一樣致王罰即所以將明威也勅字即格正意終于帝者於其
眷佑之命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

一節 殷命截

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惟天不畀即上天降喪于殷句
稱我即我有周佑命句我其敢求位又足本文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句蓋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式取之心以天道
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所謂革命之公益可見矣
固如推亡固存之固

惟帝不畀 一節

此反覆天民相因之理正以見格命之公也殷之喪亡固天之
不畀矣然何以見之觀于民心之所秉為而可知也如億兆夷
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之類然民之秉為豈民之離
叛哉是即上天喪殷之命赫然而畏者也惟帝不畀句疊上二
節未是過文法惟天明畏上依註補出民之秉為句來通節要
歸重天上

我聞曰上帝因逸

一節 首句提起時夏截

此述夏之亡一出于天見殷之亡亦然也引逸有思若啓之行
若翼之之意指桀言大淫泆與不適逸對看周念聞三句與降
格對看始馬猶示意獨終焉無復念聞夫獨于有夏示以遷善
改過之意有辭指日亡乃亡之言

乃命爾先祖成湯

一節

此述湯之興一出于天見武之興亦然也通節只重一個天命
革夏指天命說俊民句一申即革夏中事不甚重句只是規畫
區處不必以并收什伍講

自成湯至于帝乙

一節

此舉商王之能蓋君道蓋繼湯而興者自成湯至于猶言成湯
以後也湯帶說重在後王上至于二字太甲盤庚諸君皆在其
內明德恤祀平看俱兼身心言是可見商家歷年之永亦惟天
佑于德神享于誠故耳使後人亦克鑒之商雖至今存可也豈
我周之所能為哉爾商士何不以此而自反也

亦惟天丕建 一節 有殷載

此承商後王能盡君道而言蓋明德則光輝發越恤祀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之眷也亦惟二字對成湯言丕建保乂一串就國有說言維持扶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殷王二句平言殷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為己足而猶體天以脩己配天以澤民也人心有所恃則操存涵養之功日就懈弛而天之所與于我者失矣殷王則愈加脩德而惟恐失帝之則也上天以雨露澤物無所不周商王以仁政澤民亦無所不被故口配天其澤始也盡君道而因獲天眷既也獲天眷而益盡君道商家世德之積累如此商之所賴以不亡也

在今後嗣王 一節

書經主意 周書四

此舉紂不能明德以告多士也誕罔顯于天對上罔敢失帝之則矧曰句對上罔不配天其澤誕淫二句又實上二句言罔顯天顯即誕罔顯句罔顧民祗即矧曰句民之敬畏者指天命言

惟時上帝不保 一節

惟時二句承上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來降大喪即不保意與丕建保乂相反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此又申上二節而言不畀即上帝不保二句不明句是推由說即上罔顧天顯民祗

凡四方小大 一節

此節意輕乃起下之詞見周之伐商亦有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 一節

此承上有辭于罰而言蓋推革命之公以終之也靈承帝事且虛說下節即其實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此節靈承帝事之實有命曰割殷所謂帝事也告勅于帝所謂靈承也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以上言革命之公者止此按自成湯至不明厥德五節先言商先王盡君道而得天之眷引起商後王失君道而致天之不保是言殷亡之事申首節又天大降喪于殷一句與上夏亡對看凡四方至此三節先言討凡以聲罪而出于有名引起伐殷所以承天而出于無心是言周興之事中首節我有周佑命三句與上湯興對看

書經主意 周書四

惟我事不貳適 一節

上天革命之公言之可謂詳矣至此則直示殷民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其反側之情所以足上文之意也惟我句承上有命節說惟爾句重在天上說我周既一心從天則周之所為即天之所為周之所在即天之所為也爾雖反側動搖心有他適然天之所與誰能廢之爾殷士獨能貳于帝乎亦惟奉我正朔遵我教斷斷乎有不容他適者矣正見後周即從天意

予其曰惟爾洪 一節 無度祗

上詳言武王之伐紂此專言成王之伐三監此下三節蓋述遷洛之由以消其怨望之志也我周事天之至如此汝猶叛亂反側而不我適者夫亦怨我之東征耶三監倡亂大為非法則我

之震動遷徙于洛者非我之生變也變自乃邑焉耳武庚之死
豈得而怨我耶

予亦念天 一節

上示以遷徙之由此示以當遷之義亦字承上來言遷固為變
自乃邑亦念此地之當遷也邪慝不正就習漆言

王曰猷告爾多士 一節 天命截

此又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天命以上是原其遷洛而歸之于
天命以下是勉其安洛而懼之以天討惟時指天降大戾言即
所謂天命也曰遷居西者鎬京在東洛邑在西也不敢有後言
今日猶有告爾之命未即加罰他日必無後命而有他罰矣

惟爾知 一節 首句截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五
此後即其舊聞以開諭之惟殷以下正其所知者夫殷之亡即
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知殷之革夏則知周之革殷矣洵洵
不平何為者哉

今爾其曰夏迪簡 一節 百條截

此舉商民之言而折之以義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迪簡二
句一串商民責周之意以周徒知革命如商而不知用人如商
耳然革命固為天討之公用人亦為天命之公此皆大義所在
而非人主所得私者故周公以此折之也予一人指成王聽用
即迪簡服憐意德就化政若訓不及側動搖說予惟上緊補出
冀其率德改行以為他日登用之地意來率肆即有商迪簡服
僚之故事矜恤者以其能改行而用之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商士滅德乃天命之所不章者非我不聽用之罪也汝亦安得
而怨我乎

王曰多士昔朕 一節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所以申遷洛之意也奄是助三
監武庚叛者來自奄自伐奄而來歸也移爾遐逝正明致天罰
之實比我事我臣我三千多遜指商民說去其悍逆之習而歸
于遜順之義也四國之民罪皆當誅而代以遷徙且欲其觀感
而化故曰罰輕恩重恩即行于罰之中不必分貼上是以大義
折之見用德之公未始輕棄乎商民此是以大恩感之見用罰
之輕實以厚待乎商民總是消其怨望之情

王曰告爾殷多士 一節 有申截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六
上既叙前日遷洛之意此又原近日作洛之由不爾殺即上所
謂大降爾民命者多方是初命今日多士之語即申命如反覆
乎革命之公推本乎遷民之意皆是作大邑句蕪王城下都言
以下正其由也惟四方罔攸賓故作王城于澗瀍之間惟多士
奔走多遜故作下都于瀍水之外意雖重在商民上平看亦不
妨

爾乃尚有 一節

此指其居洛已然之利言之承上申命說有爾土則服田力穡
有所資矣寧幹止則樂業安居有所賴矣幹者四民之事止者
四民之居兩庶幾字勿作勉詞看

爾克敬 一節

此示以敬之福不敬之禍正勉其敬以保業也克敬只是不為
怨望之言蠢動之行意諸說以保有土田幹止作克敬者不取
不克敬反是界矜內有近則裕于一身遠則裕于子孫意蓋不
特有爾土而已也不惟不有爾土而身且不保焉又安望天之
界矜乎

今爾惟時宅 一節

此節通作居洛之利界矜之實看諸說俱以宅邑繼居作勉計
上克敬說夫曰宅曰繼分明是效豈得為勉夫天之界矜亦豈
有外于土田幹止之利哉惟時上要補出克敬一句宅爾之邑
所謂尚有爾土者有矣繼爾之居所謂尚寧爾居者有矣有營
為于茲洛所謂尚寧爾幹者有矣有壽考于茲洛所謂罰于爾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上

王曰又曰 一節

此與多方相似蓋語已畢而猶有餘語之意也或言非此後或
有所言即上所謂作邑寧止宅邑繼居者以爾之居止為心則
我之為爾不為不切矣爾可不知自念而致敬以永無窮之利
耶
陳新安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係于德言
德則本于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訪之以
利也

無逸

按此篇當作七段看首三條是第一段君子小人對言之欲成
王以勤為法以逸為戒也昔在殷王四條是第二段舉商世之
勤逸者告之欲成王法商之以勤而興戒商之以逸而廢者也
厥亦惟我四條是第三段舉文王之無逸告之欲成王以其耳
目之所逮者而知所信從也繼自今嗣王二條是第四段欲其
法文王之戒遊逸也古之人二條是第五段又抽出聽信忠言
一意勉戒之正為已進言之地也自殷王中宗三條是第六段
又在知小人之依上抽出一迪字來欲成王戒忿戾之私而增
迪其知也末一條是第七段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罔其無逸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八
君子罔指古昔聖賢之君言罔其無逸者上焉懼天命之無常
下焉畏民心之靡定無所往而不在于勤也罔字重看此是人
君自奮之詞勉成王意於言外見之

先知稼穡之 一節

此節推高一層看無逸之事所包者多而周公獨以稼穡為要
者蓋周自后稷以來以農事立國故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
王欲其不事他務而于稼穡之艱難者究心也稼是耕種穡是
收穫先知不必泥備嘗意日有萬幾皆所兢兢業業而于稼穡艱難
獨深加之意焉耳乃逸就君位言雖連上然亦帶下蓋人君之
位本至安逸者也惟以勤而居逸則真知稼穡為小人之依而
思艱以圖易者自不容不汲汲矣安肯耽逸樂以妨民事而使

之失其所依乎是無無逸由于知小人之依而知小人之依由于先知稼穡之艱難也

相小人厥父母 一節

上舉君子之能無逸者以示勉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指在下小民厥父母二句與上先知稼穡句相反乃逸就逸樂言此下要補出不知小人之依意與上則知小人之對看乃諺以下正不能所其無逸處諺是言之鄙俚詭是行之狂妄否則云者為父母所拘而不得遂其絕逸諺詭之欲也昔之人句即所以侮父母者夫農家之子生于飽暖且不知小人之依而言縱行詭如此况為君者長自深宮而稼穡艱難非其耳目所逮者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荒寧截

此下三條承上所其無逸之意而証以無逸之人也中宗下補出先知稼穡之艱難而知小人之依意嚴恭是敬之發于心者實畏是敬之存于心者通屬心言不可分內外此四字即是以天理自檢其身的工夫又非以身心開看治民還重養滑祗懼不敢荒寧申說是一正一反意敬以脩己則內無失德矣敬以治民則外無失政矣平看不妨中宗盡無逸之實如此是以有享國永年之效也○呂氏曰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

其在高宗時 一節 或怨截

首四句是叙其無逸之由即位下補出知小人之依意三年不言有恭默思道涵養和的意在其惟不言所謂不苟於言也乃雍乃字正與惟字相呼應不取荒寧就圖政看亦重養邊而教帶言之嘉字重靖字輕固非用工字樣亦不可作效看但舉政之成者言之耳無時或怨者違怨不發于心况詛不形于口也其惟六句以和字作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該去不是三平和即是無逸處○張氏曰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尊迎善氣亦所以致長年之道也

其在祖甲 一節 鰥寡截

此節以仁字作主蓋未有仁而不壽者也能字重看緊根知小人之依來保惠庶民仁及于平民而使不失其所依也不敢侮鰥寡仁及于窮民而使不失其所依也俱就養邊說不言脩身者蓋能仁其民必能仁其身者也仁即是無逸處享國意與高宗同

自時厥後 一節 之從截

上言三宗以無逸享國所以示勉此言後王以逸欲喪生所以示戒也時字指三宗再言生則逸猶言所以如此逸者由于不知稼云之勞則不知小人之依矣惟耽樂之從不敬不和不仁而以逸居逸也○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有甚于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為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苟以逸樂而得壽奚為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 一節

此節雖承商三宗米然當發在周公曰前不可帶在厥亦處無
逸之道惟文王為能盡然非自文王始也太王基王亦王季勤
王家王業之所自起者故獨言之曰克自徙知稼穡民依來抑
者天心已順常如昊天之感人心已歸常如小民之怨也克自
抑而無矜誇則心不逸于統肆夫畏者上畏乎天恐天命之難
謀下畏乎民恐民心之無常也自畏而有忌憚則心不逸于怠
荒矣抑畏就心說是高無逸一層事所謂無逸之本非此即謂
無逸也二王能是故有以發文王之柔恭不敢等出來

文王卑服 一節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亦從知稼穡民依來上
書經王意 周書四 十一 子言
句重下句輕二句相形說所謂崇素儉也康功就除殘去暴言
田功就分田制里言平看人之一心不可兩用文王無心于奉
己而專意于為民正是他無逸處苟有一毫自為之心則于民
輕一分之念矣而豈得謂之崇儉耶

徽柔懿恭 一節 鰥寡截

首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皆無逸處若止出本節只
當串看微柔懿恭正是和易近民之德乃懷保惠鮮之所自出
者蓋為人上而剛躁傲戾則視已必高視民必下鮮有能惠懷
者矣曰微柔有克自抑的意在曰懿恭有克自畏的意在小民
如所謂單夫隻妻者若止曰微戢之民何可遽以孤獨目之至
于鰥寡則是無夫無妻而為窮民矣懷保者携持保抱使詢然

有生理而不失其所依也惠鮮者資予賜給使汕然有生意而
不失其所依也自朝二句正見得勤用咸句正政事所在是推
原不違暇食之意咸和者推其懷保惠鮮者而適施之曰萬民
則小民鰥寡以至于平民皆在其中矣却只就西土說懷惠和
俱主安養一邊

文王不敢盤于 一節 之供截

遊以省風俗田以講武事國家皆有常制但為人上而過於遊
田則必至于濫費其勢不得不橫歛庶邦以取足矣惟文王不
盤遊而無濫費是以庶邦以正供而無過取也曰不敢便有抑
畏之意庶邦指西方諸侯言不盤遊田則不盤觀逸可知不過
取庶邦則不過取萬民可知受命即為西伯也享國之效通捲
上崇素儉四件米文王以無逸而得壽如此後世猶有為文王
憂動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獨何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 一節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當先提云無淫于觀逸遊田而取
民惟正賦之供者此文王之無逸也成王工夫全在則字內須
含危抑畏知稼穡意觀所以察災祥逸所以節勞瘁遊田見前
節文王無逸其事有四而獨言戒遊佚者蓋能戒遊佚則必能
約已為民恤孤勤政而不致于妨小人之依矣享年其有不永
者乎言法文王則法三宗可知矣

無皇曰今日 一節 耽樂截

此欲成王之戒逸也耽樂無觀逸遊田有不顧小民之依意乃

人君能知小人之依固可矣然或分戾之意有所芥蒂于中則
長育之政未免間隔于外有時而知亦有時而不知焉得謂之
迪哲迪哲云者蓋其知稼穡為小民之依而祇懼嘉靖保惠咸
和反觀于已皆君道之所當然而無一毫忿疾爭戾之私也此
正是盡無逸之實處

厥或告之曰小人 一節 晉汝截之愆又斷

此節只是一箇自反之誠固不可作迪哲之驗亦不可作迪哲
之實三宗文王之迪哲固不專待小人怨詈然後見然迪哲之
功須到小民怨詈無所舍怒方見其實然也厥或告之之人是
說說小人是閭閻小民也怨從違怨來詈從詛咒來則皇上要
補三宗文王不惑邪說意皇自敬德是勉于自脩厥愆曰朕之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四十五 九
愆是樂于自咎允若二句言自脩自咎皆出于誠非止隱忍自
制舍怒不發已也至是則必不亂罰于民叢怨于身而無逸之
功斯其至矣

此厥不聽 一節

此言惑邪之害此厥此字指迪哲言不肯聽信三宗文王迪哲
之事則不知小人之依而欲治誹謗矣聽信小人講張為幻之
言則必不能反諸其身而自脩自咎矣不寬綽厥心二句皆根
不水念厥辟來罰無罪舉其輕者戮無辜舉其重者怨叢于身
則不止于一時之怨詈而已矣其能久享其國乎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總結一篇之意而結言之無逸一篇語言雖多不過言人君

當無逸而不可有逸也監總是以無逸為勉而以有逸為戒也
如三宗文王之享國與不棄忠言不惑邪說總是能無逸者如
后王商受之耽樂與棄忠言惑邪說總是不能無逸者于此監
之則君德成而享年永矣

君奭

按此篇當作五段看弗弔五條是第一段言天命係于老臣欲
召公奭已共保之也成湯四條是第二段言商六臣之烈欲召
公奭休之也在昔上帝八條是第三段言文王得五臣武王得
四臣而成王止得二臣因以王業顧命留之也君告汝四條是
第四段復以天命民心留之正與前五條相應末一條是第五
段勅造就職之詞也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四十五 九

周公若曰君奭

此周公欲勉留召公而先呼其名以感動之也

弗弔天降 一節 既受截

此首叙天命之吉凶為難知以示留之之意也天降喪三句作
一冒下吉凶相對若天棗悅正喚起我亦不敢二句然此但言
天命不可知未可云所可知者在臣之去留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 一節 在人哉

君已曰至尤違是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是原彼此許國之
意在我後四句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必不可去也曰時我
即所謂輔君誠民以祈天也我亦不敢三句一氣說大意謂今
日萬邦咸休民罔在違天命若可安矣我亦不敢以為安舍之

而去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違之時也帝命是今日之眷我者天威是後日之離我者惟人內雖無天命民心不可平國有舊臣則民心安而天命與之俱安可以保厥基之休邦無元老則民心離而天命與之俱離難以免不祥之患此見大臣係國之重而召公之當留也必然矣在我後上補出召公求去意後嗣子孫指成王言上下指天命民心言弗克二句一串敬天敬民前人光顯之德也大弗克恭則過佚之矣在家不知只是付理亂于不聞意

天命不易 一節 墜命斷

此承上在我後嗣以下來天難誥是推原天命不易之由二句輕乃其墜命句重看弗克內有無老臣輔導意恭明德是敬天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十六

卷二

教民之明德不可如吳註兩平分貼繳云由此觀之召公去則君德必陳君德陳則天命必墜所謂時我之言不虛矣哉公常惕然思所以自留矣

在今予小子旦 一節

此言已惟輔君延長世德以動召公也在今予內有不忘前言久留不去意有正指格心說前人光文武敬天敬民之明德也施于冲子以此德交付與他使之經歷繼嗣之謂觀傳中而已二字打轉非克有正來正見周公自謙之詞疑固天命意繳中方可說出

又曰天不可信 一節

此節申上二節天不可信句申言天命不易節我道惟寧王二

句申言在今予小子節天命固不可信而延世德以疑天命則在我可信之道也我周之命文王固以德而受之武王亦以德而疑之矣使不輔後嗣延長武王之德則無以保難信之天而文王所受之命將至于墜在我輔君之道不當如是也德言寧命言文者文之德武實承之而武之命文實基之耳不庸什內有永孚于休而非終出于不祥意末云在我之道如此爾固均有是責者而可以求去為耶

公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 一節

此節只平叙六臣之功見他皆能久留其國欲召公匹休之也不重在品評優劣上格于皇天謂德之發于政者無所不及與天體而同其徧覆也格于上帝謂經綸治化皆本于精神心術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十七

子四十五

之蘊而足以上當乎帝心然不如格天之功有周遍廣濶之規模也保衡只是使格天之功保而不失意又王家就政治脩明上說五段散講各須體貼他當時行事不必泥敬天敬民說獨舉商六臣者皆當時托孤輔勿之臣也俱重在時則有若意○成湯至王家主一臣而輔二君者其功同三臣而輔一君者其功異意成湯至保衡要見伊尹既相成湯又相太甲今欲召公既相武王又相成王意

率惟茲有陳 一節 有殷祇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率惟句承上文來此道泛言人臣輔君之道有陳即上文格天格帝等事後先相望敷陳明著非陳力就列之謂保又有殷就國祚說作用功看故殷二句正言其效

有殷郊天之禮必配以有德之君猶郊祀后稷以配天周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說多歷年所是公言各君享年幾多非緊言傳世十九歷年六百也

天惟純 一節 佑命截

我聞在昔節輔君之功率惟茲節輔君之效此節乃中間所以然之故蓋惟六臣事君有功故天佑多賢而民信所以享是歷年之效也天惟向本六臣輔君格天來純佑命不指國祚永久言註云純一而不雜只于生賢上見之蓋天命不純則乖氣間之而賢人隱伏矣惟淑氣天開有以啓一代文明之會故賢才輩出有以章一時文治之華國以有人而實正天之所以純佑也百姓至明恤內焉有人而商實于內矣小臣至奔走外焉有

書經主意

周書四

六

四百七十二

上既詳六臣輔君格天致治之功至是實欲召公匡休之也天

公曰君誕天壽 一節 滅威截

壽句虛說壽主國祚言平格主人臣至公無私而始終以道輔君說保又有殷者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致天之壽以保又有殷也約不為天壽者以無平格之臣故耳此三句正見得天無私壽永念者為國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如六臣盡平格之實要本延世德以凝天命意講固命即是天壽如殷之保又歷年多本前永孚于休天不庸什意講固命就他日言厥亂就今日言格天致治六臣輔君之效已明著于有殷矣今汝有永念而致天之固命如此則天心格而賢才生賢才輔而民心應其治效不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邦乎必如此講方見勉召公匹休六臣意

公曰君誕在昔上帝 一節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九

四百五十五

此節但言我周之得天下本于德以起下文五臣輔周之意寧王之德即所謂恭明德也申勸是啓其思翼其行之謂寧王以德而得天下如此則今日所以延寧王之德以輔君保此大命者公之責也而可以言去哉

惟文王尚克脩和 一節

周之天下受命雖在干武王而基命實由于文王故推本言之脩和申講重教一邊而養在其中不可以脩屬教和屬養正是文王德降國人慶五臣之輔文王即下往來以迪彞教是也與有商陳列之功對看

又曰無能往來 一節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也彞教與德俱指

脩和說往來有致勤之意導迪有宣布之意文王之德及國人必賴于五臣之輔如此今王欲布德于下舍公之往來有不能者安可以言去乎

亦惟純佑秉德 一節 純佑一斷上帝哉

此承上言文王得五臣之輔所以得天而受命也亦惟二字承前純佑有商來純佑內有賢才衆多意秉德至上帝作推由說秉德兼容德義德言天理之顯然可畏者為天威迪知云者惟其行之至是以知之盡也迪知天威正五臣秉德之實乃惟時時字指迪知句言昭文王三句一串看迪見冒聞正是昭明文王而見冒聞正是迪之使然也即往來迪彛教意見是昭著于朝廷之上冒是徧覆于邦國之間聞于上帝則見冒之極而升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于

百字

武王惟茲四人 一節 有祿截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二惟茲字對看上是武王資四人以得天下以天命言之下是武王資四人以化天下以人心言之迪即迪見冒之迪有祿是富有四海王食萬方之意謂啓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詭將二句輕輕帶過以起德化之行意蓋敵未盡除則猶有梗化者在而教化不能以大行矣昭武王即昭文王之昭惟冒就武王之德足以覆冒斯民說然亦四臣昭之使然也稱德就民之化于德者言夫以

武王之聖猶必待四臣以成王業如此嗣王于武王何如也而公其可以言去耶

今在于小子旦 一節 我責截

此節正欲召公休周之五臣四臣也承文武之業有輔君嗣德保業意文武之業即上二節受有殷命迪有天祿者同未位言成王不能承王業之重而難輔也申言若游大川之意詭無我責欲召公協力以輔成王也申言于往暨汝爽其濟之意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于

百字

公曰嗚呼君肆 一節 于茲

此又總前五節之意而留之與前天壽平格節對看天壽節是因叙商六臣之功而結言之欲其休乎六臣此節是因叙周五臣四臣之功而結言之欲其休乎五臣四臣也茲字正指上五節文王賴五臣之輔武王賴四臣之輔今日止得二臣之輔是也我受以下即述文武創業之艱難成王守成之無助以明不可不監之意受命指受有殷命迪有天祿言無疆大而且久之詞亦大惟艱如文王脩和之仁培植其邦本夫而猶得五臣奔走之惟勳武王丕單之德涵養其國脉矣而猶得四臣昭明之不倦見得非一人之所能創造者惟休意輕特引起惟艱

意耳歎裕即所謂水念者只是置迫切之歸心而為國家久大之計也我不以句是反言當寬裕也迷惑失道應前過佚恭明德看末要補墜天命意

公曰前人敷乃心 一節 民極截

上既以王業之艱留之此復以顧命之切留之敷乃心以悉命汝曰以下云是也作汝民極見得委任之重曰汝明勗正所謂乃悉命汝者明勗二字串說且空說偶王二句正明勗之事惟文王二句又足上意亦串看耕必有耦兩耦不信無以成耒耜之功車必有馭馭不併力何以勝載物之任汝之輔成王如耕之有偶而在于相信焉不以勢滿為嫌而存退避之迹可也如車之有馭而乘茲天命焉不以重大為辭而存退托之意可也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也曰相曰并曰一皆指召公與成王兩個言非指周公也惟茲天命文王嘗以脩和見冒之德受之而有無疆之休矣然天命不常實有無疆之恤存焉惟念文王之舊日而當此無疆之憂使文德不至于過佚而般命之受于前者自此永乎于休終出于祥可也此正所謂偶王在暨乘茲大命而明勗之道無不盡民極之任無不堪矣召公縱不念周公挽留之言獨不思武王顧命之言乎

公曰君告汝朕 一節 保奭截

此舉天命之可懼者留之周公之留召公乃是一點忠誠所發故曰朕允其汝至天威作一氣讀正是朕允所在註中敬以我所言所言通指一篇天命係大臣之留商周賴大臣之輔王業

之艱所當念顧命之切不可忘皆是殷喪大否蓋由無平格之臣輔君嗣德以疑天命此滅亡之禍所不免也使召公不監于朕而求去焉則國無其人而天威之降于般者將轉而及于我周矣不亦可畏之甚耶

予不允惟若 一節 茲誥屢斷二人截

以下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此節言天眷之當眷蓋以天命留之也若茲誥通捲一篇求以下正見得言之可信二曰字皆在心上說襄字重看文王得五臣而受命武王得四臣而迪祿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在我與汝二人而已見保業之責既重而共濟之人又少意汝有台哉二句是諒召公同心許國如此非召公真有是言而周公述之也天休滋至二句是周公之言滋至視受命迪祿之時已隆而益隆也惟時二人弗戩見召公必不可去其汝上要補召公懼盈滿而欲去意汝德明俊民兩平德者格天之本于此敬之則以已事君之道盡而答天休者有其本矣俊民者事天之資于此明之則以人事君之道盡而所以答天休者有其資矣至時指他日言德教旁敷而天休已答群哲勉輔而王業已成此大盛之時在讓句只重今日非辭位之時不可言去意非是示以可去之時也

書經主意 周書四

鳴呼篤棗時二人 一節 日休截

此節言前功之當終蓋以民心留之也篤棗有輔君澤民意註中篤于輔君君字無文武成王言觀用能至于四字可見今日休就民罔尤違說如卷阿鳳凰之有歌是鸞既醉之雅雅是也

文王功即是脩和之功成同心協力以共成之不忘是使勤施不失意諸說謂周召篤棊不怠者不取丕冒二句正成文王之實文王之功雖已行于西土而猶未徧於海隅于此而有一民之未化亦功之有未成也丕冒者推廣其脩和之澤以覆冒斯民也率俾者服從其德而無一人之尤違也至是則今日之休于斯為極而文王之功適觀厥成矣公於此而求去可也今則德澤未至于丕冒而民心未至于率俾豈可以言去乎此周公以已然之休感者叙其能共致之而以未然之極感者勉其當共成之也

公曰君子不惠 一節

此申上二節之意前過語語已備而此復有天民之說故謂之

書經主意

周書四

西一

多誥大臣上闢天命一或求去則克敦德明俊民而共吞茲至之天休者無其人矣此予憂天命之不終而諄諄然留君以乘茲大命焉耳大臣下係民心一或求去則冒海隅俾出日而共成文王之功業者無其人矣此予憂斯民之無賴而懇懇然留君以降德小民焉天悲人正是言之順理處周公之詰至此召公寧能不為之動情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 一節 其終哉

自此以上皆因召公欲去而挽留之詞此則因召公許留而勅遣就職也專言保民心之終者以民心為天命之本也民德即是民心向順不可以背逆對知字內有閱歷深諳練熟意亦固不能厥初言非謂今日之難知也其初固周尤違矣安知其

終之不允違乎故當常思小民之難保使向順于後不異于初可也祇若茲指上二句往故用治只是使他常無尤違意至此則君之所知者為不虛而民心可保其有終我之所詰者為無負而天命亦乎于孔固矣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 一節 不齒截

三叔之罪天討當刑者周公不以私恩而免見其義之盡蔡仲之賢天命當封者周公不以世類而廢見其仁之至此題雖有命德討罪之意然不可平看全重克庸祇德句此正蔡仲封蔡之由其餘許多說話不過叙其來歷耳德指忠孝之德克庸有終始不變意卿士周公之屬官周公食邑王圻故得自命卿士至于分封之事則必以成王之命命之也

書經主意

周書四

五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 一節 東土截

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叙其得封之由而飭勉之也文王之德止忠止孝之德也蔡叔之行不忠不孝之行也率改二字串有工夫克慎厥猷即疊上率德改行說無工夫總只是克庸祇德意敬哉者欲其常存忠孝之心而不失也此節為一篇綱領下數節則分應之爾尚蓋一節應率德改行而言皇天四節應敬哉而言末節是飭遣之詞不在其內

爾尚蓋前人之愆 一節 惟孝截

此節通作已然看所謂率德改行之實也前愆即指不忠不孝而言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申言邁迹三句

之意也。適迹自身者，超然脫于世類，而遠邁其忠孝之迹，皆自
已一身創為之，非有所因襲而然。以克勤無怠，屬自身者，蓋是
他自家奮發做出來，而非有父兄師保之倡率也。以垂憲乃後
屬，邁迹者，蔡叔不忠不孝，不可為子孫法。仲能以忠孝邁迹，是
足以垂法于子孫矣。克勤二句，雖是分應還，須申說過，率乃慶
要用，可謂二字，彛訓即忠孝之訓，不忠不孝，便是違王命了。無
若猶言非若也。末要之，蓋前愆意。○真西山曰：按書蔡仲之命，
爾尚蓋前人之愆，人子不辛，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
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功成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
祀，豈非孝之大者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勤以死節，著李
義甫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勤與湛，可謂能改其父之愆
矣。

皇天無親 一節 于亂截

此下四節皆敬哉之實，此節欲其察治亂之幾也。蔡仲雖云侯
國而亦有天民之責，故以是告之。德就脩已言，惠就及人言，是
輔之懷下，要補否則不親不懷，意等是德惠之總稱。德惠是善
之實行，德有多寡，惠有小大，故曰不同。同歸于善者，同歸于天
親，民懷也。為惡二句，反是以上八句泛論其理，兩其句方是實
勉蔡仲戒哉者，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也能戒則
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矣。

慎厥初 一節 首句截

此節欲其明謹始之道也。蔡叔之封既絕，蔡仲侯于東上是一

原缺

列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五

戊辰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秉鉞較正

孫鍾鍵重訂

多方

按此篇當作四段看，首節是第一段，乃史臣記成王滅奄歸于
宗周，此多方之所由作也。自猷告爾四國，至自速辜二十二條
是第二段，專告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自猷告爾有方，至祗告
爾命七條，是第三段，專告殷士，而因以曉多方之士也。末一條
是第四段，通殷士殷民而申誥其未盡之意也。○呂氏曰：自大
誥至多方，所以屢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
舊之情，乘內難之際，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
書經主意 周書五

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
護，九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為，所以培固真源，充登上壽者，少
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辭
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方為畧多左
既滅奄，備告庶方也，故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 一節

此史臣將記多方之誥，而先叙其事始也。五月成王即政，明年
之五月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昔始叛時既告命
之至是復與徐戎並叛而成王征滅之也。自奄者自滅奄而歸
也。宗周指鎬京言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

一節

自此至篇終皆成王歸周之後命周公告多方者此節先示以宥過之恩以啓其聽也四國指管蔡霍叔多方汎指天下殷侯尹氏就四國中提出而言殷民與奄扇亂亦所當誅戮者今止滅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苟知此恩則洵洵之心當自息矣

洪惟圖天之命 一節

上示之以恩而發其良心此懼之以威而破其邪心言商奄妄干天命之禍見殷民不可蹈其覆轍也一篇皆此意故曰多方之綱領圖命即是弗念祭祀所謂自取滅亡也惟于其所不可干故不能保其所當保殷民于此宜亦知所懼矣

惟帝降格于夏 一節 首句斷之迪截

書經主意 周書五 此下皆承天命不可妄干引夏商失天命得天命者以示之此則言桀不能為人主欲其因桀而知紂也惟帝句作一頭此正恤民之時也有夏二句是不能恤民乃大二句是不能順天作兩平看逸豫就橫征厚斂嚴刑峻法說淫昏就常歌常舞酒池肉林說能言而不能行者人之情也憂民之言不出諸口况望其行之為實政乎可暫而不可久者人之情也不能終日勉于天理况望其惠迪而不違乎乃兩攸聞總上二意來

厥圖帝之命 一節 有夏截

此申言夏桀無道之由也圖帝之命如所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者如此則不能順天矣照上不勸于帝之迪看不克開荒是厚斂乃大降罰是嚴刑崇亂有夏承二意來如此則不能恤

民矣照上不肯感言于民看因甲以下作推由說因字直貫下言桀之惡如此豈無故而然哉固由于內感變寵所致亦由于外任小人而成也不克靈承一句貼上不克開荒說罔丕二句貼上降罰說過到亦惟當用其所因豈惟內感哉一句叨者措趙之謂亦貼上不克開荒說憤者成虐之謂亦貼上降罰說

天惟時來民主 一節

此節只重天之亡桀不重湯與上註中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句當貼在天惟句內方有味休命是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命此命乃明白正大可以順受而不可以妄干者故曰顯顯休二字一申然須從民歸上體出來講刑殄有夏正桀亡處重看

惟天不畀純 一節 首句截

書經主意 周書五 上三節言桀無道而天亡之此又反上意而言天之亡夏實由桀之無道也既喪其身又滅其國故曰不畀純乃惟以爾二句與惟夏之恭五句對看言桀不能用賢者仁民以保國惟用不賢者虐民而速亡耳正推天不畀之由承于多享是久享祿位之意明保享于民明白正大以保安其民而享有之也胥虐于民嚴刑重斂所謂政之暴也百為不能達斯民苦于征求之煩惟于法網之密力本者既不獲以自盡逐末者又不獲以相通所謂民之窮也此舉夏桀多士之喪夏以愧殷侯尹氏之喪殷也

乃惟成湯克以 一節

克字上須先提成湯有勇智寬仁之德夏民擇而歸之故能云

云知商之興可以知周之興矣

慎厥麗乃勸 一節

上言湯得人心以君天下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厥麗舍下明德慎罰講但不可太露如想貽顧諟而存之為仁之本子惠優游而敷之為仁之政是也乃勸用此仁以勸導其民也厥麗刑用勸者儀刑其君之仁而勉歸于德求外于法以商邑則用協以四方則不式也

以至于帝乙 一節

上言商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後王以仁守之以至指成湯以後賢君言然成湯不在其內明德則仁之本立矣慎罰則仁之政達矣用勸亦兼歸德遠罰二意亦字承上節來謂君亦此勸民而民亦用以自勸也有商世傳家法維持積累之遠有如此

要囚珍戮 一節

此承上節慎罰而言亦以德用罰之意也要囚與康誥要囚同說曰要囚而又曰無辜蓋犯重罪而情法猶有可疑者珍戮多罪仁行于辟之中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民用勸而棄咎矣開釋無辜仁行于宥之中也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民用勸而康又矣珍戮開釋正是能慎處用罰足以化民如此而况于明德乎此節亦只指商後王言○新安陳氏曰人知明德之為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為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為慎罰而不知珍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為家法於是深可見矣

今至于爾辟 一節

今字承上歷世相傳來弗克內要打轉慢天虐民而懲明德之家法政暴民窮而廢慎罰之常典講所謂以不仁失之者也○王氏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畧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 一節

此總結夏殷之亡實天命之公也雖承上來却重在起下節非天庸什順本文講且勿露自取意知天無心于夏殷之亡則知天命之不可妄干矣

乃惟爾辟以爾 一節

此下三節歷言夏殷之亡皆其自取申上非天庸什之語也大書經主意 周書五 五 三十一 全 部 淫圖天 說屑有辭如所謂我命在天者瑣屑不一而足也是紂之亡自取之也而天果何心于殷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 一節

圖政猶言為政也桀之所為皆亡身亡國之事而非保身保國之謀曰集者所圖之事非一端也湯為夏之諸侯故謂之有邦是桀之亡自取之也而天果何心于夏乎

乃惟爾商後王 一節

君位本安逸而紂以荒逸居之故曰逸厥逸不羈如男女相逐姐已乃笑之類一烝如宗廟不脩郊社不享之類其源皆從逸厥逸來則紂之亡誠自取矣天曷故哉

惟聖罔念作狂 一節 作聖截

此節承上未亦見自取之意然却重言其自絕以起下文也惟聖二句汎言其理聖狂俱就資稟上說罔念特其聖也克念恥其狂也聖狂不係于所稟而係于一念轉移之間如此念字要重看紂雖狂矣天猶冀克念以為民主是固未忍遽絕之也其如紂之狂而罔念何大肆淫佚而天命妄為之圖度以逸居逸而政事不為之蠲烝恣惡不悛終無一善可為天所念聽者乃知其終于狂矣喪亡之禍其能免乎

天惟求爾多方 一節 顧天截

此承上罔可念聽而言專為起下而發大動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稷祥就不好邊說是天示人欲亡殷之兆而使有德者愈脩其德以當之也非是消天變之說始也天以民主望之于紂固非有心于去殷而今也天以民主求之多方亦豈有心于興周乎

惟我周王靈承 一節 神天截

民主之責天既望之于紂而紂不能改又求之于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故惟我周王為能當之也周王無文武言人情莫不欲富文武不平富而善承其欲富之心人情莫不欲生文武不務咎而善承其欲生之願便是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木此句未欲以德而富代者眾矣而實舉是德以富乎民者則難其人也欲以德而生民者多矣而實措是德以生乎民者則鮮其人也惟文武實能舉此仁民之德須取為諸侯時事入講發克字意不可如諸說常人拘于氣稟蔽于物欲等說善承其眾即是能勝

其德也能為神天之主則其為民主可知神天平看亦不妨式教用休是啓其思翼其行使其德蓋昌大而休明之意簡界二句一串簡是汎簡界專屬之文武矣尹字只是作天下君而為神天之主也非正人不正之謂是可見文武之有天下固非俸得于天而天之予以天下者亦不輕界于文武多方于此不可為之釋然而猶以洵洵為哉○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于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陳新安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蕪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真積久之力而後可

今我曷敢多誥 一節

多誥指上誥告爾多方七節如反覆于夏商興亡之由推原乎文武得失之故皆是殺則不誥誥則不殺大降四國民命申篇首大降爾命之語正見不是多誥也夫知我之降宥爾命則當念宥過之恩而務遷善之實矣

爾曷不悅裕之 一節

此節三段皆未然而善而欲其勉之于將來也首段就殷民安天命說處身之道當然也次段就輔君享天命說事君之道當然也未段就順王室以廣天命說保業之道當然也無誦詐之意而臣服之謂悅無怠迫之意而安命之謂裕夾輔如之屏之

翰也介助如臣服奔走也又即保乂之乂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惠王有各守爾典意一民未順則天命狹矣今殷民順我王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三個曷不皆承上降命來欲其感宥過之恩而兼盡其所當為也

爾乃迪屢不靜 一節

此節四段皆已然之失而欲其禁之于將來也人之自愛其身必不為不靜之事天命去商理所當安天命歸周理所當遵非法之事正人所鄙肯謂其志在復仇而為義之當然耶首段不愛身也二段不安命也三段不遵命也四段不守典也四個爾乃亦承上降命來欲其感宥過之恩而並戒其所不可為也

我惟時其教告 一節 于三截

書經主意

周書五

八

此節復叙其恩而懼之以禍無非欲其遷善也教告應忱裕節戰要囚應迪屢節戰要囚者只是將獄囚之要者而恐懼之猶以口舌代斧鉞之謂二惟時字言惟此勉戒二端更不誅戮至再至三串看重在三字上始有東征之命繼有多士之誥至於今日之叛亂又若此其誨諭是教告至于再而今至于三矣始有明致天罰之言繼有移爾遐逝之語至于今日之反亂又若此其警懼是戰要囚者至于再而今至于三矣四句總見得降命之恩其大如此不用我降爾命言不能勉其所當為戒其所不當為而自保其命也大罰極之謂直行斧鉞之誅而不尚口舌之誥也不康寧者不仁而好殺之謂言自速辜則無復降宥之理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 一節

自此至離述爾士皆告殷士蓋以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有方多士只帶言之殷多士乃昔在殷右位而今在周無位者周于遷洛之時已有監官之建殷士奔走臣服五祀于茲則情固宜乎而勢亦宜定矣乃猶反側不靜亦獨何哉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一節

此專告授職于洛者大胥小胥大伯小伯并衆多之士此三等乃周新設之官名要見臣我監已久意臬指長治遷民之職事而言

自作不 一節 下和哉截

此節承上罔不克臬而言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推本于心爾室

書經主意

周書五

九

百四

二句以家言而推本于身註中心不安靜身不安靜二句正應上註反側二字看上和哉欲其和其心以和于身也下和哉欲和其身以和于家也爾邑指邑中所長治者註中驩然二句正發揮一明字此句無工夫乃事與上節臬字一般只開闢說此句于爾邑克明上見出而工夫全在兩個和哉內克勤與上註偷情二字反看

爾尚不忘于 一節 凶德截

此節承上節而言不忘打上和睦克明來能和身睦家以明乃邑則爾多士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矣亦則二句平看又申言所以化頑以見不足畏忌之意穆穆者以身心之和順而著之為臨御之儀容也乃位即胥伯多正之位賢謂能脩身齊

家者介是助其化民也正已則民有所視法用賢則民有所感
慕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畏忌之有哉

爾乃自時洛邑 一節

此承上二節而勸之以休欲其知所勸也先須把和身睦家正
已用人信我命意提起永畋爾田是保業之休也天惟畀矜是
得天之休也我有周以下是得君之休也三段平看畋田指享
有胥伯多正之俸祿而言畀者吉祥畢至也矜者災害不生也
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士田意迪簡不特為胥伯多正而已
尚亦指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說此句意輕只帶起下句耳有服
大僚則又不止于迪簡王庭矣迪簡句與有服句總是大介賚
處

書經主意

周書五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一節

王命截

十一

此又董之以威而欲其有所畏也我命王命俱指自作不和二
節不克勸忱即是不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也享上即奉上之
謂不能享上而逸頗違命皆是不勸信我命所致探天之威是
上失天命而無望于畀矜矣我致天之罰是中失君寵而無望
于介賚矣離逸尔土是下失已業而無望于畋田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 一節

此總申誥告之意多誥爾命皆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六節言
敬告爾命欲其和身睦家以盡職正已用人以化民勉乎休而
戒乎威也註中而已字正見不多言意

又曰時惟爾初 一節

此結通篇之言兼多方多士而誥之也不專指有位者爾初後
大降爾命來言前日之罪皆已降宥則今日正爾為善維新之
一初也不免敬于和謂為多方者不能勉其所當為而成其所
不當為也為多士者不能和身睦家以盡職正已用人以化民
也重和字上無我怨內有自取之意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書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
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絕筆也為治體
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
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書經主意

周書五

一節

虎賁截

十一

周公為冢宰統百官恐成王未知任用賢才之道故帥群臣進
戒之也贊之者贊引群臣進言之謂拜手二句兼與群臣一
告者欲以立政之道而告之也嗣天子王有任大責重之意用
咸戒于王乃史臣之詞王左右至虎賁是群臣承公之意而進
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周公因群臣之言而申其意也左右二字
須看得活但云王之左右有常伯常任準人而為尊臣者焉有
緹衣虎賁而為親臣者焉一曰尊一曰親而所以任用之者誠
不可不謹矣然群臣之意引而不發所以當謹之意尚待周公
未可直說出了休茲各兼一意三事不惟係天下安危而庶官
之賢否亦由之也不惟關君德成敗而群僕之邪正亦由之也
故謂之美然須重長官意知恤鮮哉亦非絕無之說人君之用

人者始焉以倖進為憂而知之必極其明終焉以易退為憂而任之必極其專若此其知恤者遠稽往代近逮當時亦惟創業之君為能盡之不過一再見而已下此或忽其所尊而以卑視之矣或狎其所親而以賤視之矣何可多見哉未繳出成王當謹意群臣之言重在官上周公之意重在君上

古之人迪惟有夏 一節 上帝截

此言禹之能知恤也迪惟有夏句作一冒乃有以下正是盡道之實有室大競如執正帛者萬國供貢賦者九州有天眷已隆意顯俊兼知明任專意尊上帝是子天民理人事守天法也迪知至惟后矣承顯俊尊帝來是舉臣之能薦賢者以見君之能用賢也迪知忱恂知明信篤之謂 但不妨夏臣身有九德故

書經三意 同書五卷

十一

十一

朕迪知忱恂也乃敢字重看見惟知之明故敢荐之重意后矣云者言人君一身為代天子民理事守法之主任大責重不可不盡尊帝之道也三宅字俱本九德來宅只是任之專使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之謂茲惟后矣者民無不安事無不治法無不平事天 以盡而人君之名亦無負矣謀面三句又周公反言以足上意謀面上要補出上無求賢之君以倡之之意來謀面是不能迪知忱恂宅人亦是告教其君以任用之三宅無義民則不能盡事天之實名雖為后而實非后矣夏之臣則不然不益信其君之能知恤哉

桀德弗作 一節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正見知恤者鮮也桀德二字提起德

者用人之本桀說惡德故不能用人弗作往任是惟恭德二句一連說言不任昔日三宅之人而所任者惟切憤之徒也罔後則不惟其國而且亡其身矣安能保大競之業哉

亦惟成湯 一節 耿命截

此言湯之能知恤也亦越者自禹及湯相去已遠正見得知恤鮮哉意陟字輕看典禮命討之命出于天者本自光明不釐者悖庸章用而使之昭著也不釐耿命有工夫與夏之尊帝周之敬事同義勿作效說過到乃用處當云若此者豈湯之自能哉亦惟知恤于任人而賴以釐成之耳三宅所以輔不釐耿命于今日者三俊所以輔不釐耿命于異日者乃用四句知之明信之篤之謂照後則克宅之看嚴惟二句任之專之謂照後克由

書經三意 周書五

十一

緝之看嚴惟不式就事言凡事一師宅之行事遵俊之謀猷推心而大委任之也克用句緊根上來內無猜忌之嫌外無牽制之患能使宅者得以盡其職而耿命之宣布者無餘力能使俊者得以著其才而耿命之闡明者無餘蘊俱重在湯能盡其用上乃用至此正是知恤處其在商邑四句則知恤之效也註中賢智奮庸登于至治二句是過文法用協用不二用字皆本湯得賢而盡其用來協于厥邑者漸鴻于典禮命討之澤而無一人之不善也商邑協則耿命昭著于厥邑矣不式見德者觀法于典禮命討之公而無一人之不化也四方式則耿命昭著于四方矣協小而澤式大而淺○呂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於身

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統備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况三代為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嚴惟不式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其一澄也未用宅俊之前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則夫人而信之

嗚呼其在受德啓 一節 首句截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正見知恤者鮮也受德啓作一頭與上桀惡德對看乃不能知恤之本暴德即羞刑者崇尚刑戮非暴德之人而何逸德即庶習者備諸衆醜非逸德之人而何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此四句正是不知恤處帝欽四句只重商亡不重周興武商二句一連乃伴我有夏中事而上帝欽罰之者也不厘厥命之業不於此而過伏矣乎井牧如衍沃之地為九夫之井隰臯之地為九夫之牧是也什伍如五家為伍而十家為聯五人為伍而十人為聯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 一節

此下十節皆舉文武之能知恤者言之也亦越字與亦越成湯意同克知二句是知之至信之篤以敬二句是任之重專字且未要露出克知灼見只於已用未用看出非有淺深之別因其行事而知其心故曰克知因其言論而見其心故曰灼見總是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之意文武所以見知宅俊之心者則以其身有宅俊之心故能云云也以字貫二句敬事上帝承上式商受命來謂以此宅俊而代上帝以理事子民守法也立民長伯

謂以此宅俊而先天下以理事子民守法也俱要兼已用未用二意敬事或奮庸熙載而共成夫贊化之功或啓沃論思而預養夫調元之用有同寅協恭意長伯或位上率下而儼然統領之攸存或居內倡外而隱然儀刑之有在在提綱挈領意

立政任人 一節

此承上節而言文武之於宅俊既知之明而任之重矣則其一時得人之盛何如哉立政是用人以立敬天勤民之政也任人準夫牧只開闡叙其官名作三事處要重發揮任人以理事為職準夫以守法為職牧夫以子民為職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皆得于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勤民之責者也未要繳士士意若帶下出則不必用

虎賁綴衣 一節

上言三宅之官得人此言侍御之官得人俱是列職于王朝者虎賁也綴衣也趣馬也小尹也左右攜僕也百司也庶府也是七樣官要見俱是長官非獨虎賁綴衣為長也叙列官名之後要見得是皆出入王宮而有薰陶之助奔走庶務而有服役之勞者吉士意亦不可失此百司是內之百司

大都小伯 一節 尹伯截

此言都邑之官得其人也大都伯也小都伯也藝人也表臣百司也太史也尹伯也是六樣官或總理分理以至于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于大小相維之職亦要識得皆是長官非獨大都小伯為長也都邑在王圻內故註謂在文武之廷庶

常吉士句實擔兩頭蓋總承上文而又包乎下文也庶字通指三宅侍御都邑說常吉士猶臯陶所謂彰厥有常吉哉者也須打轉克知灼見來

司徒司馬 一節

此言諸侯之官皆得其人也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亞旅是大夫士分理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于侯邦而名位實通于天子無非常德之吉士也

夷微盧烝 一節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曰微曰盧曰烝曰三毫曰阪凡七國皆是蕃夷之地故以夷字冠之此四夷非是不服王化之夷如今宣慰司土夷之類蓋參錯于諸侯五服之間者也尹即王官是自王朝出監此諸侯之四夷者亦無非常德之吉士也自立政至此不過總叙文武得人之盛以見其能知恤耳或謂三宅百官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矣故下遂言百官皆得其人此意雖是亦不必用

文王惟克厥 一節 宅心哉

此承上文武得人之盛而申言之以起下節文武任專之意也上六節言文武知人極其明故其得人極其盛也是自源及流之論此節雖順言之其意實言得人之盛如此者皆本于知人之明如此也是溯流窮源之論惟克厥心對上克知灼見看要體註中知至信篤意乃克二句一串對上庶常吉士看只是言其用人之當且未說到任專處後有德謂賢俊而有德者兼容

德義德說惟字與乃字相斗應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也上以文武並稱此獨言文王上言知人兼宅俊此獨言三宅上叙得人及阪尹此獨言常事司牧人者蓋言文可以兼武言宅可以兼俊三宅百官之長三宅得人則自侍御而阪尹之得人皆在其中矣

文王罔攸兼于 一節 庶慎哉

此承上言文王不惟用人之當而亦且任人之專也庶言獄慎三宅所共掌者言所以通民情獄所以防民奸慎所以備民患也凡人臣之職無非所以養民也故又謂之有司牧夫蓋總三宅而言之與上三宅之牧夫不同言之宣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是命也違命反是訓勅就言語詰戒上說即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惟字與註中而已字正打轉罔攸兼兼當細玩之

庶獄庶慎 一節

上言罔攸兼是不以身與其事也此言罔敢知則不以心與其事矣庶言不容不知意須補出來庶獄之輕重取舍庶慎之出入盈縮人君一與知馬則彼必以為有君者在矣雖有明允之猷經理之才能使之盡試乎罔敢知者亦只是敬畏之至不敢以己之心思誤之一付之有司牧夫而已文王罔知之心亦不出于罔兼之外此特形容他信任之益專耳能不誤之以已則能不間之以人也可知

亦越武王率惟 一節 容德哉

上言文王任人之專此言武王任人之專亦越字正承文王來

救功就戡定禍亂以安天下說謀就規畫政事以治天下說義德容德是一樣人自其才足以撥亂反正則謂之義德自其才足以容民畜衆則謂之容德是即號叔等五人兼出將入相之才者也不敢替與從內有知至信篤而任之專意與上罔兼罔知對着不替義德則勝殷過劉之臣即戡黎伐密之老而文王安天下之功率矣從容德則佐理鎬京之士即肇造區夏之臣而文王治天下之謀率矣以並受句玩註當通承文武來若止出本節須抑揚說方得與夏之大競商之丕式平層看

嗚呼孺子王矣

首句截

前章言禹湯之知恤而以桀紂之事戒之此因言文武之知恤而以繼述之事勉之也孺子王句申前告嗣天子王之意也見

書經主意

周書五

二八

其任大責重意立政謂立政之官立事準人牧夫即所謂三宅者我其克灼一句是知人之要對上文武克灼見看所謂克宅之者也不乃四句是任人之要對上文武罔兼罔知不替不違看所謂由繹之者也雖分看却不可兩平厥若以三宅心之所安者而言克灼知者謂能以心體心而于其常德之順于中者無毫髮之不知不徒謀之于面而已也正是知仁明慶厥若下便有用之當意在相我二句以治民治事平看即丕乃俾亂之實相者立之政而維持以厚其生立之教而輔翼以正其德之謂和者以聽民訟而輕重得其平以司國計而盈縮得其宜之謂總是三宅所掌不必分屬時字指治民治事言俾亂而不以已聞之固得以始其治使或以人聞之又安得以終其治乎

故又戒之以勿聞註中終始其治當重終字看

自一話一言 一節

此節告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當作思賢之篤看一語是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發而已即傳所謂須臾也未惟猶湯之嚴惟成德之彥即上順于正而不他者指三宅言又民意輕夫純乎任賢之意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

嗚呼予旦已受 一節

王矣截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知恤之言上之可以事天下之可以 何其美也文孫下要點法禹湯文武意其勿上要補知明用當意勿誤二句一串正是任之專君

書經主意

周書五

二九

行臣職則事由中制而下多掣肘當職者不得盡其心矣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亦不以心與之也庶獄庶慎三宅所兼治者正即指三宅而言之字指獄慎而言夫付之于人而不誤之以已如此則不惟遠宗禹湯而不蹈夫桀紂之非抑亦近述文武而無忝于子孫之責我之詳告于王者庶不托之空言也已此節是後三節張本自古商人節從于旦一句生來國則罔有二節從其勿誤二句生來

自古商人

一節

繹之截

此申上禹湯文武知恤之事正受人之微言而告之于王者也但微言說之詳此則約其意耳則克句是知明用常事二句平茲乃句總承上二句來還作效看如禹之迪知忱恂湯之即宅即俊文武之克灼見是克宅之也如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

惟不武文武之固無間知不替不違是克由經之也如禹之保
有大競湯之用協丕武文武之並受丕基是俾乂也要之致治
亦不外乎天事理天民安天法明三者而已

國則固有 一節 厥世載

此與下節申前其勿誤二句以勉成王蓋知恤之道也國則三
句特喚起下四句耳不甚重而古立國措夏周言兩個立政俱
指三宅說不用小人則時用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
用恤人之意不訓厥德與厥若反其勿以三句一戒一勉相形
說言不用恤利小人而所用者惟順于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
有知明用當任專意用字緊根上未勸相國家使之勉力輔相
而理天事于天民守天法也如是則國勢進于明昌而治效同

于俾乂矣

周書五

于

五

今文字文孫 一節 王矣哉

庶獄庶慎固皆國之重事而不可以已誤之者若庶獄則民命
之所係也國脉之所關也較之庶慎為尤重矣故特舉而言之
曰文字文孫見其有繼述之責曰孺子王見其有重大之任皆
是警動之詞其勿二句一串言于庶獄之事固不以身燕之
亦不以心知之而輕重取舍悉聽于有司之牧夫吾惟考其成
焉爾夫牧夫燕三宅言

其克詰爾戎 一節 首句載不服又斷

此因上言勿誤而并及之戎兵以奉天討九刑之大者克詰處
亦須體勿誤意固不可侵司馬之權而輕舉妄動以誤其事亦

不可恃承平之世而凌遲玩愒以弛其防詰戎如殺乃甲冑之

類詰兵如鍛乃戈矛之類武備之所脩即德威之所寓也以陟

禹迹緊承上米方行三句正是陟禹迹處刑成五服禹迹之所

經也惟克詰戎兵則聖武布昭而不虞之戒已豫德威遠著而

未形之亂以消自五服而行于天下之大自天下而至于海表

之遠無一人之不服焉是比之禹迹之舊蓋已升而過之行字

至字自上之德威敷布而言服字自人心之懽服其德威而言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文王之耿光也今惟脩武備而廣德威則

文德之盛將復觀于繼體之時而不至于過佚矣耿光觀其無

愧于文王之文孫乎永清四海大定天下武王之大烈也今惟

脩武備而廣德威則武功之盛益奮發于守成之日而不至于

廢墜矣大烈揚其無愧于武王之文子乎以陟下俱無工夫全

在克詰句上○呂氏曰周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

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

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奸格推壓其

奸而不使覲覲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

兵乃所以召兵

鳴呼繼自今後王 一節

此因訓成王而并戒後王也知恤之道不惟今王之所當盡而

亦後王之所當守周公慮及乎此直忠愛無已之心也立政直

指三宅之官惟克二字有知之明用之當且專任而不間以小

人意常人即是庶常吉士自德之有利于國則曰吉士自德之

人

意

不變于已則曰常人其實一也

周公若曰太史 一節 王國載

此因言庶獄而并及後臣也式敬由獄猶云能敬其所用之獄
敬字內便有輕重得中意民者國之本也惟能敬獄則民命不
傷足以養天地太和之氣而邦本日固以培國家悠久之基
此誠可為司獄之式而太史所當識之於冊者也茲字指蘇公
言式有慎者法蘇公之敬以慎刑也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國家
之條例不是中的法蘇公而有謹則能以此條例而用其中至
是則敬由獄之事亦不異于蘇公而長我王國之休將進于
異日使非太史書之則侯之司獄者其將何所取式耶

經注卷五

三

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
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秉鈇較正
中國經學
鑰重訂

周官

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周公作立政
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
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
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
哉

惟周王撫萬邦 一節 首句畧斷承德截

此周官之本序也撫萬邦只是君臨天下意成王幼冲向來都
是周公輔相此篇方是成王自家施為出來的故史臣以周王
撫萬邦句冠之巡侯二句平看止言侯甸者舉近以見遠也綏
厥句總承上意兼言巡守非慢遊征討非黷武正所以布德施
惠除殘伐暴而為安民計耳德即綏民之德罔不承德蕪來庭
弗庭言素忠直者固益篤其承流宣化之職而不忠直者亦盡
革其背公植黨之私罔不體天子之德意以安民也斯則天下
已治已安而外攘之功舉矣歸于二句正所以嚴內治之脩而
為制治保邦之計者也歸字對巡征二字看重正即下訓迪之
義治官公孤卿屬之官皆在王圻之內者皆非無是官也而或
體統有未明于是益有以明之使各知其職業之所在皆非無
是職也而或職業有未勸于是益有以勸之使各盡其職分之

經注卷五

周書六

當然內治蓋以嚴則外治有所倡而六服承德之化可保于不窮矣

王曰若昔大猷 一節

自此以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也大猷指唐虞夏商未亂未充意已合在內與上外攘之功舉相應制治保邦暗合建官意講與上益嚴內治之脩相應制治就政理上說已治而益求其治之謂下節庶政惟和正其效也保邦就國祚上說已安而益求其安之謂下節萬國咸寧正其效也

曰唐虞稽古 一節 用又截

此承上節而言唐虞夏商正所謂大猷之世乃已治已安者稽古四句及官倍二句皆制治保邦之實庶政二句及亦克用又

句皆制治保邦之效明王三句又推言所以能致治安之效者

由于是官之得其要也稽古是因古制而損益之曰惟百者見大小官各有百樣非止于百個人也內有百揆二句是于惟百中舉其統領者以該其餘耳註中內外相承體統不紊要重看庶政二句分政與民平看總承上來惟和則治者益治而不亂咸寧則安者益安而不危夫官倍要見世變事繁因時建官意總治于內者不止于百揆四岳總治于外者不止于州牧侯伯其體統與唐虞一也亦克用又言庶政亦無不和萬國亦無不寧也堯舜有欽明濟哲之德而深識乎治亂安危之幾禹湯有祗台懋昭之德而洞見乎治亂安危之故故曰明王立政即建官不惟其官者言但惟有惟倍也惟其人言惟百者皆三德六

德之惡惟倍者皆克宅克俊之賢也明王惟得其人以居其官是以官雖少而事皆理和寧于唐虞用又于夏商而措治安于有道之長者謂非由此以致之哉

今予小子祗勤 一節 不逮截

此成王叙己之法古建官也今予上當先云以明王之德居大猷之世而猶急于建官得人以致治保邦如此况我今日其可以治安自足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成王訓迪百官必先祗勤于德也夙夜不逮即是祗勤勤德則任官之本立矣然任官之道無有過于唐虞夏商者故又仰思而特順之前代內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訓迪云者嚴其體統以立一代之宏規勵其職業以成一時之令典使制治保邦不異於古昔而和寧

立太師太傅 一節 三公截陰陽又斷

自此至篇末皆成王訓迪厥官此下十節則是立體統以維持之也立字根仰惟前代來謂參酌歷代之成規而立為我周之定制也直貫公孤卿屬說師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太者至尊之詞公者無私之意天子順陰陽以出治而三公者所與坐而論道者也論是講明其理以啓沃君心之謂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承論道來有裁成輔相意爰理陰陽又承論道經邦求還作有工夫看焚和調理使陰陽之變而為四時者各循其序布而為五行者各安其常而無有愆伏之虞也蓋以理之順而致氣之順以人之和而召天之和緊要工夫全在論道上此

二句正是三公之職官不必備或備一而闕二可也或備二而缺一可也其人即註所謂經綸大經忝贊化育者不備與惟字正嚴其選意

少師少傅少保 一節

少師上蒙上文立字來少者次于公之詞孤者無朋之義貳公貫至天地二句串說正是三孤之職化者天地之妙用即道之所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實體即陰陽之所凝聚者也化有一處之不達便是天地之功有一處欠缺了弘是就三公之所論而張大其用使無一物不若其生不復其性也寅亮亦有力字就三公之所燮理而敬慎不忽以昭明其本體使高明覆物者位乎上而司覆博厚載物者位乎下而司載也論道是宣諸風

書經主意

禮周書六

四

議而弘化則形諸規畫燮理陰陽是和調其氣而寅亮天地則敬明其形官有大小故言有淺深也人君一身萬化之原天地之主也貳三公正所以弼一人耳大君以天地萬物得所為極致而宰相以輔君忝贊天地為已功正見得責任之重而不可輕其選意公不言弼一人孤不言惟其人亦互文也○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蔽于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于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之職及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

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

冢宰掌邦治 一節

冢宰雖並列六卿而實為五卿之長故曰冢宰邦治虛下二句正其實也百官所以輔吾治者出于朝廷故謂之內四海所以仰吾治者極于廣遠故謂之外異職即禮教刑政等異宜則風俗異尚人情殊好者也管攝非必人人控制之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也調劑非必人人稱量之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也統百官則治之源立矣均四海則治之用達矣

司徒掌邦教 一節

司主也徒眾也以主民眾故曰司徒敷五典擾兆民作一句看正邦教之實五典是主教之具擾兆民者馴擾不順之兆民而使之自順于教也即虞書在寬之意成周司徒之官兼教養之職此獨以教言者舉重以見輕也

書經主意

禮周書六

五

宗伯掌邦禮 一節

春于四時之序為長故謂之宗伯邦禮兼五禮此獨以祭祀言者蓋禮莫大于祭舉重以見輕也治神人二句串說即邦禮之事上下即神人中之上下治者治其祀神人之事凡牲帛祝號之當脩者無一不脩壇坎昭穆之當正者無一不正和者和神人之分凡牲帛祝號之隆殺壇坎昭穆之尊卑使之上者上下者下各當其理而不爭也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句為樂也

司馬掌邦政 一節

統六師二句相連說即邦政之事統與平皆兼未動已動二意
統六師如無事則訓卒練兵孰不聽其指揮而調習之有事則
命將出師孰不遵其號令而進退之是也平邦國如未行則養
威蓄銳而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天下無多事之憂已行則秦辭
伐罪而赫然雷霆震世之威四海安無事之福是也

司寇掌邦禁 一節

詰姦二句平即邦禁之事既曰禁于未然又曰詰之刑之何也
蓋詰姦應正是禁姦應刑暴亂正是禁暴亂也○陳氏經曰刑
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
分二官周合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于化而畧于
政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書經主意

周書六

六

司空掌邦土 一節

居四民二句平即邦土之事土者民之所依居四民如士居于
學農居于野工居于肆商居于市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
民者也利者土之所出時地利如春而東作夏而南詭秋而西
成冬而朔易所謂因天之時與地之利者也或以造廬舍等事
為地利者不取○立太師至此以道事君者其職重以政事君
者其職專道者政之源也政者道之化也公孤養源六卿弘化
為一代之體統如此

六卿分職 一節 九牧截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分職指上六節言只輕帶過
重在率屬二句上朝廷四方之極大臣庶官之表內之六卿率

其屬以任其職以此倡收使外之，牧亦各率其屬以宣化于
外也率倡即以脩政治興教化立柱阜成分貼政治教化此是
期其所致如此勿作效看

六年五服一朝 一節 時巡截

此節非史臣所記亦成王訓迪之言但對內臣而言外臣之體
統如此蓋同上文倡九牧之言而併及之也六卿倡牧既有以
立為治之綱矣然非有朝巡之制又何以振其綱乎時巡以上
是定其朝巡之期考制以下是嚴巡守之典五服一朝只是五
服至六年同期一日來朝非若唐虞群后肆朝之制制度指王
朝六典之事說寃實不過政治教化盡之矣不必泥註各朝方
岳非陳其所受之職意乃所以聽其考察不可與考制度句平
看王字非成一自謂舉指周家之制五服則朝王則時巡耳遠
王朝之六典為幽黜之者削地貶爵以示懲也尊王朝之六典
為明陟之者加地進律以示勸也此節合上節來正見內外相
承體統不紊意未足馭九牧之法如此則九牧之體統且猶有
不可不知者而况于倡九牧者乎此正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
務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 一節

此下言勉其職業使盡其道之當然也應惟其人說官指公孤
卿屬欽乃句是起下慎乃句令是所司之要務而慎令即所以
欽司也俱本經論恭贊政治教化說今出二句泛言出令之道
當如是以見不可不慎之意以公句纔是欽令的實落下大要

重看民其允懷則令行而能謹矣○新安陳氏曰民之後遺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深勘破

學古入官 一節 厥官截

此欲其為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酌古其爾二句是準今總是勉其為學蓄疑以下則戒其不學之弊也具載于典謨訓誥者前代之成法也講畫于文武周公者當代之典常也俱本經論參贊政治教化來講學古入官猶云學古于居官之時非學優則仕之意議事以制古人之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議處政事之際則以古法而裁度之政乃不迷根上二句

書經主意

周書六

八

九

采學古則不病于無徵議事則不失于泥古陰陽理而天地位大綱舉而萬目張矣其爾與常對上古字看作之師對上學字看無以句對上議事句看厥官官字即指典常說當代之典則宜于今而不戾于古者議處政事之際不以利口而紛更之此下要補不迷意與前相對憲章則無自用之失慎言則無自專之非而政亦不迷矣蓄疑是有所疑惑不能酌古準今一失之不及一失之太過者也不學向中蓄疑忌多誼事向中敗謀荒政謀者心之規畫政者事之設施而蒞事之事則成之于謀而達之于政者也

戒爾卿士 一節

以上訓迪公孤卿士皆與焉而此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重不以作事為勞亦無待于戒飭也卿士只是六卿并三百六十屬通節以政治教化貫從卓成兆民來功是要其成功之終而言業是本其用功之始而言志勤果斷謂以和寧用乂之功業自期自勵也果斷即在立志用功之當幾處非既志勤而後又果斷也乃罔後艱者勇以發志而志以運功勇以作勤而勤以懋業崇且廣者且將悠且久而志與勤不為虛用矣

位不期驕 一節 期侈截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位不期二句泛論恒情處祿位之弊如此故居是位者當知所以恭而謙虛抑畏以矯夫驕之弊也享是祿者當知所以儉而簡約朴素以矯夫侈之弊也惟

書經主意

周書六

九

德與無載爾偽一事實有是恭而自然不驕實有是儉而自然不侈謂之德內多驕侈之念而外假恭儉之名謂之偽曰惟曰無一勉一戒之詞作德二句是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心與恭儉相安則不待安排布置而無入不得恭儉之美自然著見于外故曰心逸日休若外恭儉而內實驕侈則雖消沮閉藏而驕侈之態終要敗露故曰心勞日拙誠偽得失之判如此恭儉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也○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于恭儉則為德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恭儉出于德者逸而休恭儉出于偽者勞而拙

居寵思危 一節 惟畏截

此申上節而深嚴其弊以見不可不恭儉以保富貴也寵指祿

位之盛言危指祿位之難保言惟危即上恭儉惟德意弗畏不能恭儉而專事驕侈也入畏則祿位不可保而至寵者固至危之門矣末句正見當祇畏也

推賢讓能 一節 政麗載

上中戒其以已事君之道此申戒其以人事君之道見大臣荐賢之義利不惟關政事之理亂而已職之能亦由于是推賢二句與不和白平看庶官指六卿之屬賢能開說凡有德有才者皆是乃和下要補出政理意不和上要補出蔽賢害能意兩相照應看推賢讓能是出于一點荐賢為國之公心故謂之義蔽賢害能便有忌嫉的私意了故謂之利庶官乃是感于其義而互相師法意不和是化于其利而互相傾擠意能其官言所舉之人果賢果能而不至于尸其官也惟爾之能不必賢自已出而天下之賢皆其賢不必能自已出而天下之能皆其能大臣推讓之能事畢矣匪其人即不賢不能者則有負于大臣推讓之責矣豈非爾之不任乎此四句正見荐舉之當公而不當私意

王曰嗚呼三事暨 一節 有政畧斷兆民載

此又總申戒卿屬也通節當要體會總治分治政治教化來貫講三事即六卿大夫即三百六十屬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有是官則必有是政治爾之政即所以敬爾之官也以佑二句一串亦本敬官亂政來永康燕阜成使民永厚其生永復其性意萬邦應兆民言無數者永得其歡心而無所厭敷也至是則制治

保邦之道充盡而不虧和寧用乂之化比隆而無媿于小子之所以訓迪厥官者不其始副矣乎

君陳

按此篇當作兩大段以二王曰作眼前六節是一大段欲君陳昭式周公之訓必當自昭明德以立至治之本而又謹于圖政以盡其道後八節是一大段欲君陳弘周公之丕訓必當行寬和之政而又本于敬德以升于大猷然始之以敬哉終之以敬與在德則敬者又一篇之綱領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一節 有政載

此篇是成王策命君陳之詞孝恭即是令德謂之令者以其孝恭之出于純粹也下孝字與上孝字應下友字與上恭字應惟孝友句作過文看克施有政是因其能以孝恭自盡而遂知其必能以孝恭正人也尹字有為表率意敬哉只是要他操存孝恭之心以施之于政治而已

昔周公師保 一節 其德載

自此至篇終皆敬哉之實此節欲君陳法周公以為治也師是教就式化說保是養就誕保說內含明德意德即師保之德民懷不惟當時肅將祇歡之而至於今猶追思企慕之也往慎二句相推下去說司者師保之職常者師保之常道周公之訓非訓民之訓即下文所聞至治之言乃其所以師保民之本也率常即所以慎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則又率常之實也懋昭句只欲其推其令德以體周公垂訓之意施于有政以法周公師保

之治而已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其德君陳以周公之師保萬民者而師保今日之民則民將亦以其懷德于周公者而懷君陳之德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 一節 惟馨哉

至治四句是述周公精微之訓應上節周公之訓爾尚式時三句是勉君陳由訓之功應上節懋昭二字至治就風淳俗美天下文明說馨香只是一個和氣薰蒸非真有馨香之可聞也感神就祭祀時言黍稷上要補人以為神明之感皆由于黍稷之馨意明德惟馨蓋言明德之妙本于身心而達于政治由是馨香上聞而神明之所以感格也則是馨也固明德之馨也而豈黍稷之馨哉謂之至治若甚顯矣而又極其妙于神明謂之馨香若有迹矣而又推其本于明德此周公之訓所以為至精至微也式時猷訓只將註中頑民法度二意虛說惟日二句方是着實用功處孜孜逸豫一正一反欲其日新不已深致教焉之功也若然則以德感民而不恃乎刑威之驅迫以德行政而不泥于典章之陳迹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如此雖神明且將感之而殷民其有不從又者乎○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于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

凡人未見聖 一節 戒哉截

此節欲君陳戒恒情之偏以由周公之訓爾惟二句泛言感應之速如此見不可不戒恒情以由訓也凡人二句是其乘瘳好德之良心既見聖二句乃其氣稟物欲之所蔽重于所聞而輕于所見人情大抵然也君陳親見周公則既見聖矣使不克由訓謂之克由聖也可乎故以此深戒之惟風惟草只是推言不可不戒之意與上意一串且不可以由訓從訓入講未當足云爾能戒常情以由周公之訓而樹之以風聲則民亦從又由君陳之訓而靡然如草偃矣于化殷也何有○沈虹野云周公之訓其大端雖不過明德以成至治然析其事而言之則豈一端而已哉其為訓也出于聖心之正本于反身之誠不惟下足以化民而實上足以輔君不惟政足以宜俗而實治足以因時施之于法則有辟皆當施之于人則賢愚皆得此皆周公見之行事之實而有休聞于當時者非徒托諸空言者也則君陳欲由其訓可不隨事而盡心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 一節 不艱截

此示以圖政之道亦由訓中事也圖厥政句輕提起政即師教保安之政莫或不艱且虛講有廢有興句須看活蓋周公之舊政其所當因者多矣但君陳之時與周公之時不同其間亦有戾于俗而時勢所當廢者亦有宜于俗而時勢所當興者非是更變周公之法只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出入是反覆之意非出謀國人入謀左右之謂虞者商度其廢興之當否也釋者熟思審處細繹其廢興之當否也參于同斷于獨

不敢以易心乘之正是致艱以圖政處註中而後行三字是補意

爾有嘉謀嘉猷 一節 之德哉

此望以忠君之道亦由訓中事也作未然說謀猷從師虞則繹中得來者成王欲謀猷之入告好善之心無窮也豈有意于私善欲其順之于外教臣之忘私也豈有意于好名此成王期望于君陳之忠已私不與焉者也順是宣揚于外后之德言君德之著而為謀猷也臣人向推開說入而告出而順蓋不止君陳一人也良就君德言根入告于內未顯就君譽言根順之于外來

王曰君陳爾惟弘 一節 丕訓哉

此復申致其由訓之意也丕訓即明德致治之訓自其義理精微則曰猷訓自其規模廣大則曰丕訓非有二也謂之弘者蓋繼體守成之日苟非奮迅作興而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則其治之所就必有歉于前人者故成王以是望之亦只是德極其明治極其至之意非有加益于周公之訓亦非有出于懋昭式時之內也無依四句一戒一勉相形看勢是君陳統馭殷民之權勢法是周家約束殷民之法度作威以削正徇己之私也寬和之反也故戒之寬和是君陳治殷之大關目殷之頑民被周化淺故周公之時務出于嚴至于君陳之世則其觀我多遜者蓋已有日但其天性未能遽復人心未能遽化是固不可無寬和之政也寬和中皆有師保意重在有制從容上寬可也寬而縱

不可也故欲其有制有制云者優容茹納之內不失乎防閑品節之方而不專尚乎寬也和可也和而流不可也故欲其從容從容云者坦夷平易之中不失乎馴擾調娛之意而不遽施以和也自此至篇終皆所以弘周公之丕訓者也

殷民在辟 一節

此戒君陳之徇君亦弘訓之事也在辟是可以死可以無死者當辟當宥皆有箇中道在而非君之私喜私怒所得而輕重于其間者兩勿字與惟字相叫應言勿循乎君而惟徇乎理之中也惟厥中非必定與君違只于輕重之中審度之耳○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定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使君可也非使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 一節

此申言上章之辟辟之惟厥中者也弗若于政者保一邊弗化于訓着師一邊註中刑之可也二句是過文法乃字要重看是能不徇君以為辟而辟得其中矣

徂于姦宄 一節

此申言上章之宥宥之惟厥中者也徂于姦宄者保一邊敗常亂俗着師一邊一則關天下之紀綱一則關天下之典常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細者不宥則夫者可知是能不徇君以為宥而宥得其中矣

爾無忿疾于頑 一節

上三節專言犯罪之商民治之不可或偏此下三節禁言無罪之商民治之不可過刻頑是未化者一夫是化而無全能者無忿疾者緩于懲惡待人之洪也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用人之怨也須竊下二節意來講

必有忍其乃有濟 一節

此正無忿疾于頑之實忍若外能強忍而忿疾不形于聲色也容者內能合容而忿疾相忘于念慮也各兼師保說有忍然後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是此心之德包涵遍覆天地氣象故曰大有濟與有忍落一層德大與有容平層有所忍者事固濟也而久之可以成德有所容者德固大也而推之無不濟事汝能由有忍而造于有容則和中之治特易耳而可忿疾于頑哉○林氏曰勾踐于吳太子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國亡矣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王于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簡厥修亦簡其或 一節

此正無求備于一夫之實脩是職業之脩如畋田安居者保一邊良是行義之良如和身睦家者著師一邊簡脩是表厥宅里之謂簡不脩是殊厥井疆之謂進良是迪簡在王庭之謂率不良是以其所進而倡導之感發興起之意亦字與以字不同簡脩亦簡不脩則不必求備其皆脩而民無不勸功矣進良以率不良則不必求備其皆良而民無不勵行矣

惟民生厚 一節 攸好截大猷處一斷

上數節俱是寬和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重在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見民性無不可化遠上二句見化民當本諸身敬典句是謹其所好也特乃二句是從其所好而反薄歸厚也斯民之生莫不有是親義序別信之性便是厚處以言教者訟故遠上所命而以身教者從微厥攸好好者以身帥先之之謂敬典在德四字一串敬典固重然必至于在德方為實得于已則在德為尤重也此正敦厚以立極章好以示民而非徒偽為于聲言笑貌者也要體無失其令德意時乃二句亦申說罔不變是變澆薄而為淳厚即所謂於變也升于大猷就風淳俗美言即所謂時雍也俱要以典入講敬典在德則無異于周公之明德丕變大猷則無異于周公之至治弘訓

惟四月哉生 一節

此史臣記成王顧命之始詞下二節皆記事也成王即政始于丙戌終于壬戌在位凡三十七年不曰有疾而曰不懌臣子不忍身言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 一節

此叙成王嚴發命之禮也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備廢棄定之

甲子王乃洮 一節

此叙成王嚴發命之禮也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備廢棄定之

理雖發發固烟如也

乃同召太保與 一節

此叙成王召所命之臣也召字直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凡謂之領者以三公兼六卿也謂之為者只為六卿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 一節 言詞

自此至非幾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則先叙發命之由也病日臻二句是大漸惟幾之實欲群臣輔嗣王以保業成王之志也審訓命汝下五節是也

昔君文王武王 一節 則肆載

此叙先王以德得天下之難也以德為善政之本以善政為化

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為受天命之本所以見其難也光就

德之發用看文王宣其光于前而武王又宣其光故曰重奠麗

陳教當以教養分看不當如諸說偏屬教邊麗與多方開民之

麗麗字同義服習者服習其教養也達殷者達此教養也肆字

內已有不違意肆不違句是承上起下之詞註中天下化之句

貼在用克達殷上言惟西土之民服習而不違于是天下之民

皆化用能達之殷邦同一肆習之風而一統之大命乃集于周

在後之同 一節

此叙在已以敬守天下之難也以伺自稱謙已無重光之德也

天威是予奪之命文武平日以天威之難保者訓戒子孫就是

大訓而為述天命者雖是守大訓即所以近天威然須以敬天法祖平看為是但要本上教養來說曰敬曰無敢見已之兢兢業業以守此所集之大命者如此之艱難也

今天降疾殆 一節

此欲群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之意明時朕言指上文武以德得天下在已以敬守天下之言敬保弘濟一串含下二節意講使之盡為君之道上不忝于文武之創業立為治之本下無負在我之守成謂之艱難者周之基業文武以艱難而得之成王以艱難而守之者也

柔遠能通 一節

此欲其輔君盡為君之道正弘濟艱難之實也遠邇就民言小

大庶邦就諸侯言安屬小勸屬大柔能安勸內俱要點出輔君

字樣來通節只重無遠邇小大意

思夫人 一節

此欲其輔君端為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實也夫人大凡人也夫人且然而况元子有表正天下之責者群臣可不輔之而使自治其威儀乎然威儀之治又非始于威儀也而始于一心之幾幾動于非則身陷于惡雖欲治其威儀不可得矣故又以冒進非幾戒之夫能治其威儀則身脩矣能過其非幾則心正矣由治民而推本于一身由治身而推本于一心此成王反本窮

源之論也註中戒勉字俱就臣說

慈既受命還 一節

自此至御王冊命皆史臣記事之言還是各復其位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庭路寢之底也幄帳為發顧命而設群臣受命而還則幄帳無所用矣故徹之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一節

成王疾崩時康王未嘗不在側特出而迎入者所以顯之于眾也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為憂居宗主見天下之統不可一日虛也俾爰是太保命桓毛去俾爰呂伋封為齊侯故曰齊侯呂伋干戈宿衛之具虎賁百人宿衛之卒稱子者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者以未成君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上節重繼先王之統此節重傳先王之命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故太保命史作冊度曰冊度者次第成王口授之言以紀之于冊而使其先後之度也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上欲傳垂終之命此欲備慎終之禮士山虞匠人之屬須材所以供喪中之用非謂棺木之用也命字直貫到立于側階康王受顧命後命自天子出矣

狄設黼衣綴衣

此下七節皆為將傳顧命故陳設其儀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黼衣設于四座之前綴衣又設于黼衣之上謂之黼者繡斧形其其以上示威也謂之綴者天子之所依倚也

備問南嚮 四節

上一節所設者四座皆同此四節所設者四座各異四坐雖是兼設還以首節為主先言西序又特言西次以成王殯在西序故也平旦養親四坐也篋底畫筍四席也黼綴畫玄四純也華文雕漆四几也兼設平生之坐恐成王之靈意其在此而不專於此意其在彼而不專于彼也

越王五重 一節 陳寶載

上兼設桌坐是平時所憑藉者此盛陳宗器是平時所觀閱者越字承上設座而言王五重陳寶句作一肩亦力以下正詳其實也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王之五重也赤刀舞衣鼓鼓兗戈和弓垂矢皆所寶之器也大訓河圖大貝皆所寶之物也俱重象生存意如出西序東序二段要見西序參之以大訓者至理寓焉東序參之以河圖者有數存焉如出西房東房二段要見文事武備二意四段俱要先西後東意

大輅在賓階面 一節

此設五輅乃成王平日所乘者亦以象其生存也一節須體賤遠近意向南曰面南向曰前大輅在賓階南向先輅在左整之前北向與大輅相對綴輅在階階南向次輅在右整之前北向與綴輅相對西階謂之左整東階謂之右整者蓋自外面向內言故西為左東為右也○虹野云以上七節非徒以盛稱文彰備物以為國容觀美也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玉輝華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生之孝思肅然有以悚康王懼已不克負荷之敬則委重技艱

之意已不言而傳矣

二人雀弁 一節

階祀

上陳儀物先西後東以成王賓在西故也為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先東後西以專三位在東故也為將迎入受顧命而設伯相命止此夾兩階祀以上皆以士一人冕以士皆以大夫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于堂上祀是堂之庶陽角處每邊階立二人故曰夾垂堂上之遠地北階則惟一階而已剛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 一節

此以下康王入受顧命之事王由賓階升者未必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三卿不在其內蟻裳亦是吉服不言升者後王由賓階升也入即位燕上說康王就受顧命之位群臣就助祭之位也

太保太史太宗 一節

此節以同事異主看三官皆有事于奠祝故其服同所司各有所主故其事異太保太宗奉符寶有君道焉故升自東階太史奉冊書乃臣子之職有子道焉故升自西階書即冊命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升也

曰皇后憑玉几 一節

嗣訓截

此太史受顧命于王乃口陳其中之大意如此文武之訓即述天命以迪後人而成王之所嗣守者自其規模廣遠而言則曰大訓自其義理昭著而言則曰光訓其實一也嗣訓處且虛臨君三句正嗣訓之事承艱難之業居大位也治成儀謹幾微以

莫鹿陳教由大法也柔能安勸以使民之服習不違致大和也吞猶奉奉天命之吞揚猶對揚王休之揚用吞揚文武之光訓即所謂嗣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 一節

此康王受顧命于太史而致其謙詞也亂四方與上臨君三句相應敬忌天威與上用吞揚句相應然須一氣說謂我以微眇之躬承艱難之業其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如我祖宣布光德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如我父嗣守大訓治天下以敬迓天命乎天威與前天威同

乃受同瑁 一節

此康王致祭以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同瑁上要補受太保介圭句受瑁又要補授于人意同即爵也宿者以空爵向神酌而致拱進之容猶未嘗爵于神座也祭者酌酒于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為酒之人也與灌地以降神不同啗者酌酒而奠爵于神座也一進爵則一祭酒一祭酒則一奠祭如此者三次故曰三宿三祭三啗非三宿已畢然後三祭三祭已畢然後三啗也饗是太宗傳命以告曰已來饗矣此是初獻禮也

太保受同降盥 一節

同拜截

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已傳顧命也受同受王所啗之同而置于他所也盥非盥同乃盥手以致其潔耳用異同者君臣不同器所以明有別也璋如今之盥盤所以盛此同者授宗人同令宗人置下去只是小禮生也王為憂居宗主子道在焉故吞拜

此行亞獻禮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 一節

此行終獻禮而并飲福也受同太保將飲福復以所授于宗人之異同受之以酌酒于地也齊是不甘其味意宅者太保不在祭之位不在飲福之位而退居其所也授宗人同乃授神前飲福之同也

太保降收 一節

自乃受同瑁至此皆史臣記事之詞所收不止祭器几儀衛之陳者皆是俟見新君所以聽其正始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一節 首句截

此康王朝見諸侯所以與之正始也乘黃朱列之于庭者圭與幣執之于手者真贊兼黃朱圭幣言曰瓊莫者見其非異物也

圭是圭璧非天子之命圭也嗣德即嗣位之意二字最有意義下群臣進戒惟欲君之嗣德康王求助亦欲群臣之輔已嗣德耳

太保暨芮伯咸進 一節

上率外臣分班以朝見此率內臣合班以進戒相揖諸侯不在其內曰者太保言也敬告句虛下乃其實也皇天句言不可恃天下之有惟周三句推本得天下之難然須一氣說下文王相繼以恤民而始受天命如此則創業亦甚難夫王可不思所以保之乎

惟新陳王 一節 人休截

上言文武創業之甚難此言成王守成之不易君道莫大于賞罰故特言之畢協只重一個理字賞如報以元祀寧以宗功是已罰如征其弗庭靖其蠢動是已厥功指恤西土受天命之功言戡定向本賞罰未用敷句又本戡定未畢協賞罰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不顯丕承之功得以鎮定而不搖也前功既定則不丕丕業可為後人之憑藉矣豈不敷遺後休乎休相受天命為天子言今主宮虛下二句敬哉之實張皇其辭也非則討以公其罰而不為姑息之賞也勿壞寡命則戡定者不至于動搖而放遺者不至于失墜矣寡命與功一也但自功之所得者而言則曰命自命之由受者而言則曰功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 一節

報誥者群臣以誥戒我故我以誥答之然進告是內臣以內見外也報誥是外臣以外見內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 一節 王家截

此報誥之詞舉文武得天卜之由以求助于群臣也丕平二句執心言丕平不務四字重有即傳之所謂廣與謹也底至者外齊信着內推行而底其至者則賦不過取而求至于十一之不改罰不濫及而求至于五刑之不用行于外者無一毫之欠缺也兼盡而極其誠者節用之念深而惟恐過取以損下好生之

念切而惟恐濫及以寬民存于內者無一毫之虛假也用昭明于天下言務德不務罰之實昭著于遠近而天下莫不慕其德畏其罰也則亦有二句全歸重處熊羆不二心只是一人而兼出將入相之才者保又輔君廣德慎罰也用端命于上帝謂文武用群臣輔具廣德慎罰而受正命于天也厥道即廣德慎罰之道付丹四方正是皇天用訓處

乃命建侯樹屏 一節 之人截

此亦報詰之詞原先王建侯之本意在于輔後正所以求助于群臣也建侯樹屏一直謂建設小大遠近之侯國而植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為之屏翰也後之人處用務德不務罰意講此二句只說先王建侯之意如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先王之心而盡侯職之當然也一二伯父想是召公畢公之子孫封在外者祖考即上武勇忠實之臣蓋指召公畢公輩言念而不忘曰願安守而不變其舊曰綏戮力同心保又王家此爾先公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也下四句即願綏之實心在王室輔君廣德慎罰之念不以勢遠而自懈也憂動應前張皇六師說鞫子羞應上無壞高祖寡命說夫在外之諸侯猶當心乎王至以輔我也而况群臣之在內者乎

群公既皆聽命 一節

群公兼召公畢公群臣諸侯言命即上推文武受命之由原文武建侯之意是也越出以上正君臣之禮釋冕二句正父子之禮○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其嘗以問之鄉先

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威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彼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子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君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畢命

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于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代殷殷卒依于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

惟十有二年 一節 至于豐截

此史臣記康王命畢公之事始也自宗周步至豐重其事也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成周之衆兼已化未化在內念其不從而必以剛制之非所以言保慮其難治而徒以柔容之非所以言養保者善惡雖旌別而愛養之意未始不寓焉者也釐者愛養雖周悉而善惡之界未始不嚴焉者也二字雖平而講意須互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一節

自此以下皆冊命之詞也大德就發用者受殷命則得殷民矣文武相繼而後得此得之何其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 一節

得殷固為甚難化殷亦為不易先王無文武成三王却重成王邊綏定句汎說法殷亦綏定之一事也謹按非是以刑威驅迫之只是區處之嚴防閑之密意遷于洛邑三句是法殷頑民之實式化厥訓是使之化于惟德惟義之訓而默奪其凌德滅義之習也既歷三句是一節歸重處正見其難化也三紀合君陳在內世變即三紀老者死幼者壯之謂風移即下收放心也無虞徒風移來而以寧又從無虞來俱是難之之詞勿作效看夫以周公之聖為謹法之治猶必積久而始化如此則化殷又何其難也

道有升降 一節 俗革截

此言今日化殷之道也道謂世道俗謂風俗其實一也道有二句串泛論為政之道以起下二句意傳中周公法殷三句要補在俗革下亦泛論當時因俗之政當如此上減指表宅里樹風聲言下減指職業脩行誼良言不減厥滅謂泥于舊政不能因時以旌其善而使之自別于惡也民罔攸勸則善者固安于自怠惡者亦阻于自新矣何所勸慕而為善乎

惟公懋德 一節 先王截

承上言由俗之政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當之也必如此起方叫得惟字應懋德二句是德獨亮四句是業末句是歸美之也懋德克勤皆德之盛勤細行尤見其盛處獨亮句作冒正色二句正獨亮中事不可以事上率下對看四世須把文武成三世

作一比獨把康王一世作一比相對庶于嘉績句無碍正色是畢公去表率臣工祇師言是臣工來祇服畢公師作師保之師

看非師法之師也嘉績雖只承獨亮三句而績謂之嘉亦是由茂德中發出者多于先王言不特今日為然見其久也仰成成字與成厥終同見得成周之眾保登之責盡付之畢公而我但適觀厥成而已○史氏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人聞望已孚于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于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撫頑立懦敦薄勵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缺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登之任捨公其誰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 一節

祇命就至豐冊命上見謹誌殷民周公嘗以叔父之尊元聖之德為之而不以為屈矣况畢公德業無愧于周公故敢以是命之也往哉有因時通變以繼周公綏定之功無虞之化意

旌別淑慝 一節 畏慕截

此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而因欲其嚴根本之地也旌別句是綱表厥三句是旌淑之實弗率三句是別慝之實表厥二句是釐樹之句是保殊厥句是釐俾克句是保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摩惡對彰善而言蓋善者顯則惡者自能有所

愧是即所以瘳之也使人有所鼓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
欲使樹風聲于不民者是旌淑的本意欲使能畏而慕者是別
惡的本意譎然愛養之內而不失夫區別之宜井然條理之中
而又寓夫安全之意此所謂保釐也旌別太明而不尊嚴王畿
則惡之別者未必帖服淑之旌者未必蒙惠人心或至于太激
而四海或為之動搖矣郊圻以地言是宅里井疆之界限封守
以人言是宅里井疆之防範申畫云者辨遠近別內外使無異
于周公規畫之初而不至于歲久而渾也慎固云者謹斥堠詰
戎兵使無異于周公經略之始而不至於世平而玩也一則尊
王畿之勢一則嚴王畿之備以康四海繫根申畫二句未不惟
殷民之見旌者安其宅里而四海之為善者皆有所恃而無恐
也不惟殷民之見別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為惡者亦有所懼
而自戢也通節要得體周公謹密之意

政貴有恒 一節 好異截

上告以精明之治法此告以渾厚之治體政以旌別之布于紀
綱者言辭以旌別之施于號令者言皆民俗之所係者有恒終
始如一不朝更而夕改之謂體要言約意盡不費詞而理足之
謂好異者作聰明而好為異政非有恒之政也趨浮末而好為
異辭非體要之辭也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當貴有恒尚體要而
不惟好異之故商俗靡靡則好異而非有恒者矣利口惟賢則
好異而非體要者矣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來念哉者念商俗
之弊政必貴于有恒詞必尚乎體要而不為好異以矯其弊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 一節

今日之政固當嚴夫旌別之辨矣然非有以訓之于先又何以
得其善惡之所在而施此旌別之政也故康王特言殷士怙修
滅義之惡而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鮮克句是惡之源以蕩
三句是惡之流萬世句是推極其流惡之弊德就具于人者言
道就原于天者言

茲殷庶士 一節 惡終截

此節正言殷士之惡庶罷句對上世祿之家句看怙修滅義句
對上鮮克由禮看服美于人句對上以蕩凌德二句驕淫矜誇
二句對上散化奢麗句看即古人之言而觀今日之殷士信乎
世祿之家萬世同一流也收放心即前世變風移只就周公言
書經之意 周書六 三 子百字
之開之惟艱者蓋已放而欲收固為甚難既收而欲開之亦為
不易蓋其病根尚存未必不觸事而發也

資富能訓 一節 永年截

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殷士帝寵惟舊已資
富矣此意輕重在能訓上資富能訓則不至於伐性喪生而全
其性命之正向之以惡終者今將有令終之慶矣是以永年此
二句是推當訓之由下四句正訓之道也殷士以蕩凌德故
欲訓之以德殷士怙修滅義故欲訓之以義傳中非外立教條
句正批別二惟字大訓就人心同有上見蓋得乎公平廣大之
體而非出於傾邪狹小之私也古訓二字不相連謂由古以為
訓而非謂由古人之訓也古如周公之明德惟馨君陳之效典

原缺第三十二葉

和成心也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政本
于道本于心蓋相因者也三后四句即在慎始和中成終內
指出而言非是成終後事協心者時雖有先後人雖有彼此而
均之以化殷為心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同道者事雖有
剛柔不剛不柔之異然剛柔固理之當然不剛不柔亦理之當
然同歸于化殷之道也註中即其行事觀其用心二其字就指
三后言道洽紫根同底于道來謂浸漬于三紀之餘而仁漸義
靡有流通而無壅塞也政治又根道洽來謂變通于累世之後
而綱舉目張有脩明而無廢墜也生民指殷民言澤潤二字串
謂不剛不柔之澤有以浸潤乎心而有善可旌無惡可別油油
然其有生意也四夷上要補出王畿既安則不特中國被澤思
書經主意 周書六

公其惟時成周 一節 之基截

此又以無窮事業期之也不剛不柔以致殷民之化便是建無
窮之基基子就治化言不就基圖言亦有二句以垂譽世範平
看俱根建基來無窮之聞只是後世凡被其不剛不柔之化者
莫不稱之為繼治之良佐也子孫指畢公之後訓其成式惟六
言順其不剛不柔之成法而足以致治也

嗚呼罔曰弗克 一節 厥事截

此復于篇終而致戒勉之意也罔克本闕之惟艱說民寡以莫

爾殷民說俱要點周公君陳在內殷民雖難開也然道有非
政由俗革故欲其既厥心殷民雖甚寡也然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故欲其慎厥事心所以區畫其保釐之政者事所以設施其
保釐之政者欽若二句串當先提云世變風移允升大猷此文
武成王之成烈而前政周公君陳所輔以為之也欽若成烈本
既心懼事來休前政又本若成烈來休乃休美之休非匹休也
此正是成終處○徐瑤泉云畢公威德謙恭或退托于周公君
陳之所優為而已不得為者有之畢公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
公君陳之所為而已不必為者有之非常人遇事而有畏心玩
心者如此看方得康王尊敬畢公之意

書經主意

周書六

孟

信記

荆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卷之七

戊辰進士西星鍾庚陽著

門人王肯堂較正

孫鍾 鍵重訂

君牙

穆王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 一節

通篇重在繼世功以守家法故先叙其先世之美如此要其大意則不外乎教養而已盡已不欺之謂忠守正不撓之謂真世篤二句串說謂秉此忠貞之心而服勤于王家教養之事也教至于民性復養至于民生遂便是司徒之成績紀于太常使其績與日月爭光也紀績是已然事特叙之以感動君牙使之知所繼述耳

惟予小子嗣守 一節

此叙已責任之大而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意也遺緒就天下說先王之臣如君牙之祖父篤忠貞以服勞者左右亂四方就教養說穆王自謂也不得若人則無以為亂四方之輔而遺緒墜矣故憂危也

今命爾予翼 一節 心膂截

此欲其法前人以輔已正所以求助于君牙也予翼即上左右之意股所以行肱所以持心為身之主膂為身之幹四字只喻已之所賴于翼者如此其重且切也續乃二句一連舊服忠貞服勞便是不能施教養以續舊服是忝厥祖考矣

弘敷五典 一節 民則截

此下二節告以司徒之職皆續舊服之事司徒掌邦教故先教言之弘敷二句是施教之方爾身四句是主教之本親義序別信之理一而已自其常行而不可易則曰典自其截然而不可越則曰則弘敷者所以啓民之知使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也式和者所以翼民之行即所敬實也要得君牙祖父昔日已敷已和意正中俱兼典則說註中君牙之身兼身心說四句須要順口氣講惟爾之中言民心有不中者惟爾之中以化之不可謂爾去中他也

夏暑雨小民 一節 艱哉截

司徒雖專主教然衣食足而後可以興禮義故兼養而言之暑雨而阻于無食和寒而厄于無衣此民之所以感時自傷而怨咨形于口也厥惟艱哉是穆王勤八無衣無食而生之艱難也思艱圖易一直意思以心言圖以事言艱易非謂飢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飢寒其生難若有衣食其生易故要思他飢寒之艱而圖也有衣食之易也圖易只是勸農桑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而已民乃寧言必如是然後民始脫艱就易而獲飽暖之安也亦要得君牙祖父昔日已思已圖意

嗚呼丕顯哉 一節 罔缺截

此承上二節而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謨烈俱兼教養說自教養之出于謀畫者為謨謨以言乎其始也自教養之著于功業者為烈烈以言乎其成也如魯髦斯士懷保小民重民五教

大賚四海是也顯以光四方顯西土言承以善繼志善述事言啓佑承謨烈來正者合天理當人心之謂罔缺者大綱舉萬目張之謂咸正罔缺一直意言至精而至備也乃訓指上弘敷二節敬明有工夫即是敷典和則而導其民于中正思艱圖易而措其民于安寧也顯謨承烈此文武一代之光命也我先王成康嘗賴爾祖父之輔而對揚之夫今用爾敬明乃訓之道以輔我奉順先王之道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如是則爾前人忠貞服勞之績可以追配其休而所謂績乃舊服者此矣又何忝于祖考乎此句獨講不着力未足云臣職盡而無負於朝廷則法行而無愧於祖考在國為忠臣在家為孝子職之所係有如此其容以不盡耶

書經主意 周書七 一節 在茲截

通篇既勉其守家法以盡職此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舊典祖父教民養民之舊職也斯民得蒙教養之澤而由于中正安于衣食者是之謂治斯民不得蒙教養之澤而失其中正困于飢寒者是之謂亂亂之治亂句是推所以當時式舊典之故祖考攸行所謂舊典也有義所謂民之治也率攸行者敷典和則而以祖父之教民者教其民思艱圖易而以祖父之養民者養其民也率其教民之行則納斯民于中正而人君正德之治以彰率其養民之行則躋斯民于安寧而人君厚生之治以顯所以謂之昭乃辟也率乃祖句應上敬明看昭乃辟句應上奉若對揚看至是則親無愧于祖父而股肱心膂之責無不盡尊無

百于一人而虎尾春冰之憂可以什矣

伯罔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 一節 丕后截

穆王首叙憂危之至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德就言動有愆上石思免內有得賢輔德以嗣大業意但未可顯說出厥愆應轉弗克于德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 一節 厥辟截

此承上嗣先人宅丕后来以文武而猶賴近臣之助見已之必賴于近臣也聰明齊聖俱本其德之天縱者而言忠良二字串秉精白之誠而盡奉公之職也重咸懷字註中雖字與固無句要玩其侍從三句正一節歸重處正人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

書經主意 周書七 四 一節

之人曰罔非正人則僕正之能慎簡可知承是將順其言動之美稱是救正其言動之失旦夕承稱言無一時不承稱之也自往來而有出入自動靜而有起居自曉告天下而有號之發自禁戒四方而有令之施太僕掌正王之服御者故以出入起居言太僕出入王之大命者故以號令言罔有不欽罔有不減德已盛而益盛也本正人承稱來下民二句又承出入四句來然亦不可脫正人承稱意祇若者非天子之法行不敢行非天子之法言不敢言也萬邦着下民說咸休者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同歸于休茨之域也夫以文武君聖臣賢而猶賴近臣之助然後德威化隆如此今在上者已非文武之聖在下者不皆忠良之臣其所賴于爾者又當何如耶

惟予一人無良 一節

此泛言求助群臣而望伯冏之意實在其中無良對上聰明齊聖看實賴至非心對上侍從僕御三句看俾克句對上出入以下看左右前後即侍從僕御之人也匡其不逮句虛下二句其實也繩愆二句順題講不可先提非心言動之見于外有失之大者為愆愆則繩之而使歸于直失之小者為繆繆則糾之而使歸于正然愆繩雖見于言動之際而實根于非僻之心格之云者潛消默奪以除其愆繆之源也繩糾于外而格心于內正所以匡其不逮而為紹先烈之本也先烈文武之言動皆善而天下順化者是已

今予命汝作大正 一節

此方是命伯冏為太僕之官而責以承弼之實職也正于群僕侍御之官即以慎簡意非表率統領之謂愆乃二句歸重在下以蓋必交脩不逮然後德可進也交者非一之謂以出入四句入講交脩不逮即上文匡其不逮三句之意

慎簡乃僚 一節

此告以正于群僕侍御之事慎簡句虛以下正慎簡之實也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是戒其勿用小人其惟吉士是勉其專用君子無字與惟字相形說非兩平意吉士乃口無失言身無妄動而可以交脩君德者

俾臣正 一節 自聖截

此言僕臣所係之大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也克正自聖德不德

俱就言動說正諛二惟臣以巧言等與吉士分結之后德二句只是申上二句意僕臣正中用慎簡意諛則簡之不慎也自聖者動未欽而自以為欽言未減而自以為減也

爾無泥于儉人 一節

君子難親而小人易合故特申戒其用小人也此節一氣說下儉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耳目之官即上侍御僕從之官先王之典即上罔有不欽罔有不減之家法也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耳

非人其言惟貨 一節

儉人之進未有不由于貨賄者故特戒之非人二句一直說儉官就僚屬說僕正為群僕之長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也群僕至于曠官則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汝為之長者大不能赦其君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 一節

命詞已畢而此後致深長之望也欽哉欲其不視群僕為賤職而忽之也永弼一字最重應前旦夕承弼看要包正簡僚屬而不以貨賄昵用儉人意察憲與上先王之典同即罔有不欽罔有不減之常法也言弼而不言承何也蓋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恐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望其永弼也至是則后德已懋而無忝於先烈之休厥愆可免而無負於丕后之宅矣

呂刑

按此篇當作四大以看首節叙穆王作贖之由是第一段若古有訓至乃絕厥世十一節言苗民用刑之過而可為戒帝舜用刑之善而可為法因統呼四方諸侯之典獄者而訓其知所勸懲也是第二段伯父伯兄至在于天下九節告同姓諸侯勤刑之功效及有邦有土用刑之綱領節奏而復總同姓異姓諸侯而申告之無非欲其盡敬刑之責也是第三段末節因告典獄諸侯而及于諸侯之子孫也是第四段○彭氏曰篇內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必本于德用刑必中德中二字實為此篇之綱領

惟呂命 一節

此史氏之本序也呂命是呂侯傳穆王之命享國百年非如三書經主意

周書七

七

宗文王享國之謂但統其年歲而總紀之耳老荒二字分看昏亂而不精明曰老廢忽而不動謹曰荒度乃量度已意而為之也刑贖刑也詰四方者以此治四方而歛民之財也

王曰若古有訓 一節

此以下皆呂侯傳王命以詰四方也自此至配享在下通是古訓此節不重重尤特舉其倡亂之端以起下苗民耳始字重看罔不以下着下民說鳴義二句是形容寇賊形狀以鳴張跋扈為義而至于姦宄以奪攘劫掠為事而至于矯虔此皆暴亂之延及平民者而蚩尤實始之也

苗民弗用靈 一節

苗民是有苗之君以其失道故謂之民不用靈只是不以德化

民制以刑只是惟以刑虐民也五刑古已有之但苗民則虐與淫耳惟作五虐二句是苗民弗用二句之實爰始淫為三句又推作五虐二句之實曰法者非法而謂之法也茲字指刑刑株黜四刑言

民與胥漸 節 詛盟截

承上言苗民用刑既暴故下漆于民而上聞于天也罔中二句即泯泯焚焚之實方告無辜是形于聲嗟發聞惟腥是動于氣臭弗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 一節

此節重苗民惡極而取禍見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舜除害意過絕二句報虐以威之實

書經主意

周書七

八

乃命重黎 一節 降格截

通節以正人心立論人心之所以不正始于禍福不明而求之渺茫成于祀典不定而惑于妖誕故也嚴祀典而妖誕息正人心之具也輔常道而民情達正人心之本也乃命二字貫群后之逮句地是人天是神絕地天通者絕在地之人不得以非禮之祭而交通于在天之神正所以嚴幽明之分也祀典既定則降禍降福洋洋格思之說自然屏息而不能以惑人矣明明者精白一心而賞不借罰不濫之謂常常率常道而為善者保安之而予之以福背常道而為惡者懲治之而與之以禍使人皆由常道而不敢違意繆寡其甚微者而言無蓋者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無有為善而反得禍蔽抑而不得以自伸

者也只承渠帶一邊

皇帝清問下民 一節 于苗截

此節即下文穆穆在上也清問不專問苗之罪不過欲得其不便于民者而反之也有辭聲苗以虐以察之過而告之於帝也德一也自其施于政今以禁戒乎民者曰德威自其施于教化以開導乎民者曰德明惟畏者肅然力于為善決于去惡而不犯乎非分之禮如不犯有司罔于政是也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而不惑于妖誕之說如百姓協中四方風動是也民以德威而畏則非漸染昏亂者矣民以德明而明則非反覆詛盟者矣威字勿作刑看畏屬行明屬知

乃命三后 一節 于民截

此節即下文明明在下也乃命二句是舜命三人致憂民之功伯夷以下三人承命成其功以及于民也伯夷降典六句作承命看亦通但不可說帝命降典折民惟刑蓋禮刑一物使民入于禮則不入于刑故曰以折民之邪妄蓋折絕民之邪妄入刑者當云降天地人之三禮使天下知幽明之分祭所當祭不惑于妖誕而斬絕其入刑之路也主名山川表名山大川以為各州之主也農字就作三農看亦不妨成功者典禮以明水土以平播種以興而三后各成其恤民之功也惟殷于民則民心無不正而風俗淳民居無不莫而幹止寧民生無不厚而衣食足非復昔之制于殺戮困于虐威者矣功成于三后而德威德明之治益弘民底于惟殷而惟畏惟明之化益顯虞治之純任

乎德有如此

士制百姓于 一節

帝舜以德化矣三后以德及民矣猶慮天下有不率德之民于是命皋陶為士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刑之輕重得中者而規制百姓也祇德以畏為惡慕為善而歸于常道言教民祇德則有虞之刑特輔其德之所不及耳而豈專尚乎刑者哉上二節與苗民弗用靈反看此節與苗民作淫虐之刑反看

穆穆在上 一節 之勤截

此節作申上四節看蓋上言其應圖乎治功猶任乎治法此則申言其治法之立雖如彼而治法之用則以德為先也穆穆應上德威德明看明明應上樂常恤功看須要像尚德的儀容灼于四方以君臣合德言惟德之勤者陶于穆穆之德而惟畏惟明罔于明明之德而無蓋惟殷也註中如是而猶有未化句是過文故乃明二句應士制百姓節看率又樂奏謂仰體帝舜穆穆之心協贊三后明明之治率此法以又民而輔其常性使同歸于惟德之勤也用刑所以輔成德化則刑與德一而非苗民之發聞惟腥者矣故曰刑罰之清華

典獄非訖于威 一節

上叙聖世立法用刑之美意此推聖世典獄用刑之極功上要其終下原其始一節文勢如貫珠不可分截與獄指臯陶屈于權勢則有所畏而不能盡法誘於賄賂則有所惑而不肯盡法敬是不忽忌是不敢非訖二句是不拘乎人敬忌是惟盡乎

已一正一反相說罔有擇言在身即溫公所謂無不可對人
言者繫承上二意來大公至正天之德也典獄者無不可舉以
示人是與天合其公正之德矣自作二句又承天德來福善禍
淫上天所以制人生死之命者不過公正而已天德在我則生
殺之大命雖出于天而實自我造之是天以大公至正而生殺
于上我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下其位雖殊其心則一直可以
享當而無愧矣典獄而至于與天為一如此則可以教祗德可
以集民彞非所以為用刑之極功乎○董氏曰穆王誨誨以
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莫甚焉可為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者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 一節

書經注意

周書七

上

此承上文言苗民用刑之過及虞廷用刑之善而因示典獄者
以虞為法以苗為戒也非爾句見任大責重不可不監懲意作
一冒下監懲平看播刑之迪者伯夷降典之時即播刑罰以啓
迪斯民如此則合禮而免于刑如彼則違禮而犯于刑使民曉
然知趨避之路入于禮而不入于刑則伯夷之用刑非徒刑也
乃用以導民于禮也此伯夷能為天牧而諸侯所當監者匪祭
句是祭獄不得其情罔擇句是任獄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
也惟以威貨斷制則雖欲不亂虐無罪不可得矣帝舜奉行天
討則舜之遏絕即天之降咎也此有苗不能為天牧而諸侯所
懲者既知所監而又知所懲則天牧之責盡而天下無冤民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

一節

格命截

上泛告異姓諸侯此專告同姓諸侯伯父伯兄仲叔以尊于已
者言之季弟幼子童孫以卑于已者言之自上祭之曰言自下
受之曰命其實一也今爾以下正是格命通節以勤字為主今
爾二句訓其當勤而不可不勤也天齊三句推其當勤之故也
爾尚六句示其用勤之道也一人三句要其能勤之效也日致
其勤則無一刑之失而此心可以自安故曰由慰日勤他事悔
之猶或可改刑罰一差則雖重以為戒而已死之人亦無及矣
曰罔或戒不勤正欲其日勤也二句相形只一意天齊二句是
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恃非終句是罪由于人而非我之所
得專天命即俾我一日之命逆天命以奉一人且虛說雖畏四
句正其實也勿畏者非終一邊勿休者惟終一邊二句是不狗
乎君惟敬二句是惟狗乎理一氣說下不平刑辟得宜而使民
不至于受冤所以成剛柔之德刑辟不用而與民相安于無事
所以成正直之德也五刑不試而徒欲以治非一人有慶乎有
司不犯而胥匡以生非兆民賴之乎其寧惟永者不特君慶于
今日而繼世之君永享其餘慶也不特民賴于今日而繼世之
民永蒙其利賴也勤與敬不相離蓋敬則自勤而勤則能敬也

書經注意

周書七

上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一節

祥刑截

此用刑之綱領也有民社者皆在所告則凡同姓異姓皆在其
中矣在今爾安句貫下三句大意謂爾安民之所當擇者何在
得非在于人乎人者寄之以刑者也人而不擇則庶威奪貨非
所以安民矣故擇人不可不盡心也爾安民之所當敬者何在

得非在于刑乎刑者施之于民者也刑而不散則已施無及非所以安民矣故散刑不可不盡心也爾安民之所當度者何在得非在于及乎及者刑之所逮者也及而不度則亂罰無辜非所以安民矣故度及不可不盡心也此三句是致祥刑之道非祥刑之實俱要見安民盡心二意罪非已作為人所連累者曰及

兩造具備 一節 五辭截

此下六節皆用刑之節奏此以聽斷之法言之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辭六句以斷獄言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偏矣有詞必有証一不備則惑矣故聽訟要兩造具備凡辭訟麗于五刑中之一條者曰五辭師聽者與僚屬共聽之也五辭以下相推說去只欲其原情定罪而已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分看五辭簡乎即所謂殺人傷人穿窬淫放之可加以刑者然情可矜法可疑而與刑不應則當質之于罰然欲罰之而又或出于過誤之肯不幸之災是于罰又不應則當質之于過正于五刑看何刑可以刑之也正於五罰看得當罰多少也正于五過則直宥之而已如是則獄之聽也詳而公彼之情無不盡獄之斷也審而當我之法無不乎此刑之所以為祥而百姓所以安歟擬斷即在師聽之時非先聽後斷兩截事也○呂氏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 一節

此舉斷獄之弊而戒之也五疵內皆有出入意于請者屬托之

謂其罪其字主典獄者言均者將典獄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審克申詳考精察以盡己之才力果為過誤則宥之不為五者而入使非過誤則勿宥不為五者而出也觀于五過則刑罰之當例戒也明矣

五刑之疑有赦 一節 克之截

刑罰之無疑者易決而有疑者難斷故復揭而言之勿作申上兩造節看五刑二句作主審克且虛簡乎以下乃其實也須重恐其誤入邊方得赦意簡乎有眾亦就疑言蓋信者雖多而亦有不信者在故又稽其貌蓋言或可以歸聽而貌不可以偽為也無簡即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服者再聽恐過于推求而不得赦故戒其不聽具俱也有實者則色聽無實者則不聽二者皆不敢不嚴之于天威也嚴天威而不敢有毫髮之不盡正所謂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墨辟疑赦 一節 千緩閱實其罪截

穆王呂刑之訓專為贖刑而作故此特以贖法言之閱實以贖法言審克以條律言大意謂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因數而罰者不可苟五罰之科有定律無律而比者不可苟五刑曰千曰百是分言刑書之目五刑之屬三千是總言刑書之目上下比罪者刑書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苟有麗于三千之外而罪無正律者可不原其情而為之上下乎罪疑于重則比于上罪之條罪疑于輕則比于下罪之條非謂酌中于上下之間也法無定據未有不惑于人言而妄為比附者亦未有不泥于古法

而強為比附者故戒其審以定見而不誤于衆人借亂之辭酌以時宜而不用夫今所不行之法也惟察二句串有是法必有是意當詳明乎法意之所在而求合乎罪人之所犯孰當比上孰當比下察之詳而竭盡其聰明也至是則不惟有正律者罰之得其當而無正律者亦不失其宜矣

上刑道輕下服 一節 世重截

上既詳刑罰致謹之道此復示刑罰權變之宜輕重諸罰句與上刑二句對看此三句言其刑其罰因人情而為輕重者也刑罰世輕句對上三句看言其刑其罰因世變而為輕重者也世輕重只把新國亂國兩樣說雖齊不句一串總結上四句言權而不離乎經也或因人情而為輕重或因世變而為輕重雖齊請經主意 周書七 十五 罪重截 之以不齊之法也然要其歸則當輕而輕當重而重自有即之人情而安質之世變而宜者倫要所在確乎其不可易矣是于錯綜斟酌之中有持循據守之正此刑之所以為祥而民之所由以安歟有叙之謂倫至當之謂要倫要詞平而意串

罰懲非死 一節 于病截

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通權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見刑罰之當謹非佞以下以擇人盡心備辭三股看正所以謹之也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也可知非侯三句重惟良邊察詞于差是不眩于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執乎已之私見表敬折獄是欽恤以求其情明啓刑書胥占是盡公以定其法四句平看咸庶中正根上四句說咸字兼刑罰言中正

者當乎人情而合乎法律也其刑其罰只是擬斷其罪之輕重于五刑正于五罰未便加之民也若就加于民說則于有并處難通獄成二句通承擇人盡心兩邊來獄字亦無刑罰作未然說成是罪已定而斷案成于下輸是斷已決而情法輸于上兩字字皆信其刑罰之當也其刑二句又從輸字生來上備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顛末而不可缺畧意有并句乃上備中事兩刑謂一人而有兩罪一罪而有兩條并具之以請決于君恐君或欲從輕議之也擇人即前所謂擇人盡心即前所謂敬刑備詞則能度及可知蓋不惟不至于病民而實所以安民矣不謂之祥刑而何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一節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告之通節以敬字作主朕言三句示在已敬刑之心以寓其勉之之意今天二句舉上天制刑之意以致其勉之之實明清以下欲其敬刑以盡配天之責也無或以下又示以不敬之害也言且多懼則用之可知敬刑與有德惟刑一串猶舜典所謂欽恤此心慎重不敢有一毫之忽而慈祥惻怛之念常存于用刑之際也相民以刑治民而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者而已作字上要點出敬刑意作配在下即前配享在下期之詞單辭無據易至于眩清故必以明清聽之兩辭對執易至于倫主故必以中聽之明清中俱就心上說正是敬處民之亂在輸情罪罪上看罔不中句作推由說明清以聽單辭則能敬刑而無所欺可以配天道之大公矣執中以聽兩辭

則能敬刑而無所偏可以配天道之至正矣謂之兩辭有彼此
競角之勢而賄賂易行不能中聽者大率由於貨利之誘也故
特嚴其辭以戒之私家出沒變化于兩辭之中以為私囊之囊
索也幸功者貨積而罪亦積也庶尤者罪極而禍亦極也惟人
指典獄者言天罰二句見天罰在所必加此其所以可畏而不
可私於家也

王曰嗚呼嗣孫 一節 有慶截

此并諸侯之來世子孫而預告之欲其法古以用刑也德于刑
之中用刑以成剛柔正直之德而教祇德樂民彛能全其所受
之中者哲人以下即其實也哲人指臯陶伯夷言惟刑只還他
用刑二字且未說到得中處無疆之辭自唐虞以至于今稱之
者不衰也屬于五極咸中作一句與上民之中不同上中字指
民性言此中字指用刑之輕重得宜言有慶即打轉無疆之辭
來註中諸侯指嗣孫言謂之良民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有
良心善性治民者必監此祥刑以治之然後能全民之中而成
其良也祥刑即夷臯用刑以成德而全民受之中垂無疆之譽
者受王嘉師應嗣孫句監于茲祥刑應今往二句夫民之犯法
本惡也而謂之嘉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則必不至于忿
疾其惡而虐刑以逞矣呂刑一篇以中為綱領此用刑之要夫
子所以取之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 一節 率從截

此節是平王冊命文侯之詞當提云先祖成康之嗣位固惟承
文武盛德受命之後亦惟得爾先正唐叔之輔故得安在其位
也意却重先正邊丕顯文武是總稱其人如明明我祖之類緝
照敬止而小心翼翼受戒丹書而細行必謹是文武慎德履昭
升者明德昭著而上升于天如聞于上帝天休震動是也敷聞
者明德敷布而下聞于民如西土怙冒萬姓悅服是也集命獨
言文王者蓋周家之命自文王始造之武王特承之而已過亦
惟慶當云先祖承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則天命方新資澤方厚
宜無賴于先正之助者亦惟云先正指唐叔言厥辟先祖俱指
成康言左右昭事虛越小大二句乃其實也率從只是承流宣
化分猷念以相從之謂不可以左右替襄字樣入講唐叔乃在
外之諸侯故耳

嗚呼閔予小子 一節 家純截朕躬屢畧斷

此言已承幽王澤珍國亂之後又無群臣之輔其何以安在位
乎重悲國之無人意珍資澤句推天丕愆之由侵戎句正丕愆
屢即我至朕躬勿以內臣外臣平看重惟祖二句謂當此國家
之多故輔國者無老成俊傑之士而主國者又庸才薄德之君
何以濟難所望者在外之諸侯耳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其誰
恤我而如先正之左右昭事者乎予績句只指外臣言永綏在
位者弘濟艱難而如先正之得安在位也未要見歸功文侯意
承上言群臣既無可濟諸侯又無可輔幸有父義和在耳通節

父義和汝克昭乃 一節 文人截

但就已然說克昭句虛汝肇刑三句正其實也唐叔以文武明德之道而事成康于前文侯又以唐叔昭事之道而事我于後故曰昭乃顯祖肇刑三句一氣推下肇刑文武是會紹乃辟之本而會紹乃辟又追紹于前文人之實也文武之道乃以德創業而為後人保位之法程者用字緊根刑文武未幽王為犬戎所殺則國家幾于離散矣爾奉我為迎立之舉合之而使不離國命幾于中絕矣爾使我紹曆數之傳繼之而使不絕于以善繼唐叔昭事厥辟之道而追孝于前文人也汝多備句又申上會紹乃辟意只就上已見之艱難即上天不愆三句至是則者善後傑得見于在位而惟祖惟父直能恤朕躬有臣如先正而我亦得永安在位矣嘉美未即命為方伯特稱美之耳

書經主意

周書七

九

王曰又義和其歸 一節

爾邦截四疋屨畧斷

上是叙其已然之功此是勉以方然之責歸者歸于晉國也視爾師以一方言寧爾邦以本國言二句正是命之為方伯為一篇綱領用齊二字貫至四疋齊秬也所以隆告廟之禮齊弓矢與馬所以重征伐之權皆方伯所宜有者弓純而靜一弓足以發百矢矢銳而動百矢足以供一弓故弓用一矢用百也桑遠三句是視師之事簡恤句是寧邦之事柔能屬教惠康傷養無荒于事常以柔能惠康為務也無荒于心恒以柔能惠康為憂也簡是簡其士之能任教養之責者恤是恤其民之不蒙教養之澤者用字根桑遠四句來治之所在即德之所在圖治于一方則德著于一方圖治于一國則德著于一國而汝之顯德成

矣豈特克昭顯烈而已哉○蒙引云平王當周室東遷之後正宜卧薪嘗膽之秋奈何屢奔亡之餘而苟安自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六已罷矣曰資尔秬也弓馬功已收矣曰柔能惠康告以平世之政軍政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邦勉以邦本之治王室無復事矣自幸于苟安而不復念及于君父自安于卑陋而不復興思于王室嗚呼周其終于東平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 一節

此伯禽始封于魯而誓戒諸侯從征之辭也命包一篇而言如治戎器除道路嚴部伍立期會皆是徂茲云者言前日已叛之淮夷今之脅徐戎並起為寇是淮夷首亂徐戎從之征其可以已乎

書經主意

周書七

善穀乃甲冑 一節

此命諸侯之師治其戎備師未出時也甲被于身冑戴于首于繫于手即今之防牌皆自衛之具戈矛皆是鎗鋒乃是刀劍之口弓矢戈矛鋒刃皆攻人之具絲穿曰穀牌內上下有綬繫于手以持之曰敵弓矢之用貴多故曰備火燒而淬之水中曰鍛磨之使利曰礪弔與善即是穀敵備鍛礪非另有一意註中先自衛而後攻人此意亦不可脫

今惟活舍特牛馬 一節

此令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之事師既出時也牛是軍中所用以負載者馬是軍中所用以車戰者穿地為坑而復機檻于

上曰獲不設機檻而只作坑坎曰甯柱欲皆閉塞之義今日軍
七閑牧之地實前日居民掩捕之所故戒之

馬牛其風 一節 資汝哉

此命將士以嚴部伍之事也通節以賞罰分看馬牛臣妾皆居
民家之所逃者勿敢越逐重軍士不重失主註中雖不得逐句
特喚起祇復意人得得字是不越逐而偶得者商賚承勿逐祇
復二意來商是商其嚴部伍之功非計物值也下馬牛臣妾是
不風不逃者蓋人之敗師每因標掠失伍為敵所乘故戒之

甲戌我惟征 一節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
去出征二字有別甲戌我惟征徐戎句作一員正是立期會處

書經主意

周書七

三

周書七

峙乃糗糧三句是罪責諸侯魯人以下是專責近地不逮不及
其數而至于乏也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
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資持榘榘莠非遠國所能自致故
專責諸魯人也莠莠所以供牛馬者糗糧莠莠皆係大事故服
大刑榘榘未至害大事故服輕刑耳淮夷徐戎雖並起寇魯然
淮夷則勢堅而未易攻勢緩而不暇攻故先攻徐戎也

秦誓

胡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
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公曰嗟我士 一節

此篇穆公告群臣悔過之辭也下文皆群言古人一節是群言

之首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 一節

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恒情多安于狗已也責人以下正若是多
盤之實人有欲我以大義責之此少以直道存心者皆可能
之惟受人之責而畧無扞格則非灼有定見卓有定守者不能
蓋以大利蔽之于前大欲誘之于後最人所易昏也穆公用杞
子之言而不聽蹇叔之諫正坐此病耳

我心之憂 一節

此汎言已悔過之意憂者監古人之言而憂其安于狗已難于
受責也日月就歲月說若字最有味非真不來也但恐往過而
來不能續不及改過之意

書經主意

周書七

三

周書七

惟古之謀人 一節

上統言悔過遷善之意此則明言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
也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三師杞子未就者匡弼
其狗已之欲而不肯順從也將者將順其狗已之欲而無所拂
逆也兩箇非不知意俱不可脫忌與親正不能受人之責而安
于狗已之欲所謂既往之失也雖則云然作過文法詢黃髮處
要稱不用新進意如是則失于既往者庶可望于將來矣

番番良士 一節

此詳言已之改過遷善亦惟致審于用舍之間而已不可分良
士即上古之謀人論言即今之謀人仡仡三句輕特喚起下三
句耳二有字是任用意觀穆公三個尚字足見改過不力意

昧我思之一節

此言良士之有利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也無他技就以勇倭說亦有意味休休有容一氣是能容之句打轉人之有技五句來保我子孫黎民兩平亦職有利還主國家說方與末節邦之榮懷相應偏屬黎民者不取

人之有技 一節

此言小人有善于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論言之意也通節與上節反看亦曰殆哉亦主國家說與下節邦之机榘相應

邦之机榘 一節

此總上二節而覆言之机榘榮懷俱以子孫黎民貫入上一人即所謂寔能容者下一人即所謂不能容者邦以一人而危見

書經主意

周書七

三

不必其小人之多也邦以一人而安見不必其君子之多也註中兩個所任字要重看慶即榮懷末足云用一人之賢否而係一國之安危如此則我尚可忌良士而親讒言子○虹野云按傳謂魯善秦誓皆侯國之命而繫于帝王書末者蓋傷周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于魯故錄伯禽之征徐戎也嘆王風之不競而天下之勢駸駸乎懼入于秦故取穆公之善悔過也所謂猶詩之綠荷頌魯頌意蓋如此蓋終于秦穆則夫子所謂其或繼周者已隱然先見其微矣惜乎周之不能防微而使秦之至帝也

書經主意卷之七終

盖大江而南以尚書明經起家者莫盛于構李云當嘉靖中

學山鍾先生以名儒為斯文盟主綴學之士執經而質難者常數十人雖遠近傾風而懷寶未售隆慶之初吾師

西星先生始登春官高第而先生亦將貢京師已乃受

璽書封如子官又十餘年而吾師受

命來為潤州牧則迎養于郡齋時起居小不適

召肯堂診始得一望見眉宇蓋退而歎仰者累日吾師既以良二千石為

明時倚重發抒先生蓄積而又時時念先生學

為儒宗莫遇賞音即列職郎署而不及以身

効每以語肯堂輒不怡者久之噫先生之所

養與吾師之所以事先生者可知也已而吾

邑諸生得一編則吾師之所趨庭而得者儼

然在焉 邑侯劉師見而悅之以為金壇之

治尚書者十戶而九不啻也而是書足為之

指南顧謂諸生盍校而傳諸諸生唯唯四閱月而工成則又命堂識之堂生也晚不及卒業先生文而竊嘗誦法吾師每愛其藻思星稠英詞玉潤可以黼黻典誥冠冕枕林今披是編則知其淵源遠矣而向之燦然者皆其餘潤也構李之說經者屠氏之研幾鄭氏之題旨皆能味經之腴不圍宿見嗣是而后察察焉是編出足集其成哉先生素功固已開發末學表暴將來可無嗟于賞音之鮮矣

門下士王肯堂頓首拜謹跋

刑部郎中鍾西星公陞配孫宜人合葬墓誌銘

陳懿典撰

余先妣王恭人之子歸先中憲也時西星鍾先生尚未冠代其尊人學山先生執塞脩之役及余已計偕入都首蒙覲存者則先生以潤州太守脩 親至都也今崇禎甲戌十二月十四日公二子將以先生柩與孫宜人合葬于嘉興縣永豐里之所請題其隧門之石何敢辭乃按狀而誌之曰公諱庚陽字長卿別號西星鍾之先籍隸崇德六世祖文貴生恒一恒一生濟初娶崇德之沈氏蚤卒續贅秀水周氏因家焉遂為秀水人濟孫憶蓮公璧生封翁學山公娶顏孺人而生公繼娶徐孺人無所出公生而穎異舞象時不類凡兒稍長受句讀即通曉大義十四齡就試邑侯王心泉出對風高鵬翼奮公應聲曰月冷鶴聲清侯大奇遂以是年泮遊嘉靖辛酉舉于鄉壬戌下第歸益下惟工今古文詞吳興茅公鹿門介余外王父比部一山王公廷于家塾訓其子翁積翁積剛愎自用受先生教遂改玉改步為儒雅隆慶戊辰成進士益仕為太平府節推封翁訓之曰清慎勤居官三寶孺子勉之公謹受教獄一主于律務求得情如抵張雲愷劉正亮等大辟而巨盜惕息遺下世廩丘學臣以戌而胥史膳落酌定安慶府便宜當塗縣歲更遂承著為令尸而祝之 璽書徵日有薦公銓部者竟置廷評公安之封翁謂公曰勿薄視廷評不聞于公大其門耶公研精律令平反甚多適恩詔封父如其官母妻皆為孺人尋轉水部主事員外郎

勅權稅荊州荊州故外父北野孫公奮著也先時孫宜人從父
舍桃而甘以核埋之至是木已成拱纒之結子矣相與歎息樹
下往開穰梓蔽江而下號為脂地公素性清介一無編染迄今
封引促之行也強至郡潤當孔道冠蓋往來如織相度地勢使
建郵舍于郡西隙地往來便之開濟萬頃洋舟使舟陽兩邑既
脫盡成沃野增額二萬有奇民無屋糧之累出數十年完獄于
將決共誦神君有奸商椎重費積土成丘罰令剷除德克居民
登鐘之勞退歲歲首倡捐俸以賑全活者萬人時江陵當國宦
宦充斥輩下公絕無私徇遂以考功法中公失事公因得還初
服以承歡二親為幸越十年始補廣德州以五馬易三刀晏如

二

也秘如也守廣德特吾早步構得兩勒喜雨錄龍雨碑至今傳
焉癸巳晉此部副郎生子明鶴戊戌生子明麟隨轉正印維時
典公同籍蘭谿新建俱在政府稱相知而竟無藉推乾冷局如
故尋病不起大漸時亟知已朱文恪公玄池項公少江高公
及余屬以後事從容談笑而暇所著有尚書傳心錄等書行於
世公生嘉靖庚子四月三十日卒萬曆戊戌六月十三日享年
五十有九元配孫氏封孺人為工部北野公詔仲女少通女則
孝經大義及笄歸公以孝謹關主饋代庖必腆必洗篝燈佐讀
成公碩儒名世從公宦邸約束僮僕小心為備廉吏
聞公計音一慟發絕為明鶴明麟二孤強食枯据家計校食不
逞以至九十余為文祝母百年云何不能待耶宜人生嘉靖三

丑正月十三日卒崇禎庚午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九十其子姓
世次婚嫁其銘曰同心同穴世稱難得勤學從宦厥心惟壹
雖公四十餘年而復合算終百歲而終缺離合之間天耶人耶
雖暫離而未合百斯年千斯年視此隨門之石

三

〔明〕秦繼宗撰

書經彙解四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尚書彙解叙

自夫子刪述六經如日月五星
並曜于天士人兩宜兼而習之
者也乃求之孔門身通六籍者
已不多得矧後之人乎故

國朝令甲令士占一經明一經

一

而六經可兼舉之矣迺愚謂說
天莫辨于易若六籍之有尚書
則如七曜之有日易之理精矣
微矣然寄理于數匪上智莫能
窺其奧詩主義刺春秋主賞罰
禮樂主節文雅理本諷洽而義

有嵒致為成周一代之書夫子
刪定而為經用寄其從周之志
云爾若夫尚書則自唐虞以至
于周古聖帝明王蓋臣察相治
身治天下之至理大法備焉其
精微不減易而可以垂總詩禮

二

春秋之義是經之括而史之弁
也故書為夫子所雅言蓋夫子
兼通六籍而長于詩書良有以
夫士即各占一經尚書顧可不
讀耶成均黃岡秦公萬曆甲午
以禮經解全楚庚戌以禮經薦

南宮中嘗受書著有彙解崇以
士即占他徑尚書願不可不讀
歎浙直直指使者武陵楊公宏
文博學善通六籍而尤長于書
以尚書掇高第乃甚有當于彙
解以吾郡十九治尚書屬浙西

三

巡道晉江潘公檄嘉興令太倉
陸君壽之梓而廣布之刻成屬
余弁諸首簡余受讀卒業則竊
嘉嘆不能已以為
國朝說尚書者未易一二見也
尚書出漢孔安國而傳于伏生

絕續于隋唐而盛于宋蘇子瞻
有書傳揚中立有辨疑張子韶
有詳說及頤臨姚闢諸公有集
解然其書多佚不傳蓋皆稱訓
詁家與

國朝經義之旨遠也我

四

高皇嘗御註洪範又嘗命學士劉
三吾等纂脩書傳會選而徐好
古朱升陳謨梁寅洎袁黃鄧元
錫諸公有直旨有輯註有會通
有纂義有疏意有書緯無慮數
十家名以古經義遠多實不習

乃經生所傳習者莫方伯杜水部申相國諸家為主經義便制舉業而不免沿帖括之習獨王中丞日記不即不離于經義在遠近間經旨多所發明而名中制義之程經生爭傳習之而其

五

子太史公輯為要旨尚書諸說家遂為稱旨若彙解出當與日記並馳爭先矣大全小註奉詔所裁定乃經生類弁髦之而彙解所稱小者小註也菱繁舉要間有所刪潤轉換一二言皆

有深素抑何精也時說不獨前所稱數家如正宗研幾資講達說日抄諸說互有異同經生漫無取裁而彙解所稱時者時說也會數十家之指而析衷之所採擇強半日記其他皆說之會

六

文切理者抑何確也至所稱秦者則秦公獨得之見蓋尚書自經始皇而今文為伏生所口授多訛謬難解而秦說則緣經撥傳類中要會抑何卓也實國朝說尚書家未易一二見者

海內尚書名家類謬推吾郡其
以尚書高掇制科者代不乏人
若別有師承見解也者而著有
成書正未易得秦公以禮經兼
治尚書實出嵩門名家者之上
宜楊公深有當于其書也然二

七

公之志豈區區為經生帖括已
耶尚書一編其文渾渾噩噩其
風熙熙皞皞其世蕩蕩平平擬
其精可以治身出其緒餘可以
治天下明此而君則聖帝明王
明此而臣則蓋臣察相疏通知

遠說事莫辨于書彼詩之溫厚
和平禮樂之恭儉廣博春秋之
屬辭比事實兼有之即易教潔
淨精微亦具其中矣士人宜淹
通六籍尤不可不洞究尚書辭
之天以七曜垂象五星或隱或
見而日則日麗于天周知天文
者誠難其人顧可一人不見日
耶秦公之彙為解楊公校而梓
之意在斯乎非端為治尚書者
設也

萬曆甲寅春正月天官司封員

外郎攜李賀燦然謹撰



元

書經彙解序

余於僻經童習之執傳彙經多
未了之而低眉耳食之說疑扁
末之也庚戌晤敬伯于燕邸
得所為彙解而率業焉恍如撥
蒙翳而耀之皎日蓋平生素懷

叙一

所未證合者而盡發其要云敬
伯少誦罷經已而治西戴既以
戴記首吾持甲午榜余牽拙歷
塊之後今又以戴記雋庚戌所
著既意海內菁華之矣然當其
再別南宮館穀鎮州也間啓贖

思霑泚壁強於長著彙解余乞
家伯生同里長同方舉同籍非
皮相者家他事親孝族間無貳
之接遺孤二布如父母生時與
人不妄合：輒為死友嘗下第
歸偕舟邑人汪孝廉孝適率清

叙二

源之濱時大疫人謂家伯必遠
之而敬伯為經紀其事附身附
棺之其子笑孫無遺憾竟扶襖
道淮徐溯楊子快其子登舟而
後易艇對空訖之不出口至說
古今妍醜義形於色不肯象恭

柔面強有力者弗能奪也士之
薦於鄉者選之苦資斧率以
臨邛嚴武與倖郡邑貴人而敬
伯善貧猶食衣懸帳人慙以為
常壬寅吉佃鎮州乙巳諭饒川
離吾鄉幾十年庚戌奉

叙三

昔給德仍返恒濬間吾鄉麗邑
貴人非直未一浚面即半通之
牘不可得也世所濃家伯流之
世所苦家伯在之世所摘敬伯
乾揚之余不孤名敬伯夕夕人
三其婆婆壁徑慕尚莘野傳當

而興起者乎胡其璞沈夷白至
此也呂東萊曰書者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執事而不求其
心兮益勉必先求吾心乃可見
古人之心是故立之家有蹈道
之言者見道之於於此西者沈

叙四

裁彙解何居焉余故德惠蘇伯
之棘付剗刷氏知洪範所謂攸
好德也必有其人矣
萬曆辛亥仲冬持黃岡後學官
應震謨

序

家君受易余少而受易年
十二三更受業師不一從
婦翁受尚書學未成遂補
博士弟子負實閣不能
以旬明年嘗學使者至抱
書欲痛家君反為寬辭之
曰吾為諸生若而年遇誠
者數矣矣易多載鬼莫或
逢之兄弟往無畏余心知
黃葉止啼不得已勉就試
自是困諸生十年始與教

伯同舉於鄉又十年始成
進士驍騎不敗蓋天幸耳
敬伯潛心下帷積思五經
析理於繭絲牛毛其天性
也既用戴記起家後心好
尚書遂成彙解余既利之

二

攜李賀伯閣先生序之詳
矣敬伯復苦欲余序余心
愧敬伯為自道其實以見
世者尚不能通一經而竊
一第如余者然少年就試
其迫窘詰曲不可告人之

狀恨不即死恐世之與余
類者之不少矣願治尚書
者以是書為帳中鴻寶攻
苦之以歲月豁然貫通庶
幾見敬伯苦心處非他俗
儒訓詁苟然而已

三

年弟楊鶴題

書經題辭

余少治毛詩已而易戴記
然於緯經心好之嘗手一
部膝頭似相、帝恢王序
間也歲甲午以戴記叨柔
鄉時大座師為樞李底

吾輩上謂本房所呈卷帙
適也俾上幕程川張師蒐
棄卷獲余而師比治緯經
余遂與壁經房為同門交
吾甲辰余不售房官退屋
鎮州作童子歸房剛餘息

不自知其技之未工更輟
緯經以為後圖於是字若
彙解夙昔以契好也暨脫
藁而友人相顧曰士之趨
舍時也經寧何尤子也矣
乎哉夫我則亦臨余乃爽

然自矢披藁篋中康成仍
以戴記名南宮是書蓋徹
帚少矣而同門書色官陽
初獨謂其可擇也且為序
以辱余、面悅而心忽之
癸丑余自白門東裝此去

而回門修能揚傳御治離
兩割千餘里如使索是書
頽不可辭亟檢付之并致
陽初之序於以進於方命
耳深裏野之手亦不冒通
鄰傳之真人也然余本業

三

戴氏而顧竊附錄經同門
彙解余以自嚙也而陽初
脩齡比尚書名家曾不泥
於逐臭此亦在壤一奇也
似不可不述而識之

萬曆癸丑長至明後學楚

齊書素繼宗題

四

書經彙解凡例

一是書之作以訓經也故緣經文以
為序如堯典首節始則訓曰若稽
古次訓放勳次訓欽明文思等類
引而伸之全部皆然至於訓詁諸
家世次先後皆可勿論矣

一是書逐字逐句既訓釋矣而首或

有提撮中或有過度末或有總繳
往往緊關肯綮寓零星鋪叙之中
雖未必節節如是而血脉之聯絡
呼應處固多也觀者自參之耳
一蔡傳之遵今甲也讀者安敢別
立赤幟惟是傳以註經而經反因
傳而晦則不得不一效忠焉或因

文於先儒或取衷于時說兩者之
所未備則竊附一得以與有識相
正非敢必其為是也

一是書每節氣相聯者接連錄之文
氣隔絕則分之以圈至接連之中
或小字或時字或秦字俱識之以
方圈蓋小者大全小註也時者諸

家時說也秦則余所自謂三者一
一為之別俾世知說之所從來且
不敢自蔽其拙云

一凡標秦字者雖余所立說惟時僑
居河北聞見寡渺強以揣測補其
孤陋亦有所不得已焉假令博物
洽聞安知余所言非前人所已言

著乎若乃擊取他人之說以為己
說誼之所不敢出矣

秦繼宗識

三

書經彙解卷一

明後學

黃岡秦繼宗
武陵楊鶴

虞書

小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三聖授受守一道謂
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
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
下授於禹時五篇體製相似蓋出于一人之手唐
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舜史記堯事禹史記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一

三

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于虞史而
緒成于夏啓以後之史臣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
秦五篇者兼臯陶益稷言之時六經莫備於書易
王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
禮也詩王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六
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陶謨命德討罪之
權也

堯典

小按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

之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時伏生二十八篇說今
文尚書出孔壁爲孔安國所定五十八篇號古文
尚書秦詳見孔安國序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秦首七字爲一句若處一讀堯處一讀時自洪荒
來聖人皆有功于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
○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蓋德乃功之
本功乃德之推○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端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二

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
機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內合謂之文
心之謀慮淵然睿思獨運謂之思秦傳云文著見
及小註云散而在外則爲文俱不可從時欽明文
思雖四德並言而脉絡自相連小說堯之德欽是
第一箇字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
○欽是德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
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箇重
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言欽明文思皆本于

自然不出于勉強也時安安安而又安自然之極
也小允恭克讓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說堯德如

此秦如小註說則允克二字是作書者形容之辭
如云堯是實在恭的不似他人欲爲恭而實踐未
到也堯是果能讓的不似他人欲爲讓而力量未
能也傳云人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堯

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則是把允克二字着落在
堯身上與安安字對恭讓與欽明文思對重允克
而輕恭讓矣夫恭讓自是帝堯之恭讓與賢人君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子不同豈可輕乎時恭即恭已之恭讓即揖讓之
讓俱要根德性來○允恭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也德愈盛而心愈下故克讓○恭讓二字
體面甚大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論語曰能以禮
讓爲國乎何有平天下只一恭字辦却爲國以禮
只一讓字辦却秦欽明至克讓雖分德性行實然
恭讓即那安安之欽明文思時措于外者不可平
看時德行雖屬身心然總來只是一箇德光字畧
斷德之顯著于功業者爲光實說○被四表

卽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意格上下卽中庸天地位萬物育意要之舉四方自可該上下舉上下亦可該四方此則全舉上下四方而言之耳光是德之光華不可以顯字泛釋四表是四海之外○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秦放勳且虛提欽明以下本其功之由始至光被四表格上下正所謂放勳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四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時德本俊也人昏之則失其俊矣○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爲私欲所蔽大德旣明則身無不脩而萬化之本立矣曰克明者昭融洞徹其本然之體自來不曾有一毫污蔽非假修爲以復之也曰以親曰平章曰協和亦皆出于德化之流行自然旁達不容已處而非有意以爲之九族旣睦九族明德矣百姓昭明一國明德矣黎民於變時雍天下明德矣○以字直

貫下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百姓以是德而平章之也萬邦以是德而協和之也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旣字訓盡與舜典旣月之旣同○九族有親親之殺而堯一以德親之九族亦化於堯之德而無不相親則和矣必九族之人皆以堯之心爲心始可云和秦平章二字串着落在章字故下云昭明時以親言旣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卽親也明卽章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俊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五

有包涵家國天下之意親字有同心一體之義昭明者昭昭然明白也小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昭明者三綱五常分曉不鶻突也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於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秦協和萬邦者合萬邦而和之也與平章一類時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異齊非有以協而和之其能使之皆變惡爲善而歸於和順乎○變者變惡爲善雍則皆善無惡

矣○雍言熙熙順則而不識不知也○曰睦曰明曰雍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在其中矣但九族則宜云睦睦則恩義篤倫理正即九族之昭明也百姓天子所自泄作之君師施之政教其視外為詳故特曰昭明謂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至廣故曰協和于是黎民莫不風動一變其舊而和焉至是萬邦亦昭明矣能使萬邦民自明其德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惟堯以之大學言其理堯典記其事○家國天下即在四表上下

之中而無所不化即其光之被格也○放勳是一總冒頭上節詳于德而業處則虛穀子此節詳于業而以德字引起之俊德即上欽明文思等而齊治平之業即上曰被曰格處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時此下至咸熙是一段事秦專為造曆日以授人欽若二句在造曆日之前允釐二句在授曆日之後小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時史家之體統一事了又及一事

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必至于萬邦時雅始有事于命羲和也小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時欽若謂欽而若之若字重天之行度作不得一毫聰明着不得一毫猜度須要順而測之然非欽則不能若也小昊天言元氣廣大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機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為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時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曆雖是書象雖是器然須作活字看○曆所以推象象所以占候曆象日月星辰者所以明天時明天時者欲以授人時也人事莫大於農事故註先言耕獲之候然事不止於此故又言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以該之秦欽若句虛下句即其實也敬授人時謂敬授人以天時也曆象日月星辰則時已明了于是敬造曆日以時授人此句雖因上文來然與上却是兩事時授時是將一年之務所當舉者詳細開寫與百官府及百姓

令其按此而行故可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若天以欽授時以敬此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小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動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秦敬天勤民不可平敬天正爲勤民設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小諸家解皆以分命申命四子爲作四時曆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爲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恐其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八

三五

推步或差而審訂考驗之蓋乃命之初既按曆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于法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秦觀小註則知傳說本于朱子矣然于事理多舛夫治曆是何等大事宜于未成之先詳審乃俟其既成頒布而後考驗乎如或差豈及改乎將遂仍其已頒者而止正其後來之曆豈聖人之改乎朱子謂乃命羲和卽是那四子豈四子先時共造曆而復分方考驗乎何不考驗于先乎曆既成下文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將附于曆之後乎抑卽前所成之曆乎反覆

經文似舊日諸家解爲是第所云四子分作四時

曆則未必然耳○上文敬授人時雖指造曆授人

說然重一授字至于造曆實工夫則在此節以下

自此至定四時成歲在曆象日月星辰之後授人

之前如是則曆日成而可以授人矣曆象日月星

辰是四子造曆日亦是四子但曆象止在國都造

曆日須先往四方考驗而後還國都按氣朔盈虛

置閏以成曆日耳小乃命總命羲和也就羲和之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九

三五

內分別之義掌春夏和掌秋冬故言分命又就羲之內和之內重分之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時分方與時者專于一則精審也秦宅嵎夷曰暘谷是一句嵎夷是東邊大地名暘谷是嵎夷中小地名宅字正屬暘谷謂宅居那嵎夷中名曰暘谷之地也後三節做此時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小嵎夷之類乃四極之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

而後曆可起必驗之于四極非常宅也時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岳臺應南北之弦居地之中元時造曆考驗凡二十七所南盡朱崖北盡鐵勒測候停當總報該司因而作曆卽其事也小寅寅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秦傳云朝方出之日下文又云祠日又云夕方納之日將寅寅敬致寅餞都主祭說則和叔節何獨缺一祭耶小註于理爲長○寅字與下文餞字雖是一迎一送然總是候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十

而識之之意時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没于酉理宜候之于西日中之景在南理宜候之于南北方無日故不書小東作謂萬物發生于東也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証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秦小註所謂萬物指植物而言春時四方之物皆作然東方尤得氣之正于稽察爲切耳餘三方類推之○秩字以下文在字類之亦是察驗之意傳泥于此時曆以造成故其說不同也時物

候之興或先或後各有一定之期平秩者均勻次第之以記其氣候也○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小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時自冬至以後夏至以前皆爲陽而春分乃二月之中氣居六箇陽月之中故謂之陽中卽此則秋分陰中可見矣小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二十八宿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十一

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于南方時四方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至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之隗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鳥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青龍玄武白虎朱鳥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小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言星火以次言獨指房心虛

昂爲指一宿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昂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時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十一

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初昏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必于此時○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爲候○以殷仲春者欲其以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爲仲春也秦日星平看以殷仲春總頂後三節做此小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莩尾至鬣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秦莩讀作字音

義皆同時寅賓是驗于春分之旦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鳥是驗于春分之星民析莩尾是驗于一春之三月秦平秩東作亦是驗于三春者時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曆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秦此說平秩東作等句與傳相同然既曰正曆是使民趨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十三

作訛成易何故經文將平秩等句錯于驗曆之間而不置諸末後耶還是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旁及于鳥獸草木耳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秦南訛南方變化而盛長之物也小致是周禮冬夏致日之致致日乃考日中之景也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人敬致是致中時夏至之日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于南

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晷既正則冬夏出入之晷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小日有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于東井近極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書經彙解卷一 虞 堯典 三十三

○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以氣愈熱故也秦敬致日永星火都是夏至日平秩南訛因希革統夏三月言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小西今天水之西縣秦昧谷既是小地名則西字不必指西縣矣小昧谷曰西則隅夷東可知秦此將西字只說作東西之西似妥小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秦西成西方成就之物也○夏時
書經彙解卷一 虞 堯典 三十四

行南陸耶蓋日雖有行北陸南陸之別然不過自二極而分之近北極為北陸近南極為南陸若自地以上中分天體所謂南陸北陸都在南半邊全與北半邊無干北既無日所以北極之地有名幽都者舜典十二州中之幽州當取義于此也○此節無敬致之文亦以無日則無景可測耳故小註之說是已見分命義仲節時說謂春分賓于卯秋分饒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宜于夜半子時此時日在地下無景可測終不若小註為穩○朔易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六

北方更易之物也萬物既歸根復命又將除舊生新矣○物生物長物成三者中間都有次序故東作南訛西成都云平秩至此萬物一齊收藏故不必言秩只消言在然在字不兼秩字意而秩字却包在字意謂在察其秩也時亥子丑皆屬北為陰位而子居亥丑之中故曰正陰小西南隅謂之隩室中隱隩之處也秦日短星昴是冬至日平在隩氂毛統冬三月言之小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其要在度日驗星以定分至分至定則四時之節

候皆不差時分至之氣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春舉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于分中殷正又是明互者紀事之精文章之妙不可及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七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秦傳云朞猶周也這周是周歲之周非下文周圍之周四分度之一者謂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尚有

不盡餘度這餘度幾何將一度剖為四股這餘度得一股假如一度剖為十分這餘度占却二分半也小如何見得天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秦左旋二字帶繞地看西入而東出繞于地下自右而左也小九百四十分為

一日共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秦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這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外尚有不足餘度這餘度幾何乃是將一度剖為十九分而餘數得七分也小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足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

人之易曉也觀上節傳云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知此四句是不得已而為之若論盈虛之實則此四句並下文多五日少五日云云俱未是○以氣對朔則見氣之盈以朔對氣則見朔之虛造曆日只有氣朔兩件又有甚麼十二月之歲三十日之月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數乎○傳註經也于傳不明于經何有故先訓傳而後訓經如左○上四節是命四子分方去察天文人事鳥獸草木正為造曆日之故此節則命他造曆日之法也小匝四時曰暮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為又古有又通暮閏歲三字為大要暮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奏為三歲之足日也秦歲字即承暮字來小註謂歲是省日非○歲之所以得名只是因日與天會而成每日日退于天一度積三百六十六日而日與天會則春夏秋冬一周矣假令止有天日會一件而無這日月會在中間夾雜便恰好一會為一歲有何盈虛之可言歲何嘗不成而又何事置閏耶惟中

間又添出箇月與日會每一會只二十九日有零
這二十九日有零既是月與日會湏着謂之一月
若以十二箇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少了一十一日
有零若以十三箇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多了一十
八日有零故不得已只將十二箇月合那一歲然
因少了一十一日有零則雖名為歲而歲尚未成
只叫做省日之歲這省日之歲積到將週三數置
一閏月把前面月所少的日都補湊足了而日與
天會之歲乃成就所以謂之成歲也○先說箇春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子

三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正見得歲之成數如此故接
之云湏以閏月定四時纔成就這歲若曰此造曆
日之常法雖是人爲實合天道之自然而不容以
少違者也小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
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以二十五刻
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合
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
也十二月有六小盡此朔虛也秦十二朔不足于
二十四氣之數非朔虛而何二十四氣有餘于十

二朔之數非氣盈而何小晦朔弦望漸違乎氣而
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扳以及之日月一會二
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
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
氣在其月之中于此置閏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
後半月起後月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時歲是入
間所用甚是天氣一周此春與歲之別也○以字
貫下有九無閏月則四時不定四時不定則歲不
成而無以敬授人時矣○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王

三

朱子所謂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
也聖人治曆明時卽人事一時修舉人與天常相
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所以示乎人也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之所以因乎天
也義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矣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
之謂也○允字湏粘在曆上如季春納火季秋出
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之類皆天運人從也
○允釐根敬授來敬授不止欲民事不失時百官

府之事皆在其中矣。允釐有責實意，有按時修舉意。○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遵守。凡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熙廣矣。○廣不是有所拓大，但無舛錯無窒礙而處處得。以通行便是。○小釐工熙績二句，乃史紀堯因治曆明時而致正官立治非堯言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時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此下至弗成，史臣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欲記下文禪舜之事，故先記此三節以爲禪舜張本。非堯言此以爲禪舜張本也。○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帝實知人而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躡堯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時若時是燮理陰陽，順時圖治，時方盛則後天而我不違天，時未至則先天而天亦不違我，皆所謂順時也。○啟明開通明哲也，訟好與人爭辯曲直也。○嚚訟皆在言上，嚚則其言浮，訟則其言詐。

小暗昧人解與人健訟，不惟啓明方解嚚訟。○君子因啟明以爲善，小人因啟明以爲惡。時朱受病之源曰傲而已。禹曰無若丹朱傲，傲則自是，傲則欲上人，自是欲上人之心交于中，所以形爲嚚訟也。長惡不已，遂至晝夜頽頽，淫于家用，殄厥世也。堯先見其微，逆知其終矣，可乎言不可也。○小此直是放齊不知朱之惡，失於薦揚耳。○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記載堯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帝曰疇咨若予采，躡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時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卽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字有方興未艾意，鳩積累之意，僣著見之狀，言有共工官材之敏捷，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用之若帝之采，正得其人也。○小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時共工爲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時與其所言全然背違，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模樣，中心實傲，很滔天，行背其言，心反于貌。

乃大佞之人以之順事安能有實績乎小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時驩堯志不在公私相朋黨意異于放齊舉胤子也小堯共同惡相濟敢為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耳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

時四岳職周知四方故二帝每舉必咨四岳其人意必當時舊德故堯欲禪位而亦先之四岳小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時方割言其為害方然而未已也秦山高故但曰懷陵卑于山故曰襄是水反在上而淹沒那陵也時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方割意下民所以其咨者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能字重俾又輕秦時說有能俾又與傳合不免于能

字處一讀愚謂俾字訓使乃是人使水非君使臣又字訓治乃是已治之治非方治之治上文四句正說水之不又治也即接之云羣臣之中有能使此水又治者乎我則命之治水也如此說何法覺願僉傳謂四岳與所領諸侯之在朝者愚謂不若泛言同在朝諸臣為長蓋外諸侯未必在朝且言朝臣則可以兼諸侯而言外諸侯則不可以兼朝臣也方命圯族是說他平日不是說他治水此時尚未治水也然此必有事實可指不似囁訟靜言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

象恭泛言人品時圯與圯不同楚人謂橋為圯音怡從已矣之已圯毀之圯從人已之已小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楚辭說鯀悻直以亡身時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哉○異漢詁已也退也其義不協說文舉也即以舉釋之甚通曰舉者便有不得已之意可字指治水言已字應方命圯族言我姑舉之試之而可則水治矣小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

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秦昇說嘗從時說試可乃已傳本是不得已而強為之解時說小註俱未見暢快愚謂可字下藏不可意于是難辭已字正起績用弗成言我其舉之哉帝當試其可治水與否如其不可乃已而黜之未為晚也時堯知鯀而復用者以方割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已之見不可以先四岳取此知人之智與愛民之仁並行也○欽哉含順水之性意小鯀方命圯族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必矣惟欽字可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百四十二

治鯀之病鯀不能用時鯀方命圯族帝已知之但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是時舜禹未興廷議推鯀羣臣之材固無出鯀之右者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以鯀之材加之敬謹何患無成乃輕事復言卒潰于成是帝固將全鯀之材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之小祭法云禹禘鯀之功

鯀非無功但不成耳時鯀既無功早應廢黜而待九年者水為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鯀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然後退之眾人乃服○按經稱鯀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州孟子稱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其成敗以此禹何以不諫父曰禹必嘗諫鯀必不從舜之知禹亦以此也小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百四十二

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三人當時所賢堯獨察其不然此可見堯之知人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嬭汭嬭于虞帝曰欽哉

小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時庸命謂異位之命秦汝四岳能用我

今日遜讓朕位之命乎此是傳說看作頓錯文法
 一說汝若能用我今日之命我其遜朕之位也命
 字處一讀亦通時否不通謂二字通用非訓否為
 不通也○明明句只要他舉一箇人非並舉二人
 以俟擇也申講重側陋因上文所舉者皆在明顯
 乃開側陋一路故下羣臣遂於側陋而揚之也凡
 咨有獨對者有僉對者咨若時放齊對咨若采驩
 兜對此獨對也咨若予工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則僉對者也咨四岳則皆僉對咨治水僉舉鯀咨
 百揆僉舉禹此二者大事也大任也咨典禮僉舉
 伯夷重事神也惟禪位四岳獨對者以帝先之四
 岳故也至舉舜則師錫帝者以為天下得人其事
 之大尤非治水百揆比也秦不止一人而及于衆
 人則曰僉乃多寡通用之辭至于舉朝皆然則曰
 師錫此史臣用字輕重之別也○有鰥在下四字
 都有情鰥起下文降二女在下應上文側陋有此
 人在下正見帝揚側陋之命為當也時舜之履歷
 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

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
 善處之道○父頑母嚚象傲惟心不則乎德義之
 經則好惡失其正喜怒無其常愛憎將倒置此後
 母傲弟之讒言所以得入也觀一嚚字則後世後
 母之情狀舉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
 之一字是其本根凡此三言而舜家庭所遭之變
 不煩詳述而可以意知○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
 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也○
 蓋象為父母所鍾愛能體親之心以愛之是亦孝
 處不必添出弟字與孝對○舜處頑嚚之間非可
 以諫爭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進加
 之傲弟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語曰舜業
 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不已故彼烝烝而漸
 化于善此至誠充積之道也○不幸舜父母異于
 人之父母故以孝著小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
 烝烝者有薰灌之意舜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彼
 為惡之功日日不已苟非孝誠薰灌工夫源源安
 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為惡

矣蓋爲善爲惡各有力量力者勝此烝烝不格姦之意○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造化而熟之使不自知也秦孟子說舜順親朱註謂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蓋指舜之心事且要其終而言也此云不格姦則據側陋時舜化那父母及象是如此尚未說到究竟處想後來登庸陟位尊養父母封象有庠則其道化所感亦必如孟子所言矣○姦字是頑嚚傲之作用處小不格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使父子如初耳非謂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能移其氣性使作聖賢○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乃史官之辭言堯以女下嫁于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辭釐降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秦女子時三字爲句小刑謂以身儀之與詩刑于寡妻之刑同時自天子而婚庶人故曰降女始歸曰嬪○通節以德字貫試哉句虛下二句卽所以試之堯說卽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以二女與之爲妻看他處夫婦之間所

以爲法則于二女者果能使之克盡婦道否蓋人之情或勉强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之際若能儀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做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能故堯以此尤難者而觀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薦與我前日之所聞否也堯之爲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小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難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乎身而已時于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汭之地使爲婦于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是天子的女嫁與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爲真賢竟舉帝位而讓之焉小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於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於此自義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自疇咨若時至象恭此

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積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以一身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自乃命羲和至咸熙皆敬授人時事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道非聖人定書意○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者欽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

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而不溺於親愛之子不遺於疎賤之舜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焉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時堯典一篇曰欽明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曰敬致曰寅饌曰往欽哉曰欽哉諄諄以欽敬為言帝王傳心之要法不外此也○堯典有知人之道四節詁一也

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圯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羈訟圯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足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頑嚚傲弟感化天下無不可化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此乃舉措之大者非萬世君天下之法乎○堯為天下得舜而舜為堯得禹臯陶此篇只言不用丹朱共鯀與舉舜而堯之全德具見堯知四族而其惡未形不欲遠治之也舉舜而四族之治付之舜矣堯欲盡用天下賢而莫先于舜也舉舜而禹稷臯陶之任負之舜矣左氏云堯不能舉而去者待舜舉之去之由不知堯典之義也舜典承堯之意終堯之事而已二典相起畢蓋使人自得之不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夫民此豈常人之所能而堯能之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去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堯典

三

三

書經彙解卷一 終

經彙解卷二

曰君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小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是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是謂協時堯德至盛難乎其繼今日重華又曰協於帝者見其合德之至也武之繼文亦曰重光矣然而孟子則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程子則曰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是曰重者凡聖皆可同符曰協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一

者非堯舜文王不足以語此○重華句只就舜說不可以堯對舜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尊卑論○重華句只據舜側微言不通後有天下詭觀玄德升聞句可見重華與放勳不可牽合彼總言堯之德業此只以德言秦重華以下十三字是形容舜之盛德側微時是如此後有天下亦是如此經文雖據側微言而終身該貫矣時說過於分別然說道不兼業在中却是時重協二字串說重則協矣秦此說與前說不同細玩之似看經文太淺而前說

味長小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

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時黃叔度人以比顏子氣象大段深潛但不知聰明視顏子何如耳顏子以下孔門推穎悟莫若子貢然于顏子之深潛默而識之恐未逮也故濬哲合焉惟聖人而顏子氣象最近○詩人之咏文王於不可形容之中每以穆穆二字盡之穆穆和敬也深遠之意濬哲温恭氣象可得於言表也○欽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二

明合言則明為通明文明合言則明為光明指發於外者而濬哲之哲却為欽明之明○温恭合德非聖人不能盡史以稱舜子貢以稱孔子○嚴威儼恪謂之恭而以和厚純粹出之則渾化其端莊之迹矣○臯陶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凡曰塞者皆心也秦八字各有義而以類相從故看作四事實無重輕之別亦不與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分內外者相同然時說有分應之者今姑以其便為屬文而存之時四德平看重華之目也四

德各以兩字相配爲義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言其德之妙耳濬哲文明以心言深潛不露而沉幾先物謂之濬哲經緯內合而虛靈不昧謂之文明此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德性之華也温恭允塞以身言和粹可親而著肅雍之度謂之温恭至誠無妄而昭篤實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身法有合於帝行實之華也小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秦小註以未見二字接幽潛似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耳秦雖是起語敘德處却自微始徹終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小五典之類卽命以位之事時堯以舜善於人倫首使爲司徒以典教化○五典乃天下之五典慎徽二字不平徽之義美謂天敘天秩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也五典克從言五者之中無一人不率教也秦慎字屬舜徽字屬典在舜則慎以徽之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四

以幽爲隱居之義潛若潛龍之潛傳中幽潛却不是如此說時以其幽深玄遠故曰玄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謂不顯惟德之義○升聞猶師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乃者難辭位卽下節之位蓋嬪虞之餘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舜既有此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於帝乃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焉○此節與堯典首節不同放勳至格於上下足括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也此節不過初年

慎字中含躬率意至于五典中人都能從教則五典果徽矣時納於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堯嘗使舜爲是官或攝其職皆不可知此著官名則上慎徽五典是爲司徒而下賓四門是爲四岳皆可互見也○納百揆合提綱挈領意時敘卽禮樂刑政之各得其理上句以教言此句以政言○賓以賓接之也上下之交來者曰賓受者曰主故覲禮聘禮謂之賓禮○四門只是舜治所非真四方之門也秦治所而名曰四門蓋此處惟以賓諸侯而諸

侯自四門入故也時穆穆者舜一團和氣動人而諸侯至者感舜之德皆極其和覺聽治之所穆穆云耳○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氣象○舜起側微其於天下之事不歷而知所臨而治明德明於我而已矣○此經三事而六句左氏各以三字說之此古人說經之法也○納大麓亦為百揆時事堯時治水之事鯀實王之舜為百揆無所不總但一時偶然使入山林相視非命以司空之位也○堯嘗使舜行視山林至止山麓有烈風雷雨弗迷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五

任而不懼又可知矣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小敷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嘗敷陳以言故堯如此美其言與實相稱也時詢咨也咨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詢是與他謀方纔商量不是詢察意秦乃字在下詢事考言且泛說起謂我之於臣其始詢訪以事他那應答之言我即識之以為後日之考証今汝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六

付託天下亦當代我升於帝位可也○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蘇亦能言矣乃試之而績用弗成故考功核實萬世不易之道也○堯于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舜讓於德或說是也蓋舜以德不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若作讓於有德之人泛言則

不成為讓有所指則為何人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小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曰舜讓於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曰受終於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時正月上日乃一年之首月一月之首日攝位大事故以是月日行之小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堯已為天下得人則堯之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堯老舜攝堯之為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

身為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為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時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於文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小此是最先當理會者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拂於親心此舜事天之敬也時璿璣玉衡串說璿璣所以載七政者可旋轉故曰璿玉衡所以窺

璿者以橫設謂之衡璣衡即堯典所謂象也○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玉衡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也○在審其次舍之位察其度數之詳也曆象授時治之首務向堯命義和曆象重授時也今堯老舜攝則授時之責在舜能不首察此哉舊說舜恐歲久易湮故察之此沿習之陋○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

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為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月日之候曆數所以筭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秦此與堯典相首尾堯命羲和象日月星辰則璿璣玉衡已造成矣至此時想無損壞差錯舜的工夫只是一在字一齊字○不曰觀而曰在在訓察詳審之意也璣本旋轉之物飾之以璿正七政之象也後世或易以銀或易以銅傳中

銀銅字與璿字對○七政雖指在天者齊却不是齊天之七政天之七政運行有常何用我齊之然亦不是齊璣上七政合於天此是初造時已然不須再齊了原來此句只是代那敬授人時耳○察器以明天象無不精覈制為曆日那曆日所載七政之運行果與天毫髮不差故曰齊○傳中窺璣之下用一齊字把經文齊字混了令人不便觀○在齊是有司若羲和之類然必出於舜命也既是舜命謂舜在之齊之亦可宣明也夜幽也幽明

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髀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於庖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即蓋天也○嵩高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時肆字緊承上來觀象之後即有事於祀神故曰肆蓋人君為天地百神之主祭告其容緩乎○禮莫大於分惟天子得以祭天郊非人臣所得行也

舜以臣而攝君之祭故曰類秦此說與前說異而此說為精蓋攝雖是代堯而告攝仍是舜的事體不得徑自行堯所行之禮惟類堯之禮而行之為當其他代堯行事方可直行堯禮也傳亦不見分析明白傳泰昭王宮夜明幽宗寧宗皆壇名相近祭法讀為祖迎字之誤也祖送也送寒迎寒皆於坎送暑迎暑皆於壇時五嶽四瀆之屬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遙望而祭之丘陵之類載在祀典者則一周遍祭告無有所遺小先上

帝後六宗次山川後羣神定敘也類禋望徧定名也此史臣書法也時上帝天神也至六宗乃神之麗於天者推敬天之心以及之山川地祇也至羣神乃神之麗於地者推敬地之心以及之○此獨重類上帝一句下皆推及作三小段看○以攝位告使知將來主祀事者有舜以代其終矣○自此至四罪事雖行於舜而命必受於堯秦若論稟命於堯則上節亦脫不得此禮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十一

三三三

時此代堯朝諸侯也秦本是徵召五等之諸侯而謂之輯五瑞者因其各執瑞以合符於天子故云然合符驗其信否舊制也此時不重此意下文班瑞亦不重審知非僞時曰五瑞則見合萬國而皆至曰輯則見奉命於一人也五瑞者桓信躬圭穀蒲璧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為辨璧形圓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皆以為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秦

瑑音篆璧上文也時輯五瑞承堯命以斂五等之諸侯也此命發於正月上日之後既盡正月則羣后漸至矣不同期于一日而日日見之者順其遠近先後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以知其方俗利弊之詳盡其禮意以昭吾接遇綏懷之道也○班瑞於既觀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時正始正攝位之始○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隨見隨驗隨驗隨班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於堯而統攝之權今則歸之於舜也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十二

三三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時此代堯巡守也小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失○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

易流人心易解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時歲字另說見一歲周四岳也泰山四岳所宗故稱岱宗秦柴望秩於山川據禮記皆所以告至也傳中五岳四齊是引陳語其實經文所指特東方山川耳肆該訓遂註無訓者承上肆類之文而省之也時舉祀覲后雖平然巡守專為羣后當重覲后邊秦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提瑞說下四事都承覲東后言之時按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享

閉之不差晦朔絃望之有定而日固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從而正之永短以歷次甲乙以敘遷莫不一準於義和之所授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則同其律焉使清濁相經之有常小大相生之不紊而度量衡之受法於律者亦從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於王府之所藏焉小律之十二又生於曆之十二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謂之脩秦禮原是天子議定者此時只看羣后遵守否變禮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既行吾法又必是正其禮故曰脩小註因革損益似不是巡守事宜小五禮之器吉禮即簋簠之類凶禮即衰經之類軍禮即兵戈之類時玉帛先生之屬為賓禮之器琴瑟射侯投壺之屬為嘉禮之器小如齊一之義言有以同之使禮器皆歸於一時禮必有器古人不苟於禮是以不苟於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小此言復後言歸復自方岳返也歸至帝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晉至黃乃復自彼返也

又書季子來歸至國都也時事未畢則不敢復已畢則不敢留故曰卒乃復秦二月至十有一月皆用仲月者取其中也出禮記說時如岱舉山如初舉時如西舉方亦互文以見小問舜巡守是一年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於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愜慰可知也時歸而

告至則始而告出可知小自此以下自遇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秦上說巡狩之事已完特未定其期耳此則說巡狩之期因及來朝之期與來朝所行之事也後三句本與上文對待而前二句增出一意來却又是過度語此文章之妙時按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狩也則五載之

制乃舜所定其後周復十二年一時巡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五載一巡狩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四方之諸侯羣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小巡狩之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于京師時天子不巡狩則尊而不親無以宣上德諸侯不述職則遠而不邇無以達下情○五年之間巡狩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敷奏三句雖平亦有次序○敷奏開陳敷衍也奏者自下納上也試者問之牧伯考其事之有無明則無所眩矣秦羣后自言定是述已之功無有不善者惟恐其言不實是以又明試其功傳云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經文似無此意時奏言舜使之也明試亦舜試之也○曰言曰功曰庸皆不外於民○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政事一一敷陳奏聞於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與所言相應否

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於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小以庸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時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而後黜陟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時中古乃堯以前之時秦傳卽位二字未是蓋此是攝位二十八載中事止可云禹治水之後不可云舜卽位之後也小帝都冀州冀州北接北狄而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七

其域大於九州分冀爲幽并以此二州捍狄所以壯帝畿之翼衛而禦外夷之輕侮也時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爲最大○青州乃冀州之東王畿要害之所其地廣漠且近外夷北狄政令未必逮及故亦分之一則多置侯伯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嚴禦外侮以爲王畿之翼衛也小舜卽位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終舜之世分九州爲十二州可見矣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

金九牧可証禹又并爲九州時九州自昔已然而

三州開創於今日則十二州實舜始之故曰肇恒

山封于并醫無閭封于幽營丘封于營九山之奠

在昔已定而三山新封合于舊識故曰十有二山

分州封山各重新者說○每州各擇一山之高大

者以爲鎮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也小濬川者防

壅塞之患也蓋洪水旣平州之九者分爲十二也

山之封者奠爲十二也州十有二山亦如之至於

川之濬者則不可數拘焉川之大者濬之川之小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六

者亦濬之不以小而濬也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畧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時畝滄之水洩於川川之水通于海舜濬川禹盡力乎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亦脩溝洫治則水患亦少其事正相首尾○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首句斷山川俱在州中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小刑雖非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秦傳訓象為示似把象字看太空了又云如天垂象以示人天字不的確而小註云畫象而示民以五等肉刑常法也又云象如懸象魏之象俱不如時說透快時象者像也謂像其罪而施之以常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古刑書雖亡不可盡見而其畧可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元

三十五

知此所謂像其罪而施之者也○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則截其鼻也荆斷足也周改作刑宮男割勢婦幽閉大辟死刑也小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荆宮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秦小註情輕過誤兩意不若傳意完足小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

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流以宥之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鞭作官刑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史如周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干

三十六

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凡教人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鞭扑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其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或謂周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固不察夫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也穆王巡遊財匱特為此一切權宜以自豐耳時書如所謂過失遺忘之類災

如因水火亡失官物之類肆猶肆大害之肆怙者有恃而故犯終者不悛而再犯秦肆赦二字串賊刑二字平賊專指大辟刑該墨劓剕宮鞭扑時五刑重也宥則重中之輕鞭扑輕也贖則輕中之輕故曰從重入輕云云罪重而情輕者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路罪輕而情重者不誅其情則亦為長奸之門因情以推移有非常法之所能拘而實不出乎常法之外故曰或由重而即輕云云小恤多有人解做寬恤其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

是史臣敘事體不應末後入兩句勅命還作史臣描寫舜心為是欽恤不是兩意欽字說得渾惟刑之恤正是欽處聖心無事不憂恤而刑尤重故用一惟字時欽恤是制刑時有此意不作用刑說敬於制刑而不忽者憂其制刑之不當將貽後日之害是以敬焉而不敢忽也○肆赦賊刑正要以意測度正是用刑時事而欽恤之意豈可制得須是用刑乃見秦二說後為優前說將欽恤分兩意便不是了時自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處一等則徒流笞杖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小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當之則雖殘其肢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合允王之意而適當時之宜哉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小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云貶死○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罪而誅竄之○殛鯀竄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巡守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時四人之罪緣三苗于經已詳共工驩兜未知所坐惟堯嘗言其象恭等事朱子謂所坐即此凡堯典所言皆為後事張本○傳中異法二字只是此流放竄殛上見非在幽州崇山等謂之異法○四裔是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意且北南西東各置一方不

使扇聚聖人亦有深意矣咸服不惟服其刑之當加而且服其加之當其輕重小或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刑輕殊不知共兜朋黨緣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輕也若少正卯之事論語思孟不載雖左氏內外傳之誤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權吾安敢輕信其言遽藉以為決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時二十有八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小殂落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時殂落蓋當時語然可以悟死生之理焉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聖賢百姓皆此陰陽之合也合必有散清者歸天濁者歸地得之太虛還之太虛雖神聖不能外此常理惡有所謂不死而常存者耶○父死曰考

母死曰妣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
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有君如
堯應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情之
所至是亦禮之所宜也豈得爲過哉然史臣特記
堯德如此非記喪禮也○三載屬下爲句蓋過密
不連三載爲句則不見其哀思之久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時按孔氏所據據孟子也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尚欲避况遭喪之明年遽自同於嗣子之禮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五

乎春秋之法嗣子之禮也胡康侯曰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二君故不改元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
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喪畢之後踰
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禮之中者也舜不同于
嗣子之禮故三年喪畢而後卽位然如曠年無君
何曰孺子三年不忍攝政者冢宰也若舜攝位則
身卽冢宰政自之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先時
舜受終於文祖不過是替堯攝行天子之事至堯
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

容遜避舜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
女祖廟告祭纔卽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
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卽位改
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
自此以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知舜
之所以爲君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時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
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關通內外使上下之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美

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也秦詢關明達都指
舜說然非四平關根詢來明達根關來作三層看
○詢訓謀則有商量圖度意不止於問之矣小關
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
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時使人人目
有所見耳有所聞的情都直言來告而無壅遏之
弊○眞是要親聞小民愁苦之狀悲號之聲使可
施恩澤於民轉而爲懽忻歌咏也秦四方諸侯自

四門入關四門者令四方諸侯來見已也既見已則問以四方之利病於是無所不見無所不聞矣故曰明四目達四聰然必首詢四岳者何四岳統四方諸侯也下文咨十二牧則又咨諸侯之長耳傳賢俊不若易以諸侯字蓋諸侯必是賢俊者而專言賢俊則太泛矣○時說因賢俊字遂把關四門作舉賢才說此於四岳之職似無干涉且與下二句又成兩事了小自此至時亮天工紀舜初即位事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時咨詢一也變文耳○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各建一牧以統率諸侯故有十二牧○食哉惟時者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民衣食足而知榮辱恥讓生而爭訟息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舜咨州牧與洪範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八政皆以食為首而武王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以是故也秦時說時字有遠致宜與傳參觀時民食既足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於歸戴有在近處的則當馴而習之使入於禮法小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柰何得他使之帖服○能者馴服其教化之意惇有厚祿隆遇之意允有推心委任之意難遠而絕之也○率循也蠻夷率服言其效也九州時冀亦邊狄舜立幽并二州以外厚藩屏內尊王畿故冀為中州冀為北土之中豫為九土之中並有中州之名焉青有嶠夷萊夷徐有淮夷揚有島夷荆有荆蠻梁有和夷雍西有戎北有狄可見邊夷者多也○曰蠻夷率服者只是形容得中國之治已成也蠻夷指要荒勿指附州之夷言秦按此說與傳合異於前說而前說較精小重民食一選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時首稱舜曰見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

也舜攝時未嘗稱帝也○奮有奮發激昂意熙有

恢張脩舉意小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

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

不窮之理也時熙載舊謂只是不廢堯事然觀

下阻饑不遜等語則熙字還作增廣看意謂今日

之事堯事也一政未善一物未安即隘之矣有能

興起功業以廣堯之事者乎蓋廣堯今日之事非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无

三十一

廣堯昔日之事也雖說廣何妨○不曰予載而曰

帝載見所承者堯之成功責之重任之不易勝而

人之難得俱見矣○百揆者謂凡百皆其揆度也

亮謂揆裁明白有提綱挈領意蓋百事掌之雖各

有人而百揆則總之也○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

養之事疇即采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草木鳥

獸胄子之類○采帝載也亮之即所以熙之○亮

采惠疇串亮采所以惠疇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

工夫物為疇處物為采○有能至惠疇一氣說今

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

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庸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

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件件得其宜因

以順成庶類物物遂其性也○奮庸熙載相才也

亮采惠疇相職也小伯爵也禹代父鯀為崇伯故

稱伯爵時不曰禹哉而曰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

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

帝裁之也○汝平二句不平時指百揆謂汝仍居

治水之職而惟此百揆當懋勉之不息焉懋字內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羊

便有勿以平水土為推托意小禹以司空行宰相

事時于時水土雖平而功緒未竟也蓋禹之治水

不但疏濬川澤開通險阻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

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於川孔子所謂盡力乎溝

洫者皆創自荒度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竟故此

特使禹不妨司空之務以兼行相職不然則司空

何不別命他人而必領之禹乎此兼官之始亦尊

官下領庶職之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曰拜稽首○

俞是其所讓也。曰汝往者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讓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群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焉。小舜豈不知禹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時爲治莫急于論相故舜於詢岳救之後卽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去讒相與保治于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也。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時稷生而異母嘗棄之故名棄。小阻饑猶夏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爲唐虞也。時阻饑說得活不可謂天下之民皆阻於饑也。言洪水初平之後播種之艱四海九州之廣民豈能皆知播種百穀之方而一人不阻於饑者乎。下不親不遜冠賊奸宄亦然。○此堯舜猶病之心也。小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時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后配名而言后夔是也。后配官

而言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伯禹伯夷是也。小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時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播教民播種非親播也。○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者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粟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饑果熟可食乾之可爲糧豐歉皆可充饑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教百姓因天地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

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饑之患也。秦汝后稷與播時百穀相呼應汝仍爲后稷便當播此百穀蓋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則是稷之職未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小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恇地。○不親由於不遜。秦凡事必有序而

後和所以儒者說禮先而樂後五品中人卽是百姓既不遜讓決是不相親愛人倫明而小民親先遜而後親也○敷五教只在五品上做工夫所以使百姓親也這親卽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敬字卽貼在敷五教上時說敬寬一事敬敷五教在寬文勢猶敬典在德愚謂還是敬爲敬寬爲寬比敬典在德文勢不同或謂寬字卽在敬敷內却是小敷教之道必至於敬而尤在於寬敬以處已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于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百五十二

慈於子子孝于父其相親天性也莊周謂之不可解於心君臣有義義者斷制事宜也義有是非可否則君有進退刑賞臣有去就從違君明臣忠無非以義相從大義既定死生以之故臣有殺身爲君皆義也性也莊周爲我者也故曰無所逃於天地誠無所逃于天地也君臣之合可謂不得已則其不擇事而安之者此心又孰使之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婦之合取法天地知有牝牡而無別者禽獸也故詩咏后妃取興關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以爲摯而有別此后妃之德文王之刑家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故夫婦言有別長幼之序謂之天顯夫植物先後相循也動物行列相次也彼猶然而況人乃有少長相凌者土居四行之中而信屬焉朋友居四倫之問恩不若天合之親足以相固義不若君臣夫婦情意勢分足以相維而獨以責善輔仁與四倫敵而爲五而所以舉其責善輔仁之職者信而已信者實也實心實事所以能責善輔仁而人倫無不厚也

書經彙解

二卷

虞

舜典

書

三百五十二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小命臯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官爲此而設時唐虞世質民淳不親不遜使司徒教之即克從矣不待刑也刑爲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設耳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餘秦據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百年

小註及時說是把蠻夷猾夏與寇賊姦宄平言蓋以前後經爲証如竄三苗屬五流之科及後篇臯陶方施象刑是也乃有謂蠻夷猾夏故率夏之人亦乘間而爲寇賊姦宄者夫中國之有寇賊姦宄何事蠻夷猾夏而後然耶此不得其說而爲之辭矣○一說本言寇賊姦宄而先言蠻夷猾夏者即彼形此也蠻夷譬寇賊姦宄夏譬善良言大凡蠻夷則猾夏必然之理也况諸夏之邦豈無寇賊姦宄以侵侮善良乎刑之所以不得不用也此說亦

通小或言帝者之世詳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而略于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臯陶則兵刑非兼掌矣時在外曰妖在內曰宄者姑以盜官物爲譬在外如常人盜官物之類俗所謂外賊也在內如監守自盜官物之類俗所謂內賊也王鳳曹操奸也身爲漢臣黨王曹如谷永杜欽荀彧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美

之流宄也○士所掌惟象流二法蓋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於士也○服伏其法也小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亦必傷人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耳時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三就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見流宄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遠近○五服三就則死者昭衆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其自絕於化外不復州里者以難復齒

於平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小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明可知矣。秦惟字與克字相呼應惟其明是以能使人允也。時三就三居泛言刑流之等至惟明處方勉臯陶明者察獄盡其心得其情也。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不失乎輕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效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其不可不明也。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堯

秦允非明之效而何只當云不重在效上也。時黎民至此不獨要得申命舊職以終其事意而不虛。禹讓亦要見。詢于四岳至此以四岳百揆為主。四岳總外治而十二牧四岳所統者百揆總內治而稷契臯陶百揆所統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折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時此下五節皆新命者。順其理而治之古人無事不然施于水則為行其所無事施於教則為使

自得之施于養則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于工則為守法信度因乎物宜且古人之制作惟能順乎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須其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精以適用巧以適觀古今之工所以相遠也。工曰予工非專指國用言舜為天下之主則凡所以全民之用者皆予之工也。小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哉。秦予工之工謂造作之事非指人言與共工工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堯

字不同汝共工者汝為那共工之官以若其工也。共工即周禮冬官之長不是身親造作者。時工虞各統眾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為之長。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虞為之長。積竹謂削去其白以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釜斧穿也。諧字正應若字。秦汝字在往哉之下謂惟汝能諧和其職也不是戒飭語惟汝能諧其職則茲往也不患不能若予工矣。下節放此。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帝曰兪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詰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兪往欽哉

小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子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為之厲禁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事故獸魚咸若所以為夏后鹿濯魚躍所以為文王然至于禽獸繁廼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為若哉○

小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時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焉○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虞秩宗即周宗伯則知此三禮亦謂天地人之禮也三禮乃五禮之吉禮耳掌邦禮者止是乎鄭玄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所以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堯

三百三

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時上下各有草木鳥獸。○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王莽立子虞之官。非小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時工以利用。乃三事之一。而虞官固所以掌六府者。

書經彙解 卷一

虞

舜典

皐

三百四

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地人之禮。即繼之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五禮未始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為重。故言三禮耳。小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夫然後可以感通神明矣。○禮是見成制度。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人能敬則內自
直而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秦此說清字
與前說異前說是清之體此說是清之用前說專
主典三禮此說泛言諸禮宜兩存之時不能持敬
則無以潔其心不能有常又非持敬之道夙夜敬
則常如祭祀之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此所以當夙夜惟寅也○上重寅字寅則直直
則清下重欽字往欽者言往敬共其職也敬共其
職卽夙夜惟寅也小既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
矣時知道而後可宅百揆則禹稷契臯陶其人也
故禹之所讓則稷契臯陶知禮而後可典三禮則
伯夷夔龍其人也故夷之所讓則夔龍此所謂惟
賢者能舉其類故此後帝卽以典樂命夔以納言
命龍以禮樂一道夔所兼能而納言之任其事精
微與禮樂同類故以屬龍焉秦九官中讓者止禹
垂益夷四人蓋稷契臯陶是因禹之讓而命之夔
龍是因夷之讓而命之故皆不必于讓然雖不讓
而當時太和之氣亦可互見所以劉向說舜命九

書經彙解卷二

虞

舜典

望

三百五十二

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大槩言之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小帝王立教始見于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
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正謂此也○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
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
實有諸已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天子之元子
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
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秦夔本典樂者而胄子
之教屬之教正是朝夕講習這樂蓋胄子之係於
天下者重而樂之係於胄子者尤重也○專曰教
胄子則自胄子而外其教屬于司徒可知禮記王
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于大樂正因此制而推廣之也小直而
溫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時教胄子之道全在
直而溫四句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

書經彙解卷二

虞

舜典

望

三百五十三

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胥子意。小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於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所以防其失也。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意自可見。時傳直者必不足于溫云云剛者必至于虐云云語意未圓當云直者多不足于溫寬者多不足于栗剛者易至于虐簡者易至于傲。○說者只重溫栗無虐無傲然直寬剛簡四字亦重如不能直須教之直有直然後溫可施也。胥子皆是

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講須有斟酌任真而行蕩蕩平平絕無回互是胥子之直又須要從容和易淳厚優柔然後不至于徑情而直行開襟涵育八荒一闔方是寬又須確然剛果嚴憚有威庶不失於縱弛治繁理劇惟剛能斷而威鋒不斂即無心虐人而有悞被其害者臨下貴執大綱切忌瑣碎故以簡為貴而禮文既省禮意宜隆庶不失於傲慢也。小問四語與臯陶九德意如何曰胥子之性未免或偏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

臯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柔而又立者也。○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古人作詩只是說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秦

詩言志四句是渾成說個樂即如舜所作韶樂想必有詩這詩却是為樂而作歌即是歌這詩聲即在這詩之中如何說人將他詩來歌及樂為詩而作等語。小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于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是也。時永言之永久也長言之謂之歌。小聲依永律和聲最難解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

傍于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時聲成文，謂之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法也。○歌只是永其言，長言後却要入律知音者，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於喉，殺太下則入於嗶，緩○盈天地，惟陰陽五行之氣有氣則有聲，氣有升降隨所到次第而得清濁之聲在人則出於喉，啞舌齒唇在天地間則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于蟻螻，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為中聲而已。○天地因氣而成，人物憑氣而生。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聖

不可以目見耳聞也，而有形者必有聲，聲則可以耳聞而不可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人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感，則有嗶殺嗶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應，其感也無窮，其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於自然而人之聲乃發於有意，出于自然則合道者多，發于有意則違道或遠，故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欲歸于中而已。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旁，取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宮，因制十二筩吹其

六以應鳳鳴為陽，六應皇鳴為陰，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還相為宮而聲不窮矣。秦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都據詩上說律和聲則比終始之序以律小大之稱已搭到樂上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處，不是說至此時方作樂也。克諧是分八音而言，無相奪倫是合八音而言。小純如克諧之謂也，皦如無相奪倫之謂也。時樂成則可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異

以奏之朝廷，薦之宗廟，而神人以和神和，所謂祖考來格也。人和，所謂庶尹允諧也。秦和字最重，正應上文直而溫，四句直而溫，四句只是一個和字耳。以和後補云樂之妙如此，所以當以之教胥子，而其德性也。不可云況以之教胥子而不足以成其德乎。小以是為教，宜乎直寬可使溫柔剛簡，可使無虐傲皆協於中德而不偏不過焉。○樂之功用能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教胥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秘其氣質之

備益可想也。夔曰：以下為益，稷錯簡無疑。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夔夜出納朕命，惟允。

奏殄行，是讒說震驚朕師。又因讒說殄行而然。時毀人之行為讒，故讒說必殄行。善人乃眾之所倚，傷絕善人，自然震驚朕師。小自孔註出納朕命，以為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蔡傳又分命令政教敷奏，復逆以配出納。然終于朕命二字欠通。切意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七

至于允當，始止。如後世批勅審覆之官，庶于出納朕命，文義明順也。○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信，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秦小註固優于傳，然于朕命所以出納之故，及允字之義，未徹。蓋朕命善是不為讒說所惑也，則出之；朕命不善是為讒說所惑也，則納之。允實也，屬出納不屬朕命。真知其善而出，真知其不善而納，便是允。于此亦可見

帝不敢自信，不為讒說所中，而命皆盡善矣。其謙而虛受也，非大智孰能當此乎？○朕命兼出納而官名納言者，所重在納也。言即命，○時說與傳合者，亦存于左，以備參考。時命令政教，固出於君，敷奏亦承君命而獻言者，復逆則君命既出而復入者也。故皆曰朕命，允字重在防讒說上命之出也。恐讒說托之而行，命之納也。恐讒說乘之而進，故欲核實之，大率讒說害人，在納處居多。故以納言名官。小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政。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八

故次命稷，冏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臯陶，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群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群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時或曰：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讒說殄行，不能無何

也曰雖有而不得亂政所以爲唐虞也大抵命九官多深憂遠念簡質之辭無太平已驗寬假文飾之意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小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下之事則一故提其綱而總戒之○二十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于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時言天始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兗

于此而臯陶謨詳之先儒謂隆古君臣論政無一事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誠然蓋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莫不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有特地利天之養也庸民孔易如墳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天之教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嚮有五福威有六極天之刑賞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天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天和也山川分判風異俗殊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

但天無爲而君代之君不能獨爲而臣分之不敬其職是爲慢天功矣○欽哉只在亮天功上見一串勿斷惟時二字不重時者是也前亮采亮字解作明此又訓作相對天說耳不曰工而曰功欲其有可考之績也秦俗本作天工非時謂之天功者天責之君君責之臣則庶官之事卽天之事也二十二人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使有成績則不惟無負于君而亦無負于天矣

書經彙解卷二

虞

舜典

兗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小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帝既咨命群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于後而并及其效如此時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九年三考則人之賢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三年有成故以之考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皆有定論矣故以之黜陟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

成遠績與幽明俱以欽亮貫舜率作于上意不可失○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小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于三載而不俟黜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于三考而不先考績于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至

三百五十五

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時堯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考課諸侯之法計考課岳牧九官前此亦應有法設官分職與隨事考成一時並行非命官之後始立考績黜陟之法也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期恐出舜之所定耳此與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之類同皆舜所定故史官記之若循習常事固不書也○欽哉至幽明既得人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下二句承此二句

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人力于事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所以庶績皆廣餘功及于三苗治之至也小分北只是分別義故文兩相背天地之氣始于北而終于北北者陰陽之別也時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置惡者竄而去亦黜陟之事故并記之秦分北難道是黜陟事又難道與黜陟不相關蓋惡者徙之他所此黜之餘意也善者仍居故處此陟之餘意也○分北雖是黜陟餘意然要根績熙來惟績熙則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至

三百五十五

苗格內治修而後遠人服故得以分北之績熙與下篇敷文德平層時三苗之事錯見于經今定其次苗頑弗即工此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此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此禹治水後事命禹徂征此禹攝位時事七旬有苗格此禹班師後事分北三苗此苗來格後事始之不即工者以其舉國而言也舜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也禹以苗不即工欲帝念哉而帝答以臯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

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比即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背之臣刑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比以後而言也計苗之事終帝舜之世而始定何則竄者初年分比者末年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猶云升天一方○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時陟方若以為升遐則與乃死重復史記必有所受而卒鳴條又出孟

子以愚決之。養。極。難。信。而。鳴。條。不。當。疑。崩。于。行。為。實。而。其。出。為。何。事。則。不。可。定。秦。小。註。與。傳。合。時。說。與。傳。異。兩。說。並。存。以。備。考。時。此。節。包。括。一。篇。首。句。應。重。華。協。帝。一。節。次。句。應。慎。徽。至。格。于。文。祖。十。三。節。末。句。五。十。載。中。包。上。詢。于。四。岳。至。分。比。三。苗。十。三。節。即。此。三。言。之。間。而。舜。之。始。終。備。矣。小。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于。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蓋。君。道。者。當。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三

三百四十一

以此為法讀二典者當識此大意然後可以論堯舜之治矣○舜重華協于帝與堯典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尚不能無異于一字之間何也堯為治無迹蕩蕩無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若無為故謂之君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為司徒次為百揆次為四岳未為君之時也自受終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位二十八年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為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即帝位方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舜典

詩

三百五十二

貳輯 4 - 240

是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叢書非舜典
一事而臯陶猶有是戒為君者可以監矣時舜典
終篇首曰愷恭次曰慎徽曰欽恤曰敬敷曰寅直
親之曰欽哉亮天工亦無非一敬之所在

書經彙解卷二終

虞

舜典

註 六

書經彙解卷三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武陵楊鶴

小典者載堯舜之善政謨者載禹臯之嘉言○禹
稱大大其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
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禹以功臯陶以謨而
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
而已○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患
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
保其終也

書經彙解卷三

虞

大禹謨

一

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時此二句為謨之起語意在下旬上是治之成下
是欲保其治於無窮也文命本平水土定貢賦建
諸侯弼疆理中來四敷雖就禹說其實以帝為主
禹特輔帝以成之而已祇承於帝言帝有保治之
心而禹敬承其心以陳謨也承字與說命不命其
承之承同小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
文命之四敷也故責難之恭陳善之敬曷嘗斯須

少忘也哉○祗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小人知舜恭己無為不知舜之君臣一話一言未嘗不以艱難為戒所以享無為之治也○君臣克

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克艱者君必盡其為君之道臣必盡其為臣之職徒知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二

其艱而不能盡其艱則是知之未至不能與不知者均耳故必曰克艱也時后克艱二句雖對說禹

的意思還重在責難於君上所謂祗承於帝也下舜亦只舉堯之克艱知禹之意在君耳○克艱不

但以心言當指圖政治民說秦克字重下節時克

正應此克字時所謂艱者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其治亂安危係其心之存主與其行事之得失誠不

敢以易視之則必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矣如是則政事乃能修治下民速化於善焉政自君

臣而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二句串說皆本君

臣來乃字敏字俱重看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秦

敏德緊根政又說德即寓於政中時得於觀感風

動神速故下箇敏字曰敏非便無功夫蓋其功夫

皆在修政中聖世之政非徒法政之所在即心術

所在也小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

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共政之君臣

精神心術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

形容者人知政又而能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臣克艱之所以不易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小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孔子對定公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時俞者然

其克艱則政又民化也秦允若茲只渾說信能如此克艱也不可兼君臣言之蓋舜意專重在后上

特此處未明說破耳傳中廣事悉字及經文咸字俱重時嘉言罔伏則無一言之不進野無遺賢則

無一賢之不用萬邦咸寧則無一民之不安○天
下有三脉言路賢路與民情是也人君之心一有
不至三者之脉便有所梗而不通秦萬邦咸寧根
上二句來時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膏澤下於民
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眾字要剔
小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時句句要
見艱字意稽於賢易稽於眾難稽於眾易稽於眾
而能舍己以從之難大舜一生功夫都在這裡無
告不特緜寡孤獨之人凡孤遠懦蠢之人無所控

書經彙解 卷二 虞 大禹謨 四

訴者皆是也不特孤遠懦蠢之人凡有所畏忌而
不敢言皆是也實非有心虐之而體恤一有未至
則我無虐之心而被受虐之實矣此其所以難也
惟是賢人其始也必難知其繼也必難進其終也
必難合非至明以察之盡心以招之虛懷以任之
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稽於眾不恃一己
之見必盡衆人之同也程子曰舍己云云此體驗
親切之言守己固而從人輕賢者不能免非忘私
順理樂善之至不能也○無告者得所則無不得

其所矣困窮者不廢有階而進者又可知矣此非
泛語乃堯之實事舜之所親炙而自得之者也禹
陳克艱是論其理舜答以此是舉其事小時克克
此艱也惟堯能如此謙言已未能如此也秦通節
總意時說多不如小註小言罔伏至咸寧此時堯
若可以自足而尤稽眾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
自足也○知為君之難易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
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王謂言已用
而不必求言而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行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五

而不必求賢而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達也惟堯於
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
之安雖然堯尤慮其難也方且稽眾以求事理之
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
皆自克艱一念為之秦稽眾四句是克艱嘉言五
句且先說帝世極盛氣象尚未說入克艱處小註
難達難通等語就把這三句當功夫似未是○允
若茲是虛喝起語茲下添則是二字咸寧下添猶
尚二字困窮下添矣字然此是此節語意便足○

稽衆舍已不知嘉言罔伏也不虐無告不知萬邦咸寧也不廢困窮不知野無遺賢也○玩一惟字便知舜實克艱處蓋謂他人不能而獨帝能者知其艱也知其艱必能其艱若謂克此者不獨帝一人則以爲易矣又何能艱之有時堯衢室之訪是稽衆舍已也其咨之嘆是不虐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舜好問好察稽於衆也舍已從舜以稱堯孟子以稱舜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舜之舍已孟子形容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小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秦言**不但有天下之後克艱厥后見帝之德我觀帝德極盛其有天下實本於德之動天今舜既已得天而有天下不可不同其德也小都嘆美辭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六

三十三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七

三十三

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時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廣運之意絕亦不已則廣運矣○廣運一直說**秦**廣而且運意串而義無輕重

時曰廣運則不可名言聖神武文自人之所見而名之故曰大而不能運則變化不測變化不測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爲象耳非聖變爲神武變爲文也○帝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於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然有章者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爲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爲武而又

矣有茲惟后矣之意。君字即上后字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時此禹有感於益之言而發益言天眷命堯以勉舜禹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秦惠迪照上文廣運聖神武文看不可看做尋常小可事時惠迪有克艱意在吉與政又民化平層秦吉從眷命推廣言之從逆凶只反惠迪吉便是時惟影響有四意見應之必然一見應之甚速又惠迪時即吉從逆時即凶非形先影後聲先響後也又吉從惠迪中

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猶是二也世間萬事有影惟人心無影事之吉凶即人心善惡之影也響亦然秦惠迪吉惟影響是終上文意從逆凶惟影響又足以起下文也惠迪吉惟影響已於帝堯見之矣假令今若不戒無虞或至於失法度之類豈不從逆凶惟影響乎○傳中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是一句而字下是一句時曰終上文之意者終益言天道也不必說終上克艱之謨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秦傳云此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凡言推廣者謂彼之意尚說得窄狹而此推開廣大之也如益言堯以盛德奄有天下而禹遂說惠迪吉吉字無所不包不止於得天下此是推廣之言若此節意思上節包括已盡但上節畧而此節詳上節

總言其大指而此節散敘其條目且閉口便說吁
儆戒無虞蓋深體味從逆凶之語而發揮之也推
廣二字及專言惠迪愚皆未安小此蓋又言克艱
之目也○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
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
昏塞時無虞承上文命四敷說○不曰治世而曰
無虞四方無可虞度之事一無所容心之時也當
無容心之時而儆戒是慎於無形也○儆戒暗合
心事罔失九句是儆戒之目罔字勿字俱是儆戒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十

意句句要點無虞出○身有身之法度家有家之
法度朝廷有朝廷之法度百官府有百官府之法
度君為法度之主慮以無虞而有所失故戒以罔
失逸就身說樂就心說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逸樂
亦人情之所有但流則為惡耳人易流而聖有節
逸對勤說樂對憂言子真度之事則無所用其
憂勤矣而又戒其逸樂秦此說與前言重
遊字淫字此說歸重逸樂字而前較優時此三字

為下五事之本後人以為益陳戒之道姑然舜聰
明睿智豈其有是此未嘗實用其力故忽其平常
而不知道理正在平常之內也孟子稱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孔子以入事父兄出事公卿何有於我
聖賢只是於人所不可有者真不為而於其所當
然者實做而無違缺耳故謂罔失法度罔遊於逸
罔淫於樂為舜之所以為舜可也○勿貳非獨不
以小人間之也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
非一心一體皆貳也若專指不以小人間之又是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十一

去邪事矣○疑謀二句一直看一反一正相形說
○書中熙字例訓廣無訓明者廣之對疑何也岐
於理則疑合於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平何處
不通秦熙雖訓廣然專說是理之廣則於志字不
切益曲暢旁通而於理無毫髮之疑志之熙也這
熙是廣字帶明字意志正是謀熙則可成矣時道
者帝王相傳之中也什一而稅肉刑而治之類是
也但人君好名之念生則立異之事起故無虞之
世易至道道且譽而益以是儆戒可以見帝道

之皞皞矣故曰民無能名焉○欲字只可作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畷之欲也秦時說欲字似是非若願欲是正理雖咈百姓何妨若願欲非正理與貨色遊畷何別時干譽咈欲二句意實相對益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欲從人非克已愛民之君不能也然尚不主乎理而主於從人則鮮不違道干譽矣夫君欲之而百姓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若義理所安則洪範所從汝從卿士從龜筮從而庶民逆不害於吉蓋從理即非咈百姓也道義之正民心之公要玩味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民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小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淫逸樂故戒其如此既能如此然後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

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是說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咈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時平舖出來中間道理血脉自成次第聖賢之言類如此然非謂只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人之賢否坐判而自能任之勿貳去之不疑也如此又何用歷歷戒之正謂若不守法度而縱逸樂則莫知賢否之所在蓋身不守法度則必忌法度之士既縱逸樂則必悅阿意之人故戒以彼而後可戒以此言之序也○言罔者五勿者三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做戒之事次二罔是用人上當做戒之事次處事上當做戒之事終二罔是民心上當做戒之事小無怠無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可見兢業之誠矣時無怠無荒謂存於心見於事皆不忘乎所做戒之八事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曰王如中國天子即位則來一次外夷新立亦來一次

○無怠者無一念之不儆戒無荒者無一事之不儆戒則克艱惠迪無不盡由是而四夷來王中國之政又民化不必言矣此儆戒之效也秦時說專用克艱惠迪因傳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時知所做戒是爲惠迪不然是爲從逆而內矣君心之敬肆關四海之治忽此其所以艱也益之言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古

三

如此而禹又申明其實以爲君之德不徒戒謹恐懼修之於已而在善政以養其民飭敘九功又有以激勵勸相保其成功於不壞此君德見於行事之實也秦德字政字從政乃又黎民敏德來時德即克艱之德惟字在字當玩所謂德者惟見之行事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政在養民養民之外無政也○水火以下正承政在養民而言修和戒董勸總成一箇養民之政而已此泛論養民之政爲之難成之難保所以不可不念儆戒之謨也或

以惟歌以上作無虞戒休以下作儆戒此不可從

聖人惟日不足之心曷嘗自言無虞之感也小六

府以材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土數

爲次此以相克爲次時必言相克之次者五行以

相克爲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相合爲用烹

飪藏洩水火相克之用也金火相守則流金曰從

革聖人因從革之性鎔之而流制爲五兵田器諸

物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曲直之性

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非斧斤不克金木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五

三

相克之用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水土相克之用也隄防灌溉土水相克之用也秦立言之次雖因相克而然但經文只重修之以養民不重相克意小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之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獲有節

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鑿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為先三事之序也織繪而衣耒耜而耕釜鬲而饗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古人設官掌此六府益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秦修六府非設官不能而所以修却不止於惜之傳中相制相助語意完足

時正德則停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夔典樂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是也利用即垂作共工禹益稷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即制用均節之事如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是也○德不正而用利生厚是備水火金木土穀之養以厚奉夷狄而繁殖禽獸也故正德為三事之首○利用厚生本不出六府然又另列為三事者益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三事則聖人盡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者也秦利用厚生亦是教故傳以逸居無教總起之時六府者天地自然之利惟修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然之利以養民也三事者在人當然之事惟和則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因當然之事以養民也○六府天事也三事人事也天時人事相資以成故並列而為九功○九者既修且和故不曰政而曰功秦既曰功又曰敘者修和者上之功也敘則自其在民者而言時九敘皆可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頌聲作也左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咏各述其功三事亦然秦五箇惟字都着尤惟善政纔是君德也惟修之那水火金木土穀纔利民也惟和纔是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也惟敘在民乃見上有九者之功惟歌之於口乃見民實有九者之敘時戒之用休以下皆有實事小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人刑糾萬民之類是也秦戒董屬上休威屬民兩用字與俾字對戒之用以休美之董之用以威畏之時戒者戒其失也宜用威而反用休董者督其成也宜用休而反用威蓋戒則善心生董則懼心生也戒之而用休聖人固以微惕為美事矣董之而用威聖人固以率作為危機矣秦按此說比傳精深存之小九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以理觀之詔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不知當時如何取以為樂却以此勸下之人○韶樂只是和而已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

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休則心有所慕威則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以九歌感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忘其勞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斯九功永久不壞也○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敘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秦此說把俾勿壞總頂上三件不若前說與傳合時不壞則養民之政成矣夫德以立政則政之又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敏德又不待言矣克艱惠迪之道至此寧復有餘蘊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時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於禹之治水也○俞者言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於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

○天不以形體言以化育流行之用言在生物上見之平成串說地平而後天成重地平小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地平天成包下面六府三事在○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時謂之事則君臣之業其責當修○六府三事不易治也地平天成而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信得其治不但今日之民蒙利雖萬世猶永遠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小雖歷萬世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十五

之俾其勿壞亦正有賴於汝也○禹不以平成自滿而先為自壞之憂保之之意深矣帝不以俾勿壞為已能而歸美其永賴之績其欲相與保之意又深矣哉秦此節與允若茲節文法同彼至末句纔說帝則前面不可露堯字此至末句纔說及則前面不可露禹字時禹謨止此下記禪攝征苗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十五

時此與上節不相屬○我從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過於耄而及於期○不怠作勉禹說與勤字對看師指民言與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舜居攝蓋堯在而舜不敢遽踐位不然便涉二天子之嫌此堯所以聽之也自是遂為故事故舜命禹止曰總朕師而禹受命止率百官若帝之初而已師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辭也舜初即位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曰帝載未敢遽身當天下之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時居位在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罔克者不能堪也民不依承說秦罔克既訓不堪總師則民不依是說未然事言若總師民必不依之也與黎民懷之指已然事者不同○依字說得深渙是怙恃之若父母戴之若天○依是身依據之下面懷却指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心說互文也時邁字正應不怠意小臯陶所掌者刑德安在哉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時播仁於威之中故曰種邁種德於何見只以下帝之稱臯陶觀之則臯陶之邁種德昭然○據常人之見臯陶一刑官耳縱悉聰明致忠愛亦盡刑官一職種德於何處殊不知聰明所加皆至誠所動忠愛所著皆道化所存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之者康誥言以德用罰在臯陶可知矣○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

於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為心者臯陶之德也邁種之久降於民而民無不懷德乃降帶下句小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獲報亦狹矣臯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時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而使之攝位也秦念哉念茲兩念字不同上是帝念下是禹念後面念功與上念字同時禹懼帝見已之功而未見臯陶之功故既勉帝以念哉又自陳其所以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念臯陶者見臯陶之功不可不念此禹至誠之心必欲遜臯陶之辭也○念茲四句重釋茲允出二句上俱以種德民懷貫○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於臯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並未見有過於臯陶者我不但顯然稱道的在於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於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見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秦功乃德之有實績可見處種德而至於民懷則為功

故又曰念功小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皋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時念哉且輕輕說末句重發融念茲四句意講小禹所遜獨皋陶者孟子論道之傳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皋陶配之楊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皋陶者也○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今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兄弟意其至是已不復存矣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言

三六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時帝不聽禹讓而稱皋陶之功以勉之蓋是時禹皋陶同在帝前也臣庶羣臣庶民也不曰政而曰正重德不重法也秦或或然也臣庶衆矣無有一人或然干犯予之正道者是極治之象也下面協於中卽是此句無淺深○此是舜美皋陶故道其實而不涉於誇時說將或作凜然不敢必之辭非

是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教敷於天下而或有不從者惟汝明於墨劓剕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以輔五教不至於廢弛而不行期望我至於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教曰弼則教爲主而刑輔之非常用之器矣意之所在曰期治卽五教克從之謂小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皋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五

知有皋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故書說刑期於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時明於五刑三句一氣說秦刑期於無刑承上作見成語看刑字從明刑弼教來期於無刑從期於予治來○言臣庶罔或干予之正者何也由於汝作士師清明那五刑以輔弼五教其心期望予以極治無一人無違教者夫明刑弼教屬嘗

不用刑然其心却是期於予治則是斯刑也乃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也是以民不惟勸戒於法而尤漸漬於法中之意無一人不協合於中道而罔或干予正也若此者非汝之功而誰之功哉時期字總是一般時指民協於中說懋者勉於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便有不命攝位意○禹恐帝不知皐陶之功故欲其念功帝固未嘗不知皐陶之美也故因以推明之焉見得皐陶非無功之可念而莫踰於禹也大抵禹之功天下所共知皐陶之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功非舜禹不知也然舜雖不聽禹之遜而不遺皐陶之功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為遜位之語可以見聖人公平正大之心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時皐陶說民協於中非臣之力皆本於帝德所致小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無非所以為中

時自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也下就臣言眾就民言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眾其道自當寬○刑賞與寬簡開看非正言寬簡也秦寬簡難道與下文不相關簡而不煩寬而不刻是綱領下八句是條自觀好生之德只接下八句說可見矣○傳云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夫至於下無所容而眾擾亂則可賞者少而可罰者多賞必從輕而罰必從重可知矣何處尋好生之德○簡寬俱是由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心而敷之政事蓋該內外言之時繼父為嗣世則後胤皆在秦世字亦包嗣在內傳世疎二字微差只當云嗣親而世該親疎也時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凡功皆可以從重也秦罪疑功疑非謂人之罪與功可疑也乃罪功與國家之法屬在可輕可重疑似之間也傳兩用已定兩用法之中極精時不辜與無辜異無者無是罪也

有罪而罰不當罪曰不辜罪不至此而殺之也經
常也有罪加刑法之常也今有罪不刑是為失刑
而非常法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
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
失也○舜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失不經之事此
特設詞以形容之言舜之心與其殺之而陷於非
辜寧不殺而失於輕縱對殺不辜而言則其言如
此而卒亦未嘗輕縱也○曰宥過無大曰罪疑惟
輕曰與其殺不辜而寧失不經三段若相同而不
知宥過乃直赦之罪疑惟輕猶有所加特輕之耳
况過就人之犯法者言而疑就用法之權移合罪
言若殺則又刑罪之大者故別言之○八言皆人
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便都湊合這箇天則秦
所以謂之罔愆也時罰弗四句刑賞之定者仁厚
行於法之中罪疑四句刑賞之疑者仁厚溢於法
之外皆罔愆之實而好生之德也○罰弗二句固
是兼刑賞然宥過二句又只專就刑一邊言罪疑
二句固是兼刑賞然與其二句又只專就刑一邊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无

三五五

言蓋皋陶因舜美其明刑故於刑邊獨詳之也○
其論定而無可疑也罰弗及嗣而賞延於世舜之
心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為罰者又大過必宥
小故必刑其論未定而可疑也罪惟輕而功惟重
舜之心惟欲人之有功而不欲其有罪也然其所
以罪人者又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如此而後
為中也此所謂好生之德也○小天地之大德曰生
君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曰好生○聖人之心
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于
天誅則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
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
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時皋陶為古之刑官第
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為主而好生
一言真天心也○帝之德至難名也而皋陶以罔
愆蔽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為精明之極而
帝乃首以寬簡得之不言其賞當功罰當罪不殺
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刑
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寧屈法以伸恩而總之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无

三五五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則稱君類如此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時欲字提起俾予二句一氣說風動即從欲以治處秦治字從期於予治治字來四方四字重言不止一處也風動是形容那從欲無迹處處風動於舜非風動於臯陶也予字貫至動字止乃字在下句纔見時欲即理也舜之欲即民之欲也風動物而不見其動之迹德動人而不知其動之由○惟乃二字重惟乃之休非予之休也○使非汝則我

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遽洽於民哉秦從欲八字即好生三句之變文也此照上節看惟乃之休照汝作士至無刑看

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是成功言之而不副非成允也為之而不成非成功也秦克勤除却治水說治水已在成功內了小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時不自滿假繫帶克勤克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小滿必不勤假必不儉時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於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來禹昔洪水為災逆行汎濫乃天示儆戒於我是時汝嘗奏此這水當如何濬決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所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

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但常人於成功之後未免有滿假之心汝雖立了許多功然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未嘗必怠汝之在家則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焉未嘗少縱自視歉然惟日不足初無一毫盈滿寬假之心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小成允成功者功也克勤克儉者德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矜有執持之意伐有夸大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功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也傳中有此二美而又能數字及功能之實自不可掩俱未妥時汝惟惟字極有意味小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時晁錯傳曰夏以長楸秦懋字嘉字都活德字亦與功串予楸大汝之德故嘉樂汝不大之績汝德只成就一箇績予之嘉績全在懋德處也○曆曆數者須是有功服人今汝德以居功而予懋而嘉之則其功不可及矣故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時天子稱元后以有國皆后而天子則爲之長也秦終陟元后明是命他總朕師將來終陟元后則今日之當總師明矣蓋臯陶雖有功畢竟汝出其上故也○禹美臯陶之德而曰惟帝念功功從德裏見出舜美禹之功而曰予懋乃德德從功裏見出此二節意相首尾文法亦互見時此節與禹讓臯陶節應有釋茲允出意在內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時舜以初所得於堯之訓併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者盡授禹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上言小人之道心非是兩箇心但看所發如何就人身上發者謂之人心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逸之類是也就義理上發者謂之道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發皆中節之類是也○如喜怒哀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是乃道心○飲食人心也非道非義萬鍾不取道心也人心只見那邊情欲利害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人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謂之危固未便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至凶咎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必善而

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人心依

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嗒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天下之物精細底更難見那人心便是籠底且如饑渴寒煖便是至籠底這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正如清水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

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時危者如登千仞之崖欲墮未墮此時回身斂足尚可求安少加奔逸則墮坑落塹軀命不保微者如電光閃閃於雲際犀角一點之通天最難識認少不照顧則汨沒不可見○人心如目之欲視耳之欲聽之類未便私也而易溺於私故下箇危字危者搖杙之意非便不好的道心如視聽一發於義理之正固是好的然不容易得他全體昭明如此故下箇微字微者幾微之意非是全無小人心是血

氣做成道心則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理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故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惟精是要揀得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責於惟一精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五

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時精者就人心中理會出道心來○於吾心念慮萌動時節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爲一身之主而不爲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爲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矣小問既曰精一何必二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小註看允字

畧輕飄了此句雖就見成說然允者實也實能執其中也時道心中而已矣所謂天命之性也過與不及皆物欲所生非天之命皆失道也中而曰執執而曰允執以見非精一之至而有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於過不及之歸矣小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任日用動靜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便是這箇道理○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爲無不合乎中矣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五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時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之說道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於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攷證駕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畔古道清國是汝宜絕之而勿聽焉用人之謀畫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於衆論之同然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人情違公論

汝宜拒之而勿庸焉。小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也。時此亦執中內事。提出言之者。以其足以妨政害治。故欲禹尤加謹焉。○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稽於古則已然之中在焉。謀合於眾則同然之中在焉。○此帝好問執兩端而用中之心法也。古者帝王聽政使公卿大夫至於列士庶人。瞽史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言考古謀咨眾者。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也。聖人不難於舍己從人。若言不考古則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五五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時舜於禹既教戒之至此。又深儆之。秦憂言民之悅服也。畏言君之警懼也。戴者道立而為民之表。眾則效而尊戴之也。願亦謂眾願眾於君。或願望之。或得所願而內愛外戴之。變文也。然其所愛所戴。所願者皆謂君之道德。非以位言也。時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三

三五六

上起下之辭，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敬修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實也。敬修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在內。此三句應可處，非君說困窮二句應可畏，非民說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福，或召兵，以見所係之重。朕言遍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秦上文汝終陟元后，用一終字，見今日尚是總師也。自人心惟危，至天祿永終，便承陟元后，說不與總師相干。解朕言為朕命，不指人心惟危以下之言。且云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若是受元后之命，而不復辭，則禹未嘗辭元后之命。若是受總師之命，出好與戎之語，甚無謂。且突出此語，與本節文氣不相連。愚謂此二句，蓋帝語畢而下寧之辭。曰不再者，見當聽而識之也。言字與口字應還從時說為是。○自人心至永終，這言語都是造福之言。故曰惟口出好，若反是而立言，則存心出治聽言處事都非，而眾叛祿終矣。豈不是興戎。○朕言不再云者，若曰好莫過於此矣。汝欲使有好於爾邦，則力行朕言可也。小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罕

三五三

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為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令義理益明，敬戒益至耳。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秦上文數節，都是說他日陟元后事，其詳於陟元后者，正為今日總師設也。故禹復辭總師之命。○讓於臯陶，既不讓命，故曰歷上有功之臣。○木榦曰：枚枚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上人人而卜之也。時功字包德在內，如惟帝念功之功，秦惟吉之從，謂從其吉者而使之總師也。曰惟則不必拘於我一人矣。○小古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秦志字重看下詢謀鬼神兩件，都把志作主。同是此志，時依是依此志，從是從此志。鬼神即龜筮之鬼神，其依在協從上見。○小人謀鬼謀雖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罕

三五三

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心爲主時蔽志是人謀命元龜是神謀二句是泛言官占之定法朕志先定固已合官占之蔽志而况衆謀僉同則又盡乎人謀矣龜之從者固已合官占之命於元龜而况筮從則又盡乎神謀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應小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重吉者時言一人既吉即當從之不可更枚卜而待其重吉於他人也若得吉於此而復求習吉於彼則反惑而莫知所從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望

三十一

非卜法矣秦舜之在堯時禹之在舜時都是第一箇人品堯舜禪位須是此兩人故堯典無卜舜之文而舜之卜禹亦無所見不知傳及諸家何據以鬼神依爲已然事耶經文其字既說不去而惟先蔽志昆命元龜重志輕龜之意又發不出惟朱子說載於時說中者深得其旨今存於左時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祐龜筮協從便自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又曰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

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禹到這時無可解說但拜手稽首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曰惟者見非他人所能與也秦惟汝諧內不當用居可愛之位等語此是陟元后事傳中元后之位四字不可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望

三十一

時受命於神宗告攝也率百官即總朕師也若帝之初即觀象祀神覲臣事率百官攝位之體統君帝之初攝位之行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時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小

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指其君長則曰有苗以種類言則曰三苗時昏迷不恭乃為惡之源下數句皆其流所謂罪之可伐者正以此奉辭即惟是有苗二句心不一則未免互相疑貳汝尚一乃心同以伐罪為念力不一則未免互相退縮汝尚一乃力同以伐罪為事○一乃心力一語簡而盡甘誓至費誓凡誓師之言其理不能出此也夫以禹董師益為佐合羣后濟濟之衆而心力不一猶不可以成功况其他乎小其預期

之辭時有勲不必誅之只是正其罪而使率教命也○此上古征伐見於經之始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小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時禹

之徂征不在勦滅其類但欲使悔悟而服其心耳故必有文告以先之而此云逆命是逆其文告之命也小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句而力未足以成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欲尚德而不尚力也時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無遠弗届也二句只一意不可開了○滿招損謙益只以陰陽之理泛言益進而得夫既生之數者謂之滿然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然陽之穉者必長而陰之穉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天道者盈虛相禪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而不容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陰陽之理滿則不能復進故招損謙則足以有加故受益時乃天道凡人事皆不出於天道其盈虛消息一一然矣秦滿招損十字為一句損字益字處各為一讀招損受益若把陰陽發洩盡了天道便難說宜渾淪含蓄些天道兼理數而言天道之下方補出人事來不可將人事與天道混說小以禹不滿假不

矜伐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蓋兢業不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實之欲其謙之益勉也○號泣於旻天呼天而泣也於父母呼父母而泣也時滿損謙益重謙一邊負罪引慝非親之罪親之慝也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其供子職必有事故曰祗載夔夔齋慄見瞽瞍之容也至瞽亦允若而謙果受益矣○至誠不指祭祀時孔注誠和也誠感物曰誠此朱子訂定之

滿招損謙受益者則可見天之德以謙為主矣所以帝初不得於親之時而一味反已自修從往田至齋慄無一日不是誠實的謙德此正與天道昭合處後來瞽亦允若而帝之受益良多也以此看來凡人誠感物而到極處謂之至誠這至誠便可感動天神况此有苗其不感動者耶今日之事退而修德以動之可也何必威之以力乎○說者多將此段分三截看似碎經文又逐節補有苗意不知經文至段末纔見有苗二字也○班字從還字

訓時班師當請於帝經雖不具可以理知○帝命禹徂征而益以為滿乃招損不如謙之受益益欲還兵修德而禹拜昌言帝敷文德從如轉圜聖世君臣真所謂躬直無面從而舍已從人者也○小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見君臣同心○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時文字對武字看仁義禮樂之類皆謂之文德舊謂不事威武便是誕敷文德非別有所開大也意謂舜德已極不可復增耳聖人之心正不如此其自視

常虛其視道常無盡故德已至而益修敷已徧而益廓也豈無增益之理小武舞執干文舞執羽朝廷閒暇自然而非故如此時舞干羽是虞庭常儀執干者舞於賓階執羽者舞於阼階乃文德中事但不可作敷文德之實七旬從班師日計起僅七旬耳上言三旬著其久也此言七旬著其速也有苗格乃誕敷文德所致却不可說因干羽之舞而來○夫益勸禹罷兵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卽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爲是就依他的言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亦有感於益之言於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德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爲念這時節朝廷清宴恬然無事惟有執干盾的與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於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届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來格益言至是驗矣○方六師之臨也苗知罪之在已而不自容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之擾三級而向禽鳥之居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至安班師置苗之罪誕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吳

三百卅

敷文德如天之蕩蕩有時雷雨交作百物振拂及雨止雷罷而益見其清明苗遂來格德動誠感豈不信哉秦舞干羽句屬上文七句屬下文傳中有苗之至適當其時似非特禹謨一篇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所見知者此耳小一篇之中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發明究竟克艱之旨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一大節中其綱領在后臣克艱後一大節中其綱領在人

書經彙解

卷三

虞

大禹謨

吳

三百卅

心道心二者皆於心上用功必能致察於人心道心之間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於形氣之私則人心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於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必勉而能之者矣時此篇與二典相類蓋三聖相授受乃隆古一大事三篇備三聖之事也臯陶益稷記言而已○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分篇以簡褻重大而分血脉實相連文勢自相接

書經彙解卷四

小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據於此之前也時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謨謨以禹為主

也臯陶中有禹而篇名臯陶謨以臯陶為主也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

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秦允迪厥德虛提若論其實則下文慎厥身修思

永乃允迪厥德之功而知人之智安民之仁乃德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一

三十五

之實也○德字輕允迪字重而允字尤重或謂謨

弼屬臣明諧屬君然玩下文庶明勵翼語此說似

非時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

失○為君者誠能實踐其德而無一毫虛假間斷

則其臣知君必樂於聞善而所以為之謨者有知

必言有言必盡剖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

又知君必樂於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以柔濟剛

以可濟否協心相輔無有乖忤而不諧者矣小禹

臯同列之際或都或兪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真

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兪之不合則吁

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語

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秦

傳訓下節都字為嘆美其言而次節則訓作美其

問也何居小註為優時慎字只管至身修不曰修

身而曰身修工夫全在慎字上思永即慎修中事

一串下秦凡曰修身者修字重此曰慎厥身修則

是慎其身之修而不敢忽也慎字重於修字遠矣

○思永雖是慎修裏面事然却最緊要慎字不足

以該之故特拈出為言○或謂傳中言行之說求

之前後都不相貼不必入講可也愚意不然前面

允迪厥德這德字可說言行了後面知人安民這

兩事非言行如何見得中庸言世則行世法從本

諸身來禮記說身過動則民作辭過言則民作則

凡論君身則言行可以該之傳未為非第以言行

字眼入時稭中便不雅觀傳以義理明經而時說

以稭文摘傳故所見不同也時天下國家之本在

身是以修不可以不慎而思不可以不永如漢文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二

三十五

帝清心恭儉庶幾知修身矣而學以寡過為足民以休息為期是不思永也故帝庶幾無言之失不免為淺近之謀然無愼獨正心之功是愼修之未至○無言之失究其極非聖人不能也言行安從出哉愼獨則無失矣小停者篤恩義叙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時停叙者停厚其恩義而不失其親疎之倫也勵翼者奮勉而翼戴之也秦惇叙九族是工夫重惇叙字庶明勵翼是效驗重勵翼字惇叙是愼修思永內事提出言之者家最難處不是恩勝則流便是義勝則離而庶明之觀望正在此若非愼修思永之君如何能惇厚以叙九族使義寓於恩之中但見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又奚有于庶明而足以感動回結之所以置此一句在中間正是愼修思永之實際而庶明勵翼之根本也○通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應允迪厥德時庶明勵翼謨之所以無不明彌之所以無不諧者此也秦邇指身遠通國與天下茲指愼厥身修思永之語言我所說的身甚邇也然至庶明

勵翼則四海九州之事只消這庶明之勵翼做出去是這邇不止于邇而可以推致于遠者正在此愼修思永之語也傳要奏修齊治平一段語乃云庶明勵翼而國治矣經文似不以庶明貼國說且修齊治平四者平鋪亦非經文只重修身以平天下○兪者然其平天下果在于愼修思永也○禹皋陶答雖都指君道却是在帝前泛說而使帝聞之泛言君道而聞之于帝便是謨不必陳言于帝帝有答辭而後為謨也下文放此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時二在字言吾前所陳之謨其要歸於二者而已非又在知人又在安民進一步之說也○自修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也目修身而推知人則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也此兩在字之意○初曰在茲則天下之治在身而已至是又曰在知人在安

良此身既修又須知人以求其輔安民以廣其業也。此說與前說異。前說知人安民在身修之中。此說則謂在身修之後也。雖與傳推廣之旨合而前說為穩。○知字安字活都重君一邊莫把安民誤作民各得其安。○吁是嗟嘆此事之難。傳中未深然之說未安。時惟帝其難之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其交盡之難。○知人則是哲安民則是惠非推上一層非落下一層。秦知人據心說安民據政說原有次序故哲字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五

三十三

主心惠字主政官人是用賢事民懷則是政成化行事對待中自有流水意玩能哲而惠句中中間用一而字自見時哲者知之明也能官人如德大者宜大德小者宜小庶官各得其人賢材各盡其用也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惠者愛之溥也黎民懷之者能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以民之不能忘也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孔壬舊說為甚佞而王荆公則訓為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姪娠之姪也傳亦

辨公之說秦有苗外夷也人官民安則彼自率服故曰何遷驩兜巧令非若外夷之比必當放逐者故曰何憂何畏言本之以安民之實心而又有知人之哲彼必不能遁其情而一日處乎朝廷之上也。○巧令孔壬若指共工則與驩兜一類不應將三苗一句隔之泛說為是。○難之虛提自知人至孔壬方盡難之之旨黎民懷之之下未可補難意時禹之言此蓋欲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阜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六

三十三

采禹曰何阜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表彰厥有常吉哉時亦行有九德此總是阜陶亦言其人有德此總是權衡人物者秦行字去聲讀與傳中載訓行者不同總人之行大都有九樣德行德一也自人之有所得言謂之德自此德見諸行事謂之行小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秦亦言乃言兩言字相呼應重看此二句

緊連時亦言句輕乃字重看采采二字連說人固
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實總言人之有德
者不可泛言有某德而已又須詳求其行事之實
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
名實不爽矣夫以德求之又以載采采定之則人
豈患於難知哉小九德凡十八種每兩件一家闕
合將來時栗木性之最密者也寬洪者易失於疎
濶栗嚴密也○柔和者或流於頹靡柔而能卓然
自立則不過柔○柔而不立愿而不恭鮮不為鄉
愿之同流合汚闖然媚于世矣○愿信厚也恭者
矜莊之意莊以持已則愿而不自失小橫流而濟
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才過人者患
于恃才而不敬○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
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特治
才而敬畏此最不易得○擾與柔愿類而不同擾
是為人馴順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毅則為
媢阿軟美矣○簡易者或過於坦率惟簡而有廉
隅分辨則不太簡○簡易而有廉隅中有王而外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七

三百五十三

有守非徒簡也小剛疆相近剛是性疆是志時塞
以心言義以事言冀缺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
不免剛健而篤實斯為美也疆而義勇而合宜也
○九箇而字與命變典樂章語意不同蓋彼言教
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
然也○先儒謂自寬至疆皆所稟之性自粟至義
皆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秦寬中有粟方是寬之德
不然則不成寬矣下八句倣此時彰謂見於行而
有可指之實即所謂采采也有常不變乃為君子
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偽未可必
也○言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九者或獨擅乎
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於行事之間而灼然
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為成德之吉
士哉小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
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立政曰庶常吉士則
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也秦
亦行有九德提端說亦言以下有三意都屬知人
看時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此知人之要也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八

三百五十四

人有德而無偏然後為成德觀德之成與否而人
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有德者又貴有
常勉於暫不能持久亦不足以言德此又知人之
要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小既論知人之事因言觀人之道秦宣謂體之於
身見之於事甚顯著也時嚴祇敬三字適用工夫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九

三十五

在嚴字秦謂嚴畏以祇敬其六德也嚴字著九祇
敬是見成語○宣三德嚴祇敬六德應彰字而日
字應有常○宣三德纔謂之有三德嚴祇敬六德
纔謂之有六德日字另是一意傳先提有其三有
其六將日字帶宣嚴字而云使益以著使益以謹
反把宣三德嚴祇敬六德各分為兩層而日字意
不能發揮矣時宣明其三嚴敬其六皆以已成之
德言日宣日嚴只見其有常耳非進其未至之意
宣必嚴嚴必宣互見也小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

謂時夙夜應日字浚明應宣字亮采不言夙夜省
文也采者諸侯之事也秦浚明平言亮采串言亮
采有邦是錯文人或有每日宣明三德者這人品
必能浚治明顯有家之事而為大夫矣人或每
日嚴以祇敬六德者這人品必能明亮有邦之采
事而為諸侯矣時此泛論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
各有所宜未然事也因言用人之道在于翁受敷
施翁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
也○翁受敷施串說合而受之凡有德之士都搜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阜陶謨

十三

羅收取分布而用之於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
或為小臣量材受職無有不當也秦九德應上節
九德事字應上節采言此時九等之德咸有所
事事而實用顯矣時三德六德蓋以多寡之中見
其餘八九者多之至六德則于多之內舉其中一
二者寡之至三德則于寡之內舉其中中間四五
不言可以意會故總之曰九德咸事言人君兼收
並蓄則士自一德以上皆無不得以自見者矣九
德以德言俊又以人言秦俊又是通套字與孟子

俊傑在位之俊傑同自一德以至九德之人皆可云俊又千八百人之說不必用時惟九德咸事故俊又皆不在野而在官在官則為百僚矣秦師師從俊又來時群賢在朝則同官之僚皆同志之友有技若已有之彥聖其心好之此所以師師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者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交益焉踐履相關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於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十一 三三三三

乎多無不切于反觀而憂其所不至非聖世群賢合聚何以有此○惟時撫于五辰作一旬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撫撫循之撫順而不拂也秦五辰若直訓作四時便與上時字相軋還訓作五行兼氣質而言古者行政禮樂工虞教養之類定是以人事順天道不是因五行之質則是因五行之氣小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版隲所以

撫土辰也秋為徒扛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歛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秦翁受以下雖一氣貫至未然九德咸事連上句重咸字俊又在官連下句重俊又字時說多把此二句相連非是○撫辰則夙夜浚明亮采之責盡矣績疑則功著于家邦矣時師師虛撫辰實故庶績其疑只帶撫辰說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十一 三三三三

○翕受敷施則知人之哲在其中至于庶績其疑則能官人可見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小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惟戒逸欲而存兢兢業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圖之時事之日闕聽覽者雖有限而

幾之隨事而生者實無窮則耳目之所不及心思之所不到識慮之所不先而為吉凶禍福之所隱伏者寧無有萬而其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不兢業聖人戒慎恒先于事故明常炳于幾先而無不及事之悔也○無教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以例其餘也小曠非無人非其人也時庶官即上百僚百工天工即上庶績人即庶官也小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為之也一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皋陶謨

三

官曠則一事闕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時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之由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于逸欲知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庶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知人之道盡矣歸重在人上以終知人之意秦教是君教之曠亦是君曠之兩段都重在君身上非上言君而下言臣也然上段又起下段不是兩截小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

庶官而已君雖兢業官或曠廢亦危亂之道時天工即萬幾庶官所與共圖萬幾者○自其伏于隱微曰幾自其原出于天曰天工如下文叙秩命計皆是可見知人正為安民計○亦行節言知人之哲日宣節言能官人此節則原人不可以不知意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皋陶謨

三

時此下二節言安民之事此節正陳安民之謨而下則推原民之不可不安也○天叙以下是敘天命以下是政天叙四句天命四句泛言典禮命計出于天而寄于君至和衷懋哉處方著工夫講○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叙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小天叙便是自然底天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時君臣父子等位不容一毫人為做作皆自然次第故曰天叙凡五倫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

所秩○舜典五禮既以爲吉凶軍賓嘉則此處豈宜異解且曰五禮曰五服曰五刑必從古來有其目矣吉凶等五者之禮不出人倫中相接之節文也○小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制度文物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時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自由也用也○秦五典須是條教以勅正之五禮只消用之便了故曰自五典中人怕的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五

三五十三

是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故曰惇人于五禮而不能者不是過則是不及此乃無常儀的也故曰庸時五典天之所叙但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而厚者不能不薄勅正之使此五典無不惇者乃君之責有五典則其間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便各有自然之節文此乃天之所秩但人不能不失其常須有以使之不失其常此亦君之責○言勅我自我以見其責在上寅以心言有躬行倡率意恭以事言有勞來匡直意同寅協恭和衷者乃所以盡惇

庸之道也君以天之心爲心臣以君之心爲心上下一德一心以和民之衷使典禮惇庸不異于天之叙秩也衷字卽典禮和字卽惇庸○不曰典禮而曰衷見典禮是民所秉執之常性由中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庸之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秦有德有罪之有與前有典有禮之有微異彼是原有之有益固有之意此則有無之有而已○小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子男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六

三〇七三

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于天子○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君各盡其責故同寅協恭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是衷者爲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戾是衷者爲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

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刑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于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時章用全重在兩箇五字上見他輕重不紊這便是人君之政事須與所用九德之臣共勉之勉則當否則僭僭則所加非天命天討乃一人之私重言懋哉見不可不慎之至也小典禮教化也服刑政事也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至是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七

三百五十二

時惇庸師道命討君道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此四者亘古來缺一不得○全要見安民意蓋安民于衰世以厚生爲急安民于盛世以正德爲成二段雖有政教之分其實政即所以行教也總來只是一個正民之德○臯陶論知人安民一一根本修身故于知人中及于兢兢業業安民中詳于寅恭懋勉論治道何嘗離得君身秦以上是從傳及諸家編次然中間不無可疑者並存于左以求正○兩我字都對天字說緊帶五典五禮若曰雖叙秩

自天實乃我之五典五禮云耳如此則我字當通上下言之而傳乃專指君說既以我字專指君下文如何又說君與臣同寅協恭取○勅我自我五服五刑四句都頂上天字說來傳徂于二我字故把前二句指君說後二句實泛說未嘗指君而時說又通四句都指君此皆于經文未安○天叙下民而有典是天勅教我輩以五樣典五樣厚道哉天秩下民而有禮是天用我輩以五樣禮而有常德哉然天却不能使我輩惇庸須是君與臣同寅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七

三百五十二

協恭和衷哉天子那有德之人而命之是五樣服五樣章彩哉天子那有罪之人而討之是五樣刑便是君之政事君當與臣懋哉懋哉○惇典庸禮章服用刑分明是君事而乃一一歸之天者正要說君道莫非天道以應天工之意寅恭懋哉纔與人代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皋陶謨

九

言五十四

小此因上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之理。秦此發明上文之意以見民之不可不安也。○朱子訓有物有則曰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故經文不曰視聽而曰聰明蓋以則言即指上文典禮也。○觀此節兩我字之義則上文勅我自我亦可以意會矣。小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時天無心心皆在人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

總之則便是天。秦言典禮民之典禮也而吾以為天叙天秩者何也。蓋天之聰明無所見自我下民聰明之德而見之民之虛靈不昧良知良能即是天之聰明處也。服刑民之服刑也而吾以為天命天討者何也。蓋天之明畏無所見自我下民明畏之心而見之民之是非不爽共好共惡即天之明畏處也。這民即是天所以說達于上下言天民非有二也。時敬哉有土是倒句言有民社者不可不敬也。敬字重民說。○惇典庸禮寅恭形于教化之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皋陶謨

十

言五十六

實而不敢拂乎民之性命德討罪懋勉見于政事之施而不敢違乎民之公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而安民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時惠可底行者知人安民乃君道當然不徒可言而實可行也非自誇之辭乃望帝办行之意。○皋陶望帝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知人安民兩事皆順于治理可致之施行禹與皋陶同心遂應說

汝所言誠當理若致之于行必有成功行知人之謨則師師其疑之績可致行安民之謨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皋陶因禹言惟帝其難之故此特言朕言順理可底行禹兪之而曰乃言底可績亦照前能官人黎民懷與三凶不足害治說績字對行字皋陶謂可施行而已禹即許之以為可績故皋又曰予何知績哉惟思以哲惠之事日贊帝以成之而已。小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時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贊襄又應底行上去。秦傳云以成其

治未免又說到底績上去不若時說成惠哲之事
為安時前曰日宣日嚴又曰一日二日至此又曰
日贊有惜時圖治之意小臯陶發明知人之謨尤
覺詳于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為難事而知人
為尤難必明于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于言
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
而至于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
惟恐人君不知敬懋而至于褻天玩民益以人君
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抵歟時禹曰德惟善政政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三

書經彙解 卷四

虞

臯陶謨

三

三

書經彙解卷四 終

書經手錄卷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秦庶鮮食子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慈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時亦對臯陶而言昌言要玩帝有味于臯陶之言
也小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便禹亦如
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問無窮之心也時禹說臯陶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允稷 一 三四三

所陳治天下的道理已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
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自今以往當每日孜孜
然勉力不怠以盡所當為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
忘亂已安而忘危也○予何言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也孜孜正是克勤于邦之實曰日無一日不勤
也秦日孜孜是禹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兼君臣
說者似非○日孜孜者行也行與言反對時能日
孜孜矣則無待於言可也秦洪水已見堯典此云
昏墊異于其咨者因昏墊而後其咨昏墊害之實

也其咨不堪其害也昏者蹙蹙靡騁之意時輔丑
倫反板置泥上也櫟力追反木林人舉以行也秦
隨山刊木只為通道路隨字即帶在刊字上不是
兩件時這時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遇
有樹木蔽塞則斫伐之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
可加○民無所食益教民網罟漁獵進眾鳥獸魚
鼈之肉于民權使他食之以克饑○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曰畝倍畝曰遂畝注于遂遂注于溝溝注
于洫倍皆如之洫注于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注
于川○畝澮田間水道以川為脉絡者也水淫畝
澮不出田之患也川以海為都者也不距于海則
有侵畝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
川者距川血脉流通如一身焉小大水決而有所
歸小水澮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
澮畝澮不能除水患秦艱食即是從播得來者此
句在播字略讀謂暨稷播種五穀而進此庶艱食
鮮食二者于民也以初播得之甚艱故曰艱食惟
艱食則此食尚未充故又須兼鮮食傳得其旨時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二

三百五

說謂進此鮮食于艱食之民則與並事何異且播
字要他何用○艱食非一種鮮食非一物故各以
庶字冠之小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
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
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
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
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
稷授其方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
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秦上面說播
奏庶艱食鮮食下兩說烝民乃粒中間却是懋遷
有無化居益奏庶艱食鮮食之時烝民尚未全粒
食也惟懋遷化居則農耒相資而宮室衣服器物
皆有所資所以說烝民乃粒懋遷句最擔力○孟
子謂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可見懋
遷化居正是田家事正屬稷所管理禹不過命之
耳與益無干○自予乘至化居是兩段兩予字兩
暨字作眼下一句總承○乘四載隨山刊木決川
距海澮畝距川是禹事故用兩予字奏庶鮮食是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三百五

益益字與前予字對秦庶艱食鮮食是稷稷字與
 水其所為皆承禹命禹不自居功止云暨若曰予
 初為某事及益又為某事予復為某事及稷又為
 某事云耳小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
 乃字秦乃字正從兩予字兩暨字生來言予既如
 此辛勤及益稷又如此辛勤而秦民乃得粒食不
 惟無所事于鮮食而艱食之苦亦免矣假令只予
 一人何以成此功哉此乃禹之不矜不伐處○作

人君以此存心而復墮之慮益深人臣以此存心
 而保泰之謀益至豈不可師法也耶秦昌言二字
 首尾相應帝本望禹昌言而禹曰予何言則不敢
 以昌言自居矣然卒歸于可師之昌言雖欲辭之
 實有不可得而辭者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秦上節都字實落處在予思日孜孜此節都字實
 落處在慎乃在位似皆與臯陶謨都字之義同○

又二字申看時秦民二句雖平然作又實承乃粒
 民既足食紀綱布而教化行也小臯陶問禹所以
 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以答之
 意在言外也○益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
 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
 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
 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時師汝昌言兼君臣在
 內益禹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
 意責難之微辭莫有過于是者此所以為昌言也

將這一心常安在天理上而不為外物所搖這是安于所止立應事之本的工夫又當審于幾康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秦安止是格致誠正事幾康是修齊治平事分明兩截傳訓安止云動靜云為各得其當則是安止統言幾康而幾康即安止之實矣夫事至物來幾康工夫乃見而靜中作何氣象且不安止于平日何以能審幾康於臨時乎但時說亦有合傳者姑存之以備覽時人心之所止而欲安之在虛空中無處撈摸須就事物上理會故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六

三、五二

安汝止以心之應物言止在事物而所以安之者心也惟幾惟康正是安汝止工夫小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之謂幾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看破便幹轉了幾動不差然後有討安穩處康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愜處也○惟幾是方主意去為此事時審其是否惟康是方為其事時省其安否若事已成而後省亦無及矣○惟幾則不輕動惟康則不苟成一惟字重看幾康申說康字應

安字秦傳審省二字不是訓惟字惟字之義與下惟動之惟同審幾而後能省其康故當申說不是審幾則自然康也康不但應安字統安止都應了省其康則必康而所處之事與心中所安之理脗合矣○事理精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或我以為已析其幾而其中猶有幾之未析者或我以為已當于理而其中猶有理之未安者此則在輔弼者梗直耳直玉言說根幾康來然能正事而格心之道亦不外是矣○這直是君道少有不到處便盡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七

三、五二

言無隱然不是安止幾康之君如何知此直之為是而容之時禹意在責難于君上秦動根幾康與直來已既幾康而弼又直則是惟不動動必有以即乎天理之安合乎人心之公而無毫釐之差故不應後志動字內含幾康不可說幾康屬已一邊動屬民一邊不應人人皆應也後志比不應深一層說時後志帶不應說甚言之也○吾志在于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興事不待勞來勸相之已加吾志在於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條教章程

之已布○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圖度之謂也
秦以昭受上帝緊接不應徯志重昭受字民歸即
天與這不應徯志正我之所以昭明受上帝之眷
處當是時天其申命用休乎其字是期必之辭時
申命者前已得天眷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于帝
躬也○安止幾康弼直謹位之道盡矣惟動以下
得人得天治可保之于無窮然則位其可以不謹
哉故曰推所以謹在位之意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八

三三九

小鄰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
以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臣當親近我而
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
曰鄰哉臣哉時臣字從弼字生來鄰字從直字生
來秦臣鄰雖從弼直生然要歸到慎乃在位上上
節安汝止以下是發帝當慎乃在位之意蓋責難
於君也此節帝遂嘆汝臣即我之鄰能為鄰乃為
我之臣見我之慎正資汝弼之直也時要得反覆
咏嘆意凡咏嘆皆意在言外若直言則非咏嘆矣

○禹兪之固其相契之深而亦見其自任之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時語相須之至孰有如股肱耳目之為用于心腹
者乎○鄰就比閭言有一家相倚之義股肱耳目
就形骸言有一體相成之義然非二事正見臣之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九

所以為鄰者不徒比閭而在一體也○左右有民
以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友以政
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宣力者勵精圖治之事也
翼即助此左右之事為即為此宣力之事也○宗
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雖各居其一虎取其
義雖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宗彝祭祀
所用刻虎雖于其上取其孝者取祭祀之孝非取
虎雖之孝也秦雖音位似猴而鼻仰雨則自懸于
樹以尾塞其鼻齋音止秩音執縫衣也納也小五

采五種萃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爲青赤黃白黑也時卑謨五服與五刑對主諸侯卿大夫士言之益稷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衣會取輕清之意裳繡取重濁之意未施于繒帛者爲采既施於繒帛者爲色其實一也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明非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彰有德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察治忽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十

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五言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小五言卽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納采詩而納之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時以出納五言與以五采句文法相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忽必以所出之五言而察君德以所納之五言而察民風其文勢正

該如此非倒句也汝聽者傾耳以聽之治則保其成忽則更其化也秦六律五聲八音統言樂也出納五言樂中之詩也予欲聞樂察政把這樂中之詩而察之也以字與以五采之以都著力時觀古人之象以制章服播五言于八音以察治忽二者想舜當時之所正有事者故詳言其意而付其明聽之責于禹也章服之象想上古有之而未備故舜采取其意定某某會於衣某某繡於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耶五言蓋卽九叙之歌太史之所采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十一

三五

而韶樂之所以作也于時正將以播之樂而治忽于是察焉故因以命禹夫九功惟叙九叙爲歌極治之所成也又何治忽之察耶此不知治忽無常成壞相倚一念之怠一事之不終而忽之端兆矣非聖人孰能察之于微而謹之於始哉秦時說五言止于九叙之歌是遺却出字了無常相倚之說又把治忽說在樂之外不知這治忽卽在五言中見得是已然事非未然事蓋是時世雖極治樂雖寫其太和而帝心常恐樂有未和原於政之忽故

倦倦命禹察之此所謂堯舜猶病也作厭禮也
 六律五聲八音樂也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
 民氣和洽然後可以興禮樂也○汝翼作肱汝為
 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舜以臣鄰命禹見
 君臣之忌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
 汝翼為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敬
 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饑臯陶
 奸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
 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
 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
 時通節皆要就保治上說言昔非不治也予求治
 之心無窮尚欲左右有民而汝其子翼焉餘故此
 如此說方與慎位孜孜之意相合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秦予違汝弼是正說命之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是反說戒之也汝只當如此不當如彼者正所以
 欽敬四鄰之職也此句是申上文時說多謂汝無
 以下是一反一正之文則首句與末句犯重了○

此節比上節是深一層文法違字從上文四欲字
 說進一步弼字從上文翼為明聽說進一步言不
 但敷教施政制禮作樂賴汝翼為明聽也予身有
 所違汝當弼之汝無得面從後言若此者正是汝
 之欽四鄰處蓋予之政教禮樂以身為本而汝之
 作朕股肱耳目以輔予身為實功也而從後言要
 說得細若似後世獻諛以媚君以上以要名豈
 可加之禹乎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為股肱耳目
 至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聖人
 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舜
 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
 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
 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如此時
 臣盡其直則君免於違面從後言則不直矣不直
 非所以為鄰也○玩上文首曰臣哉鄰哉即繼之
 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
 既於經有據又見四鄰之責在禹一身之意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
威之

時上以四鄰之欽專責之禹而此則欲其重正庶
官也庶頑讒說乃當時已用的人面從而後言
者也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之列也秦或訓
若為如則此句是活辭矣然上文既有庶頑讒說
下文不應以活辭接之若還訓汝即指頑讒之人
說為是○明者表暴之意使之射而不中或中不
能多彼之頑讒纔得顯者雖欲覆其短而不能于

書經彙解卷五 虞 益稷 三百六

此亦可見射之精微而非可以一藝視之矣時頑
讒若不在時帝先已洞燭之侯以明之蓋射以觀
德使不肖無所遁其實耳小崇高也方猶等也高
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時記者受刑
之人存之心也小書識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
其恥恥則善心生矣秦捷記根侯明來書識根捷
記來欲並生總承上三者於其拙於射者既明其
為頑讒則扑捷以便記之既捷便書之薄籍用以
識此番之過凡此委曲教之無非欲其並生而已

豈經望於彼耶時只是要他懲創悔悟
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庶

世之棄人耳秦言謂頑讒之言即所謂五言也納
是工自納之於已颺是工颺之于小詩可見人
真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不類便能知之○鄭伯
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
蟲伯有賦鷩之奔奔叔向知伯有將為戮子展後
亡亦猶是也時颺與揚同時而颺之欲以觀其改
過之實也○時颺今日有所納之言今日颺之明

書經彙解卷五 虞 益稷 三百五

日有所納之言明日颺之蓋一人不止觀一次而
已秦惟時颺其言于禹故禹得據其言而稽其格
否也承庸威都是禹時若果能變頑讒為忠直就
當薦用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為過不必追
其既往若至此尚不改則是稔惡不悛終為頑讒
而已然後用刑威治之或迸諸四夷或寘之重典
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善良蓋彼既自外於生成
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須要抑揚重威之上方
與下節禹言有情小射侯以禮教也納言以樂教

也有恥且格欲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終不格與並生之心不獲遂威之不容已也時威非便是殺威之猶望其並生也秦此說與前說異而前說于下文爲便蓋威雖不專指殺說然帝之意以爲威之則難遂並生之欲乃不得已之辭也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時禹因舜欲以刑威乎人而啓之以德化乎人也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六 三三九二

光就德之發用上看王施於禮樂教化者而言傳中使字是設使之使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作一句見地之極遠黎獻是黎庶中素負忠直而爲賢者共爲帝臣者都願爲帝股肱耳目也此由帝德所致這時節惟帝時舉而用之耳舉卽翁受敷施○惟帝時舉輕言群賢畢集惟上之所用之無乏人之憂也小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

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秦將然之說未安時敷納與舜與敷奏不同蓋敷奏是諸侯來朝時述其平日之職守敷納是黎獻始進時敷陳其平生所蘊以納于上也庶指黎獻已用之衆言○舉用之道何如賢者始進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既進而於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七 三三九三

職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衆人職業上一一明試之其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不相背則車服以庸也○誰敢二句總承明德致賢而善用來誰字泛指在位之臣言讓有濟濟相師意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於威之所加也此中便有頑讒皆化而日奏有功意○帝不時對帝光天之下至以庸敷同句對誰敢二句小敷同猶普同時時指明德用賢言不時謂不

如此而徒尚威也則已在位者且彼此苟且朋比
敷同日進於無功讓善之美敬應之風不可見矣
豈特頑讒可慮哉見尚威不若尚德也蓋善用賢
總歸於德故可以德字總提總收○此節多可疑
並識於左○禹拜曰都帝予何言禹曰都帝慎乃
在位此兩帝字皆自為一讀此節云帝光天之下
當與彼兩處為一例若連下文則句法不順○光
天至帝臣即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意如何將
光字之上添個德出來○海隅以地言蒼生以人
言謂海隅之蒼生也今牽合作海隅蒼生之地何
也○海隅重隅字萬邦重萬字此二句相對都承
至於二字來其先蒼生而後黎獻者歸重在獻也
如何拆開把上句屬上文下句屬下文○其惟惟
帝兩惟字同都是只字獨字之義今把上惟字訓
思願亦未妥○時舉不時兩時字相呼應時舉之
時不止冠舉字連敷納三句都冠之不時正是
不舉不敷納三句也○此節意舉字及敷納三句最
重因傳增德字于光字之上而時說迂曲就之故

經文反多未勘破者○俞哉分明是歎而然帝之
言光天以下禹方增以已意以補帝所未及亦不
是不然帝言也禹稱帝而言說道帝言固是然子
又有說焉看這眼前光天之下極而至於四海隅
角之蒼生萬邦至眾之黎獻通共惟只帝所臣使
特患帝不舉而善用之耳惟帝是舉而用之始則
敷納以言既則明庶以功車服以庸那蒼生中之
黎獻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至此則彼頑讒之觀感
者固化于善而稔惡者亦無所容是予此說與帝
禮樂庸威之教可兩用而不可缺一也若帝不如
是則敷同日奏罔功曰敷同者該賢不肖言之即
賢亦化為不肖極言之也○上文帝意于不肖上
詳此節禹意於賢上詳○愚此說與傳及諸家都
不合然鄙見所及姑筆之以備遺忘耳固不敢妄
希知已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厥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時戒丹朱之惡正修德下手用功處秦此仍是舊說若以愚玩無若語意益知上光天之下句不可加德字於其端○丹朱做傲字是統言之傲傲虛之傲是專言之傲有廣狹之分小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罔晝夜頷頷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時所幹的事通不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三百四十八

廢規傲之益秦無若二字冠下文直至厥世方止予劓以下又承上另增一意此段意歸重在苗頑帝念上不是以已與帝相比方也言丹朱之傲其弊至於殄世帝固當無若之矣然帝之所當念者猶不止此蓋予昔創若是云云痛懲其惡而勤劬若此尚有頑弗即工之苗是不獨傲為釀弊而戒傲中亦未必盡無可慮也帝其可不念乎時呱呱小兒啼聲弗子言不暇以子為念也惟荒度句緊承娶妻生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度土功而謂之荒者合天下土而相度之也弼服建官句句要形容急急不暇自逸意弼承二句即禹貢甸服五節事王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至於五千言到此數也至於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豈為觀美其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所行也○叙許多勤勞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然細玩來只是一箇思日孜孜之意度土功是烝民乃粒以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秦內而九州每州十有二師外而濱四海之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地每方亦咸建五長統言其制之詳也傳詳內略
 外乃經文餘意不可當正意看時蕃夷即五長所
 統○各迪有功謂各蹈行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
 紀也此句是形起苗頑弗即工當緊帶說若屬上
 文則禹自以為功且非懲丹朱之本旨苗頑弗
 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天
 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
 之心以為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時苗亦覆
 載中人未順遂損熙朝景象倘慢不加意疆場漸
 以多事而師長咸息厥功矣帝其可不念哉秦念
 哉以前合上節總謂格頑讒須帝自己做工夫不
 當求之頑讒然上下相承脉絡最宜深玩惟帝時
 舉四句是用人無若丹朱等語則據修身立說
 日奏罔功是中國已官使之人苗頑弗即工則據
 外夷立說蓋從已分內事言不但駕御人才是緊
 要而修身尤為根本自他人言雖中國之頑讒都
 格而尚有四夷之梗化可念說工夫則一步進一
 步說效驗則一步難一步此聖人立言之妙也小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洪水未平九功未叙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
 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
 功惟叙故也臯陶方敬承汝功之叙又慮迪德者
 息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
 迪德者亦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叙之後董之
 用威不容已也時乃功惟叙者即上治水弼服建
 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祇厥叙即上叙字是輔其
 所不及意迪德而有一梗化非所以成汝之叙也
 而其責則臯陶任之方施象刑正是祇叙處方字
 重看有將來未艾意秦施象刑廣說而苗亦在其
 中惟明明字擔力小註明示人微差時迪朕德三
 句答有功以上臯陶二句答苗頑三句舜當弼直
 之時而憂庶頑讒說禹當迪功之後而憂苗頑正
 見刑之不可已處方祇方施二方字緊相叫應舜
 以不親不遜者付司徒教之而以蠻夷猾夏付之
 士師則苗民不服正當施刑○予劓若時以下又
 言致治之艱以終前洪水滔天之說而以苗頑弗
 即工警動於帝使之念哉以終孜孜之義而帝乃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卽其苗頑弗卽工之言者刑之不可廢以終否則威之之說皆互相發明之意蓋謂非聖人之得已而亦可以見聖人不能外刑以治矣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鼓鼗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時此言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語實相應蓋以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之盛也小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以結典謨之終也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十五

○曼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時鳴球蓋編磬非特磬特磬總一樂之終所謂玉振之非與衆音遞奏者也小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琴五絃瑟二十四絃以詠歌詠詩章也管如箎而有六孔時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合止祝敔要看得分曉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繼作及其終則櫟敔以止之是謂一成特堂上絃石皆輕清而祝敔列於堂下故言於堂下耳小十二簧爲笙○郊特牲曰歌

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證此章無不合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曼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祝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絃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不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十五

同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時簫樂器其形參差以象鳳翼亦作箭箭有二音先彫切者與簫同卽象鳳翼者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箭杜預曰舜樂也色角切者舞竿也左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杜預曰象箭舞所執秦虞賓在位單言虞賓舉重以見輕也群后德讓蓋統言之虞賓亦在其中兩句八字四意都重若說作虞賓與群后以德相讓則不惟把在位略了而偏重虞賓那群后二字全無力矣似非經旨時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

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也虞賓與群后
在廷本是堂下之人何為不言于堂下而言之於
此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離如或享之虞賓群后
對越相讓蓋記其實耳鳥獸之感須在人後且元
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
須是樂成之後止可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即來故
舜作韶樂后夔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
以告於舜說道樂作於宗廟之中在堂上我曾屢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三

擊石音之鳴球搏拊絲音之琴瑟合著歌詠之聲
則樂音和暢無感不通祖考之靈則來格享帝堯
之後作賓于虞者來在助祭之位眾諸侯都雍雍
肅肅以德相讓焉在堂下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
樂初作時擊祝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櫟敵以止其
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鏞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
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
妙則所感無微不入雖無知如鳥獸聞此聲亦踴
躍然相率而舞動焉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

至於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太和
之極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未舞於
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感通如此雖由於樂
聲之和而孰非帝德之所致哉○迪朕德至來儀
以刑與樂對看以苗未服與鳳來儀對看○刑之
威施於苗刑有時乎不可廢而德未嘗不在樂之
和感於鳳德于是乎尤可驗而刑則備而不用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此又自為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作樂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三

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于後亦非一日
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
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
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時凡尚書
語助之于皆作于作於者皆音鳥嘆美聲如黎民
於變是也○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磬有特磬有
歌磬有頌磬有笙磬有編磬特磬總一樂之終玉
振之是也歌磬與歌相應者也頌磬與鏞相應者
也笙磬與笙相應者也編磬有玉為之有石為之

玉磬卽鳴球也○擊石拊石隨其大小而輕重調之正見其和處獨舉石聲見難和者既和則八音之克諧可知矣秦史臣記此節與上節並不是複語乃進一步文法擊石拊石舉難以例其易也百獸從上文鳥獸與鳳來然曰百則不止於鳥獸與鳳矣庶尹從上虞賓群后來然曰庶則不止於助祭之賓后矣不言祖考者亦舉此該彼之意小前先言祖考虞賓群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天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小舜之治至于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來天於

已人事之盡卽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微勅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時帝舜之時天下旣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云云秦時貫動靜而言幾則事物初來意念初動之際耳勅天八字語意甚緊謂勅戒那天命只在這時與幾也兩惟字要玩○此二句且泛說不可因下率作省成專說君而遂以此爲專說

書經彙解 卷五 虞

益稷

天

臣也時勅天二句甚重後歌意皆由于此惟時惟幾卽勅天工夫○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喜對惰字看股肱不喜則元首不起輔佐不力雖賢主不能獨運以成功○喜是人心悅境精神浹洽欲罷不能故踴躍趨時而欣然圖幾也下二句承此言以勅天時幾貫秦百工以功程言百官在前一層玩傳自見○念哉是欲帝念已下面語非欲帝自念其言也時念哉管下二欽哉率作字

不連與字看陶意在興事而所以興事在率作與事即喜也此在人君率作之蓋言總率振作群臣以起事功也○慎乃憲是率作中事率作句重慎乃憲只帶率作句講秦傳中曰當日又以見經文自有主客其樂於興事三句專為慎憲而發不可因此遂把率作看輕了○乃字指諸臣說不是難辭時屢省乃成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銳於始者或怠於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必數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秦廢載歌是繼續以成帝之歌傳中義字似不必小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秦隳既是廢壞廢壞者成之反成則安矣故曰康時明良康與喜起熙字字要見相溺之意曰明見不貴興作惟貴坐照也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也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秦帝歌先股肱次元首而陶却先元首次股肱便

是相輔以成其歌似不必在六字上辨有謂股肱良則帝之所望于喜者在是矣庶事康則帝之所望於熙者在是矣此說得之時曰喜曰明俱是勅天以保其已成之治至曰起曰熙曰良曰康則是天命有常而治可保於無窮矣○又歌一段足成正歌之意吾所謂明非任苛察也所謂良非不精進也所謂康非不振作也若君以察為明而下侵臣職蔽精神役耳目如此叢勝則股肱效之而情焉情從良生名似堪夷實則懈怠也墮從康生外似相安內實傾圮也小前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勝之害事也時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代百官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志而持祿之士得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拜字重俞者納臯陶之所陳也管上率作至墮哉一邊往欽哉通勅廷臣不專指臯陶小九成之韶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益

稷篇作三大節弭災變盡交修達禮樂化頑讒定疆理成經制見格天之功以聲樂之和感人物由舜德如天地見配天之德君臣勅天作歌見畏天之心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

書經彙解卷五終

書經彙解卷五

虞

益稷

圭

書經彙解卷六

明後學

黃岡秦繼宗
武陵楊鶴

夏書

時禹貢在唐虞之際禹謨在虞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

書經彙解卷六

夏

禹貢

一

小書有六體錯綜于五十八篇中可以意會不可以篇名求先儒增而為十曰貢征歌範亦不足盡不可從也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此書多句為文而尤嚴于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証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時分州始于黃帝小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矣洪水堙沒禹治水復分別之時隨山刊木是二事隨山以相度刊木以通道路而後水上可矣

也○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直之脈絡即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之勢以為施工之序導岍四節即隨山之事也某山至于某山所謂山勢也某水所出某水所經某所當如何施工所謂相其便宜也秦隨山刊木與益稷同隨所至之山而刊其水道路既通蔽障既去然後可相其便宜而治水時說分為二事傳誤之也時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為奠奠高山大川者或界以山或界以川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鄭樵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斯言得之矣小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為各州之紀綱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工焉○下文九州所載田賦貢獻之異皆敷土而後其等始分也治水經歷之處皆刊木而後其功可興也史臣揭此三言于首而一篇之旨在是

矣秦敷土止是分為九州隨山刊木止為通道除障奠高山大川又是定九州界隔合之乃是治水初頭緊要事此後方開工治水時說逐句都以治水貫又三句雖是三事意實一連而時說却散言之俱非

冀州

時冀州二字正所謂敷土也小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

至太伾又折而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時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若書疆界于帝都等諸州矣今不言所以尊京師也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示王者無外也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治水當始于

碣石九河孟子云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之海蓋先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却方可下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汹涌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是甚治水如此既載壺口

小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做此秦曰載者以冀州之工始于此也傳云冀州帝都禹受命治水所始夫不辨地之高下止以帝都而即始其工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四

斷無是理上節小註已明時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此禹冀州之功所以于是經始也○既者既畢之既對下梁岐有畢此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即及彼之意下既修亦然小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紀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

之世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治梁及岐

時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關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蕪者翦其翳鬱與民種蕪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小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于河河莫險于龍門呂梁鑿關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天地之性也時載壺口治梁岐只重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五

三頁共

治河不重治山壺口在冀之西南梁岐在冀之西北壺口在下流梁岐在上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施功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故治之以開廣河道焉殺水勢開河道上下相關小匏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

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小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絲之功時太原在霍山之北禹蓋自北而南也有所包謂之至曰及無所包矣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冀莫大于河導河使入海次莫大于汾導汾使入河○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六

三

無汾水之患矣○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河焉禹急于河之大鯨乃在于汾之小觀此則功之成敗可見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時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覃懷也卽今懷州○上曰載曰修紀其施功此曰底績紀其成功凡禹貢云底績者皆言地也小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自大伾

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時此是濁漳不兼清漳說○

衡漳雖水而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卽今漳河在懷北五百餘里覃懷之地致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底績與覃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秦雖重土平亦本水治來時涑水淇水由其道則覃懷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漳入于河則近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七

厥土惟白壤

小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周禮註釋五物地之五色九等駢剛以下之九等緹絳色也渴澤故水處也土會以土計貢稅之法時辨土宜兼穀土庶土言餘州倣此教民稼穡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慎其財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時賦者稅斂之名任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

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宜既辨遂將田賦多寡肥瘠因九州差為九等小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為上上○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取民則皆什一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時三代取民既不

出什一而有九等之差者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為準也小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時上上為正而雜出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小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王畿則止于九賦時冀為王都貢皆並入賦內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宗經文有兩既字傳止云成功於田賦之後非與

二都後也或謂田賦定後方治恒衛大陸非矣時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當西山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于此為藪河水汎濫盤河其間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于田賦之後○水之小者既治則水之大者可知而冀之害無不除地之難治者既作則地之易治者可知而冀之利無不興

島夷皮服

小島海中時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如遼東朝鮮之地徑屬于冀者也地寒服用皮故因其俗之所有而制貢非水土平而彼自來也獨言島夷者瀕海之地已征于厥賦之中也止用皮服者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小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夾挾也

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時惟舟之涉乎左故見山之峙乎右惟行之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秦遠東西近北海其賦自北海入河可也至于右北平漁陽上谷近蒲阪而遠北海其賦反先入海而後達河乎蓋此節蒙上島夷之文來謂島夷皮服之貢與凡賦之濱北海近島夷者皆一同先入海而後達河耳小註北境絕遠之說優于傳○北海指東北隅之海非正北也正北狄境矣時總論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

濟河惟兖州

拱抱而折為數支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於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又覃懷之地衡漳之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兖州接壤矣

小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據謂跨之兖州之境

跨濟而過之距至也秦傳于濟曰據以見濟水之東南岸亦屬兗也于河曰距以見河惟東南岸屬兗而西北與兗無干矣時說兖州之域東南跨濟而過之是也乃謂西北未至于河但以河為表識也恐非傳旨時涉即沔水出王屋山既東為涉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泲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為濟秦濟字雖誤然從時刻便時曰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也故下曰治濟曰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也故下言治河

九河既道

時九河即禹播之而為九者河至大伾折而北流交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大川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于是播為九河以殺其勢小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時凡水禹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雷夏既澤

小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為澤也時雷夏陂在今山東之濮州濟水經其南故以為濟所鍾○此重濟水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則泛濫奔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失其為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水治則雷夏始得為澤○治河而河道水之流者治也治濟而濟澤水之止者治也

澗沮會同

時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惟河道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土

三百一

故澗之自河出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濟澤故沮之自濟出者會同于澗則導濟亦以導河小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取以為喻○堯畧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為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秦桑土宜桑之土也與下宅土槩指一州之土者不同時既蠶水落土乾桑漸盛可養蠶也小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漢志稱齊人織作水紈綉綺競

為冠帶衣履天下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時下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為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可知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為就蠶桑也○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奠觀既字是字當串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時色黑而性墳墳是土膏脉起也小堯徐揚居河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土

三百一

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于三州言草木時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小洪水之害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其賦比于八州為最下也賦雖在第九而尤必至十有三載然後同於他州也○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時這地土且便不

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納稅糧○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聖人雖為足國計豈忘足民之心哉秦此節傳有可疑處並存駁傳者于左時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宜更詳之○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過即減之亦非也若謂賦以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上而後定之之名也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酉

交地最早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辰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秦傳云賦法同于他州蓋謂始得什一而賦其法同于他州也如何上文說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這薄賦若是薄于什一自相矛盾且無此理若是比較八州此州為最薄則非取民之薄亦不當云以薄賦為正矣小註說作十有三載乃同似優小洪水河

為甚堯乃下流水曲流緩地平土疎故河患尤甚而作治之功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秦畿外八州之賦皆不征于天子天子受諸侯之貢而已十有三載乃同時說謂是緩征之意恐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小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丑

之供也時篚是入貢之時盛在于篚○篚只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或以物之精者入篚非也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不可以精言○當木條既蠶之後漆絲有所出而絲又可織為錦綺之文故貢漆絲而於其織文則入于篚而貢焉當串下不必平

浮于濟潔達于河

小因水入水曰達時濟潔二水皆可通河故兖州之貢道或去濟近的則浮舟于濟以達河或去潔

近的則浮舟于潔以達河秦傳兼賦說似非小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游總論兗州濟見東南河注西北河播爲九則經流支矣河之南灘水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交承河委爲禹最施工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內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

海岱惟青州

夏

禹貢

六

時青州于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小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境以其地隔曠故分爲營州齊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也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時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按遼東中國之東與冀接壤豈有不屬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蔡仲默于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是矣于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說至此易

處爲至而不明其故是尚欠歸一也

嶠夷既畧
時畧獨言嶠夷者舉遠以見近也○嶠夷東隅日出之地不曰既作底績而曰既畧者始終畧爲之封畛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維縉故先言之秦封封土也畛田間道也封以正疆界畛以墾田畝
濰淄其道

時濰在東南淄在西北○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言嶠夷則近者可知而一州之土治矣言水于地之後者地平不由于水治也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七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時白墳者通州之土也海濱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小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秦廣是一意斥是一意小註將廣字帶屬下了時惟白墳故因而定田賦惟廣

將廣字帶屬下了時惟白墳故因而定田賦惟廣

斥故因而貢鹽與海物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時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于賦一等賦卑于田一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屨絲

小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于先他放此時海物有關於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不可以名舉故以惟錯總之今人所謂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大

三〇五

海錯也秦傳說錯字有兩義時說則從其前義也愚謂當與上上錯錯字之意同此句與上句相關蓋鹽絺常貢也海物不可常得則錯雜于鹽絺之間而間一貢之耳時絲枲松怪石皆蒙岱賦之文麻有子曰示無子曰苴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為器皿猶今徐之碭也碭文石也其山出焉因以名縣作牧以水患悉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也曰作牧者原入貢之由也屨桑柘屬屨絲是蠶食屨桑所得至今萊有屨絲繭生山桑不

浴不飼土人取以為繒帛尤堅韌難敝小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時鹽絺海物通州所出也岱畎以下各地所出也

浮于汶達于濟

時淮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由汶而入濟由濟而入河皆向西南迺流而上○總論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強之地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嶠夷畧而瑯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充

三〇六

瑯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淮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易而成功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小徐州即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鷲悍自負○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

淮沂其乂

時淮出今唐州桐栢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沂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
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者
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
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卽禹貢之沂也○泉
源注于海曰川可爲陂障以灌溉者曰浸沐音術
○徐之川浸雖莫大于淮沂然沂入泗泗入淮淮
會泗沂以入海則淮沂較之又分大小

蒙羽其藝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小蒙山卽語東蒙羽山卽繇廐處時蒙在岱北嶧
東羽在蒙東近海藝者剪其翦鬱與民種藝也凡
山言藝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矣
小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
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時沂非
不大羽非不高比之淮蒙則卑小耳淮沂固係一
州之利害而蒙羽藝亦有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
羽便享無窮之利也

大野既豬

小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周無徐故專
屬兗時中都汶上縣也○今去古既遠陵谷變遷
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縣西
南縈迴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爲二
東原徐郡諸邑悉環列于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
旺湖卽古大野無疑○濟未治泛濫瀰漫大野不
得而豬今濟既治則上源大野受之下流大野洩
之始得而豬矣

東原底平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時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也○徐無濟濟之分流
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所以志濟小大野豬
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淮沂水之流者大
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
治也時此四句見川浸山澤土皆治耳無相因意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時土性黏膩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
故草木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秦包旣如詩
竹包之包則音義卽苞字矣時苞稌也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稹蔡傳叢生而稹也稹或作積誤秦苞蒲茅反稹音枕又音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時徐之士美故田第二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秦冀州田賦傳云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地廣者廣于他州也又曰人稠以見地土無曠耳以此推之凡賦下于田者都是地狹不重生聚人工未及上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時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建社以交鬼神土封以親諸侯○夏翟共為雉各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翟陽之嶧在鄒縣者曰鄒嶧山在下邳者曰葛嶧山小桐以向日孤生者為良循言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

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時曰泗濱則知在水

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以為磬貴其磬之清越也淮夷濫水之夷乃境內屬夷非外夷也蠙珠蠙中之珠也○夏翟孤桐浮磬珠魚皆他處所無不必以此為尤良也○玄黑縞縞白縞黑經白緯曰縞秦玄言其色縞縞則以質言而色在其中矣○大祥在禪之前故大祥素縞而禪則黑經之縞也時禪餘服祭名○厥篚是通州所貢不可只帶淮夷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浮于淮泗達于河

時淮在徐之南境泗自北而南入淮故邇淮可以達泗自泗而達河有二道灑水出于河而南入泗故由泗邇灑由灑邇河此一道也沛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沛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邇沛由沛而達河此又一道也○由灑達河是東路由沛達河是西路○總論徐州在青揚兗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淮沂經其前蒙羽峙其後大野匯其左東原據其右若貢道則浮淮達泗自泗而

二道遼河焉

淮海惟揚州

小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時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筐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豈宜舍荆而屬揚焉時五服止于五千五嶺之南盡閩廣之交當在荒服之外但此經篇末云朔南暨朔朔方南交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音

六

趾也則五服雖止五千而盛德所及萬里矣○揚州遭洪水東南一巨壑是今之維揚古之澤國也東南有揚州財賦甲天下是古之維揚今之樂土也

彭蠡既豬

時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揚州之水惟彭蠡為至大禹既疏導眾流之來有所歸下流之去有所洩始得而豬矣

陽鳥攸居

小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也時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故陽鳥居之○此不重陽鳥只重水治蓋惟彭蠡之治故致陽鳥之居因陽鳥之居益驗彭蠡之治

三江既入

秦傳豫章之江即彭蠡也時三江既以彭蠡為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音

五

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蓋三江上源吞震澤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為二則為婁江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只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

震澤底定

時震澤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餘里周圍三萬六千頃跨吳縣無錫宜興烏程長興其西北則有宜

欽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其西南則
有若雷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而所由以入
海者惟三江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
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
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于三江克底于平定也秦底
定雖因于上文然經文却是與上文平敘非有輕
重也時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
為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洩則今浙西諸州之水
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
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
之告成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時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草木之上又首言篠簜
既敷者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是
揚州之竹箭尤美故別出之也少少長曰夭猶言
桃之天天上竦曰喬猶言南有喬木南方地暖故
草木皆少長而水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

不能高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檟絲則可知矣
揚言之而荆亦不言然貢有柁榦等亦可知矣蓋
充青相同荆揚為一惟徐漸包為異耳時塗體濕
而柔泥質潤而污不言色者色混而難辨也小充
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
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
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小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北方土力之厚也時田賦三品上中下於三品中
又分九等一品分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為上品
中上中中中下為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為下品如
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
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為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
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揚州江湖之區下
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
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
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為最下自唐以來江注之

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時瑶古有瑶爵篠以為矢筈音桿周禮英簋注盛節器也是簠可以為符節之函蔡云為符節誤周有象輅革輅又犀兕之革可為甲故曰齒革可成車甲也羽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卉服草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賦云蕉葛升越弱于羅紈鄭玄謂鳥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天

夷亦以其服為貢也秦宋元間木綿種始入中國蔡仲默豈不知其曰木綿之屬者即今以証古與下吉貝之說同旨時說有駁之者似非小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時諸州篚實非出于各夷秦凡言厥篚都是提端都與厥貢對文青徐揚敘于夷之下者此三處文法分兩樣看縻絲出東萊若萊夷不作牧則其民尚不得安堵何得有縻絲之貢故作牧是起下文語意未住此是一樣淮夷出珠魚鳥夷

出卉服故暨魚卉服語意已住此又是一樣○代賦絲泉羽猷夏翟之類謂某地之某物也淮夷珠魚鳥夷卉服之類謂某夷服之某物也每句都重下二字其實與上下文都是總言一州之貢不可

將上二字看重了遂與本州對待○青州縻絲之貢雖出自東萊實附于通州貢內非萊夷以此物貢也至于徐之玄纁縞揚之織貝皆通州之所有傳于青徐未嘗以縻絲屬萊夷以玄纁縞屬淮夷而獨于此節以織貝屬鳥夷何也若因經文敘于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天

夷貢之下便以屬夷則不但于青徐矛盾而厥包橘柚錫貢亦可屬鳥夷乎小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橘柚與荆之大龜豫之磬錯皆非常貢故敘于厥篚之下

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時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秦汭與沿同小循行水涯曰汭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汭岸而行所以獨言汭不言浮以著其

險也○交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言浮於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公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邗溝通水與晉會潢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跡也時邗溝今瓜儀淮安壩是也○總論揚州地勢山起西北澤匯東南東南萬水所湊揚州是也彭蠡在揚西南彭蠡豬而陽鳥遂其性三江在揚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東南三江入而震澤安其所

荆及衡陽惟荊州

小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此荆山其南為荊州其北為豫州○荊州北接雍豫南逾五嶺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或謂建都江南者當以南陽為正北接中原東通吳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為

也

江漢朝宗于海

小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于朝宗○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時海大而江漢小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朝宗重合流江漢合一赴海猶諸侯同心尊天子○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荊州記江漢之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盡水之妙勢如在目前二水在梁揚二州自無可書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頃發勢字蓋江漢入海雖在揚而勢之奔趨不必至揚而已見于荆曰朝宗者狀其勢也○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

九江孔殷

小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

見證以導江東至于澧澗九江至于東陵則九江
 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于尋陽與今之江
 州矣○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
 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
 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時九江謂洞庭
 湖為九江非指九水為九江也其源有九水會聚
 于此故名九江而洞庭山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
 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也小言
 孔殷則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時上合九

水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
 也

沱潛既道

小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潛即古潛字故史記云
 沱潛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時沱潛各順其
 道由江漢朝宗致然○九江二句俱承江漢治來
 然但易為力耳非一無施功之謂秦下文導江過
 九江至于東陵小註云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
 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大別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干可
 見九江孔殷自有一段治九江工夫至于江得安
 流不令浸淫九江使九江有所洩猶是後一步着
 數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孔殷亦根朝宗來而
 與沱潛之道一例耶時江漢朝宗乃大水之順其
 勢孔殷既道乃眾水之安其常
 雲土夢作又

小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時江北為雲左氏濟
 江入于雲中是也江南為夢左氏田于江南之夢

是也皆在今江陵之境但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荆
 門之長陵縣岳州之巴陵縣亦有雲夢司馬相如
 稱雲夢方八九百里其所連亘廣跨江南北故每
 處存名焉○雲夢不重水只重澤旁之地○曰土
 則又且未暇曰作又則土不待言秦此節只是記
 雲夢之水治而土平也不重土與作又相較意且
 曰土曰作又者互文以見意也土則可又作又則
 土可知傳是訓其字義不得不然非謂經文全以
 此意為主也讀者宜善會之不然江北止于上而

江南乃可作又是江北單于江南無是理也時雲
夢是江漢所跨之地土作又亦本江漢治說秦可
本江說亦與漢無干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秦傳地闊而人工修與冀州地廣而人稠同意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磬丹惟篚
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小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秦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五

三百五十四

傳云柁木可為弓幹經文幹字還指柁木之幹謂
去其枝葉而貢其幹也若作弓幹則是成弓幹而
貢之如泗濱浮磬之類恐與下栝栢不倫時磬石
中矢鏃蘇子瞻自僭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
石以為卽栝矢石磬春秋隼集陳廷栝矢貫之時
人莫知問孔子孔子不近取荆梁而遠取之肅慎
則梁荆之不貢此久矣按女直卽古肅慎地今尚
產栝矢石磬石磬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
鐵子瞻之所見者古荆梁外微固宜有之也丹朱

砂也今出辰州箇籛是兩種竹性至勁栝木堅小

而直葉如荆而赤莖似著○箇籛栝三邦所產則

令擇其有名者而貢蓋雖出于三邦而所出之中

又擇其尤良者以貢也不曰三邦箇籛栝而曰箇

籛栝三邦所以別菁茅非三邦之貢也小周禮禮

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時古人榨酒不以絲

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

也○玄纁傳解纁字不解玄字徐州已解也故玄

纁璣組作四物看冕服所須也小龜千歲滿尺二

寸○大龜神物國之所寶則以入納而錫于上○

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

錫上也時納下與上之辭曰錫者重神物也○九

江所出大龜可以占上若偶得之卽納與朝廷以

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時江沱潛漢傳有兩說初謂大勢自江沱而入潛

漢則四水俱經之後載程氏或由江漢或由潛沱

各隨其便之說有理若依前說則江漢本自相逼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五

三百五十五

何必又由潛沱○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小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逾于河同義時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自荆至冀中間還隔豫州始于荆經于豫達于冀也洛之水本東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十一

北入河河之水本東過洛納故逾洛可以至河○總論荆州跨湖南北而江漢經其中今禹治之江漢合趨于海而九江沱潛雲夢無不得其平也

荆河惟豫州

時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南為荆州北為豫州小豫州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于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

伊洛澗既入于河

時伊自西南入洛澗自東北入澗自西北入○冀水以河為宗豫水以洛為宗洛始以一而函三水繼以四水而會一河

榮波既豬

時榮即濟水入河南溢為榮之榮波乃洛水所衍而旁出者榮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相蒙○榮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入河而亦可受洛之流

導荷澤被孟豬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十一

時荷音柯導水云又東至孟豬是濟流至其地也○澤與豬不同豬是蓄而復流澤是水之聚○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傳云被及也及即餘波覆及之意或言導荷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榮波在豫之西北荷孟在豫之東北

厥土惟壤下土墳墟

小高地則壤下地則墟○壤則沃墳墟則為瘠時傳玄而疏者只重疏字若言玄便涉于色矣○他

州其土惟一言之青之海濱豫之下土特別而言之以如是之土頗多也土財賦所生聖人謹之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時雜出知為第一者以錯在上中之上也凡雜出之等低于正賦則先言正而後言錯雜出之等高于正賦則先言錯而後言正

厥貢漆泉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時攄絺為細葛則泉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傳織字無訓蓋仍為玄織之織也秦續是綿既可與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織對則難因絺是葛而遂以泉紵為成布之貢矣必不得已紵與絺對是成布也泉與漆對則止是麻耳時磬錯非常用物故不為常貢必待當用之時而錫命使之貢也小凡錫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時瀕在洛字上着力蓋豫之水以洛為宗洛固聯衆流而入河者也故貢道亦浮洛而達○此只言

正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總論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不能為患于豫故豫之治豫首伊洛澗自此而東榮波自此而西又東則蒗澤孟豬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小華陽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時華山地絡之所交其陰則北河其陽則南河小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下言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

三

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壤實為天下要脊世治則順比後從世亂則阻險割據

岷嶓既藝

小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時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可種藝矣前音箋○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重江漢不重岷嶓秦既曰藝還重

土平說爲是言外方見水治

沱潛既道

時河江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分也○疏謂郟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耳首不出江漢也秦海本也江漢榦也荆梁之沱潛枝也江漢有旁入無旁出即出終歸于入不謂之出也故荆州傳既引爾雅而復辨其出字之非至此節引地志都是言沱潛入江入漢耳○水入江者名沱入漢者名潛各有上源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卑

三十三

至入江漢後則即爲江漢而無下流之沱潛可言矣然則梁自有梁之沱潛荆自有荆之沱潛兩州皆須導之而後道故經文不妨重出也○傳云江漢源流於是而見岷嶓是江漢之源除却這源則下流皆謂之流流字即指江漢說但其流之治處則從沱潛之道上見出非謂沱潛爲江漢之末流也時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之治見之

蔡蒙旅平

時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

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開沫火逕其中出爲涸崖水沫水即大渡河也蜀守李冰嘗鑿離

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於此處用功多也○此志沫水也秦傳中酈道元至鑿平涸崖都指蒙山說則時說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似誤時旅平者祭告水土既平也○告成事焉報神賜焉祈鴻休焉小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各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卑

三十三

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和夷底績

時凡言底績者皆地名或地名因水未有水而言底績者故傳不取晁氏說○蔡蒙至險用功最多曰旅平則告其成功也和夷至遠致功爲難曰底績則致其成功也旅平見地之高者治底績見地之卑者治都本水治來皆不因于江漢

厥土青黎

西書曰黎二色也小沃壤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時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也為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為下田傳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賦從而少也○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秦田有三等故定三等之賦然不以第七為定賦而以第八為定賦間歲乃出第七而又間出第九以寬之仁之至矣楊豫正賦皆下于間賦一等一此意也至冀則宜出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無非法中之仁而已

厥貢珍鐵根鏤簠簠熊羆狐狸織皮

小漢志犍為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為正梁州境是梁州之銀獨美于他州時鏤剛鐵以剛可以刻鏤秦織皮是兩件時屬西胡毳布織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望

望

望

毛為之若羶羯毼毼之類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于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秦西傾因桓是來此言外見意者也雍州西傾所居之人因桓水而來梁州然後達冀則知梁州西南之貢始自桓水一說西傾之山跨雍梁此西傾蓋指西傾山南乃梁地也則直云西傾之貢因桓是來矣時桓之東有潛水與桓相通也故曰浮于潛潛之北有沔水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望

望

望

與潛相阻也故曰逾于沔沔之北有渭水與沔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間絕水百餘里故歷漢而至于褒水乃逾褒而暨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武功北以入渭焉渭不言逾者因逾于沔之文也秦亂于河者河乃冀之西河也北上流南下流渭水自西而東舟自渭入河者從河之西偏徑抵東岸東岸即冀州界則是達帝都矣時梁之貢道由梁而雍而冀自西而東而北○總論梁州山莫大于岷嶓水莫衆于沔潛蓋岷峙于南而

峙于北沱出于左而潛出于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在梁之西南矣若乃貢道兼水陸視他州遠且難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時河在雍州之東古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肅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之得名以此小雍州據地勢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為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器

言九

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為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為塞乃可耳

弱水既西

小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眾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非行所無事矣

涇屬渭汭

時雍州之水渭為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為導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屬於渭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

水之遠近連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源矣而渭受涇之屬焉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涇注于渭北是涇南連渭矣汭東入涇是涇西連汭矣汭入涇涇入渭涇仰承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壘

言七

俯授如貫珠之相連故曰屬

漆沮既從

時漆沮合于華原固為一矣而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也故並著其名而志其從于渭焉小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時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惟澧水在渭之南自南來注于渭小澧渭相若故言同時弱水至此首句祇看

一西字下曰屬曰從曰同皆雍水之東注者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時荆非豫之荆岐非冀之岐終南惇物接連荆岐

若鳥鼠則遠故言至○雍州諸水治荆岐二山無

懷襄之患既行旅祭凡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其間

一帶的山都與荆岐一般則雍之高土無不平矣

○掘陵原乃唐獻陵非山也今三原嵯峨山即荆

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岐在

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吳

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

鳳東踰商洛綿亘千里又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

嶺南水皆謂之江嶺北水皆謂之河秦觀時說荆

山終南都與水相關則岐山惇物鳥鼠可知蓋朱

子所謂兩山之中必有水是也故言山之旅本于

水之治但不可牽合上文謂某水出于某山某水

徑于某山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時原隰泛言則為廣平下濕之地此對豬野則有

所定指故引詩度其隰原為說魏太武伐涼謂結
臧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如此此禹所以底績也
施功自下而上成功自高而下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

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

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時聖人黜惡

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間秦既宅者土既平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吳

而可居也不敘即承宅來重成功說使之安居而

彼已安居樂業也安居樂業是敘敘而曰不言其

無一人不然也小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

言之也時弱水至此由外以至內由內以及外○

荆岐至此皆本治水來蓋諸土平則成功在中國

三苗敘則成功驗四裔

厥土惟黃壤

小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時地狹而人工少與地濶而人工修不是因地狹
便人工少地濶便人工修也蓋有地狹而人工修
者有地濶而人工不修者地與人工是兩件秦人
工根地說來畢竟重在地一邊

厥貢惟球琳琅玕

時球琳可為璋璋之用琅玕可為冠冕之飾○九
州之貢不外乎服食宮室器皿之需禮樂武備經
費之用而已其次序或謂善者為先或謂多者為
先愚謂兩物並善則先多兩物並多則先善二說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哭

三

不可偏執也錫貢者三州揚荆雍也夷貢者五州
冀島青萊徐淮揚島雍戎也本州不制貢者一冀
也制貢而無篚者二梁雍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時河從西來至積石北流千里折而東流千里而
南至于龍門西河也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
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
韓城縣東北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
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岸斷山絕壁相對如

門龍神龍可越故曰龍門秦河繞雍之西北隅又
繞其正北纔轉而南流此南流之河在雍之東即
在冀之西正所謂西河也大抵雍東北以河為界
故雍貢惟近東北者浮此河若涇灃漆沮等水
皆在雍境內以近西或近南或貫其中故雍西方
南方之皆從各水之便浮舟而會于渭北會于
渭北則可達冀之南河與西河無與矣傳中東北
境西南境謂或東境或北境或西境或南境蓋分
四方言之其曰自積石至于西河者舉遠以該近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哭

三

也若細論之浮舟必就近便地方或近積石則固
始于積石終于西河或近雍之北河則徑入北河
或近冀之西河則徑入西河皆不必始于積石矣
須善會之可也時水北曰汭渭之北也與上渭汭
不同○禹導川通貢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曰導曰至豈非通河流至于龍門之驗耶曰浮
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耶李復所奏一
則恐出吏民之托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

之所指恐非禹迹之舊矣○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已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訖于朔南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時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折支國名有折支

河唐與吐蕃舊界也小按西羌傳羌地在金城郡

河關縣之西南濱于賜支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

書經

卷六

夏

禹貢

辛

三百四十三

也時漢武帝開朔方置渠搜縣爲漢極北界秦織皮連下文不成文理且既曰三國貢織皮復曰西戎即敘敘豈宜言于貢之後耶○蘇氏謂簡編脫誤此文當在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是矣第謂織皮是三國之篚亦非也蓋球琳琅玕織皮雍之貢也崑崙以下十字與三苗不敘意同時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總論雍州雍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其地弱水西流

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灃皆入渭而入河也荆岐在隴上終南惇物在雍南鳥鼠在雍西矣原隰在邠岐間又西而豬野在甘涼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小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

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

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時前分記成功

書經

卷六

夏

禹貢

至

三百四十六

此下總記施功亦就成功中事再揭之非成功外又有此功也導字內有關崇竦開榛塞功夫非止相水勢便宜小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或以爲隨山通道相視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於相其山勢何導之有山之有脈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既隨山

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禹本道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秦曰及曰至都蒙上導字來岍岐兩山中無所包故曰及及猶與也此兩山對待言者也下文許多至字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至

三

至于碣石是自東而北○岍在隴州疑虞周之世以爲西嶽故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自此東至于岐東至于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涕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沱滹易近恒山碣石也○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也秦若自岍岐以至碣石中間水都順道以歸海則中國汎濫息矣何用下文導水工夫且導水每言入于海而導山亦言水入于海經文不應如此悖戾蓋碣石山在海中禹導山至碣石則工夫已底至于海矣入猶至也傳云此下隨山也語極穩妥小註云兼導山旁澗谷水而納之川亦是惟所謂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及時說得道歸海不能無疑耳小三條之說出于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嶧冢至敷淺原爲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至

三

南條然內方大別正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
豈可合爲一條、如之說出于鄭玄謂岷岐爲正
陰列西傾爲、陰列嶠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
列四列雖且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時此不言導蒙導岷之文至嶠冢乃更言導者南
條北條之別也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
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
東南小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頁

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
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栢四山相連在豫州界洛經
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
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時
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東望太華太遠
故云相首尾而東○自西傾而東至太華其間非
一山也導之而水之在雍州者功可施矣熊耳而
東至陪尾其間亦非一山也導之而水之在豫州
者功可施矣秦時說兩可字用得斟酌傳密字音

蟲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小漾水出嶠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內方
大別皆荆州山漢水所經時漢水至大別而入江
○江漢在南故謂南條所以別于大河之山也漢
水在北故謂南之北境所以別于江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秦傳中北一支南一支之說見岷山脉分而爲兩
以辨孔氏衡山脉連敷淺原之非非謂經文是分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頁

衡山爲北條九江敷淺原爲南條也九江在衡山
之東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則過九江還是自衡山
而過之特非地脉之過耳○過亦不是禹過與上
文逾字同義○禹從岷山之陽導起至于衡山則
是九江西邊然禹功不止于此越過了這九江禹
則導九江東邊的山以至于敷淺原也時廬山雖
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
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
蒙其舊名江州尋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

傳陽山敷古文作傳傳陽者傳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然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審矣秦傳中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九字共爲一句安字不句絕時江發源于岷山而衡山其上流敷淺原爲下流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小禹惟先決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十九

三十九

導嶠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道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及導水也○導水大槩自北而南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時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小流沙在合黎之西弱水之

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而已矣時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也○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小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三十九

三十九

聖人順其性而已時二水在九州之外莫考其山故不導山以爲經始亦不表其自于何山蓋畧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得今西番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

宿布列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
三千餘里按以沈水發源王屋而又出于温縣平
地觀之河源未必果窮于是秦時說紀河源與傳
載張騫所窮薛元鼎所得不同而時說獨爲後世
所宗時積石非河源紀施功首積石也河發源極
西不但荒遠在所畧計亦不必施功故不言所自
而但言導河積石言功自此始也○至于華陰華
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也小洛水至洛州鞏
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
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
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河既分爲九又合爲一
以一迎八而後入海時大陸之北地平土疏水善
潰故不得不分之而爲九其合之則爲逆河以潮
至而水逆流故名秦時說逆字明于小註且與傳
同宜從之小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
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
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
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堯

三五三

爲南河至太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
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時積
石黃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
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又北入北狄界
漸轉而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
盤東山峽之間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
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爲禹所鑿
龍門南至華山之陰爲山所障遂折而東流爲冀
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
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孟州南北通津謂之
孟津河流始緩東過鞏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
至大伾山卽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今
冀之信都澤水入焉又北至大陸卽冀州所謂既
作者又北播爲九河恐海潮逆入而易淤又同爲
逆河以入于海焉一折而爲九所以分其勢也九
合而爲一所以統其歸也○河始于雍經于冀豫
而入海于兗故兗獨當下流之衝○龍門上下河
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堯

三五三

河始出峻而就乎大陸以下地益平則播之而爲九治河要領尤在此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濬川溝洫不復盡力列國復壅防百川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未有百年無事者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入于海

時漾水出蟠冢山禹自此山導之濬其源也自蟠冢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滄浪之水又過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本

三百五十一

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三澨曰過者三澨小而漾大也江曰入者漾水小而江水大也○漾既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既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漢水入江處東行七百餘里而後至鄱湖則正當云東匯澤爲彭蠡傳因鄱湖在江南謂宜曰南匯若于江之下而曰南匯澤爲彭蠡則是彭蠡在大別之南矣不亦悞乎○漾漢在梁州滄浪至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小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行文秦傳

雖辨匯澤北江之訛然猶以爲誤之自官屬則不以經文爲衍也小註之說出于鄭樵朱子取之詳見下文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時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涪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澧水名長沙有澧陵縣亦

因水而得名不當舍水而指陵也秦過九江至于東陵解見荊州時也者靡迤斜出之意秦東也迤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空

三百五十二

邇而向東行也匯卽上文匯澤爲彭蠡也既匯澤爲彭蠡則彭蠡卽是匯矣北會爲匯者此江自北向南與彭蠡會而爲匯也江者自西而東因經彭蠡而彭蠡在南旁這江水與之合故云然其實江仍向東行爲中江而入于海也時岷沱梁州之境也澧九江東陵荊州之境也會匯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小彭蠡在大江南其源饒徽贛南袁筠方數千里之水會焉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江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爲江水所遏因郤

而自豬初非有所仰于江漢之匯也而眾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不復容江漢之來入又况漢水自大別入江與江混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今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漢水而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江水而分以居中耶惟莆田鄭漁仲獨謂東匯澤十三字為行文得之秦小註可與上節傳參看然經文上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空

下呼應文理細密止可謂官屬之訛傳而所紀與輿地之實不相應不可直以為行文也時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分二道則不可知但為北為中孰為漢之所分則難以意言耳按松江雖小而實為東南洩水注海之要道然則中江大江也南江松江也惟北江為不可考耳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秦禹導沈水只從今孟州濟源縣起功何以知之

以經文知之若導王屋之源則當云王屋導沈不當云導沈水而同導弱水導黑水之文矣且王屋之源既見而伏經文于導沈水之下即接之以東流為濟顯是非伏也若入于河則明用一入字矣傳引地志始發源王屋云云是完全說箇濟水源頭經文實畧去此一見一伏也○入于河不是會合那河水與入于海不同○入于河出于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橫絕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于地上也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空

溢為滎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為一支流此是滎澤則滎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出陶丘北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河者也時說皆謂滎澤水彼入地而出于陶丘之北誤矣
○導沈水東流為濟此一見也入于河此一伏也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經有旁溢正出兩端只是一見時說有三伏四見之語非惟悖經亦不識傳
○東出于陶丘北東字對滎而言滎與陶丘北俱

在大河之南榮稍西陶丘北稍東耳時再成其形再重也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秦又東至于蒗與又東至于澧語意相同○又東北會于汶當與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于北字一讀不然胡為東北北東顛倒其文耶傳將此處混看了○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冀州也溢榮出陶丘至蒗豫州也會汶入海青州也兗州據濟曰據則非經流于其中故畧之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齊

三十九

時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胎簪蓋桐栢之旁小山○自桐栢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濫之患故禹自桐栢導之○地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先入泗泗乃入淮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秦傳云二水相敵此二水指淮泗而言沂既入泗則總謂之泗泗既合沂則水大可以敵淮矣時淮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而入海于揚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時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尚微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鳥鼠同穴導之○鳥鼠同穴其鳥為鴝其鼠為鼯共處一穴天性然也以鳥鼠同穴為二山者誤岳季方云禹貢鳥鼠同穴孔疏云云而蔡仲默不信予戊戌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奎

三十九

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士人皆孔說也○山在隴西首陽縣至入河千八百七十里小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泂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時渭源于雍西流于雍東控扼諸川聯之以共注直抵大河秦海篇餘音途鼯音突鳥鼠同穴鼯音宥鼠名大尾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

時洛雖出于冢嶺然熊耳之上其水尚微而無汎
溢之患故禹但自熊耳導之○洛水源流皆在豫
州而入冀之南河所謂伊洛澗澗既入于河也○
按蔡傳謂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
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
耳然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
西二十里渭水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北山相
聯胎簪乃桐栢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奎

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栢導之似俱未安
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
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沈多
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質言其所出但
以其在温縣平地者言之蔡傳拘于先言山而後
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
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
文詳畧無義例也秦經于淮渭洛顧變文而不同
漾江者豈無義例孔疏恐未足斷傳之非也姑存

兩說以俟博識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秦九州攸同言九州水土同于平治也時九州攸
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隩已可居矣九州各山已
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而無
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而無決溢矣四隩既宅
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
同是結○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結單懷底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奎

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
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
蔡蒙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理最深微聖人萬事
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九州言水有治其上流有治
其下流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
此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詩彼澤之
陂毛傳陂澤障也往時汎濫今水有所鍾而不潰
決澤之水各循其岸非築陂以培之也此結既澤
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

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合同也
○四隩既宅不特充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
而已九山刊旅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
旅而已九川滌源不特青之淮淄其道徐之淮沂
其又而已九澤既陂不特徐之大野既豬充之雷
夏既宅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
渭會同于河而已秦傳云總結上文又云無不平
治則此節是總承上文而又推廣一步言之兼用
兩條時說其義始備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矣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時此亦總結上文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
地平而天成此六府之所以孔修也孔字重看秦
上文止敘水土平此便兼火金木穀亦是推廣之
意時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木而火修矣金
鐵之品用之不窮矣喬條之木取之不竭矣底績
底平土復其常矣既作既藝穀得其成矣不必相
助而無不及不必相制而無大過六府孔修如此
○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

壤庶土色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校以制
天下之地征三壤上中下也小準則上中下之土
壤卽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畧九等言其詳也時
總九等而綱之爲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爲九等○
由是隨其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
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
歛焉成者謂一成而不可易也秦庶字從九州生
來土字從上文厥土等土字生來這土字兼高下
之土言田亦在內交正者以其白壤之類彼此相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矣

質而知其美惡是我辨正之也時說制地征用早
了底慎財賦方是制地征也本是賦民之財而必
曰底致其慎恐其多取而病民也此句虛說下二
句實之如云底慎財賦者何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是也獨言賦者天子畿內原有賦而無貢外八州
諸侯則賦于民而無貢之可言其貢于天子者亦
是從賦得來故舉賦可以該貢也○經文止有庶
土而傳增穀土以對之則三壤卽是底慎而傳不
以相屬成賦賦字正應財賦賦字而傳乃分爲兩

樣中邦兼畿內畿外是統九州而言上文所云島夷等類俱在其內而傳以爲止于中國不及四夷都不可曉

錫土姓

小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于商賜姓子稷封于邠賜姓姬有土有社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時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勲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久矣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主

三三三

以修封建之制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如舜居滸汭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爲滿是也○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以立國別族命氏以立宗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時此二句禹所嘗言有責難于帝之意記之于此以見禹之經理有本也祇德就躬行說與朕行相照行卽德也禹謨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

距朕行可知不距兼臣民說秦按孔氏謂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其說先字雖不如傳而台字朕字却是○台朕都是暗指爲君者不必指禹史臣旣紀禹功至于水土平貢賦定土姓錫而欲各其成功之所本也乃記禹平日之言說道凡爲人上者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臣民則而效之自然不違距我之行矣觀禹此言雖是以敬德望帝而其自處以敬化人以德可知然則是功之成也豈漫然而致哉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主

三三七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小此以下因水土旣平而言漸成五服之事時甸侯綏要荒五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尤多故每于百里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甸服入穀侯服以外貢不入穀小

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禹甸法達于天子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文物所萃百貨所聚民易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務本重穀也時後世轉輸外郡而京師習于坐食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死可爲明鑒○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銍穫禾短鎌也用銍以刈故以銍名言服于三百里便見四百里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圭

五百里無服矣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米不言納蒙上言也直納粟米爲少禾藁俱送爲多其于稅也皆什一秦服是泛言力役或謂代四百五百里之民轉輸未妥時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也服字頂上三句力役之征也量地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于粟粟精于秸總粗于銍銍粗于秸精者爲輕粗者爲重服者爲重不服者爲輕是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時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采以邑言邦以諸侯以國言小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至于封侯亦互相見○采邑如今之職田時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各有其等也小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時二百里男邦次第之辭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諸侯計數之辭與綏要荒之服同例小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時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足以爲屏翰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圭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小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邑也秦文教學校之設禮學之制皆文也皆所以教人也武衛將卒之練器械之精皆武也皆所以衛國也時文教曰揆酌其淺深先後而施之也奮者振揚之義須帶衛字說武衛曰奮振揚之使奸暴潛消而已非逞其威也小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時以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

之教以撫要荒以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以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小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時綏服三百里揆文止以二百里奮武聖人尚文之心重要荒三百里夷蠻止以二百里蔡流聖人惡惡之心短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書

時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猶受中國之約束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亦皆夷狄之地○上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嚴華夷之辨此內則夷人外則罪人嚴善惡之辨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時蠻地田不井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畧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小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于夷矣○記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對而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皆可通如四夷來王

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居東夷南蠻之名時上曰蔡即在夷地此曰流即在蠻地○蔡在夷外流在蠻外見得中國之人自外禮法其薄惡比蠻夷尤甚也故又遠于夷蠻此聖人流放竄極之意也小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時周禮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九州之內又有夷鎮蕃在九州之外考周幅員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為極蓋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書

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耳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小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時天下之勢東西近而南北遠故漸深于被被深于暨秦漸被暨虛說聲教句正是實處史臣記禹說道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矣然猶不止此也以

夏言則漸于海以西言則被于流沙以朔南言則皆有所暨是又出五千之外矣然所漸所被所暨是何事乃聲教訖于四海也上三句重海流沙朔南下一句重聲教時以平水土爲主而貢賦建官弼服亦不可畧又本祇德來漸被暨正是不距朕行處秦四海以前是接上文說還不是總結禹錫以下另提端說方是總結上文成功正指敷土至四海時禹治水之功既成於是用玄圭爲贊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錫以圭者重其禮圭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圭

以玄者象其事也○上與下謂之錫禹舉玄圭而云錫者蓋爲禹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舉舜而曰師錫云○告成功者亦禹警帝使保治意小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畝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

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于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時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只起結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一篇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祇

書經彙解 卷六

夏

禹貢

圭

台德先不距朕行突出又奇蓋此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豈能使人不應後志而轉移氣化也哉九州殊貫萬里異疆而禹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祇台德先而已

書經彙解卷六終

書經彙解卷七

小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



可以觀世

大變矣

秦大戰于甘總一事之始終而書之乃召至末又

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也○大戰于甘應篇名甘字乃召至末應篇名誓

字大戰于甘如史之綱乃召至末如史之目小周

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甘誓

一

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于司馬

也時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書大戰于甘見有扈之

不臣而敢抗王師也六卿即六軍之將將誓衆故

召六卿及其誓之則軍吏下及士卒皆在故變文

稱六事之人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小虞書言咨其後變為嗟胤征嗟予有衆湯誥嗟

爾萬方有衆皆是時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

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令予惟
恭行天之罰

小自此至終篇皆誓辭○五行兼氣與理言凡背

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以暴

殄天物為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于地之五行言

之○以前若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皆建寅

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時夏以建寅為正然從

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威侮

怠棄總是獲罪於天天討有罪故知天意用勦絕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甘誓

二

其命然五行五用則存乎君子所以恭行天罰而

興師以討之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

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時上節原其用師之由此節示以行師之法○首

一左字呼左之人而告之也右字御字亦然古者

車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則三其附甲士在車左主射右王擊刺中

御馬蓋每兩之長也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呼御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者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必其馬之正而不失其馳驅之法故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此謂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耳若將之車則御者在左勇士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甘誓

三

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左傳成二年晉伐齊郤克傷于矢而未絕鼓音張侯爲御而血殷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小玉篇鼓側鳩反矢之善者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時用命謂有功不用命謂違律奔北秦記曰設奠于牧室說者謂武王奠文王之主于牧野之室則是用兵載禰王以行矣此云祖王與記異然傳云遷廟之主蓋以載與俱行故曰遷非祧廟之祖也

時祖王陽陽王生故賞于祖社王陰陰王殺故戮于社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反而行飲至策勳于廟云○要見至公至速意○上二語蓋古軍法予則云者猶今臨時區處也○孥戮者言卽有父子同犯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秦傳前訓孥爲子是矣後復增一妻字非也詩曰樂爾妻孥妻是妻孥是孥小恭之一字爲此篇之綱領有扈氏之威侮怠棄不恭故也啓之行天罰以恭爲本我恭天之命左右御當恭我之命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甘誓

四

用命而賞賞其恭命者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者也賞與戮不敢自尊必行之於祖與社皆致其恭也恭敬者百聖相傳之心法啓之恭敬之心卽禹祗承之心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於此亦可見云○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普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一傳至仲康而胤征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旅官名制

度乃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真至言哉○天下雖安志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
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
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
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一乃心
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
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
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甘誓

五

五

五子之歌

小美哉禹功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
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益也爲人君可少肆
乎時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
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
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
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
戒諸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曠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六

五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小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
勝敬所以至滅其德時夫慎乃在位而兢兢業業
以理萬幾者此人君之德而黎民之所懷也今太
康尸位以逸豫滅德故黎民咸貳○要看逸字盤
字豫而逸遊而盤正可痛憾處○夏都安邑在河
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洛水之南矣○遠至洛南
則不復知冀方之天位久至十旬弗反則不復計
一日二日之萬幾秦乃盤遊至反是下文羿距于

河之張本尸位至咸貳則指其平日而言也平日已無德結民至此時乃盤遊弗反所以後羿因民而距之也傳猶不知悔非經文語意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秦民弗忍者民之于君本懾於勢而不敢逞者也至此極矣故弗能忍耐傳民不堪命尚在不忍前一步時羿素懷弗臣之心○夏都冀方太康既棄國而畋于河南之洛故羿竊據其國都而自河北以距其歸也距與拒同小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七

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秦曰洛之汭則已在河之南矣羿距于河是在河之北也厥弟至之汭敘羿距以前事五子咸怨二句敘羿距以後事從字亦難訓追蓋太康畋洛之時五子侍母以隨從之意必周旋左右朝夕規諫動以母子兄弟之至情與其悔悟反國而太康不聽不得已而後于洛之汭觀一後字雖母與五子在一處太康在一處而屬望殷殷矣及至為羿所距五子與母並不得反國而後怨而作歌也若謂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八

五子之從在羿距之後不應五子越河而居洛汭又經文五子咸怨句分明是另提端語細玩自見時怨非怨后羿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下也述禹戒作歌極重乃五歌之綱領○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深遠都有謨訓以教戒後人故太康失國則五子述大禹之戒太甲不惠則伊尹舉成湯風愆之訓法祖帝王之要道也○五子雖深知太康之必亡而不能不萬一于羿之有變志而反其君其留連有待者未必無

相機觀變之意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

時君與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實猶一

體只可以情親近之凡饑寒疾苦時時體驗視之

如傷保之如子若恣肆於民上把他休戚都與已

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不可如

此小民之所以可近不可下者以民為國之本民

安則國亦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哉舜告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九

禹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大禹垂訓

之言其得于授受之言也歟秦傳云相須以安猶

身體之相資以生也則可近不可下之故都發洩

了所以下文不得不用且字其實經文下二句是

發上二句之意中間用不得且字作過度語時說

一體二字猶仍乎傳者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共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柰何不敬

時上節祖訓此五子自言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

看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能勝予言其不可忽民

情離則愚合則聖也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

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

及故當不見是圖備其微也太康正是下其民而

不能圖怨于不見者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凜危貌

小朽索御六馬猶晉人作危語古車一乘四馬兩

服兩驂天子車六馬服驂之旁加兩駢也時天地

間屈伸之感理而已矣只有是非曲直初無強弱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十

衆寡此五子真見之言也○柰何不敬是歸咎之

辭作已然看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以至于此雖欲

邦寧不可得矣秦傳將予字訓作五子自稱是矣

然云君失人心用一君字說者遂謂是借已而暗

指太康則一人及為人上者四字有何意味哉不

知予字實指五子全無暗指太康意傳前訓極是

後君字却微差也五子天子之介弟卑不失為諸

侯同有民社之責故直曰予臨兆民○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此是孟子民為貴及經可畏非民之意

旨尚渾涵未露不應偏指失人心則為獨夫亦不可說得明顯恐礙下文○五子自謂說我視天下愚夫愚婦皆能勝我况未必愚者乎這見兆民之不可忽也今汝一人乃有三失之多其忽民也甚矣豈以禍之未明顯耶夫民之怨最可畏處是蓄之于心豈在于明顯正當于不見未明處圖謀以消其怨也所以我等臨視這兆民凜乎若朽索御六馬惟見其可畏而不見其可忽為人上而君民者柰何不敬以至此道通節轉折雖多只分兩段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十一

看是圖處截上段予字一人字相呼應下段予字為人上字相呼應然下段却又根上段來不是兩開語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小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時作為也人君子色禽酒音牆宇豈能絕之但其致亡在荒甘嗜峻雕耳須看一字或字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也○有一

必亡况兼有乎小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法司之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而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哉○為人王者以此訓揭之座右銘之楹席若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十一

時此下三節皆五子自述其意以作歌非禹之訓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言之秦陶唐對下文我祖是專言陶唐不包虞夏說有此冀方止是陶唐有之非該舜禹在內冀方就只專指冀方亦不是舉中以包外下篇小註云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惟字有字最重言今日冀方之都何從始哉惟是彼陶唐帝堯乃得有此冀方之地以為都是恁樣聖帝才有此地見其得之難是從陶唐時傳下來見其源之遠厥字

卽指陶唐說傳中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乃是起今失厥道之語時說多以貼有此冀方句非是小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時堯舜之道惟在儆戒太康失道惟在逸豫心志荒而百度廢紀綱亂矣○今乃逸豫滅德凡刑賞予奪一任自己意思全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紀都錯亂了以致民怨于下逆臣乘之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的基業遂滅亡矣是可傷也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三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秦上舉陶唐此舉我祖對待之文也然上曰冀方此曰萬方亦互文以見意時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串說然不可謂禹以盛德故得大業傳謂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也小經常無詭之謂典中正有準之謂則○關通和平互文耳時典則包鉅細而言鈞石是典則中抽一最瑣屑者說○禹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一一具備便是通行

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王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此正禹之開其令緒而欲綿其宗祀處秦因石是與四方關通故名曰關石因鈞是和人情的故名曰和鈞有者言有此二物也此有字應上兩有字○關石二句卽有典有則之實蓋此二物最是瑣屑而亦有于王府則典則之周詳而無滲漏可知矣時荒墜厥緒與亂其綱紀同覆宗絕祀與乃底滅亡同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四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秦首二句是冒頭萬姓二句應曷歸鬱陶四句應予懷之悲○四予字亦五子自稱傳云指太康也似非萬姓萬字重言無一不仇之也鬱陶不是思太康故傳作哀思有理忸怩雖從心發却指顏說且上文已有予心字此處不可將心與色對時黎民咸貳萬姓都以我爲怨讐衆叛親離無復有一大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故我哀思

之甚鬱結于中而不可釋向人厚着而皮其羞憤
之狀發于外微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感一至于
此推原其故只因狃于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
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
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
可復合雖欲恐懼脩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
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小易歸者太康也五子則
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
于兄弟榮辱一體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五

危辱親愛之至情也○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
若其身親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于
中而發見于外安能若是○五子不咎羿而曰萬
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
自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于不敬慎
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
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
書體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一章述禹敬民

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
章反覆家緒之本業五章盡取憂愧歸之于已其
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臯之歌則見詩
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五章
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孔子于書取此于詩取小弁其意一也秦此篇以
民字作骨首云黎民咸貳末云萬姓仇予中間節
節不曾脫去民字意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五子之歌

六

書經彙解卷七終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時仲康太康之第五子之一也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傳收兵權意要緊正惟仲康即收羿之兵權故能征義和不然六師之權尚在羿掌握中動有牽制矣小義和夏為一官至周不復稱義和而為馮相保章氏隸于大宗伯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七

其任輕于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王上所戲美倡優畜之愈益輕矣○傳云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其曰始即位以肇位言也其曰次年則不復著其所據後又引唐志曰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當何所折衷歟今按經世書以征義和為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秦廢厥職而惟酒荒于厥邑二句不是兩平語時義和二句為下惟時一節之綱承王命徂征為下今予三

簡之綱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秦先王聖所稱引對先王言則聖為後聖矣時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大禹有謨訓垂示子孫句句都明白有徵驗用之可以定國保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六

便能恐懼修省務期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為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為明明之君哉○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災異以譴告者曰天戒自大臣之燮理陰陽而冀人君以回天者

曰常憲克謹于上者君以天之心爲心也交修于下者臣以君之心爲心也○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百官各有職業故欲其修職以輔君三句一直說○要重臣輔其君上方應義和失臣職一邊小使義和守常憲以脩輔則仲康得慎天戒而脩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于誅乎秦此意且未可盡用恐洩下文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九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秦或以此節爲先王之令先王字非只當易以聖字○上節自先王至明明是聖人述先王遇災修省之事爲謨訓以此爲謨訓者欲後之君臣效法于災變偶至之時也胤侯旣以爲此謨訓明徵定保而可師矣復說道聖人不止此教人遇災修省之謨訓又有自已平日俯求規諫之令焉蓋比上節是深一層文法時孟春以歲事一新故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道人適聚也聚人而令之故

以爲各官司以下皆道人徇路之言官師謂諸有司之長秦官師通大小臣而言凡有職者皆爲官凡有道者皆爲師小相規規君也左傳大夫規誨○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時百工技藝之事錯綜斟酌有定理焉人君好尚心術于此乎見其微轉移感動于此乎藏其用此聖世求善于至微之意也○以藝事諫見納諫路廣也○九諫皆責難于君之恭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三

不以天戒之旣形而後言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先王制令上自官師下至百官無不得諫不諫是謂不恭不恭者邦有常刑今義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齋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敢不敬承各供其職惟是義和云云○顛覆二句是其源畔官三句是其流季秋以下著畔官棄司之實政典二句明其當誅也秦畔官三句隱然有與罪黨比不奉正朔之意故救日之事付之罔聞所以可誅也若止因不知救日而誅之則酷矣上文傳云日食君弱臣強之象義和黨羿而不言是看此三句太輕了反從外面尋討個重罪加之義和矣時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咎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日食可知○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日月到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小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肅修德行

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時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下而已雖瞽者與瞽夫庶人皆相與救日如此其急也義和專掌其事者乃若罔聞知豈不有于先王之誅哉○正陽之月夏四月也小政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不及謂曆象後天時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氣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也其氣望等皆如此○義和罔聞知不但推策之失而已傳以罔聞知為後時非也秦先時不及時亦是畔官離次三句之意不但偶然編次過差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

時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者義和之罪固天所當罰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弼以將士之奉已言欽承以已之奉君言○義和之罪是乃天之所必罰而上于天子之威者也今予以爾眾士承王命以奉天討是固欲以効勞王室而宣天子之明威者爾眾士其同力云云仍要見奉君命即是奉天罰意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三

三

火炎峴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熾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秦土欲眾士之奮武此則言已之非濫殺也時首二句是設喻之辭炎熾也奉天討者謂之天吏過于殺戮曰逸討罪之道寧可不及不可過也玉石善惡勿平要重在恐焚玉誅善一邊焚石誅惡何恤之有秦烈于猛火言比猛火更烈也猛火焚玉災及于物耳逸德誅善滅生人之紀傷天地之和矣時首四句泛言下四句則自言今日欲如此○魁帥也渠魁指義和脅從是迫于不得已迹雖惡

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汚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

而初則善是一等人熾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

維新者宥善之仁也此所以為王者之師秦舊染

汙俗謂舊時染于汙俗者汙俗從義和來咸與惟

新則不但罔治矣小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

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

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

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

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與師普眾如臨大敵哉

書經彙解 卷七

夏 胤征

三

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時此以軍法勵眾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得不誅之意末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二節之命○威者臨軍御眾紀律嚴明當斷即斷不假借也傳訓愛為姑息非是朱子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豈非愛之謂乎秦愛不是姑息愛克厥威却是姑息也時威愛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臨軍之

書經彙解卷八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 鶴 訂

商書

小湯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湯誓

小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不同湯有慙德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湯誓

商

湯誓

一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時朕言統一篇多罪即下嚴刑重役但未可露○

人君代天子民必須事事合天然後永保天命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我不得已以奉行天討豈敢稱亂哉小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蓋天以天下之心為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

道威勝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勝攻取信能濟國家大事矣若愛克厥威則或流于姑息人皆怠玩退縮戰必敗攻必走故信其無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爾眾士當以我威為可畏勿以我愛為可恃勉力戒懼用我弼予宥善之命以共有濟可也秦傳用命只承同力弼予說若火炎一節原不是命眾士者時說兼有善言之恐非傳旨小徧征曰承王命徂征征伐自天子出也曰于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

書經彙解 卷七

徧征

徧征

五

三卷六

曰以爾有眾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泄正之始命將出師而徧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其克嗣祖考也宜哉時夏書四篇禹之成功本于祇台德先太康之失國本于逸豫滅德有扈之罪由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義和之罪山于顛覆厥德沉湎于酒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也

書經彙解卷七

師而故縱罪人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秦既曰爾有衆又曰汝何也蓋今爾有衆是呼而集之之辭汝曰方是述其言也小湯不因民願乎

曰毫民之不願夏民之願也○商民以一已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此湯所以順乎天也秦毫衆安

於湯之德而憚征繕此益見湯之仁矣桀何所不暴而湯乃能庇毫之民使桀之暴不得波及之非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湯誓

二

仁之至而何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往

秦今汝其曰用一其字則是揣度其心事而代爲之言蓋聖王用人惟恐人稍有不便故設身處地

如此夏罪其如台及上文我后二句都當活看不可看太煞了小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

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時率字作盡皆字看人情

莫不欲逸夏王則重役以殘之人情莫不欲生夏

王則嚴刑以戕之此民之所以怠而不和也夏德指上二者小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

此湯所以應乎人也時前曰不敢不正以見迫於天命此曰必往以見迫於民心宜重看不敢字必

字○雖分天人然人心卽天心不是兩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時賚謂爵賞小其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湯誓

三

不勵士氣而一人之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

我也秦此篇以天字作主而天無所見只從民上見出故率遏衆力一節專說民正卽民以見天前

後三節都說天小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卽天命

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卽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伐之湯敢違天乎湯之誓師曰天命極之曰予畏上

帝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

也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湯誓

四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言為口

實

成湯放桀於南巢便是春秋書法之祖曰成者若其武功之成也曰放以罪人待之也桀不爵而書各獨夫也不言出奔諱之也討罪之權在湯故云成湯放桀南巢之地非桀之地亦湯之地故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書放桀於南巢得事之實書惟有慙德得湯之心秦慙德與惡德一例文法德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五

字即帶上慙字或云功不慙而德慙將兩字拆開看了時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口實有二意一則論世變者以為伐君自湯始一則貪大利者藉之以文奸以為湯亦先我為之秦使來世得為口實正是可慙處假令我無伐君之事來世安得而指之傳多却一又字小觀湯之慙湯之本心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

世○此心之慙此詰之釋俱不可少

仲虺乃作詰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時天之生民也形質既具有耳目口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無主以治之則人各逞其欲以相爭必至亂矣天不忍民之亂乃於民中生聰明聖人使為民主任治教之責制其欲而使不得肆息其爭不至亂焉○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詰

六

三三

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聰明與有欲對看是先知先覺不溺於欲之人○聰明固有由學力至者此處說天生須從資稟上看時又應無主乃亂說或教之而消於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於既爭之後皆謂時也秦此以上泛論天立君之常以下則言天生湯之意與湯奉天之事也昏德者不聰明之極也民墜塗炭則不惟不能又之而反自我亂之矣天乃之乃與上乃亂之乃都當重看都是因彼乃有此之意時錫者寵畀之意獨言勇智

者勇足以有為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智足以有謀一毫私意昏蔽他不得○人所不能為者湯能為之是其勇人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人是其智秦勇智二字都要與聰明相關聰明是本體勇智是聰明之運用勇是聰明中自有此決斷智是聰明中自有此慧識變聰明為勇智者于伐罪救民之事切也

表正者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秦曰萬邦者盡乎天所生民之地也舊服謂為舊所服行益禹當時為民主所以又萬邦之具也時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實續也○表正萬邦續禹舊服一連說所謂時也重天意上說茲率二句則言蒼天意者宜如此茲此也指伐桀而言小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益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秦表正萬邦是勇智表正之續禹舊服是勇智續之天命與天乃之天相呼應天子民墜塗炭亂而無主之時乃錫王以勇智之德天何意哉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詰

七

三三

是

王而以此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以又民耳王
今日放桀之舉正是率循天之典常以奉順天命
所謂仰不愧於天者何慙之有○典字從惟天生
民三句來民之亂生于欲又於聰明之主此正天
之常道禹在當年亦只是以聰明王民而又其亂
耳王今日放桀纘能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而不失
乎天之常道以順承天意也○傳中典常之理數
句當如此看小註有典則之說似於經文不切○
凡下文數夏之罪處以此節有夏二句為綱凡下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八

三百三

文美湯處以此節錫王勇智為綱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時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秦矯誣九字
即是夏王之罪傳桀知民心不從恐非經旨惟矯
誣布命民之視聽都亂而手足無所措矣此正是
衆之不爽處託天惑衆之說似亦未妥○式商二
句重在帝意上不是說湯已受命爽師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
聽聞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九

三百六

對蓋莠必妨苗秕必妨粟有夏必妨我邦乃惡必
妨善之意也傳說似不妥○有夏有莠有秕下兩
有字重上一有字若史稱有虞氏云爾輕看○罔
不懼於非辜懼我邦之陷於非罪而為彼所滅也
且勿露湯字出時簡賢二句是言邪党之衆盛肇
我四句是言立國之孤危○言足聽聞足字重看
不是足取之足乃其盛德不一飽人之聽聞也○
按仲虺之言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
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人所倚賴使南

巢之師不舉則必見剪除於桀將失天人之望耳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時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為諸侯時言之秦聲
色易以溺人邇之而復求出脫雖聖人不能故曰
不邇則其根絕矣貨利人所不能無雖聖人豈能
絕去但不殖之而已時人心不能無欲故見可欲
鮮能自克聲色貨利人孰不知其汚然一入焉未
有不陷溺於其中者惟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人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十

三五

欲之私故於聲色則不邇於貨利則不殖曰不邇
不殖則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而聖人之心直脫
然於四者之外矣○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在人事切近處小君
心惑于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斂
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
懋德懋功之根本也時自人之所存而言曰德未
就位者也自人之所立而言曰功已就位者也懋
官在授任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秦德之懋者必

懋其官是大德必使居尊位也不是慎爵位恐德
不稱官之意下句放此○懋字解作繁多之意訓
詁法也只於大德大功之人則尊其位厚其賞便
是不成德功必兼幾件而官賞則一人兼數官一
時兼車馬衣服之賞耶說者多不得其旨小用人
惟已如自已出所謂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
人以為善也時用人二句皆處已功夫用人重己
之為善不吝是其心無一毫繫累處取善之心甚
虛故能用人惟已遷善之心甚切故能改過不吝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十一

三五

○成湯聖人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惟其
改過不吝所以無過也成湯之所以聖者在此秦
寬仁就心之用說寬是涵宏博大仁是慈祥愷悌
小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
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秦寬仁都見於政而
有其實故曰克言其實能寬仁也傳恐說者將寬
認作姑息仁認作柔軟用不失于縱不失于柔之
說以挑剔克字愚謂寬仁中自有不縱不柔之義

而克字却不是如此解時彰信兆民者寬仁之德不可掩始於亳都而昭著於天下天下之民信其寬仁也○信就平時信之說到東征西怨處便是歸服秦信只是信其寬仁不必說到信其寬可蓄衆仁可長人小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君德本原之地德懋懋官至改過不吝此言湯用人處已之際兩盡其道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言湯臨民之德昭著孚信於天下也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

之際亦豈能無愧哉人君一心政事之根本也時用人處已之當由於本原澄徹而克寬克仁又本於用人處已之當秦人君之待臣與待民只是一心湯既於臣不惜官賞則此心用在民上自然寬仁而不慘刻矣人君必身修而後政治湯既取善遷善如此則施之政事自然都是惠民之實處○論理用人處已愛民三者平重都提不邇不殖來傳所以通說下而歸重於愛民者爲下文張本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僕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時惟德之彰信于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愛戴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并征天下無道之國○東征征字不指葛言乃征葛後事○自東征至後予言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自攸徂至其蘇言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秦攸徂至其蘇謂湯所往征之國其民室家云云不是湯去征那民而民慶也時征葛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秦戴商就指望之切悅之深說舊字對今日放桀南巢而言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文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秦賢以人言德以行言有全德而後爲賢曰德則凡一二可指數者皆是矣忠兼生死而言若龍逢終古之類皆是良則泛言在位之善人後世忠臣良臣之分本此時佑助也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則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也忠臣之心事多難明故顯

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良臣之猷多不得遂故遂之不但寬以文法而且體其所未周也不能有爲之謂弱政治不明之謂昧倒置背理之謂亂荒淫暴虐之謂亡秦兼者以彼不能獨立而使之附於大國攻者攻治之或貶其爵或削其土此二者都不是滅其國攻者取其國其人尚未戮也侮則戮其人矣時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侮惡惡雖不同而同於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之所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五

三十五

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存也秦據上文征葛及詩昆吾夏桀之語可見兼攻取侮在克夏之前有了據後篇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又可見克夏後無兼攻取侮之事此節所言都是已往事言往日合該有此推亡固存之事所以結上文而明其不必慙也勸勉之意至下節方可用出傳用早了夢下節云懷諸侯之道亦似未妥○上文征葛東征南征攸徂總歸到放桀上正是推亡事有惡必有善惡惡必善善固存與推亡可互用

而不可偏廢想湯征伐時同心一德之衆慰撫安輯之侯不少也故並及之小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秦固存之存指商說佐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等舉動乃字吐長世之道國脉攸關故曰固我之所以存所謂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今其免矣○邦乃其昌謂俯順民心以仰凝天命也邦字正應我邦之邦○自夏王有罪至此凡五節都是申明有夏昏德半節之意天厚于湯湯奉乎天其旨乃盡發無餘矣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五

三十五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時仲虺既釋湯之慙又勸勉之說道以今日言諸君吊民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以自今以後言則民無常懷在德而已○上文言湯之德則曰足人聽聞言湯之德人則曰東征西怨室家相慶亦至矣雖然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勵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

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
虧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秦日新有乾健不息意
以天言之明日與今日只是一樣然若指明日即
是今日則非矣惟明日非今日所以有今日又須
有明日據上文所稱湯德至矣然此只如天之昨
日今日一般若從此滿假止足亦象天之無明日
後日了可乎所以勸他日新時以謙虛爲本然後
日新以自滿爲根則必日損互文見意也○湯豈
自滿者哉湯德積累以至有萬邦以其時固極盛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七

三十五

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爲則也○懋德建中申說德
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義禮即是大
德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也○小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此是內外交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
禮由外作○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
之所自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
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體也○時建中之道在於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事雖在
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
可否如利刃相似着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以禮制
心處何也視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
此便是禮之爲制處言以禮爲心之準則也事制
于義心制于禮則念念事事皆允執其中而可以
爲民則矣○聖人事無過動而猶以義制事心無
怠念而猶以禮制心所謂懋昭者也○中字自堯
授舜舜授禹後再見於此而其制心制事二語實
有得于傳心之要上承精一之旨下啓四勿之傳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七

三十五

○後昆指後王說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後伊尹告太甲曰率乃祖攸行則湯之垂裕大矣秦裕即在後昆身上見以禮義懋德而萬邦亦懷之是後昆之裕也然從此垂將去時然欲盡君道以垂法豈無待於師道哉我嘗聞古人說凡人君志不自滿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己以師之則德崇業廣萬民尊親所以為天下王若自以為是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臣諂不至亂亡不止矣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大

三十五

○求聖賢而事之可謂得師然而能自得之意不可不深味也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求師之道在己不在人苟虛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三人同行善惡皆師正謂自得也○魏文侯之於卜子夏田子方固師之矣然子夏子方之所以為賢文侯知之否乎吾意猶夫聽古樂耳則其所好者特禮賢下士之名而非中心之自得也○不能而恥問於人居上而恥問於下問而不誠或少有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其

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制事制心有禮有義學者學此而已隆師好問者求此而已秦好問即能自得師也自用即謂人莫己若也王與亡且勿發盡意思裕正是王之故小正是亡之故○能自得四句都是所聞於古者○自懋昭至後昆是說德日新予聞曰以下又說德之所以日新德字貫至末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元

三十五

秦上文說到垂裕後昆是把那工夫的究竟都說了此則言起乎工夫正在今日不可放緩一着也惟獨也欲慎終無可下手獨於這始初慎之而已時慎字還是始初工夫到終無可慎小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時殖有禮二句泛言這正天道也欽崇天道則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有終矣○天道天命二天字照看○仲虺歎息說天下之

事必有始而後有終未有始之不慎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若要緊守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也蓋人君所云逃不過上天的鑒察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是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王今以大德受命固為天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禮而入於昏暴者自今以往誠能畏敬奉承兢兢業業益務天心之所殖常虞傾覆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於無窮而社稷有靈長之慶矣小君臣人倫之大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耳苟一為之則後有潛蓄不軌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自慙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忸怩而心不寧久矣天人交迫桀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不吾釋然後慙於逐君代立聖心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誥以明不得不為之意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三

三

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暴白成湯之心而陰折來者是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藉口也

書經彙解卷八終

書經彙解

卷八

商

仲虺之誥

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特克夏而歸至於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保其職來

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誕告包一篇如

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敘付予之責嚴造邦之

戒是也下明聽予一人誥亦包一篇而言秦此史

家本序故止曰萬方下節是誥文則告衆之辭也

故萬方之下增有衆二字萬方言其地萬方有衆

言其人後又易有衆爲百姓變文也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一

三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秦此篇雖告萬方有衆然適當諸侯來朝之時而

萬方有衆則諸侯之所統也故增一爾字指諸侯

而言時篇中凡爾字指諸侯天子自稱予一人古

今通義小古之聖賢纔說出便是這般話湯說惟

皇上帝云云武王說惟天地萬物父母云云傳說

說明王奉若天道云云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

眼前○書所說降衷便是有王宰意便是有個人

在上恁地分付然這個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

於理故以帝名之時聖賢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

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

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小何故不說降善

却說降衷得衷字只是中是無過不及恰好的

道理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

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此蓋指大

本之中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

而言則謂之性猷卽道道者性之發用處○六經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二

三五二

言性實始於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

此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皆屬下文蔡氏獨屬上

文以爲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

此恒性也特氣稟不齊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

其道耳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

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不必容力於其間也至於

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焉秦若字

傳解作順字順之則有恒性是把若字看重了小

註降衷之初云云又把若字看屬上文俱不肖經

文口氣愚謂此句重一恒字若解作如謂如此乎有恒性言其性之一定而不易也程子解中庸庸字為不易之定理即此恒字意或謂恒是平常之理微有不同時克綏厥猷指民自安於道說惟后極重民有常性由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安於其道者父安於慈子安於孝之類是也何以非君不能有刑政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作之君作之師三才所賴以立也化育所賴以贊也○秉性猷只此一物但有原於天具於心發于事之別降衷恒性即所謂天命之性綏猷惟后即所謂修道之教○此節以惟皇上帝與惟后二惟字相對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而綏猷必待乎君以輔天之所不及見君道之繫於天下如此其重也歸重在君道上或謂天立君之意失之矣○克綏厥猷為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若不克勝守典承休勅諸侯以同盡其職而萬姓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

綏猷之咎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時滅德滅君德也綏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詞威與虐相應罹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弗能忍也秦弗忍與因民弗忍之弗忍同傳不可堪忍可字用得微拗小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問有不知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常理也不如此便是失常天莫之為而為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如冬寒夏熱是常理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時天道一句是大槩說重禍淫一邊降災以顯其失君道之罪未說到亡桀處○天之降災有仁愛人君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之望天降災以明其罪示誅絕而已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辜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時肆字緊承上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天命昭
威卽上降災以彰厥罪者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
呼應殷人尚白今云玄牡未變夏也大事不敢自
專故告天地以行之大事不能獨舉故求元聖以
輔之戮當作勗古通用舊音六弁力也秦與爾有
衆猶云代爾有衆也與字雖不可訓代而此句意
非代字不能明時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請
命請有衆更生之命於天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
一聽於天也秦請命與請罪不平請命卽請罪也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五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非民
允殖
秦前三句應請罪後二句應請命時字應上請
字而言請者聽於天而不敢必之詞此言上天信
果佑愛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伏則請罪得矣秦
弗僭單承伏罪說不必兼佑民下二句方說到民
上請責若二句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若以
責若句形容天命弗僭則意短矣○昔也民困於
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

有生意責然如草木之敷榮非民信乎其殖矣殖
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之辭也應請命
而言秦非民殖不可說施善政善教只從去罪人
來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時夫罪人伏而非民殖予之責已塞矣今爾萬方
不能釋我是天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凡爾邦
家乖離而不輯搖動而不寧皆予一人之責也深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六

惟付予之重必能全降秉之理盡綏猷之責庶足
以當之而朕寡昧未知獲罪於天地蓋一念有違
卽孤其負托之意真有見絕於天地而不知者故
慄慄危懼若將墮於深淵也見得前日天命我伐
夏責固重憂固大矣今日綏猷之命則責愈重而
憂愈大也予一人豈能獨堪乎此湯自嚴畏而言
外隱然有求助意○輯寧卽綏猷之事和集其民
而使不外於倫理之謂輯安養其民而使得免於
荼毒之謂寧○以一人對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

茲字承上說秦未知獲戾重一知字傳中與否二字不得經文語意時聖人之心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如此

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時無從匪彞卽罔失法度之意無卽愾淫卽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意蓋匪彞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愾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曰無從無卽戒其不可爲也秦兩無字對下守字一反一正說○湯豈無典則示諸侯遵守而云各守爾典這典字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七

正根恒性說來第二節下民二字是對上帝而言其實統天子諸侯士庶在內這恒性在天子則爲天子之典在諸侯士庶則爲諸侯士庶之典夏王之滅德滅此典也諸侯之守典亦不失此恒性而已時說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畧寬了些時天休蓋俾予輯寧之命天之休命也前言已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以承用力字要見深望於諸侯之助而恃以不恐意○韋顧昆吾之屬惟廢其典以與夏桀同底滅亡不得承天之休諸侯

則既見之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時爾有善承凡我造拜節來罪當朕躬承俾予一人節來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朕之罪也蔽卽蔽賢之蔽不敢隱蔽必加顯揚也不赦者前夏王有罪朕不敢赦罪當朕躬豈敢自赦乎兩言弗敢正謂簡在帝心要剔透小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八

如天點檢數過相似時所以然者以善與罪都一一檢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善惡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爲君臣者皆當盡道矣然天命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爲尤重小非必已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爲罪也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民有罪則君

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蒞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獲戾於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時予一人既以萬方之罪爲罪則凡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爲哉秦上節專戒諸侯則似於朕躬處放寬了故此節首五句將爾與朕躬對舉言之然爾與朕躬又非可均任其責者故後四句專其責於予一人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九

三六

乃進一步文法罪當朕躬且輕說不可洩盡意義恐廢後四句小此繳篇首降衷有性綏猶之言深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小曰尚不敢必之辭時是也指上文所言也秦傳既云忱信也又引吳說兼人已而言自已說話末終要自已信之有何意味且經文乃字亦字有何着落○乃汝也用一亦字正對自已而言○上文既平舉爾與朕又專其責於予一人此則叮嚀

諸侯以終誥體誥者告諸侯故也言予一人固兢業圖終矣爾輩反國庶几於予是言而信之則不惟予一人有終而汝亦如予有終也予之致望於汝者厚矣忱是信而不疑然果行實踐意亦在其中有終者對造邦爲言也時與爾維新則既有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尚克於是而信焉乃亦有終耳小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稟稟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書經彙解

卷九

商

湯誥

十

三六

書經彙解卷九終

書經彙解卷十

小伊訓太甲等篇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說底細了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粗却切於學者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禘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小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人所作故稱年書言惟元祀書商史所作故稱祀時祠於先王二句告廟也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一

子

侯甸二句臨羣臣也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臨羣臣亦是祭所重告廟邊秦祠先王是伊尹奉嗣王見祖亦是伊尹乃一時一事或分時之先後又分為兩事非○對伊尹言則為先王對嗣王言則為厥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之先王似與此先王同傳中徧祠商先王之說俟再詳之○先侯後甸則知與禹貢五服之序不同矣周侯甸男衛之分本此小侯甸舉近者以見其餘時曰侯甸羣后咸在其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二

子

遠者在或在不在也在在位次也總已以聽冢宰謂凡百事務皆挈而歸之冢宰聽其指揮○祭告之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諸侯都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各總已職權且聽命於冢宰秦上句重咸在下句重總已以聽○冢宰以上都是末句源頭歸重在末句時祠告是改元之常禮因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肇修人紀六事聖武之昭代虐之寬皆成德事明言者本其實行而言之無隱也○祠告之際先王臨之在上薰蒿悽愴之狀既足以攝服其邪思昭事感格之初亦易於感發其善志於是推本烈祖所以積累締造之艱難所以裕後之詳備莫非成德之所在乃即其實而語之欲其善繼善述以紹先王之業也○小明知烈祖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信守之也○時亦伊尹先見其縱欲之微故預訓以防之○小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終克終

允德訓之之早故耳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時此下正伊尹之訓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以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為戒也○古字對今而言夏先后對湯宜重禹看方字與于其子孫弗率照應非日新方進之說懋字內有進進不逮意懋德如克勤克儉不自滿假惟精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三

三

惟一允執厥中皆是小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有夏先后懋德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時罔有天災者五氣各以其敘三辰不逆其軌也然不特罔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於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相推說下亦字莫不字暨字咸字要別見○獨不及人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

益大而至難測者莫如天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難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既得所

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子孫弗率不能法禹之懋德也故天降災假手于湯以誅之非復如前日眷命之隆矣小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纆弗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乎懋德之中也弗循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造為攻伐自於嗚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秦朕不是伊尹自謂猶我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四

三

有命之我也指湯而言時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假手有命則桀亡而湯興矣然天非惡於桀而私于湯也以桀造可攻之惡於嗚條而湯修德於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上天必命湯以伐桀也此二句起下節秦既云弗率則桀之惡可知既云有命則湯之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二句以申明上意蓋此二句是從上文見出的言桀弗率先后而天遂假手於我有命如此可見桀之造箇攻伐原自他嗚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原始

自毫之懋德來其禍其福無不自已求之非天之有心也○通節歸重末句以引起下文傳中太甲不知三句補早了若依他補之反隔斷經文語意時此節專就天命言見天命係於人事或以天命人事對言非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一

時布昭聖武即伐夏之事代非代有天下之代乃反其所為意二句一串兆民允懷緊承說小不徒謂之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出於德義之武故能除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五

暴救民以安天下時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為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敷著義理之武勇而興師以伐之義師所臨人自屈服鉄鉞豈必用哉代虐以寬必有其事如武王反商政漢高除秦苛政之類故民悅秦允懷在征伐之後因商王反夏政故信而懷之不是信其志在救民及室家胥慶也時信而懷之俱就心說信則不惑懷則不忘○此節承上朕哉自毫而言先王有德見嗣王當嗣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時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嗣前人之德也○即位之初先德之繼不繼只在今日○在王心則志慮方新之時德易進在人則觀望方銳之時德易孚○罔不在初即慎終于始意秦言不可姑退托而俟來日來年也立愛二句是說入內邊來始於家邦二句是說向外邊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六

去見嗣德之在于孝弟無他道也兩立字不包天下取法意立愛立敬惟在吾之親長親長外不必家喻戶曉然這愛敬却始於家邦而終於四海也時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心於親長我知我道所當行而已形其愛敬之則於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令而從也是以始於家邦終于四海也上為親吾親長吾長下為及人之親及人之長小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於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

海之人莫不各有親也莫不各有長也亦莫不各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孺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秦上文說代虐以寬則寬是德之當嗣者即下文肇脩人紀之類亦是當嗣之德如何此節說孺弟之德始家邦而達四海與上下文義不屬矣原來只因傳及小註把始於家邦二句都以愛敬貫去故失經旨今雖從其說以趨時仍據經文正之於左時親暗指湯長暗指尹法先王敬大臣是也○太甲後來顛覆

湯之典刑不惠阿衡庸罔念聞尹已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秦立愛惟親言當法烈祖之所為也立敬惟長言當從老成之所訓也如是則必能嗣先王之德而其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兆民允懷亦如先王之時矣○德是上文之德愛敬不是德是修德的工夫始家邦終四海是德之效全與愛敬無干

茲惟艱哉
 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脩如脩道之謂教之修品節修理之也○湯以修人紀自任於身吾身有未盡則於人紀必有虧凡於今古之善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秦傳中愛敬之說不必用○諫既曰從又曰弗拂者從以外言拂以心言也時先民孔疏以為古人蔡義優○從諫弗拂誠於納善言也先民時若誠於親善人也曰弗拂則非勉從於外而已曰時若則不但聽用其言而已○從諫君德之要故尹稱湯首及之弗拂藹然樂善之心可想也時若不但聽從其言與之同心事事無所拂逆之謂也○惟是耆舊有德的人乃屈已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照下之謂明心體虛明自然旁燭奸不能欺佞不能售以察為明非克明也○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先後緩急心正理明自然旁燭易曰智臨大君之宜臯陶曰元首明哉○實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

人心未離而實心以事桀言○其為下管小大戰戰之日進賢至於三蒙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秦與人與字謂接與也不是取善意人字泛言倫紀中人蓋從上文所事所使之人而廣之臣雖在中却不專言臣也時不求備不專是使人必器之檢身兼內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心其工夫亦如此此二句相對以見意○大凡與人若求其備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與人自是當寬善則取之不求其備若檢身則不可以此自假故所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九

三頁

求乎臣以事君未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未能皆我職分之所當為一日未能一日有關此湯之所以若不及也○此以先王成德言之摩修人紀為綱下六句皆其實事俱就為諸侯時說秦從諫六句雖都是摩修人紀之實然首二句又是下四句源頭諫是講明人紀者先民是體人紀於身者弗弗則義理明時若則準繩定所以居上云云也○居上四句雖是上下人已開說若細論之與人不求備畢竟是明忠一類事此三句正是

修人紀處檢身若不及則是猶恐其不能修也聖不自聖如此時以至於句承上起下相屬之辭不可從此句截斷○先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辭○歷數湯之德而繼之曰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於言表秦茲字指有萬邦說○通節總意在幾箇虛字上看出前曰嗚呼後曰哉乃知通節是嘆辭故用此等字面相首尾肇始也桀自弗率湯自修豈有因桀滅德而湯始修之理耶這肇字對下以至於而生○上文說布昭聖武云云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十

三頁

正是有萬邦事此又推本慨嘆說道那先王之有萬邦豈是容易得來他始初為諸侯時修人紀如此其勤後來纔至於奄有萬邦假令人紀不修或修之不如此其勤萬邦必不能有也然則這有此萬邦何其艱難哉今王斷不可易視之矣○今王欲長有此萬邦須是如先王修人紀一樣言外寓上文嗣德之意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

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時敷求不拘其地不問其類輔字兼勸善閑邪二意輔之立人紀以先天下不使流於縱欲之歸而保守艱難之業於不墜耳秦上節從立愛惟親來此節從立敬惟長來時此篇曰敷求哲人太甲篇曰旁求俊彥孟子亦稱立賢無方商家一代得賢之多實有所自賢聖之君六七作亦賢才衆多夾輔之力也○古聖王莫不有以貽子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十一

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所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敗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秦有仕指嗣王不指官恒舞等亦指王不指卿士邦君時哲人輔之導腴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

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傲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之轍為臣者不敢犯不匡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小古成童習舞恒舞則為愆歌以詠言酣歌則為愆時舞及遊田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故三事特言恒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以歌舞為巫風貨色人所貪欲宜以義自節而不可殉小殉如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時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比頑童是好人之所惡愛憎乖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十一

錯故曰亂小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為十愆前十愆因後四愆而生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敗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人紀與風愆不並直三風十愆入絕所以廢壞也○此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人未消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這十件內為卿士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必喪其家為邦君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必亡其國○喪家亡國雖指卿士邦君其實借言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况天子乎○枚舉卿士邦

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環視夫人盡然則為人主
宜索何告戒之微辭也○左傳昏墨賊殺謂有此
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秦傳云墨刑也亦指
貪墨之墨包殺字意在內非墨劓之墨也小臣下
所以不匡以貪官固位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
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
或曰臣下不匡而遽入重辟無乃過乎曰置臣所
以正主也視主入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秦喪家
亡國不忍指斥嗣王故借卿士邦君言之到臣下
二字則直言天子之臣下了臣下應官字刑墨應
刑字具訓者以此所言全具訓之也時天子而犯
此風愆臣下苟不匡正則必有墨刑以加之然又
訓之於蒙養之士凡風愆之戒不諫之刑詳悉以
訓之也不匡其刑墨是欲其正君於今日具訓於
蒙士亦欲其正君於異日秦此時羣后百官咸在
故尹語及官刑見匡嗣王不獨我一人之責也小
太甲他時之欲縱尹於此時已窺見其幾微故預
為之戒也○意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

等惑其君者尹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
刑如此而徐為之謀後遂營桐宮不使狎於不順
焉時訓之豫又至於再三而王未克變尹乃營宮
於桐不使狎於不順此豈尹為之夫固成湯付屬
之意也夫固成湯制官刑之意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小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
○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
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弋十愆之藥石也○
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如
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作善之祥惟德之慶
皆自敬身出時以風愆敬之於身惟恐萬一有之
○卿士邦君有一於身邦家必喪王可有一於身
乎故言當敬之於身秦嗚呼與哉字應嘆辭止此
下文非嘆辭也祗厥身虛說且未可言戒風愆念
哉纔是把那風愆念念不忘而戒之正祗厥身之

實傳意是如此解特其辭錯綜人未易覺耳諸家都把祇厥身重說了念哉二字便似複矣或云祇之於身念之於心欠通時敬念當一直講○上言人絕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修也小以其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時聖謨以垂儆之意言洋洋言其所關者大也嘉言以所徵之辭言孔彰言其為天下鑑者甚明非難曉也○聖心之慮此其為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圭

字圭

洋洋聖言所指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見其不可忽而當念也○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為善為德不能敬念而犯風愆則為不善不德秦但作善則無往而不得祥但作不善則無往而不得殃故殃祥皆曰百小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也時兩罔字作無字看慶福澤也宗宗廟也○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於大而上帝之降祥恒在於斯雖萬邦之慶不過自此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

上帝之降殃恒在於斯雖覆宗滅祀不過自此致之耳○漢昭烈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秦罔小罔大本小大對言如何罔小便說從小處積累罔大亦說從小處禁戒經文分一小一大而解者却都在小處說是執昭烈之語以訓經不知其非經旨也朱子嘗言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又曰人之學問逐日怠地恐懼修省只得恰好才一日放倒便都壞了此語正與經旨合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夫

字夫

○說罔小便含箇大意在中說罔大便含箇小意在中爾惟德無所謂小必是全美的大德方謂之德何也善難完而易玷爾惟不德無所謂大雖是微細的小惡亦謂之不德何也不善難杜而易滋也○爾惟不德罔大與勿以惡小而為之同旨爾惟德罔小比勿以善小而不為義更精深○通節宜孔彰截聖謨二句是足上文念哉意與上文共為一段惟上帝以下則發所以當念之意也○惟上帝三句泛說下文有二爾字才實指嗣王○爾

書經彙解卷十一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鶴 訂

太甲上

四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時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於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特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為主示萬世人主處仁遷義之法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上

時不惠以上篇事說德不克嗣祖訓不克念也○惟其不惠此書之所由作也四阿保通○阿大陵之有助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時阿衡號也伊訓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是尹為冢宰矣安得復有阿衡之官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可証其為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德罔小正是作善萬邦惟慶正是上帝所降之

祥爾惟不德罔大正是作不善墜厥宗正是上帝

所降之殃蓋上虛下實文法不可分天人看○上

只有善不善下却增入罔小罔大意見所謂善是

如此所謂不善是如此意比上更懇至小此篇尹

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

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

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

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

書經彙解 卷十 商 伊訓 十二

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

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

提綱挈領則在祇厥身之一言能祇敬其身則嗣

祖德而興不祇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

蓋以豫為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至如

太甲三篇之痛切耳

書經彙解卷十 終

不顧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
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
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
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
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陸湯常目在
昊天而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意而與神明
相為流通以此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常常清明
天地百神之靈即明命之不昧祇肅之心即顧諟
之心也以承二句只是顧諟于無間○明德則德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二

與天合出而交神便自然祇肅○顧是此心常存
此理常若有見齋戒神明洗心藏密以此精明之
德事神又罔不祇肅以承二字雖本上而言然事
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分而言
雖有明德事神之別總而言之敬德而已不得
以明德恤祀平看罔上天監觀聖人之德故集大
命于其身而付以治民之責蓋治民事神初無二
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治民者也夫在天
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聖人于天之明命而顧諟上

天子聖人之德而照鑒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
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
或忽乎聖人也曰顧諟者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
輿則見倚于衡之意曰監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之意勝用集二句承天監說
來有天下與安天下串說言天當眷求明主之時
鑒視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天命集于
其身使為生民之主而撫安萬方之眾然非先王
一人所能致也此時我尹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三

先王以安定斯民而使萬邦之眾咸得被乎于惠
輯寧之澤○佐辟安民一直意勿平戡定禍亂既
効勞于集命之時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
兼此二意發揮○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
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廕宅師即是撫綏萬
邦此句只重克左右三字時說後字非○所左右
厥辟者宅師之事不必帶明德說罔肆字緊承說
罔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于先王之明德以得
天下與伊尹之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

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以承此大業今日豈可
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豈惟尹一句是歸
重處言先王開創王業非能一人創之由尹爲之
輔也未句雖總承先王與尹來但意有抑揚須重
尹不可忽○因其不惠阿衡故述先王之德而又
以尹躬繼之見阿衡之不可忽也豈雖重尹然辭
不當涉于誇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

書經翼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四

三

忝厥祖
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已之不可忽此又儆
以前代之事以見已之不足恃豈先見謂先時曾
有見如云往常間見及此也不是以今日見夏之
先世罔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罔周則事皆
實心行皆實踐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
心昵小人而貌敬正士操持一而有常此其所以
有終也○有終是享國長久意惟終是與國咸休
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安危在君自古危亡

之世未嘗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得不至
于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能終無是
理也○祇厥辟指忠信說豈辟不辟應後嗣王祖
應西邑夏忝祖內正含相罔終意不是祖與相對
待成文豈不辟則罔終而于烈祖基緒之不承者
不能保矣雖尹躬將不爲罔終之相乎太甲以安
危之責寄之尹故尹亦以安危之責歸之太甲○
王勿謂尹能左右先王于昔而今便可恃以常保
王業于後王如不深戒而至于君不君則有忝于

書經翼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五

三

先王而臣亦不得行其職以效其忠有不能常如
先王之時可恃者矣○伊尹此言甚痛
王惟庸罔念聞

罔忽尹而不思基緒之自恃尹而惟知縱欲之安
是以視其書爲尋常通不在念若不聽聞其不惠
猶故也此節爲下張本罔辟不辟之言甚於漢人
所謂帝不諦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無所念
聽不聞其怒所以卒至于思庸歎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延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匿此下三節皆口陳之言○昧爽重看然不是時說平旦之氣事物未接全體澄徹之意○不顯者全體昭昭在目無一毫遮蔽也○聖人之氣無時不清明而天理無時不昭著○昧爽言其時之早也不顯即顧諟明命意言其心之光明也○欲縱者雖白晝猶尚昏濁先王則每于昧爽之時即不顯而清明在躬矣於是坐以待旦而憂勤惕勵不敢自逸也○曰昧爽曰不顯只是形容他一個勤儉傳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六

三

云洗濯澡雪則是指不顯為用工處而非心體又云坐以待旦而行之行字不見着落○聖人以德能修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之仁為有限而吾之心為有歎矣又廣求賢才求之一鄉一國而天下焉誠使吾之子孫得有所依據可保其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心也○玩小註之意蓋以昧爽不顯為修德以坐以待旦為行政故于下二句承修德行政說去觀者全要

斟酌時啓以知言迪以行言○伊尹前言湯之修

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不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反覆言之不出此二端者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命字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說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說玩上下文意畢竟還指大命說而明命自在其中○覆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七

三

是大命之失越命還當指明命言昧爽二句即顧諟明命也○旁求二句亦欲後人顧諟明命也○今王其無越此明命以自取覆亡可矣○越命自覆之語比忝祖益厲以王罔念聞故耳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非節儉之儉乃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放之意太甲之病在於欲縱與此相反○永圖即前所謂有終也○此救太甲之失正無越命自覆事也○懷字工夫在慎字內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儉兼

身與事言蓋敗度屬事敗禮屬身也永圖就國家說非是儉德之有永凡奢侈之失皆安于一時之樂而不知可久之謀者也故當儉德是慎而懷永久之謀制逸欲縱肆之萌不徒狃于目前則厥命不至顛越而覆亡免矣○謹約則永不謹則不永故須慎汝儉約之德而惟懷此永圖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於心者言也欲縱之源皆起於心待其發之於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矣故須自其根心者謹之謂之惟懷者並無別事也○儉德只是節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八

言

儉之德世儒說經甲者欲推而高之如此說儉卽有狹小節儉之意不知儉德亦非小其爲人也儉必寡欲心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侈必多欲心有存焉者寡矣聖人之言通乎上下言近而指遠此類是也○按此說儉字與前說異亦自有理宜竝觀之○若如此說則儉德當指外面事爲上說慎字纔是心懷字應慎字亦指心○禹之無間只是豐儉適宜然必儉於自奉纔能豐於神民未

遠矣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時此慎德永圖之事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若字承上來我欲王慎儉德而懷永圖則事事不可輕動矣譬如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而後發之也括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因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孝之類○欽厥止欽字卽帶在止字上或謂敬而後能止非因上兩句設譬以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九

言

起下兩句虞人之射既張其機矣然猶必省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釋之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度人君惟當欽其義理之所止率夫乃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卽事之度也能欽其止則率其祖之所行祖之所行亦卽其所當止也伊尹于此特恐其察之不精止而或非其所當止故繼之以率乃祖攸行者所以驗其所止也○時太甲欲縱只是一箇要快活的人凡作事只管胡行亂做更不去思量道理合當如何又不去檢點

祖宗成法如何故告他欽止率祖欲其慎動之意
 事之有度身之有禮皆具于至善之止本然之度
 也事得其度身得其禮皆乃祖躬行於前者已然
 之度也欽字率字只對釋字看要補一省字在上
 面傳中動無過舉與發無不中對看乃欽率下一
 層意通節攸行截○欽厥止是心上工夫率乃祖
 攸行是事上工夫圉止即大學知止之止原是心
 貫於事體不離用者率祖正是欽止上虛下寔文
 法時說蓋泥于傳立本致用之說而傳又泥經文
 一行字遂以欽專為心上工夫不知前所言顧諟
 明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正是祖之攸行正是體
 用合一工夫此所言欽止率祖是即用以見體故
 曰行止亦就行上說豈可以止為體而行為用欽
 止為立本而率祖為致用耶○此節歸宿處在欽
 止而首言若虞云云者恐其不知止之所在也省
 字重看欽止率祖無省字却包有省字意豈不孤
 其啓迪之托故懌永為慎德之主故有辭○懌者
 無憂于越命也有辭無越命之議也○曰慎所以

反其陷溺之志曰欽止率祖所以導其用力之方
 必欽率以致其慎之之寔然不先戒之慎儉德則
 何以約其奢侈之邪志而使之悟此格君之微權
 也伊尹本自任天下又受先王托孤之重故告戒
 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收結之
 王未克變
 睡未克變者據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不曰不
 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尹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
 未能變耳從而不改殆非語言所能動故有桐宮
 之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侮世迷
 睡此伊尹私論之辭茲字指欲縱言生之謂性人
 為之謂習睡習為不義若與性俱成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千古性學開端于若有恒性之一
 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
 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
 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

惟習于惡而後性流于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其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雖習與性成下福小人導之之意蓋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此何須尹說蓋此句與下句呼應茲字接未克變而言乃字指太甲說此時太甲之不義非性生也是習與性而成也就也習正是與小人處而習學之小人導之之意亦不當補于性成之下時孤忠不能勝衆誘徒言不能開迷惑故遷居桐宮一以遠比暱之黨一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十三

言

以令其思慕先王而興起其良心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園其訓二字爲句言即此是其訓誨處不必作書與言也雖兼遠弗順邇先王兩意然重先王一邊匪伊尹放太甲與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曰伊尹以義正君其心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檐擔了不啻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周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

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時租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廬墓耳放者後人之言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尹爲幽而奪之政矣○克終允德者善念以生舊習以革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言之園據伊訓首節則居憂是居仲壬之憂○允德是見成字猶云實德也重克終二字

書經彙解

卷十一

商

太甲上

十三

言

克字應未克變之克終者成就之意能成就其實德不止變其舊染而已○終字或作始終之終則當云前日先王始其實德而今日嗣王終其實德矣玩中篇眷佑有商之語此說亦通

書經彙解卷十一

終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爾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

歸見桐宮之遷非得已○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

之園徂桐而居憂服除而歸亳太甲所行者喪禮

也然徂桐本為密邇先王歸亳本為克終允德則

尹之意固自有在而喪禮特尹之所托矣假令服

除而猶未克變尹必復有以處之而豈但已哉或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一

章

謂迎歸重服除上恐不其然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罔民非后二句重下一句○罔民非后罔克胥匡以

生即所謂克綏厥猷惟后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即所謂天下叛之則為獨夫也民賴后以相正民

之資于后者固重后賴民以君四方后之資于民

者尤重蓋民或無相正之后則凡可以正人者盡

后也后或無以君四方則宗社一失永失矣此輕

重之別也罔皇天眷佑有商有不忘湯德意困太

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

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

尹嘗五就桀矣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盡

其忠誠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使

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何如哉玩味

實字可見○秦后之辟四方須要民所以得民須要

德我商先王既以德格皇天而得民矣今皇天因

先德之盛又眷佑我有商俾商之嗣王能終先王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二

章

之厥德此非獨嗣王一世之休實萬世無疆之休

也蓋不終厥德則民必失失民則罔以辟四方而

萬世之統絕故終德所以保民保民所以辟四方

而方來萬世之統皆自此留之矣萬世無疆之休

正與罔以辟四方相呼應或謂自今以往可以延

國祚于無窮萬世得民而為君或謂王之修德實

可為萬世處仁遷義之法而君民一體之慶終將

賴之于無窮向以萬世有辭望王而今果見其休

矣二說俱不見的確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囚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
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德
者得之于天者也不類猶不肖也天性本善人自
昧之則反善而爲惡與天不相似矣欲者嗜好也
縱者放肆也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團以不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三

三

明故不類欲敗度三句卽不類之實正與背師保
之訓應○人君之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
行之事皆求滿其所欲不能不變亂法度了君身
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於禮法之外
塞欲敗度縱敗禮下句比上句進一步度是天賦
之法則原與欲不對立禮是品節那天則的內多
欲者或能勉強于品節之中至縱肆然後品節都
敗壞嗚天作孽四句泛言其理下當補云今我縱
欲速戾是自作孽而不可逭矣師保之訓如作書

如口陳皆是背之者或問余問或末克變是也匡
救之德卽繩愆糾繆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
克終曰圖惟者言住者時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
也○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
尹正救以圖惟厥終團通節重尚賴匡救之德句
故尹下面許多說話皆應此句團伊尹說太甲克
終厥德上文有有商字則終字是對先王而言這
德指太甲之德太甲自言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這德指尹之德上文有初字則終字當對初而言
欲敗度等語其義精其氣下不以德歸已而以德
歸尹之匡救不言克終而言圖終太甲到此所養
儘高了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四

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嗚此下皆伊尹匡救其君而告以圖終之道太甲
悔速戾于厥躬故尹以修身告之卽遵禮度戒縱
欲是也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處無工夫德就發
用上說協下只帶允德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修身
至于允德允德至于協下一串意不可傳對講惟

明后言惟明后爲然非庸闇之所能也明者智由天錫析理欲微危之機察治亂得失之故而不溺于昏愚也○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蓋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亦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四海臣民之心豈易厭服故修厥身實德協于下乃爲修身之至惟明后然也○憲修厥身十一字共爲一句乃倒粧句法如云惟明后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五

三

此節且泛說明后是如此以開其端下文方說先王方說王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来無罰

○既舉先王之實事正見其爲明后○困窮疲瘞殘疾痲寡孤獨者舉其易忽者言則他可知困窮之民而愛之若子則愛之者誠湯之允德可見矣言允德則修身在其中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罔或謂服是服從非也民服八字重在下面四字命不

是泛言命令即指子惠之政說服是被服之意言先王惠愛邦困窮如子一般所以下民但被服這子惠之政命無一人不懽悅者也有邦即厥鄰說者多于有邦處一讀皆因傳解拗了言不但本國之民悅之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曰云云乃字妙當玩○既舉本國之民無不心悅並鄰民乃以先王爲我后而待其來其協下如此湯子惠其民而鄰民不見德而見罰故冀湯之來施子惠而除其罰也○並邦以下推極能協之遠本國鄰國勿平被其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六

三

子惠之德者止于本國之民若他國只是聞其風而慕之不曾實受子惠之德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乃汝也懋德即是修身囚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能有立舜不以堯爲的則不能重華顏孟不以孔子爲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祖欲太甲以成湯爲的也○既不曰祖而曰烈祖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烈之祖也○既聖學體用合一上文云子惠即是修身處此云懋

德視祖繫承上節說來傳引盤銘蓋欲發揮懋字
非謂此德是明德上文子惠是新民也說者不察
謂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誤矣時字正與懋字應
匪豫怠不必逸欲怠荒只悠緩懈弛便是須看時
字一時稍息卽非懋德矣○此題振起烈祖一直
講下憲首二句正說末句反收首二句當一連末
句另說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
休無斃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七

三

匪奉先以繼述言非奉祀之謂接卽接納之接接
下以從諫言非禮貌之謂罔奉先固非奉祀然說
作繼述則孝字如何說接下作從諫亦與恭字有
礙奉先接下還當輕說爲是罔惟固有時訓思然
經文上二句曰思下二句曰惟則似宜二義朱子
以此惟爲惟明后之惟最爲得之罔視聽是物聰
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
爲聰○聽德聽之德也德字虛聰卽是聽之德爲
爲優○聽德聽之德也德字虛聰卽是聽之德爲

云所聽者德蓋欲與視遠相對耳不知古聖賢言
語只要發揮道理明白何嘗拘拘對字耶○首二
句重兩思字次二句重明聰字視之遠及于天下
萬世而不蔽于淺近惟其明也聽之美德無一毫
瑕疵壅障惟其聰也如此說何等朗暢省許多氣
力矣罔由家以及朝廷孝恭爲首由朝廷以及天
下聰明爲大罔孝恭明聰懋德之目人君修德須
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
不思孝思恭也旣往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于近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八

三

聽惑于邪也今旣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
尹耻其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
之美于無窮也罔休字應前萬世無疆之休罔休
字固應休字無斃不應那無疆乎蓋謂王能如此
懋德正是克終厥德處那萬世無疆之休美朕且
承之而無斃所謂相亦惟終者也○無斃如小註
說則應那無疆甚妥如註說似無謂然時說從之
者衆今存之罔王之懋德如是則身修而德允足
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德而明君之事業在

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竭左右之初心以承順王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懌者是在何有于厭敷乎○末句正應轉匡救圖終意要見圖終之責所不敢辭匡救之力益以不替其何厭敷之有○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

書經彙解卷十二終

書經彙解 卷十二

商 太甲中

九

書經彙解卷十三

太甲下

其 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諷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一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時申誥者敬仁誠申前懋德意二三節申前視乃烈祖意若升高五節申前修身協下意末節申前朕承王休意○敬仁誠並言始于此○人君一身上為天之鑒臨下為民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天之所親者敬何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人之念慮未嘗不與大化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在于故長天之至者常防未萌之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克

敬如是則天親之矣民之所懷者仁何蓋天下各
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
大父母也雖以勢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克仁如是則民懷之矣鬼神之所享
者誠何蓋鬼神之德不越乎實理之聚散祭祀之
理不越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無
物故交于神明之道祭則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
○天無情故直言無親民有情故曰無常懷○惟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二

天二句二惟字相應天高高在上有尊無親克敬
則此心之靈時時凝聚時時昭合上帝故上帝惟
于此親之否則不親也○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
神民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蓋天
民鬼神雖三項平說其實民與鬼神對天不過因
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以
天親之意申誥之而并及于民與鬼神也未句只
說天位艱哉可見惟天為重言天便該得民與鬼
神也下文引先王亦說敬而不言仁誠說上帝而

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蓋尊言之則包三者也
○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
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苟一毫不敬不仁
不誠則天之親我民之懷我鬼神之享我安保其
常是豈可易而為之哉○所謂無常者其機不在
我而在彼也曰敬曰仁曰誠機則在我能盡其在
我者則無常者為有常矣豈人君上事天下治民
幽事鬼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
子謂之神人之主三者皆無常而其責皆在于我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三

豈不艱哉○天位之艱見三者無一不盡而後無
忝其位也艱字不是虛虛說箇難須重在難為上
○勉太甲之意在言外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時敬仁誠各以所至而言合而言之德而已否
德反看此二句着古人說以起當與不當與意言
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治而否德則亂也○罔既
說古人治亂之由便說後世人君與治云云罔與

治同道罔不興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罔不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敗遊夏桀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與宋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有興乎苟同事必二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位之所以難歟罔與治同道尹所指全在成湯未必指上古遠世說因時制宜欠通況下文明曰罔以辨言亂舊政成湯之政豈容損益○與亂同事不必昏主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四

三

亦有英主而與亂同事者皆亡道也○治亂以事言興亡以效言罔與比治說深一步亡比亂說深一步與治同道却只是德與亂同事却只是否德蓋上二句據目前說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日究竟說故云興亡與纔應天親民懷鬼神享亡反此治亂尚高一層不可入此意○慎厥與與字雖從上二與字來然包同字在內○上與字較虛活此與字較實死然就只是同字意不是真有某人相與也○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說而進圖

終之道也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于初而轉移于終也故言及此罔欲盡君道之難惟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慎厥與即與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邊○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興亡一反復耳○道之所由適于治者非一端始而與治者難保其終之必與于治事之所由入于亂者無定形始而不與亂者亦難必其終之不與于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五

三

亂必灼見乎天民鬼神之理洞達乎治亂興亡之幾而無一毫之蔽無一息之昏乃能常與于治也故曰惟明明后○太甲敗度之時幾乎與桀同事矣一旦悔過思奮所由者即湯之道在力行不變耳故尹謂終始慎厥與者乃明之至而為明明后也○傳中明其所已明不是解明明字只是會意說其實兩明字只一般是明而又明之意若以所已明貼下明字明其貼上明字則二明字是兩意而非本文意矣進乎前前字指惟明后句蓋明后

是前篇已有的此又增一明字言其為至明之明
后也小註得之傳實不妥時說終幹旋不來此
節正與修厥身節局面相同蓋通節是說說下文
方言先王方言今王也○下文先王二句應德惟
治今王以下至末應與治同道罔不與終始慎厥
與惟明昭后方匡救以圖終不必及亂亡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

○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惟時云者謂敬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六

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先王惟能勉敬其德至
于與天為一先王於此非于性分之外別有所增
益也其工夫之深至惟在于懋敬厥德故能用集
大命撫綏萬邦則嗣王今日之繼有天下其可不
以先王為監而思所以懋敬其德求所以克配上
帝者乎曰尚監者庶幾其能監視亦期望之辭也
伊尹于此語先王用工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
工之極則曰克配上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

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
而鬼神亦無不享矣罔上欲其慎所與此示以所
與之人也懋敬克配此湯之德惟治而明王之所
當與也監即所以與之矣○懋敬字德字根上二節
來此貫二為一法也德字實敬字虛敬字固重于
德字而懋字尤重○克配上帝依傳及小註說道
理極精但難喚起嗣有令緒故存時說懋敬厥
德如顧諟明命日新又新是也克配還就位說所
謂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懋敬配帝所謂惟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七

天無親克敬惟親也程子曰敬則誠又曰才不敬
便私欲萬端害于仁是敬可以該仁誠而克配上
帝則民懷神享在其中矣○令緒與茲字相關令
緒即配帝之緒蓋配帝之緒由敬德得來既嗣其
緒當監其德也○此節兩段是倒轉應法嗣緒應
配帝監茲應懋敬茲字即指懋敬厥德四字不必
牽合仁誠○監茲二字是大旨下文都是此二字
之目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四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先王之德已造其極固為高遠今必自一念一事而進之是即自下邇始也。○夫人之情當其安于縱也則固茫然無所容其情矣。既而悔悟遷善則又懼其欲速之志或生于自咎之太過反躡等急迫而非所以養德矣。故欲其有沉潛積累之功從容造詣之趨示以進德之序以矯其欲速之偏不然始雖與治終亦與亂奚足取哉。○此下四節畫一以告太甲言欲監先王之德當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八

三

矯人情之偏也。人情之偏有五躡等無序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君位三也不慎始四也好諛惡直五也。園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先說譬喻然後引詩及孔子之言以發其意。此下四節正與中庸章法相似如何將此節自為一意與下面四事相對耶。尹既教太甲監先王又教太甲從卑近處監之。這卑近只說箇空譬喻果何所指且下三節數四事而言之何故此處只空空說耶。尹書凡五篇並無此等文法。○下三節都是目前

近事而人所易溺者故此節設譬以起下文。下邇二字統下三節而言傳及諸家都未勘破。○下三節所言四事至下至邇然欲監先王離此四事不得久之精熟便與先王一樣便是高遐處。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睡傳易惟字為思字則句中各分戒勉文氣。順經文原謂惟民事為艱見易民事是輕其艱也。惟君位為危見安厥位是安其危也。意本直截。○民事農事也居上者易視民事為輕而不知在民則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九

三

甚難也。上重之而思其難則利病知而興作時廢舉當危者安其位者也。居安思危則不至于危。園傳訓兩惟字作思固拗了。經文口氣然時說把民事作農事把難作民自己難尤覺不妥。蓋危既與安相反則難亦是君難與輕字相反豈有輕安危三字都屬君而難字獨屬民乎。難字不可屬民則民事不可作農事審矣。原來民事與君位對謂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之事也。○尹戒太甲說汝所理者民間之事汝所居者君上之位然無得輕易

民事這民事却甚艱難政教施于我難以合天理順人情而無毫髮之差也政教及于下難以遍黎庶暨海隅而無一民一處之遺也無得安樂君位這君位却甚危險命不于常也時二者本自相因知重民事正所以保君位之安思位之危正不忽于民事之重

慎終于始

四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言慎終于始則謹始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十

三十三

善其始也時太甲志于圖終然謹終在始○不慎終于終而慎終于始則當改過之初即欲為無窮之慮矣纂謹終惟在始時謹之乃前篇幾康及論語遠慮之意不可因傳中今日他日之說把終始看作兩樣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時聽德惟聰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二有字要看得活時聽言之道當求諸義理之當不當順

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拂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忘其言之逆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為逆時此對太甲言故淺近切實若論至理即一逆一遜已自差了如成湯從諫弗弗言雖鯁直何逆于心今心曰汝心志曰汝志蓋太甲之心志理欲初分猶未到湯處故不能無逆與遜○逆心之言亦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言多甘○求諸道與求諸非道合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十一

三十三

二意講逆心之言必求諸道非道固當置之使其言合乎道豈可以其逆心而拒之乎遜志之言求諸非道不非固當從之使其非道豈可以其遜志而從之乎○必字重看言而中吾之過固道也不中吾過則亦以防其未萌之欲其危明主之心可諒也是或一道也故不論其是而是而必求諸道獻諛非道也如慮吾不從而婉言以相道則以其謂我君不能之心而伸其遜就之說亦非道也故不論其是非而必求諸非道此教太甲用直遠佞

也亦一時矯偏之言然對悔過之君則為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罔慮是思之于心獲者得其理也為是行之于身

成者成其事也○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

思而力行之耳與嘆而更端乃通貫一篇之意自

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漫

焉聽之未嘗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之

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慮始知其句句有益

然即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

成故曰弗為胡成○獲得于心也人于道理講說

甚明白若不精思終非已有必疑神密玩反覆細

繹工夫到時快然有真得處然後知向之所認以

為甚明白者皆虛見也故曰弗慮胡獲見必慮而

後有獲也既得之必實體驗之而後吾之德始完

不然雖得之必失之矣故曰弗為胡成論性則不

慮而知者良知無為而成者至德論學則慮而後

獲為而後成者蓋以困知勉行望太甲也○一人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三

元良本思為兼盡而造于極致處萬邦對一人言

貞就儀形其德說○太甲果然思為之力則德成

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先

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之所承聽而

效法者一人也○元良中暗藏敬仁誠以貞中暗

藏親懷享○慮為乃與治之用功處一人元良則

德無愧于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于先王所謂

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

于休

辨言是君之辯言想太甲縱欲之時必以先王

舊政不足行而喋喋利口爭辯拒諫不從尹言至

改過之後未必復蹈此失而尹猶戒之者蓋尹有

去志恐太甲病根復萌耳秦傳能思能為三句要

應上節反把本節辨言二字畧了蓋辨言固是能

思能為之人然能思能為作其聰明正解不得辨

言二字○辨言屬太甲從傳也據理作臣之辨言

為長亦自古受託孤之奇者於進退之際可謂至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三

難爲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貽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時王安石論事上下古今人莫能難神宗信之以改法度擾擾數世至靖康之禍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則邦其永孚于休豈不驗哉○成功指輔成君德之功○寵貴倖也利祿也○尹爲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五

書

邦家矣成功以寵利而居則臣工相猜無以杜讒賊之口而邦其危疑矣○功成而身不退以至于于君臣俱失豈邦家之美哉霍光是已○秦邦其永孚于休接首句甚易接次句却難君守舊政則邦必昌隆此理甚明至于臣既成功後不居于寵利中而退去焉如何便得邦休蓋人臣貪戀富貴者必不能正君德直至凶于爾國而後已今不居寵利使人人皆知輕富貴惟以懋德正其君如此而邦不永休無是理也諸家多說是讒間不生君臣兩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商

太甲下

五

書

全似着窄了于邦休不切

書經彙解卷十三終

書經彙解卷十四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時復政即冕服奉迎之時既者追叙之辭也復復還之復伊尹初攝政亦受君命而攝者今太甲終喪臨民即政尹舉三年所攝行之政而復還于其君是非予奪一聽命焉禮也非政在伊尹而今始還太甲之謂也○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免則伊尹又相太甲蓋尹此時將欲告歸太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一

三六

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也○將告老歸私邑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付託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告戒之○陳戒于德謂以德陳戒也戒者戒其不一也通篇俱是戒辭以一德為主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秦命靡常雖是發天難謀之意然尚虛說下文方是命靡常之實傳云然天命雖不常而常于有德

者用此轉語把經文反挑剔不醒了不常厥德所謂德惟一不常厥德所謂德二三〇一者無雜無

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秦此篇從終始慎厥與來重在一箇有終之意故開口便說常下文一即是常之變文若純而不雜之義在德字中已有了不必用在常字內睡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而言也保天保之亡亦天亡之觀下文皇天弗保此義自明且于命靡常有情○此泛言下節引夏商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二

三六

之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雷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時庸德常德也慢神雷民即弗克庸德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不保桀既不得以為神人之主矣然而不可以無主也於是監于萬方啓迪其可以受天命者而眷顧敷求其一德使之代夏而作神主也啓迪是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啓迪眷求一

直說有命一德蓋互言之其實一德卽有命之人
啓迪卽眷求之意○有命者一德必獲天故謂之
有命之君也皇天弗保則是無命矣○時一者有常
不變之謂德者得也內得于心行得其理既得其
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
而允庸之主鑒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
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臣當先君後已今日尹躬暨湯何也尹聖之任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成有一德 三

湯學焉而後臣天生齊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君
臣同德聖聖相逢非泛然君臣比也又何形迹之
嫌○時湯于尹學焉而後臣則一德自尹而授湯者
也據實告君何嫌之有○秦尹躬暨湯先尹而後湯
者此尹慶幸之辭也居下位者何代無聖賢獨聖
君難逢耳尹方樂道莘野時自謂躬有一德惟恐
世無一德之君而幸湯與尹相同是不獨臣下有
一德而尹躬與湯皆有一德矣○克享以下都指
湯說尹不過輔之而已益見上文先尹後湯之故

如小註及時說則上文既重在尹邊下文便難說
了○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當上天啓
迪眷求之心也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四方後
后卽有九有之師之事天子主百神之祀統九有
之衆上下亦互言之爰于也○九有應上節九有
字受命有師串說當玩中間一以字此二句重天
一邊爰革夏正重湯一邊○以事言之則必先革
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
而後有伐夏之舉○桀之亡所謂厥德靡常九有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成有一德 四 三六

以亡者湯之興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夏商不
平夏是引起之意重商一邊證上文之意亦不重
只重在起下文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天承受天命說民承有九有說天命則人歸故
此以天民並言○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商之
君臣惟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是
則天雖非私于商而不能不私于商之一德也商

雖非求于民而民求歸于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圖此節以後只主君說小註君臣平言非也時使其有私則夏亦可私矣而何獨私商耶如其有求則夏亦可求矣而何獨歸商耶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以倣之也○上述商事此因斷其理如此○德一而已二之則不是況三乎泰二三是活字不恒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五

其德卽二三也○德常常如此則爲一纔悖乎德則爲二由此悖而又悖則爲三總之只是工夫間斷不復續了傳惟狃于純雜之說細玩前後經文煞有難通處○二三不可說是時出時入或在德中或在德外又在德中如此則動罔不凶說不去了○德純乎天理本一而已人欲之私間之一者始二三矣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卽凶也○一則動皆合理故吉二三則動皆背理故凶○受于人者爲吉凶降于天者爲災

祥疇惟天之降災祥專一在乎德故其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斷不差也○秦惟吉凶不差只存乎其人耳宜吉必吉宜凶必凶也所以然者何也天降災祥只存乎德德一則祥德二三則災故也德正是人之德祥正是吉之實處災正是凶之實處傳本不誤第不於僭字祥字處各分一讀所以難曉○災祥應上文亡九有保厥位吉凶尚虛說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六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新服受天命太甲卽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新服厥命德亦與之俱新兩新字對看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天子之命卽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攸判之始圖新其德痛洗舊染之污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也○秦惟新厥德乃已然事卽前篇克終厥德也下文方是勉太甲語如傳用一當字則是勉其新德不見重終始惟一意了○終始惟一重終字此字乃通篇之骨一字與上文幾箇

一德應觀此語則知上文一德之說而德二三亦可以反觀矣○日新重日字新字是上文有了的

○言嗣王新厥厥命已能惟新厥德矣然德不患其不新而惟患其不日新故必終始惟一與湯一

德相同是乃謂之日新而非徒新于一日二日也日新之義已見前篇小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

○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銘盤曰日新仲虺之誥曰

德日新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視湯銘發明精密時日新在惟一中見出非推出一語語惟一要其久而言也惟要之于終不異于始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可謂與日俱積者矣○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

始明而終暗始敬而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豈新德之全功哉秦篇首常字有二義前代有德而後世無德非常也夏王弗克庸德

是也初有德而後無德非常也故嗣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小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由小人盡之則不間斷于已亦必間斷于人也故又告之以用人之道時君德既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咸有一德此篇之綱領○任字貫至左右句官庶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才是一德一才

可以當庶官之任者其人是才全德備無愧于輔相大臣者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必不任也此言用人之謹臣為上二句言臣職所係之重是推當謹之故也臣兼庶官左右小為字並去聲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為下者利于民而不徇己之所安而逢君之惡也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時為上為德如大則保佑王躬小則因事納誨是也為下為民如調元贊化變和天下承流宣化膏澤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一德 七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一德 八

生民是也。臣之爲上不獨爲君之事而實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爲下而惟以爲民則又君德之所賴以承宣矣。秦傳云慎于聽察這聽察若作任用後聽言察言之事則與和字相礙。若用孟子勿聽然後察之語意便與任用逆了次序時未用之先擇之不精則無以杜小人之倖進。既用之後任之不篤則無以展君子之才猷量才度德重惜乎名器祿秩之頒而任用之不易緣迹考心參酌乎物議已見之同而聽察之不忽是難且慎也。形迹不存都俞吁咈于堂陛之間而可否之相濟讒間不入專意責成于委托之際而終始之不渝是和且一也。○當難其進及進也又當慎其選選得其人又當可否相濟而待之以和不特和而已必志同道合上下無纖芥之間而後無媿于咸有一德之意矣。秦時說兩段前段說慎字從傳後段說慎字與傳異然慎其選亦未見的確。○其難其慎從首二句兩惟字生來惟和惟一從任字生來其難其慎是惟賢才惟其人而後任之也。

惟和惟一。是既得賢才既得其人則必任之矣。此二句意首二句中已藏了至此始闡之。○言臣道所係之重如此。此嗣王之任臣所以當其難其慎于未任之先惟和惟一于既任之後也。○一訓專一仍是那一德事。○難慎和一雖平重然歸宿在一字上。○不難慎和一言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一未始不由于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君德之一。○一語夫防之于先則尹雖去而狎于弗順者可。以無慮任之于後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托吾見庶官左右皆得人而爲德爲民有賴矣。○此節本說任人之道然爲下取善張本。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不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一者統于理而無二三之謂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始終不變而有常也。○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

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于善始為吉耳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于善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有萬端亦無常主必貴協合統會于克一之地謂

一以貫之也○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賡四句一串下無相對之意蓋德兼眾善執一而師則所取有限無以得萬殊之理故當主善為師謂以善為主善則師之則善之所在皆德之所在也然善亦無常主蓋善原于一者也就善而主則徒得其散見之迹何以達一本之妙故當協于克一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善之因事而不同者理之易地而皆然者也協于吾心之能一則其散見者雖有萬殊而其定則之在

吾心者則一一之所出無往非善矣○一者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一本者理只是一箇萬殊者做出却有千般萬樣之不同一本如尺度權衡之有定如官較勘定權量只有一箇若民間私造有大小便二三而為惡矣萬殊如稱量天下物箇箇不同都從此一定底權衡中出無有差貳所以說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惟萬殊故不可執一而求惟求之不執于一故協于克一克一者一本也○此心若

雜于私欲何以能一聖人之心常一所以動無非善所謂一以貫之常人未免有二故當強恕絜傳及諸家之說雖文有小異大旨皆同然專看本節則眾說義精似無可破若以經文上下節貫穿看去終覺未妥○上文日新以前都是說己之一德任官節纔說到用人上此節則合而言之德屬己即一德之德善屬人即從庶官左右來○善雖屬人然却不指善人說蓋謂人之善言善行也善無常主這善字主字即上主善二字克一之一亦有

恒之義從上文惟一說來且要繳到一德上去○言已之德必有所師法而後成然却無一定之師惟人之善便是已師當把他做主張而以之爲師法這主善又無一定之常左右大臣有善百官無不有善只要我心能一而始終不變便與那人之善相協合是這主善乃協合于自己克一之心也○不然我非一德則取善不專未有能惟一者矣○似衆說則德字善字都泛說一字又指一理與上下文何相干涉○克一二字都重而克字比一字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三

三

尤重蓋上文說一德已詳此則惟慮其不能一故云協于嗣王之心能一也似衆說則一字最重而克字全不見着落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既俾字重看言一德功至自感乎人若有使之然者咸曰者見感通無間也又曰者見因其言又得其心也克者必能之辭承者無窮之辭底定也○此總承上三節而言圖心克一德師善而有德

由是所言皆德之發而民稱其大又推到王心之克一處是此節緊承上節說來也○突然說言者王之德及于民者非言無所可見耳言指號令兩王字自嗣王生來時太甲新服厥命群下稟命之初也德焉既一則理無不徧而事無不周其發而爲命者必大矣此萬姓所以咸贊也○一哉王心者心一于公不貳于私也一于義不貳于利也一于道德憂勤不貳于聲色遊畋也一于君子不貳于小人也心純于一德則妙百慮而不貳主萬化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德

十四

十

而有常言之所以大也秦克綏重綏字些永底重永字些底訓厚是會意解物有蓋有底江海亦有底則底字訓寧定爲切小人君有純一之德存諸心則發諸言者大天下之民人聞其言之大而皆曰大哉王言因以知其心之一而又曰一哉王心感應之妙自然而然于以見人心之理無間于君心之理君心之理深契乎民心之理也所謂一德之感應夫如是先王之祿則克綏之克綏云者基圖之鞏固如置諸磐石之壯也烝民之生則永底

之永底云者海宇之靈謚如錯諸祗廟之廣也所謂一德之效驗匪克綏永底皆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卽所謂受天明命者今王以一德保厥位則克安此祿而無靡常之憂矣烝民之生卽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今王以一德而作民主則永底其生而無罔克胥匡之憂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詩此篇專爲一德發而此條又有所謂政者何蓋德卽一德是已政卽一德之見于行事者○德者

詩經彙解

卷十四

商

成有德

十五

三

政之本政者德之推重德上看○萬夫卽萬姓也○七世之廟有不毀者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夫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此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能如此故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本文只云觀德觀政宜着好一邊講而不好邊只帶言之○此與上文意相聯克綏先祿者終當配食先王之廟永底民生者斯能長爲萬民之主○此節兩股固承上文綏

祿底生來而前股傳說未妥○七廟天子之制也

言先王未革夏正廟不得七今而七廟正先王之

祿也若能永綏其祿而常保七廟之制便可以觀

德矣如傳說則當云不毀之廟可以觀德要七字

何用且七廟既有太祖在內傳統言七廟親盡則

遷何也○時說之從傳者多獨有一說與傳異然

不與予說同也今亦備之○殷人六廟今云七者

祈太甲也○古者惟四親廟夏則五廟禹與二昭

二穆也至商以契爲太祖而湯又有功不當祧遂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成有德

十六

三

與二昭二穆爲六周以稷爲太祖而文王武王又有功遂爲七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節又貫二爲一言必

底民生以長萬夫而後能綏先祿以有七廟也○

自字從后生人字從民生匹夫匹婦從人生民主

從自生六句氣脉一連傳於首二句分截非也時

首二句言君民相須之理以見民之不可忽自廣

從我貴上生來狹人從民賤上生來以有餘視已
是自廣以不足視人是狹人匹夫以下正言不可
自廣以狹人之意蓋自廣是恃后之尊貴狹人則
看那民太卑賤了不獲自盡謂有欲而不得遂有
惡而不得去為后所苦而不獲盡自己意念也與
取善似無干獨舉匹夫匹婦者言至微寡者尚如
此況衆多者乎說后民相須見民之不可下也
所以為后者母得自廣以狹人何也狹人必不能
使其民也蓋自廣狹人則政必不恤其民而民不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一德

七

三

得所無論萬夫即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這后之
為民主者將誰為使而罔與成厥功矣雖欲綏先
祿有七廟得乎自廣狹人不德之極也心之不一
不待言矣此節言后非民民非后是不可使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其與舜命禹以精一而未及于
衆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者亦有合焉尹樂堯舜之道而有得信哉小
註精一字仍從協于克一誤者來至說自盡罔成
功却是○時說有曲從傳者存之于後時所謂一

德者豈獨當取善于臣至于民亦不可遺矣蓋不
特君使臣而后非民則罔使是亦當以禮御之者
也不特臣事君而民非后則罔事是亦必有以忠
欲獻者也慎毋自廣以狹天下之民必使匹夫匹
婦無不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也○匹夫匹婦雖
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
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苟有自廣狹人
之心而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理有遺知事有遺
照民主將誰與成厥功哉○成功成一德之功也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商

咸有一德

六

三

萬善皆全方成一德之功我得以永使其民民得
以永事乎我○純粹之一卽有常之一純亦不已
是也有常之一卽并包之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若謂有純粹無雜之一有始終無間之一有該括
萬善之一則破碎經文秦通篇一字皆同義時說
雖辨而猶未明言經文一字之旨今斷以有恒解
一字而不牽合他書則紛紛諸說皆贅矣

書經彙解卷十四

終

書經彙解卷十五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鶴 訂

盤庚上

時沃丁太甲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仲丁太戊子去
亳遷於囂仲丁弟河亶甲居相河亶甲子祖乙居
耿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
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
弟盤庚凡七世都耿矣小耿地障塞沃饒易以致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一

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閭閻細民則苦蕩析離居
今遷亳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為浮言以
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說者多言其篇為告
臣其篇為告民其篇為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
竝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
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復開諭
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
之君心初無適莫臣民皆欲其盡曉也○遷都利
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廢誠常情所不堪盤庚諄

復懇到曉以利害禍福之理不啻如慈母之於子
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
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而無絲毫之牽強所
以為王者之政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丕般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時曰遷于般
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秦
眾感或云憂遷之眾或云憂蕩析離居之眾愚謂
若憂蕩析離居則樂於遷矣如何說不適有居主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二

三

憂遷說為長時矢言指我王來以下三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
生卜稽曰其如台

時我王來三句叙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已
遷般之意○我先王祖乙來都於耿固重我民之
生豈虞耿有水患置民於盡殺之地乎今不幸民
罹於水比閭什伍相愛相恤者皆各避水蕩析離
居救援不能相及事勢危迫生計無可為者矣為
之君者坐視而不為之所豈先王重民之意我因

此考之於卜那卜兆之辭說此地無柰我民何言
墊溺已甚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不能胥
匡以生有致慨意言於先王爰宅之心何如使先
王處今日必有深歷於中者矣○此卜乃盤庚卜
非民卜也其如台未必卜詞中有只是言卜之大
意如此蓋以天命決人事不可平歸重在卜上言
先王復起定然圖遷況以天命決之昭然如此爾
民可不遷哉天命是此篇本旨下二節俱本天命
說去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三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

時五邦分上言先王遷都之事下言今日不遷之
害○先王有事未常敢徇已之意亦未常苟徇衆
之願必恪謹乎天之命天命所在則欽承而不違
謂卜也○泰首有先王字傳又將茲字指先王說未
妥○有服且泛說到茲字纔指都兩不常纔指遷
都○猶訓尚傳亦忽了時寧安居也不常厥邑便

是不常寧於今五邦便是
不常厥邑○於今五
言到三今已遷過五邦也
罔今不承於言言言
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恪謹天命也
罔承
上言卜兆之意如此則天命可知矣昔湯以下先
王凡有服事必恪敬以謹天命天示以行即行天
示以止即止故茲定都居民何等大事猶尚不常
寧不常厥邑而遷之於今有五次之多惟以恪謹
天命故也如或今不承奉古之先王而效法之則
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克從先王之烈乎上曰天命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四

天之命令也專指卜兆說此曰天之斷命天下加
之斷二字這命字便屬國家之命說下文我命亦
然○水災天之斷命處也不遷則情情罔知天意矣
遷則從先王之烈矣時斷命對下永我命言先王
之烈對下紹復二句言斷其後之謂從烈是安民
之烈○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
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
王之業也○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
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

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於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

若顛木之有由。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小。木再萌芽。謂之由時。肆生曰葉。秦由已。茲

此也。曰殷為此新邑。則耿為彼舊邑矣。棄彼而取

此之辭。○理無陂而不平。禍患之來。天之所以開

聖賢也。因水災而自耿遷殷。正若顛木之有由。葉

然蓋自今以前。天似斷我命於彼舊邦。猶木之顛

也。自今以後。天其又將永我命於此新邑云云。猶

由葉之復興也。其者期望之辭。時事有勞且難而

不可憚者。今日是也。今若遷。則易危為安。其若顛

木之有由。葉乎。天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云云。謂

興道致治。如商之盛王也。商道中衰。盤庚有志於

振起。適丁耿圯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矧曰

克從之。可冀乎。京師者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

圖四方之安。故以致安四方為言。○自耿遷殷。須

說從天命。意天其三句。正由葉之意也。其字直貫

至四方紹復二句。正天之永命處也。蓋耿圯河水

陷於凶德。而莫之救。國命將絕。先業幾墜。四方之

民不安矣。今自耿遷殷。去凶即吉。則天其眷顧不

已。永我國家之命於殷。於以紹復大業而安天下

之民也。紹復底綏。串下首句。是喻遷都之利。天其

永以下。是實以遷都之利。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時上文諭民之辭。明矣。然民之不欲遷。豈其中心

利害之實哉。皆在位者倡遊言以惑之。其間有能

審於利害而欲遷者。則又為在位者所排阻。不得

自達。故盤庚教民。必由在位。而其所以教在位者。

不過以常舊服。正法度。正法度云何。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而已。蓋先王以民心為己心。以民

之利害為國之利害。其五遷之舉。想皆順小人之

攸箴而為之也。民無惑志。而有言必達於上。臣無

匿指。而有願必同於民。此先王之舊服也。亦國家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六

之法度也。在位者欲廢阻法度，則不得不聽於民情之不願，欲托於民情之不願，則不得不動之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於我，隱伏其攸箴，而使其中心情實語不得聞於上，其阻遷之計亦狡矣。盤庚明極事情，故亦不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要惟在於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之公。屬利害必有真歸，國是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先王舊服皆因民欲遷而遷也。今民不欲遷而盤庚欲遷，疑若非先王之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七

舊服矣。當時在位者必以此動盤庚而盤庚則知不欲遷者特爾輩總於貨寶之私心，一時小民惑於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之所同然也。衆心之所同然，衆口之所同辭，今日非異於先王之時，特爾輩伏之耳。秦由字根數字來謂教民從在位之人，教起教在位之人，便不須教民也。小民之感由於在位之人，此意高一層看。○以常舊服正法度，此一篇之大旨。常舊服是先王遷都事。法度還是盤庚之法度。這法度指後面罰字而言。○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非正法度之實，乃推盤庚正法度的意思如此。敢字可玩，是從法度生來。嗚呼！君令臣從，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盤庚教臣惟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而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秦盤庚正法度之意，蓋曰我的法度一正，諸在位之臣無有一人或敢於拒上而伏匿小人之攸箴矣。嗚呼！小民苦水患，必以當遷之言箴規於我，臣通上下之情，無或敢使之不得上達也。盤庚之意如此，於是乃命臣民衆庶悉至於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八

庭以聽命焉。衆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小凡言若曰或臣述上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非其本言。時此衆卽上承王命而悉至於庭者，訓字一篇皆是。○黜乃心含下句，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以黜之也。○傲從康內俱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此句乃一篇綱領。

小當謀去其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久安而不為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臣論受病之先後從康是其源而傲上是其委論君臣之體統傲上之過大而從康之過小時是心不黜雖百喻無益故特指而言之小盤庚戒論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承肩一心申嚴於終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於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至於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九

三

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非開心諭之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除膚予弗知乃所訟

小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恃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睪共政寬說播告是遷都之號令修謂修為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也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承播告不匿厥指罔有逸言是舊人不負先

王之委任也不匿厥指者樂聞箴言上之指意也舊人奉承於內使小人箴言無不得達於上則一人之美意無不下通於民矣舊人體王之心如此故王用大敬之非上意下情而變幻事理以搖眾聽者謂之逸言舊人宣化於外則原君為民之情以論眾而不參一己之私據民利害之實以導民而不惑從康之見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民用丕變今汝亦我之舊人我之圖任共政亦無異於先王柰何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與不匿厥指者異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十

三

矣在外則不和吉言於百姓與罔有逸言者異矣秦時說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要反照傳中在內在外二句意故欠直截不知據經直解亦自有理似不必泥傳也○厥指即播告之指不匿者將順其美也不匿已足宣之於民到罔有逸言又是進一步法不欽不變亦申看睪朝廷播告乎人舊人即為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敬信而任使之甚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自以利害之

實告之於民。無有妄言以惑衆聽。所以小民皆感化而奔走之。恐後。○不欽者諫行言聽之意。不變者趨事忘勞之意。○欽者敬其能遷而寵任優渥也。變者變其不肯遷而樂於從上也。聒聒多言亂人之意。秦起信是已然事。大家勢重。望尊民之耳目所屬。心志易孚也。故導民以罔逸之言。固能使之不變。導民以險膚之言。亦能使之起信。時言不出於中正。為險無深慮。遠見為膚。○險陂是陰懷背上之心。而非正大之謀。膚淺則苟徇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秦予弗知。乃所訟怪之。辭時我不曉。汝紛爭論。辨果何謂也。○舊臣不負先王要點。不傲上。從康意。出今汝聒聒二句。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為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丕變。而致予之不欽哉。蓋以古舊人之能然者。而責今之舊人。不然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時此承上起下之辭。秦自荒。茲德若照傳訓作輕。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十一

三七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十二

三七

易遷徙自荒廢。此德下文德字便接不去了。蓋遷都趨利避害。乃仁民之德也。我今為此。是可見非我自荒廢。此仁民之德。惟汝云云。自字重看。○含德掩晦。遮蔽意。時即上匿指而有逸言。聒聒起信是也。○不揚一人。即傲上也。逸即從康也。秦予若觀火。緊連上文末句。另一轉語。言汝含德不揚。予之情。予皆洞然見之。不可掩也。然此雖汝之過。而予亦不能辭其責。亦字當玩。○作字妙。蓋曰予往者。亦拙於謀慮。狃於寬容。以作成汝之過失。隱然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矣。辭婉而意却凜然。不可犯。○逸不是從康。即指含德不揚。予詭故傳訓過失。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時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承上言我固拙謀。以成汝過矣。然汝其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要像戒意不可作勉。首須先發若字。

之意在字有力有條不紊上須補箇則字服田無工夫卽治田便是工夫在力穡二字○當時巨室不肯從遷者只是任一己之私却不知事君大義不能從遷者只是貪一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利故一以義責之一以利誘之秦君統乎臣者也就如那網之爲物全在綱上提綱則綱乃有條而不紊今汝不從我而傲之是無綱之綱名分紊矣可不戒乎逸始於勞者也就像那農夫之服田者惟力於穡乃亦有秋今汝憚遷徙之勞而從康是不

有積德
時乃心傲上從康之心也前曰猷黜此曰克黜欲其以所謀者而實踐之也
小不遷者姑息爲愛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
時德而曰實者以苟悅小民爲德其德不真同心謀遷而永命新邑其德乃實
○當時之臣皆富室巨家也擅膏腴之地耽居止遊觀之樂與婚姻僚友黨比而憚遷心

之所爲實在此而猶爲之辭曰不遷實於民計便又乘小民一時安土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爲爾計也以此施虛德於民抑不思大水時至百姓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爲之者反以害之也故勸以克黜乃心公爲斯民長遠利害計以施實德於民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豈不同其福如此處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此亦以人情之所欲言者誘之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
秦積德德字含實字在內此句之首用一不字似不是利字當爲一讀言實德及於民又及於婚友則此德不大哉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而不爲誇矣
乃字與上乃字不同義此是難辭上訓汝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時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
○遠邇以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集說以親疎代之未是
小情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
時不服田畝就

是不昏作勞○耿圯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
畏汝乃不畏其大害於遠近憚勞不遷則終無去
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
強力為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
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秦惰農自安三句與上文
緊連乃字貫至田畝止末句方可截說時後篇所
謂永建乃家是從遷之黍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
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十五
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時此承上若網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何及分○
從康之害以沉溺言傲上之害以刑戮言蓋吉言
卽下箴言不和卽下逸口但不是上下呼應文法
○百姓倡欲遷之吉言而汝不和之反排阻之此
諸臣罪狀也下文則言難道其罪和字吉字俱妙

時上言不畏戎毒汝不和吉言而不肯從遷則沉
溺之大害惟汝自生之矣秦惟汝自生毒是引起
之辭重在下文○敗禍接毒字說來姦宄接不和
吉言說來災字恫字相應二字虛說照下文不與
毒字相干自字既字奉字虛字眼上箇箇有精神
不導民以遷而先不樂遷民亦從之是謂先惡
時悔身言悔其身之被災前云自災於厥身故此
曰悔身何及儉利儉民小小見事之人也秦猶字
與矧字相呼應胥顧相與長慮却顧也發謂箴言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十六
之發也予制乃短長之命謂汝命之或短或長予
能制之也自相時至此是言汝之權固能制民而
我之權尤能制汝蓋卽彼形此之辭非以逸口應
上文不和吉言也時逸口不重只是起制命意秦
曷不告朕或謂曷不以民之箴言告朕或謂民果
有不便曷不以告朕耶愚謂浮言卽指逸口則告
朕指箴言說無疑恐沉於眾傳謂恐嚇乎民使不
從遷而陷於罪惡或又謂恐民使不遷而淪陷於
水愚玩先惡於民句乃知民亦在惡中特諸臣先

之耳從傳爲是睡箴言實也浮言僞也小民身當其害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爲澆澆胥動之計一時情狀在數語聞其人聞之可愧矣○傲上之情挾其口之衆也比以燎原之火意可知矣○首二句提端乃敗禍至末一步實似一步先說災恫後說制短長之命最後說撲滅語有倫序○言汝不和吉言於百姓勢必罹於水患此惟汝之自生毒也然其毒豈直此乎汝既傲上而不從遷實汝敗禍姦先以自致災患於汝之身矣蓋孽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七

三

燎原而不能撲滅之理然則今日予欲罰汝惟是汝衆不和吉言自作弗靖以致之非予之咎明矣反覆曲折只要明予必罰汝又要明是汝自取之意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惟求舊耳睡引此言舊人之當用以起下文遲任有言說朝廷用人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故事通達人情國家與之同其休戚而下民視之以爲安危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國任共政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蓋此節承上文意來然緊與下節相連若合下節講則時說今汝諸臣以下俱不可用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時逸勤泛說而遷都在內昔我元王及汝祖汝父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六

三

三

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施於政令曰動非動輒用之意罰非所當罰是謂非罰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德恩也亦古功臣配食於廟○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與享則曰乃祖蓋逸勤不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也亦以上文觀之或言汝或言乃或言爾都指世家大族之見為臣者此選爾掩爾爾爾字或有指祖父言者何也即如其說下爾祖之爾如何說得去○茲字是提端語大享與享蓋指遷都告廟事有說

作選勞不掩善者非○福災是臣之福災作之却是盤庚如作福作威之作○予敢動用非罰言必不輕罰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言必罰也前說予敢後說予亦不敢加亦字不字便是經文之骨便重在後段下或有將賞罰平言者非○此合上節正承上文制短長之命及撲滅意來言予撲滅之譬蓋欲罰汝之先惡也然豈予之得已哉遲任云云這可見舊人之當求矣而舊人莫如爾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則爾正是功臣子孫謂

三

之舊人也予方求而用之豈敢動用非所當罰之罰以加爾乎所以往者因爾有先世之勞而選用之不但是也於爾自己已有善亦未嘗掩則予求舊人之意斷可識矣今茲遷都予大享於先王以告之爾祖亦相從而配與於享和吉言者予必加之以福先惡者予必加以災這作爾之福作爾之災都簡在予先王與爾祖予亦豈敢姑息而動用非所當德之德以加爾乎即制爾短長之命若施撲滅於燎原之火予有所不辭矣世選二句有淺深作福作災文平而意歸重作災上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蓋難字若字繁相連如何把難字說截上去下句另提一頭傳似未妥○凡射內志外體都要然志却甚難予遷都之事心裏熟思審處已非一朝一夕知其斷然而不可易若像那射者之有志一般恁樣不敢輕發嘗試今以告汝汝宜諒我之難無侮老成云云○弱字活作猷正與難應時老成孤

幼俱指民言無侮無弱正所謂無成人之攸箴也此二句是戒之各長以下是勉之○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者不可侮而少者不可少也各長於厥居者耿圯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爲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於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之作謀可矣○蓋老幼之箴皆合於一人之欲而能思永其居者也爾必各思爲長遠其居之計勉力不怠以聽予趨利避害之謀否則箴言伏而予志孤何以副圖任之意○各長三句一直意○各長於厥居管下二句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穡也聽予一人是不傲上若網之在綱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惟汝衆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時遠邇俱指舊臣同姓爲邇異姓爲遠在內爲邇在外爲遠秦無有十四字一氣說只作一句○德

字應上文非德之德罪字則罰字之變文也兩用字是盤庚自用死字善字纔指臣說死者可死之臣也謂不從遷者善反是○死者刑之重舉重故言死時凡私於賞罰者多昵於親邇茲不問遠邇惟論善惡以賞罰之何至公也下半節是推賞罰之故秦賞罰亦不平重在罰邊時邦之滅者紹復大業而底綏四方也邦之不滅者天之斷命而大烈弗克從也○我邦易危爲安惟汝衆從遷之故我邦淪胥以沉惟我一人縱惡不誅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秦夫汝衆能遷則邦遂滅我不能罰汝衆之不肯遷者則邦遂不滅然則是罰之必不必乃邦之興廢所係也我豈肯姑息於其間乎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其惟致告當時所諭惟造在王庭者故欲其轉相告語也時自今日以始至於後日遷徙之時○各恭三句卽致告之事○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二者盤庚所深戒

也時要體貼恭字齊字度字秦遷則必有所事各
敬所事備辦遷徙之務則非傲上遷時必依在朝
尊卑位次以為行列各整齊位次以行則非從康
遷則必有言以宣上德達下情各和百姓之吉言
不匿厥指而自口出者皆合法度則非浮言時言
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秦此節總結
上文各恭以下該括一篇之意時此篇首四節誥
民趨利避害教於民至末則誥臣黜傲康以倡民
遷也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商

盤庚上

三

三

書經彙解卷十五 終



書經彙解卷十六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誥用直其
有眾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時傳中將字好將遷而未遷庶於在王庭可通○
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盤庚自耿將啓行渡南
河率民以遷居於殷是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
往盤庚不以刑罰驅迫他但以話言曉諭民之不
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直誠懇惻的實意以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一

一

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誕告指一篇告民之
言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責罰之意秦其有眾三字
屬下文勿喪是史氏叙事之辭言民皆肅然聽命
也若作王戒其勿喪一則與上文誕告下文盤庚
登進相礙一則畧了咸造二字○其有眾皆至整
齊嚴肅在王庭之中盤庚乃升進其民着他向前
而面告之○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
前而告之秦如小註說則眾字包臣民言矣然上
文止有兩民字則眾字不當兼臣說所謂登進者

命他向前即已也。不是越臣而先之之意。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時自已所訓謂之言自人所受謂之命實一而已。明聽者方受之時聽之審是勉之之辭無荒失者既受之後行之力是戒之之辭聽而不明則未達所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朕命為虛矣。○明聽無荒失是反正相形意。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二

三

時此起下三節后而曰我曰前決當土商家遷都四君詭承者敬謹以圖遷拯之沉溺之中而藉之衽席之上也。保者體其心衛其難之意。秦感專指民感君根保字來。時重保后胥感一邊。○天時專指水患詭天之災民之憂亦君之憂也。君以民之害而致其憂民亦以君之憂我而同其憂則能避其水患是所謂勝天時也。天時勝則民免其憂而君之憂亦釋矣。○君民相體則和氣既足以回之圖為又足以勝之。雖有天時之災不能為之害也。

○古之人天時有災鮮不以人事勝之後世則末如之何而歸咎於天。秦一說古我前后不指商王天時亦未可指水災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此說本節亦有理但下文古后二字無照應。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時殷降殷字是國號之殷非以地言。秦殷降大虐謂天降殷以大虐也。時殷降大虐承上天時來先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三

三

王不懷三句承上惟民之承來聞字即指此四句。此四句輕重念字意。○民之不肯從遷只是懷土一念惟先王明於利害故不懷非泛然不敢安居也。作即上盤庚作之作謂起而將遷非泛然興作也。○民利者舍陷溺之危而趨生全之地也。秦聞謂民聞古后之事也。若作我聞古后之事淡而無味。時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前聞於古后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小先王以天降大害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遷者視民所利而用

遷也。時此爾民所聞宜亦以此而為我矣。承汝以下正所以念之者。承即上惟民之承之承。使汝而率使之遷。乃承之實用力處。我所以敬承汝民而率汝以遷者。惟喜與汝遠避水患以共享安居之樂。是我今日為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汝民有罪比附於遷徙之罰以加汝哉。秦汝民正當念我此意矣。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小民志本欲安其所居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四

三

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遷者亦惟汝故將以大從爾民欲安之志。時王者未嘗以人從欲。而亦不違道徇人。惟審於安危利害之實而為之趨利避害。舍危就安。則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實以大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秦首七字雖為一句。然當於籲字一讀。若訓汝懷字。應上節不懷之懷。言予所以籲呼若等而懷安於茲新邑者。亦惟云云。傳將若字畧去。懷字下增一來字。令人難曉。小註近之。○此節意比上文進一

一步上云惟喜康共是我與汝共安康也。此云亦惟汝故不從厥志。則其意專為汝而我之康否非所急矣。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時此承上二節而言對古我前后節看秦試用也

非試驗之試。時以汝遷以者。携去之辭。不可因傳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五

三

亦惟汝故。句而遂解為以汝之故而遷也。安定厥邦。則安民可知。民安定則國與之俱安定也。秦朕心之攸困。即指以汝遷安定厥邦說。小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於困者。我憂汝民之憂。而民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動我。時欲安者。民心之誠也。能宣布吐露其腹心而敬念以誠。感動乎君。斯為能憂朕心之困。而無愧先民之保。后胥感矣。秦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即是宣乃心。不字貫至人字止。自鞠自苦。虛

說下文實之爾忱不屬謂忱心不與君聯屬也。即乃咸至一人句此句輕看惟胥以沈即自鞠自苦之實此句重看。若乘舟九字屬下不屬上。爾忱不屬即乘舟弗濟也。惟胥以沈即臭厥載也。予所謂自鞠自苦者如此。時稽者所謂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諸心也。秦自怒接不稽來不稽則必胥沈到那沈時雖自怒也曷能瘳乎言無及也。時首二句承上承汝俾汝至從厥志而言對先王惟民之承看汝不憂至一人對保后胥感看爾惟自鞠

自苦對浮天時看若乘舟至末是詳自鞠自苦意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時承上而言不遷之害也。淪胥以沈災也。憂溺而憚遷是勸憂也。豈人情哉不謀長而思其災故耳所謂火未及然自謂之安也。今其有今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也。目前沃饒之利固有今日將來決遭沈溺而無有後日。今其有今罔後二今字緊相叫應謂只有今日並無後日矣生理本

左天既罔後則死在旦夕矣何生在天乎。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時是與非對利與害對皆兩也擇其兩端定於一在內無兩可之見在外無兩適之途夫是之謂一。秦臭字從臭厥載來彼是譬喻此則徑說在胥沈上穢即臭起穢則指爾忱不屬而言爾忱不屬即是不一所以起發穢惡以自取臭載之禍一則非起穢自臭此一正一反之文今予命汝惟如此無得如彼也。恐字應命字所以命汝如此者蓋恐人以浮言倚汝身迂汝心也人指世臣大族倚迂二字活。物腐而蛀生若不一而起穢人之浮言入矣。時苟汝不一而起穢焉吾恐浮言之人乘間而入將倚汝之身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將迂汝之心使汝以害為利以利為害而失其制心之宜身心流於邪僻之歸而無中正之見則憚於從遷而以憂自勸者胥此矣。傳邪僻應乃身無中正之見應乃心秦一字雖兼內外以應身心外畢竟以內為主身畢竟以心為主

主平中有串意

子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正言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迂續爾命於天而使汝更生也時汝知人言之不可從則知我心之當體我之心何心也為汝何生在上則遷都以迎續乃命於天者我之心也我豈汝威哉用奉畜汝眾而已遷奉畜汝眾即迂續乃命上言其事下言其意用字要玩迂續乃命處以不當露心字聽有今罔後汝之命幾絕矣及今而遷使不至於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八

三六

惟胥以沈正以迎續汝命於天也然則我豈以威脇汝而秉德弗靖哉惟以奉養汝眾而已為天牧民為民立命遷都之意固如此汝其可以不從乎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

時此與上節遞相承予迂續汝予念我先王重予豈汝威予不克羞爾輕用奉畜汝眾用懷爾然重秦此節比上節進一步予不克羞爾即奉畜汝眾不字生於眾字無淺深上言迂續乃命之意是奉畜汝眾也此言奉畜汝眾之意是懷爾也首句即

是懷爾蓋先發意而後收繳之時承上言我之奉養汝眾者何哉蓋保后胥感竭力從遷我后之勞

爾先人亦甚矣此予之所念而不忘者也故我之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為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於汝所以不忘為爾謀也念爾祖德及爾後昆遷都之意又如汝汝又可以不從乎懷字正應念字○自首節至此意皆相承首言先王之時君民同憂故得免其害繼言我之欲遷猶先王而爾民不如先民是自取沉溺之患也汝不謀長以下正責其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九

三六

自取沉溺而詳示遷都之意以感動之末則以念爾先人為言又應保后胥感句意蓋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之行矣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遷失於政不止不遷謂不能斷然率民以遷而優柔以失其政也合前篇罰字意時陳居之久也○此言君不體民則高后罪之○高后蓋嘗降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也安得不以虐民而罪我○虐

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日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

時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秦生生上生字活看下生字根汝何生在上生字來遷則不胥沈以死是生其生也傳尚未徹○汝萬民至同心十四字共為一句不可截暨字重時乃不生即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予一人之心即惟喜康其之心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十一

三

不謀同心即爾忱不屬也○曰字只管曷不暨朕一句故有以下又是盤庚之詞以明罰不可免之意秦比訓同事正根同心來爽德即是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爽德則非比比則非爽德上指先后時汝罔能道言無辭也秦一說以汝何生在上觀之則此上字與彼同故字是故意之故此三句亦設為先后之語與曷不暨朕句相連言汝曷為不與朕幼孫相同往遷乃故意有傲君之失德其罰汝必自上天降來汝何能有迪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時此言民不體君非但先后罪之其祖父亦罪之○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今不肯遷是即戕害云云○有害人之心而不欲遷是反祖父之行故其祖父亦斷棄之而不救其死也秦汝有戕則在乃心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十一

三

妙君虐而良民怨則敢怒而不敢言君仁而奸民携則有戕而在乃心矣○說者因傳云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遂謂綏乃祖乃父是懷來汝祖父要降罰也夫先后要降罰於民何必懷來民之祖父且上節既說了先后降罰此節便重祖父上何為又重先后乎蓋乃死二字即指上節先后降罰說祖父之不救關係全在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一句傳解已差說者自不覺耳○言汝有戕則在乃心是我本綏安汝而汝不從以自取危也

不知我先后曾遷都以綏安汝祖父汝祖父業已蒙其庇知這從遷是利益事今汝乃棄安卽危汝祖父亦惡汝而斷棄之雖我先后不降汝罪疾以死而汝祖父亦不救之於先后之前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迺高后不乃崇降弗祥

時亂政猶言治事秦同位與亂政平說一以職言

一以爵言○惟對民庶責臣故曰予有亂政同位云云若曰予之臣有爲此者非汝之咎也○有字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十三

不閑諸臣中未必人人皆然故曰有或有之意也

時貝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也具

乃貝玉猶云總於貨寶丕乃告我高后者稟命於

成湯而欲其降罰也迺高后者成湯由此啓發而

大降之罰也弗祥卽不刑也秦作丕刑於朕孫是

設爲祖父之言丕乃崇降弗祥則謂高后實降以

不祥矣迺字活看時夫臣以不遷獲罪如此則爾

民者豈可感其浮言而不知遷乎秦上節說民之

祖父降災於民止言先后罪民而祖父不救是降

災之權在先后而不在民之祖父也此節說臣之

祖父降災於臣止言告高后作丕刑是降災之權

在高后而不在臣之祖父也盤庚學問精密能攬

權綱此亦可見時通上四節首尾節雖嚴諸已嚴

諸臣然君臣不爲民者尚不可逃其罰而況民之

不從者乎意思都歸重在民上小問盤庚言其先

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

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

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殺俗尚鬼故以其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十三

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曰鬼神之理聖

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

亦不可秦論鬼神者不必求之形聲惟當要之實

理善祥惡殃理有必然而所以昭格之者全在於

人之心盤庚平日既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精神

無時不與通而況此遷都一事關宗社之延促生

靈之利病遷則善不遷則惡必有與殃祥會者而

先王及先臣民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以與殃祥之

命殆不期然而然所以有此四節之戒蓋深見其

理之決不可易而非如俗說所云援鬼神以恐懼
之之謂也小註引而不發傳為近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秦不易雖即難意然却不是上篇難字之義要與
下大恤相關**時**不易兼事體重大臣民齟齬意大
恤以憂國憂民言即所謂朕心之攸困也絕遠即
爾忱不屬之意汝當永敬我之大憂無使上下之
情相去絕遠而誠意不相聯屬二句一勉一戒串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五

三

說汝分猷念句即此二句之實也**秦**猷字傳訓圖
圖亦指心裏圖謀與念字自有別說者分事與心
非傳旨**時**猷念皆從心而出者若以分猷屬事分
念屬心則與下設中乃心不合○猷念俱指遷都
說**秦**從字訓與似太輕了還當指從君說但分猷
念即是相從無兩意**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
於設正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
當偏為私已計當分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於心
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

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必倚汝身迂汝心也**秦**設
中乃心即是分猷念以相從蓋我遷都之猷念已
是極其中正而不可移易者汝分我之猷念以相
從各設箇中正在汝心裏而不可徃往日偏私之
見也如此則為能敬大恤而無胥絕遠矣或謂中
字泛說似非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時玩傳二者字則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是一等人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五

三

姦宄是一等人剿小刑也殄滅之大刑也無遺育
二句皆承殄滅說則不在內殄滅之無遺育謂凡
為凶者必盡滅之無使有漏惡遺種類於新邑耳
種即謂上凶人漏而不誅復使為稂莠於新邑故
謂之遺種**秦**上文反覆言其當從遷下節方說往
哉正是遷也如何此節說道路防寇盜掠掠之令
與上下文不相接續矣且寇盜之類何須說無易
種於新邑前篇戒臣尚有伐厥死之說乃獨於民
之不從遷者而不一言及刑罰乎看來不吉不迪

顛越不恭都指抗令不從遷之民說暫過茲究纔指道路之盜却是帶言我乃劓至新邑重抗令之民上○易種即遺育無遺育虛下句實之易變易也乃變化生長之意傳及時說俱通但終於育字種字不甚相貼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爾遷永建乃家

時前云爾萬民乃不生故此云往哉生生勉之○爾不謀長則何生在上若暨予猷同心則生生之道於往新邑得之矣○今予二句又示已圖遷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商

盤庚中

六

三

之本意見不可不往就將然說上下文相關生生字就是建乃家永建乃家又是享生生之利於無窮也小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秦此總結上文故皆隱括上文切要之語為言也時此篇首節是序二節總命古我八節陳古今利害失於政四節陳神明責罰今予告爾三節戒勉之以果其遷也總是話民之弗率

書經手錄卷十六

終

書經彙解卷十七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時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不獨君臣並士民亦在其中故傳用上下字既定其居乃正其位以嚴朝廷之體統綏者申其情釋其疑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也爰於也秦乃正厥位與下句緊相接正位即綏眾之時綏眾即指下文號令說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一

三

小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戲即傲上怠即從康當時臣民未遷則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時遷國之初百為經始君臣上下正當同力一心以立邦家無窮之基故以無戲怠戒之建大命勉之始而曰天其永我命於茲

新邑于迂績乃命於天是命之短長在於遷之計
決與不決今而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
又繫於遷之後勉與不勉也○懋字與戲怠正相
反大命專指國命○爾等臣民昔固有傲上從康
者今新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住時
之故習必須盡心勉力趨事赴功為臣的各修職
業為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
長久安寧可也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二

三十四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小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時敷心腹腎腸
正所以歷告也百姓兼臣民言罔罪爾眾正是朕
志秦往時臣民之不肯從遷者今雖遷豈無疑懼
君上加之罪乎故盤庚揣其意而曰今予明白告
爾以我之志我之志不追既往而樂與人改過自
新罔罪爾眾矣○爾無以下緊接罔罪爾眾說○
爾無至一人雖是一句當於怒字處一讀怒以心
言協比讒言却說出來然亦根於心也爾等既

懼我罪之必含怒於心而協比讒謗於我協比讒
言即孟子胥讒之意時今我之志既罔罪爾眾矣
汝無共怒協讒可也爾無二字貫下予一人三字
承上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暨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遷都之功見
已與先王一般前功指湯以前諸君言之湯都亳
而與王業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適於山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三

三十四

以下即湯所以多前功者亳依山故曰適于山曰
山便有水不能侵之意凶德指水患水以就下為
性故以降為美言亳地依山永無水患也嘉績對
凶德而言消斯民沉溺之疾絕後世驕奢淫侈之
風厚民生興王化績孰嘉焉嘉績於朕邦應多前
功看嘉績於朕邦是多於前功之實然此只以
地利論之而決亳都有興王之理不可因將字遂
謂湯之意將欲遷此地而興王業也故將字在盤
庚言湯則可在湯自存此心則不可時亳湯興王

根本之地不可輕去者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
器相欺皆際河土豐物饒人所共趨常人知利而
不知害雖數圮於水安土而憚遷盤庚賢君也決
毫遷之計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以嘉靖其
後武乙復遷河北國漸衰敝至紂竟以奢淫而亡
是以知盤庚之慮遠也小自此至用宏茲賁言所
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至篇終既遷之後
言欲為之意以望羣臣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四

三

以遷

時上節言先生故曰古我此節言已故曰今我耿
為河水所壞我民浮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
之期則我先王之嘉績復掩不得不遷之時也爾
乃謂我何故不安於無事務震動萬民以遷耶乃
承上起下之辭有設問之意而下因答云云蓋民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就是當遷之故爾乃謂朕何
故震動萬民以遷耶此句承上意居多若專說是
起下節則本節首二句反無味矣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時肆字緊承上○此與古我先王節相應高祖之
德卽指嘉績朕邦言將復對將多用永對用降○
先王將多於前人之功故適於毫以嘉績於朕邦
盤庚將復我高祖之德故承天命以永地於新邑
盤庚不敢以為已功擬先王而歸之天若曰天不
欲泯湯德非予小子智慮所能及也篤敬蓋當時
老成之臣與盤庚同心者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五

三

不可以成功盤庚所與恭承民命者乃獨有在於
篤敬之人知人諳練俱於此見恭承與前惟民之
承同蕩析離居民命絕矣故君臣同心用以敬承
爾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以長居於此新邑
則凶德降而嘉績再見祖德於是復矣遷都之舉
豈無故而勞民者哉蓋湯以毫王故曰多前功今
但恢復湯業而永久之故曰復德曰永地語有斟酌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時此伸彼此之情所以釋疑懼也○冲人童人謙也卜卽上篇其如台賁扶云反今多讀作賁封之賁不知賁餘之賁不訓大也○人謀鬼謀皆大事所不可廢故遷都之舉我嘗謀之於眾爾言不當遷者而我不從非廢厥謀也中間有言當遷者此善謀也我至用其謀之善者耳亦嘗稽之於卜而爾各不從此非敢違我之吉卜懼遷徙勞民基業動搖不若固守舊邦俟蕩析之自定以宏茲大業於不墜耳當時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宏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六

三

業美意而盤庚云然者忠厚之至也夫情之在我者固爾之所當知而情之在爾者亦我之所深諒何疑何懼乎秦靈是謀之善者卽在上謀字內該了時說厥謀是言不當遷者善謀是言當遷者何也廢厥謀便不弔由靈弔由靈便非廢厥謀一反一正不可分兩意着○首二句緊承上朕及篤恭說來觀肆字自見下二句收繳罔罪爾眾○夫我奉上帝之命與篤恭同謀遷都則是我非廢厥謀乃用其善謀也我之心固非與爾相戾者然爾亦

非抗我也初間我卜而爾各不從非敢違卜也祇是用宏茲賁之意爾見識雖不同於我却是一片好念頭我方嘉爾而況罪之乎此朕志所以罔罪爾眾而爾不必怒讒也合上共五節是一大段下四節發首節之旨時按上六節有兩意照應古我先王三節見得今日臣民當懋建大命而勿戲怠肆予冲人一節見得朕志若此而臣民不可共怒讒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七

三

不自此至篇終詰臣也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隱痛愛護封殖之時邦伯二伯及州牧也師長公卿也百執事謂大夫以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責者尚字期望之詞隱恤民事憫其危而致其安思其艱而圖其易見位有尊卑職有繁簡而爲民則同也秦隱字直說入心之懇到處得仁民之根本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時此承上隱哉言念敬我眾卽隱哉之實也予其

者未然之詞懋是盤庚自懋簡相一直說言恤民之責在臣而總率之道在我自今以往我其懋勉簡擇委任愛民的人罷黜不愛民的人於進退取舍之間而寓相導之意使爾諸臣皆念民生未遂而敬恤之節其力而不盡辱其生而不傷也念敬者隱之實也能敬則無不隱矣秦十字共為一句爾字處止可一讀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時此正懋簡相爾之實臣好貨則必聚斂於百姓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八

言

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決不任用若能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使得以保安其居止而樂生興事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用之欽禮之○鞠人謀人之保居即敢恭生生之謂秦恭字與上文敬字相應鞠字似不宜訓養前篇把鞠字對苦字成文則鞠字訓窮極是此處亦當訓窮字人民也民中惟無告之窮人最可憫惟能謀畫之善人最可敬敢恭生生本不專為此兩項人而即繼之以此兩項人保安

其居者舉重以該輕也○鞠人謀人訓作勞民善民則之保居二字纔接得去如云臣之中有能敢恭生生使勞民善民之各保其居者我則叙欽之也若作臣鞠養其民營謀其民便塔不上之保居矣時叙者量其德之上下而輕重任之欽者盡禮以敬之也秦曰不肩曰叙欽分明是簡字訓詁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秦順我志是敢恭生生之人叙欽意在言外不順

我志是好貨之人不肩意亦在言外傳多却不肩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商

盤庚下

九

言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二字時羞告朕志指上節罔有弗欽指下節

時此承上節而言欽之實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

實申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

生之訓○總貨實具貝玉是當時羣臣病根未

遷而戀於此則懷沃饒之利而不肯遷既遷而戀

於此則與未復生理之民爭利又為民之害所以

盤庚終始戒之生生自庸以民之生生為功也○

夫能知所戒勉則盡念敬我衆之道而無負懋簡

相濟之心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時二句一直說上句承上節來重下句見無窮意
式字正應罔有不欽欽字不總貨實惟務其功此
真為民之大德也但財貨人情所易動而勤勞亦
人情所易厭爾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
今至於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爾之愛民無窮
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秦小註云終始不二之謂
一愚謂一字如此訓則與永字相軋只當把一字

詩經彙解卷十七

商

盤庚下

十

竟

輕看歸重心字若一身一家之類云爾時自邦伯
至末六節首欲其存仁民之心中四節反覆戒勉
其體仁民之意而未則期其仁心之不替也既至
於永任一心以布德則是隱恤念敬要之於久懋
簡相爾之志無負矣新遷之民何患生理之不復
乎小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
崗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錯置○
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為慮拂人情而輒
阻其暴者惟知徇已事苟當為遽拂人情而不恤

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所以為兩
合敷

書經彙解卷十七終

書經彙解卷十七

商

盤庚下

十

畢

明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鶴訂

說命上

時命官有辭自唐虞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
于當時面命最簡而盡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
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不但命官而已夫子錄
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一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時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憂於
梁闇中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
于冢宰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于梁
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還不肯出
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為過禮乃
進諫于高宗○居喪不言雖所以盡子道而免喪
不言非所以盡君道此羣臣進諫之旨也○知之

是洞徹乎號令政教之原所謂明物察倫而為先

知先覺者也謂之明哲言其獨稟全智首出庶物

而非人之所能及也○不由測識匪假見聞如杲

日當空無所不照故謂之明靈明在性洞貫幽微

故謂之哲○知之者明哲之用明哲者知之之體

○然是明哲非使之自有餘而已實為則于天下

天理不差曰則庶事之權衡人所取正曰則以其

心之明哲而可否乎天下之事即所謂作則羣上

二句是起下二句者知天下之理者謂之明哲之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二

三

人這明哲之人實乃衆所共仰而作則于上垂範

于下故天子惟君臨萬邦正是具明哲之德而知

天下之理者則百官莫不承其式則既有承其式

則者則則安可自我作乎作字君字俱不可忽

○知之二句不可露出天子字天子二句不可露

出王字蓋經文一步實似一步上言天子是泛

說下言王方指高宗時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之

重以明不可不言之意當抑揚看重下句惟作命

是百官以其言為命正所謂承式也罔稟攸令則

不惟負天授明哲之心抑亦負百官承式之望矣
秦先說作則後說承式式即則作之在上承之在
下也先說作命後說稟令令即命作之亦在上稟
之亦在下也時說百官以其言爲命微差只當云
作百官之命耳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時正于四方所謂君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德指
先知明哲言任大責重恐明哲之德不與前人相

詩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三

三五

似無以爲百官之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
時常恭默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恭默句緊連上句
說○恭默謂恭而默也蓋默者羣臣之所見恭者
高宗之所以養默也○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
究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
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求道工夫道即堯舜以來
相傳者也○不言之故全重恐德弗類夢弼是不
言思道中適然之事恭默思道研幾于無言之中
蓋欲悟其道耳不意夢帝與以良弼不據此則真

有箇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
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所謂玉皇大帝
恐亦不可秦所思想者道也然抱道者賢也故思道
而帝遂有賚良弼之夢焉時思想者夢之因夢者思
之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不高宗夢說先見容

貌此最神○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
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
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高宗至
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于夢問高宗

詩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四

三五

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如懸鏡于此有物必
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
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董五經
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
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
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
時帝賚處要說出見其形意與下審象應良弼謂
輔君德以正四方者○其將論道輔政代我言也
爾羣臣又何以無稟令爲憂哉○弗類之德既不

敢易言而有代言之人又可以無言此予所以不
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時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

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

審者揣摹之義俾字不是使人繪形乃使人以所

繪之形旁求于天下旁求以地言秦審厥象下面

添圖畫意以形旁求謂把這所畫之人形旁求也

自高宗揣其形則為象畫成則為形矣人有名說

詩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五

三十九

者築居于傅巖之野其貌與畫形相似傳云與所

夢之形相似夢字微異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時爰於也高宗既得說聘來與之談論果賢可當

重任於是立他做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着他常

在左右蓋親信之深也○立之為相知其果良而

以為弼任之也置左右親之也○上句是承上文

下句是起下文說貌既肖畫形于是聘他來立以

為相尊寵于羣臣無二矣然王之于說又非若尋

常宰相已也常置諸其左右其親近不難也○此

左右字與下朝夕字相呼應○相以職言左右以

地言原不是兩般官品傳云以冢宰兼師保乃是

用周禮訓商制故有一蓋字見其無億度也或者

因此遂謂立相是資其治置左右是資其學非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時此下至有終總是命說之言不必分政與學○

重朝夕二字台德弗類不可無輔然非時時進言

何以輔之納誨者輔養之道非特過而後諫也○

詩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六

三十九

蓋物欲相乘之機每投間而抵隙而道心惟微之

體當無適而不致其防○能輔德則台德可免于

弗類而明哲信可以作則所以正四方而君萬邦

者在是○道義不朝夕而諂諛朝夕此後世所以

鮮令主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時上既望其納誨輔德此則喻其望之之切也三

段通主德未成說用字作字俱重看猶言用爾為

之也小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矣向使澤民泰
川有波濤洶湧時亦有風恬浪靜時濟以舟楫如
何便是濟難小註說偏了○首喻立身次喻處事
三喻澤民德成于身須要切磋琢磨已精益精德
見于事須要迎機順理行無滯礙德及于民須要
應時普惠道愜民願此三者皆賴說之誨以輔之
故喻之如此蓋既曰朝夕納誨則凡修身處事待
民有毫髮之差都望說爲之匡正而無往非砥礪
舟楫霖雨之用矣○既喻修身又喻處事又喻待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七

三

啓乃心沃朕心

民故曰一節深一節深字當進字看

小相業莫要于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
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
之也○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其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遂沃其渴教之心沃之一辭
有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欲其漸涵浸漬而
入蓋言而不倦聽之者心領神會而入之深也時
德具于朕之心而誨出于爾之心不有以開爾心

而盡言無隱何以灌溉朕心而入之深也二句一
直意下心字雖在高宗沃之却在傳說○義理之
在人心若彼未有受之地則雖啓于此而無益
若彼既有受之地而此不開盡亦無以成溉灌
之益高宗欲傳說開竭其心之所有使我心若膏
澤之潤相入之深則相資者厚而予德成矣○其
所望誨于說者豈徒以其言而已哉直欲其啓心
沃心而心心相入耳○上以德言此以心言者何
蓋天下無心外之德輔德者格心而已矣秦修身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八

三

處事澤民之德總歸本于心故此節專言心啓沃
字固重而心字尤重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時此喻見不可不啓心沃心意上二句承啓心說
下二句承沃心說秦高宗心極謙虛言我平日不
德若人之有疾者然爾今如不苦口盡言我便不
能進德亦如厥疾之弗瘳矣不是止于一言一動
之過而望其諫正之也地喻說弗視地喻已之不
以說爲規矩準繩也傳臣字泛了行無所見亦不

快又恐說視已爲成德無以扶持之故譬如跣足之人不視地則爲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爲兩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時朕病已深藥不瞑眩無益矣朕行一無所恃若跣足然稍不視地即傷矣則啓心沃心可少緩哉○上下亦相因言不苦口無以藥君之病則君心必迷于所往矣○若金三段順喻也若藥四句逆喻也反覆資其納誨之意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九

言

小相臣之職下統百官上佐天子高宗之於傳說不特望其以已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羣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謂之暨乃僚罔不同心者欲其擇羣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高宗之命傳

說先之以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與君牙所謂用奉若于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蹈之故高宗欲傳說使其率先王以迪高后也能使其君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時暨者下及之辭僚屬也冢宰所統百官如卿大夫士之屬皆有致君澤民之責者暨乃僚有倡率之意罔不字重看言無一人不然也匡字就救失一邊說而有成其善之意俾字有力從同心正救來俾率三字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十

言

句緊連說下先王如太甲大戊之屬皆迪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率先王迪高后應台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四方句○輔相之業非一身之聰明強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固必有賴于衆僚之同心焉故高宗欲說暨乃僚罔不同心匡辟使其循先王之軌蹈成湯之道以安天下之民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時此語畢歎息而致其丁寧之意我前所謂納誨
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
說皆是命爾緊要的言語其望不爲不深其責不
爲不重爾當敬承此命思君德之成由於納誨輔
德而啓心沃心務使作則無愧于先王而求以終
其事可也○有終是終其事不作悠久看能納誨
輔德以曲盡啓沃則以已事君之責終能同心匡
弼以致君法祖則以人事君之責終二句一氣說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十一

三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正說托喻說君之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
木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豈生而皆聖
惟從諫則無不聖說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
說此以廣其量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
之機也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說使
反求諸已故以從諫望其君○主聖臣直導人使
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
亦諫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

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
宗以納誨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
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時愚人多耻于從諫
所以益愚從諫則合衆人之聰明君心益廓攻其
邪誤則德行日新廓之新之而聖人在是矣又聖
人之心惟虛而已從諫則虛已無一毫凝滯即聖
人之心也○木雖因繩而直說到后處却不重因
諫而聖意只是言從諫之后便爲舍己從人之聖
人也若重在因諫而成就箇聖人下文后克聖便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商 說命上

十二

三

說不去時克聖只在虛心從諫上看休命即時命
人君能命臣進諫則必能從諫而有相成之美故
曰休命○秦兩后字一臣字都是泛說到末句疇字
纔指說及乃僚說王字纔指高宗說○十九爲后
者果能聖而從諫雖不命臣猶承奉其意指而
諫之今觀王之所命便寓有從諫克聖之美意我
及乃僚幸遭聖人爲之后矣誰敢不祗若王之休
命而進諫乎

書經彙解 卷十八 終

惟說命總百官

時百官承式于天子而命總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承爰立作相說來既受命總百官則身為冢宰有輔君出治之責故進為治之說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亦說上篇所言只大略至是乃詳及為君立政之

道始望君從諫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時天子諸侯皆曰后后曰王舉其尊者也公侯伯子男皆曰君君曰公舉其重者也大夫兼卿師長所包者廣樹承天樹承之也小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承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時后王君公皆君乎邦者也王國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皆居于都者也亦奉若天道孔疏以為象

天設官其說穿鑿不足取○明王奉若天道止惟

以亂民至哉斯言萬世為君之龜鑑也師曠曰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

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可以悚然懼矣○此節傳

本未詳而時說亦多不明或云明王奉若天道作

頭建邦以下正是奉若天道之實似為近之然如

此說則建設樹承皆指明王矣明王何以樹后王

耶樹后王三字不通則建設樹承都難指明王說

矣○明王句提頭是矣建邦至亂民且言天遵未

及明王下節方言明王奉若天道也○邦都后王

君公大夫師長皆理勢之不得不然故建設樹承

總歸之天然此處不重只重末二句末二句正言

天意所謂天道也時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邦國

又於邦國之中設許多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

統天下之治立諸侯于小邦以統一國之治天子

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分而言之而后王

君公君也上也大夫師長臣也下也統而言之則

諸侯大夫師長皆為天子之臣下而奉行一人之

令以致之民者也故曰非爲一人逸豫之計一人指天子不兼諸侯秦時說是爲傳幹旋然玩上文則不惟二句似通指后王君公大夫師長詭下節纔歸重天子上時不惟使有位者逸豫于民上惟以治民而已上天立君分職之意蓋如此王者可不奉若之而治民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

時赫赫昭昭無往不察凡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此天之聰明也聖字泛言不指高祖不曰王而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三

三

曰聖者指明王也時作是聰明句提起重惟聖句惟臣二句通承時憲來申講重民邊蓋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聖即后王臣即大夫師長民又即根亂民意說秦時說臣字遺君公時傳無他公而已此原天聰明之所以然不可指無不見聞便喚做公亦不可指一出于公爲憲天秦惟天一層○此節承上文而發明明王之奉若天道也惟天聰明言于民之休戚利病無不聞見也惟聖

人而爲后王即所謂明王則於天道是憲法之洞悉民隱聽無所不察而不以聲也明無所不照而不以形也由是君公大夫師長都欽敬若順乎聖人以宣布后德于民民未有不從而又治者矣聰明天道也聖時憲以致臣之欽若奉若天道也從又則民亂矣○天分地分職以亂民此即是聰明處故此節聰明二字根上節建邦至亂民來○據天之意后王君公大夫師長都爲亂民而設然有后王而後有君公大夫師長故此節說惟聖時憲了然後臣欽若而民乃得從又也工夫到此纔恰好合着天的意思纔叫做明王奉若天道時下文所叙皆憲天之事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四

三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上二事人加于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于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于未起之前知衣裳干戈於在笥省之非聰明之大者乎口非欲起羞而

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則不可不謹于戈討有罪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四句皆是審底意時謂四句皆是審者蓋說慮高宗明或至于太察動或失之太果故戒以言之輕出衣裳之輕予甲冑于戈之輕動皆欲其謹審也○舜曰惟口興戎說曰惟口起羞起羞言其小興戎

言其大言語亦是臨民的號令故總爲政治秦傳于省躬訓作戒其輕動是矣於起戎亦云輕動則

詩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五

三

經文不爲複語乎原來甲冑所以衛身身與口正相對甲冑堅緻牢密則戎不乘隙而起如人身舉動無分毫破綻禍患何自而來此是借意文法全與于戈省躬不同小註時說似都未勘破時衣裳云在笥者當于在笥之時審之輕加于人雖褫之已褻矣○在察也衣裳命德而察之于與人之後則無及必察之于笥而不可輕與焉秦後說雖悖傳而于省字恰相對時于戈討罪省之于所加之人則忘自責矣必當省之于躬○戒者戒其害明

者明其用事之相因也不信於此能明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秦明在戒前一步戒茲說截上去言惟于茲四者而戒之哉然信能于茲四者而明其利害之理則必能戒而罔不休矣乃字重看○說口說身說賞說罰王者憲天亂民之事備矣下文不過就此四端中抽出言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六

三

時庶官即大夫師長惟治亂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見不可不謹意下四句是言謹于任用之道治其事謂之官授其位謂之爵官爵就一人看方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乃錫之以爵日相近曰昵及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及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惟治亂在于庶官故始而官人以任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稱官耳既官而後爵之以命德也不及凶德之人而惟其賢焉夫量能授官則無材者不得進而又以德詔爵則無

德而有材者爵亦不及矣。小官爵及私惡是蔽于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時總是慎動其未動也預審其當乎理以立動之本。其將動也充欲其合乎時以赴其動之幾。重善字時字。小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七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秦此節根上節來是從上文說進一步也善字接上文善字能即善之作用猶云能幹也時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効力而喪其功。喪謂實有而失之也傳已不加勉是虧其將來非失其既有於喪字欠透。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時此欲其思患預防亦憲天事也事不止兵農當

開說人君所治皆天之事也苟聰明有所弗逮則圖事有所未周而患是用作惟事其事而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則素定之謀足以為應變之圖而有備矣。事既有備則可以應變于不窮弭患于不作何患之有蓋患常伏于無形固聞見之所不及非法天以為聰明不能先事而圖之若此也。○

工夫全在事上不是帶過語言事其事逐事留心乃其有備了下有備二字更輕秦無患實是無患不是患至而不能為灾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八

乃無備而有患者也時此合上節一是處已不可不謙一是處事不可不豫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小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耻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為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時居上有體寵不可開也開寵則人必不遜矣始以愛人終以辱已其侮也乃啓寵而納之者也無心之過宜改不宜耻耻之則思文之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非其非也乃

過而作之也故兩致其戒焉慢人受侮易知也以
寵召侮則難知矣恥過傲此○心術之間纔有護
過之意此根不去病日以長今人只因一誤生出
許多回護掩覆欺心日長弊將百出不可救秦恥
字中即藏文過意與中庸知恥近勇之恥不同○
此合上文共五節都是惟口起羞四句裏面事惟
治亂節及無啓寵納侮照惟衣裳二句慮善三節
及無恥過作非照惟口二句蓋惟口節是憲天之
目此五節又是惟口節之目說者多以此五節貫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憲天之意是從枝顧本而遺榦矣
小慮善數者其本在于人主之一心能先正其心
而安于義理之所止則政之所行醇而不雜自無
數者之失矣時言君道無他惟厥攸居則政事醇
而不雜也○子曰居之無倦所居者乃所行之本
原政事由此出者也後世分心法為二徒知修飾
于所行之迹而已不知欲政事之醇不在外也惟
其所存主而政事其惟醇矣秦居字固重然是活

字不是死字所居亦有不在義理中者此則主義
理之恰好至當者言之○二句一氣說不可截
躓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時躓謂非時煩謂越禮數祭躓也禮煩者當祭而
儀文煩縛也小煩躓皆以為善而為之而乃陷于
不善非禮之禮也秦上節已結束了一篇此節則
據其失而正之也煩即是躓則亂正是時謂弗欽
之故諸家皆把禮煩則亂對上文平說似未妥時
躓再三也躓于祭祀將以媚神而不知反為不敬
蓋事神之道惟一而已今禮煩則擾亂此其所以
不敬也以此事神不亦難乎知此則徼福之祭自
止矣何也彼自以為敬而為之也知躓之反為不
敬則何為而不止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聞聞于行
秦旨哉為句說字為句乃言惟服另言說字不帶
乃字時旨哉是善其言皆至理而味之無窮也若
以其言錯之于行將無施而不可者惟服正見旨
處乃不良二句是反言以見意言設使汝不善于

言則言之可味未必至此而予罔聞而行之矣蓋深慶幸之也良字與旨字不同惟善于言故其言可味也○使爾雖言也而不善則我亦何所聞所謂罔聞者非罔聞其言是罔聞其善也秦傳中可服行可字宜玩罔聞于行正是雖有所聞而不可服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時說因高宗味其言以為可行故遂責之以躬行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十一

三

之實也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說言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說告高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于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秦此知不是泛泛知義理上文乃言惟服正是高宗知其言之良處但惟服之意正是說言之可行而未卜其實能行否故說即承之曰非知之艱惟獨行之為艱所以望其行已之言而不徒在于知也小註須以致知為先之語雖是正理却非經旨○此二句且泛論理經文王字在下時

溺于宴安者雖知之而不能行廢于半途者或行之而不能久此行所以艱也○然行之所以難亦以不誠之故耳知之真信之篤則自弗能已天下之事未有誠而難者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王忱不艱之謂也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力行如是則信可合先王之成德說于是而不

言則有其咎言王患行之不力不患說之不言也高宗以言與行對說說以知與行對說高宗以求言為心說以力行為急秦王忱不艱二句皆未然

書經彙解 卷十九 商 說命中

十一

三

之辭○此二句宜一氣說傳及時說都分作兩段似把經文語意緩了○不艱艱字專接行艱艱字說不與知相于忱字固不可忽然不艱字更重說者都重忱字把不艱反略矣○言行艱于知如此王若實能不艱于行允合乎先王力行之成德彼時說若不言便是說之咎假令王徒知而不行說即不言亦非說之咎矣成德不可泛言惟說不言有厥咎語意活潑時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今亦憲天之聰明是與先王成德信能脗合矣小說之意

以爲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知之而不能行則義理雖聞于人而與我猶二也知之而能行則義理得于已而與我爲一矣時此篇記說進諫之辭明王奉若下其綱也惟口起羞下其目也然惟厥攸居則目中之本黷于祭祀則目中之切者未則因王言而贊其從諫也

書經彙解卷十九終

詩經彙解卷十九

商

說命中

三

書經彙解卷二十

說命下

小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時此歷叙其廢學之因而嘆其學之罔顯以寓相資意舊字終字相應言舊雖學而竟廢之所以迄今無成也舊學甘盤而能終其業或能以顯明其

書經彙解卷二十

商

說命下

一

下左

也惟其遜野宅河徂亳數遷而不得專志于學所以于道德之美不過想像恍惚而罔顯耳○高宗居民間何至廢學蓋自失甘盤無賢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故顯言于此理未有開發于心也與下有獲來積罔覺相對罔厥終罔顯是謙已求訓之辭觀其自言恭默思道及羣臣明哲作則之語知高宗人品不是不明道者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勸朕若作和羹爾惟

時此正資以為學之事志者心之所向學之所由成學終罔顯我志或迷于所往矣爾性訓之○訓志者行事未著而訓已先焉訓不于事而于志此知本之論也小訓志猶言格心麴蘖鹽梅和而不同也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時若作酒醴以下見予之賴爾非僅曰彼此相資而已也亦非曰成就我者在一端而已也酒非麴蘖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蘖也羨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羨之鹽梅也此處要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說命下

二

三

見得屬望益深比喻益切處既言賴之之切遂言爾之麴蘖乎我鹽梅乎我者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修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勿以予為不足與語而棄之予能力行爾之教也秦兩若字緊根訓志來朕志以爾訓薰陶漸染而成似作那酒醴一般爾乃朕志之麴蘖也朕志以爾訓調燮參伍而和似作那和羨一般爾乃朕志之鹽梅也交修即承麴蘖鹽梅說爾既是麴蘖鹽梅爾便當交修予無得予棄矣時太苦太甘等語講在交修內以

柔濟剛以可濟否似與麴蘖鹽梅之義不合酒本無麴蘖羨本無鹽梅而麴蘖鹽梅皆從外入與君先有剛而臣以柔濟之君先有否而臣以可濟之不同蓋盡言之際剛柔可否俱出于臣斟酌劑量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正如麴蘖鹽梅投入酒醴和羨而成其味所謂交修也棄字從舊學罔顯來秦爾交修予罔予棄一爾字兩予字相呼應予惟克邁乃訓一予字一乃字相呼應或謂罔予棄屬下文非也邁當與臯陶邁種德之邁同傳止訓行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商

說命下

三

三

為應前篇知行字耳小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自此以下乃說論學之辭古人言學自說君臣始王者說稱其君之辭所以起其君之聽也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于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錯之此求多聞建事之意此所謂有用之學也古者學與事為

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深味說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矣時求多聞從訓志來凡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大凡事之在天下者古之人皆有成法時人的見識終是不及古人○堯舜性之無待于學然曰精曰一安可謂聖人無聖人之學耶禹臯陶之見知湯之聞知此學而已說欲高宗學于此乃有獲所謂必由是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四

三五

而學焉乃庶乎不差者也○學含遜志時敏終始無間意有獲兼得其理而能其事蓋聖人之遺訓聖人之心在焉故居千載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惟功深力到融會貫通理無不明而事可建矣事不師古以下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也訓字與上節訓字應塞多聞統今古而言到古訓處纔撇脫今字意傳用人已立說反將古字看輕了○古字最重乃字是難辭訓字從上節兩訓字來上節四爾字一乃字高宗專望說之訓

已也說謂大凡人求多其聞不分今古皆採取者不是空聞只爲建事之故但今人見識終難及古人須是學于古人之訓乃有所得而建事不差若事不師古而建立却善以能永世者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邁行自有古人之訓可學何必專靠我之訓哉此語非惟不敢自任訓志之責亦見已卽有訓皆從古人來而非鑿空立論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秦上節只說古訓當學不曾說如何學故此節發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五

三五

揮學字小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便與爲學工夫相背○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時惟學學字正接上學字說敏勉也遜志時敏皆粘古訓來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故欲其遜志務時

敏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時敏則間斷生疎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味蓋說嘗如是學而有得焉以其所親驗者告高宗也秦遜志是細心耐煩理會不是謙遜之遜傳云虛以受人虛字是謙意人字又與古訓悖矣時敏兩字是二義串看此兩字合則時字重若合上共三字則務字尤重修修為也指工夫說其修為乃來言工夫之日進也不足效驗小來如斯仁至矣之謂積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于克實之美也積者來得件數多也秦上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六

三五四

二句泛說下二句方着在王上傳云修之來來之積似把下二句深一層看不知既言務時敏則無時而不敏自幼至壯自壯至老皆是恁地如何又進而允懷于茲耶時遜志務時敏為學之方莫要于此但人不肯着實去做故于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便着實自遜其志時敏便着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得者乎○修者造詣之謂道即理之實體而積即其所修者也一自其用功言一自其成功言

乃者隨所至而造詣未定之辭積厥躬者克養統全實有諸已之辭也○自少而多曰積積于其躬者學以建事心之所懷即身之所體也秦此節以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作主允懷于茲高一層道積于厥躬下一層○來指散碎工夫故曰修積指整段效驗故曰道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小惟敦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非有二也時此示以為學之全功亦學古有獲事也修而來來而積學固立其體裕其內而成已矣使不推其所來所積者以教人則體具而用以虧內完而外以缺非學之全也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七

三五六

故聖賢無一偏之學而教人實居學之半焉自學教人實相對待若中道而兩分者也二者合來方是全學○念卽懷也終始一串說重終一邊終始典學者成物不間于成已之餘新民不替于明德之後一念惓惓終如其始而常在于學也○問在帝王何事謂之教曰卽治人是也何以是終典于學曰體天理于出政之間○古者師道在君教正王者事也○自人已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學之事也齊家以下學之事也學固居教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教實居學之半而教人無終始之可間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蓋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身心之實理自其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所以施于天下國家者孰不歸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德之修不自知矣○德修罔覺重教人邊下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于學終之教人亦念念不忘常

在于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爲學之極功也睡斃學半是泛論其理泰念終以下方着高宗說與上節局面相同時繳要學古有獲與永世意夫終始典學則學古之功無餘蘊而德修罔覺則有獲驗矣謂不可以建事而克永世哉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小監先王成憲欲高宗以湯爲法也○自遜志至典學乃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臯陶惟曰罔愆而已秦

上文厥德修罔覺從終始典學來則是修已治人事都做然後有德修罔覺之效如何此節傳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然則德造罔覺中猶遺却法監先王一節工夫乎○上二節是說學之法正是學郡古訓然古訓尚說得虛此則言我所云古訓卽先王成憲也我所云學古訓卽監先王成憲也蓋唐虞有夏非不代有其訓然我先王承其統而憲無不備只消監我先王便是矣永無愆包道積德修而遙應乃有獲也時爲學爲治後

世始分在古人教既居學之半則為治孰非學中事○成憲是先王所以自學而教人者不外乎修身治天下之道監字是於為學之時監之也無愆即是道積厥躬德修罔覺地位蓋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綏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監之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一率循其舊章則天德王道兼體不遺信能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而永立於無過矣憲是行事中法則永無愆則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十

三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小大臣以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君莫大於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為君以求賢○君道莫大於法祖以行政相道莫大於求賢而任職然必君德修而後相職舉蓋人君之德苟未至于無愆則惑于聲色而便辟之臣得志惑於貨利而聚斂之臣得志相臣雖欲招俊乂而用之其可乎故進賢之責雖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君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十一

三

德之修替乃賢才進退之所係此欽承之言必繼于無愆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歟時此說之自任見王不可不法祖為學也進賢之責雖在於相臣而用賢之機則係于君德既至于無愆則取舍之極定于內而樂用天下之賢以輔成其德者固其雅意也說于此時用能敬承其意而廣求賢才以列庶位使交修於君者不獨說一人而吾以人事君之道始得以盡也若君德未至臣雖欲進賢安能使君之必用乎此法祖為學之功不容已也○此節一氣說下○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非以一耳目一手足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眾賢之助此說旁招之心也咨詢訪問無幽隱之不達無巧偽之亂真此說旁招之事也○式克者用能也猶曰因能云耳謂君德苟至無愆則臣得盡荐賢之職苟君德未至臣雖進之豈能必君之用耶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時仰德作未然說德字風字皆兼學與治看蓋德

字承上文厥德來仰不是仰望乃景仰也風訓教謂教高宗非教四海也○此是歸功于諫之言言我果然至于罔愆則真有德之君而四海之內咸仰之是乃汝之風教乎我而非我之能自致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泰此節緊連上節以起下文良臣應時乃風惟聖應四海仰德惟聖亦未然之辭時喻意輕只重下句人必手足俱備而後可以為人猶君必良臣輔導而後可以為聖若無良臣以為之輔則忠言不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三

三五

聞獨立無助德何由進業何由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為人矣此我所以深有望于汝也○聖字當竊下堯舜安民意者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傳說繼之泰此節是泛論臣之有益于君下節方從保衡先王引到爾字予字

上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佞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存商

小尹在猷畝則欲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時此舉輔君作聖之人而勉其匹休之也作我先王虛佑我二句即其實也予

弗克俾三句是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一夫不獲二句是欲澤民為堯舜之民致君以澤民事雖兩樣而意串看佑我二句總承惟其自任之重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佑烈祖內入左右厥辟戮力有商等事格皇天內入四方丕式兆民允懷等事至此則向之自任者有以副其志正

書經彙解

卷二十

商

說命下

三

三五

所謂良臣惟聖而稱美有商者也泰作是鼓舞振作之 作我先王謂振作以成先王之德也雖是虛說却不是含佑祖格天意乃曰至于市正是作我先王處乃字妙與作字相呼應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即恥厥后不為堯舜裏面事一夫字固重而予字尤重佑祖格天纔指與王業說○致君澤民之任都是應聘後事小註猷畝字不必用○昔先正保衡以良臣自任而以聖人望我先王其振作我先王處不是小可只要我先王與堯舜至

聖一般乃覲面說道予弗能使吾君為堯舜其心之耻若撻市之甚我先王聞此言安得不踴躍奮發也然君之為堯舜者其實事只在安民而保衛却又不以安民之責諉之我先王當其時但僅有一夫不獲其所他則曰是予不能致君之罪而非吾君之罪以此存心所以畢竟輔佑我烈祖安民無一夫不得其所就與堯舜時一般此德格享于皇天而奄有天下也這等方為能聖其君之良臣矣對一夫說則曰先王對格皇天說則曰烈祖皆

指成湯或謂先王指太甲非也時格于皇天雖舉治功然未有治而不本于德者德在佑祖內明保二字串精白一心以盡維持調護之功即納誨訓志意罔俾句期望之詞非戒之也秦俾阿衡專美則是不克聖其君而非良臣矣丁寧懇切之意溢于言表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承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秦首二句都是生下文者中間着君臣相遇之難

如此句便隔斷文氣了蓋傳專訓首二句不曾粘連下文訓之故用此句收繳亦是經中餘意而說者多把相遇之難作正意看非也○非后之后是首力字與首后字微有不同○此正接上文明保予來言惟后非賢臣則不能成治見君必資賢以保之也惟賢非其后則不當食祿見臣當保君使為聖后也今予資爾以成治甚切爾若不明保予使為聖人則亦為非后而食也爾其克紹乃辟于先王而承綏乎民則予得成治而爾亦非妄食之賢矣○紹辟綏民無工夫工夫俱在克字內時克字含明保在內紹辟綏民不可平二句大意與迪高后康民意同紹字深于迪字承綏深于康字○末句是說自任之辭對答也身當之也揚舉也明揚之也休命指紹辟綏民說對曰敢對自信無愧于已揚曰敢揚自信不作于人○天子之休命望其以已事君故須對又望其以人事君故須揚秦說命三篇最緊要在民上上篇歸宿處在康兆民中篇首言奉天以亂民而未言政事政事即亂民

之政事也下篇言數學半言四海仰德言一夫不獲而終之曰永綏民非民無以見君道耳

書經彙解卷二十終

書經彙解卷二十

商

說命下

六

書經彙解卷二十一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正〕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時〕高宗彤日有雉升鼎耳而雉雉本野鳥而鳴于宗廟之中變異之大者也高宗之失正在祭禘廟之豐而雉雉之異適見于彤祭之日蓋彤亦常禮而有此異者失不在彤在于豐昵也〔泰〕

書經彙解卷二十一

商

高宗彤日

一

下文云豐昵蓋品物之豐厚禮文之煩多也不是以祭之明日又祭為豐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時〕當時賢臣祖已感雉雉之異將進戒於高宗先自家商量說凡天降災祥必應於事而人事得失皆本於心今王豐於禘廟其事固為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神求福之一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言易入也祖已之言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道

矣○先字重看不知德義之當為而謂福可以恃
致此王之非心也故先訓之以格其非不祀有典
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秦對天言通尊卑皆曰下民傳謂言民而不言君
不敢斥也則末節何故斥王乎○降年有永有不
永與上文緊相連天監下民典厥義虛說下句正
是實處時天之監人惟主義如何耳人之所行有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商 高宗彤日

二

三

義有不義故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則天命至
公其有不永者豈天天民哉民自不義而中絕其
命也所以言此者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祠之
意常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祠此格心之第
一義也○永不永串言降年有永而亦有不永重
不永一邊方與下二句合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秦不若德不聽罪非兩平語不若德即罪也下句
重聽字時德即是義言民雖不義天心猶未遽絕

也故民有不務義而惑于鬼神者不若德也或有
箴諫之言而吝于改過者不聽罪也天于此既以
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于義從
乎箴諫以正其德也天之仁愛如此而民猶不曰
天戒其如我何則違天之心而終陷于不義之歸
天豈不降以不永而中絕其命乎微禍吝過王之
非心也而欲其恐懼修省則非心格矣兩節俱是
格心之言一則見當務民義不可徼福于神一則
見變異由于人事不可不謹天戒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商 高宗彤日

三

三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時此正事之言秦上文都是泛言至此節纔有王
字纔實指高宗說○言王之所司只在敬民者見
敬民正王之宜為即義之所在而豐于神以徼福
非義也即非德也時今王禱祠徼福固為失矣而
況七世之廟莫非天胤何獨豐于禱乎此則失而
又失也當作兩意看天胤者七廟祖宗皆天子也
昵者親近也親近莫如父故知禱廟小昵考也謂
禱廟○灾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灾異之應

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
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
於祀事畧過豐。飛雉隨卽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
也。精神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警之。固見
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此篇爲雉
雉作而進戒之言。詞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非祖
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秦殷人尊神。高宗或稍過之。過則煩黷。豐厚俱不
能免。前篇傳說主黷言。此篇主豐言。各有其旨。說

者多有牽合爲一者。非是。○按第二節小註云。上
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竊疑先格王。正厥
事。六字一氣說。正事卽是格王。言先者見不必從
災異上立論。惟是先格王。正其所行之事而已。傳
以格王爲格其非心。又添然後字對先字。似非經
旨。及玩後三節語意。惟天二節重一義字。且先說
箇道理。王司節纔是格王正事。並不見格心正事
分析處。○司敬民正義之所在。這敬民對下豐昵

說其云罔非天胤者。只要見豐則非義之意。而其
歸重處。還在敬民邊說者。尋箇禱祠徼福與敬民
對亦非

西伯戡黎

不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決不稱兵于紂畿內武王嗣為西伯其事殷猶文
王也伐殷在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
為君臣一日命絕則為獨夫此事間不容髮今兵
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撼甚矣豈得戡黎
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為意也竊
疑戡黎當是伐紂之時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先
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書經 大解 卷二十一

商

西伯戡黎

六

三七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時恐者恐其及殷也奔者告之急也來告者庶幾
王之改過以圖存也此見祖伊憂國之忠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秦開口便呼天子與前篇稱帝稱王同意時格人
心與天通者元龜紹天之明者皆先知天命吉凶
者也今皆罔敢知吉○非先王不默佑後人乃王
自絕于天雖先王不能相耳秦此節歸重在末句

天既至知吉一氣說正欲起末二句也說者多二
天訖我殷命矣何以見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故也似失經旨傳得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時承淫戲用自絕而言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
厭棄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景
象水旱饑荒民無安食不有康食也民不相保骨
肉相棄不虞天性也民窮盜起法度不能禁不迪
率典也天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書經 彙解 卷二十一

商

西伯戡黎

七

三五

秦虞度也不忖度天性之所當厚者而一槩相戕
相賊也迺道也不道迺所當率由之典章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

時曰私相告語也降威滅亡之也言受大命者胡
不至望有天吏來問其罪也○二句連說天之降
威必將假手于有命也○今我王不能盡為民父
母之道決難居于民上將無奈我何矣○天棄民
棄非兩平一連說○人君位天民間而為天民交

棄此雖欲不亡不可得矣先王亦能相之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時我尊為天子實天生我主萬民獨不有命在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為可恃也○祖伊明言天命之已絕而紂猶云天命之在我愚亦甚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小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時多參在上即商罪貫盈意所謂淫戲自絕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西伯燕黎

八

三

者也自絕于天而猶責命于天無知甚矣小責命于天必大人與天合德如孔子謂天生德于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何是也秦重一能字能責命于天乎言必不能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小即喪言不旋踵而亡也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時乃功亦指淫戲之事自其有咎而言則曰罪自其用力而

言則曰功○指乃二句正見即喪之實○恐而奔告于王見愛君之至情反而私語于人見憂國之深慮小伊反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党友親戚以為是未必是至仇敵亦以為是則是可知此知周之盛德也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西伯燕黎

九

七

微子

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厥厥德于下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微子

十一

三

小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云形決矣猶曰商其不能治正四方乎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時殷其弗或是絕望于紂之辭秦弗或亂正四方用一或字是絕望之辭然猶曰其是未忍決言之也小註時說都看其字或字為一意了時遂成也小以酒為凶曰沉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已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時後凡言我者皆紂曰予曰吾則

自謂小敗于下對陳于上而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深歎傷之秦上先世也下後世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胡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秦殷之小大無不好草竊奸宄此統下文言之卿士屬大邊小民屬小邊辜罪指卿士之辜罪不指民蓋小民二字在下故也辜罪而罔獲者以君無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微子

十一

三

紀綱也小民而相敵讐者以臣非度而多辜罪也平中有串意傳中亦皆亦字未妥時承上言紂不能治天下故致天下之亂敵讐以上應弗獲亂正四方句言紀綱之蕩然今殷二句承上看言喪亡之必然○方興言方興而未艾也今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涯難以濟矣幾年有殷遂喪于今乎○我祖創業以來有殷遂喪于今日乎蓋傷痛之深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時在根沉酣敗德來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故老成皆見幾而作卽有緩急將誰倚賴今所與共圖國事惟爾父師少師爾若不明示指告我于顛濟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其將柰之何秦傳云問救亂之策故時說因之愚按上文淪喪而曰殺謂國也此顛濟而曰予謂已之患難也若如傳說則顛濟與淪喪無異恐非小微子有去之意時指告顛濟言教我處難之道君則狂暴而天下無主老成逃野而國家無佐危亡之勢極矣若不告我濟難之道吾將如之何哉言無自善之策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商

微子

十三

三十九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殺邦方興沉酣于酒

小此以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時

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小紂之惡皆原

于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時方興句卽降

災荒之實言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滅抑亦

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

務修德而沉酒縱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

喪亡不已也上曰沉酣而此加方興二字所謂甚之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小沉酣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所畏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時此答發狂老遜之語乃罔畏畏寬說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之可畏而咈逆之也然則老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甚之之意○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咈其耆長所以爲紂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商

微子

十三

三百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時困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蓋惟

有司容而不罪故民食而無災傳且字因下句生

○本說民然用以容却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

紀在其中矣此貫二爲一之法

降監殷民用又警歛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時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歛始蓋上好聚歛則興

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剥民財此人心所以怨

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者，只是嚴刑酷罰，警視其民而科斂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以警斂下，則下必以警視上。此理勢之必然。今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讐，尚且不知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讐者，肆然為之，無有厭息。至於掎克之臣，阿意順指，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而無所告訴也。至是則君民為敵讐，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讐而已哉。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微子 十四 三五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
[時]商今災滅在近，我宗室大臣起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家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祚不幸淪喪，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不聽亦不敢苟全也。○吾三人皆宗臣，皆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于帝乙而立子，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若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未有毫髮益于紂而

遽死可惜也。子為元子，但當逖逃而出，乃合于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時]臣僕以上是箕子為已謀，義決不可去，以死商之忠。自詭詔王子以下是為微子謀，義決不可不去，以存商之孝望人。意重在詔王子一邊。○箕子自待輕于國，而處微子則為宗祀重于國。其權輕重自當。秦前兩我字與商字對，後兩我字與王字對，都是箕子自謂傳解末句云：我商家宗祀隕墜似誤。○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從上二句來言，我舊所云既害子子之當出也明矣。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一 商 微子 十五 三五

若子不出，不惟子顛濟而我乃亦顛濟，竝受戮也。此非自恐顛濟也，甚言以見王子之不能免耳。王子不能免而誰與存宗祀乎。○上止云淪喪而此云罔為臣僕，上止云微子顛濟而此云出迪，我乃顛濟，俱是甚之之意。小箕子自言我罔為臣僕，其後終不臣周，不負斯言矣。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于此深贊其去之謀。前後文尤相照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小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

玉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時自靖只指微箕若比干義猶箕子不待言也。自靖者義在當去則安當去之義。義在當留則安當留之義。使知去者以存宗社而非以潔其身也。留者以與宗社存亡而非以安其危也。則皆可以自白于先王而無愧矣。我不顧行遜便有微子當去意在言已之必不可去。以見微子之必不可不去也。秦自靖至先王且先泛說引起先王之下補云子若自靖自獻當行遜矣。纔說若我自靖自獻則不顧行遜也。小理當無私則仁矣。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裡。不免佯狂。

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李白比干廟碑曰。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十亂之謀。總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亡兩繫。豈不重歟。○柳子厚箕子碑曰。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後世以死生為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志慮廣大。故以死為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時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比干。豈於微子而遺之。必其遜而未獲。故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左氏而縛。衛璧之說。當是武庚事史。

託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亦繆也。

書經彙解卷二十一終

書經彙解卷二十一

商 微子

六

書經彙解卷二十二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 鶴 訂

周書

時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岐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始居其地傳至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其時列國皆有書大學引楚書鄭子產曰鄭書有之與今費誓秦誓固皆列國書也竊意周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大誥命多矣必失亾于東遷之後孔子既取周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于列國復得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因取而附其後焉

泰誓上

時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也上篇未次河朔時作故言十二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

書經彙解卷二十二

周 泰誓上

一 二百十三

言戊午日下篇則明日作故言時感辨各為首引
故文不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時有十三年春是表年以首事之辭文王之時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嗣文王為方伯始有孟
津之會即武王之身亦守臣節之久矣大會于孟
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孟津是自周適
商之要路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可見此會是諸
侯自來會非武王會之也○十三年著紂惡之實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時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即八百諸
侯不期而會者御事庶士是本國之臣即三卿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友邦冢君一樣人御
事一樣人庶士一樣人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
篇在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泰誓上

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
于物然人雖有此靈不能保必得聰明之君以父
母之民始得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洞然而為人之靈者耳○作民父母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天地為萬
物父母聖人為萬民父母武王言此以見君當與
天地同德而盡君師之責也時此原天立君為民
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為可伐也兩萬物通人物聖
人都在內靈字專說性靈字上加秀字者秀是氣
靈即其虛靈不昧處于是靈之首出者曰聰明而
性之風成者無勉強最貴之類又為知覺之先不
有聰明之靈者乎同德不能以相君而是人也君
萬國統羣后是作元后也而元后實有父母天下
之責使萬民莫不得其所焉首句單着下串去作
民父母與萬物父母照應○就天意為民上看不
是說人君能如此直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

民父母是君道天之立君凡以為民則君道所係亦甚重矣秦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查說下歸重元后作民父母句人本萬物中之靈者而靈之中又有實在聰明之人其靈是人中之第一等再無出其右者此等人方作人之元后這元后何為者哉乃是治教乎民作民父母者也論理只是發明君道如此以起下文之意不應說天立君之意玩天佑節自見○惟人以下或在聰明截非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恭誓上

四

言十五

時弗敬降災申說惟其弗敬是以降災正是不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處○虐民正所以慢天下二節皆其實也

沈酒冑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陵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小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眾惡日深也時沈酒冑色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

之事○罪人以族族即所謂三族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經曰罰弗及嗣嗣且弗及况父母兄弟妻乎見受濫刑之甚也官人句何以為暴虐曰傳謂惟因父兄而任子弟父兄亦未必是好人官不擇賢能而用凶人以世濟其惡為民之害遠矣侈調服飾過制殘害只帶宮室句說蓋宮室數事皆是剝民財竭民力而為之也必有忠良被焚炙孕婦被剝剔者不知其為誰皇甫謐之說始傳會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者安天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恭誓上

五

三四四

下之功也大勳未集起下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秦重天意上玩命字自見大勳未集只言其崩而未成功以起下文非謂文王有意成功而功未成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秦上節都是說文王時紂之所為故末言命我文考云云此節觀政以下都是武王即位後十三年

之事故首言予小子時肆字緊承文三大辭未集來言其責在已也觀政于商是追叙平昔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若八百諸侯乃伐紂時所會不可用則即是觀兵矣悛改也秦所改之事指上節沈湎至孕婦說言文考既為天命所屬而大勳未集則予小子便當承天命以善述文考矣然初聞猶望受悔悟改圖故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蓋冀愛能悛改所行則爾等仍復戴商而予小子亦得終守臣節相安于無事也惟受則罔有悛心其所行與文考時一般時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犧牲亦承二邊傳百神不是本文神字是總解神祇也神祇以上是慢尊神遺厥先句是慢親神犧牲句又是推其慢神之甚處有民應虐民有命應慢天罔懲其侮不是紂之言侮字指慢神說○此言紂不能改過而又益其過見伐不容已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時上文數紂之罪則先以天地生聖人作民父母此下言之已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君師父母君師四字是此篇之要領秦惟天地節專言君道此節方言天立君之意以見紂不能奉天蓋承上起下之辭非是彼重紂邊此重已邊也天地生聖人之語亦未穩○佑輔助也單下遂生復性意時二作字是天去作之猶言立之司牧秦二之字指下民說時君師只一人惟其其字即指君師君師不可講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寵是恩寵謂恩澤以安之聯眾寡強弱而聽令于一人聯智愚賢不肖而遵極于一人使無不遂其生若其性也此正克相實事君師與元后字應寵綏與父母意應有罪指紂無罪指民秦惟其至四方是說天意如此謂立這君師正惟這君師的人品能相助上帝寵綏四方而終其佑下民之功也傳于君師下添長之教之惟其上又添君師者三字把經文口氣隔絕了寵綏二字似當平言治之教之都

是恩寵都是綏安時說串看再詳○上五句是泛

論至此纔說歸自己身上言天立君師之意如此今日虐民而有罪者我誅之無罪而遭虐者我安之我何敢過越其心志乎言其責之不容辭也傳中赦字用字無謂小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有私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泰誓上

八

三百三十三

時討罪之義雖明使勝負之理未決則猶未可以動也故又引兵志之言以明伐商之必克小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時德以平日言義以今日言○天下有兩立之勢無兩立之理故決勝負者力敵則論德德敵則論義蓋以理言不以勢言小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三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時惟億萬心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泰誓上

九

三百三十四

以億萬對紂說言億萬各心其心不與紂一心惟一心以三千對武王說言與我乎為一心泰兵志力字是起德義者傳云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則是引志之旨止與紂比力矣豈武王之意乎且下文有兩心字離合在心終難貼力字說○小註說德是善惡德之說義是曲直亦泛此時不見得曲在紂直在武王看來傳云義宜也制事合時之宜也此說自穩○志言同力度德可見所重不在力而在平日之德矣志言同德度義可見所重雖在德而尤在及時之義矣今受有臣億萬之多予之臣止于三千似乎力之不同然那億萬臣却億萬其心而不與受一心是德不足以聯其心也這三千臣却一心于予是德足以聯其心也以德相較已可必其克商而不藉于力况義又在予如下文所云乎下文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時也順天正予之義也故末節云時哉弗可失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小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時傳訓貫字非○

貫盈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我今不誅紂則
是逆天之命與紂同罪矣秦何以厥罪惟鈞彼得
肆其暴虐而民不蒙其寵綏皆予之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爾有衆底天之罰

時夙夜祗懼承厥罪惟鈞來受命三句是起兵時
所舉之禮受命是稟命類上帝宜冢土即武成告
于皇天后土是也有衆即友邦至庶士致天之罰
于商則是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勳本克相之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泰誓上 十 三五三

責以盡寵綏之道此予之所以順天求釋乎夙夜
之懼者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秦自同力至此總是一意小天之立君專以為民
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叅而伐之必克也
○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紂汚濁
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
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秦上二節云天

命誅之又云底天之罰至此纔從天說到民上言
予所以底天罰以順天誅者何也亦有見于民心
即天意耳蓋受惡貫盈天本矜憫民在水火中這

民所願欲的人天必依從民心使之成功予正是
民所欲者也天使予克商決矣爾庶幾輔予云云
民之所欲武王自謂孟子民之歸仁節註云民之
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此也欲字與此欲字
同義何及小註俱云民欲亡紂似與下文武王自
任之意不協○去受之汚穢只消說清四海足矣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泰誓上 十一 三五五

又如一永字何也武王意謂不止今日克商除其
汚穢自以今後四海常常清潔皆賴爾等弼予也
其自任之意不輕矣○時哉不可失正應天矜于
民句惟民困之極而天矜之則早誅受一日民早
獲一日之賜而天亦早釋一日矜憫之意所以不
可失也○時是從民心勘會到天意上去不可把
天人平看時失字解作違○時哉申民欲天從意
不可失申弼予永清意時哉不可失只是不敢違
天命民心非利其爭幾之會而乘時以圖功也秦

時哉申民欲天從仍是傳說

泰誓中

惟戊午壬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周師初發
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
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
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
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
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
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命五申謹之至也時
羣后即前大會孟津之諸侯二師字一般徇者撫
循而慰勞之也誓包一篇而言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
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紂都河之
東北當時不期而會武王者皆是西南方諸侯在
文王時青兗冀尚未叛紂至此時雖盡叛畢竟不
越河而會武王以此知西土有眾即前篇友邦豕

卷三十二

泰誓上

三

廿五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二

周

泰誓中

三

三百廿六

君御事庶事小註過于分別傳得之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耜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時吉人一心在善終日為之猶若不足凶人一心
在惡亦終日為之猶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
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息則將入于惡矣使
惡有時而息則將改而入于善矣○吉人凶人原
該泛說引之則重在君上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恭晉中

十四

三五五

民亦字重看吉人為善固當勤乃凶人為不善而
亦勤焉見其嗜惡之無已也○秦下篇云古人有言
是引言也此云我聞乃是聞吉人凶人之所為如
此似不必以為古人語○惟日不足是傷人看破
他孜孜汲汲不肯一刻一時放閑的意思不是他
心中如此時力行無度正所謂為不善而惟日不
足者播棄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句是一身之
無度臣下三句是無度之德染于臣無辜二句是
無度之德聞于天○小人好忿天性之常紂既昏

迷朝無綱紀姦宄之人脅假在上之權以殺人者
有之○立朋以相仇脅權以相滅朋私黨也權威
勢也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秦播棄耜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分而言之件件都是無度事
既播老又昵罪又淫又酗又肆虐正見其行之甚
力也所謂亦惟日不足者如此○說臣下化只要
明受惡之極意仍重在受上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是起下文語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一

周

恭晉中

十五

三五六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時此原湯革夏事以起下惠只在立君立師上見
奉天者承天以盡君師之道此乃泛論君道當然
也○秦天宇從顛天來民字從無辜來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正與奉天反對下二句正是天惠民之意
惟受罪浮于桀剝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時四謂字要看甚甚之之辭謂云者不專于言實

行矣○劉衷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當時桀雖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于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于桀乎○叙紂之罪而曰厥鑒不遠我視夏王以流毒而黜命今受之罪又浮于桀如此天其以予治民乎○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辭當如此時夢者事之神人之精爽先見者也謂之夢協卜則卜在先夢在後夢則精神與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傳以伐訓戎謂以

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秦智識不相上下言智識皆不足也雖如此訓夷字然經文夷字却不重只重離心離德○兩心字固重兩德字尤重心之同湏是德同纔好小人蓋有同心者只是無德可同耳時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親不可以敵賢○諸說

俱以衆不如忠親不如賢兩平看不可從蓋仁即亂臣夷人即周親以其能克亂曰亂臣以其能禁暴曰仁人下二句承上二句看秦兩平說者固非但夷人億兆俱是周親乎原來周親是從夷人抽

出說仁人是從十人推廣說此二句比上文是進一步法○曰億兆夷人尚兼親疎言之若專言至親宜乎足恃矣曰亂臣十人尚止是左右親近若泛觀諸人宜不足恃矣不知受之至親亦離心離德不足為恃而予之諸人却都是同心同德之仁人不但十人為然此可見受雖有周親不如予之仁人也所謂三千一心者是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天豈會有耳目以視聽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時天視二句泛言秦惟受節說天意受有節說人事此節則承人事而繳到天意上言觀予之人事便知予之足以奉

天而克商矣。然天意如何見之。蓋天無視聽以民為視聽。今民不責他人而惟責予一人。則天意可知。嗚呼！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則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鈞之罪矣。此我所以必往也。

我武惟揚，優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時武王鼓舞激勵其眾，說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

書經彙解

卷五十二

周

泰誓中

六

三三〇七

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取凶殘內含弔民意，光字指湯說于湯有光。承我伐用張說，言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秦于湯有光，四書朱註不如傳說有味。或又謂功業有光于湯，云功業則未明傳中心字，云有光于湯，則重武而輕湯，未明傳中益字。蓋既言我伐用張，則武之功業都說了。于湯有光，却是從武搭到湯上。

從功業說入心裏，言今日把那湯當年伐罪救民，大公無私的心事，益光顯出來。湯革夏正時，其心未嘗不顯。至我乃益顯之耳。此是武王自著其心之公，以見眾當踴躍赴敵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時罔或二句，正是勗百姓二句，是推當勗之故。天下事以易視之，則無成以難處之，則有濟勉哉。將士無或以商王眾叛親離不足畏也，而輕忽之。

書經彙解

卷五十二

周

泰誓中

七

三三〇八

寧可只說彼眾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懼意可也。所以然者，商民在暴虐之中，不勝危懼之至，全望此一舉以拯之。若以輕敵致敗，則民之危懼何時得已。○此節重將士之輔上，然亦可見武王伐紂之本心。蓋民畏紂虐之甚，故武王惟恐已不勝紂者，懼不得救民之危也。○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小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不萌倖勝輕敵之心，以羣臣同心同德而不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狗師不同曰狗師所以撫安衆志也曰大巡所以嚴肅衆心也蓋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發誓明誓包下文討罪之意輔苴之功造周之由勝商之故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泰誓下

三十一

三十一

不君子統上下而言越伐吳以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時顯道屬人言但人之彛倫天之降衷也故謂天有顯道道之大原出于天而降之于民爲秉彛之常著于民生日用人所能知能行故曰顯道而就其中仁義禮智各有所屬或以天合或以人合截然不混其類甚明也顯彰二字有別顯是昭著不掩彰是分析不滯此二句泛言正起君當奉天修五常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

五常卽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此理如日星示人

豈有難知者紂亦非不知但狎侮之耳狎侮信荒怠弗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顯道類彰便是五常不狎侮而敬則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紂惟不然安得不自絕結怨○自絕結怨不平上不敬天以致自絕于天而因以結怨于民傳結者非一之謂言取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泰誓下

三十一

三十一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時自斲朝至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典刑指舊章成憲言不修謂不掃治言不修則不祀可知宗廟不享只是紂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誣墮炭中姐已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傳引此以劍之耳秦修字似當指舉祭說對享字看○祝降時喪卽天罰也恭行天罰

者予一人也孜孜奉之者爾也其者屬望之辭下節同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

〔塞〕此節承上文而申言之上于受邊詳此亦爾邊詳不與上節平對○上節云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是自絕于天也則民怨可知此節云乃汝世讎是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恭誓下

三

三百卅

結怨于民也則天絕不待言矣本互文以見意第非以天民作眼目也〔小〕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時洪惟作威即上勸朝涉等事世讎云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讎不但一身已也兩引古語皆重下句〔秦〕樹德二句似不必作古語時凡欲樹立人之德使之成就務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首惡的人處治

了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眾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果毅二字一直說果者勇往直前之意毅者決于勇往而不中止也登乃辟謂成其弔伐之功尚迪果毅應孜孜以登乃辟應奉予一人嚴賞罰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小〕此武王稱文王聖德光輝被于遠而著于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時〕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為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恭誓下

三

三百三十六

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言文德以終前大勳未集之意為下節恐貽文王羞張本也○以兩惟字作眼上惟字見盛德非人所能及下惟字見大業非人所能與然業就是德之所造○文考之德就發用說本諸徽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為禮樂文章昭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照臨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叙也

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二句皆承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爲上句之實○文考之德之盛如此是以多方之大惟我周能誕受之蓋其所憑藉者有文考之德以爲之地則天命人心自不能舍之而他適矣秦變文考而曰有周者蓋誕受多方兼文考及今日而言也專指文考者非上文曰予一人曰予小子曰乃辟武王分明以今日之事自任矣此節原其所本以起下文也言文考有此盛德我周纔得誕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恭普下

五

一三四七

受多方而予小子纔敢舉此今日之事故事成則從文考之德來事不成則是予小子不能續文考之德非文考之罪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睡無罪指有德言無良就行師制敵說卽不武也秦無良還當指平日無德說若只指行師制敵則孫吳之識而非聖人之言也○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于中則發于言自然如之無有一毫作偽

于其間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已禮所當然時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小三篇三數紂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恭普下

五

一三四七

牧誓

小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旗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小言日不言月上本泰誓文也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時既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河北起行平旦至于牧野秦河北通言河之北如前篇云河朔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牧誓

一

對河之南立言耳似難與牧野對看且牧野已有定在而泛云河北則不可以里計昧爽與朝相去幾何時而自彼至此耶愚意味爽與朝直為史氏複語如此節既云日而下節復云王曰也所至者牧野所從來必是河北某地方而不可考第不得泛云河北一語誓字與予其誓誓字一般不是兩次誓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為倡使人覩之而思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必于左示無事于誅意必于右示有事于

今意曰武王之言也逖矣句是慰眾之勞而啟其聽誓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時友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司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詩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牧誓

二

時及字承上來人字總八國之人說小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時無事則安于服役而修事大之儀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此與上節分華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意一歷呼其人使之各事其事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時戈矛所以攻人于所以自衛稱爾戈三句平與前王左杖二句應前是肅已之容此是肅人之容也予其誓與乃誓應前是論以伐商之意示以

行師之法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時此下六節乃誓師之詞此節先以古語起之將

以聲紂之惡也雞之牝陰道也晨而鳴陽道也牝

雞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蓋順氣成象必

有亨嘉之應而逆氣致異必有災害之殃牝雞晨

而家道索則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紂惡

不止此而舉此為首者究致亂之原兆於內寵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牧誓

三

言

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時婦言是用賞罰皆出其口牝雞之晨也昏棄以

下皆由婦言而然惟家之索也當陳之祭只指宗

廟小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

妹時王父母弟王父弟與母弟也王父大父母弟

同母之弟也崇長寵倖之謂信使委任之謂是皆

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

士之任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秦上節是受之得罪于天處故承之曰予惟恭行

天之伐非予之私意也惟字天字重時今予句承

上而言今日之事貫至尚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

之日止而齊一串非兩平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

止而齊坐而退也止齊非謂止此而不進乃止齊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牧誓

四

言

而復進也秦止齊以止字作主止則齊矣不是既止而復整齊行伍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小步足法也伐手法也時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

四則不用五用七則不用六非并用也如四伐當

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小大司馬之法伍兩

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

失紀律三軍如一人時深玩不愆六步七步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

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所以為節制之妙也如是之兵雖率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小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重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于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暨如虎二句正狀桓桓二字役西土蓋迎擊降者必至勞動我師是自疲耳非所以養威蓄銳也言兵士當勉于武勇但不可殺降耳不可平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牧誓

五

三十一

○三勗哉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殺三勗其勉武勇而戒殺降出師臨陣而能勉于此三者是所謂節制之兵也有不戰戰必勝矣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時此總承上三節勗節上文三勗字小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秦戮止爾躬乃是正法故前篇孥戮主同犯之說不從連坐之說

武成

武成史官叙述之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時前四篇自未渡河至陳于牧野記其誓辭此篇則自往伐至天下大定記其前後事辭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武成

六

三十一

時鬼者形也謂月之輪無光之處名鬼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月十六日為始生鬼是一日為始死鬼二日近死鬼也小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時輦行日步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于往也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時底商之罪言極數商罪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

告山川在師所過之地山川大乃有名各大互言

之耳告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非一日而告詞則

一也曰以下至神羞是告天地山川之祝辭小稱

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已乃有道之人之曾

孫明周修德非一世也時商王受以下是推大正

于商之由正是底商之罪也暴殄天物如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即殘害萬姓毒痛四

書經集解

卷三

周

武成

七

三三

海為逋逃主即崇信紂回昵比罪人逋亡也天下
罪人逃亡者受與他為主有司莫之敢捕萃集也
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予小子至亂畧是
大正于商意小湯放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
既獲仁人時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帝者蓋仁
人乃迪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敢字重看亂畧即
指上暴殄等事聲名文物曰華夏大也華夏指友
邦冢君之屬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
為心而罔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言得

仁人以奉天討而人心丕應不可以順天應人乎
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度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及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時惟爾有神四句亦告神之辭神指天地山川而

書經集解

卷三

周

武成

八

三三

言濟兆民中本克紂意說○既戊午至大定取商
之顛末也乃反以下定商以後之政事也既戊午
即次河朔之日○自周至洛九百里九三十日而
後至人力不勞兵勢不急紂恃其兵力與大河之
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渡河自孟津至朝歌四
百餘里凡五日而至小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
待天之佑已而勝之此謂俟天之休命時蓋紂師
未至天休之未至也于是頓兵商郊以待紂師之
至而克之則紂之天命絕于此時周之天命得于

此時見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倖之心故曰俟甲子至漂杵卽是休命之至○受率其旅若林非受之多助民之從暴也積威劫之虐焰迫之耳罔有敵于我師不是已交兵了只是全然不肯敵我師意前徒前面之卒徒也兵敗曰北杵春杵小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秦先驅未必全是平民蓋親近尊顯者在後而先驅則疎與卑耳小周師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卽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時戎衣甲冑之屬一者不再之辭天下大定是以殘既取而天下安于無事意蓋以至仁伐至不仁其易如此○于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商家先世舊政而行小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爲之資耳秦反政由舊廣說下六句雖是反政由舊裏面事然不足以盡之也時封益其土也此時商容尚存選賢人之間故式使

其亡則亦當表其墓矣何但式之大賚正承散財發粟言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小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用財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至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也秦萬姓悅服止承反商政以下傳云除殘似兼滅紂說蓋帶言之耳小註得之其曰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字當玩原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小生明死鬼俱是月初上云死鬼此云生明互言耳時偃武修文一直說偃武正所以修文○偃武修文雖是一直意然文德亦更有事不是只歸馬放牛便了小下歸放爲偃武而祀神覲臣列爵等事爲修文小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于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但歸放用以伐紂之馬牛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

而銷兵不同

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小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哉生鬼十六日既生鬼十七日也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階庶邦冢君是外諸侯百工是卿大夫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但來請命以聽上耳內外之臣昔皆臣服于商今皆受周命而為周之臣矣故史着個周字以別之

丁未祀于周廟那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武成

十一 三五〇六

戊柴望大告武成

小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時伐商之舉昔嘗受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矣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近親指廟遠尊指天地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時此下二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辭小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時尊祖故稱先王重王業所自起也創立曰建初開曰啟邦以侯封言土以民地言有邦便有土一直下前烈亦指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三

周 武成

十三 三五〇七

后稷諗粒我蒸民以封有邰建邦啟土也思戡用光以臻富庶克篤前烈也○王季克明克類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自其指王猷于實踐則曰王迹自其羅八荒于一室則曰王家○此雖歷叙基業之所自起然不重四祖却重文王篤烈與建啟相因勤家與基迹相因克成總括住下四句正其實也○紂十三祀賜西伯弓矢鉞鉞使專征伐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命不專指西伯只是上天眷顧之命

方夏亦不專指西土就天下說撫字含威德意如
 禁暴誅亂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小
 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畏其力小
 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適獲所願故懷其德文王
 初無心于德力之辨也時畏威觀戡黎伐密可見
 恆德觀昆夷虞芮可見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
 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為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
 見文王之德雖足以致王然當時猶望紂惡之能
 改而以服事殷之心未忘也至于今日則有不容
 已者矣秦如此說則未字志字終難體貼後說是
 時志即撫方夏之謂非謂欲伐商也言至文王德
 愈盛功愈大光四方顯西土用能成就前功雖位
 為西伯實已大受天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邦
 畏威小邦懷德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惜乎九
 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
 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文王之志在使天下
 皆被其澤予小子承厥志而已小問文王更在十
 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

事底人如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
 少但卒其伐功耳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
 商家無道時天下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
 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
 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小成命一定不易也武王為西伯紂在東故曰東
 征士女猶曰男女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
 我后也時承上承厥志而言天心厭商命我文考
 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秦我惟
 敬上天之成命故舉師東征以安定商之人民安
 人民正是承厥志也時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
 之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用附句即
 指篚厥二句言○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篚盛着玄
 黃之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豈
 民之私周哉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美默以鼓舞

震動于民心故民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此節主天字上言先德此言天意皆所以懾服人心秦因先德纔得天不可平說時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周祖宗締造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時此記其政治本末也○爵五而土三乃是周制見武王分封有法○列爵惟五要見因功德爲之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武成

十五

差分土惟三要見大小有定制而不可踰越○封建之來久矣其上世皆有功德于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爲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秦列爵分土不止上世之子孫周同姓之親及異姓之功臣俱在內時上自王朝外則州牧侯伯至侯國之卿大夫士皆官也非賢能不任則安有敗事○事卽官所司者能卽賢人所設施就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武成

十六

事惟能非謂官使不相通而賢能爲二途也○官論德而事必須才賢與能終當有辨秦二說皆通宜並存之時列爵分土乃通于天下者建官位事乃施于國中者爵土封于諸侯以世相傳故定其等而不易官事授于人才朝廷隨時任之故嚴其選而不濫小所重教食喪祭四者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卽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時重字或就民說非也有上倡之而使民從之義○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重民五教外惟此三事而已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秦通節五個惟字宜一類看獨末一惟字與上四惟字不同何也且五教三事八件都平重則惟字終難通詳味經文謂重民之五教惟于食喪祭中重之耳蓋五教卽典而食喪祭卽禮之所寓廟禮所以鞅典也論語及朱註皆如此看小惇厚其信使

天下不趨于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于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踴惇信是不喜誇詐明義是不尚功利皆以激勵商俗之敝也。至誠可以化育中孚可以及豚魚因可以達萬世之宜革可以權一時之變必如此發揮信義方得。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不昧。賢能是未用之人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賢能不同德是已在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武成

七

三百五十五

官而有德功是已任事而有功崇德是德懋懋官報功是功懋懋賞。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悖義晰于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官賞所以勸善崇報故無不勸之善。垂拱句總承上說分封定而萬邦懷賢能用而庶績熙教修事舉而民德厚俗易善勸而人心化故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小無爲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于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若存焉。聖人詳

于有爲然後可以享夫有爲蓋有爲者所以致無爲之本無爲者所以收有爲之效。時此篇事多辭少體獨異于諸篇。自一月壬辰至無作神羞記初往伐紂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大會于孟津有誓既戊午師渡孟津有誓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有誓誓詞前篇已具故此但叙其事之畧也。自受率其旅若林以下至萬姓悅服此段記武王克商及新政諸事爲詳自此以下則俱敘誓以後事也。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記武王歸自

書經彙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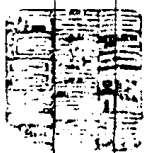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周

武成

六

三百五十七



明後學

黃岡

武陵楊

武陵楊

洪範

小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歛集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裏個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區處教合宜稽疑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一

二六九

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時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小十有三祀即泰誓載武王伐紂之年想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囚以道統為重即就問之秦改祀為年紀周事則可此篇以箕子作王故稱祀小稱

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蓋深見箕子不臣周為天下萬世大計而陳洪範之意亦深見武王遂箕子不臣之志為天下萬世大計而就見箕子之意時此節重訪道上祀字意輕○十三祀即大會孟津之年武王之急于訪道如此○治天下不可一日無道也武王以公天下為心非汲汲于商正之華而以治天下為慮每孜孜于訪道之誠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二

三廿

知其彞倫攸叙

小斯民之生上棟下宇羣居聚處孰使之然天之陰陽默相益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矣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武王意謂天陰陽下民而相協其居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陽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叙其彞倫也我欲叙之不知所叙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為治之道也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為治之法蓋九疇之叙

卽彛倫之所叙也。時陰陽虛相協其居正是天之陰陽處二句一直說相協二字畢厥居處當先提破彛倫末句正究叙之道我字與天字對言雖承天道言之其實欲盡君道意思秦傳訓倫字云理也下又云人倫也理是先解字義人倫纔是其實解處說者都據理言把居亦看作所止之理則攸叙二字及天道君道都混說不明了。言天默定下土之民輔相而合其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都井然而不亂卽記所謂方以類聚也這正

是彛常之人倫彛字從隲字生來倫字從居字生來此二字串說我今爲天子便當叙這彛倫却不知其所以叙之之事如何也攸字固重而叙字尤重下文九疇正叙彛倫之事時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絲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斃絲則殛歿禹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時上問我不知其彛倫攸叙此答言若何而彛倫

攸斃若何而彛倫攸叙三攸字正相喚應。彛倫之叙斃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叙絲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攸斃一段叫起禹邊不重。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絲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而陳列皆亂也禹謨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叙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小帝卽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絲乃墮之五行一源一行汨而餘皆汨是逆理而獲罪于天故天不畀以

九疇謂洛不爲之出書也。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者彛倫何嘗斃此只絲自斃一身之彛倫耳秦彛倫斃只是論理言無九疇則無以綱紀人倫也似不必說絲之身時絲則殛歿帶下看嗣興內含順水之性意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正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者也天乃云云。天錫禹九疇卽洛出書也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大禹聖人必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融

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日天錫禹何也。蓋雖禹之自爲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啟其衷云爾。○洛書乃天下之至理。絲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帝乃至攸。敦猶言天奪之監也。天乃至攸。叙猶言天誘其衷也。時彛倫攸叙。在禹次序。九疇處見。洪範九疇既立。則綱常事物一一得所。以之綱紀乎世道。而世道治。以之維持乎人紀。而人紀理。彛倫不由是叙乎。觀彛倫叙于九疇。則人君欲叙彛倫。舍九疇奚以哉。○九疇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五

以皇極居中。皇極者。民彛之表。正極之所在。彛倫之所在也。九疇前四疇爲皇極之所以建。皇極之所以建。卽彛倫之所以建也。後四疇爲皇極之所以行。皇極之所以行。卽彛倫之所以行也。彛倫攸叙。不可曰自禹叙之。古之聖人。無有不能叙彛倫者。亦無有彛倫之叙。而天不假以聖人者。舉禹以見例。而舉九疇以明治法之攸寓耳。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小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洛書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禹叙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爲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爲五事。三又次之。而爲八政。四又次之。而爲五紀。五又次之。而爲皇極。六又次之。而爲三德。七又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六

三五五

次之。而爲稽疑。八又次之。而爲庶徵。九居數之末。而爲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于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

立矣三位在郊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七

三十五十四

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

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時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卽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後四疇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八

三十五十四

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九疇之所取于洛書者如此謂九疇無與于洛書固不可謂五事必取象于二八政必取象于三五紀必取象于四以至六七八九謂皆有其義欲逐爲之說則膠矣。秦時說皇極居五五行居一之義精矣。至謂五事居二等止以生數成數分別恐終不若小註爲悉。小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利用于世而不隱。其理則賦于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于此故居九疇之首時

洪範

九

三〇五

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陰陽變合化醇萬物。天道莫大焉。人君治天下之事無適不自此也。一者數之始。故第之為五行之疇。小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凡言用者有所待于人而後然也。蓋主君人者而然。○五事天之所賦而具于人皆形色中天性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以人事言治心治身之要莫切于此。故居五行之次。○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敬則極于肅。又哲謀聖上。

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時五行為人事之始。五事即五行之凝。故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小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時人君欲厚天下之生。何所用哉。用乎八政而已。○八政所以厚民也。為之食以養生。貨以利用。為之祭報。為之居處。為之教道。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于斬伐。剗則陳于原野。肆之市朝。期于胥匡。以生亦無非厚之而已。秦農事訓作厚生。經文用字不應如此之巧。然思之未有的說。姑俟再詳。小自歲至曆數。

洪範

十

三〇六

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時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已。○舜命九官。即八政之事。堯命義和。即五紀之事。四時定歲。功成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五紀之係乎政事也大矣。五紀不列于八政。而別為一疇者。以其為政之綱也。天時人事之所因。堯先天時。故命義和在九官之先。此先人事。故八政在五紀之先。○八政與三德通。五紀與庶徵通。八政又之經。而三德者。因時之權也。五紀曆法。庶徵災祥。五紀主常。庶徵主變。生數主常。故八政五紀在前。成數主變。故三德庶徵在後。小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東西南北到此却好也。○五洛書文之在中者。皇極。天地人之宗。主亦居天下之中。○有前者四方可以建極。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故以皇極居五。時人君立臣民之準。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樞紐小皇極立本。三德趨時。○三德是權衡。此皇

極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日遷善而不知無所
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時三德所
以納民于極者故治民用三德○人君雖以身立
教而治道不可偏執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
下之事治也小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
所能決者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日稽疑時有所疑
而不明故稽而明之○決之龜筮參之人已以成
天下之務秦明于應事則用此稽疑之法也小雖
聽命于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于天
○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
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時人之
于天其精氣相感捷于影響况人君為天地之心
一念善和氣應之一念惡沴氣應之故已之善惡
觀天之應以驗之驗之為言如孝子日候其親以
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小人君所嚮用五福
所威用六極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
生民之命者○威畏也古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
也善也○九澤書文之在前者五福人心所同嚮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十一

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
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
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
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
人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
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
為九疇之終時人君一身既歛福而免極矣然以
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
得之福也以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
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也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于
此故以是終焉秦時說勸懲雖與傳合然以下文
五福六極之實觀之不是專言刑賞勸懲之義終
覺未妥小註更穩時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
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小九疇皆以天道人事參
互言之然其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
之要又在敬敬以用五事則身修極建而天人之
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極不建而天人
之道失矣○此以上禹所第叙一五行以下箕子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十二

所陳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小此箕子所衍之疇此一字與初一之一字不同初一之一乃洛書之數此所謂一乃次第之辭箕子於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中之綱也後放此○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音平

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時天地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五行生焉彼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也而生于天之一焉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至微不為五行之一乎陽不得陰無所傳而昇故火至陽也而生于地之二焉氣之已盛聚物而為形其體漸著不為五行之二乎陽加于陰不止于水也言乎益著而為形之實則又有生于天之三焉為木者焉得土

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則其三矣陰加于陽不止于火也言乎益實而為體之固則又有生于

地之四而為金者焉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其四矣然不惟是也陰陽交而和則又有冲氣之土而生于天之五焉于是凡水火之以氣相禪者升降于斯而物不能遺也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而物不能外也不曰五行之五而何小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是或從或革從者從所鍛制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音平

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盆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種曰稼飲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于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即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于灌溉也炎上用之于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鑄範用

之于宮室器用也。時水火氣也。與陰陽升降故潤而
而又下也。炎而又上也。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
陽故炎上趨陽。一其性之自然而已。木金質也。其
性有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也。從而又革也。木實
而柔故曲直以柔。金固而剛故從革以剛。一其性
之自然而已。乃若合陰陽氣質者。土而土之性曰
生物而已。生之德曰莫盛于稼穡而已。自其種曰
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自其歛曰穡而生物之
功于是乎終。稼穡非土也。而于是稼穡者非土之
性乎。小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
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
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
之始稼穡亦然。○草木之實多酸。雖其者至乾壞
亦然。時五作字俱自然而成者。○水性本甘。久浸
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此說未是。東坡乳泉賦
曰。水者物之終始也。山川之出雲。草木之含滋。漠
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

者水之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
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求之于身。凡汗涕淚血。洩淚
涎沫。皆水之去人而外。皆鹹而不能返。惟華池
之液。甘而不壞。水在天下。則江湖井泉。上則雨
露霜雪。皆甘。是以變化往來。逝而無竭。若四海之
水。與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
生也。觀此可以知潤下作鹹之理矣。秦此說有理
第于作字終難體貼。時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
至于鹹。鹹者濕之必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
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木性曲直則氣鬱而
成醜。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木形可以曲直
而味乃作酸者。木性得于天。三陽舒之中自有是
陰。飲之理也。金質可以從革而味乃作辛者。金性
得于地。四陰實之中自有是陽。散之理也。○稼穡
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
○作字不為無意。如稼穡只是種植。時不到成熟
怎麼成得甘的滋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六

三五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小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七 三三〇

亦猶視陽而聽陰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于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凡上四事皆原于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于土也○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

上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思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然操存必自其可見為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思最在後○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時貌則具齊莊中正之德而曰恭焉言則具順理成章之德而曰從焉視則具無所不見之德而曰明焉聽則具無所不聞之德而曰聰焉若夫思則極深研幾而通微之妙具乎其中蓋有以會夫恭從明聰之全體矣小恭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八 三三五

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貴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又謂理治時聰言以道接也聽聰則別彼是非從其自為謀必當故聽聰則善謀睿聖俱以思之一德言與肅又哲謀為朋皆言其自然之用未言其造詣所至也○五作字只作能字意看無工夫泰五作字仍與上節作字一般但不是人去勉強造作出來是那恭從明聰睿之德作出這肅又哲謀聖也時五事之德與五德之用不可分淺深

有是德便是有用有用方見得是有是德有貌便
有此恭恭即具于貌內乃貌之本能如此發于用
則爲肅而以恭對肅而言則恭是箇體段肅是箇
作用然實非有是恭了修爲將去乃做箇肅也餘
四者亦然○德乃事之中各具自然之理是天命
之性未發之中用以發見言是率性之道已發之
和○有恭之德則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之德
自然言不妄發必當理有聰明之德則自能察
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爲照則遠收羣言之是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九

非以審乎內而爲謀則詳思所以爲主于內而用
四事于外者惟有睿之德故能思通乎微而盡義
理之極致神化性命一心可窮焉者睿之用而思
之至也○末要繳敬字小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貌
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
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
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
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盡性以踐形
而極于肅又哲謀聖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小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各三卿舉官爲各益三官
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各
以見義○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政莫大
于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爲八名
雖異實無殊也○八政於民以緩急爲序食民生
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阜通
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當死報本故次祀然皆事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
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舉而後外治
典故次賓既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已征之故
師終焉時八件講來俱要像政字蓋食必有足之
之方貨必有通之之法所謂政也秦祀當通上下
言之不專指天子舉祀典說時合而言之皆因乎
天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
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舉則德澤不壅
邊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要皆厚民而已○治

內之政六而司寇居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
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
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
不庭則武不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小五紀即堯典義和所掌者○五紀四經而一緯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月日星辰經也曆數者推
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也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緯也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〇七

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歲自冬
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
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
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
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
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
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
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
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

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
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曆數之
紀○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者紀月行之數
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月之纏故居三星者在天
之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四者皆係于天天之
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
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紀之使四時以
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不著是曆者所
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者也歲月
星辰指經星傳兼緯星悞也○歲所以紀四時
也月所以紀一月也日所以紀一日也星謂二十
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
亥爲十二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
也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
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

紀也○五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乎星辰曆數總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五紀曰協其要在合天而已紀與政對政以治人紀以合天治曆明時亦政之一而不列于政尊天也○傳曰序曰定曰正曰占步等字即所謂協也占者占候步者推筭○自二五事至此則五事是修身踐形為治之本八政五紀是勤民敬天為治之具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〇〇下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小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皇字下從王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個樣子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都載在人君之身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三敬用五事便是建極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

事盡了稽疑又以上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

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時不曰極而曰有極者極之理本吾心之所固有也工夫全在建字上○說者謂皇建其有極三句是君建極以與乎民惟時三句是民歸極以與乎君殊不知箕子衍疇凡舉其綱必及其目皇極雖無數目亦必有名義豈有皇極名義尚未推衍而遽及君民相與為衍皇極之疇耶蓋皇建其有極畢竟是衍皇極之名義如曰所謂五皇極者何謂也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誥

三〇〇上

言人君之建極也而歛福以下則及其效與君民相與處并言之蓋不能建極不能以成君民相與之慶而不觀君民相與之際亦非皇極之全也故君民相與止從用敷錫句起至末並不可干涉皇建其有極句小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身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是能布此福與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

準而從其化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五福卽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問何以能欽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卽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矣○欽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時皇建其有極就當建說不就能建說用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錫者非真實錫他只是君使之從極以獲福若或有以錫之未可言民已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歸極而守之不失也○福不自已欽之已也又有以敷錫于民蓋因其材質隨其觀感勉于自修各有所成就則觀法之同亦獲福之同而若有以錫之矣○履道之吉天下之公福君有以與其民民亦有以與其君教化行風俗定是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亦謂之錫者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三

三

重其辭與錫福爲對也○錫保此雖民自爲善得福然人君合天下爲度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成一個建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與君共保其極也君民相與雖平其實君若不與民民如何得與君全重在君當建極上○欽時五福君之福既無以加民只保極不敢失墜便是答君敷錫處○有錫則有受民之爲善卽所以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君極卽所以答君之錫也○于君則言有極見皇之極未始非民之同有也于民則言汝極見民之極卽是君之極也秦敷錫庶民是福錫汝保極是極蓋君既欽福則民自受其福民既于極則君自保其極傳于敷錫處云使民觀感而化是將于極預先說破下面便無味又云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似看于汝極太輕了○于汝極通上文五字爲一句錫汝保極只就此句見出言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之極中而無一人違悖之者此正是錫汝以保極也時此六句皇極一章之綱領下分爲兩大段念之受之是彙是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三

三

訓等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小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綫一章大意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小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為有位者民為下民此亦宜然時上止庶民而此并及有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百五

位蓋言民可以包臣故後二節造就處雖分臣民敷言之訓又獨言庶民而傳曰舉小以包大此可類觀矣淫朋比德意義相似而淫朋為甚為言民也秦朋以人言德以行言互文也時無淫朋比德皆兼心與事言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即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作已然看小人君能示之以大公至正之道則臣民相率而為大公至正之行作極與建極微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鼓舞振

起之意。臣直輔翼之意。提撕警覺之意。時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小言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天

三百九

之而不拒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此其好善之誠見于色辭之間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于皇之極矣時三項人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速不可一律齊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區處者也受比念差一步傳輕重以成就之輕重二字是渾淪字面即進退推移之權不可分屬兩邊而謂輕

以成就之重以成就之也。福字以下文考之是指爵祿而言。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也。秦錫福淺于念念既訓作帝念哉之念則不止于錫福矣。康色曰好德之民廣說不專指所念受者。時斯字要見速的意。與論語斯來斯和斯字同。他無所適而獨歸皇極。故曰惟○君能建極于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事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輔佐朝廷。出可宣力四方。若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時時置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人質有所偏。雖未合乎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于過惡。此中人之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流于惡。人君亦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他若此庶民。觀感君之念受。而加進修之。力雖未必翕然不變。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三

言九

于有道之容。發于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感恩從善。斯能悉歸于皇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意哉。秦此說說念字受字。康色曰好德俱與諸說不同。是獨得其解者從之。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三

言九

無虐筮獨而畏高明

小斃如云孤寒無子曰獨指民言。高明如云高明之家。指人言。時虐不但是凌虐。有善而不念受錫。福便是虐。無虐為上章結也。無畏謂有比德之類。則罰必行。有材智施為之長。又使進其行。不寬假以壞其材。為下章起也。○微者且然。則無善之不勸。可知顯者且然。則無惡之不懲。可知細玩皇極一疇。人君于天下。人材如慈父嚴師。其心無所不盡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秦此節與上二節雖是民人對待然民即未仕之人而人即已仕之民故于民曰念之錫福無虐則民也而亦人矣于人之高明者曰無畏于人之無好德者戒以錫福則人也而亦民矣總之是成就人才之事所以傳于此節有為二字無訓蒙前文也說者謂與前有為不同過于分別○有為之下

書經彙解

卷二四

周

洪範

三

三五

不言有守即接以使羞其行這行字主德行說無疑時言有能有為之人固有非常之才然無德行則恃才妄作故必有以使之進其德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昌矣不可講能者益能為者益為為進人之材智施為得于天資涵養踐履成于學力常情實行易于不足有以進之則皆為全材官使皆全材而邦國昌○造就全在使字中邦國以有人而實故官使皆賢才即是邦昌須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講秦正人總有能有為羞行言而歸

重在行上時凡厥正人先事後食固其自待之心而既富方穀則吾厚士之進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志力專于國而有以福斯民苟不能使用好干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則是人斯其辜矣調牽于身家之累何暇為國且將陷于罪戾雖斯人之辜亦吾待士之未至也○方穀上有督責懲戒意不是一富他就善了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為善也秦傳云必富之而後責其善乃言外之意若論經文止言正人既富了方纔

書經彙解

卷二四

周

洪範

三

三五

穀尚未說到人君責之上玩下文接以汝字這汝纔指君說乃知上文與君無干涉矣○既是正人則才德兼全不成必待富而後穀耶箕子意只重君待臣之道上不可將正人太說低了時穀是協于極辜是罹于咎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若于其實行不羞無好德之人而祿亦加焉則為汝用咎而已甚言以戒其輕與也因上言既富方穀恐人君有過寬之弊

或及于非德則無望于穀適為汝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秦傳將咎字指無好德之人用字根錫福來然看作字太輕了蓋作字是着力字面用咎在汝字之下當指君說言此等人不惟自己不穀而又導君不善作成汝用咎病之事何以能建其有極耶時此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秦通節分三段看相起伏說下首言有才之人使之羞行則邦昌次即接行字說去夫羞行則正人矣君須厚之以祿不然彼因不富而陷罪亦不能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三三六

昌邦也次又接富字說去夫富之則錫福矣君須果然的見其為正人不然且作汝用咎况昌邦乎行字正人字好德字呼應有情或謂中段富字正是使羞其行之實而未段只反言以見當富正人則是此節之意只一富字盡之義既短淺而使羞其行之使字儘有工夫如何一厚祿便能了結耶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時此節以皇極之理敷演為言乃詩之體欲臣民諷詠而優游自得也要得反覆丁寧意○傳戒之以私者凡言無字俱是也訓之以極者凡言遵言蕩蕩平平正直會歸處俱是也小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即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三三七

于遵矣○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平平坦夷之意時無偏無陂要就心裏洗滌念頭上有一毫倚着便是偏有一毫不坦夷便是陂義本大中至正者故欲其無偏陂遵字皆于心上用功○黨如君子不黨之黨反側皆不正反如物之有正反側如位之有正側正反猶云面背面者為常背則反常故訓反為背常也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也中如中間對四旁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

君心有至中至平之則所謂王之義君心有公好
公惡之則所謂王之逆王之路其趨向當定于初
者也。已私之見于事則有偏黨有反側而王道則
固蕩蕩而無偏党平平而無黨偏正直而無反側
此其取舍當決于已者也。○傳謂皇極之所由行
不可說作皇極之用蓋由行云者行由心而出也
皇極正大之體體非體用之謂乃體段之體凡事
從心上發出來到事為上自有箇規模體段正在
用上說秦此如聖論一般故皆韻語而不嫌複然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三

不能合之歸至也非克已復禮事由乎天理之
公則不能至之小會如聚會之會歸如歸宿之歸
有所會然後有所歸○會合于君所建之有極結
遵義六句歸宿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
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
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會極者如行者之赴家
食者之求飽與極猶二也歸極者如行者之到家
食者之得飽與極爲一也時會極者是心上曉得
極之理明白翕然趨向之歸極則行事合着這極
之體○遵義遵道遵路曰會極者去乎心之私則
源頭知所向往故曰合而來歸極則由行事合着
這極是全與極爲一矣故曰來而至○二句雖平
而意不平合而來來而至是一串意要挑明秦末
二句雖是收煞上文亦要知是示諭之體言汝臣
民當會其有極而心在皇極中歸其有極而事在
皇極中也不是從上文見出現成語意時此正是
言教爲敷錫中事而保極即在會歸之後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三

時此贊敷言之妙見君當以之感動臣民也。小曰：字箕子更端之言。○聖人在上既建極而以身教於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於天下。蓋身教者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使其歌誦吟咏而得二者，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為至常，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于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於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訓視之，或乃天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者其能言之天，一也。時敷言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毛

三十五

以天命之理為訓，非常訓而何。○于帝其訓是選，一步上言理而未及其出乎天言訓而未及其純乎天也。秦敷言是訓，其訓相應，彛與訓決當串說。訓字上添大字甚無謂。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時此言敷言感人之深也，言庶民而不言有位庶民，如此有位可知。訓行串說，敷言本天之理而民亦得天之理，以天感天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咏而踐履之，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近即會極歸極意，蓋君所建者此理，民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天子之光雖不易近也，而此理之同初無上下之間，則踐行之至自然，心德之乎矣。以字有工夫，小近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鏡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鏡之至明，庶民未免少有查滓昏翳也。時頌本近光來，蓋未歸極則猶未知敷言為民之意，恩育君長之功，尚日被而不知，惟訓行以近其光，始知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毛

三十九

恩育為益深君長為益厚而頌之不容已矣。○泰誓王君道言作民父母作之師言君為民之父母民之師也。洪範王師道言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言建皇極者恩則父母而義則信哉其為天下王也。泰曰字與上節曰字小註俱作箕子更端之辭傳訓作民之稱頌何也。若作稱頌本文民字難通時父母字王字傳平解是訓詁體如中庸費隱二字要他明白只得平解此處經文甚明本是一直說下作者皆兩平是泥傳而背經也。此王字即敷言。

中六王字曰為天下王乃是六合臣民之主然非可徒自尊崇也須有如保赤子之實心有子惠庶民之實政真能作民父母而後可以為天下王也。秦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串說無疑但要知虛實之分作民父母實為天下王虛父主義王嚴母主恩主寬上文建極以立本造就之方敷言之訓以致用恩義並行寬嚴相濟即父母之成就其子亦不是過到得庶民歸極而近天子之光這箇天子真是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者矣。既曰天子定

是天下之王但未必能盡父母之道則亦為天下王而已矣。是豈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取時說作民父母處太泛。時此節即保極內事。大抵五皇極一疇只是建極二字盡下大君合天下以成性若不能納天下于皇極則人性之不盡亦建極之功虧矣。故隨才造就敷言感動總是敷錫于臣民而敷錫于臣民者亦只成得箇建極之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小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時王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正直是建極示人不事抑揚無為乃聖人本心故居一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所主故居二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故居三此泛言三德之次第因時應變意下方可言。蓋正直對剛柔而生曰剛柔則偏向一邊去正則不偏矣。曰剛柔則有委曲遷就

意直則不曲矣傳云正者無邪邪字微差○傳既云無事矯拂則亦必有所為特不矯拂耳又云無為而治蓋即以不矯拂為無為也時說多悞看了時正直待人聖人之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之得已故其序如此平康之世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曰正直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小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疆禦弗順之世則用剛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以治之資質沉潛者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以柔治之習俗之偏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聖

三百五十六

以疆燮言氣稟之過以沉潛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秦疆弗友燮友是大槩說故云習俗沉潛高明是就各人說故云氣稟疆弗友燮友以衡命順命相對是一惡一善沉潛高明却都是善不可云惡矣時平康疆燮等不可說世只可說人極治未必無不率極亂或有正直者君德因人異施而已言人之習俗氣稟不齊而我之政教異用于是有正治有反治若遇

強梗不順的人則剛以治之振以威加以法使有所畏而不為惡若和柔委順的人則柔以治之錫以福施以恩使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所謂正治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有所企而及有高亢明爽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有所俯而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所謂反治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治法雖有正反要不過矯偏去蔽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秋冬春夏舒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聖

三百五十七

慘異宜而皆化育之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于此小平康治以正直如周官刑平國用中典也疆弗友治以剛如周官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治以柔如周官刑新國用輕典也時平康正直舜格苗之後周刑措之時也疆弗順剛克周公之恣殷也和順柔克君陳之和中也沉潛克以剛求也退故進之也高明克以柔由也兼人故退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因時制宜如此所以能納天下于皇極也○講中不可多涉皇極

此節自為三德言不可失賓主○以政言之疆者御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為三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其理出此蓋一本不動而二自為四四自為八故謂之九八卦九疇其義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聖

三

小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為皇極之用哉○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難於剛柔君道至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秦小註凡三說首說攬權比三德高一層次說是從三德內抽出言之俱不如末說為妥蓋宜正直而正直宜剛柔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四

三

而剛柔這正是權柄自我操攬而臣下不得干與此下二節皆從上文見出故也○正直內威福俱有疆弗友剛克屬威邊燮友三句屬福邊玉食則通三德而言時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品物至貴故曰玉此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玉食雖配威福然亦舉一端以明天子名分之尊權字於惟作二字上見惟君所造故曰作臣曰無有及下節正見得惟字意臣不可上

僭實在權不可下移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小此所謂臣大臣也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于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于下矣時君不建極則三德亡而三柄亦豈能保利勢之所在人思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贊其善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

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福作威也。秦臣有玉食若祿去公室之類時而汝也對武王言大夫之家諸侯之國皆君之所與故云汝家汝國人用句只傳首句而言觀傳中固字可見秦明王愛一顰一笑恐左右近習窺而竊其權也則作威福玉食豈必大臣小註太說隘了。○家即是臣之家與前好于而家之家同國即是君之國與前而邦其昌之邦同似不必分大夫諸侯。○既說了害家凶國又說人頗僻民僭忒事居禍後

殊無次序原來下二句是發明上二句上二句且虛說過文云所以害家凶國者何也蓋臣既作威福玉食則必用是側頗僻矣庶民且因之而僭忒焉以權臣而招橫民即臣莫知其所終而國亦隨之矣豈不是害家凶國乎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小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法以明火焚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扚凡十有八變而成卦。○皇極之君以人

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時擇者擇其人也。建立者建而立之為太卜太筮專其官也。其人不但謂能知卜筮之人謂人之賢也。○人必奉陰陽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德與天合然後可擇字重建立輕。○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臨時有疑而命使卜筮之乃字重傳訓作然後字見必擇得其人而後可命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節以五行兆于卜者言之。下以陰陽寓于筮者言之。○龜之卜也即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析之文而象數以見其壘拆形狀有五種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蒙霽也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為氣連蒙闇也克謂兆相交錯侵

入也○按落驛希疎之意與絡繹不同絡繹則是連屬不絕也壘音問○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但觀事之所值何如其類應可以知吉其乖錯可以知凶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時筮之法用者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聖

三十一

老陰則變而為別卦所謂之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之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各外卦與之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奇耦既具揲揲既成則有貞有悔自爻之無變而言則卦之居內體者貞也居外體者悔也蓋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觀內外兩體貞悔

在一卦之中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自爻之有變而言則初之所得而為遇卦者貞也後之所得而為之卦者悔也蓋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其或變在一爻而占其變或變至二爻而主其上爻雖有所

主之爻而兩體之為貞悔者固在焉其或變至四爻五爻而占之卦不變之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雖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為貞悔者固在焉是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聖

三十一

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而觀之凡卦相為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變至于無窮而不出于貞悔之二體而已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取諸陰陽之正曰貞取諸陰陽之變曰悔貞有植立正固之意悔有從凶趨吉之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總上二節而言之卜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即是稽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推衍非待

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下筮推衍之上二節是體衍忒則其用也○兩露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卜字連用幾箇曰字一串叙來至此而總之曰凡七始明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之爲占用也今作傳者于上文俱已說破了則此卜五占用二似爲剽語作文須要善體貼○曰稽疑則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答可知矣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兇

三三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卽前所擇建之人三人占謂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也卜筮必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立三人以相參考小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時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爲凶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爲吉亦在所必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則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平

三三

秦汝則有大疑照疑字謀及乃心至謀及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是小筮斷法亦稽字中意時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大疑凡近係君身之休咎遠係子孫之禍福者皆是○將舉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必盡已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既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卿士六卿掌事者謀及卿士卿爲首大夫士亦在焉○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卿等也小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占法先斷人志後命于

著龜也事之可否已默成于胸中而人謀又惕猶
有待于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此謹重之至也○心
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
靈不至踰于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
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
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而人雖不盡從不害
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秦必以人謀為
首者謂三箇汝則從及卿士從庶民從皆叙于龜
筮之先也龜筮共違于人雖說龜筮在先然曰共
違于人則亦先有人謀而後用龜筮矣此可見以
人謀為首也皆以龜筮為主者謂吉凶一斷之龜
筮也三從者都是人一一而龜筮二二從者一人一
龜便不可作外龜筮共違雖人皆從亦因此可見
以龜筮為主也首字主字有斟酌時皆從則龜筮
在卿士庶民之上重神也小無問尊卑其謀皆配
于龜筮故為大同之吉時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
則人謀已不能同而况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
無不同是之謂大同○得大同之道者宜應大吉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五

之占其康強于五福中但舉其一蓋人君富貴是
其本有惟康強則可以享壽考故特以康強言子
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餘休逢吉而不逢凶見
其占應之遠也此須是從大同上來乃有此效驗
秦大疑則是大事矣凡人君大事無不關係身與
子孫故特言之或謂大同之應殆不止于所問之
事吉而已身其康強子孫逢吉此吉之至而不可
常得者也似非經旨小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曆數在躬啟能敬承
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
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歷○五者之中三從二逆
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
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
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
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
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有不靖反曰
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
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五

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我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靜而不爲則吉動爲則凶矣時理之所在人之所見不能以盡同固有君以爲可而卿士庶民以爲不可者矣亦有卿士以爲可而君與庶民以爲不可庶民以爲可而君與卿士以爲不可者矣若是者非龜筮不能斷也而其吉豈無可言者乎自夫汝之謀合于龜筮而卿士庶民或逆焉建極之君其發慮宜無不當而况神謀既從矣吉可知也自夫卿士之謀合于龜筮而汝與庶民或逆焉謨謀盡于廟堂而賢臣者又人心公議之主也其有不吉乎自夫庶民之謀合于龜筮而汝與卿士或逆焉聖人無心以萬民之心爲心而衆情可否亦得上敵于君卿者也其有不吉乎幾箇吉字要見作內作外皆宜意○三從二逆者皆吉不言四從一逆吉可知不待言也○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得吉卜人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

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按龜筮雖皆無心但龜兆一灼卽見而著假劫揲是二者之中龜尤自然故謂龜長○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著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爲則必遇凶咎矣○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二從三逆吉凶如此○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竝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也○稽疑雖始于人謀而至于决疑則以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

神謀爲王也。小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又至于有疑必王之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玉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于土囊之口及大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十三

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爲土氣。豈不章明。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散則成風。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于四者之間。○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時曰時。謂雨暘燠寒風各有其時。若說來得其時便與各以其叙同。○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熱。冬當漸寒。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

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秦五者作總來備。應雨暘燠寒風各叙。應時各叙。比備深一層。時來備謂不至于不足。叙謂不至于愆期。雨足暘足。燠足寒足。風足皆應乎節候。不先不後而各當其可也。○來備以叙一直說。蕃滋廡豐也。小獨言庶草蕃廡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爲易瘁者也。庶草蕃廡如此。大者可知矣。時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成等言。○雨暘燠寒風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十三

五者而曰徵。乃貌言視聽思得失之徵驗也。然徵字之義到後纔說盡。此節且弗露。只以運于天者言之。○言氣運于天者。有其時氣順乎時者。有其效。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時二句。正是不時而垂于備與叙也。與上三句相對。以起下休咎徵之應。○極備謂來而不去也。極無謂去而不來也。曰一者言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足以致凶也。凶與蕃廡反。亦未着

人事說秦此節似只應上文以叙看來備意當高一層○上文備字統五者而言此備字只在一件裏面說是進一步文法○無者備之反備而曰極無而曰極則不叙不必言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時此節纔說到人事上來秦上文止有徵字意此添出休咎二字來蓋始自人事而言時說得之傳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五

未分析○肅狂等照休咎字看時雨恒雨等照徵字看然人事之休既徵而為時雨等則時雨等亦可名休徵矣人事之咎既徵而為恒雨等則恒雨等亦可名咎徵矣時雨恒雨等每二字連說小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潤滋底意思所以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煖底意思所以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說時寒順應之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五五

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是有爽快底意思所以說時風順應之時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貌不檢制為狂狂者肆而蕩故與肅反言不合理為僭僭亂也故與又反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為哲反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為謀反聖無不通蒙多覆蔽故相反小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常雨若又之反為僭政不治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暘若哲之反則猶豫不明故為豫豫則解緩故常燠若謀之反則不深密而急躁急則縮粟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為蒙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若○休咎在此而徵驗在彼五者之時休之徵也五者之恒咎之徵也○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德修則九德必修一氣和則九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又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

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鯀堙洪水水失其性耳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自爲之說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爲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這也不得○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亾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五

三十三

數非聖賢之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所而卒能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時上言庶徵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省卽念也傳便當作徵字省省還是省徵還是徵小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所省惟一歲之休咎卿士師尹放此不言省蒙上文也歲統月月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

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也時凡天戒有係一歲者如七八月之間旱有係一月者如三日雨爲霖有係一日者如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然朝夕烈風暴雨雖師尹所當省至于傷禾敗稼而歲亦因之不登則又非止于師尹之咎矣餘倣此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長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王者如天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故庶徵休咎有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卒

三十三

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卿士猶日之統月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休咎

利害要側看畢竟重咎邊害邊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時此承上省驗而言歲月日上要補君臣能省而五事得意時即曰時之時易變也風調雨順歲月之常易則反其常矣○和氣致祥確乎不爽王與卿士師尹所省者得故一歲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應候無有變易常度者正是休徵下是所感之效○用者用此而致之也百穀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三廿五

以下非民間之福乃國家之福○百穀隨時而豐歟者今則成熟三農樂豐穰矣治道隨時而汗隆者今則休明法度章而禮樂著矣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俊民章顯乘時效用無隱伏矣國家因時而否泰者今家道平康壽考康寧者衆矣秦自天子至庶人誰不有家家字說得廣上面不消增一國字○首句包五事五行百穀用成屬五行邊又用三句屬五事邊○章俊民乃又中大事家平康又從章俊民來三句說得有次序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時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日月○又用昏不明政紊亂也俊民用微賢人隱也○上言休徵之效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不省也此言咎徵之害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意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三

三三廿五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小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義以互相見○王卿士師尹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則省之于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以此觀之則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安否信矣秦庶民惟星句中間帶過省字看雖與王

省惟歲節文法相合于理通暢但與本節下五行成兩意了小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也○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時箕星得土以凝屬土者也故好風畢星得水以凝屬水者也故好雨然箕畢氣微不能自作風雨而月乃太陰之精得氣之正者也故東北入于箕則有以助其氣而作風西南入于畢則有以助其氣而作雨○傳分明說軫星亦好雨星宿各有所好好風好雨未可指定箕畢二星虛虛泛說為是○日月之行重行字不行則無自而入箕畢矣○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經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目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曰中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為涼為寒故日在牽牛為冬至而陽生日在婁

為春分而陽中日在東井為夏至而陰生日在角為秋分而陰中此日月之行即寒暑之往來也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以為名而春夏秋冬以為候此月行之有冬有夏然也小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以為實有可喻也時日見于晝星見于夜日之從星不可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焉耳秦星有二句且先說星各有異好日月二句且先說日月各有常行至下文乃言盡常職以從其異好此是開闔文法○月之從星這從字作順從之從為是月本非好風者但行入好風之星次舍則風是

月之從星處以風而從之也月本非好雨者但行入好雨之星次舍則雨是月之從星處以雨而從之也假令星原好風雨這不好風雨之月一入其次而風雨即止則是星以不風不雨從月而非月以風雨從星矣時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而卿士師尹固有常職如日月之行冬夏有常度月之從星風雨有常候愆則爲災政之得失繫乎民之休戚亦如是也小按星非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空

三三三

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日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如風雨之應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小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人莫不好生惡死壽

則生之長者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以無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福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卽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空

三三三

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耆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謂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謂考終故壽與考

終命各一福○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定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不言貴雖以言分然貴者未必為福賤者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時

曰弱
 小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疇凶與考終命反短折與壽反疾與康反憂與寧反貧與富反惡弱與攸好德反小比于死刑仇牧死亂狼曠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楊楊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曠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於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時人君

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威用六極也小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大抵一三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彞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彞倫哉時五

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于人也稽疑決于天也庶徵驗于天也福極驗于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節言之又以前四者為綱後四者為紀合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又皆為紀皇不立極八者孰舉之哉

書經彙解卷二十四終

書經彙解 卷二十四

周

洪範

充

書經彙解卷二十五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武陵楊鶴

著

旅葵

小武王大聖人也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受葵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今人未有寸善曰吾知顧其大不暇郵其細可乎哉睡除首節下以二嗚呼作眼目始則欲其慎終則欲其勤無非欲其防微端好而不愧于明王也

書經彙解 卷二十五

周

旅葵

一

二十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時惟字遂字緊相承見其感通之速也西旅是蠻夷中之一貢葵非有窺覘意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自人君受之不免啟玩好之端○創業之君繼體所儀刑朝廷之舉動四方之觀望在焉故召公懼而訓之王召公恐四夷聞之爭以珍奇進也○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為謹終於示後世則為謹

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者○聖狂遠矣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于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于召後封燕踏丑畧反起遽不暇以次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自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四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

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葵 二

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

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竒玩之物非所

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

之意失矣時不曰修德而曰慎德蓋明王已自有

德故謹之念無妄動而尤不懈于操存事無過舉

而尤不忽于微細也○慎德說得寬或專以謹好

尚說不知謹好尚雖慎德之要只是一端慎德體

段還大觀後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可見矣○咸

賓畢獻相連說咸字無有字畢字見其感德之大

同○咸賓重慕德向化說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

獻方物正表其咸賓之誠也惟字要得傳中無異

物意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菜供食也羽毛齒

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惟服食器用重德之所

致說乃遠人自無異物要之不敢以異物來貢者

知明王之能慎德則必能謹好尚而不以玩物黷

之也此召公暗警動武王使惕然于旅葵之貢意

者吾德未至而彼得投其間乎于此不審而誤受

之則爲大德之累益甚矣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葵 三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

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聖人公天下爲心天

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王以千七百國獨奉

一身而已然自親及疎待同姓厚于異姓非如墨

子之兼愛也○昭德之致雖于異姓之邦言之而

寶玉之分亦爲昭德之致可知寶玉之分雖于伯

叔之國言之而昭德之致必爲方土之物可知互

相備也。時上言惟服食器用則此云德之致者必非異物也。寶玉雖貴重亦必可為服食器用者。

明王以慎德而來方物之貢則其物之所致一德之所感。故曰德之致。寶玉乃方物中之貴者亦德所致也。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是明王欲感動諸侯使之如此重寓意于物不重不私其有上。

分賜有一體相感動使諸侯無異好意。○人不易物二句一反一正看人字兼同姓異姓物字兼方物寶玉。小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

書經彙解 卷二十五

周

旅葵

四

三十八

物○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于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時不徒以服食器用之末視之而深信為德之感。召受君賜如見君德而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自不容已。○思其所致而皆惕然有祗承之心所謂德其物也。○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致之為物上下皆非所以為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時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告武王以慎德之事。德盛本慎德來盛字重却無工夫慎德之極充積全盛非但大德不累而細行亦必矜也。○比昵為狎。慢忽為侮。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入。故自無狎侮之事。此泛論理非指明王亦非指武王也。○狎侮上更補德不盛意人雖眾只有君子小人二種。君子以心奉上非

書經彙解 卷二十五

周

旅葵

五

三十九

禮無以結其心。小人以力事上。非禮無以得其力。言此以深明狎侮之害。欲武王戒其失也。○罔盡人心不必高蹈遠引。儼然在位豈肯盡心。小人亦然。秦兩盡字謂君上不能盡臣民之心力。非臣民不自盡也。故傳用兩能字。○高蹈遠引之說於心字不切。蓋君子在位而不盡其用。即是人君不能盡彼之心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秦小註說耳目從心之令。則百度正矣。此于惟字

不見理會傳說優時耳目不專聲色大凡外欲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觀下百度可見百度是百事之節允經于耳目之所應酬中心自有權度故謂之百度○二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耳目即形氣之私度之貞者即義理之正不容竝立者也役于耳目則敗度敗禮而百度失其正矣須心上為主不為耳目所役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與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與居之正皆為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理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為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時此承上合而言之秦兩玩字同皆謂輕忽之也狎侮是于人輕忽不審其物之當受與否而一槩受之是于物輕忽或云玩侮乎人玩好乎物是一字而分兩義矣時玩字只是一義於人玩則無敬畏之心于物玩則有耽嗜之意小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時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喪德乃有害

千已不惟罔盡人之心力而已喪志乃有害于中不惟百度之非正而已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小又說存養工夫志我之志言人之言接者酬應之謂志以道寧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言以道接即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弗庸也時志屬已發寧字工夫在動而未發之際理欲關界處當此心之萌動也倏忽千里最易搖動惟求之以道雖千蹊萬徑總屬坦途故寧人有言而吾以道接之使其言是即淺近之辭直徹精微之理如其非也即遜于汝志而亦弗聽弗庸此謹德工夫也○志有定則有以審人言之是非此存中應外也言有擇則不為側言改厥度此制外養中也小受矜則志動于物而非以道寧矣○矜之獻必甘言以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太保言不當受乃苦言逆耳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時此正謹德切要處較上數節尤明白蓋直指不可受葵意而告之也上節比此為密此節比上為切蓋無益有益以事言異物用物以物言作字害字相對以不字寇之然害又原于作貴字賤字相對以不字寇之然賤又原于貴賤有益指政事言正應功字用物指衣食言正應民字作無益則害有益貴異物則賤用物此重則彼輕自然之勢也當串說不可平功乃成所為皆有益于治之事故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斃

八

三十五

也民乃足者或謂不事玩好妄費民財故民足此只說得不貴異物一邊還要兼說不賤用物則民生眾為疾以用物相尚質遷有無自無不足于用矣如此方備○犬馬珍奇二語最重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寶非有二意遠人視君之好尚以為河背不寶遠物則遠人識吾好尚之正而窺伺弗萌莫敢不來享矣故無不格賢人是王國之珍寶莫大焉非異物遠物之可比寶賢內有尊位重祿諫行言聽意惟字

正見此外一無所寶也蓋邇人係君之好尚以為安危所寶惟賢則君德清明既不多事以病民又不橫征以過取莫不賴吾好尚之正而中國舉安矣○邇人安只重朝廷安靜無銖求之擾意或以賢人膏澤下于民故安于好尚上不切○遠人格以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反看便見所寶惟賢正與上五不字相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夫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重九譯而至何補于事哉○有益與無益對是一節用物與異物對是一節寶賢與寶遠物對是一節然其意歸重寶賢也○二乃字二則字重看無益與異物猶泛至犬馬禽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留心者寶非其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自盛德節至此皆要點效明王慎德之事宜其間亦有淺深蓋內外不交修便好尚不端好尚不端便玩人玩物數節只閑陳說其事未着勉武王用功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斃

九

三十五

功虧一簣

○旅葵一篇以慎德為綱領而此之夙夜罔或不勤又慎德之工夫也○必無一息不勤始為慎德之至夙夜罔或不勤體天之行健而自強不息也○時夙夜字不可拆講謂自夙至夜無一息之間內含細行亦矜意○勤即克勤小物之勤一念幾微之間而理欲之相乘莫測頃刻操舍之際而公私之向背頓殊要別出罔或二字○罔或不勤且虛虛呼起不矜以下是推言不勤之害以見其當勤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葵

十

三十九

也○小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行不矜與矜而不爭之矜相似是矜惜持守之意○時不矜乃不勤所致細行暗指受葵且未可露德者行之總稱行者德之實事不矜其細則全體已自虧欠矣○不矜細行者畢竟是累大德故曰終說者云始不矜細行終必累大德非是○大德猶云全德亦不是廣遠之威德○大德與前明王慎德及德盛不狎侮恰應為山二句正喻上二句以終不可不勤之故○為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

累而一事不謹即能為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乃為得之○世豈有為山者哉蓋假設以見意耳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一簣之虧是為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于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時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以不謹知細行不可以不謹則知夙夜不可以不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旅葵

十一

三十九

○茲此一篇之言謂誠能行此言也○時觀嗚呼再更端則茲字止管上節然呂氏以夙夜句為謹德工夫而傳以謹德為一篇之綱領則上節實該通篇意了○朝廷清心省事無額外征求之擾百姓皆安家樂業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而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矣○二句串保字世字重○言好尚于君身者甚微而遺福于天下者甚大○貽謀于子孫者甚遠正以見一葵之受否關于天下後世所以深勸武王之聽也○前節或字細

行一簣字此節傳中毫髮字皆體貼武王身上蓋武王聖人其德已至今所訓止欲其不受焚子須入細講之

書經彙解卷二十六

金滕

小金滕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故叙之於此時此篇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見金滕書之顯晦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小是時成王生纔五年時曰二年者見其克商未久王業未甚安民心未甚固武王一身所係甚重而疾非其時意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一

二百九十六

書經彙解

卷二十五

周

旅獒

士

五十四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時曰為王則于君有忠愛之心曰穆卜則事神有肅雍之意○二人為王穆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時周公因二公欲穆卜乃托辭以止之說父母之心常以子孫疾病為憂今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也秦若說武王之疾聞之于先王便是戚我

先王則下文周公亦以武王之疾聞之先王矣獨
不顧先王之戚乎卽托辭以却二公未必矛盾至
此蓋二公異姓而位在周公之下周公親則武王
弟位則冢宰若二公上而周公不自上是我友
不臣而貽先王戚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小公自以請命爲已事時蓋周公之卜與二公同
而以身代王之事與二公異○公王室懿親氣息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二

三〇三九

連于祖考爲天下爲兄迫切巧貶于在天之靈自
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非周公誰宜
任之非周公誰敢言之○自以爲功乃史臣從其
後觀之而原其自任之心非公與二公共事之辭
也秦三壇同壇謂三壇同在一壇中也不是壇外
另有壇小禮支子不得祭故不敢入廟或有禱告
必須壇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
不許入廟而爲壇以告也○植古置字置璧于
三王之壇以禮神秉珪公自執桓圭也時必告三

王者三王乃王業所基武王能繼三王之緒則三
王必念武王之疾而圖安也小或曰金縢之禱不
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孔子
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
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辭○史乃冊祝蓋領周公
之命爲之凡祝史告神之辭皆書于冊故曰冊祝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三

三〇四〇

小自惟爾元孫至我乃屏璧與珪卽冊上所書祝
辭全文○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
曰丕子元長丕大皆指武王時本告神云元孫發
恭誓牧誓皆不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云也
成王開匱得書讀至此口改爲某史官因之遘厲
虐疾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
厲氣相值故云蓋以旦代某之身緊接上句以者
三王以之也某遘厲虐疾天也然天卽欲某死而
爾三王却有保護丕子之責于天當以旦代某之

身庶幾丕子得全而爾三王之責亦遷也于天下本無缺文小武王喪于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于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親事勢之必至于此所以欲代武王之死也臣夫匹婦誠心可動天地况聖人心與天一志一則動氣固有轉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周公豈爲之哉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四

三十一

秦傳中順字貼仁字不是解若字的若字當爾字
看小周公誠意篤切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材多藝自己能服事天○元孫不若且非周公自誇一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時此承上以且代某而言且所以當代元孫之死者正以且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不能是元孫之死不若且之死也曰能曰不能只是欲代其死意○材幹就疆方言藝能就知識言須切役使講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時敷佑卽作君作師寵綏四方意用能二字承敷佑說曰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而言定爾子孫四方祗畏串言培植基本定子孫于下地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之子孫無有二適也卽子子孫孫永保民意秦敷佑四方緊連命說謂命令于上帝之庭俾爾元孫敷政教以佑助四方爾元孫用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五

三十一

能定爾子孫云云能字重看○或說先王指后稷以下之祖除却三王說愚謂戚我先王旣指三王說則此先王當與彼同且周制追王止于三王三王以上皆稱先公不應稱先王也○無墜命不是三王是元孫而元孫所以無墜命者却由三王以且代某之故言元孫若得且代而不死以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而萬世血食矣若照傳直截說是三王無墜命則下先王便不可指三王了恐非經旨時亦者言不惟子孫有所依

賴而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也○周公以技能之
細任諸已而以布德安民承先裕後之大任歸武
王以見已當代之死意亦且多材藝元孫之死不
若且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且之生不若元孫
之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時此欲三王決其許否也許不許皆于元龜之吉
凶見之三王許我則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六

三十三

矣我則以珪璧歸俟爾命焉曰以日歸則有他日
得事神意屏璧與珪則以寶命既墜而先王宗祀
無所依歸故也與上節意相首尾秦許我者許我
代元孫也歸俟爾命者代元孫之命也俟武王之
安還後一層時屏非棄于地之謂只是收轉而置
之無用之地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時乃卜當爲一句三龜是三人齊卜非有先後習
吉者龜之兆無不言也言是言武王之疾必安籥

鑰通即金鎖也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
書在于匱啟匱以籥見其占書乃并是吉未見占
書已知是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粗觀可識
故知吉也○蓋并字對習字說三龜則有三兆把這
三兆考之于書那書所載三樣兆辭都吉故曰并
說者謂書之吉并卜之吉而爲一則是書與卜爲
兩事矣蓋習吉之吉初見兆而覺其吉也尚未參
考于書并吉之吉則言既考書而真知其吉也總
是一事而分爲兩截耳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七

三十四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小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秦周公自
以爲功之意全重代死上此節及今我節都要在
代死上着落說者多含糊不明○王其罔害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都根上文二吉字來○俟雖是歸
俟然所俟者却與上文之爾命不同○公曰觀兆
體之吉如此則知王原是三王保護的其罔害而
不死矣然不但王也體既全吉則知三王亦無命

予代王之意夫予小子自今以後之主業欲拚棄以代王今乃另新受三王之命復全其生自是後惟只永終是圖以無負三王眷顧之意此時既歸而所侯者亦不是三王命予身代只是侯三王能念予之一人厥疾用瘳而已小註云茲攸俟上下疑有闕誤愚亦謂未嘗闕誤也時永終是圖是爲久遠子孫之計曰能念者歸功三王之辭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時公歸謂卜事畢從壇歸也下滕緘也以金緘封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八

三三〇九

若金鎖然○書藏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時納冊金滕非公納之乃史祝也想金滕之匱雖藏秘室當是史祝司之雖爲藏卜筮之書而設意必並告神冊祝亦在內觀後發匱以下而因得周公之祝可見秦金滕若是泛藏卜書之匱豈自是以後一無所卜直至風雷之變而後卜耶若止于藏冊祝而不藏卜書則風雷之時何故放金滕耶此處皆可疑時曰翼日乃瘳見周公忠誠感應之速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小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叙周公請命之事

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時此述周公避居之由

○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即位至十三年辛巳克

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

十三成王方十三歲○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奉

湯祀而使管蔡霍叔監其國三監在國陰造言使

播之于周故曰流言○使成王不知言之爲誰故

云流言○不利猶言害之也危懼成王使疑公而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九

三三〇九

不專其任動搖周公使自畏而不安其位周公去則王少國疑而三凶得以逞矣此流言之本意秦國字指周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時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

上國人疑于下苟周公不避則流言益盛禍亂忽

發非惟公身不保而王室亦危則公與有罪焉他

日死後亦無辭以告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

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

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以有二公在焉爾。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時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流言之人。遂得玉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為三叔之罪也。○二年與斯字相關。二年見時之久。斯得見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十

三〇三

得之遲為公惜也。○小人陷害君子。踪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罪人。此任賢察奸所以難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時于後是罪人既得之後。作鴟鴞者。因王疑之漸釋而為是詩。以感喻之前。此猶未敢作也。○居東

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奸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

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決然遂以公為是。而亦未敢誚公為非焉。○鴟鴞詩既取我

子謂其已誘管蔡。毋毀我室。謂勿更動。搖我周家

。○破巢從毀室來。取卵從取子來。下敗管蔡。接取

卵說。敗王室。接破巢說。時周公深知三叔之奸。而

鴟鴞之詩。意重武庚之惡。亦忠厚諱親之義。○未

敢二字。可玩。據公居東而罪人未得。成王必且以

大義責公。而公亦安受無所辨矣。惟公論不容泯

滅。而罪人既得。公乃得為詩以貽王。而王至此乃

漸悟。亦未敢責公矣。○詩意發于忠憤。而詞近切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滕

十一

三〇三

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責公。則疑已去。其八九不重尚有疑之意。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時是年之秋。田禾大熟。尚未收穫之時。忽然雷電

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雷電風而不雨。乃

逆氣所感。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于成王。

故天出變異以警動之○成王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前既卜而後啟筮見書此天下而先啟書何也或謂金縢匱中藏此版啟之取冊版來寫告神之辭然謂之書又非冊版意者朝廷卜筮之禮必有書載其事非前卜兆之謂秦代武王卽是自以爲功一虛一實所字之說字相首尾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時問者欲得其詳非疑其無此事而問也百執事卽有事卜筮之人非舉朝百執事若舉朝知之豈有二公不知者哉○衆人乃對說當時周公誠有此事又若不容已于衷嘆息言此寔周公之命蓋哀公志之寃而不覺嘆息之深也公命者實公命爲冊祝之詞我勿敢言兼二意當冊祝之日正恐人心之搖動雖知之而不當言及流言之起又值國家之危疑雖欲言而不敢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入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三十三

我國家禮亦宜之

時勿卜作冒昔公以下正見其不必卜也昔字對今字看勤勞指自以爲功說因天變而啟金縢則公之德實由天動威以彰故云我國家三字連下作句○成王聞言執冊書涕泣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不必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勤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冲不及知致使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也今天動威使得見書以知公之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金縢 三十三

精忠至誠乃天所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固宜如此矣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小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時雨反風雨作則風自止禾盡起是自起也

〔小〕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偃禾既知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凡禾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并載之〔秦〕小註自周公居東二句與傳說不合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 鶴 訂

大誥

〔小〕大誥大意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其後又專歸在卜上○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

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小〕政雖攝于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時〕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書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傳之則稱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稱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辭或當時誥命卽有之如後世制詔之類也〔小〕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于此所以大誥論之人心有定則變

無由生也○聖賢舉事必先告諭多方者所以昭
 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越及也○紂謂年
 少冲童也○時多邦是外臣御事是內臣弗弔虛不
 少延即弗弔之實此言武王以起成王也○洪惟二
 字貫下歷以統緒言服以疆域言無疆以大言非
 以久言造哲是明乎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
 民康以除殘去暴撫安民生講含伐武庚意知之
 微曰格蓋謂無疆大歷服乃武王所受于天者今
 既不為天所閔恤降割而不少延大思我勿冲人
 繼守無疆之大歷服苟不造明哲以迪民康謀孽
 藏于陰伏而不能知亂階生于比周而不能去○養
 成禍患以殃民則人事之顯然者且有未盡况上
 天眷命杳不可測其安得窮究而悉知之以保此
 歷服于無窮乎此反言以見意明已必當盡人事
 以奉天討也○迪民康者正格知天命之本人事
 既盡斯可責望于天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貢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

秦已因是承上語辭然亦須解字義蓋已者止也
 更端之辭也謂上文所言止矣予又有說焉云云
 小渡水曰涉渡訖曰濟時言予惟小子未更于事
 當此禍變若涉淵水而競畏之深也雖畏之之深
 寧可以難自阻而不求其攸濟之道亦惟敷貢敷
 前人受命以不忘武王之大功可也○若涉淵水
 懼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往是自今以往予惟往
 求朕攸濟冀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此句且虛
 下敷貢三句即攸濟之道○小敷布貢飾之事以敷
 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
 也○時敷貢二句一串說茲字指敷貢二句言謂僭
 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于法所
 當討者即誅討之所以修明其法而平其僭亂以
 後吾之士宇而開大其業也如此者所以不忘武
 王安天下之大功也武王伐殷以救民其功大矣
 我所以繼述武王之功也不忘者繼述之謂○典
 章法度以討叛伐罪說受命即所謂誕受多方是
 也自武庚之叛則教化壅而王度隳一方不靖而

而王與爲之隘矣故修明增益開大之功是誠在
我然亦復其舊而已矣非實附益之也安天下之
功當以典法基業貫蓋惟大功不可忘故敷賁敷
受命之責不容已惟責不容已則伐叛之舉誠今
日之事矣此正求朕攸濟而盡人事以永天命者
也○須曉茲不忘大功句是一篇關目武庚之伐
是念大功之不可忘而又加以朕卜吉是天命人
事俱不可以不伐也通篇反覆曉告俱不出二意
小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四

也閉拒也王者用威聽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
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
也時威用威討之用○武庚不靖正亂我典章法
度乃天討之所必加予惟奉天討以盡人事則典
章于此乎修明受命于此乎恢廓而武王之大功
亦于此乎不忘此正求濟之道豈敢閉抑天之威
用而不行討乎天威與上節天命相首尾能不閉
天威然後能格知天命秦予惟徑至大功一氣說
下專重惟字予不敢句與此數句相呼應予思欲

如此故不敢閉天降威用也○敷賁三句雖指
討武庚說然尚暗合其意至末句方明說破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蠶

時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上言以天命決
人事反覆言之勉羣心之斷而不疑也○龜曰大
寶是貴重之辭所謂國之守龜也小文武成之際
事之大者凡三皆以下而決文王將獵得非虎非
熊之下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謀自此而成武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五

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與周之基自此而定
成王王少國疑之際而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朕
卜并吉故周公寧違衆舉師不敢違卜逆天而安
周之功自此而著則大龜爲世守之寶也亦宜○
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
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以
卽而受命焉時紹天明推寧王遺龜之意小西土
指鎬京卽牧晉所謂西土之人時西土對東方諸
國而言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

有此兆言將有大艱于西土東方叛亂為京師之患正人事艱虞之會故云大艱西土之人亦不能靜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云鄭玄謂西人亦有騷動者妄也夫武庚未叛西土晏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著龜者也秦卽命二字為句謂就龜而受命曰字冠下文有大以下十二字○有大艱于西土是東方人不靜而艱難我西土也則疲于奔命不必言矣又言西土人亦不靜者蓋指三叔有散流言事三叔西土之人也鄭說似不為妄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六

三百七

○下文蠡字應有大艱于西土我國有疵應西土人亦不靜然武庚之蠡是正意我國有疵是帶說故此處用亦字時昔日之卜既驗于今則今日之卜寧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時首二句正說蠡動下推蠡動之由也○曰予復述其言反鄙我周邦誅其意應轉誕敢紀其叙句秦鄙是邊鄙之鄙言臣服也時武庚特殷之末裔

小小腆厚之國耳乃不能審已量力大敢經紀其喪亡之緒欲使絕而復與雖是上天降威于殷使之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釁民心不安故乃乘隙生變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興殷業而反鄙邑我周邦使仍前事殷其不軌之謀如此容可以不討乎○三監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為已利乎蓋一時為所誘惑特未悟爾元吉與建成圖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耳此武庚之謀也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七

三百七

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小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時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重卜吉上當一直講下去不可以得人得天平看兩今字緊相呼應言武庚蠡動方始于今日而今之明日民獻十夫卽集見大義所在賢者卽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時日之多也今翼日不是大誥之今日明日乃蠡動之今日明日此舉已然事言十夫見其

衆也武字是繼字不可誤爲武王圖功方是武王
 ○救寧就伐武庚說與敷責敷受命一般武圖功
 與不忘大功一般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
 然看小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行
 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
 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
 意也時大抵君子之于天下已不必常是則從衆
 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今邦
 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

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
 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救
 邦而繼功事莫有大于此者然豈漫爲之哉我知
 其必然之休矣所以然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故
 也卜吉在大誥以前得者此述言之耳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連播臣
 時告非今日始告之乃前日事觀傳嘗字自見邦
 君是一項尹氏是一項庶士是一項御事總尹氏

庶士蓋尹氏尊官庶士散官合王朝尊卑之職而
 言皆御事之臣也後言邦君御事乃總括首尾之
 辭曰字直貫至播臣皆是告臣之辭爾庶邦包尹
 氏庶士在內于伐殷內要點救寧武功意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
 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時此節開辨難之端爲下數節張本反是復于王
 曰字貫到末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
 王曷不違卜對上予得吉卜句看事之成敗不可
 知艱也邦之安危于此係大也王宮指成王言邦
 君室指三叔言秦艱大虛提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正見其艱大也或作兩意看失在傳中一
 且字耳○王宮邦君室申看重王宮字言在王宮
 之邦君室非異姓也時按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
 之也既而連兵以叛武庚脇之也當時三叔必爲
 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可知意必有所托邦君御
 事但知三叔流言之彙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
 以王宮邦君室爲言○予小子是邦君御事自稱

非又有一種幼小之人也考翼是舊臣秦不可與
論語之三子告不可同時羣臣不欲征之意是怕
事勢艱大故下文說永思艱遺大投艱秦言予惟
得吉卜纔以爾等往征爾等宜如十夫之翼予可
也乃無不復予說道東征之事艱難重大未可輕
易視之蓋民之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乃腹心
之憂非敵國外患者比所以予小子及考翼俱以
此征爲不可亦謂事在骨肉之間爲甚艱大故也
時民之不靜雖武庚倡亂究其源實三叔不睦自
書經彙解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 三五七

考圖功

時肆字緊承上來嗚呼以下至不卬自恤言已不
能辭責義爾以下則言羣臣當分我之責重責臣
邊秦永思艱重一永字言爾因民不靜由于邦君
室遂以此事爲艱大此思艱之意也予冲人却不
思目前之艱而永遠思其艱難焉如下文所云是
也○彼蠢則必暴民暴民則天以救民之事責我
我所以不自恤正思艱長永處○允蠢鰥寡哀哉
是一句作三讀謂信如彼之蠢而無以征之也必
書經彙解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一 三五八

啟釁端乃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肘腋親近之地非
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可遽爾動衆討伐
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
練達的人也衆口一詞以征伐爲不可夫濟大事
者神謀固所當稽人謀尤所當協王何不違卜而
聽之于人乎爾等之復于我者如此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遺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鰥人之夫寡人之妻不亦可哀哉這蠢雖指武庚
亦包邦君室在內便有誅管蔡之意不止戮武庚
矣○予造天役虛說是提端語遺大至自恤方實
發之言彼之蠢而害民可哀如此則予今日之所
造乃天之役使而非予之私意也蓋天之所重者
只在民所托以安民者只在天子今民之受害正
是天之遺大投艱于朕一人之身予胡得自恤而
不承天以救民耶○不卬自恤言已以天之心
之卬睦多士卽庶○不卬自恤言已以天之心

爲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爲事而不暇憂其言之大矣然我固當奉天而爾臣則當奉君義字提起

看綏予以下是代羣臣之辭無恙于恤正對不尔

自恤言不可不成重看圖功與大功武圖功一般

蓋勝殷遏劉乃寧考所圖安天下之功武庚之叛

未除猶未可以言成今下憫鰥寡上承天命可不

同心協力成武王之功本一人不忘大功之心同

十夫救寧武功之志哉此則大義所在爾臣當以

此而慰我者顧乃以爲艱大不可征反有以甚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三

言

之憂獨何與○君令臣共義也君逸臣勞義也○

我固不遑自恤然以義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寬

我曰無勞于憂爾寧考之圖功不可以不成也秦

義字不可截卽屬下文看言義哉爾邦君云云也

○無恙以下十三字一氣說成是成王成之不是

邦君等同心協力成之傳相與戮力致討補在本

文之外○恙于恤重恙字今日之事雖當憂然勞

苦于憂則太過而傷不能鼓精神以成寧考之功

矣此二句深愛其君之語非聖人不能設言至此

小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爲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時此破王曷不違卜之說○以卜爲卜則占數之

一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則卜之所

在帝命之所在也今也卜伐武庚而吉是帝既命

伐之矣其敢廢乎此句作冒下卽先王小民莫不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三

言

用卜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先王用卜則欲成先

王之功者可廢乎小民用卜則欲迪民康者可廢

乎先王小民不可平小民只帶看秦天休于寧王

謂天保佑武王而休美之尚未着在卜上說興我

小邦周卽天休之實此二句言其時也此時武王

惟卜是用乃能安受茲命茲命卽謂此天休之命

也寧王惟卜用句最重○傳謂民是成王自况時

說因之成王豈有以民與寧考對待俱作自况語

之理且矧字說得拘今字亦看太輕了亦字又不

見着落玩經文似與傳戾○今天其相民與天休

二句相呼應矧亦惟卜用與寧王二句相呼應其

者不敢必之辭亦字從寧王生來言今日天意其

相佑下民使無罹鰥寡之禍與昔時天休與周同

矣况予亦惟卜是用與昔時寧王用卜綏命又同

乎此處止言重卜之意且未可說卜言至天明畏

方是卜而得吉也時天明指卜伐武庚說正與上

帝命相應畏即不可違意丕丕基即所謂無疆歷

服也○字就卜上見天意欲如此○于是歎息而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四

言字

警動之說卜伐武庚而吉此天命甚明違之則禍
至凜乎可畏我推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
安民用弼成我不丕之基保曆服于無窮耳茲卜
也其可違哉秦至末纔見出上帝命不可替之意
嗚呼之前不可繳足不替之說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
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予前寧人
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予

前寧人攸受休畢

時此專告舊臣推前功所當終破其考翼不可征

之言也○舊人即所謂考翼逮事武王克商者也

不克二句不是稱美他只是警他省識前日之事

勤勞如杖鉞東施道華涉河九馳驅行伍皆是武

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

否闕勤勞我者正我成功之所也○武庚叛亂是

天闕塞之而欲其闕慎蓋將使我操心危慮患深

養其德慧術智于疾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十五

成武功之所時極卒與畢皆終也主伐武庚言○
天之闕恣我者正欲我奮發有為以開大前業是
多難興邦乃我成功之所在也予其敢不仰承天
命戡定禍亂以完武王所圖之事乎秦極卒寧王
圖事極力以卒寧王所圖之事也卒字固重而極
字尤重時大化誘句雖承上來實重起下意化誘
二字串友邦君舊人正在內秦天棐八字一氣說
辭是天之辭時天雖無言而民言之公即天意也
○勤恣我民即害及鰥寡意天亦惟用勤恣我民

不是言天意故欲憂勞百姓只是言天意因四國倡亂憂勞百姓之故○若有疾重速攻治見討叛不容緩意○夫我所以大化誘我友邦君以往我商者何哉因考諸民獻十夫以為可伐而知天意所輔如此吾豈能違天而不于前寧人所圖永清大定之功而終之乎天亦惟用四國勤勞我民之故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急于勦捕決不欲養患以自苦天意又如此予曷其不如前寧人所受簡畀殷命之休而畢之乎曰前寧人對舊人而言以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六

武王為寧人所輔也○前段言寧王後兩言寧人錯綜以互見也○大誥天字多主上言此三天字乃皆泛論不主上○三言天三言予蓋言天意如此我安敢不如此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况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事成則為功功成則為休故互言之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為事而成功于時受休于天者今適不幸有武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矣

不訖事之咎誰則執之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解乎秦勤哉之前是一段以後是一段然後段又分兩截天闕至圖事是以予與寧王相印証肆予至休畢是以友邦君與前寧人相印証肆予句屬下不屬上○天棐天亦兩段雖有淺深都是化誘之實○傳云此三節是將予不敢予曷其予曷敢三句分眼目肆予句專屬中段了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七

三十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時此承上卒事終功畢休之意又取喻而深切言之○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不得不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日思之非輕舉也征伐固非易事而又邦君御事憚役故云然○艱與永思艱應亦承艱大意來日思下須補前人有創後人當終不容以艱

自阻意秦前云永思艱此止云言艱日思除却永
字便只指戰伐說以應艱大之語與永思艱不同
了時堂視構則構難播視穫則穫難夫以不難者
尚不肯爲難者又可知矣○考翼卽指父言秦傳
云父敬事者也這事是事物之事非事奉之事時
弗棄基承室與田言與堂基不同大命指無疆歷
服說撫存武王所受于天之命使無疆歷服得以
安定而永存言乘時以伐武庚所以盡肯構穫之
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曰越卽正是以子道在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六

三三六

不容諉之意○傳申喻是從上節來不在本節上
見蓋上節天意三段是言武功不可不終此是取
喻以申不可不終○傳武功武字指征伐說不指
武王○艱日思作頭與前若勤哉對下作室一節
治田一節考翼一節肆予句總應上予不敢予曷
其予曷敢三句言我前舉事亦嘗深思而非輕舉
者但歷取喻而知成終之責有不容已耳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時上二節言已當終武功此節言民患之當救責

臣輔已以終武功也○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
而四國皆友邦綏厥兆民而吾民皆赤子是武王
猶父兄而羣臣猶民養也○武王周公之兄成王
之考管蔡王之懿親武庚武王所封本非仇敵猶
之友而來伐其子故其取喻如此○邦君御事不
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不救則幾
于勸矣○或謂勸字是民養自相勸如隋人作母
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之勸玩傳勸其攻伐之
語恐不止自相勸說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大誥

七

三三七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喪邦由哲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時羣臣憚征有畏懼退縮意故欲其肆紂以昏德
亂天下武王伐之永清四海故曰喪邦哲正指下
十人迪知貫至棊忱知天之至正是哲處○迪知
天命越天棊忱做一句蹈知者合乎天而心與之
契也天命兼福善禍淫泛說天輔武王則實專指

武王說而其不界紂不必言矣。○十人蹈履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日隆，天休滋至，所謂斐忱者，初無形聲之可驗，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意于不言之表。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秦爾時爾字，即指邦君御事不在上文十人內。時爾時周敢易法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乃另設一意，以起下天降戾，即降割不少延意。○惟大艱人言禍難發于四國，乃極大極難者。誕鄰胥伐于厥室，言三叔之亂乃是自家相殺。

可征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視十人迪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時承上責羣臣不知天命而言，已不敢不順乎天命也。○我長長念曰：天之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之去草必芟夷蘊崇之無復易種而後已哉？惟人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農夫去草不盡，使復延蔓，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所以欲亾者紂而已。惡惡止其身，罰弗及其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也不畏天安，分爲商家世祀之謀，而誕紀其緒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亦安敢不終朕畝耶？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欲休美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耳。意以武王誅紂而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

美也○天亦亦字重言天之欲伐武庚固是絕商之根亦是欲休美前寧人不曰寧王而曰寧人者對邦君御事而言所以愧之也○前以作室治田喻曰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既以申前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矣此節又即治田爲喻而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則又申前寧人圖功攸終及前寧人攸受休畢以補前申言之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書經彙解 卷七

周

大誥

三

三百五

時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此又釋其違卜之意首二句設問下二句答之謂大事以人謀爲本爾羣臣欲我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然而不可苟從者何也我周之疆上固寧王所受于天而前寧人之輔佐開創其功居多今武庚不靖不但無以休于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爲他人所竊據若率循其功討叛除殘王威丕揚疆土克復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也十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

○所以我不憚煩勞大以爾爲東征之舉爾無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謂上天禍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兆顯然已如此矣○通篇未嘗合言卜與天命此合言之○卜陳句正天命不僭之驗蓋卜所以紹天明者由卜以决天命則東

征之舉信不容已矣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而爾衆以爲曷不違卜何其敢于違天乎秦指者指實畫一之意率循那寧人當年存指實之疆土而不令心割裂之傳訓此句似未暢○肆朕句屬下

書經彙解

周

大誥

三

三百六

文○天命不僭言必勝也指後日說卜陳惟若茲推其所以决勝之故也據眼前說

書經彙解卷二十七終



微子之命

小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周以賓衛之非

欲臣之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時此成王命微子為後而深致期望之辭稽古句

是叙已立後之意統承三句是示以為後之事與

國二句是期以為後之美小本湯言之曰崇德自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八

周

微子之命

一

三百五十三

微子言之曰象賢象非止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忘也時崇德謂尊其人蓋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象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為之象也桀紂以無道而亡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義焉小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為之使脩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典為之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脩夏禮皆

古人所已行者素象賢時說與小註有理如傳說

其費轉折○予今惟稽古崇德象賢使爾統承先

王云云下三句即首句之實與國二句又願望之

也○統字畧讀其即指先王使汝之統緒承乎汝

之先王修先王之禮物以作我王家之賓三句當

一氣說時禮以典章言物以車旗服色言修是修

輯而存之之謂非舉而行之也○修其禮物不使

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小修禮物者

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損益之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八

周

微子之命

二

三百五十六

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乎孔子嘆文獻不足徵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時作賓就微子身上說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作賓于王家以明一王之後○為商周之顯晦故命之修其禮物別于君臣故命之作賓王家○傳中事喪皆舉天子言殯者天子有祀事則賜之胙拜者天子有喪而往吊之則拜謝之○與國二句串承統承三句來○休字提起講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萬年之命

緒其休固無窮矣。惟汝修明禮物，使一代之法與周道而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而並美。秦與國成，休指當世言。永世無窮，指後世言。時自後世言之。懲于管蔡之事，鮮不疑忌。同姓懲于武庚之事，尤少有善處。前代之後者，周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嗚呼！此周德所以為至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三

三百五十二

時此舉成湯盛德之實，以見其當崇也。○克即克明德之克。小齊聖廣淵，湯德之全體，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于寬。○齊如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聖即天下至聖。廣淵即溥博淵泉，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也。時齊聖廣淵都在心體上。看皇天二句，以德得天撫民二句，以德安民濟時裕後，皆本于德。○功加于時，無民不被其澤也。德垂後裔，肇修人絕足開克孝之心傳。祇肅神祇，足垂肅恭之家法。○不曰後嗣

而曰後裔者，嗣則應繼之人，裔指微子，謂餘裔也。秦誕受厥命，有天下也。撫民除虐，施政教也。功加于時，統四句言之。德垂後裔，又深一層，看加于當時者止，可言功垂于後世者，便是德。不是互文。法小湯之功德，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生下文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四

三百三十六

時爾惟踐修二句，一直看蹈行曰踐舉廢曰修，猷即齊聖廣淵之道，令聞帶上一氣說，即踐修之令聞也。曰舊者言其久，微子在帝乙時已以賢稱也。此二句且虛恪慎二句是踐修厥猷之實。○恪慎二句一直說秦恪是外慎，是內肅，是內恭，是外。○獨言孝者為踐修厥猷而發，孝是綱，神人是目。言微子恪慎而克孝乎，成湯肅恭乎，神而孝之實見于事神也。肅恭乎人而孝之實見于治民也。所謂踐修厥猷者如此，其舊有令聞不亦宜乎。小肅

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

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聖賢惟于敬用功而

已時恪慎二句是指其德予嘉以下則美其德也

乃德即指上二句不忘即所以為篤曰篤不忘即

嘉之也篤不忘者微子不以盛衰改節雖淪喪顛

隳之且猶不少變也○予嘉乃德曰是敦篤而不

忘其家法者上帝歆享其誠下民敬順其治是可

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時歆只是帝休意

非謂微子享上帝也祇協是百姓咸仰其德致敬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五

三十五

協和于下秦此二句俱就已然說言汝之德篤而

不忘乃上帝之所歆享者下民之所祇協者蓋美

之之辭也或以為未然事謂是料其必能如此終

覺說得費力時庸建二句正命之以主祀與統承

三句應末要入奉湯祀于不窮意小周制三公在

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

亦出封之公也○鎬在西故以宋為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小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

敬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慎服命以下之眾美因

以戒勉期望之也時欽哉欲其推恪慎肅敬之心

于君國于民之日也○往敷句承尹茲東夏說慎

乃句承建爾上公說往敷乃訓欲其以修于已者

布其教于國人也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

上公九命九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

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然宋公之服命則不可不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六

三十四

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因武庚之亂為後世

慮亦以全宋故勉戒之加詳焉秦敷乃訓慎服命

平層往字冠下二者率由典常又總上二者訓雖

是乃之訓服命雖是乃之服命然却是我國家之

典常從虞夏傳來乃不可不率由也小以者承上

之辭如以親九族之以蓋能戒其所不當為者即

能勉其所當為非於所戒之外別有所勉之事也

時以字貫至末○微子之封非但存王者之後亦

以固吾圉也故曰蕃王室非但存湯之祀正欲恢

祖之德也故曰弘烈祖○衍于不替卽所以弘之律者爲之範也○蕃王室者教化與體統相夾持而王畿永固弘烈祖者綏猷與克忠兩效法而祖德重光律有民者教淑民心禮定民志有以爲東夏之儀刑也永綏位者宜民以受祿守典以承休有以保上公之爵位也毗予以下比上四句深一層○世世享德者言微子爲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絕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蓋爵爲上公禮守先代諸侯將視以爲法也

書經彙解

卷五天

周

微子之命

七

三百五

○以蕃八句雖分兩節不必依舊說作下四句深一層謂不特蕃王室云云假如蕃王室與輔一人卽何淺深但上四句比下四句覺用力此而下四句似類上四句而極其功用言之如言蕃衛王室則實有以輔一人之不及而弘乃烈祖則光前自可以裕後而世子子孫享汝之德矣既能律乃有宋之民則萬邦亦將于爾乎作式能永綏其位則終無瑕釁之及而與國同休矣如此說較順秦通節止由典常以前三句是工夫語着力說以蕃八

句都是承此三句說見成話○以蕃八句雖分兩節然當在予一人處截蓋永綏二句一氣說都是收煞上三句之語若把毗予句屬下文而永綏句亦與上三句平對而爲四似非經旨○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是一頭兩脚文法然以字又是三句之冠○世世三句比上五句深一層惟享德者遠作式者衆故俾我有周亦無毀而卜世卜年之久也豈直毗予一人而已哉○萬邦之訓與服命雖不一一同于宋而其由典常以敷之慎之者則一

書經彙解

卷五天

周

微子之命

八

三百三

卽是以宋爲式時說是謂法宋國爵爲上公禮守先代非是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時命上節言休美其政政字卽上敷訓慎命指而以蕃王室下該之矣能休美其政則吾所命汝不托之空言否則廢朕命矣小秦牧誓言紂失至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失亦無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失則畧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

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從容和平。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授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殺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也。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時此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篇載詔王子出。迨我罔為臣僕。此箕子與微子自靖之義也。使武王克殷。微子即造軍門。而受封。何以為微子。且是時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以抱祭器自歸之。亟耶。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殷後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終。武王之世。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朝鮮事。洪範稱商祀。稱王訪于箕子。中間曰。汝日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箕子既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九

三十五

不屈。武王亦成其高蹈。或嘗居于朝鮮。而非受封。朝鮮在周荒服外。非周疆土。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漢書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當以為正。

書經彙解卷二十八終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微子之命

十

三十五

書經彙解卷二十九

明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鶴 訂

康誥

〔小〕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叔封字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時〕康叔時為方伯故曰孟侯〔小〕詩序言衛不能修

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

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一

音

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
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時〕命康叔而以文王造周之本告之蓋文王造周

實開本支百世之源天子法之以治天下而諸侯

守之以治其國者也○丕顯總明德慎罰之成而

言克字最重〔小〕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

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臯而

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

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刑〔時〕傳務崇務去當就

明字說向崇字慎字說向去字不可因傳而廢本

文原義也○洗滌本源而光昭于九有者明也謹

守法度而不敢輕試者慎也○德就用上說含愛

民好士意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明

德慎罰雖分實則一德而已故必以德而用罰遂

至于不用罰而用德用德之至而刑可措即渾成

為德之治矣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二

音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時〕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

兄之勉勵故汝得以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

難而不敢慢易也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

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

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時〕

聖心視民如傷鰥寡窮民尤所留意若用心有不
到處則是侮忽之矣○君德莫先于愛民莫大于
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是二者盡之○凡君
道之所當爲隨所寓而契于理當用者用當敬者
敬當威者威各歸其分此天心也○慎罰之事盡
于一言曰威其所當威則人無不畏而刑可省也
○顯字無工夫形著積盛之自然也明德慎罰非
兩平慎罰固所謂好生之德也故傳言德著于民
○用字承上來惟顯故能肇造云云○顯民至怙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三

三百五

是而盡西土○我西土十一字玩經文當爲一
怙冒字活西土字惟字俱重言我西土之國惟是
民之怙冒昇起而聞于上帝所謂以聲聞者也○
下文有天乃二字作句首則帝休二字獨爲一句
亦當截屬上文時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慎罰則
契天好生之心故天休美文王于是大命之○厥
邦厥民猶言萬邦之萬民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本
殪戎殷來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武王不自
居而歸之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于文
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天乃大命直貫下去言
天使文王伐紂受命而安天下之民俾各得其理
也○帝休虛天乃大命三句正所以休之者秦從
顯民至時叙當于帝休截時要點以漸意觀越字
至字可見○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而勉
終其事亦本明德慎罰來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引起下祗適之意○文王既有以作于前寡兄又
有以述于後王業既終而後德澤及支庶以有國
可不念締造之艱而務明德慎罰以期與國咸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四

三百五

也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時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秦今民二字只冠文考一股下三股凡兩民字則知此民字不冠下文矣時凡所謂民皆指衛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五

三百三

聞文考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爲侯恐舊聞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康叔當尊紹其聞佩服其德言而行之于身然後足以副民之望○傳欲明白故于今民處添治字當依經遣詞云所謂明德者非徒明之于已也正欲明之于民也今日之民將何如耶將在敬述文考之事而所以敬述者惟繼其所聞文考之德言而服行之耳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其工夫正在民上用○祗適虛紹聞衣德言卽祗適之實德言卽所聞衣德言卽是紹聞

一串說文王之德施之爲事發之爲言無非康叔誦法服行之所在也○適商地故曰往不專求之家庭而廣求之前代故曰敷不徒求商君而又求商臣故曰丕遠惟者以心思之也治商民而更求上古故曰別求聞由者聞而由之也○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商耆成人指伊尹以下諸臣古先哲王兼堯舜禹言○汝之所往乃殷之舊都昔殷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善政豈無存者必于其地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循而行之以保治其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六

三百五

民可也然有一代之君必有耆碩之佐若商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傳誦者汝當大而遠思之念老成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夫治商之民由商之政固矣然此特近代耳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此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可也保乂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蓋三者互見耳秦四股不

是一脚祇通文考綱也求之殷君臣又求之古先
不過滿祇通文考之量而已要知主客○四股虛
字眼極有精神祇通是家庭事故下接一往字祇
通敷求是我望于汝者汝若自己丕遠則惟商耆
成人故下接一汝字然上一是家庭一是所封國
之地此外更有當求者故下接一別字陸弘于天
蔡說本程子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正山之
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在多聞

書經彙解

卷三十九

周

康誥

七

言五十四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愚謂
大畜卽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
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
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豁然貫通可以言弘于天矣
○天宇卽指心曰弘者會衆理統萬善而聖君賢
相之德無不具也○若猶汝也如以傳中若是二
字爲訓若字則决裂甚矣秦弘于天三句結上文
之語上四股都包知行意弘于天主知言德裕乃
身主行言然知行串說言汝由述文考而上遡之

古先則此心之理無所不該心體弘擴于大
而以此理措之于身治民行政無往非是是汝之
德又充裕于汝之身上如此始爲能念而不廢在
王之命也。不然古今君相之道有一不備則汝身
不裕于德而所廢墜者不直在汝身乃在王之命
矣。○本發揮明德意故首尾用兩德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惘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九

周

康誥

八

言六

秦此節雖亦明德事然因上節說博大了故此節
收拾說入身裏來重一身字小命爾爲侯非富貴
之也乃委痛病于爾身秦小註比傳說更直截可
從○惟惘瘵乃身所以當敬下文是發惘瘵乃身
之故而見其當敬也不是專發敬字意○天畏畏
字重看纔于惘瘵有情若說天命雖甚可畏則畏
字看輕了○言天之可畏處以其只棗忱也曰棗
忱則不忱者不棗矣豈不可畏然天無聲臭其可
畏而棗忱處如何可見天之視聽在民觀諸民最

可以見天意矣。大猶最也。甚也。這民情又如何見得。蓋小人至難保。任忱則服。不忱則怨。此卽是天之棊忱而可畏處也。謂民不可以見天乎哉。傳云：民情好惡雖大可見。時說謂大畧可見。皆誤。○時

論有謂天與民不平者是矣。又謂天是形那民的。亦誤。時小民有情有欲。易怨易咨。如赤子焉。未易體也。所以體其情欲。惟在二之心。盡不盡何如耳。往盡乃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而小人之難保者。庶乎其可保耳。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九

音五

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事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往盡二句。正應上敬哉。一直意是一勉一戒之詞。○不可以康屬身好逸豫。屬心康是總言其懈兼身心在內好逸豫。則誅其心也。治民不當求之民而當求之己。故如此。乃所以治民。此句頂上說。乃字是難辭。○能盡心而戒逸豫。則德無不明。文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乂商者。所以訓民。古人所以康保不舛是所得之矣。○大小以事言我聞。古人有言上之文也。三。天不在事之

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况其大者。凡事莫不積小成大。故無小而不當戒也。秦惠不。平惠于民切懋。是自已工夫懋則惠矣。懋于已而惠于事。則心盡而民乂矣。怨何自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十

音五

始盡故曰明德之終。秦大學是明德新民對待此處說。新民只在明德裏面。○服字冠下。惟與亦惟兩項亦惟。正承上惟字說。進一步。時乃服作一。下正言乃服之事。弘王應保。一直意本上二節講。弘者推而廣之也。小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壽。則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也。秦傳把應保二字平言。終說應字不去。蓋應字若

訓和字則是去聲之和字矣若作平聲之和字則又難以訓應字小註似妥時弘王應保殷民雖曰廣上德意亦莫非康叔之明德以及民也助王在弘王上見之曰助王則不止不廢王命而已○宅天命作新民非兩平者意重作新民邊作新民只以殷民說當時皆化于周德惟殷墟尚染于紂惡故武王以為已責而賴其助于康叔耳秦應保殷民內已合作新民意下句只重宅天命蓋言助玉宅天命必作新其民也時說重作新民非○作新

民謂鼓舞振作以新其民也重作字說或依朱子說謂振作其自新之民也兩字意平重而文串決無兩字平層混說之理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小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秦敬以明乃之罰敬體而明用也不當平說時敬明一直說此二字重看下即敬明之實

乃字指康叔○二有字極員活可玩言人所犯中或有可殺有不可殺如此○乃惟終自作不典為句言故意自做出亂常的事與乃惟肯災句對看○過誤之中過自己生為肯罪自外至為災○此條即虞書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但虞書所謂肆赦與宥乃降等之義非直免之也所謂刑乃隨其罪而制其輕重非盡殺之也此條一則曰乃不可不殺一則曰乃不可殺則是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耳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小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于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真人于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畧相似時此條乃用法之權衡五刑之屬三千之斷例不如此而能敬明者未之有也○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敬明乃罰一

句是綱領下舉乃罰有兩端以見例有叙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時此節言謹罰有關於化民見不可不謹也○有叙畧斷本上節講如罪輕情重之當合罪重情輕之當取與凡情罪之俱輕俱重者皆有一定之倫叙也秦有叙就指用罰說工夫全在此二字下句承此斷之耳說者多以此二字是論理下句方是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康誥

三

三四三

工夫則時乃二字說不去時明服二字串看服字用力就我去服他說明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情法相傳而足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小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柰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勅懋而且和也秦傳訓勅為戒勅訓懋和為勉于和順分明是去惡遷善單下文棄咎康乂說但遷善本于去惡故中間用一而字小註將勅懋平說和字上增一且字便為三義與傳不同了時

乃大明服該去惡保善兩邊勅懋和亦兼棄咎康乂兩邊若有疾者惟恐有罪之幸免也若保赤子者惟恐無辜之濫及也善惡俱要就罰上講單字就眾人說不就一人身上說畢棄咎是遠罪而出乎刑有戒勅意康乂是革心而安于治有和順意小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攻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康誥

四

三四五

康且又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時若有疾以下是于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為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為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阱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

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
治矣○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
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
為保善耳○如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
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如是而刑有
妄加者乎有得其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
曲盡真聖人之言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無或劓刑人

書經彙解 卷五十九

周

康誥

五

三百七

○小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時此申戒其
刑罰之大小皆出于天而不可徇已亦見當敬明
也○兩言非汝封是論其理如此言大小皆天討
非汝封之權也兩言無或是戒之之詞言不可萬
一有此失也此雖言取一邊實即取以見合意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小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衛居殷墟法
乃殷民所安也時衛居殷墟周承商後刑書相因
故兼用其有理者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

倫則不必更也○秦此教以用罰之大體也言刑罰
乃外而有司之事也汝但當陳是臬法使有一定
之規那有司便師法此殷罰之有倫者而不敢師
心自用以違汝臬法也所謂君職要而臣職詳者
如此○殷罰之條未必一一恰好故必曰有倫曰
○倫則除却無倫一邊矣然這殷罰有倫在上文
臬字中含得有了此處只重一師字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

時獄之未成在有司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

書經彙解 卷五十九

周

康誥

六

三百七

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
○要囚與劓刑不同乃是要緊囚犯蓋人于死刑
者非細故也傳云獄辭之要者雖問成死刑猶麗
于獄辭而未處決者也服念正在獄辭上審念之
○所服念之要囚不必說要囚中之有生道者分
明此人據法已無可生我則于無可生之中求其
萬一可生之路蓋人君以物各得所為心罪之重
大不可徒付之法而必斷之已焉仁之至也若是
情可矜法可疑則生路已有何必服念而求之小

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然後我與死者俱無憾矣
時不蔽大斷也念之既允如其可生固從而宥之
若卒無生路然後決意刑之故曰不蔽謂決斷既
定耳蓋以殷法斷之也○重服念不蔽輕言必如
此乃可蔽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時此承上兩節而申戒其失也○臬事謂殷法之
事傳添一與字則臬與事為二矣汝陳句申外事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七

三百七

節罰蔽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殷法示有司
矣罰蔽殷彝則以殷法斷要囚矣此二句輕引起
下意耳用其下依傳分三段看○宜于時之謂義
殷法雖善或于今時有不可用則不得謂義此宜
斟酌人情事勢而用之方為無弊○然過于隨時
將至任情自用故其刑殺又當虛心審鞠勿以公
法遷就汝喜怒之私情可也○秦曰時叙緊接上文
這曰字與下惟曰之曰不同時乃汝盡遜是陳臬
不蔽之際無泥古徇已之失向之所謂有叙者真

足以大明之矣惟曰句只是不以自足意○惟曰
是就心上自說非對人言也○心常兢兢然謂未
有一事之合義小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
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
刑罰之不中者鮮矣時自外事至此總只以殷法
言之言以殷法示有司又以殷法斷要囚然泥于
殷法却非不泥于殷法便涉徇已却又非既不泥
且不徇則于殷法盡順義而猶必歉然以殷法為
未順義也三節一意相承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六

三百七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秦傳云小子幼小之稱辨見篇首小註時上數節
告其謹罰之適此節發其用罰之本蓋平日處心
慈祥惻怛之人則用刑必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
法呂刑所謂惟良折獄是也人謂康叔深于法不
知武王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耳○未有其言諸
侯之中少有也○既曰朕心又曰朕德者心具是
德為不忍之心德具于心為好生之德其實一也
秦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以汝之心有好生之德也

故下層出一德字心字虛而德字實不是平說亦不是互文法小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時只重稱康叔良心上蓋惟其心之獨善所以獨能知朕心之善也○末云既知之必思體之可也蓋感動康叔之意○下文用罰之事元惡一也不率二也皆因商倍而用懲惡之大典故于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為用罰之本也

書經彙解

卷五十九

周

康誥

九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時不畏死罔弗懲

時此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為當罪也寇攘二句指其罪時不畏死誅其心因貨而殺越人故曰殺越人于貨小願越人謂不死而傷時賢不畏死言其心強狠殊不畏死也歸重在罔弗懲上小如此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于自犯之罪也用刑皆如此則弊公理矣

所刑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日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時本文矧字意要認得出殺人于貨之盜固罪死不赦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有子嘗言人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書經彙解

卷五十九

周

康誥

三

也倫理不明父子兄弟之間悖理傷道之事多固作亂之所由也○元惡傷人之驅命而不孝不友則傷骨肉而壞彝倫尤有甚于元惡者故曰矧秦此不友專指弟言與後面指兄說者不同時父子尊卑異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小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時不孝不弟而兼及不慈不友者以子之不孝而致父之不

慈以弟之不恭而致兄之不友甚子弟之罪也。不干我政人得罪謂此等人若漏網而不得罪三耳。○人而惟至于如此敗壞人倫滅絕天理比之寇攘奸宄其惡尤甚為人上者若視為泛常而不甚惡使此等人不干我政人得罪焉則民將視為當然而天與我民的常道必至大泯滅紊亂蓋民無所懲父子兄弟之間及他人倫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以刑此不孝不弟的人不可縱也速字有不容緩之意。[小]前言殷罪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也。[秦]前言殷罰蓋殷先王之罰非紂之罰也罰既出于殷先王則豈有于不孝不弟而獨不懲之者乎特其與寇攘奸宄輕重之間不無俟文王斟酌之者故此獨曰文王亦互文見意也小註似有未妥且本文罰字屬上

句刑字屬下句二字連說亦非時上言殷罰此言文王作罰者文王之罰皆鑒殷而作之故曰文王即所以由殷師殷亦以師文王武王錯舉而互言之。以見政由商舊初無二法近述遠稽亦無二理。[小]按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功不率而後嚴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愆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時]首句亦承上而言○不率指不孝不友也臣有導民之責若臣有不忠則民之不孝不友愈滋矣是其罪尤有甚于民故曰矧○此下諸臣皆衛國之臣故曰外蓋王朝為內則衛國為外矣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也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節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庶子正人小臣諸節皆有教民之責故以別播敷言別播敷不以孝友令民而姑順民之所

習也自上而播之于下自近而敷之于遠○別播敷對汝陳時臬看言外汝所陳之事棄有倫之罰而別立一條教以教民也此正是造民大舉處申說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二句傳上二句說言別播敷而違道干譽是弗念弗庸以病君上惟不念故不庸惟不庸故病其君君指康叔時乃句又傳上四句言造民大舉以病君是乃先惡于民曰引惡者民俗本惡而臣又復導其惡是長惡也○商人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爲常爲官長者以

書經彙解

卷五九

周

康誥

三

三百五十六

瘵病其君使君以法撓不行爲病如此之臣乃是引長那不孝友之惡者正朕之所愍也上文刑茲無赦是懲不孝友之義也此臣似非彼一類然至于引惡則與彼同科矣汝其速由此懲不孝友之義而率殺之乎率循也循法而殺之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書經彙解

卷五九

周

康誥

三

三百五十三

秦此總上兩節而責之康叔之身也能字最重工夫全在此字上上文不孝不友者都是家人不必指康叔之家說時亦字承上節而言蓋臣之背上立私者固當繩之法矣而康叔一身尤臣民之所視効也不能二字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言不能以孝弟齊其家不能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義訓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惟事乎此也秦威虐指上文刑無赦及率殺而言蓋無身先之化而特刑殺之用這刑殺雖當亦謂之威虐矣不身教而威虐卽是大放王命無兩層意時武王命康叔以謹罰是欲以德爲治而務去之

之謂也。今康叔如是，則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秦末句有一乃字，謂此乃是非德用也。則此句當另說。大放句還屬上文，不與此句一氣說。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釋。

時亦字承上言，欲遵王命而以德用，又亦惟敬典以裕民而已。典即文王所講畫而敬忌行之者，如作罰茲義是也。罔不者，或速由作罰，或速由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常法，便是裕民重自己身上說不。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五

三

在民上說裕云者，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以操切之也。秦典雖是文王之典，然敬典處尚未可用出文王字。○裕民民字包臣在內。○傳云乃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求字多了時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文王視民如傷，不務咎罔攸兼于庶獄，罔敢知于茲，惟恐誤之敬忌之至也。○敬典之敬實兼敬忌二字之意。○敬忌裕民只一層意，裕民切不可效言我惟有及，謂欲如文王而後已也。依舊只在敬忌上。秦曰我惟有

及曰指康叔之心說，惟字重看言只是有及于文王而無他念也。時及者企其心也。上無時乃引惡之慮。下無民彝泯亂之憂。故釋秦上節能字虛說。此節正其實也。言予所謂能厥家人小臣外正者，汝亦只是無不能敬國之典法，乃由這敬典以寬裕其民，薰陶涵育之耳。然這國典是從文王敬忌之心發出來。所謂汝之敬典，却不當在迹上求。惟文王之敬忌是師，乃所以裕民也。故汝果能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之敬忌，則敬典以裕民在其中而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五

三

能厥家人小臣外正矣。予一人豈不以此悅懌乎。○時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者，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王曰封喪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時此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用罰非謂用德于訊鞠之時，只是以德導民不從然後用罰，是為先德後刑也。○法者齊民之具，德者安民之本。我明思夫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未

導之以德耳。惟當廣布德教，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于刑罰矣。廸字兼身教言教說，刑凶而德吉，刑危而德康。吉康者安于德化而得以全其生之謂也。若不教而殺，是置民于凶危之地，非所謂廸吉康矣。秦我時至作求是一句，其惟作求相呼應。廸吉康虛說此句，正其實也。時我時其至作求一氣說下，是廸之事。殷先哲王自成湯以至帝乙，皆嘗以德導民，我亦惟取法其德，以安治其民，務欲與之相匹休。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三

言美

焉。若于罰則在所後也。其惟二字有急于用德意。○殷先哲王德，即明德之德，以德康又其民，則刑特輔德之不及而已。以殷先王德者，緣治殷民也。然武王于康叔言文王而于自己言殷先生亦互見耳。○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以德。罔廸不適，是言人性本善，意不廸便是罔政，非實無也不導之以德而徒齊之以刑，則是惟威惟虐，非德用又而已。豈得謂之政哉？治民而至于罔政，在厥邦此吾之所甚懼也，所以不可不求于

殷先王而廸之，以吉康也。要得武王自嚴畏意，然武王之自嚴畏，正欲嚴諸康叔耳。○人君以德教民，使其遷善遠罪，此之謂廸吉康。而為政在邦矣。若不以德導民，而以刑齊之，罔民而已矣。安得為政小？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秦傳云：廸言德而政言刑也。不廸本是不德，然即為罔有刑政，正見能廸者刑，即是德。非有二也。此語甚得經旨。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天

言美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時按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監是監股先哲王，即上用康又民作求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罰之說。即廸吉康以下是也。大意言以德化民，殷先哲王所已行者，予固不可不監之以化

民矣惟汝同有應保之職而能知朕心朕德者汝
告汝以用德之說于行罰之時蓋欲與汝共知所
監也秦予惟不可不監應上節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應亦惟君二節言予惟不可不監殷先王之
德故告汝亦以此德而欲其共監也○汝行罰者
也予却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之中不欲汝純任
罰而欲汝德在罰先也時今惟民五句推不可不
監意惟厥罪三句又推所以不怨意○不靜內點
元惡不率意○民之不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能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康誥

三

言

止其心則念慮寂然而動無違禮矣○迪即迪吉
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前言罔迪不適以民之良
心言此言迪屢未同以殷民之俗染言自不相戾
况未同云者但未能匹休商先王之盛治云耳非
是全不適從也○罔迪不適民性之常商民染紂
惡深故迪屢未同此變也乃天之所以罰殛我也
秦謂迪屢未同即是天之罰殛起下文怨字不來
小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時天
以安民爲心人君必代天理民而後可免于罰今

殷民不安靜未止其心開導屢次舊習未變未同
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
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懷怨乎我何爲而不怨蓋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小民無知陷罪不在大亦不在
多雖至微甚少亦是上人失教之責况今元惡不
率顯然著聞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
我所以欲監前代以德行罰期汝同心合德保民
以承天意也秦尚字當玩紂時民之穢彰矣至今
猶尚顯聞于天而未盡滌除也正與未同相呼應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康誥

三

言

○民之罪本不在大與多今日顯聞于天則大且
多矣此武王自責深重處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玼
時明德慎罰初以二事分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
終言以德用罰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于
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爲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
用德此一篇之大旨也○敬哉總貫下戒勉之言

下文正所以敬之者。小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皆起怨之道也。○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王恐叔惑于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不則敏德。大法。古人之敏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時怨與非謀。非彝。直指刑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謀也。俾我一日非常法也。無作勿用。平看皆欲其不用罰也。秦勿用非謀。非彝。即無作怨之實。小註為是。時蔽。時忱。不則敏德者。謂斷以是心之誠。而卓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蔽是斷然。不疑意。不是廣收博採。不以一善自足意。二句串看。○法古人之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辭。○用字承不則敏德。來貫下三句。言乃心之善。固勢朕之心矣。然或播惑于刑罰之用。則危殆而不安矣。必用此古人之敏德。以康之焉。下二句做此。○

顧乃德者。常有以自省。已德而知其所未至也。遂乃猷者。懷永圖以壽國。脉于無疆也。曰心曰德。曰猷。總之則德也。率是而行。寬裕以待民之自安。此明德之用。不用罰而用德之極功也。○康顧遠俱不着力字。眼裕字無工夫。○裕乃句。緊承上三句。此句只是純用德化之意。不可以效言。○裕即前乃由裕民之裕。寧即吉康之地。○刑罰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德本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安。故曰裕乃以民寧。○如此則德能務。崇罰能務。去可謂能敬其職矣。可謂助王新民而不廢王命矣。又豈以汝為有過疵。而棄絕之乎。○不汝瑕殄者。正嘉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時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汝封得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壽。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肆厥敬勞肆

往姦宄皆語辭也。時惟命句泛論理念謂因天命而念非即念天命也。觀下明服命高聽用又則所念可知無我句緊帶上說殄即是不能保天命須補出不善來方接得下。小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時明服命與微子同是時挿說高乃聽指篇中所言勿卑忽之民康又則天命有常矣。秦明服命時說從傳然玩經文小註爲優。明者明其旨也。高聽者尊而行之所高聽者即是服命高聽比明字進一步。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三

三百五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時此飭遣就國之辭。小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終復申言之。時敬典實兼明德慎罰而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以守其典。始謂之敬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秦敬典上文已有了此處只重勿替二字。時聽朕告汝即上節高乃聽意緊承敬典講言勿替汝所敬之典而聽朕所言以服行之乃以殷民世享者言必如是而後能又民以享。

國也乃者難辭曰世享則不特康叔無殄享之患而子孫亦永無殄享之患矣。此與上節雖分天命殷民然上曰又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曰世享則殷民實關乎天命。小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于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豈偶然哉。

書經彙解

卷二十九

周

康誥

四

三百五

小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小妹古沫字水名因水名地○妹地紂所都朝歌

以北是○大命卽下文是時大命只指後妹土二

節言孝養羞考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

可以使人爲孝子爲忠臣其命之大何如哉其餘

前後說話總是勉康叔不可不明大命意○我誥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一

三言廿

臣誥民謹酒有大命焉汝其爲我明之于妹邦以

革其汚習可也○紂都去西土爲遠宜其臣民未

聞文王之風而興起也故篇中述文王之訓爲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時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時此下四節述文王誥時庶邦臣民之言以示康

叔言文王于庶邦猶誥時之如此見康叔不可不

誥時于妹邦也○小以穆考爲穆穆則詩稱武王曰

率見昭考何耶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時

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爲方伯時○庶邦庶士少正

御事皆西土之人庶邦卽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

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

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觀小大邦

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此庶邦中當含有國君

在○庶邦貫庶士少正御事包本國隣國在其中

○曰庶邦見無地之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

人之不誥曰朝夕見無時之不誥祀茲酒未涉人

用酒上與下無羹酒不同言惟祭祀則用此酒以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二

三言五

薦馨香以達神明非謂人于祭祀之時則可用酒

也惟天二句作推原說小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

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爲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爲亦

夫所使也時蓋天降命始令民作酒惟爲郊社宗

廟的大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爲宴飲

之具則酒固用之以事神者而人可用之以自奉

乎秦天降六字一連降命卽指肇民說酒字當補

于祀字之下言天降命始初生民之時惟只元祀

而後用酒也傳及諸家都以降命作降酒之命說

細現經文不然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時此言酒禍也首句虛喪德喪邦即降威之實民

與君就庶邦而言內迷心志外喪威儀是大亂喪德也○此節雖舉民與有邦言之却只要見得酒

為禍甚大也喪德喪邦皆由于酒如此則酒誠不可常用而惟用于祭祀可矣與上節相承秦首五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劉益初

不可添酒字說降威者降禍患也以為降酒禍則

下面酒字說不去○行惡行也○越小大之首雖

蒙天降威來而天降威却不可自為一句○兩酒

字都該句絕小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天降

威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天天雖高高

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

為孰非天之所為哉○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

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

之于酒知其祭祀而本于降命之天又能于燕飲

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無行禍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彘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時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

觀下曰有正有事則是有職位之人非子弟也○

年雖幼小然各有是官守即有是職業或常于酒

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爾有官

恪恭乃職無以飲酒為常而不戒也小溺酒則正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四

晉王

事曠故不可彘酒非不飲也不非所當飲而飲之

時誥教小子不可常于酒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

祀而後可惟字重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

至于醉也觀此露庶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

○上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以灌獻也此飲惟祀

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飲以歆神之賜非以為

酣暢也○戒之以無彘酒而又開之以飲惟祀然

謂之惟祀則非祀之時不可飲亦即無彘酒之意

小以德將之不至于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時將

持也。德將者心志有所操存。志常帥氣而不爲物所勝也。若無德以將之。小或亂血氣。大或亂心志而喪德矣。○德將句。根飲惟祀句。來曰飲惟祀。以見飲之有時。而不可以常飲。曰德將以見飲之有節。而不可以過飲。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時上既告其有位者。此又告其民也。我民迪句。是示民之爲祖父者當如此。去迪非民既迪而述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五

三十三

也。○秦惟曰者。武王述文王之言也。惟土物愛厥心。臧是祖考之迪。辭聰聽以下。又是文王自示小子也。○傳中亦常訓導其子孫。這常字爲彛字而設。俗本易以嘗字非。小糜穀爲酒。非愛土物也。○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時惟土惟字。重中有惟愛此。而不及乎他意。惟土物愛。則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欲荒淫之念息。心不至于酒酒矣。故厥心臧。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必不至于喪德也。○有定業則有常心。少而習焉。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六

三十三

焉。長而安焉。敦龐淳厚。于是乎成。孝弟忠信。于是乎出。此我民訓小子之常理也。不可易也。○彛訓是常常訓導意。正指上二句言聰聽者欲其聽之。審而服行之也。○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欲其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時德之在人。有日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雖以大小並言。意實重小德上不可平。○言將謹酒小德與大德一般。看莫爲細行虧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孰與身心職業之爲大哉。自非好樂無荒。鮮有不損于身心。妨于職業。忽其小而忘其大矣。此所謂小大德惟一者也。○小大德俱在謹酒上說。謹酒似小德。然以酒酒之禍。觀之則其所關者大矣。故于小大德。惟當以一視之。不可以爲小而不戒。視小如大。則能無酒而惟土物愛厥心臧。孰大焉。此便是能聰聽祖考之訓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時此武王慈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嗣爾股肱作頭包下農商兩邊純其二句言為農也肇牽二句言兼商也農商不平玩傳或字是農有暇或兼商只言其勤力不必定為商也小民以農為本商為末時奔走不是代勞只是勞力于田畝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七

音三

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為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母而用酒也○父母慶慶在飽食暖衣自洗腆內已是說用酒奉父母下致用酒纔說因父母而致自己用酒也時上言考長下言父母互見耳至父母慶不及長者畧之也然文王言祀茲酒而武王又廣開其端者蓋死之祭與生之養皆所以事其父兄事異而義同也下於臣言羞耆者蓋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皆孝弟之行也而已仕

之人于出一邊尤著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時此武王慈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君子貫上兩樣人典聽欲其聽之常而無少懈○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朕教即爾大克以下是也○羞耆是因言民之孝養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八

音四

父兄而推之大克羞耆含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元德字○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醉飽榮君之惠也○惟君還屬上句謂養老者君之命也爾大能養老而惟君之命焉○國家養國老庶老必用酒爾等若大能修舉此禮如鄉飲酒禮執爵舉俎下而能盡其誠敬由是承長者之歡而勸酬浹洽則飲食間無非至禮所在爾雖既醉既飽亦不為過矣飲食醉飽只重用酒上食飽字不必拘○又以事之大者而言祭祀

乃國事之最大者也。○觀是反觀于身省是內省
 于身永觀省是下工夫處。使念慮云云則非僻不
 萌德性常用此是交神明之本。稽字是合字意作
 雖兼念慮營爲然由念慮而發之營爲也。羞饋祀
 指祀外神說爾克句繫帶克羞饋祀一串與大克
 羞者對羞者謂之克者不徒飲食之而已實能盡
 其尊高年之道也。羞饋祀謂之克者非徒備物而
 已實能致其對越之誠也。○聖人開飲酒之門不
 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
 以事神其道尤難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不惟曰
 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營爲悉稽于中正之
 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
 能進饋祀而事神焉神祇享之爾可以自介而用
 宴樂也介副也言祭祀而裸獻者其正也。祭畢而
 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爲燕飲設耳。如此則
 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則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矣。○養老時有獻酬交酢之禮故可飲
 祀神時有飲福享尸之禮故可飲只是養老祀神

時用酒耳非謂既盡養老祀神之事然後可常飲
 也。○非以臣人之職盡于羞者饋祀二事正以飲
 惟祀飲惟羞者言其無彘酒耳謹酒如是則信爲
 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
 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
 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
 ○典聽朕教截下以羞者饋祀及兩爾字兩乃字
 平對○兩茲字總承養老事神而後用酒言蓋臣
 之所治者事天之所順者德○正事若元德不兩
 平若元德承正事來重元德邊不忘繫帶天若看
 小德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上文德將無醉下文
 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
 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時此言文王慈酒之教爲甚大見康叔不可不明
 大命于妹邦也文王教指祀茲酒以下三節言邦
 君即庶邦之君御事即庶士少正之屬小子即有

正有事之小子尚克用二句一氣看故字承上言惟其如是故君臣馨香之德足以格天而式教用休以克有此殷命文王慈酒之教有關於天命者如此今我之大命蓋述文王之教為之者也康叔不能明之于妹邦何以保天命于後哉小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十一 音八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小周受命于殷兼衛居殷地故舉殷以酒興亡為戒時此下舉商君臣不暇于酒紂以酒亡國欲康叔以此廣布告于蘇邦也○凡曰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也○殷先哲王傳解曰成湯者以下有自成湯至于帝乙之文也○天顯謂天理之顯然者民而曰小乃其至易忽處非徒心畏之而實見之行事故曰

迪畏畏天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可謂迪畏天顯矣畏小民而所行一不敢拂乎民心之公可謂迪畏小民矣○畏天命者鮮矣畏民與畏天並言則又聖人之微旨也○迪畏句虛小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時德乃天顯所在治民之本賢人乃天顯所資治民之具哲就君心之明睿言蓋持一心之明鑒而不惑于儉邪用人之要也○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制心制事以禮以義湯之處已如此此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十二 音四

愧于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于民者也秉其哲而不惑所謂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也湯之用人如此此所以天工無曠而上有所承民德式敷而有所寄者也○成王畏相當順經文從湯說到帝乙但須以成湯作主乃見輕重成王顧經德言畏相顧秉哲言成二如太甲之克終允德太戊天命自度高宗恭默思道之類畏相如太甲之聽于伊尹高宗之學于甘盤納誨于傳說之類○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兼湯及後王

而言厥非有恭亦要用迪畏天顯小民意○君以論相為職相以正君為職求其正已而非其適已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不以趨和承意為能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不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厥非有恭矣○如伊尹以不克堯舜其君為恥則所以輔君者有恭而克體乎經德秉哲之心者也如傳說以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自任則所以輔君者有恭而克體乎成王畏相之心者也秦成王畏相自暇自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三五三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時此又舉有商內外之臣不暇逸也兩越字氣脉根上來言不特湯以後之君相能畏天畏民及其內外之臣亦皆然也秦外服內服是周之服與禹貢五服不同故甸字屬外見洛誥惟三月節小註時侯甸男衛是四服之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凡二等百僚百官之長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溷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自不暇飲縱之為亦不為也祗辟敬君也秦百僚是統言庶尹惟亞惟服有次序宗工既訓尊官是因上四樣漸說卑降了故又復言尊官以收之時百姓百官之著姓者里居致仕者秦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為兩樣人小註把百姓分為兩樣人而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四

三五四九

以里居雙承之時說訓百姓無所考據訓里居可

從時罔敢含畏天畏民意不敢句承上起下之詞

不惟字正應轉上節不敢暇逸句說惟助惟字重

看正見其所以不暇者○不敢者有所畏畏心或

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既專則自

無暇于酒矣下因言所事之實惟助云云○所不

暇者何惟曰上以助成王德之顯明下以助尹人

之祗辟爾尹人即御事也成王畏相王德固自成

矣厥業有恭尹人固祗辟矣欲助成之當時內外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五

三百五十四

之臣同心以成君相之美如此○助王之德使益
昭著或宣化于外或承順于內以彰其迪畏之實
也助尹人之祗辟使益不急或紓其外顧之憂或
分其內治之任以成其責難之恭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穀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紂以酒酒而亡也時酣身正是崇飲與迪

畏反乃紂惡之本原喪德喪邦之由也厥命二句

以行政言誕惟二句以持身言皆酣身之所致○

縱酒沉酣其身致朝政荒廢所布命令顛倒無有

昭示于民者反將酷刑暴斂結怨于民的政致敬

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大縱淫泆于禮法外以此

心志溺于宴安把居上臨下之威儀都喪盡了○

越怨越字訓于宋哲徽以青苗市易之法為聖政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六

三百五十五

而紹述之所謂祗保于怨不易者燕當為燕蕪之
義方于喪威儀為切○人莫不痛其將亡而受益
荒腆于酒不思自息其逸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
有縱欲之逸此乃縱欲之逸也○荒腆于酒視酣
身而尤甚不自息其逸視厥命罔顯至喪威儀尤
甚也是厥心疾狠而不畏殺身罪在商邑而不憂
滅國○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今
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兵刃可踣則受之情
狀可知矣時顛冥者無不疾狠不待為酒所使也

○惟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小覈先王之與邦在。于迪畏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時弗惟明德之馨香祀以升聞于天。惟有民之怨氣及羣酣于酒之腥穢聞于上而已。秦弗惟誕惟一反一正。說下是承上起下過度語。時天降喪于覈。無愛于覈。惟逸之故。非天不慈。惟民自速罪耳。民指商之君臣對上天而言。皆民也。○酣身至無。惟迪畏小民之反。弗惟至在上。迪畏天顯之反。故天降至速辜言其自取喪亡。秦前天顯小民平說此。却從民

說入天去。○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是見成說話。非深一層語。如云夫天之喪覈。原于逸。如此則是天非虐。覈也。乃覈民自速其辜耳。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覈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小此總結上文。引覈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時多誥。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者。人無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蓋監視于水。不過照見

人的妍醜而已。面貌是一定的。監之何益。若監視于人。則其行事得失。何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覈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覈之失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秦古語中。民字從上文。覈民。民字生來其義相同。○大監。監字與上兩監字同。都訓作視。戒字意當補于大監之下。或即以戒字訓此。監字非時。上言得失兩邊。而下獨言墜命者。

以此該彼也。監紂之所以亡。則必監湯之所以興。而謹愆以求安撫之道矣。○上言紂醕酒上下化之。以至庶羣。自酒此監。覈正監其君臣上下。酒酒亡國。而明大命于妹邦。以求人皆化為謹德。即撫安斯時之事也。予惟曰。汝劼愆。覈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時此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亦明大命之事。○

劫恣貫至定辟劫恣者播告訓戒之嚴也小殷獻
臣謂獻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
諸侯接于衛者時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所謂殷
士膚敏者也首言之者人望所在也此文在侯甸
男衛之上則凡殷臣之居于殷墟者皆是也○既
曰獻臣何待于劫恣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
有所不免故教衆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
矣○侯甸男衛康叔所領之諸侯也康叔得恣誥
之自太史以下皆衛臣小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十九 三百五十四

○世惟道爲美故以講道屬服休采原訓專故以
作事訓服采然起而作事不是小官皆是以師事
之者服休是論道迓休之臣服采是惠疇亮采之
臣○爾事卽後世所謂賓師其禮尊于友而其事
柄則初非居位執政者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
故謂之若疇疇者侯國之三卿皆受命于王朝而
列于內之六卿是與康叔爲偶以任國政非謂三
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服休服采重德盛三卿重
位尊秦言三卿止云圻父農父宏父足矣而必曰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二十 三百五十四

而用力加重焉。劾恣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嚴于身以率其下也。時酒雖細故玩而難遠不嚴則禁不絕不尤嚴于已則令不行也。○首尾劾恣剛制是眼目中四矧字是血脉要提得精彩又中間數項人要析得分明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時上節言恣臣已合恣民意應妹土二節此下四節又就臣民中舉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恣之事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三百四十七

此節是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按羣飲蓋紂之遺民所記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咸與維新申之恣戒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蔡蘇不得其說而謂其為羣聚謀為大奸者不免增益于本文之所無夫經文惟曰羣飲爾使所指果在為奸惡者聖人豈肯疑似其文以誤人乎。秦小註說羣字似優于傳蓋以下節照看此節當是說周臣而非殺民也。經文周字對衛而言不是對殺小此書

不責商民之酒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為羣飲有司之事耶。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豈不明哉。

又惟殺之廸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三百四十七

小殺諸臣酒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時此節是臣之不率教者曰酒酒而不曰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教之即羞者饋祀是也。秦此合上節都從汝劾恣節來上節說衛臣此節說殺臣自是確論。時說以臣對民以酒酒對羣飲却遺本文殺字意是皆信傳之過也。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時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斯即教辭指羞者饋祀

不忘教辭則盡養祀意。小。明。享。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時。惟。我。一。人。是。對。康。叔。責。臣。之。辭。教。而。不。從。是。亦。怙。終。與。凡。民。同。故。同。于。殺。秦。據。傳。及。時。說。乃。事。之。乃。指。殷。臣。夫。既。云。殷。臣。不。潔。其。事。則。當。接。不。用。我。教。言。之。何。為。中。間。隔。以。惟。我。一。人。弗。恤。之。語。乎。原。來。恤。是。顧。恤。念。恤。意。獨。字。活。看。乃。字。指。康。叔。說。謂。今。日。之。教。我。之。所。以。誥。汝。而。汝。明。之。是。亦。汝。之。事。也。殷。臣。不。從。教。則。是。不。念。恤。我。一。人。不。以。汝。之。教。事。為。潔。而。尊。奉。之。矣。是。同。于。殺。者。也。同。殺。及。勿。庸。殺。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三十九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時朕恣即大命典聽是欲其明之也勿辯二句正見不可不典聽意。○辯別也。別其從教與否也。秦辯字傳訓治時說訓別。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蓋別則必治治則必先有以別之矣。○至此始露出民字。且以辯乃司為重。可見上三節皆說乃司。而羣飲不必以民言矣。如諸家羣飲節是說民下

二節是說殷臣此節乃司與殷臣應民與羣飲節。應然則武王何以獨不言及衛臣耶。達者當自得之。小。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恐。覆。車。之。不。戒。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

周

酒誥

三

三十九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小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鍾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疎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陞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一

三百六

以達其情於大家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時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魯之六族衛之七族唐之九宗五正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大家雖在邦君下然其權望能為國輕重凡云以某達某者請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之心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于大家矣不能其

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

情自乎于天子矣○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而無礙陞也非使上下兩邊之情相通徹之謂蓋大家之所觀望天子之所聯屬皆在臣民若不能于庶民體羣臣以慰其觀望聯屬之情則上下之交俱壅矣秦惟邦君最重上文口氣至此方收住兩以字與惟字相呼應以民臣達大家以臣達王誰以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以民臣之懽心而達于大家使大家于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二

三百一

我愛戴以臣之懽心而達于王使王于我慶賞這惟邦君能之見邦君當身修政美以得民得臣而大家與王自不能外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周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小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君以敬

勞遂與往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時此諭以治國在寬刑辟也○恒越者常常發越于心也三卿尹旅正是師師之官皆屬于邦君而有用刑之責者秦次曰字是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言說與首曰字稍異首是呼那三卿尹旅也然都是武王之設辭時予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予指康叔罔厲殺人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三

音五四

之小者邦君宥其大則三卿尹旅亦視效而宥其小兩宥字中須入情可矜法可疑意若不問其情法而直赦之是縱惡而已非聖人之仁也小痕之移反歐傷也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小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時此承上寬刑辟而言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故武王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王啓之王不是武王自稱只是泛言古先王啓監內要見立之君而輔之臣意爲民卽是寬刑辟而使人得以生養安全也無胥五句是述先王命監之辭王其效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爲民處○胥字指君臣相與而言戕虐俱指刑辟戕者害及于下虐者威播于上二字相因此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四

音三四

二句是戒下三句是勉當相形說○至謂推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乎敬寡婦者惠所難遍而至于屬婦單言婦則窮獨可知屬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合由以容繫帶敬寡屬婦不必開說至于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了寡婦但就合容中指其甚者耳○合由以容謂保合所監之民自平民以及乎寡婦率由此敬屬之道而容蓄之不及濫加以刑辟也秦容訓容蓄則是工夫字矣合字便只當云合所監之民不當云保合以與容字相礙故也○邦君卽是首監字不必廣說時王其效邦君御事指上五句效責望也從命字生邦君御事謂監與其臣也曷以推命之意不是命之前又有命養者全其生活者安其心是合由以容之成功處民不能自養自恬故須引之爲之引者邦君御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總無戕無虐敬寡屬婦意言此者見監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自古王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秦此句是結上起下之辭茲字當指曰字

以下然曰字以下之意又只是啓監厥亂爲民六字耳○監罔之監實指康叔與前泛說者不同時罔攸辟者體無戕無虐之戒而罔厲殺人之訓不徒責人推敬寡屬婦之心而君先敬勞之實務盡之已上副先王命監之意下爲三卿尹旅之倡也○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以衛侯爲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爲務而曰予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刑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小陳列修治秦陳修在爲厥疆畎之外小疆畔也左傳如農之有畔周禮匠人爲溝洫以深尺曰

畎垣墻也卑曰垣高曰墻墜仰塗也茨茅蓋屋也且麤曰樸致巧曰斲斲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牒則是朱色者○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色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墮前功也時承上言我欲汝盡治國之理者正以爾一身成終之責係焉耳三若字頭上俱先點正意除惡立國制度俱就衛國言我之于衛國除殘去暴猶治田之敷菑也建邦設都猶作室之垣墻也創制立法猶梓材之樸斲也特未有以成其終耳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七

三百三十八

三喻有次序取殘後紂党虐民近衛者皆芟夷之然後分土以侯康叔故垣墻次于敷菑既封國後便須立綱陳紀故樸斲次于垣墻時三者之成終其間各有事宜通情寬辟此其大畧耳○三惟字不可入汝字只承稽田等事說陳修有井然區別分明意塗墜與茨有堅完牢密意塗丹牒有煥然新人耳目意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此章以後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解只作臣告君之辭○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左傳以夾輔周室夾音甲○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為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之用明德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不享矣秦今王惟曰言我于今王惟只說道如此云云此人臣之言不可以曰字是托為王言時亦既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八

三百五十四

用明德截述先王以德馭臣之效而後王當有以法之也○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當就用上說既勤用謂盡諸侯而皆用是以懷之曰勤用見孜孜不怠意○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諸侯亦只是謹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懷為夾者諸侯與王分固相遠今則聯之以情

而使之近也○既勤用至為夾一直說庶邦三至用明德亦一直說享而方來對懷為夾句看亦既用句對既勤用句看○方來者無一方之不來也此乃明德之浹洽有歡欣交通意○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為夾內非前一層之辭亦既用明德正于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后後王也后即君字非先後之後式典集即所謂用明德懷為夾也庶邦不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時矣不言用明德者上和集其下而下享其上正是彼此用明德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九

三百五十四

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王無敢有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小]是一句[時]上舉先王用德懷臣欲後王法之此下二節舉先王用德得民欲後王化之也○皇天處有監德意先時中國人民疆土都是商有商紂得罪于天於是皇天鑒周德盡把中國人民及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代商而有天下○雖以民土並
言其實重民上起下化迷民意蓋有人斯有土故帶言之須串看既字重乃喚起下節之辭言先王既以德而受天眷矣後王可不思保守先王之業乎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小]蔡氏訓肆為今未安肆故也○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于前後助之于後[時]皇天以中國民土付先王為先王不負所付也今先王既往而付予之重又在王矣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十

三百五十三

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勿使失性而已
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師教導繆其所趨非所當
忿疾也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
之慕于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
掖其成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者先王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
懌矣○先後字因迷民而生受命指上節言○此

正用德以化其迷而指定其疆土者乃先王所望
于後人者也今既能然則先王之克受天命者有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土

三百五十五

以慰其在天之靈矣秦德固承上明德來然用字
宜屬下句○兩用字起說下都承上一德字來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小已乎君其監觀于茲也所祈于君惟曰欲自今

至于萬年當爲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

已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

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意實公而非私於

王家也其人臣祈君永保忠愛無窮之心歟時茲

監指上用德以懷諸侯化迷民言惟曰至末文勢

甚緊連不斷萬年中就寓子子孫孫意在下方明
說之保民是保有天下之謂無懷臣化民不可單
承化迷民說不曰長爲君而曰永保民見明德世
世不可懈禱願而寓規諷之意者也

書經彙解卷三十一 終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梓材

土

九十五

明 後學 黃岡秦繼宗 編
武陵楊 鶴 訂

召誥

〔小〕洛者天下之中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茲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二

周

召誥

一

三百

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于洛會諸侯而已○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天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

之遺意歟○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及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玉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二

周

召誥

二

三百九

〔小〕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以肫望明臆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時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肫後之事必以肫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步者輦行不駕馬也輦車人挽而行曰步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文王居豐武王遷鎬未遷之時于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則至豐告文王廟也秦據時說則是豐止有文王廟矣然傳又云文武廟在焉何也且文武廟在

焉綴于去豐二十五里之下又似乎廟在鎬京矣
此恐是文法偶誤處不然則文頂豐說武頂鎬說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時上節成王告廟以始之此下六節周召相繼以
成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
殷殷作者周公也○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
豐而召公先行越若語辭來太保自豐而來也遷
遷猶言從容也秦堯典首節傳云曰越通曰若者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三

三百五十三

發語辭周書曰若來亦此例可見此節傳中迤邐
二字非訓越若只帶在來字上看時三月屬下旬
小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秦惟丙午肫只紀肫日
是丙午以起下文不是說太保在豐起行之日也
時傳三日明生之名句不可三日斷此三日字不
是解經文越三日字也乃解肫字三日明生自朔
日數至初三也越三日戊申者自初三數至初五
日也○至洛輕重卜宅上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卽
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

其地卽所謂惟洛食是也○既得其地則規度其
其處爲城郭其處爲郊社宗廟朝市民廛此所謂
經營也經是縱橫以經之營是周遍以營之○詩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經營乃經始之事經營定纔
攻之故三日庚戌攻位也○經營未是興工只是
定其處所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
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至攻位纔興工○卜
宅是一節得卜是一節經營是一節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四

三百五十九

寅寅位成
小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
殷所遷殷民也警民爲役則友民可知○召公之
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之民
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
洛者可役而攻位之攻力亦省且易故也時洛汭
洛水交流之內也王城下都兩惟洛食故云然位
成基址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時公至洛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視一周○達觀只是遍視非度其可否之謂蓋周召同心召公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也○達觀之意是欲圖之獻于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時郊是合祭天地社是專祭新邑之土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郊以丁巳社以戊午先尊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五 音角

後甲也小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郊不言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於尊以簡為誠於卑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太牢時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蓋因事祭告奉玉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小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小書賦功屬役之書也邦伯州牧也時侯甸男甸重在邦伯不是命侯甸男乃命邦伯而使之

侯甸男之諸侯○四方民大和會而獨言庶殷者其難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傳士彌牟晉大夫名物土方者去物出于其友可以取用慮材用者材如木料之類用如錢幣之類○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

厥既命庶庶庶不作

時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不作者趨事赴工無一人之不然也○攻位定其作之規模不作成其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六 音三

位之功緒小獨言庶庶則諸侯可知○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庶不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庶越自乃御事

小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時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當時諸

侯咸在而召公率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贊見幣物復入以與周公乃遂拜手稽首而口述拜手稽首陳王及公之意其辭曰陳王及公而其意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其辭不得不如此耳○錫字旅字宜指幣言○幣為庭寘故用旅陳玩旅字只宜說幣蓋傳云取幣物以與周公則錫字專指幣無疑矣至于召公與周公言數句是會意解亦未嘗以旅字兼誥說○拜手以下都是太保之言不宜兩截看誥告以下九字為一句當于誥告一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七

三百四十六

讀傳于殷字句絕則這誥是告庶殷而非告王者矣○太保謂周公曰我今日拜手稽首把這幣旅陳于王及公又作誥以告王其意說道那庶殷之根本越自乃御事而不當求之庶殷也言外有托周公以此誥達王之意○自由也時要看一自字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子猶漢人稱目廷為縣官也○此是誥中之大旨不是誥下文嗚呼以下方是誥下作洛之急務托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托于玉身下文遂詳言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謹敬

時此以下皆誥中之言小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元子者人君代天子作子是為天之長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泰茲此也此大國殷之命本元子所受者今改了元子此個大國殷之命而屬之我周所改專指命說傳將元子大國對而增一亡字以對改字非時受命當云繼文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八

三百五十五

武而受命無疆是言其大非言其久尊富為休可改為恤恤字承上改字來重看○自受命言之則休自不常言之則恤休之所托即恤之所托也○所以然者以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耳故復嘆息而曰曷其柰何弗敬曰曷其曰柰何深言不可以不敬也敬字重看蓋敬德所以誠民而誠民所以永命也其原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來小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

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是亦無窮之憂也
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未又曰嗚呼元
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己之
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孳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時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之意天既遐終句正指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召誥

九

三百三

上改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意來○
遐終言其一去不復反也。小人之死各反其根體
鬼陰也故降而在下。冤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
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冤散而氣不能升。惟聖
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
爲一。○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
行敬故。秦後王後民是統言茲服至厥在承後王
說夫知至出執承後民說傳將後民畧了。○厥終
指受稔惡時言也其初爲惡未極在位尚有智者

終則智藏而惟有厥在矣夫知之夫即禮記民夫
人之意夫知者人人皆知如此也時智藏厥在見
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誠民天亦至用懋
見不能永命天亦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

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眷命轉而之文武
也懋字指文武言却不重眷文武上只要見天命
不常意。○方殷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
終于滅德之結眷命用歸于勉德之周此見天命
之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于方休之日知憂其憂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召誥

十

三百五

而疾敬其德則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
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即不敬德之明監也。至
是紂雖欲改過而已後矣。敬德豈可以不疾乎。小
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言天命
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
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有力量蓋人心操則存捨
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
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
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

在疾字。秦上節專說敬則包德字在內。此節說敬德則所敬者是德而敬字着落在德字上矣。上下文異而意同。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時此亦承上天命不可恃而言。既言商事又並舉夏言之。夏商不可平要串看。見不惟今為然而古亦然也。○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主德言。迪禹如錫洪範之嚆。迪湯

如錫勇智之德。皆有思若啓行若翼之意。秦兩天迪句指業言。兩面稽句指德言。從子保即是天迪禹處格保即是天迪湯處。傳于每迪字之下增一

又字。故時說以迪為迪德。不惟本句句法不順。而面稽句亦有礙矣。○有夏有殷。內含禹湯之德。意不須至天迪而後言德也。○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時禹湯之受命。皆天啓。故並言天迪。但是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

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格保。皆以前此所未有也。○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時天眷如此。當是時禹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凝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面者不背之謂。蓋知天意而順之也。禹湯之意雖非拘拘求合。然其所行自與天默契。○面稽天若非召公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正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禹湯順天如此。宜其永命矣。而後世子孫不德。卒墜其命。祖

考之休難為後世憑藉如此。今文武雖為天所眷。王可恃之而不疾敬德乎。全節重在天上。○此節與上二節只反復言天命之不常。非有二意。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時此節緊承上節而言。嗣者嗣其既墜之命也。○人君固當疾敬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年而嗣君位。當任用壽考之臣。不徒隆以禮貌必倚為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十一 三百四十二

遺棄了他○將言敬德誠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者者乃從敬德之資推言其要以為最先冲子嗣位血氣未定尤易狎于羣小故于遺棄老成之戒為嚴○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濶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疎故特以無遺壽者告之首句虛下二句正言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無治亂臧否說重事上稽謀自天出謀發慮通乎天人之際重理之相契上○老成之益言其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與亡之鑑莫備于古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非與古人同其用心者不能知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考之臣閱歷諳練之久其于古人之德論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由其得戒其失如事在己已冲子于是資焉則于往事有所監而可以不繆于是非得失之塗矣德之在于古者邇于既往而易見理之在于天者隱于未形而難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其于天也一發謀一出慮皆若面考敬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三

三五

順而無違斷然必如是而不爽冲子于是資焉則于來事有所決而可以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故矣成湯之聖先民時若况冲子乎○古人之德即禹湯之德稽謀自天即天迪天若之天也德指其存諸心而當敬者聞見博洽故能稽古謀指其發諸事而計安國家者聞見精微故能稽天○召公在當時正老成之臣而是書所言皆先德之所在天理之所存恐非幼冲之君所樂聞者故特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四

三六

斯王今日之休也。前休字以受命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昔言之故曰今小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時不敢後卽是疾字顧畏民暑在誠民之上顧畏者顧念而畏懼之秦王不敢至民暑是倒粧句言用以顧畏于民暑而不敢急緩也顧畏民暑卽敬德○通節元子哉以前只言其受命今休以前纔言及得民以後又言其所以得民時今休分上是誠民爲永命之本下是疾敬德爲誠民之本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五

三百廿七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主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時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欲其定洛而行之也○召公爲洛成而作此書此下三節俱歸重宅洛圖治上周公歸鎬正將迎王宅洛故召公有王來紹上帝之言秦來紹二字都重而來字尤重小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活動之意全在來字時元子不可改而上帝改

之所以有紹之責存之中而足以繼天之心施諸政而足以纘天之事是之謂紹服者卽行此紹上帝之事曰自者見元子當自盡不可仰成大臣也○首二句一直說紹上帝虛服土中正所謂紹也自服體典禮命討以誠民意講小君前臣名故稱曰曰時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臣與旦同事也故得以聞言于耳臣與旦同心也故敢陳此言于王願王以旦之言信臣之言盡中又之實以展自服之道○配皇天不是郊祭上天只如太甲篇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六

三百五十五

克配上帝一般○玩經文兩其自時字只作二段不可平分三段誌祀上下只拖在配皇天後蓋上卽天下卽地非有二也配皇天二句應紹上帝中又句應服土中舊謂只重中又一句非也秦紹上帝服土中原有虛實之分則配天與中又亦有虛實之分矣歸重中又未爲無理且配天是克配上帝意配字從紹字生來誌祀上下指舉祭說似不可與配天爲一意兩箇其自時只是遍說下去配天誌祀還是兩件○中土近殷素號不治故此曰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三十四

中又謂中土又治也傳宅中圖治引成語耳宅字圖字不切時服土中中又只可作誠民不可入敬德意○王厥二句串是召公言自服之效成命本民心安來今休即狂有成命上見蓋誠民本以祈天休也使成命未有則治民未為休矣今王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太和而天命凝固天之眷顧將一成不易而治隆俗美赫然而新造之邦矣治民即得天命豈不為今日之休乎○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終成命也今休字與上相應上期之辭此決之之辭○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今字見得效速故傳下箇即字

之雜處副貳是為之僚佐節性緊帶完今句讀有工夫惟日其邁以效言無工夫○周公言言齊百工伴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惟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己正人夾習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意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三十四

○先服殷御事者誠民之機也。敬作所者誠民之本也。以身率臣以臣治人。則敬德之化愈光。而誠民之用廣矣。元子之責可以無愧。而祈天之實在是。此吾所望王行之洛邑者也。秦上節云先服已包民在。中了此節似只當頂御事說。不必又纏到民上。○今王欲服殷御事。不可只靠比介有周御事。須是敬以作所為本。由此觀之。可見王不可不。如我前所言敬德也。這敬德正應疾敬德時。不可不敬德。見王身臣下之表率。不敬則不足以化臣。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二

周

召誥

充

三四一

而況民乎。下文不敬德則墜命。亦不可不敬德之故。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正推言不可不敬德之故。二不可不字。即因上文不可不字而翻之也。此二句且虛我不敢知。以下即不可不監意。古人于天命。不以為必有。

不以為必無。故召公于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于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秦通節我字。俱指周說。與夏商對待。特首一字。暗指成王。餘字是召公暗指已耳。不當明白分析。○四敢字最重。非不知也。不敢知也。○兩有歷年。兩不其延。俱是虛空描寫。或實指夏商先王及桀紂。恐非時。四個不敢知。非謂往事迷沒。不可推究。只言其永不永。我皆不敢知。而在所不論耳。以永不永。相形歸重。在不永上。故兩監字作監。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二

周

召誥

壬

三四五

戒說。上言當戒夏商。下言所戒者。正在于不敬德。而墜命也。或欲作監視說。兼得失兩邊。則意反緩了。蓋此監字。對下節。嗣若功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者為戒。嗣者以敬德永命者為法。○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為主。而以夏商之興亡。反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應處。天之長短。人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爾天何心。諛惟德是。輔使禹湯或。

不敬其德則禹湯亦墜厥命矣天眷豈但子孫不足恃而已乎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時上言不敬德之當監此因欲王嗣其能敬德者

○嗣受厥命因夏殷而言天命不常有墜有興不

過自彼而移之此爾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矣

孰不以爲藉文祖之耿光承寧考之休烈而我則

謂亦惟卽夏之所傳于商商之所傳于周若循環

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功者有功謂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三十四

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

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王乃新邑初

政履行教化之始乎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

其德以祈天永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也○監于夏

殷而嗣其有功者此兩節相承之意○嗣若功嗣

字應上嗣受嗣字秦我字與上節首我字同義若

字只當彼字看時禹湯有功如祗台德先開四百

之祚懋敬厥德開六百之祚是也不曰德而曰功

兼歷年而言○王乃初服言今日乃自服土中之

初天命去留所係又見不可不嗣若功意○自服

以親政言初服對嗣位言承于前曰嗣始于今日

初指宅洛言之○初服句重蓋初之不謹雖欲善

其終而有不可得也小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

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時後數節遂專發

明初服意○召誥一篇初段終于冲于又從冲子

生出第二段二段終于初服又從初服生出第三

段所謂意若貫珠者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召誥 三十五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時上欲其謹初服自此至永命言初服所係之重

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也○首二句是喻今天

以下方實說正發若字意○生子與初生俱不是

指出胎時言生子是通始終說比初生意又渾瑩

初生則以幼時對壯老時而言小哲命者人心所

有之明哲非自外求也○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

愚之別所以有智者於已求之而下愚爲自

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下言不必兼善

惡兩邊說只主好邊與自貽句緊相隨○哲命明
哲爲天面命也○聰明睿智雖出于帝之降衷而
實已之習善所致故曰自貽秦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有次序哲以德言尚是說他人品吉凶以身之
禍福言歷年則是國祚之久而福之永矣時三句
皆重不可知上今天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
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
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
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轉移天心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詰 三五

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爲急務哉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時上止言知今我初服而不明言初服之所從事
故復明言出敬德祈天命以終前有王雖小一節
之義然前止言今休而此直指出祈天永命矣○
宅新邑卽承知今我初服而言宅新邑初服之變
文耳○兩箇王其意不同上是勉其如此下是期
其能如此小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
敬德之語而致意復懇切之意時疾敬德處雖是

敬已之德然合誠民意德之用祈天永命皆云用
是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也德卽敬德用乃出之
身而加之民也秦德字不言敬者省文也此處只
重講祈天永命德字帶過說時蓋知今我初服實
暗合敬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不敬則反是之
意故下節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
也疾敬德哲命自貽也祈天永命言與歷年也疾
云者正在此時緩則後矣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
小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日祈天永命何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詰 三五

哉蓋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時此節爲下三節
之綱下其惟二節疾敬德以誠民上下節誠民以
祈天命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
時此欲其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小民
卽殷民之遷洛者染紂惡深故淫用非彝卽凌德
滅義意若字是純用德化舍躬行意○非彝之過
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是謂強驅

之無功也。民之爲民也。順導之則有功。以我之德感彼之德。因性牖民。因勢利導。則優游漸漬之餘。天性自然呈露。非彛之民化。而道民之功成矣。○功卽嗣。若功之功效。德而不墜。命卽有功矣。○此句只帶說重不用罰上。○此節重說起誠民而根于敬德。下其惟王節重說敬德。而及誠民上下勤恤節重說祈天永命。而勤恤內該敬德。誠民也都就宅新邑言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五

三百四十三

時此節與上節不平。一直說下。兩其惟字相對。意實相承。謂王不可專以刑齊民。惟以德順導之。則有功。使王德果超乎天下之上。則人皆觀感而化矣。何俟于刑哉。秦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元字。不曰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凡位卑者。非人所瞻仰。效法無德。尚可德卑。亦可惟王位至尊。尊則瞻仰。效法者衆。故在德高乎天下。睦德元是疾。敬德所成。德與位而俱崇。則服天下以心。民皆儀而刑之。徧爲爾德矣。○乃字重刑

用有潛消默奪意。秦天下字重言其刑用之廣也。不至此則非彛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正所謂若有功者。王奚以尚刑爲。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位在德元。王德固顯矣。今化及天下。則一人之德。擴而爲千萬人之德。而光輝昭灼。益無外矣。不益顯乎。不用罰以治民。惟用德以化民。則敬德誠民之事畢。而永命之在天者。可祈矣。故下文遂言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召誥

五

三百六十六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時上指王。下指羣臣。其曰者。同以爲期也。○恤卽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軫無疆之恤。惟期于兼二代之歷年。時不若二句。串言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失了有殷之歷年也。○夏有桀而歲終四百。夏之歷年。不遇桀未亡也。商有受而祀終六百。商之歷年。不遇受未亡也。使周之嗣王。皆嗣德則歷年。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爲斷哉。故欲不若有夏式。勿替有殷。謂兼之也。年所之多。歷如此始可

謂之永命而其道豈在乎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蓋得乎丘民則得乎天矣小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秦前面都只說成王故此節用一下字無君臣而言然恐成王便委之臣下故又推明已意說進我之意思只是欲王云云此句雖是結上文而王字却重不可畧過欲字要剔徹時勤恤虛看以小民即其實以字有方○以小民本用德來受本祈來惟祈之而後受之也永命即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召誥

三

三四六

歷年上下至歷年特起永句意當輕看○歷年係于天命勤恤在于保民此其責任所在臣惟欲王之自服也○其惟王勿以小民至此總是申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皆初服之所當盡者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時上文係召公之誥此則面告周公托其達諸王者與前太保乃以庶邦冢君節相應此拜手稽首

即前所言拜手稽首蓋前口陳之而此身行之也秦予小臣至亦顯收繳嗚呼皇天至受天永命都是未然事我非至末則言旅幣之故而寫期望之辭也予小臣與王亦顯之王字呼應我字與王能之王字呼應小先讐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先服殷御事同意敢以者自任之辭時保是遵守而無敢失墜意受是順從而無敢違逆意威命應上淫用非曩節明德應上位在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也惟用德以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召誥

三

三五六

化民是以德為明也秦傳德威德明是引陳語又見得威命亦本于德耳說者要照經文解還不當作兩平對待○威命明德申看命是宅新邑之絕綱法度這命可遵守謂之威命然却本于明德這德正與上文數德字應○保受命德是殷周臣民以臣民保受則是召公○予小臣敢以臣民保受命德這以字保受字重然所保受者却是威明明德便見王不可無明德矣此處合此意末有成命方有根小王末有成命與王厥有成命應王亦顯

與越王顯應勤字因上下勤恤而言恭奉幣因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時王末二句不平成命雖即前成命此重末字顯是顯于後世與前顯于當世異○使臣民遵法紀服教化者是乃臣所能為然王之一身又臣民所視效尚當益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于後世而無窮矣秦王末有成命是見成語亦根于小臣來臣民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臣民保受王命

命而已敬德誠民即祈天之實能者期望必能之辭○祈天只就祭說恭奉幣本以供王之孽稱殷禮不曰以供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者蓋新邑之祀將以祈鴻休而冊祝之所必及者也然未有已未盡而天可得祈者故曰能祈言不徒見于冊祝而真能如此也○王末有成命則永命可知矣此處只能字重看○祈天之實在王我今于茲祀時惟恭奉幣以助王休享期于終有感格之實而已王之能祈天永命在平日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小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事敬德愛小民即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時召誥之詞重複反覆要不過敬德誠民祈天是大骨子或只舉敬德而寓誠民或只舉敬德而祈天誠民在其中或不及祈天而獨言誠民其血脉自相貫通詳而釋之可以忘言矣再觀此篇究前代之廢興本歷年之久近要皆從稽謀自天之學來成王率此以治洛尚何德之有不敬天之有不格民之有不誠

乎哉所以首啓成王曰無遺壽考先示以敬德之要爲下手處此又大臣格君之微權○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修德之至常人可至于聖賢則爲國而祈天永命一理也此召誥所以爲至理而非漢人以下所可語也人以孔顏之未得其報而疑之淺狹之見耳若以古今大觀則得其常者多不得其常者少譬之寒暑有常時或有愆而未有不反其常也

書經彙解卷三十二終

書經彙解卷三十二

周 召誥

三

二百六

書經彙解卷三十三

洛誥

小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前○此篇當與召誥參看時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辭故名召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洛誥周公之事以洛爲重也

惟三月哉生鳧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書經彙解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一

音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時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辭營洛自周始故曰初基小初基定基址也秦小註訓初字與時說不同以召誥參之小註爲優時新大邑無王城下都說小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時四方就洛說不是天下之四方民大和悅而集會樂于趨事也小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周九服侯甸

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時侯甸男邦采衛猶云侯甸男采衛之邦百工即五服之百工是諸侯之官屬也小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時庶邦之百工皆鼓舞作興以宣暢民心之和使益見事于周言百工之勤也小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巳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二

言五四

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用書命庶殷用書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時以召誥考之巳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則周公咸勤之事也咸勤于事上見作洛之事非止一端周公無不用其勤不可訓作與臣民同其勤也既曰洪又曰大者洪字就周公言之大字就誥言之以此爲誥事體重大故曰大誥大誥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洪大誥治即書命下文遣使

告卜又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秦所勤者與所告者雖是一事然勤是料理停當正爲這大誥而設既勤了則大誥所治之事都定矣然後洪此大誥之所治而廣布之于臣民也中間乃字要玩不是一氣語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時此下四節遣使告卜往復之辭時周公在洛王在鎬此下三節皆周公授使者達王之辭重告卜上未是告洛邑之成拜手稽首對使者如對君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言十六

也朕復句是對使者之辭若以爲告王與伴來以圖意重了小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猶言告嗣天子王矣時王嘗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兩得吉卜其事已定朕敢復命于子明辟從子說到明辟重明辟上明辟者期之也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時此先敘其所以作洛之意小周公不欲片言王

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定命○承天

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

定命時基命定命皆就作洛說作洛為自時中又

以承天休故于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成之謂之

定命命天命也即所謂天休也○本文只言弗敢

及傳添知字非也委重大臣而身不與其事故曰

弗敢及若曰心不及知則過矣○胤保靈王命上

說不可泛言繼太保而往大相東土即所謂達觀

于新邑營已舍下卜洛意○定都大事王當親往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詒

四

三百四十四

今王幼冲退托如弗敢及邠天之基命定命一切

創始的規模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與我我敢

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往大相東土何者為王城

何者為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

去處○作民明辟兼朝諸侯撫萬民意泰基作之

基字應上文基字言外便有以定命之責付之王

的意思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

圖及獻卜

時此正述大相東土之事洛師猶洛都也卜王者

以民為重故曰師時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

卯此乃獻卜追述卜事故云然也○用卜者基命

定命皆出于天故稽之天也卜召誥曰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

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黎水今黎

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

吉然後卜洛○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詒

五

三百四十五

水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

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

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

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

水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龜卜占法據史記

每一事有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

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

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時卜必

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云食王城在瀍

澗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河遠而距洛近。故兩云惟洛食。小澗灑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周公于澗灑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為邾邾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灑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時先卜河朔黎水。後卜洛。是二次卜。非並列。二說以聽于天也。我卜河朔黎水。不言不吉者。諱辭也。兩言洛食者。固因地近洛水。而當時地以洛名為著。其言澗灑東西之詳者。為獻圖張本也。○

佅來句。不是史臣之辭。皆周公之語。以圖及獻卜。一以見地形。一以見天意所獻之卜。即召公戊申之下也。圖傳云。卜之兆辭。兆是兩惟洛食。辭又是卜書之辭。時圖卜意實不平。圖是寫其規模形勝。亦重卜上。蓋即所卜吉之地圖耳。下文成王所復。亦只在卜上。故傳謂周公遣使告卜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佅來來視。予卜休。恒言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時上文公歸重于王。此王歸重公也。三公字分三段。看公不敢至匹休。是相洛事。答其基命。公既至。共貞是定洛事。答其定命。公其二句是總承而極言其意之美。答前作民明辟之教也。本文休字。惟卜休之休。稍異。然要之卜之休美。亦即天休之所。在其餘休字。皆指天眷言。謂使之朝諸侯而撫萬民也。小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之所。在而言。時公不敢句。虛來相宅。二句正敬天之實。天于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惟不敢孤乎天眷。而敬承之。故來洛相宅。達觀新邑。以為我周。配對上天休命之地。圖傳將周字指國號。休字帶在周字內。說謂相宅是作配周家無窮之休。命蓋把經文錯綜訓之。終不若小註時說為順。小匹者對宗周之辭。營洛實配宗周。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時鎬京興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也。○

相是始初詳審定則規模都停當了。故云既卜休。

即上兩洛食恒吉就洛上見言不惟為一時之言也。秦卜休虎恒吉即是實處不是深一層意。時我二人共貞是反頌周公即此龜兆休美而常吉者則知天有固命臣民永賴然我為宗子公為宗臣一主之一輔之是我二人克享天心而共當此休蓋非予則受此命者無主非公則延此命者無人故曰共貞。○謂卜而得吉則公敬天之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故下遂言公其以予云云。○公其以予句是原周

書經彙解 卷十三

洛誥

周

洛誥

八

三百五十四

是兩番拜且以此句作史臣敘事之辭了。時誨言句是成王之辭或以為史臣細玩文勢成王語意當在此任誨言只指告卜告卜而曰作民明辟實寓責望之意即教誨所在也。秦三箇公字作起語雖分三段其實接續說下歸重末段上。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小此下至無遠用矣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請王往新邑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證之召誥召公取幣錫公達王則公定宅後還鎬京可見矣。時此下九節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時周公與王同在鎬。○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肇字對他事乃首舉之意非昔所未有而今初行之也。小易曰殷荐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時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曰秩者尊卑上下之有序。○咸秩無文正盛禮所容也。無文包有文在內。秦咸秩二字串咸字虛而秩字實不是對待字面傳云皆序得之。○咸秩無文雖是殷禮裏面事然禮之所以殷盛處非此句所能

詩經彙解 卷三

洛誥

周

洛誥

九

三百五十七

盡故不可以此句爲殷禮之實○通節當于新邑
截末句另說時臨鎮新都之始齋被一心對越天
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不準祭祀之義在
君者如此故爲格君心之要助祭諸侯下逮胞翟
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祭祀之義
在羣下者如此故爲萃天下之要○經文正意只
是告報祈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乃呂氏
推說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十一

三十三

時此是周公自述已言告王爲下節張本齊是遴
選之意成王勿冲當臨新邑之初恐有小人參其
間以蠱惑君心故整齊百工雖百工用于當時者
必無匪人但聖人慎重之心自不容忽○齊字是
整飭之意不重選擇上不曰從王于洛而曰從王
于周者適洛時啓行必自周也予惟曰曰字是周
公之言庶有事要得微示其意口氣○有事卽記
功教工及嚮就有僚等事今王卽命曰以下是教
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

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
一義如此乃可以若彛撫事如予而以在周工嚮
就有僚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在斯舉矣
周工卽所齊之百工也○有事指下節言庶幾有
激勵臣工之政事也

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
弼

時此周公授成王教詔百工之語也今王卽命緊
承上庶有事來卽命惟命俱指命百工說功不專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十一

三十三

指作洛平時輔王室之功皆是功宗卽是最尊顯
者以功字卽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爲
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二意傳是訓元字意不可泥
小洛邑旣成周業旣定論創業之勲不可後也功
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繫此舉論功莫先
于宗言宗周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于祀
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秦以功之功藏有宗
字在省文也王卽命百工而命之曰吾今日記汝等
功之尊顯者他日便以此尊顯之功而作元祀此

八字一氣說下記字重看○要識得言外之意記功宗以作他日之元祀則今日之褒賞可知矣褒賞功宗則凡有功者皆褒賞可知矣蓋舉重以該輕也時篤弼在新都輔治上看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盡棄元祀將不可保矣故既發命以報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者當益厚輔王室可焉○記功二句錄舊績也篤弼勉新功也○激勵鼓舞羣臣為治之大端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三三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時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不可不慎也功載即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訓視為示者不重人來視我重我去示人大示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工之所共知有不容掩也不作用力說○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于上也公私意當入在下句○公私非特載與不載雖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教非真教也播諸觀聽若教之使然者工兼有功無功在其中○公則有功者勸無功者愧知君之論

功行賞非以一已好惡之私孰不精白一心以奉上否則窺上意向競為比党所謂下議其罪上賞其奸漸有不可勝言如下文所云者矣此節是懸空說下節方是戒之○秦此節二句當分應上文上既命日記功宗作元祀又命曰篤弼尚是分開兩端說此則承之曰這記功宗作元祀處即是教他篤弼處雖不命之而已默示之矣蓋合兩命而歸重于一也下節緊接說去亦是終此節意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三三

弗其絕

時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朋謂私所好而不公也首句其朋是不可意緊承上文說下句其朋是設若意乃起下語秦二句皆是不可意蓋重言以戒之所以下文又言無若云云亦是戒語傳是會意解故增箇設若意又言有若火然云云全不照顧經文口氣矣時說似過于泥傳也時自是而往不是指一人身上說乃由已及人意小談火上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

時始不過一人之私終而百工互相效效同誕慢將徧為私矣○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真若火始燄燄而終至不可絕乎○自予齊百工至此祀禮之後此為新政之首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今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十四

三百四十八

之作本欲自時中又者故以內治告之常道以教言即綱常倫理之謂致治之本也國事以政言即禮樂刑政之類致治之具也若者順布而弘敷之也撫者修明而整頓之也周公攝政之時已嘗若彛撫事之責有不任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予曰如予者非取法乎已只是期王與已相似意○以若彛屬教撫事屬政則與下教養萬民相矣○若彛以常所持循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言如予以若彛則舉動可以無愆如予以撫事則聽斷可以無

失○若彛撫事後說似精時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政可不用是人乎在周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彛撫事者也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倅嚮即有僚倅字直說至成裕處言使之知上意向而各就有僚以立精明之治功存渾厚之治體也○倅嚮傳添上字不願蓋周公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臣言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使各嚮就其故列以效職也○後說嚮即二字連看則倅字只冠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十五

三百五十五

下四字明作二句另提端矣宜竝存參看○若以倅字貫至成裕則明作二句指工說還不若另提端指成王說為優○明作二句雖指成王說然要說輔之以周工但不以工作主耳○彰明振作以有功績而又惇厚廣大以成寬裕○精明興起而赴功惇厚洪大以成裕新邑之治如此○樂于趨事者易至于紛更而務于寬厚者恒缺于精敏故欲其明作有功而不失之急迫惇大成裕而不失之悠緩○精明即在渾厚中渾厚即在精明處兼

若彛撫事講○明作惇大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事修舉廢墜而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為惇大事事提綱挈領而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一何害其為明作此又為治者所當知小漢文近于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于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時文帝用黃老宣帝用申韓又豈足以知先王之明作惇大哉○周公此二語為萬世之法程少墮一偏未有無弊者宋仁似漢文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去

三百三

范富柄用皆欲有為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即為弊蓋百世可知也○汝永有辭謂令聞也此是周公之期望勤政事厚國脉皆人君之盛節故令聞歸于無窮也○末云欲譽本于圖治圖治本于任人王于洛邑可舍舊人以從事哉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時此承上起下作過文法終字對文武創始言周業創始于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此大業當念創

造艱難勉力圖終凡所言治洛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永而文武之業成也秦冲子言其年幼維終言其任重年幼而任重難之也見其不可不勉也時惟終內當兼上下文講但上文好明言下文須暗影

汝其敬識百辟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奕侮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去

三百三

小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弊旅王而言也時新邑既成自此以會諸侯受其朝享故告以統御之道所以終王業也○王者統御諸侯不當據其順逆之迹而當觀其向背之心所以識其向背者不可用耳目任術數也在敬而已敬者心之主宰能敬則視聽思慮無所蔽塞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故能識其享與不享者秦敬識二字緊相連敬字即落在識字裏面下句識字亦藏敬字意傳將敬字提講見那能識根本全在敬上非謂經文當于敬字一讀也須善會之○不享之上

加一有字見百辟中或有不享者耳非人人盡不
享也時汝其敬不用力是就能敬上說享不享不
必兩平○享多儀三句是泛言其理如此正明享
不享之故言諸侯均之來享而享不享異何哉以
享在多儀若儀不及物雖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
叫做不能享然則諸侯之享不享可知矣○人心
誠偽形于動靜儀字當兼內外言恭敬以為本而
節文以將之也○儀字傳以禮字代之極是舊說
兼內外言非也全當王內說方與下役志相符秦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大

三十一

儀字內外平說者固非而專主內說者亦意圓而
語滯蓋儀以禮言猶交以道接以禮之禮全主外
說然即這外面便見裏面心志重在心上故下
文即以役志承之小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
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
為如是者猶不享也○小人賄以悅人必簡于禮
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
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
公特言之時惟不役志以下甚言諸侯不享之害

以見敬識之不可已也○惟不役志句作過文看
事指政教號令禮樂征伐之類夫諸侯民所視效
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凡民亦效尤說上面人可
以幣交而不用禮享舉國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侯
度益弛王法益隳王之政事皆差爽僭侮也不享
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而敬識之哉○
民之不享雖由諸侯不役志于享來然本原由王
之重物不重儀要識歸重處秦爽當是爽信爽約
之爽謂臣民不遵守上之事而爽之侮之也差爽

書經彙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元

三十一

之說未安小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可少弭矣唐衰君相皆可
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
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乃是不
養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時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王業也○頒
分也不暇言勤也周公嘗不暇于先今成王視政

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秦凡言分者各任其半也。今周公全付與成王了。頌之訓分亦未見的。確從傳似無不可。時頌朕二句串看。斐民彛正我之不暇。而所以教汝者。汝當頌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汲以輔民之常性焉。聽朕教。汝即所以頌之也。斐民彛無教養而言。即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為大。以聖人為之。常若不及也。觀六典所載。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除君身外。無非為斯民恒產恒心計。則周公之汲汲不暇。可想矣。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洛誥

三

三五五

斐民彛。專主教言。傳言教養者。謂教不可無養也。須依經重教。秦據經亦未見重教處。蓋民彛訓作民之常道。是指五倫說人君輔這民之五倫使之。遂生復性教養。闕一不可。傳于常字下添一性字。反覺重在教邊。與前教養二字相戾。而經實未嘗重教也。時頌朕二句作冒。汝乃是二句戒之之詞。篤敘三句勉之之詞。汝往敬哉。總上戒勉意而言。不永指天命說。篤敘串看。蓋武王所以斐民彛者。皆深仁厚澤所為。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

第周公若彛撫事。時嘗篤敘之。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故教成。王勉力頌布。止欲其篤敘。正父如予而已。命即指斐民彛之政教。秦篤敘二字。都以成王對正父說。遵守正父之事。是篤厚不忘。正父作之。而成王述之。是先後不紊。時篤敘不言文王者。周至武王始有天下。文王之政及于國中。武王之政達于天下。王往洛邑。正祈天命于有永布政。教于天下也。而可不敬哉。敬之者。頌不暇。以斐民彛戒不獲之失。盡篤敘之功也。明農句。雖示退休之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洛誥

三

三五五

志要得委責于成王意。末二句是期之以效曰。彼者正宅中圖治意。是時周公與成王在鎬。故謂洛邑為彼。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戾是民心歸意。不可謂來歸。蓋是時天下民已歸周也。頌聽篤敘。以斐民彛正。所以裕之無遠而戾。即上不廢乃命意。見無一處無一民之廢命也。敬者存心出治之本也。裕者化民成俗之要也。君之致治能敬。則臣可勿居其成功。洛

邑之民既和則其勞無有于弗協泰彼我民從往教句生無遠用是從茲予句生汝往彼洛邑能裕我民則教養之澤無遠而皆至我即明農而宗周亦蒙其休矣當時率土皆王臣辰字若訓作民至洛固難通若訓作民歸心亦牽強且于明農句冷淡了小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往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洛誥

三

三四十

時此下十一節留公治洛對答之辭時周公與王同在洛小此王既至洛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時此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也首句虛說公稱以下合下節皆明保之實也○明保二字串謂明白保佑之也不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數事而言如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所托周公舉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為大明德也秦不顯德當指

周公之德說若單下文五件看是指成王之德矣細玩惟公節之德字似與此應此處指成王說未妥○能左右之曰以這以字重看時以予二字貫至無文言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不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誨不敢畧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賴公明保而以予如此○以予以字有工夫揚文武烈三句平俱有工夫傳曰不忝不愧不怍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洛誥

三

三四五

又自其成功言耳○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奉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恒四方應彼裕我民句故曰參錯相應○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恒串看無教養言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恒者和之久也非和之外又有恒和而不久則亦未足賴矣和而能久民生奠幹止寧故曰居師猶云使之各得其所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文
時此亦明保之實俱承之
二句是厚

于報功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于祀神答
肇稱殷禮之語○惇宗二句上虛下實稱秩句正
是惇稱秩者記功之籍已有次序舉其所序以爲
元祀非祭時方敘之也咸秩無文不及肇稱殷禮
祀于新邑者斷章取義不必全文也報功之禮明
而行之于人祀神之禮幽而行之于神其合而言
之者以祀字相蒙也○言公啓已洛邑當行之事
如此皆未行之事觀後未定于宗禮句可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五

三百四八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誌祀

時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敘其德之盛而留之
也公德在發用上言明光昭著不可掩之謂勤施
留行無所息之謂上下是豎說四方是橫說○言
公德之著豈特今日之明保所由來又矣如討叛
伐罪制禮作樂其德昭明光顯于天地之間勤勞
施布于四海之內○旁作句總羅上文以啓下文
旁字合上下四方說作者動盪之意○明光勤施
自公言之作自四方言之四方之人興起于公之

德者皆穆穆和敬則納天下于恭敬和順之域
公德明光勤施之實也○周公之和敬不獨在一
身合上下四方鼓舞動盪齊納之于恭敬和符之
域故曰旁作穆穆秦穆穆指上下四方作還是周
公鼓舞作興時說畧混裝時旁作穆穆以迎迓國
家之治平使文武昔日所勤勞以教天下者件件
修舉無有迷失之患○迓字有方來未艾之意衡
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迓
衡非真有心迎之也作于無方而不偏隘所以覆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五

三百五十六

載之間無一物之低昂華夷之表無一隅之折閱
○惟公以德而迎治平則修和怙冒之盛于是乎
常新而咸和永清之化不至于過佚故曰不迷勤
教不迷字無工夫以上總是言德教之加于時德
教不可分德即所以爲教也○祀指平時宗廟社
稷之祭而言與前祀于新邑之祀不同曰予惟夙
夜誌祀則自祭祀之外仰成于公以終治功者方
切也此未言之意故曰示其云云秦曹參自知已
不如蕭何又知惠帝不如高帝故守前政而勿失

成王亦以公德極盛已無以加故云然非退托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時此則實留公之辭也斐迪指公平昔托孤攝政言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前言公德此言公功之所任即德之所爲也○斐迪須總上明保至志祀數節而言但不可指定上某節爲輔某節爲啓蓋輔中有啓啓中有輔拘定便有不通處○輔啓已久故云篤罔不若時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音三六

者欲公益懋前功圖惟厥終而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時此成王在洛舉祀發政之後而留公治洛也與上文不相蒙上節留在鎬京留此節留在洛邑留秦時說與前時成王周公俱在洛句異再詳小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時歸宗周見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

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爲根本故曰作周匹休是二都並建非至後代始有矣○命公後者成王先在洛祀已舉政已發矣自言已歸鎬京命公繼其後以治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舍不可去意在內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時此致慰藉之辭正勉其方來之績也爲下節發○迪亂如輔武王燮伐輔成王東征及穆穆迓衡皆是周公告王記功宗而此云未定于宗禮何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音三九

蓋成王在洛匆匆欲返鎬京想此等事俱未及舉行而有待于他日故云云亦字要看是從羣臣說來救功要看得圓融若曰欲定其功大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不可涉公望報之嫌上○言四方開治皆公德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豈有先于公功之當報者但新邑初定記功之命雖有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爲缺典公必勉留以待宗禮之定不可言去也○下節正原此意後公

答王弘恭亦本諸此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上敘其已然之功而慰勞之此舉其將然之功而勸勉之○迪將其後指治洛之事成王去欲周公于後啓而大之也○後字與命公後後字不同上後字以成王對周公而言此後字以周公對後世而言謂之啓後者只是規模久遠意○後字是先輩後輩之後周公為元老則凡諸臣生公之後者居多觀下節曰世享世字是王不惟欲公為當

音經其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天

音四五

時士師工監視而實欲公為世世羣臣之則此後字之義也而以下周公自期作周恭先句証之尤信秦時說後字有三樣獨末一說似優若從之則迪將二句趕說下稍有虛實之分小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時監我士師工猶云使百工有所儀刑也○即伴嚮即有僚明作有功俾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今王不果居洛而以此任屬公焉○士師工即在周工及授職于洛者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意保字本非民彙來民指在洛之殷民

言殷民安則王畿為之益安而治為宗周之藩籬也四輔猶四隣只形容翼衛完固意不必泥四字○迪將二句虛下二句即其實能誕保受民而治為四輔則可謂能開大其後矣士師工之所監視又豈出于此外哉秦工夫全在迪將二字下二句通說去末句收繳上文似不是前虛後實語意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教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无

音五

未與之決至此則總上三節意與公決言之公定予往已申予小子節公功二句申四方迪亂節公勿替刑申迪將其後節○決言公其定止于此以治洛我則往歸于宗周矣公勿復辭也○公功即四方迪亂之功公功肅將祇歡正見當留意肅將順政教于外也祇歡懷愛敬于中也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豈非困我哉○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故曰困小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為困之其辭危勿替刑以下其望遠時

康事卽誕保受民之事無數者言我之願治無已
 民雖康而更求其康我心固無厭也○安民之事
 乃王之宿心無所厭歎固非但欲已任之而其求
 望于公之意如下文所云尤倦倦也○公勿替二
 句總承說言公當下慰人心上體君心勿替其士
 師工之儀刑而盡誕保之功成迪將之業則治在
 洛邑化及四方化在當時澤流後世必如是而後
 民之祗肅者無窮予之望治者無負也○世享者
 世沐其誕保受民之餘澤也世字從勿替字來常

為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保者保
 民于無窮而四方享公之德者亦無窮矣此正所
 謂慰懌人心而開大其後者也豈特一時為周之
 四輔哉○言公在王室臣工之所視法四方之所
 仰賴若去則臣工失所儀刑四方失所依怙矣何
 以求去為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時傳謂此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不獨曰留而曰等

事者以公不獨留而又有責難自效之言故也○
 拜手稽首當句絕拜而後言許王留也○秦周公在
 宗周已有明農之言今却與成王都在洛邑蓋成
 王命之來洛也故曰王命予來孔氏謂以退為去
 以留為來似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辭時王命予來
 直下承保二句連說○來字重看承保承字重成
 王為保民之主公特仰承其意而保之故下言弘
 朕恭以成王為主故責難之也○越乃句連文祖
 言猶云文祖及武王所受于天之民弘恭合下節
 意○洛邑之作為誠民計也王命我來此洛邑惟
 欲我盡迪將之功弗替監士師工之道以承文武
 受命民而已然治洛之本實係于王況新都發政
 之始正化今傳後之時故我將啓迪王心裨益新
 政大展其事上之恭也○周公許王留洛只以意
 許之而已上謂王命予如此初非許之之言到弘
 朕恭句乃自許之意而尚不敢質言我留洛洛以
 絕王留洛之意故謂我當勉盡臣道左右責難以
 輔王治洛意謂我但能盡臣道責難之恭而聽治

于洛以臻成績者還望王宅洛也。秦王命至朕恭一氣貫下言外方說王命如此敢不仰承之乎或以許留意補在中間非是。○光烈二字都屬武王難通。烈考武王一連。光者公光之也。光字與承保對此二句雖從誕保文武受民來然專以受命民屬文祖而於烈考武王用一光字見受民始于文王。須我承而保之。而武王永清之烈則賴我光之也。比前章意更精密。時王命我來此洛邑仰承王以誕保乃文祖所受命于天的民及光顯烈考武

推治洛之效期之之辭言王雖往宗周而此洛邑之政實本于王當時一相治之也。○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勉王意在下。秦來字與上節來字同意相宅與周公相宅字義雖同然彼之相為營洛也此之相為治洛也。時典獻以治法治人平看惇字兼典獻言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所播棄大惇獻欲王盡簡而用之則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此二

王的功烈。秦經文中乃字最多意義亦雜錯間出如此節兩乃字上猶汝也指成王下却是語助難辭。○朕恭即指承保光說夫王命我承保文祖而光烈考則是弘我之恭也傳因下節遂牽扯責難說非也。小註得之。小弘大我事君之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恭先以上是敘治洛之事勉之之辭曰以下是

都是期望于未然之辭曰是周公自發已期望之意中又與前章同意時中又重看中又則咸休咸休則有成績三句相連以典獻入講○周公既許留後治洛而猶以自時中又望成王可見王治全在君成王雖退而中又之責隱然在王躬臣不得而與也中又在洛咸休則自洛而推及萬邦成績者八君以萬物得所為極致今至咸休則王道行治功振凡文之咸和武之大定聿觀厥成矣通節工夫只在太惇上而文武受民意亦不可脫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時多子御事即士師工成烈即受命民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誕保受民公既以治洛之效望之王又言已之所以自效者在予以多子及御事篤前人之成烈前人之成烈即文武所以開天下之治平者周公何以篤之即誕保受命化仇民為友民使咸和大定之烈于是乎有成而已○此句極重下皆承此說去○文武德澤人人之深

人皆思慕之而不忘我能篤之使德澤有加無已則可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作周孚先為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與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時作周孚先者臣道莫大于信為周家信臣之先也何謂信如是以自許于君者亦如是以踐之如是以見望于民者亦如是以酬之○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迪彛教以成之者公也文王之德百年

猶未洽于天下至是則教化大行○成烈舉其德之顯于功者德本其功之藏于用者篤內有工夫是繼述之謂單無工夫是自然無所不被也○成烈無文武單德獨稱文祖者周之受命實本于文王之德雖武王之功亦不過承文王之德耳○說者以答師四句作四平看玩傳不然考朕二句當作一句解答師作孚一直相推說下言王命我和恒居師矣我則以此篤烈者而答其師焉不惟是也我又以篤烈者而作周孚先焉庶無負迪將其

後之命也。又不惟是也。以此篤烈者成明子儀。而殫盡文王之德焉。不獨我勿替刑而昭子之刑亦勿替矣。秦如此說則單德是成王單之不是周公單然考朕二句中間有一乃字畢竟是難辭不當作一句看。○細玩經文篤烈是頭單德是尾中三句遍說下都根篤烈來前入只指武王故下說文祖豈有前無言文武而後獨以文祖收之之理耶。○又此節合上節大旨昭然本無難曉而說者槩未之得。只緣將上節看實了所以不但上節不通而下節亦不見透徹。○夫王既弘予之恭予敢不承順之。但初時王之來相宅也予本期望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彼時予之意蓋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矣而王今必欲反宗周留予為後予且在洛當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為單其文祖之德也今而後予且敢不以望王者而自勉哉上節是述前日相望之意下節是敘今後當為之事至此方是實許以留洛之言也

休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時此下四節是成王既歸鎬京遣使來洛恣殷民因命寧周公于是使者且歸公述其事及已祭告陳勸之辭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恣是叮嚀訓誨防閑戒勅之意。○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時寧者慰安之意。○重命字休來恣殷輕因命寧說起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恣殷民因思我治殷之功遂命寧予。○命寧而因恣殷之使者殷民實周公所治且欲其荷報功之寵而益以化殷為心也。○蓋乃命至二卣為一句予字絕句者非時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傳云鬯鬱傳香草也誤。○尊以彘為上壘為下卣為中二卣是兩箇中尊。○秬鬯是命寧之物明禋二句是命寧之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時明禋不指酒言言致其明禋之心拜手稽首以休享于公也。○休享二字平謂休安奉享之

也休是不是休美之物時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此下二節就命寧詳之王仲毅節終志毅之意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

正顧命宿訓為進爵時禮字解為祭名以別于前禮字也○成王以祀神之禮事公其禮太重不可安然受之然君寵不可却故禮于文武○殷民自文武而受公不敢自任志毅之功而念文武得毅之自故以此禮推之文武○正意在為成王禱非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三

榮君賜之意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毅乃引考

時此述禮文武時之祝辭○文武創業而成王續成之則望文武在天之靈陰陽保祐啓迪其德以惠順文武之道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紊○福莫大于攸好德亦莫大于康寧惠篤敘佑王之好德也無違疾佑王之康寧也○乃德指文武言不獨成王一身有順道康強之福其聖子神孫萬年皆厭飽乃德至于遷洛之殷民亦皆躋仁壽之域而

引乃壽考也○因王德而及王之子孫子孫之福亦王之福也因王躬而及殷民殷民之福亦王之福也故曰為成王禱秦玩經文四語都只重在德上並不是以身康對好德說時惠篤敘是願王修德不曰違疾而曰違自疾自字要玩凡不能保慎而為已所自致者皆自疾也無違自疾其工夫亦從惠篤敘來須一直講秦萬年乃自成王說到子孫上去尚兼成王在裏面不是專以子孫說○兩

乃字不同毅乃之乃是難辭此句重在此字上○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三

三

此句當總承上三句時引考就反側安而刑戮免上看○祝頌之中寓規諷之意

王仲毅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時周公既祭文武而為成王禱矣及使者將歸又對使者致責難之意于王○仲字重看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秦承字虛敘字實時教條次第即所謂志毅者德字與仲字應觀懷與承敘應永與萬年應○此是一句書不可截言君身教化之原王當使殷人聽

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我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觀懷德二字則上節全重德無疑。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裸。

時此下記事之辭。與上文不相蒙。事在周公許留之後。伴來烝殺之前也。○烝祭歲者。猶云烝祭以

修歲事也。當成王在新邑留周公適烝祭之期。因烝以告于勢便。而于公為褻再祀。以告于禮煩。而于神為黷。于是酌二禮而獨取其尊。行烝祭而特異其品。○駢周所尚也。特性宗廟同于郊祀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秦逸祝至其後當為一句。賤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冊書也。惟字重看其事故不他及。秦作冊是周公留後之冊書。這冊雖讀之于神。然祝冊之祝。却不是讀字之義。命周公有冊書祭神仍

書經集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早 三百七

有祝文。皆史逸所作。祝文是常禮。故不須王命。此時王止命作冊而已。逸所作如常作文。並今冊書。皆是告周公留後之事。告雖是告神。然經文尚是說祝冊所載如此。未便指告神說。賤郊特性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先言殺後言裸者。殺禋威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王入于太室對越文武之靈。灌酒于地以求神于陰。但云裸者。舉始以該其終也。○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命周公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

書經集解 卷十三 周 洛誥 望 三百四

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古者褒賞功德。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秦作冊與上節同。惟上節是讀冊告神。故用告字。此節是以冊告周公。故用誥字。賤逸誥即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秦此節事已舍在上文。王入太室裸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其為何月。故復紀其月。重在日。有二月一句。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證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周公留洛之終終

始記公之詳者以公之所係者重也○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

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言周公受

冊誥誕保受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倒記之法

吳氏臆說也○逸書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然則周公留後于洛

不知幾年又曾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治洛明矣亳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三

周

洛誥

望

一百九十七

姑在周官之後君陳之前

書經彙解卷三十四

多士

時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知是殷之士大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時謂之初者前此尚望王之治洛也用告者傳王

命告之又見公之化殷止于話言不懼以法也商

王士不必兼民在內玩通篇只說士未嘗及民○

本一句書告正是治洛事不必另講治洛事告指

一篇言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一

三百十四

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敬勸勉

之也小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故先告之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時殷遺對殷亡而言弗弔帶下看言殷紂暴虐不

為天所憫恤蓋此說優于傳時旻天句說殷亡之

由我有周三句說周興之由興亡皆出于天正見

其公也○佑命即勝商之命小以天言之曰明威

以人言之曰王罰時紂固司王罰者惟其不王而

失天職故職移于周焉○勅字卽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時此承上而申言之也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也以小國言見非有勝商之勢以非敢言見非有剪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三

三

商之心不畀對上降喪說弼我對上佑命說小固

如推亡固存之固時罔固與弼相反我其敢求位

與非我小國句相叫應○以國勢言則大小不敵

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命言則治亂不侔我周

固有得位之理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時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上二節止言天命幾于

無徵故反覆天民之理以明天命之去殷於民心

見之也○不畀從上二節說來惟我二句相推說

下言帝不與殷于何見之卽下民之秉持作爲者是也觀億兆離心離德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

爲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哉○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

亡之周之于商也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間秦如傳說將三句都主殷于理亦通但我字看開了且上

節三我字此節一我字分明承接今乃看得不同何也小註似有理若如其說則末句雙承殷周小

紂之惡至于失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于

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

時商之伐夏周之伐商一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

亡矣知商之興則知周之興矣欲使多士自反也

○此言夏之所以亡小天子人君常欲導之于安

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桀

乃不適于逸自趨于危時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三

三

知有義理之逸所謂順理則裕則上帝引逸是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不適逸是也秦上帝引逸泛說所聞止此一句有夏以下是周公之言時降格謂天出孽祥小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時災異如伊洛竭之類示意于桀只是示之以當改過非以喪亡告之秦辭字與下念聞相關故傳訓矯誣謂矯舉誣善諱其淫泆而以作德為辭也說者指日亡乃亡之辭非小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時帝引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四

言五

致罰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時革夏二字屬上句俊民甸四方亦是承天意言桀不能為民主天既廢其元命矣爾先祖成湯則固克享天心者是以天乃命之奉將明威爰革夏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俊民甸四方即革夏中事治田謂之甸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

重明揚俊民不重甸○用人以治天下立政之六經自用則小失人則弊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時自成湯至于帝乙言賢君之多罔不明德恤祀言皆守家法○顧諟明命湯之明德也以承上下神惡云云祇肅湯之恤祀也○顧諟之心傳不惟天命自度者能紹之而凡象賢之君莫不然祇肅之家法不惟祭祀弗黷者能嗣之而凡敬德之主莫不然上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甸四方此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五

言五

以世守保天命言故曰明德恤祀○此合下節以商歷王之明德得天喚起下不德也明德恤祀皆君道當然要之敬神亦修身中事總是一箇明德故下止云不明厥德

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時此承上而言亦惟亦字對成湯說秦亦罔亦字即從天生來言湯之革夏固得天眷矣自湯至帝乙惟其罔不明德恤祀故天亦丕建保又之然天

雖眷之而殷王却不恃其在天而怠其在人者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也時丕建保乂一直意就國祚說言維持扶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蓋明德則光輝發越恤祀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眷如此○罔敢二句亦串說罔不與上罔不同○操存此心兢兢焉無敢失帝明德之功愈密恤祀之敬愈嚴其體天以修己者如此小無所不決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秦配天其澤是倒粧句如云其澤配天時操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六

三百卅四

存于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商先王固不以得天下為可安而在後嗣王又不以得天眷為已足其所以勤勞那家亦甚矣此正嗣王所當念聽者也以此起下節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沃罔顧于天顯民祗

秦顯于天傳訓明于天道這天道是福善禍淫之道從丕建保乂來先王勤家從罔敢失帝二句來

言後嗣王大不明天道所以丕建保乂之故矧曰其有能聽念先王如那罔敢失帝配天其澤即誕淫二句即不聽念先王之實然誕淫句是正說罔顧句是反說言只如此不如彼也○罔顯之顯是活字天顯之顯是死字時天顯顧上罔敢失帝民祗顧上配天其澤○民之所在即天之明畏所在甚可祗畏也故云民祗○此下四節言商之亡與我聞曰節應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書經彙解

卷十四

周

多士

七

三百卅五

時此承上節言惟時猶云惟是之故小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祗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時窮凶極惡惟是之故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國亡身滅實自作之孽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時此申上二節言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祗耳小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

此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時凡四方小邦大邦喪亡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之罪而伐之是謂師出無名矣秦此節結上文以起下文有辭于罰謂自作孽而與人以可罰之辭也指受罰者說不指罰人者說時說微差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時此下三節言周之興與乃命爾三節相應○此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八

三十一

承上有辭于罰而言周奉辭伐商不過承天意耳虛說勿露下節○今惟惟字要照多方罔堪顧之上看丕字靈字當玩承帝而有私意圖度即不得謂之靈倘私意有一毫未化即不得謂之丕靈秦靈承而曰帝事當指周之明德詭誕罔顯于天節反應不可指奉辭伐罪且礙下文告勅于帝也有命曰割殺告勅于帝

時此即丕靈承帝之實也割殺事告勅于帝即靈承勅即勅殺命之勅謂格其正以歸于正

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時首句承上文來重下一句王家指商孫子士民言言帝命割殺而我勅正之是我周一于從天而無貳適矣我周一心從天則我周之所為即天命之所為也天之所為誰能違之則爾殷王家臣服于我蓋斷乎不可移者信不容不我適矣見貳我即貳天也重在天上說秦割殺之事不貳適如何王家便我適耶原來上句從靈承帝事說來下句從告勅于帝說來我事只是靈承帝事而與天為一這是不貳適矣所以荷天割殺之命以告勅于帝而爾王家皆我適也上言我之所以得天下言爾之不能違天○我適是指已然說言外見今日不可動搖時說是就今日說微有不同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時上既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無度無法度也曰洪則指叛亂矣動指遷徙言秦自爾邑接動字說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九

三十一

傳中變字訓動字耳。時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助虐，大為非法而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云云。蓋法所必遷，予亦不得而私也。○本意實要歸到下節，則此帶過之詞，輕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時亦字承上來，言遷洛雖自爾邑，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以無道誅武庚，又以不靖滅故，知此地習染成風，邪慝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特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十

三百七

法所宜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我之本意固如此。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寧，康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此承上二節，惟時時字指大戾言。小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秦西爾之爾，指多士說，無違二字為句。時有後，謂再有告戒之命。○我惟以殷

邦屢降大戾之故，遷爾來西，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安靜，故為勞擾。蓋降戾既是天則，遷亦是惟天之命，我恭承天命，不得不然耳。我既從天以遷

洛爾可違天而安洛乎？若使有違，則在今日尚猶有告爾之命，未即加罰。至他日必不敢再有後命，但以刑罰加爾，爾是時悔之無及，無我怨也。此警懼之辭，一節大意告以遷洛而歸之于天命，勉以安洛而懼之以天討。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時惟爾知畧斷下二句，即其所知者。○此承上節言爾之所違越者，不過以我周革殷之命，而內懷不平，爾然冊書典籍之中，所載殷革夏命之事，皆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十一

三百八

爾之所知也。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爾何疑於今乎？蓋諭以舊聞，而沮其反側之心也。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時此亦因上文來，言爾知殷之革夏而獨致疑于今者，我想爾等之心，豈不曰云云。○迪簡二字串啓迪者，開其進用之路，簡拔者，致其選用之實。○

迪簡二句串小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時予一人指成王言聽用德者言其用人之意如此也小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時商士之意以周家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孰知周之革命固爲天討之公而周之人亦因天命之公乎○求爾求字卽冀望之意小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重其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三

三十五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時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小奄東方之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卽來也時昔朕來自奄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師還卽王來還也○降是不盡法意小四國殷管蔡霍也時明致句虛移遐逃卽明致之實天罰者有罪而謫遷亦王法所當然人君奉天行事故亦曰天罰○真氏疑遷洛不可以遐逃言愚謂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卽遐逃也泰比事謂親比而事之也比事卽是臣我宗傳畧去事字時多遜指商士說期之之辭○明致天罰不過遷洛使離惡俗罰亦薄矣然豈直以爾有罪有比于罰哉蓋四國蠢動非遜也今使爾親比事我臣我宗周與周之君子朝夕相觀以節其驕淫之性而庶幾有多遜之美夫固將以化之也非罰之而乃化之恩何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三

三十五

厚乎離爾故土爾自以為不幸而不知其為甚幸也乃猶有怨望乎罰輕恩厚是恩行于罰之中不可分貼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時此下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

久之計○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通指一篇

傳云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上節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四 二九

予大降以下首之以朕來自奄則予大降數句之

命乃是自奄之命非當日來自奄之時又有甚樣

命令也此節命字即指本節今朕三句及下三節

申者上既命而此節及下文再申重之也通指一

篇之說似非傳中且我且字亦似多了睡大邑蕪

王城下都言四方攸賓貼王城多士攸服貼下都

四方句喚起下句不可平看多遜就已能如此看

稱之也○自此以前告以遷洛之意皆往日事此

告以營洛之意正今日歸重處○我既為爾多士

作洛如此爾多士可不安處于洛而乃復反側動搖哉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睡尚有尚寧皆着力幹者四民之事止者四民之

居○上示以作洛之由此勉以安洛之利意謂爾

居洛有年舊有土田幹止苟反側而取罪戾則田

業不有矣幹止不寧矣爾乃庶幾去其反側之心

保有其田業安其所事安其所居可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三 三十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睡此以禍福勸戒之只重克敬下三句反言以見

其當敬也○爾之所以自圖我之所以望爾盡于

一言曰敬而已矣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

○克敬有戒懼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

土田居止之念是也界予矜憐虎即下安身裕後

○傳中言動謂怨望之言蠢動之行小傳釋不啻

不有爾土加竄徙二字尤善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

時此申言敬以得福之實○與衆同井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宅爾邑安其井疆也繼爾居蓋草創之後有接續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續不廢而有所增也此二句卽是克敬下二句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卽是天之畀矜處惟時二字合不反側動搖在內有幹者勤耕鑿而時作息也有年者外王罰而享壽考也○有幹卽尚寧爾幹之幹有年卽不致天罰而全其生也○不但爾身爾子孫興起繁盛自爾遷始焉安洛之休其大且久如此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去

三五五

時此總結一篇之意言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反覆丁寧不一而足者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爲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於無窮也我爲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爲謀耶○多士一書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繫于德言德則本于敬終之以爾土爾邑

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時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詔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心貴于表裏之交孚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四

周

多士

去

一五五

明後學

黃圖泰
武陵楊鶴

無逸

小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
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
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
如是不足以爲周召○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
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于作治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一

三百八

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時此下三條是第一段與君子小人對言之欲成
王以勤爲法以逸爲戒也○君子泛指古聖賢之
君勉成王意在言外○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
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
以無逸爲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
離者焉○所安也猶止其所之所其無逸安于
無逸也時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桐瘵乃身無一時可縱弛無一事

不戒懼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無逸

之旨雖人皆當勉而尤切于人君以其處可逸之

地常至溺于逸而不知無逸之戒也故周公無

逸之訓焉逸字是死字無字是活字下以勤居逸

正是無逸用力處能以勤居逸則自不暇于逸矣

○君子處要點天命民心所關意無逸下要足享

年永意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二

三百四

時先字與乃字對知字重知不知在心而非論其
事如太戊文王未嘗嘗勞于外舊爲小人而稼穡
之艱難如身履之則有不必備嘗而後知者矣○
本篇逸字有兩義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所謂惟
耽樂之從也乃逸之逸指君位言安逸之逸也後
王生則逸亦此逸字○知稼穡之艱難稼穡字固
重而艱難字尤重這艱難是艱難依字即從
此生謂之依者是小人食之本禾之源而恒心之
所自出相依爲命者也所以雖甚艱難而有所不

避也時此節比上節推高一層看謂君子所以能
所其無逸者何哉由其先知稼穡艱難而乃居此
逸位則于小人之所依者自能知之而凡縱肆以
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必不為矣此所以能所其
無逸也小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
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
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三

三三七

時此與上二節反小人是在下之人以位言秦
厥子正與上文君子對乃逸之逸與本節勤勞對
此逸字亦以地位言父母既勤勞則家充而衣食
足厥子乃處于飽煖安逸之地矣時傳以逸為逸
與上以勤居逸為對人君之位本逸者也故曰以
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為為字
乃諺既誕為句諺者言之鄙誕者行之妄否則
二字根上二者說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秦諺誕
尚是已之言行昔之人無聞知便是傷父母比諺

誕進一步故用否則二字蓋甚之之辭昔之人
無聞知是言觀其言益知其行之不順父母矣故
以一句統承上文二者或謂誕亦指言說亦通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時前是泛論此下四條舉商君以實之小商去周
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時中宗廟號殷
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秦嚴恭以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四

三三五

十六字是形容所其無逸秦嚴恭寅畏俱就心言
莊重謙抑是心之所發一于敬欽肅戒懼是心之
所存一于敬天命自度連上句說天命天所付
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為已尺度不敢踰越也嚴
嚴恭寅畏四字即是以天理自檢律其身的工夫
以天理檢律其身視聽言動好惡用舍無不合理
正嚴恭寅畏之實用力處嚴恭二句是心法治
民二句是治法正無逸之所在自修已而治民一
于敬而無間二事連帶不平小天人一理既畏天

命必不敢輕下民矣秦自度之自正生下文民
時祇懼與荒寧一正一反之辭知民心之可畏民
生之難保凡敷政立教以治之者一于敬而不敢
怠荒安寧講中須影所其無逸意○匹夫匹婦一
能勝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中宗所以祇懼而
不敢荒寧也小嚴恭寅畏敬也祇懼不敢荒寧皆
敬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
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
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待言自此至文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五

三百四十

壽莫非此理時享國七十有五年自堯舜以後未
有久于此者此無逸之效也○中宗高宗祖甲文
王享國年數皆以在位言惟穆王享國百年則通
生年數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時使與小人同勞其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
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同雜居○舊勞二句

正是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本作其即位下當補
知小人之依意小三年不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
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時三年之久恭默思道
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慎重而不言所以能密察下
情明習國事一號令條教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
心雍然而和順焉○惟不言謂其蓄積之久也惟
字與乃字應○不可以上節為敬此節為和恭默
思道有多少敬畏在○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
道和之達于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六

三百五十四

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不敢荒寧在圖政上
看正是敬畏處蓋從知小人之依而出者不曰殷
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此二句串
說○嘉靖據成功言二字不分重嘉字上是教行
于養安靖而實嘉美之意秦嘉靖殷邦重高宗邊
小大無時或怨重民邊至于二字有力言高宗嘉
靖之功使民至于如此也時不可以殷邦指國小
大指天下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
人有怨小小大無怨是亦壽考之理下章論文王

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論違怨詛祝怨晉實由
此而盡發之○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
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
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
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

時不義二句一氣說秦爰暨小人尚是與小人雜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無逸

七

三百三

處觀其耕稼為小人則是躬稼矣微有不同舊字
與下即位對時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舊為小人
來周公之意非謂人主必當居民間而後知小人
之依也在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亦據實而言耳
○能保惠能字貫下句重看本上知字來保惠者
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侮卽下章
惠鮮俱就養邊說此皆從身歷閭閻備嘗民之間
苦而得之○保惠二句雖平而實串庶民繫言平
民鰥寡則庶民中之窮民也不侮亦保惠中事特

形容保惠之周耳○保惠庶民使庶民不失其所
依不敢侮鰥寡使鰥寡不失其所依蓋合愛乎平
民而加意乎窮民也○能字最有力非庶民鰥寡
實受其賜而可謂之能哉○上二宗俱兼修身治
民此獨言治民者未有不以敬修身而能善其政
者也享國本仁民來○三宗通重無逸分敬和仁
者非秦玩不敢字此節亦以敬作主專主無逸說
者是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無逸

八

三百四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時時字指三宗言後王病痛在生則逸上生則逸
猶云生來便安逸也有生于參養之意下句轉下
之辭不聞小人之勞卽申不知句意惟耽樂之從
正所謂以逸為逸也○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
聲色之奉驅騁田獵之娛嗜欲玩好何求不獲一
有縱逸之心則必溺于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
蠹賊也其能克壽鮮矣下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

甚于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爲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奚爲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漢武唐明豈無欲者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時漢武唐玄一則巫蠱之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遷身幾不保逸豫之驗如此小註之言亦有未盡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時厥亦字氣脉從商來而又喚起文王大意謂自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周

無逸

九

三言五

古無逸之君在商固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文王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云云雖稱太王王季起繳實重文王獨言二君者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之所自始也小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畏敬畏也時抑畏二字高無逸一層只在心上看抑者自下畏者不敢無逸從這抑畏來夫人未有縱肆而不起于誇誇怠荒而不生于無忌憚者能自抑而無誇誇則心不逸于縱肆能

自畏而有忌憚則心不逸于怠荒故曰抑畏者無逸之本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時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紹祖父抑畏之傳而能盡無逸之實○二句相形一直說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在此之意○文王處須點知稼穡民依意卑服非必布衣只不過于崇奉便是文王之心恐厲民以自奉則妨于民之依矣○人君重于奉身則輕于爲民心蓋不能兩重而事亦不能兼得

書經彙解

卷十五

周

無逸

十

三言四

而無所妨也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以身勞之故下箇即字即字重看○奢侈華麗不暇爲只是專心去幹那安民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個個都得以相安制田里教樹蓄使百姓皆盡力農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個個都得以相養○康功即前祇懼嘉靖保惠之功田功即知稼穡之艱難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小〕微柔懿恭是二字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時自聖人仁之德發之為柔然寬和得中初不流于姑息故曰微自聖人禮之德發之為恭然和粹可即初不事于阿狗故曰懿○微柔懿恭猶詩之言柔嘉惟則也不過其則則柔為微柔而恭為懿恭○微柔懿恭本抑畏來柔即謙卑遜順有抑之義恭即肅恭收斂有畏之義○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無逸

土

三四五

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微柔懿恭者不能也○微柔懿恭四字要模寫他和易近民意思懷保惠鮮皆從此近民之盛德來蓋為人上而抗躁傲戾則自視必高視民必下鮮有能惠懷斯民者惟文王有如是之盛德故不以崇高為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而恤之也〔秦〕懷保二句與保惠庶民不侮鰥寡相似以民對大君言則為卑賤之小民鰥寡尤小民內

之窮者惠鮮亦懷保內事或謂小民是民之微者非國傳訓惠鮮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又韓愈詩云霜曉菊鮮鮮○懷保惠鮮是兩意而總句只言恤孤獨者舉其甚者以該之也○懷保惠鮮非一事使不勤雖欲和其民而不可得矣自朝二句極言其勤用咸和句推勤政之意○本和易之德以近民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小民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憫恤而施惠周給使有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無逸

土

三四五

生意文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中自日中至于日昃就是當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家給人足權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耳○足小民之依免怨咨之苦所謂咸和文王心存于民民利所在思與聚之民害所在思與去之故當食而不暇計焉非不食也心不在于食也用者用懷保惠鮮之道而咸和之也〔秦〕萬民或謂合西土之民說愚謂指天下之民亦無害蓋此句指文王之心如

此正宜廣言故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時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

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也不敢盤于田

恐暴殄或擾民耳○不敢二字重乃心之抑畏處

○遊田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若不敢言其心

也惟恐有過乃所以無過秦以庶邦惟正之供重

一惟字遊田有節用度自減以庶邦言之則惟是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三

三十三

正賦之供而無橫征也時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

句相因重在上句○文王之意欲養財力故先節

舉動若使為諸侯之長而過于遊田則君行師從

必至濫費其勢不得不橫斂庶邦以取足也○文

王受命二句總承甲服以下說受命為諸侯非為

方伯中身者以百年分之謂五十也故曰舉全數

秦惟中身生下有情受命而當中身言其遲也然

猶享國五十年則其壽可知矣時三宗文王無逸

之實雖若不同然總來只是盡得一箇修己安人

的道理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時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後嗣王只指成王先以

文王提起謂無淫于觀逸遊田而所取惟正賦之

供者乃文王之無逸也成王工夫全在則字上則

其二字直貫至之供一氣不斷小觀覽以舒其目

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

君不能無也不可過耳四者橫斂之源四者既省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十四

三十一

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隱公觀魚莊

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所至有

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時

上文言崇素儉等事而此只言法其戒遊田者蓋

觀逸遊田尤易蕩人之心耗民之財溺而不反則

永服將日侈而儉不可得矣虐政及下而民莫之

恤矣怠荒氣勝而不知勤政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時此對上節看今日二字重耽樂即上淫于觀逸遊田○今日耽樂則日復一日矣周公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耽樂有不顧小人之

依意非民攸訓言民心將由是而離非天攸若言天命將由是而去時人指有位之人說○非民二

句重一日上說時人以下極言其害也傳中商人化受句正釋丕則有愆句然不止醕酒一節故用

猶字類字○乃非二句止從今日二字上論理言耽樂之始雖未甚害然已非人君之所宜也時人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五

三十五

不則有愆言末流之弊人必如此則天之降灾可知矣未繳享年之促意○有愆指淫于觀逸遊田非直指醕酒然紂之醕酒亦是逸樂之事即所謂後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者也○紂之大惡千載後匹夫匹婦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者以警之以為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為紂之徒也小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醕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

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醕酒醕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時上既詳告以無逸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而舉古人之資于臣者以告之○古人即三宗文王言

猶見古之人猶然今尤不可少也傳德業已盛發猶字之義古之人指君說則當云古之人德業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六

三十六

已盛發使其臣胥訓告云云傳畧混步時胥者見非一人有左右交修意訓告三句一句深一句訓字傳以誠字代之訓告重禁戒為非一邊有陳善閉邪之意全在言語上保惠者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教誨者示之以精微啓之以道德并身教亦在內○訓告是先事告戒及因事箴規意如禹益戒舜伊尹告太甲召公訓旅獒皆是保惠教誨之功無所不在不專于言不止一事程子所謂傳德義者在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適起

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又如居寢有管御之箴禮記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九此皆所以崇德而教誨之也秦訓告據因事納忠說保惠教誨則平時皆然無一日之間矣保惠尚是卑承尊之體教誨則懇切叮嚀若父之于子師之于弟矣此三者淺深之序非以始終言也時胥訓告三句不必云訓告于將無逸之先保惠于方無逸之際教誨于已無逸之後蓋古人德業已盛已無逸了何爲到此方訓告云云此不過是憂治世危明王恐逸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七 三四三

欲易生美業難終意耳○民無句全在人君聽信上來○不以訓告爲足而使之保惠不以保惠爲足而使之教誨古之人其納善誠無倦也是以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所以無或敢講張爲幻也講張邪說也幻即眩也惑亂之名○古人資臣之忠如此見得成王德業未必如古人而忠言之益當委心于臣下則于我之所言豈可不聽信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節對上反看此字指上節不聽非指忠言謂不聽我所言古人受訓告等事而棄忠言在其中矣人指臣言訓之是法君之縱肆而阿諛順旨不肯胥訓告保惠教誨之蓋厥聞訓告憚受教諫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乃變亂二句雖說君臣上下却重在君身上小大是正刑中之小大先王正刑既云至于小大則衆務皆在其中傳省刑薄斂特舉以例其餘耳○忠言與正法相表裏逆忠直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大 三五

則變正法勢所必至也○二否字皆民因其不便于已而不然之之辭小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于違怨詛祝○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上有亂政則民不聊生必以上之所爲爲不是心違悖而怨恨口詛祝于神明怨蓄于中又形于外則其怨深矣其國未有不危者矣不聽忠言弊至于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王可忽哉○傳中治亂存亡之機機字指忠言之聽不聽說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

時此又在知小人之依上發出一迪字欲成王實踐其知也○迪字與篇首二知字相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者哲也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觀上文四君無逸之實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等皆知之而見于行事是迪哲也秦下節亦迪哲中緊要處故傳中忿矣字取下文意為言其實迪哲二字尚說得寬廣時傳中忿矣字從下文含怒生最有味所謂迪哲者非徒行其事也心中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九

三十五

有一毫未化便不得謂之迪蓋既知小人之艱難須委身體悉事事皆反躬求治纔有纖毫是已非人處則保護便不能周至矣○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時此承上迪哲而言凡人平居無事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

宗文王迪哲故不特臣之忠言在所樂從而于民

之怨詈亦所樂聞○或字當玩猶云萬一有告之以小人怨詈者○小人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秦此節雖不從胥訓告保惠教誨來而以小人怨詈來告者畢竟是忠臣說者謂告者是講張為幻之語蓋不明下節之旨也○皇大大自敬德時皇者急遽不安之意敬德就無逸說如治民祇懼等事敬德曰自不敢諉之人也秦時說皇字優于小註○厥愆曰朕之愆比上文深一層愆

書經彙解

卷三十五

周

無逸

十

三十五

指小人之愆古人本無可怨可詈然第說箇怨詈亦未見小人不是處所以又曰這不當怨詈而怨詈是其愆在小人處然古人亦止曰朕之愆而不以愆諉之小人也時厥愆句是敬德中事允若是承此句說去○四君迪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依乃是真知何會有致怨處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迪哲也蓋言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聞人有怨詈赧然自反直

任其咎畧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迪哲之
實不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
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于心而已
苟非發于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
怒人之言而未盡反已之功也時不止不敢含怒
又從而自咎焉經文自明傳去其不敢二字失語
意矣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三

三百五

時此與上二節反應前此厥不聽節○此字指上
三宗文王之迪哲與前此厥不聽此字不同隨在
寓意以致丁寧耳人乃或譎張爲幻與前無或胥
譎張爲幻應此怨詈非無實之讒乃真有怨詈也
秦不聽是不聽周公之言也不聽公之言則不法
三宗文王迪哲之事矣○既非迪哲之君則小人
之怨詈自是實事來告者何謂譎張爲幻乎怨詈
既是實事則信其告怨詈之言何爲不可乎此等

處舊說都不徹○上節或告怨詈者忠直之臣也
故四君聞言益勵至此節說箇此厥不聽則忠直
遠而讒佞進矣這讒佞譎張爲幻告以小人怨詈
其意不徒欲聞之于君乃欲君行其言而罰之殺
之也此等言語本不當信然惟此厥不聽之君則
信其言之是矣說者謂信其有此怨詈之事微差
○則若時與上允若時文法不同或謂則若時見
其輕信也非○則字與則信之則同若時虛說下
四句正此二字之實傳得旨○不永念二句在信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無逸

三

三百五

之後一步若謂聞謗輒信爲不念爲君之道而寬
大其心失則字之旨矣時不永念二句是一意寬
綽其心正是爲君之道所當永念者亂字貫下句
無罪無辜指怨詈者君不迪哲民有怨詈非其罪
辜也罰舉其輕者殺舉其重者罰與殺不同而怨
則同也叢于厥身言怨不聚于譎張爲幻之人而
乃聚于君身也秦叢于身字俱重而身字更甚蓋
曰怨有同則叢字是根上文而身字則上文所未
有也不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

惑之始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

詛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

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

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

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人君當修德以弭怨

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

潰不可收拾矣○無逸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

忘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

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

書經彙解

卷三五

周

三

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時此總括一篇意結之○其者期之之辭監字內

兼戒勉而言有躬行實踐意非徒泛視已也○篇

中有戒有勉有稱古有述今有無逸之要有無逸

之實皆當深監而為存心政治之圖聽忠言而不

忽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貽叢怨之禍

則君德成而吾言為不負矣此篇舊以七嗚呼分

截今看來第三嗚呼與第四嗚呼當作一段蓋段

段以君子小人對言而未節則總戒之也卷三五終

書經彙解卷三十六

君奭

小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

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留召公歟○召公以

盛滿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使去

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

助私則惟恐不專也○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

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

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一

三百九十八

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康王身任托

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時召

公周之支族○此篇天命俱在民心上見勿平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

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時弗弔言紂不為天所恤不是渾言歎憫之辭○

我有周既受處當作一頭下以吉凶對言若天棗

忱帶下說秦從既受遍下語意反說從集忱遍下
語意順說我有周雖然受命然不敢知其永休是
恐命之不永也若天所輔者果係我之忱則忱苟
在我我亦不敢知其不祥是度命之永于忱也○
忱字兼君臣而易重臣之輔君邊時言外見召公
留則天命之吉可知不留則天命之凶可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二

三百六

時此述彼此許國之同而及召公去國之害危言
以勉留之也○君已曰時我謂有人則永乎于休
無人則終出于不祥其禍其福皆在我而不在天
也召公嘗欲上下勤恤期勿替夏商之歷年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是固嘗以天命自任矣我之心
亦如此○我亦不敢至尤違一氣緊說下我亦字
根召公時我來帝命以今日眷我言天威以後日
離我言越字訓于與祇保越怨越字同非訓及也
須把民罔尤違提起云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以今

日之民心固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
無常怨不在大既不能必民之常愛戴于我則安
能必天無降威之時我豈敢以天命為安而不永
遠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日乎弗永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即寧于上帝命也若于民罔尤違之日
永念天威之可畏即不敢寧于上帝命也○惟人
作推原說言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天命係于
民心民心係于君德而君德之敬肆又係于輔相
之人君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是也○惟人二字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君奭

三

三五四

關上關下之辭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弗
克恭上應帝命天威弗克恭下應民罔尤違大弗
克恭就是遏佚二句一氣說不曰前人德而曰光
者就其昭著于四方者而言○天命人心機實注
人使朝廷得人為輔則民心悅而天命得厥基永
乎于休矣朝廷輔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
終出于不祥矣是大臣去留及國家安危所係今
君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
助大不能上恭天下恭民以遏佚文武光顯之德

當此時君爲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謂
在家不知乎○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言天命之
無常君既已知之矣今求去而使嗣王至于過佚
前人光君可付理亂于不聞謂我已去國退處在
家而不知乎此君所以不可去也

天命不易天難謹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德

時此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上言召公去則成王
無以嗣先王此言無以嗣先德卽無以凝天命也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四

三十三

○天命不易天難謹正不易之意秦天難謹不
是明上句之意乃其以下却是申明上文○首句
重命字二句重天字下文迎接命字說命以所付
予言天則其宰是命者也言天之命不易保倏而
受命者倏而隆命則天之不足憑信也明矣然其
所以隆命者則以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也蓋
弗克嗣德則違天而天厭之未有不隆命者矣乃
其是轉語辭經歷與嗣字不平重經歷上時乃其
隆命玩乃字是設辭非已然之謂隆命泛言繼世

之君不指成王經歷者經行涉歷也此必老成閱
世之久方能稽古事天嗣者由經歷而嗣之也上
文弗克恭二句一串此恭明二字亦串重恭字故
下只云迪惟前人光也不可泥傳平看○恭明分
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敬天敬民卽是明德
不敬則驕慢肆侈而喪德矣可謂明德乎○夫天
命之隆由于子孫不能明德如此則王之過佚前光
亦有不隆命者須得老成爲輔乃能不隆先德
而保其命君可急于求去乎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五

三十四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時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動之蓋因其許國之同
而期以輔君之同也通節總是謙辭不可分自謙
自任說○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不可忘
前日之言也秦今予小子且對下前人而生似不
與前日之言作對時在今予內有留而不去意非
克非字合無德意有正就周公身上說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我則不能也小我非能有正我所
啓迪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我冲子而已施如

詩所謂施于孫子時迪字卽四方迫亂之迪傳中
開導不專在言廓而大之曰開引而先之曰導謂
我身一日不在則前人光卽過佚矣故須常常在
此開大引導其君敬天敬民使光輝爲之賁飾爲
之修明不遏佚而益焜耀則光在前人者今在冲
子矣故曰施于我冲子○此舉在我不容已之責
勉召公同之也○傳惟以字而已字正發惟字且
與非克有正相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六

三頁六

受命

時上節應過佚前人光此節應天難謀二節相承
說○承上言我之所以迪前人光施冲子者正爲
凝天命計也○我道二字畧斷下二句一氣說我
道指周公說寧王德延本迪前人二句意蓋天固
不可信而我爲臣的有可信之道惟在輔冲子延
世德以凝天命而已○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不
斬于其子則天子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
孫哉惟字有久留意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

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永孚
于休而非終出不祥意○使我不輔後嗣延長武
王之德則無以保難信之天而文王所受之命將
至于墜在我爲臣之道不如是也君同此心亦同
此責者而可以言去乎○此上五節總是欲與召
公共保天命而明其不可去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
涉巨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七

三頁四

小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
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時敘六臣見皆
能久留其國不重評品優劣小成湯之時其臣有
如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
助也太甲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卽伊尹以其保
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
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格皇天者無間于天
之辭與天爲一者也格上帝者克厭于天之辭與

天猶二者也。又王家者功著于民之辭。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也。時既受命自得天下。後言曰。時曰有見無代。無人也。格天。格帝有別德之發于治化者。無所不及。與天同覆。是格天也。治化出于吾心而典禮命討之間。上當天心而無愧。是格帝也。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君則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臣則曰。一夫不獲。時于之辜。其治化所達。與天無間。故高宗稱之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與周公無異。辭前篇言太戊嚴恭。寅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八

三百四

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此格帝之實也。保衡是死字。只指伊尹不必為說。天下之平。不言其績。因上文也。太甲雖未可擬于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尚新。則其治化猶如故也。伊陟臣扈。巫咸所事。同一太戊。而或曰。格上帝。或曰。又王家。蓋各以其所著而言。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賢。有遷都之績。甘盤有講學之功。秦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乎。故于武丁言甘盤不及傳說。小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

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伊尹之佐成湯。太甲伊陟臣扈巫咸之佐太戊。巫賢之佐祖乙。甘盤之佐武丁。雖其君臣有賢聖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皆為一代之名臣。召公于此。上比伊尹。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扈巫咸。而有餘下。比巫賢甘盤。而遠過之。今而求去。則殷民反側之未安。成王守成之無助。寧不愧于商之諸臣乎。此周公勉留之意也。時成湯至保衡。尤切留召公身上。蓋伊尹既相湯。又相太甲。再世猶未釋政。比召公既相武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九

三百四

王又相成王。符合見尤不可去也。○太戊至巫賢。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臣亦勲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之所當念也。○舉伊陟又舉臣扈。又舉巫咸。一君在位。而有三臣。尚無一人求去。況周召二臣。可一人求去乎。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時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率字內含。又留不去意。

秦茲字傳訓此道不是泛言為臣的道理蓋指上節而言有君則有臣以輔之斯道也伊尹以下諸臣率循之而不違于是有所陳列于君以保又有殷也時有陳者六臣之建樹于時者各有可指之功也保又句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保又有殷有力如曰于以保又殷之國祚而期以無危亂也保又二字平○六臣之得君致治雖時有先後功有差殊而要皆以安治有殷而已○故殷禮二句根保又句來殷郊天之禮必配以有德之君五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十一

三十四

歷年所是就終之成效言有殷果于是乎保又也二意相應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時此節言天生賢才以成治亦六臣輔君所致也高多歷年所一層看○承上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而言大臣之烈有以享天之心則天亦感通罔間而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會人文朗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于是乎實矣○純佑言眷命終始有常也國以有人為實不指生賢說秦惟字則字相呼應時商實正所以純佑之不作推由說○商實且虛看百姓以下正詳其實秉德明恤申秉忠貞之德以勵勳而明白以憂其君之憂莫不以六臣之心為心也奔走者勤勞于職業以宣君上之德意莫不以六臣之事為事也俱以敬天勤民貫罔不字咸字矧字有味秦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是倒粧句蓋從上文說來言王人百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十二

三十四

姓已罔不秉德明恤矣矧又有小臣屏侯甸咸奔走乎內外大小臣抑揚說去正以發明實字也○惟茲惟德稱總頂上文方于下文故字有情茲此也指入說統百姓王人小臣屏侯甸言之德稱統秉德恤祀咸奔走言之傳中惟此之故故字似未妥時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上以起下之辭言惟此內外諸臣舉已之德以輔助君德故一人有事云云又字與又王家又字義同即輔助之意一人指成湯諸君說一人處舍內無失德外無失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百四

政意乎字傳訓作敬信蓋未有信而不出于敬者勿兩平罔不是乎即不應後志心悅誠服之謂征伐則戮力同心會同則方來丕享此與周之迪見冒丕單稱德平層看須繳多歷年所意在後○召公以商六臣為監則知此身之進退係天命之去留賢才之盛衰天下之從違可以去哉○使召公去則天之純佑未可知而何以為羣臣之倡隆國治乎民心而篤周祜哉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上三節雖詳六臣之功欲其匹休然勉以匹休意未曾說出至此方更端以發之○天壽王延綿國祚上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已為壽而以國脉靈長為壽也平格王德言二字串看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至平通格于天○首句是泛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言○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傳以平格歸六臣而君不與非是○平格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百四九

指君道時說亦非小註以此二字屬君而言外見出臣來得之○小心通乎天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歟○保乂即是天壽處與上作用力看者不同永字就周家王業上說固命應前永乎于休天不容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言天

亦以壽商者而壽我周也厥亂句緊帶上言就國命上見出明即景運方隆太平有象意新造邦非指洛對滅亡之殷看秦此節歸重在滅威一邊言天之所以壽人國者以其君之平格也故殷六臣輔君至于平格天既保又有殷而壽之矣乃有殷嗣天者遽罹滅威之禍又若促之而不延者何也蓋我嗣天之君播棄黎老不任大臣故也今汝念慮到此國祚永久處而不為一身之去就謀則我周之嗣天者得老成為輔以至平格之德必有固命而獲天之壽矣其治豈不顯明于我新造之邦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時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周至武王始得天下故從武王說起然下節又遡言文王者見周之基命則本文王得五臣之輔也○在昔句輕只引下句申勸與多方式教意同武王本有德矣而天若或啓其思翼其

行是為申勸集猶大統未集之集大命重大之命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由德得天下以起文王之受命語意有次第可玩秦其字語意未住與下節首一惟字相呼應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時此下三節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修者得其理也和者歸于順也據下節茲迪彝教則修和主教化邊多但古人教養無舉未有教而無養者則無教養說為是然以修為教以和為養又不可也○尚克修和者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也用功處全在克字內曰尚克曰亦惟相呼應之辭有夏開說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與有商陳列之功對看秦亦惟與尚克相呼應固是但亦字及首惟字須有着落蓋此節承上節而言言寧王之集大命也雖由寧王之德實惟文王修和我有夏以基之文王之庶幾能基命亦惟有虢叔諸人為之輔耳時此條正謂有能往來茲迪

彙教文王多德降于國人者也下正意俱已完足
在此下特反言之耳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彙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無能二句與上亦惟五句
反文王句與上惟文王句反彙教字德字俱指修
和說迪奉承宣布之意王文王言非迪民也教行
則德降德降則有夏修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蔡迪是導迪文王彙教却是民間彙教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君奭 十六 三百三十一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時此盛言文王基命之功由于五臣之助純佑斷
上帝又斷末句與首句相應 亦惟二字氣脉承
商佑命來言天之于商固有佑命之純矣而在我
周亦惟佑之純一而濟濟多士生此王國云云○
秉德與前不同前不過閑閑說秉人臣事君之德
此則實指五臣秦純佑秉德四字雖從前天惟純
佑節來然只可照前訓其字義而大旨却難照合
前純佑之下有命字便指國祚說此無命字則所

純佑者蓋指秉德以下數句與國祚無干矣前因
敘商六臣之功已完故說到百姓王人秉德上此

處上文只說周五臣姓名並未及功業故復以純
佑提端而發明五臣之功也傳特因其血脉根本
于彼故說亦如殷云云豈以五臣之外又有如彼
百姓王人秉德者哉細玩傳中此又正言數句自
見○純佑雖句絕然秉德至上帝緊接上文正純
佑之實也說者推高一層恐非時迪知天威即秉
德之實能秉德則踐履至到所以謂其知為迪知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一 周 君奭 十七 三百三十二

也天威廣說威非禍淫之威只是理之顯然可畏

時時字指迪知句言以是迪知者而昭明文王也
○昭字虛迪字實迪見冒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
冒聞又皆迪之使然○迪知之迪踐履也迪見之
迪開導也○迪字是昭文王的工夫見冒聞則能
致其昭明矣○見冒無工夫聞于上帝即見冒之
極處著見于上德之顯于身也覆冒于下德之被
于民也聞于上帝明德至治之極馨香發聞也○
天理所在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顯然而可畏者

人鮮能迪知之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爽于時
 蹈履至到之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視聽言動
 以至于行政之大自好惡用舍以至于放伐之功
 皆灼見天威之所往而一奉天以從事以是昭明
 文王啓迪其德使之著見于上覆冒于下即所謂
 西土怙冒也于是聞于上帝即所謂聞于上帝帝
 休也惟是之故遂至受有殷之天命哉惟時時字
 指秉德以下言受殷命與集大命不同此只是受
 天寵眷未為天子集則真有天下矣小上言商賢

時此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
 平看○尚迪有祿謂有天下對文王受命而言惟
 冒丕單稱德謂化及天下對文王見冒而言後暨
 二句輕但起下德化之行意○舊在有祿分今看
 來還在厥敵分上是用武以平天下下是用德以
 化天下也以兩惟茲對看重下段○迪字與迪見
 冒之迪一般謂啓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
 祿也文王受殷命而大統未集未迪有天祿武王
 惟茲四人庶幾導迪之有天祿焉則踐有天位矣

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于四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
 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受有殷命言之言
 其效有以得天也○意謂文王得此五臣而君德
 修著有以被于時而格夫天是則文王之受命雖
 文王之德也亦五臣之助也周公主于留召公故
 皆歸重于臣之辭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後暨武王後乃迪有祿之後咸劉厥敵如滅國五
 十之類後暨至厥敵截屬上文為是○咸劉厥
 敵既指滅國五十言則與伐紂而有天祿是一時
 事不應中間用一後字蓋尚迪有祿承文王受有
 殷命來還未說到集大統上咸劉厥敵則兼伐紂
 滅國五十而言○文王受有殷命是有天祿至于
 武王亦惟茲四人庶幾導迪其德使之有祿與文
 王一般此言為方伯時事其後乃與武王咸劉厥
 敵蓋十三年後事也○後來劉敵全係前面迪有

祿工夫向非迪之使有祿烏能劉敵而集大統迪
 字重看時昭武王以上文昭文王例之昭字內當
 帶迪字意迪不專是啓迪其君爲之導迪彛教亦
 迪也惟冒冒字內亦帶見字意迪而後見見而後
 冒此乃所以昭之也○昭武王是輔其布德非輔
 其修德惟冒就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文王曰
 見冒武王曰惟冒周公自期曰不冒治化有一處
 之不被聖人之心歟然不能已也○惟冒雖說武
 王之德覆冒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他如此稱德

時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
 之無助而不可不匹休之也○此言一人不能獨
 濟之意我責截收罔勗以下甚言其去之不可也
 ○游大川與濟字皆喻辭小子同未任位見不能
 承王業之重也小大無盡責于我一人若游大
 川且虛說小子同未任位正發其意予往暨汝與
 其濟是正說誕無我責是反說言當與汝共濟而
 無大責我一人也時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
 已畧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大

無我責小鳴鳥聞和氣之應也考造德降則民和
 而鳳可致○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爲周受命之符
 召公若收歛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罔不能
 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況能如伊陟臣扈
 之格天格帝乎時鳴鳥不聞言鳳鳥不再來鳴也
 不可說鳳鳥自此隱去而不復鳴蓋周之鳳鳴在
 郊亦是間一來鳴耳非若凡鳥常棲息于郊也格
 指天命言即首章永孚于休意不能格則天之不
 純佑可知矣○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于致鳳

故以鳴鳥況之○承上文言文武多賢之助如此而今日在我小子旦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所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卽位與未曾卽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歛迹而去不肯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使民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望了那在郊的鳴鳳我將不得復聞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

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况敢說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于無窮乎然則公之必不可去明矣秦時說不及指周公言優于小註今日之治不可保及延天休于無二語亦得旨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時此又總申上意茲字指文王以下五節言監字內有輔君嗣德保業意我受以下推言所以當監之故○無疆只言大觀下句亦大字正與此相形

○無疆惟休指受命迪祿言此引起下意只重在
大惟艱上告君以下只承惟艱說去欲其留以保
之○惟艱處說者多懈怠不見得艱字意須說文
王賴武王集之武王賴文王基之而文王又須賴
五臣武王又須賴四臣若但有君無臣命亦不受
極言其不容缺一之意以見其大惟艱○猷裕二
字與前永念意同總是置迫切之歸心而為國家
久大之計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亦
有大艱在焉思其休豈可不喜思其艱豈可不懼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

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經經然狹隘之甚矣○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秦我不以後人迷非謂我留于朝廷啓迪成王而不使之迷也此句緊接上文告字言蓋我所以告君寬裕其猷者是欲相與共濟不以後人迷也假令君去而予小子旦獨留亦難保後人之不迷矣時聽君之去則王既冲而我又難獨濟必

至迷惑失道卽是以後人迷也故我拳拳留汝正不使後人迷惑而文武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窮耳迷字與弗克經歷過前人光意相應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時此見召公受武王付托之重不可去也敷乃二句不甚重顧命之辭○前人指武王敷開布也

悉字承敷字說謂罄盡其心也小命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極也時極者標準也指爲三公言見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五

委任之重曰以下皆顧命之辭言武王盡心命汝位三公而立斯民之極其委任已不輕矣況其訓勉之者尤切至乎○明勗二字串言精白其心而勉力不怠也偶王二句皆明勗之事偶王在亶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小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時不以寵利自嫌而誠于爲國方是亶不以任大責重而退托不勝方能乘○傳耕之有偶在偶字上生出車之有馭在乘字上生出并力一心又從相信上生來曰相曰

并曰一皆指召公與成王言然王意須重在召公一邊○傳中因發偶乘二字之義所以偶王二句

竝言作文還當一氣串下不可對講言輔王在于誠信由是以乘茲大命也若是者果何用其力哉

亦惟延文王之德以大承我無疆之恤耳如此則大命信乎其可乘而明勗之道盡矣○承字作當

字看須從無疆之休說到無疆之恤文王見冒聞之德乃昔之所以受有殷命于天者固有無疆之

休矣然元子有可改之理大國有易亡之機則無疆之憂方在今日而不可無人以承之也汝文考

舊人惟念文考舊日之德輔導其君由是以大承無疆之憂使天眷之不轉爲天威可焉秦諸家俱

以汝明勗十一字分作三句語甚艱澁且于下文不見虛實之分細玩經文當是汝明勗偶王爲一

句在亶乘茲大命爲一句惟文以下爲一句在字貫至末言汝明白勗勉以偶配輔佐乎王其道安

在只在誠實負荷茲大命也這誠實負荷大命惟用文王之德以丕承無疆之恤而已顧命若此周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五

公之意蓋曰今日一去則誰與用文德承恤以乘大命哉明勗偶王竟托之空言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時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辭蓋即在已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敢去也朕允虛其汝以下正朕允所在○朕允猶言我之情懇也其汝至天威一氣讀敬字念字相叫應殷喪從有殷嗣天滅威來天威從弗永遠念天威來○予所言通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

指一篇天命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興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之重不可忘是也○周公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有如有殷之嗣天滅威故總謂之監于殷喪大否○監于殷喪大否予之言也以予此言大念我天威汝之事也朕之實心懇惻望汝正在于此○我字與我受命無疆惟休之我同指周說對上殷字時殷喪大否即天威之在殷也天威之在殷由無平格之臣輔也使不監于殷而去則後人迷惑民心尤違天威將移于周矣肆念者懼

其天威之及周而勉留也○殷喪大亂周召二公躬歷之言之猶且不忍況見之乎是時成王初政老成彫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肝膈之隱而難于察察言之者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臨此下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此節王天言下節主民言然天命不外乎民心民心即徵乎天命又不可截作兩事小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告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時首句承上反言以深見其誥之可信于人意茲誥泛說通上所言之予惟至在時二人推所以致誥之意而明其言之可信也襄字重看即前固命與永孚于休意對文武之王業始興言則今日為成故曰襄言二人有味要以五人四人相形則二人且為寡矣況可一人

書經彙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

求去乎汝有合二句是諒召公之同心許國如此亦周公婉曲善道之辭也天休就國祚說滋至者方興而未艾對受命有祿深一步看受命迪祿天之休美于周者既至矣至于今佑命申重是已至而益至也克敬德是以已事君有匹休平格意明俊美是以人事君有匹休商實意○懼德之不足以勝則亦益修德以自盡而已懼二人之不足以勝則亦益求賢以自輔而已益修德使平格保乂如商六臣迪知天威如周五臣益求賢使明恤于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天

言美

內奔走于外如商使迪見冒昭惟冒如文武則下有以盡大臣之職業上有以答滋至之天休○後人指賢才說不指君丕時謂天有固命而王業大成之時克敬德明俊民則王業成天眷固而國臻于全盛者在是於此而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則天休未答而王業未成也豈汝辭位之時乎其意重在今日不可去不是示以可去之時也○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

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于議也○秦允字傳及小註都訓作信然傳是信于人小註是自己信實時說却將二意混而為一了○予惟曰至在時二人且重不可無二人意時說即以五臣四臣形容下文弗戡便難通○惟其弗戡所以須汝克敬德明俊民傳于中間插入懼盈滿意把文氣都隔絕矣○克敬德虛說明俊民正是實處時說平對非○周公言我惟若茲詰不足信于人乎汝當信我茲詰而勿以為非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六

周

君奭

天

言四十

也蓋我之心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身上若一人去而一人獨留則無與共濟斷乎不可我揣汝心豈不與我有合哉料必言曰在是二人而信我之深矣然不但是也方今天休滋至僅僅惟是我二人尚覺甚少不戡承天之休正望汝克能恭敬其德尊賢下士以明揚我俊民使俊傑衆多與五臣四臣一般然後足以承滋至之天休然則汝可言去哉若必欲去在讓後人于丕時而不在此今日也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幸俾

時今日休以上是敘其已然我威成以下是勉其
未至通節只在民上說○篤棊在輔君澤民上看
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君則保受明德以誠和小
民我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小以我二人厚輔
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
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幸服乃已耳時篤棊通
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

書經集解 卷三十一

周 君奭

三

三百五十一

王周召二公則輔其始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民罔
尤違是也此自文王怙冒西土以來積之矣然不
無望于後人之恢廓而成之使天下有一民之不
服則是文王之功有未成我欲與公威成此功于
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然
後可耳秦兩我字不同上指周室說下指周公召
公說時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怠惟同心可
以共濟故成曰威成○上之天休即此之今日休
也上之敬德明俊即此之威成不怠也上之丕冒

即此之丕冒幸俾也○丕冒二字自為一句曰丕
冒有無遠弗被意較之見冒又深矣海隅出日是
舉遠以包近小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
鳳凰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
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氏未來○
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之所
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成言我與
汝當同任其責未可去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書經集解 卷三十一

周 君奭

三

三百四十四

時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誥指上二節曰
多者謂前言已備而後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而
言故謂之多誥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以
見其言之順理處小天命難謫民心難保大臣去
留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
公之憂也○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所此周
公所閔也時閔天申天休滋至節閔民申丕冒節
○天命不終則轉為天威民心無賴則變而尤違
○篇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意相首尾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時民德謂民心之嚮順非向背也然即其嚮順終始不恒則向背在其中矣○民心至愚而神則聯屬人心以使之嚮順非閱歷深諳練熟者不能知故曰惟乃知○亦罔二句一直說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能字當善字看初終皆指民德言民罔尤違固無不善其始矣然民心無常尤當思其終使嚮順于後無異于今日可也惟其終

書經集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百四十四

句重**烝**能字是永遠能邇之能指治民者說時說訓作善字未妥惟其終之惟傳訓作思固不悖理然把經文上面口氣說緩了愚見這惟字當是獨字之義○言民嚮順乎上之德最難知也而惟汝老成練達為能知之這民德如何凡為民上者初間使他嚮順亦罔不能之獨其終竟嚮順絕無背違這却甚難民德是如此正汝之所知也○祗若七字是誥終而勸遣就職之辭傳中召公已留四字似無所據**罔**祗若茲敬用治一直說有敬德薦

書經集解

卷二十六

周

君奭

三

三百六十六

賢以輔君不冒斯民意○祗若茲敬用治終之事也人臣為社稷計惟以天命而致其職業之實則以治民為永命之本故特以民德飭遣云○夫然則君信能行其所知而天命之有終即在此矣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君臣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明後學

黃圖 武陵楊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時此是史臣敘蔡仲得封之由不齒截三叔之罪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七

周

蔡仲之命

一

二十九

天討當加者周公不以私恩而免見義之盡蔡仲
之賢天命當封者周公不以世類而廢見仁之至
全重蔡仲克庸祗德句以上許多說話特敘其來
歷耳小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
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時正長
也曰位冢宰長百官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
得私其親者矣○羣叔流言事在金縢言流言而
不言其與武庚叛者本其罪之所起以該之也辟
大辟也小象得罪于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

罪于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

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悖

也時三叔罰有重輕因罪大小觀致辟字囚字降

字可見○德乃忠孝之德克庸有始終不變意秦

祗敬其忠孝之德把庸字看得無力了小舜極

而興高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蔡叔未卒仲

無君國之理蒯賁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仲

必在叔卒之後也秦命諸王邦之蔡對周公以為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七

周

蔡仲之命

二

三十三

卿士說命諸王者王命之也時周公食邑王畿故
得自命卿士卿士是周公屬官若分茅胙土之事
則周公不敢自專而必命之天子矣小蔡叔所封
畿內之蔡蔡仲所封淮汝之蔡時蔡叔初封圻內
之蔡今胡之所封仍取蔡名示不絕之是叔仍得
為始祖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時此下周公以王命命封勅勉之辭○率德二句

串言爾能循祖之德改父之行是能謹其當行之道矣率改二字有工夫克慎緊承上句說無工夫○率德改行不可分能率即能改改行正是率德處○有德者天所命故我復命爾為諸侯于東土不變其茅土之舊○敬就心說轉上二句講欲其以所率所改者而常嚴諸心也○此節是綱下數節皆不出此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七

周

蔡仲之命

三

三百七

王命

時此節正申明他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處皆敘其已然之美如此但末二句有因其已然而堅其將來之意○從蓋愆說起正重改行上而率德之意亦在其中小舜命禹未嘗戒以繇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繇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于酷吏蔡仲在

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惟忠本于惟孝也時先人所行之事曰迹邁迹者超越乎往事也自身者由吾身自為之無所因襲也此句串說克勤二句順本文以字口氣一直說下勿拘傳分配作兩平看小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邁迹自身此一語不必分也時率乃祖即是率德無若即是改行○叔違王命忝文考忠孝俱蹉跌

書經彙解

卷三十七

周

蔡仲之命

四

三百五十五

矣秦此節首有尚字末有無若字分明是承上敬哉說來而期望蔡仲之國後事時說看爾乃三句不明且因傳率德改行遂作已然說把那尚字及無怠垂後無若語意都失了○爾往日固率德改行矣然不可因既封國而遂自滿也尚其仍前蓋前人之愆乎這蓋愆無他道惟是忠君惟是孝親而已所以然者何也凡為人子者多有父之陳迹可踐今爾父所為不善爾無所因襲爾之遭際乃是邁迹自爾之身者也自我為古有作而無述若

稍懈怠後面子孫便無法則可守所以當克勤無怠以垂這憲法于乃後嗣也然勤以憲後處只是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耳言往日率德改行之事即今日之國以後事也○無若一句該忠孝兩道不違王命則忠矣爾考違之而爾不違則蓋愆之孝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時此下四節皆告以當敬之事○四節當相承戒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蔡仲之命

五

三百四十四

哉工夫正在慎初上慎初又在盡職上而盡職又當以率中為本也○仲雖侯國亦是上為天之所眷命下為民之所仰賴者故以事天治民之事故之德就修已說惠就及人說是輔之懷下要補不親不懷意○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字淺懷字有仁仁字深惟惠之懷惠字淺蓋德惠是大樂字面敬則與天為一而君道止于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辯也○善兼德惠而言惡兼不德不惠而言德有德之不同惠有惠之不同非謂德對惠為

善不同也惡不同故此治者天親民懷之謂亂則不親不懷是也○善不同而同歸于治正見無不可為之善惡不同而同歸于亂正見無可為之惡○以上八句論理爾其戒哉方着在蔡仲身上戒雖兩承善惡實重在惡邊當云治亂之機如此出善則入惡舍治則為亂可不戒哉○戒者力于為善決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能戒則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書經彙解

卷二十七

周

蔡仲之命

六

三百四十五

時慎初句虛講下四句是推慎初者之所當致力處初是受封之初乃天命視以去留人心視以向背故不可不慎然慎初之道全在思終今日之修為必思為永世之計一時之建立必思為悠久之謀此思終而能慎其初者也○慎厥初惟厥終兩句相足不可離析下不惟厥終不言不惟厥初者省文也時說將首三字截斷非時惟字乃長慮却顧之意全在心裏說舊說惟字中有力行意不可從不因以天民貫○此與仲虺之誥篇末語相似

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于思其終如終一理也于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慎終于始終以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時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刑事睦隣中有事大恤小事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事兄弟是四隣中之親者和中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事康民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事○五句傳作五件平看細玩文意不如此首句虛下外而四隣內而兄弟上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周

恭禘之命

七

三十四

而王室下而小民正是立功處秦首句就已說下四句就人說都是寬泛語似未指事實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時此雖與上三節平看實為上三節之本○中者性之理乃天然自有者順而循之曰率參不得一毫邪僻用不得一毫私智者也發于已為聰明施于人為視聽理之在性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故以此戒之小舊章已然之法度當然之制無非中

也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奇故有此戒○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于速而貴於詳

迎刃立解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讒說諛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繫維側言乃解其繫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周

恭禘之命

八

三十五

成深慮故戒之如此時聰明戒于作而法之創于先者能不違于已視聽勉于詳而度之秉于已者能不移于人○詳視聽亦聰明之事○作聰明者心有私至也視聽不詳者心無主也○聰明出于已視聽接于人以相對而言人有為慧所使而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為人言所誤而改厥度者○內不變于已之私智則已然之中自我率矣外不移于人之偏僻則本然之中自我率矣秦率自中詳乃視聽都是正言無作句罔以句都是反言上

書經彙解卷三十八

多方

下文法皆云當如此不當如彼乃對待體也然論理則中字可以該舊章厥度故傳但說理而不拘經文諸家從之亦無不可時汝嘉者不汝瑕殄而東土之封可長久也汝嘉獨言于率中之下者蓋能率其中則凡事皆出于中道可以該上三節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時朕命指上四節小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道忠孝

書經彙解 卷十七

周

蔡仲之命

九

二四五

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多方

一

三五六七

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于此占之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小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洛說戊辰王在新邑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于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土方作于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

多方也。時丁亥是至周之日，非自奄起身之日。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時此下乃周公傳王命以告衆之辭，此先示宥過之恩以起其聽也。○四國指管蔡霍殺泰，此時四國已滅，乃云四國者指其民言也。多方雖從四國推廣一步，然止是東方近四國煽亂之民，恐不必泛指天下。時所滅止于奄，而不及民是大降命言。告爾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尹正。

書經彙解

卷三六

周

多方

一

言六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時圖命與寅念相反，言奄人大逞私意圖謀天命，自取誅滅，不肯永遠敬念，保有其祭祀。至今宗社不血食矣。爾曾不以此爲鑒，而蹈其覆轍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時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是反覆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此下四節則言桀之所以亡，欲其因桀知紂也。○首句作頭，有夏二句是言虐民，乃大二句是言慢天，末句總繳。○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

書經彙解

卷三六

周

多方

三

言八

災異以譴告他，正欲其恐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夏桀反大肆逸豫，云云。○誕逸就暴征橫，歛嚴刑峻罰，說感則反是桀雖縱逸其日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迪他處使能擴充天意，尚可回也。○人或能言而不能行者，桀且不肯出感言于民，況行之爲實政乎？亦或有能暫而不能久者，桀且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況能久而不違乎？○不克勸于帝之迪，正與降格相應，有夏二句乃從民說到天上，天民不可平。秦如此則

帝之迪就指降格說甚妥。優于前說遠矣。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子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時此申言桀之無道而因推其由也○首句是慢天下皆說虐民也秦愛民只是畏天裏面事桀惟圖帝命故不克云云天民不可平時桀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圖帝命也其所以敢于虐民者正從天命自恃上做來○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周

多方

四

三百四十九

而已桀圖天之命乃不克開于民之麗奪其時失其業置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于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圖帝命則非特不勸于帝之迪而已過民之依重民之罰以增亂其國則非特不肯感言于民而已因甲以下作推由看○凡言桀害民處不過是厚斂嚴刑二者不克開以斂言降罰以刑言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蓋絕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丕至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崇亂說蓋惟肆威虐是

不能恭敬以寬裕其民也叨字貼克開憤字貼降罰崇亂○言桀無道之極如此其所因則始于內嬖盡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憤者是日欽崇以劓割夏邑也○內亂末喜之嬖是也盡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也時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嬖用事用舍顛倒叨憤者任而劓割者為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任小

書經彙解

卷十八

周

多方

五

三百五十

人根原起于惑內亂來秦不克靈承至于民是見成話就指不克開三句而言此段只重因甲于內亂句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秦惟是字乃字緊相呼應桀不能為民主當補于天惟之前如傳則緩了經文語意時夏桀無道之極不足為民主矣天惟于是求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大降云云天命之為民主其命何休美也然此休命明白正大昭然至公非可以人謀之私圖

度者故云顯休命刑殄有夏重看此節重天亡祭上不重湯興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時此申上三節意而言祭之所以亡也○不畀純承上刑殄看天之亡夏既亡祭之身又亡其天下是天之不與桀者甚大矣所以然者由其不用君子而用叨愆小人虐政害民自促國脉此天之所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多方

六

三十三

以不畀純也小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承受多方之服享如負米而饑載泉而渴蓋哀之也時民之享上曰享多享者四海之貢獻也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以多方之義民而不克永于多享最為可惜猶三仁在而殷亡豈非異事○多方義民可以福民保國者桀不能用之而使永于多享矣况所敬之多士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靈國

害民寧不速其亡耶○保享于民保此享于民也

昭然不昧曰明○明保享對胥虐句看一正一反

之辭言不如此而如彼也小百為大不克開欲耕

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也時民

苦于征求之擾權于法網之密無所措其手足至

于士農工商之類百凡所為都有妨礙無一條生

路可開通政亂民窮如此也○夏之義民非不多

而不能救桀之亡者桀不用之而所恭之多士則

不克明保享于民者也今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多方

七

三十四

則嘗為紂所信用矣不克保民乃惟胥虐得無似之乎不救其亡于昔而反側于今何哉聞斯言也可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王

時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興也蓋湯字處畧讀克

字至主字一氣下不可句絕小簡如簡在帝心之

簡時上言天求此言民簡蓋湯之德上足以當天

心而為天所與下足以當民擇而為民所歸○惟

字克字重以字言以民心之簡擇不得已而為之

見迫于民心之歸意○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不由天簡而以多方簡正見民心為重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時承上言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人君所以守位者在民而所恃以悅民心者在仁是仁者君所依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慎麗竊下明德慎罰意如懋昭顧諟仁之本也子惠困窮仁之政也乃勸就在慎麗上見率先倡導之機不出于仁之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八

周

多方

八

三十三

外也○慎麗乃勸一串慎麗而因以勸民也刑用勸者心其心以不違順其政以無犯也商邑用協則商邑勸四方丕式則四方勸秦傳因下節明德慎罰故用仁字以訓此節麗字細玩上下經文似原無仁字意○厥麗即上文民之麗只有慎字屬湯說乃勸謂勸相引翼乎民也刑字不必訓儀刑只是以為法則而遵守之耳用勸正指刑時蓋鼓舞不怠之意○通節與不克開民之麗反照凡嚴暴必原于誅求既慎麗而致民勸則降罰崇亂可

必其無矣此舉偏以該全者也下節明德慎罰正從此生何必增一仁字以起下文乎○據傳云勸勉其民則厥民二字屬上文然以此節及下二節每于勸字句絕則厥民二字屬下為是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時承上湯以仁垂統如此故自湯以下之賢君皆能守家法以化天下湯不在內明德就修已說慎罰就治民說○慎麗麗者以仁之全體而言明德慎罰者以仁之目而言乃勸者上之勸下也刑用

書經彙解

卷三十八

周

多方

九

三十四

勸者下之自勸也亦克用勸者蓋兼上下而言也時亦字根上乃勸刑用勸來言湯固能慎麗乃勸而民刑用勸矣後之諸賢君亦能用此以勸民而民皆以是自勸也○亦克用勸對上刑用勸者重民化邊說秦明德從不克開句說來慎罰從大降罰說來都據治民說不當分修已治民看○用勸根上節用勸來故用亦字不與乃勸相干乃勸之意還在前一步○此節及上下節四箇勸字義雖同而其所指各異上節之勸勸于麗之中也此節

之勸修德而遠罰也。下節前之勸不敢為惡也。後之勸勉于善也。時合下三亦克字不同上一亦克字以後王對成湯言。下二亦克字以罰對德言。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時明德之勸民人皆知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特明之。要囚是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過誤入者曰無辜。要囚提起管兩邊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故民用勸而棄咎焉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故民用勸而康又

書經彙解 卷六

周

多方

十

三三六

焉。人知明德之為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亦所以為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為慎罰而不知殄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于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己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時此節對上四節看言先王以全盛之多方遺之

後人矣。今紂不能以此多方安享天命誠可憫也。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以謹厥麗意民心離則天命去故不能享天之命也。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書經彙解 卷六

周

多方

十一

三三六

正誥告以誥辭告之也。時自此至尹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此承上起下之辭上既歷陳夏商之亡故此更端言夏商所以亡非天有心以引起桀紂自取意。二句文雖平畧重殷一邊觀傳亦字可見。下文三乃惟字正應此二非字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

時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此節言紂之自取其亡也。泰上節有夏是客辭歸重有殷邊故此節只承殷說下二節又復以夏商分主客言之。時恃多方之富乃紂為惡之原惟恃所不可恃故為所不當為大淫如酒池肉林男女相逐之類。圖天之命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惡之播于人口。

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秦小註說屑有辭與傳異傳是緊承上文說時大肆淫泆以圖帝命其瑣屑的言語都是矯誣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時不集于享者凡所為皆速亡之道而非保命之事所圖事不一故曰集秦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享國之善政非一二端所能盡須是集而後備備

書經彙解

卷三六

周

多方

三

三五

而後國可享圖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善惡不兩立故也小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時間之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殷後有周故曰間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綱烝天惟降時喪時逸厥逸上逸字心之逸也下逸字位之逸也不綱烝從逸厥逸來惟其縱逸所以圖政都是穢惡懈情不清潔不長進的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罔可念聽

時承上文而言紂自絕于天以起下文也○兩念字最重小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耻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上智下愚不移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聖可作狂狂可作聖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堯舜而忘競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

書經彙解

卷三六

周

多方

三

三五

過遷善豈不趨于聖時聖狂之所以分只在天理人欲之間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之能念與否而已兩聖兩狂字俱一樣是舉人品之懸絕者而言也舊說上聖字以天資言下聖字以造詣言如此說便不見理欲持衡之勢作聖作狂亦不是有聖之理有狂之理蓋念者能存此心之謂不是偶然一時之念故作聖作狂只當徑說○二句串重狂克念一邊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

天不終棄之也○紂雖狂惑使其克念作聖孰禦蓋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假之依依于商王子孫而冀其改焉時須待暇寬也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天子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未定也甚重所謂須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也○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于著蔡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秦紂于帝乙則為子于湯以下則為孫時念聽二字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天之須暇于紂猶望紂有可念可聽者以冀其後為民主也而紂惡不悛終無一善可為天所念聽者○紂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狂而不念天亦無如之何也已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

時根上罔可念聽來以起下文大動二句須串看正求爾多方之實○傳祲祥猶言災異就不好邊說○大著亡商之兆以開示受命之符使人知天欲亡殷益修德以應眷求秦顧天謂天所眷顧之人也○大動以威如何便開厥顧天此即孟子饑渴易為飲食之說也史稱天下嗷嗷新主之資義亦與此合但其意有公私之分耳時當天命未定之時多方諸侯無一能當天眷者其如天意何此起下文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時上二節將言周興故先舉天命之公以發之此則正言周之興也蓋天既須于紂而紂不能改又求于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周德足以代商而歸眷顧之命乃受天命而為民主可見天命至公而無常王主于有德而已○惟字重看靈承二句一直說靈承于旅便是能堪用德○善承者體民情

順民志如生之不傷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為有序故曰善○與湯之慎厥麗一般○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小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蕪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

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須成就其德而後畀付之正與五年須暇何對看○尹字有正人不正意合典神天在內○爾多方自不能堪諸開顧未定之時而乃欲逞諸簡畀既定之後其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越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時將責其遷善而先舉宥過之恩以感動之下兩節責以安天命正是遷善之實○多誥從第二節起至尹爾多方○大降民命與前大降爾命應但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後降命指多誥言○我今何敢喋喋多言以告汝只是要大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耳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時三曷不文意皆承降命來言我宥爾命矣則自今以往爾何不云云○秦忱裕平看為是外服從而內蓄疑非忱也以仁易暴本于天命乃萬古大

道理今局于舊君之戀而不廣濶其心胸于廢興之際非裕也時夾者蕃屏之謂介者奔走之謂又即夾介意不必另說○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宅爾宅畋爾田雖言罰輕恩厚亦只起下之辭○惠王熙天命申惠字比夾介尤深享天命着君說熙天命着民說秦熙天之命正與上宅田相關熙者承其方來也時忱裕于爾多方是安處而不反側動搖意此處已之道當然也助王享天命此事君之道當然也天子之于民未嘗無矜憐之意但

詩經集解

卷六

周

多方

六

言四

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時承上言爾固當勉于善矣則自今以往爾乃可復云云耶是皆戢民已然之失欲其戒之于將來也○迪屢與康誥迪屢不同彼迪以導迪言此迪

以踐履言○爾四國的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秦首句提頭下四爾字雖分四節實是一頭兩腹一脚體也○大宅天命從好邊說屑播天命從不好邊說此本是互文然上句有箇不字則亦就不好邊說矣時人當自愛天命當安不可輕棄不法之事不可作今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爾心其未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作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小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時四國之民自以不忘殷為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不知其為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忱于正之有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詩經集解

卷六

周

多方

七

言四

秦此節當緊承上節言爾迪屢不靜云云罪應誅戮然我惟是其云云而不忍爾誅戮也時教告以

口舌代斧鉞也戰恐懼也戰要囚但戮其渠魁以

恐懼之而餘黨罔治也○要發二惟時字言我惟是而止更不殛殺正所謂大降爾命者○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

成王即政又叛也○東征有誥多士有書及今多方之誥是教告已再三矣東國勤兵天討明致及今伐奄之舉是戰要囚已再三矣○至于再至于三要有抑揚輕重如云再之為甚而且三宜重在至三以見恩之極厚意○至再至三是懇惻切至不一而足之謂再三字不必分只見屢屢意○我

書經

解

卷大

周

多方

三

音五

惟時四句當一滾說下文勢勿斷秦我之意本降

爾命者也爾能悔過遷善而保全其命然後為能用我之降爾命否則是不用我降爾命矣有者或有也未必人人皆不用也

時此因與決若今後仍

怙終不悛則不再宥矣大罰殛之將直行斧鉞之

誅并治餘黨之罪矣不康寧者不仁而好殺之謂

末二句緊帶罰殛句而言○秉德不康寧多士

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迪屢不靜乃不

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每

提耳而告之

主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時自此至末入節是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乎殷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秦有方多士當廣說時有方多士不重重在殷多士上此殷多士乃昔在商居位而今在周無位者奔走臣五祀見其久而當化服也蓋人情以久而事勢以久而定周于遷洛之時有監

書經

解

卷大

周

多方

三

音八

官之建殷多士受其約束以奔走臣服我監者于

今已歷五祀而非一朝一夕之故情固宜乎而勢

亦宜定矣其可復反側不靖耶曰臣非必列職只

奔走服役便是○此節意已在不必因下節越字

連下節說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時胥如大胥小胥之胥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之

正乃周所設三等官小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

胥伯正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也

時臬即指長治職事說要體傳臣服之久意○此與教民由在位同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時此承罔不克臬而言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于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于身爾邑指遷民說克明在民情和順上見此二字無工夫乃和身睦家之化也傳中雖然二句正發揮一明字事字正應上臬字○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多方

三

言世三

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人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和如爾事何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雖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而克勤乃事者矣此句正與罔不克臬應泰突然說出一和字正與反側不靜對也○和兼身心從心之和而發為身之和三箇和字都是一樣若謂上和哉是由心以和其身下和哉是由身以

和其家似乎支離○自作不和重自字爾室不睦進一步說此四句是從內說向外下二句是從外

繳入內○言不和是爾自己所作無與于人也可見爾自己惟當和哉然這和不但是一个人的道理就是爾室不睦也是爾之故亦可見爾自己惟當和哉自己果然能和則下觀而化不但睦其室人爾邑且克明矣這爾邑克明惟爾克勤乃事故也克勤乃事正是不反側不反側正是和

書經彙解 卷十六

周

多方

三

言世六

謀介 時首句承上起下之辭作未然者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亦則以三字承上文當玩穆穆在位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之為臨蒞之儀容與和身睦家一層事但此就臨民處說耳克閱二字重閱賢謀介是進厥良以率厥不良意賢亦只

是能和身睦家者謀介只在克閑中見頑民之中不無賢者本其心之藻鑑而為知人之哲簡閱其賢者用之使足以感其思齊之心斯已焉○正已則民有所觀法用人則民有所感慕頑者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秦穆穆是承上節和字來此上下呼應處○玩謀介語意似不止使民感慕時以賢引賢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殺俗之妙機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

書經彙解

卷六

周

多方

三

三

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時此承上三節而勸之以休使之有所慕也○田

卽胥伯正之田祿爾事卽指上二節事小爾果能

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又能和敬盡于已介助資于

人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界

矜爾豈惟天哉我周亦大介助資錫爾介如佑賢

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

迪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升在大

僚矣此卽所謂大介賚也○秦此節是以效驗歆動

多士不必說到多士工夫上蓋工夫盡在上三節也○永字重看永力畋爾田是一層天惟以下又進一層有周大介賚正天界矜處迪簡在庭服在大僚正大介賚處○王庭對洛邑說大僚對王庭說時迪簡王庭是由洛邑之胥伯正而入為王朝之官大僚則居卿相之列不但在王庭而已○秦傳訓尚為庶幾故下增一勉字覺涉在工夫上了小註為優○有服亦或有之有言在王庭之中者又有一等進而在大僚者也

書經彙解

卷六

周

多方

三

三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

時我命王命俱指自作不和二節言不克勸忱卽

是不能和身睦家正已用賢下四句俱承此句說

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凡民指洛邑遷

民言爾多士不能勸勉信我所命是不能盡職以

奉上矣凡洛邑之民也都做效不能承奉于爾已

則不忠而欲下之忠于已得乎○無享上之誠而

民皆化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成其凶德之習矣○不能盡職奉上是放逸偷安是頗僻不正○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乃放逸頗僻大違王命則惟爾多士探天威而自取之○探天之威即畀矜之反致天之罰即介賚之反○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逃爾土罰蓋有間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時此中示以致告之意多誥只指告爾有方多士

書經彙解

卷大

周

多方

三

三

以下而言以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遷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等語故曰多誥命指上四節言玩傳而已二字正見不多誥也言我非如是多言惟以爾之故申告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睦家以盡已之職正已用人以致民之化逸于休遠于戚而已辭雖繁而指則要如此可不念哉命字小註說似優小我豈欲多言以告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是又爾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時和即上

書經彙解

卷大

周

多方

三

三

爾惟和哉之和和不生于和而生于敬不敬則不能和矣傳于上文爾多方探天謂其多方疑作多士於此節云爾民至此易多士而爲民豈是漫語說者不察乃謂民即指多士在商爲士在周爲民失傳之旨矣○傳之旨自篇首第二節爾命爾罔這兩爾字說民起以後直至惟爾自速辜都看作誥民之辭凡爾字都指民自告爾有方多士至離逃爾土都看作誥多士之辭凡爾字都指多士此節及上節是結語又看作誥民之辭蓋民可以

該多士而多士不可以該民中間數節是從民內
抽出言之末二節又須說到民上去語意方足且
民既可該多士故不必及多士也小殺奄屢叛驅
煽者廣今雖平矜譬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故
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
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火破羣疑深絕亂根兵寢
刑措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功歟

書經彙解卷三十八終

多方

二八

百手

書經彙解卷三十九

明後學

黃圖

秦繼

武陵楊鶴

立政

小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
之體君道備矣時篇中專戒成王擇百官之長而
又諄諄于任人之事蓋任人所以盡知人之實知
而不任猶不知也

書經彙解卷三十九

立政

一

百手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時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為本是以率群臣將有
言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
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曰常伯曰常任曰準人
三事之外曰綴衣曰虎賁群臣之辭未畢周公歎
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
群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
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觀篇末周公呼太史而

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知此篇蓋記于即時者。○意當時公欲陳言必與群臣先議同了及進見時公啟口言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群臣遂應聲接將去了其所言即公之所欲言者故公姑俟其辭之稍閒而遂歎曰休茲知恤解哉蓋公方啟口而群臣承之群臣言未竟而公歎繼之如此方是周公率屬進言首尾相應若出一口也。小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首稽首者示已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

書經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二

言

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曰嗣天子則繼前人天位而任凝命之責曰嗣王則繼前人君位而任治民之責告字兼周公群臣通篇俱是周公告王還當以之爲主。○嗣天子王不重只是稱其君之辭公發端對成王言臣等有所告于嗣天子王以動其聽也。○贊之者贊引發言非贊美王也。○非倡群臣使言蓋公身在班行立政篇皆公言也寧獨贊群臣言耶。○左右二字活貫至虎賁不可謂在王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

準人焉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焉。小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爲伯而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爲宰而兼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常伯即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按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

書經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下文宅乃牧即常伯此以爲伯下以爲牧以伯爲牧民之長也而曰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掌服器執射御不是二官親爲其事只是掌其事而已故曰近臣之長。小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事之外句不可遺蓋通篇獨重三事故也不可以
尊臣親臣平看○當謹意須躍如見于言表以待
周公未可直說出小職重者有安危之計職親者
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先言休茲而繼
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時常
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經綸康濟其職
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奔走承順而已乎薰陶涵
養其職蓋甚休也其敢恬不加恤使非人處之乎
○時字要看得好非絕無也尊者易以昧親者易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立政

四

以狎求其始焉憂其倖進終焉憂其易退知之明
用之當任之專而必得人以盡其用者邈觀古今
不過一再見而已○休茲見其為天命民心所係
與天子王應鮮字含下意講開創者能之而守成
者未必皆能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小公既歎知恤者鮮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
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蓋以次言之也時古之人
迪惟有夏迪指知恤下文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
王皆承此迪字說○迪字是力行意古之人行此
知恤惟見于有夏見知恤之鮮也○迪惟有夏提
起乃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競就已得天
下後言如執玉帛者萬國供貢賦者九州是民無
不治事無不理法無不守了○大競處就含天眷
已隆意方與尊帝相應○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
作又王室固已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自滿常念
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
付之于君君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于臣若不
得其人則天工曠矣乃多方招延賢俊之士布列
庶位與他共治天事以為尊事上天之實○俊者
天民位者天職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則野無遺賢
而天職不曠所以尊上帝也○不舉賢卑天爵也
用非其人賤天職也○迪知至惟后矣承顯俊尊
帝來觀其臣之能薦賢正見君之能顯俊尊帝也

書經彙解 卷三

周 立政

五

小惟禹以顓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時使君非先以顓俊爲心則臣雖欲薦賢有不可得者

四九德之行即寬粟至疆義之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必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時統名之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粟豈一塗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于此未免遺于彼迪知忱恂者知之深而信之篤也串看○迪知忱恂知至信篤不徒謀面而已夏

書經彙解 卷三十九

周

立政

六

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故能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根迪知忱恂來見知之明而後敢薦非輕舉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小宅者居而安之意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時三宅字見皆得人以居其職得人指九德亦兼任之專意茲字頂上宅乃事三句惟后應尊帝說○既深知篤信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用某德有某事可徵乃進而納誨於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吾君欲稱爲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

人有可爲常任的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爲常伯的使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爲準人的使他爲準人之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事天之道盡君職舉而稱后之名矣○面貌非指形貌之美只是因他外面形迹便信他有德初不論其心術如何便是謀面須看得活素謀面用丕訓德與迪知至惟后矣相反訓應上文告教德應上文九德傳以訓爲順恐非經旨○夏之君固籲求乎俊以尊上帝矣然求之而

書經彙解 卷三十九

周

立政

七

得人却由于大臣也夏之大臣于人有九德之行者迪知而忱恂之乃敢告教厥后云云茲惟后矣大臣以此爲訓所以君得所求而所宅者皆義民上帝尊矣設或大臣不迪知忱恂而徒謀面用此大教訓于君以爲九德在是則君乃從之宅用其人于三宅之位茲乃三宅無義民俊非其俊而上帝何以尊哉籲不是任用只是號呼而求之宅字方是任用○事牧準不是已在事牧準之位者只言其德可以事牧準耳○謀面以下止重謀面二

字周公以此反收上文見迪知恇恇是緊要處
桀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

時德字提起往往指顯後尊帝說德者用人之本
桀既惡德故不能做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桀
不能用賢必先言其惡德紂不能用賢必先言其
德之強暴則禹湯文武之知恤皆本于已之有德
可知矣○惟暴德是任所謂叨憤日欽也罔後另
為一句喪亾無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

詩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八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時此言湯盡知恤之道○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
及湯相去已遠正見知恤鮮哉意小事事物物之
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湯升天
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
各當于理即不釐上帝之耿命也時不釐二字着
力說成湯自諸侯升為天子時知典禮命討出于
天本自光明從而大加釐治敦之庸之彰之用之

件件都脩飾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照着于天下
秦不釐耿命對上尊帝微異尊帝即指顯後說不
釐耿命却是政事上用功然上帝字則緊根上文
上帝來也○不釐上帝之耿命說他意思如此乃

用至三俊是說工夫其在四句是說效驗○陟不
句語意未住乃用正應不釐言湯之陟也不釐
上帝之耿命乃用這三有宅而不自用這三有宅
却是克即宅的不是不能即宅者也時曰字當稱
字看○乃用四句重湯邊不重在不負所任所稱

詩經彙解 卷三五

周 立政

九

上○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
稱其位而無有虛曠職事的所稱為三俊之才都
誠有是德而無有名過其實的秦古之人節曰俊
曰宅一以人言一以任人言故此節即根彼說來
但增箇用字則宅指位俊即居是位者傳中前段
自分明後以俊為儲養待用乃其所備之一說耳
不必從時乃用四句見用之當嚴惟二句見任之
專○嚴惟以心言不式以事言心裏嚴敬思惟他
雖一話一言皆注念而不忽所行之事又大以為

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違○是一串意思慮精專一在于觀法賢者凡事委心聽順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秦惟字似帶下文看謂心中嚴憚思以丕式這三俊重一嚴字時克用二字有力下用協用丕式二用字皆從此用字生出泰克用三宅三俊謂用三宅之三俊也時君心與賢恒相通而事相取法則無得以間之故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是以能得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一

言字

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見聞稔熟情未易齊而教化之浹無有不協則君德之純可知矣其在四方用丕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爲爾德也遠者德未易徧而觀法之同則君德之大可知矣○曰協曰式只遵典由禮慕德畏罰便是協是耿命昭著于厥邑丕式是耿命昭著于四方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佅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時德賢是一頭乃不能知恤之本惟羞四句正不知恤處帝欽四句只重商不重周與式商二句相連乃佅我有夏中事而上帝欽罰之實處小羞進也有崇尚之意時暴德即羞刑者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逸德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亂厥邦則四方之丕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度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小論夏商之興不出于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時欽罰根紂有惡德而所用又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一

言字

惡人來欽罰以下與桀罔後對看佅我三句重天使上奄甸只重甸字奄即奄有四海之奄帶甸字說須歸重萬姓小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時井牧其地使人各有其業而天下皆入我版圖以任貢賦什伍其民使民各有定分而天

下皆歸我統馭以任職後總治民事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時此下言文武能盡知恤之道自此至不基十節皆是**小**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視口惠相期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時**克知是就經綸設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三

三十一

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議論上見其心之所蘊○知心見心與謀面反看曰克曰灼由文武有德先有宅俊之心故心相契而見知之深也**秦**克知且渾說灼見句即承上句作挑剔語重灼見二字夫三有宅之人即三有俊也我所謂知非淺淺之知蓋灼見那三有俊之心而肝膈相照矣傳于成湯節頗有斟酌而至此徑以宅俊平對何也且三俊既未任以事下面以敬事上帝云云如何可通**時**克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句只可

說為任之重不可說為任之專至國兼二節方是專也○以字貫至長伯敬事上帝承上式商受命

立民長伯承上奄甸萬姓○敬事上帝即是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與禹之尊帝一般立民長伯立之為總治之官有提綱挈領意或居內而倡外或位上而率下也○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秦**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不是兩平語上句屬上文下句另說言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三

三十一

把這灼見之三俊以敦庸命討而敬事上帝也此是虛語然這灼見如何敬事上帝蓋既灼見三俊之心便立三俊為民之長伯而其天位治天職矣豈不是敬事上帝○長伯者三宅之變文不是屬長方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時此下五節承上文武能知人善任使而歷叙其得人之盛也○立政謂植立其政事就用人說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大政而得人任之則其政

立矣○立政輕講立政二字是一書之綱故每提之○任人準夫牧只開開列其官名作三事中方說其職事作者爲也任此人而爲此事也任人事準夫守法牧子民各有其職事故曰作三事自此因以三事爲三官之總號○或謂三事百官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矣故下遂言百官皆得人此意雖是但此下只是歷數得人之感以見由文武能知恤所致于此意輕耳秦此節承上文復提出三俊之所事以爲下文張本得人之

詩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四

盛在下文方見出○作三事重立政引起之耳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時虎賁也綴衣也趣馬也小尹也左右攜僕也百

司也庶府也是七樣官俱是列職于王朝者○虎

賁綴衣固是稱僕之長然趣馬以下五樣官亦皆

是長官○百司是內百官對下表臣百司看○百

字庶字所該甚廣○位列王宮有涵養薰陶之寄

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耳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時此亦皆是長官小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是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時傳云此都邑之官也只指大都小伯餘不在內○大都伯也小都伯也藝人也表臣百司也太史也尹伯也是六樣官○特見其名皆有意如呂氏所說固爲有理但上文庶府既以爲內府大府之屬則非冗職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導上之侈靡而見耳○庶字通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常吉士如臯陶所謂

詩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五

彰厥有常吉哉者也但此在已任用之賢說耳秦

庶常吉士玩一庶字只當指虎賁以下且三宅卽

是俊則其爲常吉士不必言矣時常吉士直貫下

二節○此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時三卿總理侯國之事亞其副貳旅者衆士也分

理侯國之事雖小大不同名位皆通于天子故通

舉之言無非常德吉士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時微盧見牧誓烝字錯于微盧三亳之間亦恐是
夷名小三亳商故地分而爲三如後世三楚三吳
時阪音反惟阪下言尹則微以下以一尹總之○
微盧烝夷國之內屬者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
都護之比也○武王使群叔監殷殷是商之故都
在河北三亳是湯之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
亳有監何也豈亦以其地在形險之故歟○危險
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峭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
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夷國有微焉盧焉烝焉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六

商故都有三亳焉危險之地錯于五服者有阪焉
皆有尹以監之所謂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
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亳之屬○亦無非常德
吉士小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
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
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
時承上得人之盛而推原其故也小三克字皆謂

文王能之天下之賢固莫難於獲其用尤莫難於
盡其用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也是以文王之於三
宅謂之克俊有德者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
固有然所以能究其才德之用者實由於文王之
克厥宅心以致之克厥宅心者知之至信之篤文
王之心與三宅之心脗合交契無毫髮彼此之間
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其有才有德莫不竭盡
其蘊是豈徒常事司牧人之所自能哉皆以文王
克之而後能也時惟字乃字相叫應三克字最有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十七

力○只說克厥宅心並不說知見字傳以知至信
篤釋之未中肯綮蓋信篤自在下克立內于宅心
而曰知猶二之也三宅之心卽文王之心凡其精
神心術我皆具足我皆優爲故曰克厥宅心下二
句一氣說下○立茲立字不是方定官制乃授之
以官意與立政立字不同○常事常任也司牧人
常伯也小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
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泰上云宅心下云俊有
德益知俊卽爲宅而不可分已任事未任事矣○

克俊有德語意最巧德者九德也俊是三俊這三俊之有德原是二俊自能之今由文王克厥宅心而後盡三俊九德之用是非三俊之有德而實文王能這三俊使其九德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時庶慎截上下一直說重惟字言不侵其職而惟操其要文王信任三宅之專如此也○兼謂與其事也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六

庶慎所當慎者非一如財用慎其出入不虞慎其戒備之類皆是也○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訓就教訓戒勅言即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於有司之為牧夫者訓勅其用命與否而已牧夫即宅牧之屬○訓其用命則其事可以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嚴而

自治有司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蓋凡主言獄慎者皆是有牧民之責者也以其皆屬於牧人故變牧人為牧夫下文因此遂即以牧夫代牧人矣此處似未可以牧人訓牧夫也小註云有司之為牧夫為字亦未妥時說得之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時承上文而極言其任人之專蓋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姑以庶獄明之兼如代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九

有司之聽斷知如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非若未嘗知其事也○是訓用違則非不知者但其心不敢與知而委任之極其專耳○罔敢知惟恐以一人之私見牽制之即下文勿誤意非徒恐侵臣下之職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時承上文王任人之專言故以亦越發語言武王亦然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於義德之人用

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於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勳裁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竝受此大大之基業也睡撥亂救民曰功圖事揆策曰謀此二句輕不改替及從字竝重○曰不替曰從有知至信篤任專意而重在任專上正與文王罔兼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義德容德二德字即前克俊有德之德自其隨宜救民則曰義德自其休

書經彙解

卷五九

周

立政

三

三百五

自天之者即秉德迪知之賢也○竝受不基雖兼文武實重武王上須抑揚說大意以武王能用先王之臣故能與先王皆受天命也○按周公首言文武知人之同次言內外得人之盛中則言文王之克厥宅心以見文王知人之要罔倣兼罔敢知于獄慎之事以見文王任人之要至于武王無復他語惟言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下章以文王之心法受成王灼知厥若即克厥宅心也勿有間之即罔倣兼不敢替厥

書經彙解

卷五九

周

立政

三

三百五

義德也○傳云周公上文云云公字下缺一承字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華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時此勉成王法前王之知人任人也與前桀紂兩節對看桀紂不能繼禹湯而亡故欲成王嗣文武也正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不一而足也睡王矣句要見嗣此不基任大責重意繼

自今以下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小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提起立政二字。○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秦繼字至牧夫可于事字一讀事是任事之公卿蓋宰相之職也。故獨與立政相接準人牧夫則蒙上文立字說下。○言繼自今我其立政非復前日政不由已然任事之臣正輔王之政者既要立政又須立簡任事之臣自此以下準人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上

三

是執法者牧夫是牧民者皆當與任事之臣同立也。時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必終始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知其心。○曰厥若即常德之蘊于中者也。曰灼知厥若則非謀面矣。○灼知厥若與前克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耳。○丕乃以下應前罔兼知不替與從在庶慎。截上是使賢者得專其治下是使賢者得終其治。合此二者方盡任人之要。○五

句當相連看。不宜對講。○丕乃句正任之專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意俾亂使之為治也。傳展布四體乃丕字之意。推心委任乃不字之源。○相我二句一直說下。即俾亂之實相字兼教養說。和者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司國計而盈縮得其平也。總是三宅所掌不必分屬。秦或謂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然觀下文言受民而曰成德之彥言獄慎而曰正這彥正通指三宅。則此節受民獄慎不可分貼三宅矣。時受民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即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弃所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係焉。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意。○時則句是戒辭。即任之專意。間謂有參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勿有間之則終始得治其民治其事矣。時字即指治民治事之時而言。○知人以其心而信任少不至小人或得以投間

矣故又在乎委任之弗貳則賢者得以考其成功而於先王敬上帝立民長伯者何不及之有○周之王業文武以知恤而興猶之禹湯也孺子今既爲王則繼文武之不基當如文武之知恤知之明而任之專正是知恤處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小】一話言一事之終始一言一句而已○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

詩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一語

三四十五

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時此承上勿有間之而言一話一言曰自者見不特終身思之終日思之雖自一話一言之間無時而不思之一話一言總是形容斯須之意我則至受民作一氣讀又民意輕重末惟上猶云思賢以治民也成德之彥卽克知厥若而已任三宅者○勿有間之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于我間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厭意有其萌皆間之所由生也

前言嚴思大法乎賢者此言自一話一言終思賢者以治我受民皆見意向專一之至○蓋語言是禮記如絲如綸之王言非泛語也一話一言言其關係似輕也先一話而後一言從輕說到至輕處末惟成德之彥不是空空思惟是說這話言果出于彥所許可而後話言之稍有一毫拂彥意決不敢話不敢言如此方能又我受民說者俱未見透徹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慳惟正是又之

詩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一語

三四十四

時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徽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可以事天下可以治民言何美也文武周公所親見而曰聞之人以有禹湯在內○蓋聞字自是傳中訓話經文受字自穩時文子文孫雖粘文武實欲其遠法禹湯近述文武意○文子文孫是警動成王欲其繼述文武意○蓋玩文子文孫語意還重法文武邊蓋文武本法禹湯者也則于禹湯亦不遺矣時知明用當意須補在勿誤上方完此二句是一正一反語○

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得盡心則多差
誤矣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
也正即指三宅言之字指獄慎言惟正是又之言
惟三宅之人是治之要打轉勿誤上來○此節為
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微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
節承勿誤以下說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滋乃俾又

時自古之人起至又之散叙夏商周之事而帶勉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成王意此下三節則合言夏商周之事而復申勉
成王也○此節申上意正是受人之微言已告于
王者○玩傳自古及商人及字明以古為禹商人
為湯秦經文古字下即接商字中間如何可增一
及字原來古字即指商人說時言商以該夏言文
以該武也○克宅是知明用當克由繹是任專宜
申看重由繹邊○注疏釋音亦由字無音蓋只如
字讀也傳謂細繹用之而盡其材是以意解非即
以由字為紬字也紬音抽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

繹師古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秦克宅謂能任其
賢也非所任皆賢也此毫釐千里之別○由字徑

訓作紬實難通繹是紬繹之繹由繹者由此克宅
而繹之也專任意在繹字內時蓋不問之以人不

誤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
其用也○上專任之則賢才之有所長者今日展

一能明日又露一德如絲之在中愈紬繹則其絲
愈出而絲絲不窮○茲字根上二句來茲乃俾又

謂此其所以能使天下之治也作效說或欲與不
乃俾又一般看則又是任事內事恐語意不應如

此重複○看茲乃字則又字意須先提在克宅之
上然後講到茲乃云云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時此與上文其勿誤于庶獄二句應國則三句喚
起繼自今四句○國指三代國字下先要點立政

惟用君子意小儉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
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為堯舜失其意則誣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七

三

伯夷為盜跖時不訓二句是推不用儉人之故訓
 字舊說謂與若字同非也若者心安之所此則并
 外面所行亦皆順于德矣○這儉人所存所行都
 不順于德萬一錯用之必降其國于晻昧使人君
 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秦不訓于德正與前面
 訓德應言儉人不訓教其君以九德之人而惟引
 用邪類也小人競進是罔顯在厥世矣世是世及
 之世言晻昧而不光顯之弊即在此君之世不俟
 異世而後見明其受禍之速也時其勿以二句相

形說言不用儉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
 兼知明任專意應上克宅克由繹看用字緊承上
 有力勸相國家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
 轉相有展布四體得盡其用意於是升其國于昌
 明而俾乂之效在是矣

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
 時此承上而言刑之為重因以起下文也○曰文
 子文孫見其有續承之責曰孺子王見其居天位

之尊皆警動之之辭小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
 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
 尤重獨舉之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
 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
 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時勿誤
 兼身心屬克由繹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有司
 之牧夫罔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則是尤以
 親民之任為重也小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
 夫欲其謹官人時不誤之以已而專付之于人則
 任人之道盡而行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
 外是矣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小周公推廣勿誤庶獄之旨并及于此時其者期
 之之辭克詰只是整肅而不廢弛意詰戎如穀乃
 甲冑之類詰兵如鍛乃戈矛之類○古者詰戎兵
 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陣講于蒐獮威
 畧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耳故

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是皆有國者之所當講而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已非黷武勞民也○克詰不獨言王畿之內凡天下兵屯武衛所在皆欲其脩整以備非常也小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奸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睡工夫只在詰戎兵詰戎兵但嚴其武備猶未至用兵上然武備之既嚴則德威之自著故可以大一統可以光前業下面都承此說去○以陟禹迹以字緊承詰戎兵說陟字只是復禹迹之舊○禹迹卽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訖于四海是也陟謂今威德所加盡禹迹所至也○曰陟禹之迹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不可料後世以燕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立政

三

三五

雲之地奔之夷狄卒貽中國無窮之害而後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遠矣○方行三句正是陟禹迹處行與至就上之德威所布言服就下之警服其德威言秦方行至不服一氣說玩方行字還是說這戎兵之整肅足以方行于天下也空空說箇威德恐非○方行天下重方字言四方都行得去不止一隅也至于海表重表字言及于海之外不止海內也然二句串說非對待語小治其戎服兵器以陟禹之迹而方行于天下使至于四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德威之所至無敢不服者夫如是文之耿光能觀之使益顯武之大烈能揚之使益著可謂繼前王之志述前王之事也○耿亦光也耿光光之著也時觀卽朝觀之觀○二以字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不着工夫說○以觀以揚總承脩武備以廣威德說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文王之耿光也以此而昭著之則不遇佚而無愧于文王之文孫矣永清四海大定天下此文武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則不廢墜而無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立政

三

三五

負于武王之文子矣○以陟禹迹以觀耿光以揚大烈則遠廓有夏近守先業蓋上文說知恤原要他法夏商文武故此亦復應之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時周公丁寧之意并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起東要重今王身上發揮小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

○常人之于國也蓋穀粟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有生者常用不可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捨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于卒章歟時常人儉人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暑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折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觀惟字克用字當兼知之明任之專二

意講所謂克宅克由繹是也末云夫然則遠追禹湯知恤之道近守文武家法之傳而不基之受可以延于永久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小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未復命太史書蘇公式敬獄事以示法焉○魯武王之時蘇忿生為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所由之獄莫不能敬故能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重民命以延國命蓋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用刑之極功至是茂以加矣後之典獄者於此取法而能謹焉則能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也時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法也○由字即用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秦此與小註異但式字既訓用而由字又訓用恐兩相軋姑存之時敬即所謂列用中罰也敬則中不敬則差夫矣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不敬而差則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之用刑如此所以培植太和之祿以

長我王國使後世爲司獄者能取法于此而有謹焉則列用中罰亦如蘇公矣列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者有重者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中者得宜之謂非以輕重之間爲中也○長如字讀乃短長之長也茲指蘇公言以蘇公爲法而慎刑也小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敬者慎之存于心慎者敬之見于事能慎則能敬矣時以列用中罰正是有慎處列是法之條件中罰是今日之議斷刑有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輕者重者國之條列具在也于小罪也能以輕之條列執輕之中罰而用之于大罪也能以重之條列執重之中罰而用之○漢有決事比周禮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註曰取其計獄弊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罪犯有合于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觀此則引律條以定罪其來久矣小雖舉以告太史而實以告之于王雖爲後世之司獄者慮而實爲後之用司獄者慮使後世之用司獄得蘇公其人而用之豈非所謂吉士常人

者乎立政之道以任賢爲本以庶獄爲大故一篇之中凡五致意于獄而終結之以此云時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爲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也

書經彙解

卷三九

周

立政

三

三

書經彙解卷三十九終

周官

小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相為表裏。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

詩經彙解卷四十

周官

一

三五五

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啟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又過此而有顧命。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時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辟。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經彙解卷四十

周官

二

三五五

何也。曰此史氏叙成王實事也。蓋周公攝政時。內治之備。不必言矣。乃公致政于王。王方自己撫萬邦。于是有巡狩征伐事。既歸則董正治官焉。時撫萬邦。提起看泛言其君臨天下也。不可謂出臨萬國與歸字對看。蓋向來成王倚周公輔相。未見其施為此篇。是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史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撫字與下綏字應。○巡狩獨言侯甸者。舉近以見遠也。秦成王當時所巡。止于侯甸。故史不及男采衛。不必說舉近以該遠。時弗庭。違命不恭者也。綏字承二意。謂巡征皆所以安天下之民也。周王之德。施于六服者如此。罔不字兼來。庭弗庭者。言承德。即承此綏民之德。素忠直者。固于甸于宜。以廣一人之德。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威靈。○玩傳曰。外攘不曰外治。似專承四征說。然則六服二句。亦宜專言無敢越厥志。承四征說。為順而撫萬邦以下三句。亦當串說去。重四征。弗庭言周王撫臨萬邦。巡守諸侯之

國察其有不順者征伐加焉故巡狩句輕不必與四征平看秦承德以前重在征弗庭上後說爲是睡歸字與巡征二字對蓋巡征是出于外也治官指公孤卿屬言董正有二意謂正其體統脩其職業也○治官皆在王畿內故曰內治董正其官是益嚴內治之備處益嚴二字要玩味○董正者所以維持六服承德之治于無窮也○小史臣記成王之君天下也當功成治定之日而致謹于建官分職之命蓋天下以一人爲主致治以任官爲要萬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周官

三

三十四

邦雖廣而承德之心無不同外攘既舉而治官之政不敢後史臣將欲成述王訓迪之辭而先叙其本末如此所以著成王之善于爲政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睡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大猷暗指唐虞夏商舍治安意在內○不直說唐虞夏商而曰大猷正見其所謀合道而爲後世所當遵也○治謂政治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治則危思其亂預爲之制慮其危謀之使安○治則危思其亂預

官之意秦治字實而密邦字空而寬亂與治三六可說是國亂保邦未危即從制治未亂來睡未亂未危應上外攘之功舉制治保邦應上益嚴內治之備○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百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周官

四

三十五

睡此承上而言大猷之世所以制治保邦者用又截上述其建官而著其效下申言其建官之要也○唐虞夏商俱要點已治已安所謂大猷之世意○建官之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爲百職○曰百曰倍不獨指總治者言是通大小而言揆岳牧伯乃舉其要非惟百盡于此也○益稷篇言州十有二師即此候也○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百揆居朝廷慶慶政○治則危思其亂預

事四岳王焉則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州或長一方為諸侯之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戾則不和矣萬國咸寧又本于庶政來以其時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其民而言帝則順之而不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象也○和則未亂者益治而永不亂寧則未危者益安而永不危官倍兼內外用又兼政國○和

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于得人而已唐虞所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乂之才夏商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之人即宅即俊之士則和寧用乂所以致是有本也秦小註深得傳中多字之旨而細玩經文傳似有所未安蓋百上用一惟字是言其少既言惟百之少矣又言官倍却是言其多故下即承之曰亦克用又言官雖多于唐虞而不擾亦能用以成治也這亦字用得妙下三句官字人字最重夫官少治官多亦治者何也不惟其官惟其人也暉明王立政中須藏德字使下節德字有根○此言不惟其官惟其人下言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時今予至不逮此訓迪以前事仰惟至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秦脩德為任官之本若中庸取人以身之旨成王斷無日言之理不逮實是說不及亦不是若有所不交然○今予小子以制

治保邦。惟德爲本。故祇勤于德而不敢怠。然自反于已夙夜之間。尚有不逮處。須得如前代之建官得人而後予之不逮有所補益。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而訓迪厥官。欲以官輔予不逮也。訓迪厥官。卽是若前代處。時時若是效法之謂。○仰思唐虞夏商之有體得人者。而是順之不違。予以訓迪百官。使知體統之所在。職業之當盡。則庶幾制治保邦之道不異于古。而和寧用乂之效。復見于今。○董正與訓迪一也。自史官言之曰董正。自成王言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七

三十三

曰訓迪。○因其中有建官體統在。故以董正言董正者。整肅嚴飭之意。訓迪正董正中之作用。大抵一篇皆訓迪而董正在其中。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時此下正訓迪之實。○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爲國家之定制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曰三公者。言其名秩之尊也。○唐虞時未有此官。然舜命禹曰。予違

汝弼。禹臯陶每相與語。帝前固論道。經邦之實事也。○微子曰。父師少師。是師傅官前已有之。立爲定制。則自成王始耳。○論道二句。是三公之職。工夫全在論道上。○三公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論是講明其理。經是輔君去經之變。是和之而不乖。有統同意。理是叙之而不紊。有辨異意。○所論者何道。卽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之叙。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于天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八

三十五

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有道。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故論道乃所以經邦而變理。陰陽經邦變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三公之職。專于論道。以經邦而陰陽之變理。因之經邦之事。不出政治教化之外。固有入任之。然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變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變理陰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師傅保所以必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九

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必備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不必備者或任一人而闕其二或任二人而闕其一非必三公之咸具惟其人謂道足以經綸參贊者而後任之○不是定要使三公備而皆得其人何不可之有但其人難得故與其備非其人不若不備之為愈甚言當得其人也要說得活○自此以下分二項看正體統一也訓職守二也如三公三孤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

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俱所謂體統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丕太者尊無以加之辭少者位次于尊之辭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時孤言特處乎三公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十

下六卿之上而無所附屬也○貳公至天地一氣說工夫全在弘化上弘化是貳公之論道也寅亮是貳公之燮理也先提三公事在前然後貳公意方明弘如人能弘道之弘化與道對天地與陰陽對小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也天地者形也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者弘化之本也燮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濬其源弘道其流公提其綱孤張其肆○貳公弘化蓋貳公以弘知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秦弘化對上論道經邦四字兩處都是先說人事後說造化與中庸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一樣文法傳以化為天地之化則經邦亦是經陰陽耶小註得之時三孤以三公所講明之理益闡明贊襄之是諸經畫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道化而寅亮天地者在是矣寅亮者敬而不若性天地非陰陽不立若其間有一物不得所通處三孤弘化而化無不達凡賦形于天地間者

皆遂生復性。則天覆地載各得其職。而無一處
塞不通。非寅亮天地乎。○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
者非不論道。而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又非二事。
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其道
相成而非有二耳。○三孤雖貳乎三公。而實則輔
弼乎一人。蓋予一人有位天地之責。三孤弘化寅
亮正輔之。以盡其道。其責之重如此。○于三公則
曰官不必備于三孤。則曰弼予一人。公孤之職重
而三公之職尤重。曰官不必備者。以問世之才非
天下所常有。不可同于他官也。曰弼予一人者。以
致君之功。雖臣職所當盡。尤不可累于三公也。時
公不言弼一人。孤不言惟其人。互文也。○後代詳
于政治而不詳于人主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
三公并三少亦六。所以致詳于人主之身。以正君
為求治之本。輔德于先。不待過而後諫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公孤天子所與調精稜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
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萬事之綱也。○

山頂曰冢。○此六官之長綱在綱中也。冢宰與六
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于眾卿。故以冢言六
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得以兼之。故以宰言。
○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百官異職
而統之。則有倫有要。有綱有紀。咸得其序矣。四海
異宜而均之。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矣。
○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
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
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
乎簡易之達相業。無餘蘊矣。○時統百官二句。正掌
邦治之實。天子以百官為輔。則百官乃分治的人。
而冢宰則相天子而內統百官。天子以四海為冢
則四海乃所治的地。而冢宰則相天子而外均四
海。百官出于朝廷。故曰內統四海。極于廣遠。故曰
外均。統百官均四海。宜串看。傳中內外字未安。
○冢宰天官卿。他掌邦國的治道。內外大小百司
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選用賢能以分職治
民。使四海之內人人得所。無不均平。這是冢宰之

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時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小徒眾也主民眾故稱司徒時敷五典二句串說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布五典于天下以擾民擾字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意小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時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十三

三十一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小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譖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時治神人二句主祭祀說宗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舉其重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也上下只就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而言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等也○小註只以治神人屬祀而和上下則泛指五禮傳亦只說和上下尊卑等列後儒以虞書典朕三禮不泛就五禮說遂欲專主祭祀然于本文終不合秦治神固是祭治人亦牽合于人鬼之說而主祭祀言之何也和上下兼治神治人說今因治神人專主祭祀說故和上下亦說差了○宗伯掌邦國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以此禮治神而天神地祇人鬼皆祭之以此禮治人而冠昏喪鄉相見等皆舉之使尊而上卑而下無不和睦禮所以辨上下上下辨民志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十四

三十二

定則和矣。禮中之樂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小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太固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時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統有二意。平居聚眾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五

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平字有二義。我平之而人各得其平也。○平字與均字不同。均是各得其宜。平是相安無事。○統六師則軍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政。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人之惡不止寇。而名官曰司寇。舉重而言也。小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時詰者推鞠。

之事刑者斷決之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懼。是亦禁于未然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時空土。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所受之田。民自治之。惟田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故官曰司空。居四民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也。士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廩者。皆有以分畫而與之。時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圃園田漆林之類。有樹藝之利。以時而興之。使無空土。無閒民也。順天時者。地非天不因也。○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于土。故謂之掌邦土。小為治。莫先于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于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六

五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時六卿分職句。輕結上遞下之辭。分職指上六節。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官 七

不言各率二句正是自內達外體統不紊意歸屬
倡牧一直講不重屬牧上重六卿率而倡之也○
以倡九牧者亦欲九牧之知所事以率屬而承流
宣化于外也○阜厚是安居樂業意本政治一邊
化成是雍熙太和意本教化一邊比前綏厥兆民
深一層合內外之民而言期之之辭非效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
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
內倡外應周法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
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
天下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時至此則建官之體
統不異于明王而和寧用乂之休亦可繼美唐虞
夏商矣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守
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官 六

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進乎六年一
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循乎又六年三
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備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
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
四達而不悖矣時六年之間五服同一朝會與虞
庭諸侯逐年來朝者不同○首句喝過不重只重
巡狩為考外之所以應乎內也○王字泛言為天
子者非成王自稱○考制度三句即時巡中事制
度即六卿之事究實不過政治教化盡之不必泥

傳○諸侯二句與考制度句勿平蓋諸侯所以守
其制度者而黜陟又根諸侯之制度備否來大明
黜陟者謂不遵制度而違六卿之所倡者則削地
黜爵以懲之能遵制度如六卿之所倡者則加地
進律以勸之○黜陟曰大明者與天下共知之也
○此節亦成王訓迪之言蓋因上倡九牧之言而
及之也意謂六卿率屬以倡九牧則外之制度有
所承矣然未知外之應乎內者何如不容無考課
勸懲之法以馭之也當與上數節對看上是訓迪

內臣此是訓迪外臣總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務也。秦經文有王乃字諸侯字不應成王自言如此。○反覆經文自立太師至此節是史臣因成王有訓迪厥官之語而先叙所立之官及各官之職。駕御各官法以引起下文。故下節用王曰以提端。嗚呼以後皆王訓迪厥官處也。如此說則此節王乃及諸侯字方說得去。第少師節字一人便當看作史臣為王言之。又覺牽強。闕之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官

无

三四五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時既訓以建官分職之意。因勉以居官守職之遵

○我是親之之詞。君子是賢之之詞。官指公孤卿

屬侯牧在外不與。○牧司尊卑大小各有所主之

職也不可不敬慎。乃出令又于攸司中提出。○欽

司慎令固不可平亦不可謂慎。令即欽司也。令乃

司中之要務。令出二句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

以見不可不慎。意亦令之大者。出出于君百司庶

府自下教條于其屬亦令也。令未出而致謹可也。

既出則有行無反矣。戒以審令于未出之前。非欲

其遂非也。時工夫全在慎字中。凡令欲其簡不欲

其煩。欲其詳審不欲其率易。故言慎也。令出惟行

承慎字來。反即反汗之。反民壅之而不行。與上悔

之而食言皆反也。○以公滅私着力說。公者人心

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為民興利除害。却有

行一番。即增一番弊窟。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

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又能以千萬人

之心。為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舉事必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官

干

三四五

當動合人心。民豈不信而懷之。○以公滅私令之

慎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秦令出惟行。弗惟反。正

是當慎令之故。此句已收完了。慎乃出令。以公滅

私。又當另言。似不宜以令貫。○欽慎公各是一意

雖廣狹不同。然非相生語也。小民之從違。視公私

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

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

也。滅字允字皆須竭破。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莠事惟煩

不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時此章以學為重據已在官者而言本言不可不學而曰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當事固以學為先既當事亦以學為重故可曰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小議事斷之以制制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時政乃不迷此學古之益乃字是難辭師典常則有所持循而官不亂事必有議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三

三五九

言所不免故又戒以利口亂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皆不學之失○稽之古而不合準之今而不宜此疑也不學以破之則疑終蓄而謀乃敗矣怠者不能學忽者以為不足學荒廢也墻面言其無所見惟煩言其不能行小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荒其政均也既歷數茲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觸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營之

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時不學則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安能不迷也秦首三句當汎言爾字在下方指各官說○古字處典常即其實也前代當代之分似不必○制即古制亦非裁制之制○其者期望之辭爾字妙一官有一官之典常故言爾學之時可汎言古官之時便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師字正與學字應以典常作師正學之也○厥官即爾典常利口亂厥官學之反也此見不可不學矣然學之中又有二弊蓄疑者學之不精也怠忽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三

三五五

者學之不勤也不學二字總頂上三者○言大凡有官君子當初學古而後入官則居官議事能以古制斷之政乃不至迷亂然則爾等可以不學哉爾等各官典常雖是當代之制而實斟酌損益乎前代古道盡于此而無餘矣爾其各以爾之典常作之師而學之甚無恃才師心以利口亂厥官而棄典常于不學也然學須精則心睿而謀出若疑而蓄之鹵莽之學未有不敗謀者矣學須勤則心專而政成怠而忽之作輟之學未有不荒政者矣

夫利口蓄疑怠忽雖異總之是不學也不學則面
牆無睹其于莅事之際惟是煩擾而已矣求其不
迷于政不可得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時事功所係莫切于六卿及其屬故特提出戒之
○卿之屬爲士卿之貳爲大夫總而言之則皆六
卿之三百六十屬故此稱士而未節又稱大夫○
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不以作事爲勞故無待于
戒飭也○三惟字重看謂欲功之崇惟在于志欲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三五五

業之廣惟在于勤而立志用勤又惟在于果斷也
小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如士業於學學
問思辨皆學業至道克德備則學之功成矣農業
于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
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
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否則雖有
此志終不遂矣時功是已成之功績如教化大行
刑措不用之類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程子所謂
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當法不

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
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近而
成就能高遠者業是方爲之事業如敷教明刑之
事日積一日者是已呂刑所謂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康誥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必日有所
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
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果斷與志勤乃一時事
非志勤了而又果斷須玩傳當幾二字後字對幾
字言幾處一決以後無難矣乃字難辭艱非後患
乃艱難而易耳罔後艱只是崇廣無廢墜于其
後也泰果斷只在志勤上着落以志言則能果斷
于志無柔靡之意也以勤言則能果斷于勤無偷
惰之事也若又增一幾字似非經旨○從志上果
斷是大段着力從勤上果斷是逐節零細工夫○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責育之狐疑不若
童子之必至所以貴于果斷也志非果斷則不立
勤非果斷則易倦罔六卿以此爲戒則大綱舉而
總理之職備庶士以此爲戒則衆目張而分理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周官 三五五

職盡於制治保邦乎何有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時此戒卿士制驕侈慮其怙寵滅義也首二句汎

言常情之弊中二句歸在卿士身上說曰惟曰無

一勉一戒之辭末二句又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偽

意○不期者自然而勢所必至也人無所挾何

驕而位不期驕居所動也人無所欲何侈而祿不

期侈養所移也○蓋位不期而驕言必驕也經文語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周官

三

三五

意比傳更直截下句放此時古之人驕侈猶在祿

位之後今之人則自其未得志之時已無不慕于

驕侈待得志而肆耳○恭儉是驕侈對證之藥二

字提起看惟德帶無偽一直說惟德者實有謙虛

忘勢之心而自然不驕居位猶是也無位猶是也

實有簡約朴素之心而自然不侈祿之猶是也弗

祿猶是也偽是外假恭儉之名而內實驕侈載如

車之載物車是空廡所載之物乃實際也秦德為

實得若偽則我為虛車而別取箇物事頓放在我

身上故曰載時德偽皆曰作者由心造之也作德

如司馬君實作偽如公孫弘作德則此心與恭儉

相安不待安排布置而無入不得恭儉之美自然

著見于外故曰心逸日休作偽則心欲掩護其驕

侈消沮閉藏而欲蓋彌張終不能掩故曰心勞日

拙日休者日見其休日拙者日見其拙上言後艱

此言日休日拙皆據其終而言秦日休日拙都指

心說此語最粹時說都看在外面去失在傳中一

著字時自學古入官至此以下蓋歷戒之一戒為

書經彙解

卷四十

周

周官

三

三五

一事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時此申上節以見其不可不恭儉也小寵即指祿

位言利祿與危辱為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

不暇何敢驕侈乎時首二句一氣說思危惟畏不

止于恭儉而恭儉其大者也○三畏字不同上二

畏字是心中之畏下一畏字是事之可畏○入畏

則危辱至矣秦人畏不止不保祿位當深一層看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麗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薦賢才之事。欲卿士盡以人事君之道。○推

讓無甚分別。總是薦引之意。○虞庭禹遜稷契皋

陶舜遜及折伯與伯益遜朱虎熊羆伯夷遜夔龍

君以其人為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

而推讓之。賢能其相與和穆也。如此成王仰惟唐

虞廷官之意。而望其臣效虞庭之九官也。○人能

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

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官

毛

三言

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于和。○時庶官是六

卿之屬。指大夫士言。傳中大臣指六卿。○乃和下

須補政無不理意。不和上須補不能推讓意。○推

賢三句不可以義利對說。不和政靡正見其當推

讓也。○舉能其官以下又深一層言推讓之當得

人也。○此是說能推讓者與蔽賢能者無干。○薦

舉得人是汝知人之明。故曰惟爾之能。○所舉得

其人是能盡大臣之職所舉或非其人。則悞國殃

民。即不勝大臣之責任矣。四句非判然相對。○因

所稱舉之賢否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

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

觀之。必無妬賢嫉能之事矣。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迪厥官之末。發為嗟歎之辭。呼三事大

夫而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勅

之也。謂各敬爾官以治爾政。敬則無怠忽慢易之

失。治則無懈曠廢弛之憂。即所謂欽乃攸司也。蓋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官

毛

三言

天下之民其數有兆。饑者欲食寒者欲衣勞困者

欲求休息而永康尤未易也。所以任永康之責者

君所以分永康之任者。臣官雖不同政雖有異。然

所以佐佑乃辟永康兆民者。則無或殊也。兆民之

衆而果能使之永底于康。則萬邦之廣親附愛戴

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無窮之效期之

也。時三事即立政三事。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

夏商三宅之職。故仍呼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

不在內。大夫則其副與屬也。敬屬心亂屬事官以

位言政以職言有是官則有是政不可平以佑三句一直說以字貫下佑辟康民申重民上康兼阜成二意萬邦應兆民無斃應永字○乃辟即周王所謂祗勤于德者因其夙夜不逮故欲佑之兆民即所謂綏厥兆民者此不獨綏而欲其永康重永字萬邦即前所謂撫萬邦者此不獨撫而欲其無斃相期于無窮也此首末相應之意

君陳

此篇戒勅之詞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益新進者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聽此成王策命君陳先叙其德之美而命之也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惟爾惟孝二惟字不同上惟字言君陳獨具此令德下惟字輕秦傳云事上恭益指事君而言或欲作事長說非○惟孝之惟雖與上惟字不同然亦不可輕看○令德孝恭且把孝恭平言下二句則言恭本于孝也惟其孝則能友于兄弟又能施于有政施于政正是恭君處友于兄弟乃孝之所必至而與恭上為一類

事者也故先恭而言之。謂政字內有教民安民意。含師保在其中。當時君陳雖未尹東郊。其立朝已久。故美其克施有政。非望其將來也。○尹字即師保。意尹蒸東郊。正望其以孝友之德化此東郊之民。小商民難化。由于民彘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時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心。以施于政治之間也。○通篇皆自敬字推廣之。然所以敬者。不外于法。周公之訓。而明德以成中和之治。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二

三百六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小遷般。頑民于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教之者至矣。謂之保。則所以養之者至矣。故民懷慕周公之德。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苟一事少異。一法少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亦惟率循常法。勉明周公之訓。蓋周公舊訓。即所謂常法。所以師保萬民者也。我既以周公之遺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

之道待我哉。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民懷其德。與惟民其乂。雖有叙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為效則一而已。匿師保二字。最有包含。懋般頑民。遷于洛邑。治而教之。而必曰師保。見周公之于民。其曲盡如此也。教之如師保之。如保嚴師之于弟子。父兄之于子弟也。○師保內藏明德。意要把式化。誕保實事。講秦師保是活字。傳云。存師之尊。有保之親。且先引起下文。不是正解。師保二字。正解在師教之。保安之也。懷主周公。在生時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三

三百七

而帶說沒後。時德就師保。言民懷其德。就當時說。點思慕至今。不怠意。○往慎三句。相推下去。說往字一斷。所司者般民也。慎者一事不輕改。一法不妄為也。茲字指慎。司謂此慎。司之道。惟在率循常法而已。周公之訓。即條貫約束。見諸設施者。俱是。○率常便是慎。司懋昭便是率常。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懋昭。只體其垂訓之意。以師保民。即是發明光大之。秦周公當日居東郊。凡脩政治民處。都是後人之

訓或專言訓民之訓或專言訓尹東郊之訓皆失之偏○昭明也率厥常卽是明訓又何須用懋昭句原來此句重一懋字周公聖人也豈後人所易及欲昭其訓雖是懋勉始得時惟民其又言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對民懷句看蓋民又尚未到懷上然曰又則亦可望其懷此周公君陳之別也其字是期之之辭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君陳

四

三五

時聞者聞之周公也至治兼教養看秦治而至則不止民又已到民懷了時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宇宙間純是一團和氣太和洋溢順氣充周謂之馨香小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因感神明就祭祀時說至治馨香便與神明感通無間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人見其如響斯答而不知其本在此心也○明德就發用上說神之感格人皆以爲黍稷

之馨香而不知此特羞神之具非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心達諸政治以爲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乃所謂馨香也此四句以明德爲主小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卽明德之馨香合而爲一者也時人君齋祓其其心神明其無往非陟降游衍之際其所以流通爲至治而精華上達卽明德之薰蒸融液而成明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君陳

五

三五

德則至治之本也非二物也卽至治上見明德周公之訓精妙如此○猷道也周公之訓合于道故曰猷訓式傳解作用字用由也由訓兼傳中殷頑民周公法度兩股意惟日孜孜二句正由訓工夫就躬行爲治上說要見推令德爲明德以成師保之至治意秦此節比上節深一步上節據脩政治民說此節說入自己身上來只重明德二字○訓字上加一猷字則是以體言之非上文之訓也○我聞周公論道之訓說治到極至處果然師保兩

盡民無不慄則其祭亦感于神明矣然這治之所
以至又本于身之明德夫明德以致至治而馨香
足以感神可見那祭祀之黍稷非馨香惟明德爲
馨香也夫周公之道訓如此今爾之尹東郊正當
做到至治感神的地位其尚用是道訓惟日孜孜
于明德以爲至治之本無敢于逸豫以喪德也
式時者懋昭之本師有師之事保有保之事所謂
周官之法度也但教民安民之本則在師保者之
一身故本諸身之明德以成治所以懋昭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六

三十四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
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時此承式時猷訓而言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
恐不能見聖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則又
不能由聖者氣稟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周公
之聖往繼周公之任其可不戒哉戒其勿知凡人
也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君陳能式訓不
至不克由聖則民將以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
之速矣時爾惟風二句不是虛論理玩爾字當着

君陳身上說○凡人不克由聖安于逸豫故也安
于逸豫故理不足以勝私敬不足以勝怠雖親見
聖人知其行事而躬行之際莫克由之爾當以此
爲戒今日周公不在民所視效在爾之身爾惟風
下民惟草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未有上行而下
不效者傳未君陳克由二句是補意蓋能由訓則
惟民其又如風偃草矣秦說者多知此節從式訓
未然兩節相連語意竟未勘會蓋周公之猷訓無
非要人明德而明德非他即周公之所以爲聖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七

三十五

人能式猷訓而明德即是由周公之聖也第凡人
之情都是慕聖人之名而不能實由之爾今日其
戒此凡人而明德與公無異哉然所以當明德以
由聖者何也爾惟風下民不過是草爾能明德民
未有不懷而治未有不至者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釋

時此亦由訓中事首句提起且虛講下三句即其
實也 或者萬一之意此字宜重看莫或不艱內

看傳小大字是無一不致其艱意艱者競業慎重而不敢輕也。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于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時虞者度其廢興之當否也。釋是深思永念之意乃思其廢興之當否也。虞即無虞之虞重慮患一邊只說釋不說行正見其艱危之意。小廢興即所圖之政虞之于人釋之于已即能致其艱者蓋此節亦根上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八

三言

說有云道貫古今政由俗革苟能因時會通更化善治則周公復起必從其行所以爲善式訓也此謂廢興是廢興那周公所已行者蓋從小註前說也細玩經文不然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時嘉謀以一事言如益贊禹征苗之類嘉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臯陶陳知人安民之類。謀猷之嘉從師虞則釋中來。告內而后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順將順也入告于內將順于外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如此。咸若是言使人臣皆如此不止君陳一人也良顯就臣言。小臣人猶言人臣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忘已之善而歸之于君。時歎息言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意蓋君陳嘗如是成王致美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九

三言

而深屬之欲其無替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人之善卽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非曰善則稱君也理實如是也成王非失言殆至言也秦此蓋成王望君陳以謀猷入告也往者君陳處王左右入告出順無難也此後尹東郊便離朝廷遠了故因上節師虞之言而舉君陳往日之事以美之且歎息以爲良顯若曰爾從今以後或與師虞之時得聞嘉謀嘉猷無替初心以我爲遠而不入告也其望之輔已也切矣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

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秦此節以下再提端起無非發明懋昭周公之訓一句之意耳周公之訓本丕大曰弘者若人能弘道之弘盡其量而後止正包下文數節在內非變通之謂也小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隨弘丕訓卽虞書

熙帝載之意非有增益也含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爾惟之惟非閑字卽一意之謂○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四句一正一反相形看○操尹東郊之權勢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民依非恃勢也心中與勢不相遠便是依作字依傳作爲字看約束東郊之民法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爲之主若一味用法便有偏倚而至于刻削矣○欲弘周公之訓非嚴急所能成苟一以嚴急爲心則惟見頑之可忿嫉易至于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民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一

三

不見上之可親不見循理之爲樂而反苦于法之拘束故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然後不迫而民從能弘周公之訓也○言其出于勢與法之外而使民之心從者在寬言其妙于寬與嚴之中而使民之自從者在和寬卽敬敷五教在寬之寬制卽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非縱弛也和卽和厥中之和和者合乎民曰從容以和之從容者不亟不徐施之當也○單言和則和卽從容不迫之意若以和對從容則有

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
亟徐也如天地之和如四時之順則可謂從容以
和矣秦作威以削都是過嚴下二句重寬和二字
而寬和非平對中間又插入有制從容極難體認
○言無依勢倚法而過于嚴但只是寬中有制這
等樣從容以做出過有節度之和斯足矣從容以
和節指寬而有制說非兩層謂從容不是有節是
形容那和之中節處也時傳和厥中中字非適中
之中蓋始中終之中也以時言自無依勢至末皆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一

三十四

和字之治也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小無勢依至
以和此言商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
言不幸入于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
比故三細不宥○君陳之政以寬和爲主故下文
皆反覆言寬和之意時般民在辟至三細不宥以
用法而言爾無忿疾于頑至不良以施教而言皆
寬和之事

般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

○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
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
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
也時此節卽下二節之綱○首句提起下辟宥相
對勿辟勿宥不是斷乎不辟不宥與君相違抗只
是不遽辟遽宥以求厥中耳○兩勿字與惟厥中
惟字相呼應言勿遽如此而惟當審其理之當否
也須看得活○謂之曰中則惟明惟允而好生之
德藹然在法度中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一

三十三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時此承上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也弗若向着保
一邊弗化向着師一邊乃字重看必其辟以止辟
者然後辟苟非可以止辟者其肯徇君以辟乎是
辟能審其中而非濫及矣傳中刑之可也二句是
過文

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時此承上宥字言乃宥之惟厥中也徃于姦宄如
反側不靖之謂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

謂亂俗如敝化奢靡之謂就師一邊說一則闢天下之安危一則闢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闢者大三細者三事中所犯有大小小者不宥則大者其肯狗君以為宥乎見宥不狗君而得其中矣○衽字貫下凡罪初犯可矜惟怙終不悛故雖細不可宥也茲究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看傳中雖字謂無論其大者雖小亦必不宥不宥非必盡殺之但言不可輕宥耳○合上二節是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有制從容意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四

三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此又為下二節之綱上三節以用法言此三節以施教言○頑指不若于政不化于訓者其不可教導怙終不悛者固辟以加之其猶可教導者勿以其頑蒙未喻遽忿疾之也至于「一夫有善當即獎進之而不可求其備求備則阻人為善之心亦非吾與善之道也」○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恐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備至不

其即無求備之意

必有恐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忍若勉強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而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充于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時民被紂之虐深故其習濘之固未易革被周之化淺則其遷善之念未易萌故且含忍容蓄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而吾政訓所及民若有功事乃有濟矣何必于忿戾之哉然徒能忍而已矣終不免于忿戾之發而無以濟其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十五

三

事必同仁之量納賢愚于一視之中惻怛之心包顯蒙于大受之下初若不知其頑而可疾者一于涵育之焉則此心之大同乎天地之覆載而萬物之不齊者舉得以生遂于間也德始大矣所謂無忿疾者如此○忍與容各兼師保說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因時說是從上節小註將此節作無忿頑下節作無求備細玩經文此節尚說得去下節兼不脩不良言之于無求備之

筆終不暢此節小註云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
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覺甚有理今若從之則當
把下節不備不良應忿頑句厥備厥良應求備句
斯文理通暢矣

簡厥備亦簡其或不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不責其皆備而簡不備不責其皆良而備簡進
良率不良正所謂無求備于一夫也○備不備以
職業言者胥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
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六

三十四

爲何人簡只是區別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
也以率者使不良者有所耻而改行也○簡其備
亦簡其或不備蓋以簡備爲主其或不備者亦簡
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
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耻故人
勵行兩或字不可忽蓋玩經文備字良字分明有
淺深之別亦字以字又不是平對字小註似優于
傳今竝存之○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薰陶于
周公之訓故有備者亦有不備者有良者亦有不

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備者方其未
良者已進于善備者簡別之不使與不備者混不
備者亦簡別之不使與備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
後于中選其能自備而至于爲良善者進用之則
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備省而至于良善是進其
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備不備皆可簡別故不
備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
此立言所以不同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七

三十五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時承上言弘周公丕訓不特率寬和之中以盡化
民之事而已化民之本在身又歸重在身教上以
成化民之功然後爲弘訓之至焉○言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其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爲外物引誘
遂變做澆薄了然厚者既可變而爲薄則薄者豈
不可挽而爲厚乎但民之常情不從上人的命令
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所好則雖嚴刑峻罰

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
 民之道以身不以言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上發
 揮秦上句云違上所令而下句云從厥攸好變上
 字為厥字蓋指民而言也則攸好是民之好與大
 學所好不同○好字正與厚字相呼應四句是一
 箇意思今訓好為君之好上面厚字便淡而無味
 了○因物有遷語意未住如傳說便將首二句截
 斷下二句另是一意恐非經旨○生字最重因物
 有遷句輕言民之生也本厚但因物而有所遷其
 本來之厚固自在也是以不從上之所令而從已
 之所好所好出于天性即是厚即是下文德字也
 ○克敬典在德德字與明德應最重克字亦重敬
 字輕典字尤輕言民之從所好如此爾今若果能
 敬其五典而在于心得之德則是盡了那厚道而
 臻合着民之所好矣民安有不從之而變者哉不
 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
 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于太
 道者時爾克敬句當一直下敬典在于躬行非聲

音笑貌所能為也○敬典在德而不在言誠躬行
 而心得之以是敬敷五典則民之從有捷于今者
 所以然者以民生本厚故也○敬典在德真所謂
 明德之馨香可以洞達無間者于化殷乎何有○
 人各全其淳龐之性而不遷于物則蕩蕩平平無
 反無側此大道也○大抵敬典在德則德始為明
 允升大猷則治始為至寬和之政于是始成師保
 之責于是始盡而于周公之訓始可以言弘小人
 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
 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永膺多福成康言
 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詭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膺
 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曰群黎百姓偏
 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時世治民安則予一
 人得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其在于爾亦大有休
 美而名譽光顯終將傳誦于來世矣永世是期于
 無窮之辭以終尹茲東郊之意泰休字虛下句即
 其實也○終有辭于永世只指爾說不必兼予一

人玩本文上句其字自見○此篇除首節外皆周

公節是一段我聞以下四節是一段王曰君陳至

此節是一段然末段惟弘至不良是應首段此節

是應二段而二段中圖厥政節又回顧首段○從

好鳥風草生來敬典自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生

來德育明德生來大猷自猷訓生來文法組織細

密小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刻為

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

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

疾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

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

之大指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君陳

三

三

書經彙解卷四十二

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

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

也○歿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

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

德緝熙其學至于臨歿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

此書當與曾子易箆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顧命

一

三

小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

也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

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小下云彌留則疾已多曰甲子是發命之日耳洮

盥手也頰沃面也水以水洮頰之也被冕服以袞

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為安玉几以玉飾几也

此大朝覲王位設黼屨前設左右玉几時扶相者

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小甲子去

書經彙解卷四十一終

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疢而不惰。善養心者雖臨歿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時同召貫至御事。○此先後以六卿爲序。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天子公卿。小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二

三十四

畢毛言領。○形似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時畢公名高。毛公名鄭。○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事者。○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賁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託後嗣傳大位所繫甚重。故必集群臣而面命之。小後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嗣多立于戚

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群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于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時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自叙發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旣曰大漸又曰日臻旣曰惟幾又曰彌留。甚言其病之危也。○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

詩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三

三十三

凡大事皆然。嗣續我志。志卽下文欲群臣輔元子之志也。幸一息尚存。所以審訓命汝。庶幾嗣續此志焉耳。訓指下五節審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啟群臣之聽也。汝指太保以下。

昔君文武王宜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文命。

小昔文武相繼皆有德重光之宜。著故其政之善者無異。養民則九一世祿。文王莫民之所麗也。武王之莫麗觀其散財發粟。則其初可知矣。教民

則明德慎罰文王已陳之條教也。武王之陳教觀其惇信明義則其初可知矣。是以斯民習服不違。自友邦之脩治以至西土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蠻貊之率俾教養之效無遠弗及。用克達殷則大命之集非文武而誰時。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光就德之發用處看。宜者宣布于政治間。重字着武王邊言。文既宜之于前而武又宜之于後。故曰宜重光。奠麗陳教即宜重光之實。○奠麗陳教申說定民所依即安養之事。寒者得衣饑者得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四 三四五

各有所倚賴也。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肄內已有不違意了。肄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詞。秦用克二字與肄不違相呼應。惟其肄習不違于周之民用能達于殷也。時用是能達于殷邦同一服習而一統之大命乃集于周也。○達者德化達之也。化之所及即民之所歸。民之所歸即命之所集。而天下得矣。○殷為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達殷集命亦得意。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時此叙已守成之艱難。○天威承上大命言。蓋大命之集于周者去留無常。顯然可畏。故曰天威。○文武奠麗陳教布為大訓。正是述天理之可畏。以啟佑後人。者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正是敬迓天威之用。力處。○曰敬曰無敢見。兢兢業業以守此所集之大命。如此之艱難也。○昏者昧其理。逾者越其度。○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五 三四三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渡脫艱難也。○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既歿。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時朕言不但上二節。凡顧命之言皆在。○時方承平。無危急之警。而曰弘濟于艱難者。文武以艱難得之。我以艱難守之。今艱難之責在元子。

矣故欲其弘濟云○艱難者事體重大不容輕易非危急之謂弘濟于艱難言守成之難必得諸臣協力大濟于此也弘濟中須含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意畏天命守先業乃濟艱難之道欲元子亦克如我之昔日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時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事也邇指民庶邦指國遠者柔以懷之使來能者擾而馴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使小大相安所及公平周濶而無所偏滯矣○安勸不可分小大各有個安勸不比上句可分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所得于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復以敬授群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夫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六

三五六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七

三五七

人猶言大凡人幾者事之微也時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如視聽言動各有其則又如君臣有君臣之威儀父子有父子之威儀皆是也自亂于威儀卽俯身無冒貢于非幾卽謹獨秦思字妙正見成王垂絕躊躇之狀自字最着力亂威儀而曰自正舍下句幾字意我忖度思量大凡人之威儀須是自己治之言外便見一念之善惡有關於威儀之治否其幾甚微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時威儀之著皆本于念慮發動之微所謂幾也一念發于不善則爲非幾非幾動于中則威儀之則失于外故爾必敬保元子以謹其幾慎勿導之以不善而使元子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由民而推本于身由身而推本于心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動作威儀之則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輔弼胥訓告保惠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使心不入于非幾而後可○如是則心正身備而爲治之本端矣尚

何艱難之業不可濟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不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
○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四合象宮室曰帷幄上承塵曰帟庭路寢之庭時此以下皆史臣叙事之辭○王發顧命在輔展綴衣之座命訖反于寢處群臣受命而退乃徹出綴衣于庭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顧命

八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南宮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時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立為憂居之主見天下之統不可一日虛也古者君薨百官聽命于冢宰太保召公雖居三公之位主西伯之事而實領冢宰以攝政故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顧命

九

自成王新陞至康王嗣位命令皆由召公○博命者兩朝臣謂兩箇朝臣非兩朝之臣也秦傳云使齊侯呂伋又云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則逆釗者是齊侯呂伋若桓毛不過傳太保之命耳如此則經文當云俾齊侯呂伋矣用一爰字何用爰于也時說得之時桓毛宿衛者先執于戈太保就命使于齊侯呂伋索虎士百人從二執戈者逆于南門之外齊侯時為天子虎賁氏○翼室即東夾室也初喪未為梁闔故東夾室為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雖有遺命將傳之于康王未有冊書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既作冊因作受冊之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時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上節重繼統此節重傳命

禮七日祭酉伯相士須材

小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次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

殯於次爲八日祭酉在殯之明日也召公爲方伯

居冢宰故又曰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時作冊後

七日祭酉成王既殯伯相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

雜用謂梓與明器小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

命皆出于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

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時

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儼供喪用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十

三十一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四座王之所處者器
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
且以示重顧命其餘執兵器立于門內堂階者所
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秋設黼裳綴衣

時黼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不以色言也

○上文言出綴衣于庭此復設小自設黼裳至陳

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文也經

于四座上言設黼裳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

風于前又施帳幄于上時下四座至輅車不言官
者皆秋之所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小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

寢牕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牕東戶西戶牖之

間也即當宁之所塞牖即牕也路寢之室戶在東

牕在西皆南嚮今日戶牖之間則是戶牖之南正

中也南嚮者背戶牖而向南也時篋席用桃枝之

竹爲席有次列成文故周禮又謂之次席天子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十一

三十二

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座所言敷重席其席皆
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黼純
以白黑雜繪綠席也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
事變凡凶事仍几禮之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
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小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時底蒨草蒨草蒲也

綴雜彩也彩色爲畫○蒨音若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小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時豐庶莞席也。詩下
莞上簞是也。傳作筍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
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太室西
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秦天
子宮室之制堂兩旁有序有廂室在堂後室兩旁
有房有夾室廂在前夾室在後。故小註云西廂之
夾室筍即筍也。小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顧命

三

言元

時紛如綬有文而狹。○玄紛黑綬也。○周禮大宗
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是天子有與親屬
私燕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黼屨綴末之設四座皆同。下四節所設四座各
異。牖間坐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看。○西序
東序避牖間南嚮之坐也。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
夾而又南嚮與當屨同。蓋東夾即初喪宅宗之翼
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特言西夾也。○天子朝覲
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

于其處今則竝設之。要見先王精爽之所。意
其在此而或不專于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專于彼。
意。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允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時越字承上文亦狄之所設也。○此皆典瑞內史
所陳。小越及也。玉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別
玉一雙曰重。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顧命

三

言世

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時傳以夷
為常。悞常則何寶之有。○天球玉磬也。色如天大
鼓謂之鼗。○史臣記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陳各
樣寶器如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寶也。及弘璧琬
琰玉也。則陳列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玉也。河
圖寶也。則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鼓
鼓皆制作精巧。備文事者則陳列在西房允所制
之戈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竹矢皆制作精巧。備
武事者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世傳之器亦成。

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之感也○
赤刀以下諸物貴重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
以下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

時此陳列五輅是成王平時所乘者秦賓階面阼
階面每三字連面字即屬階字不是在賓階阼階
而南面也傳云面南嚮也會意解耳阼階面者據
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比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顧命

西

三百廿五

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
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
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
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
在右也○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
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金玉象皆以飾車
木則無飾○塾前陳車必以轅嚮堂故知左右塾
皆北面也秦塾在南輅在北而且向北是輅在塾
之前而塾在輅之後也○傳云以西為上則是次

輅在西先路在東左塾指在東者右塾指在西者
小註不合傳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
極幄座親深寶鎮燁華車輅時列入其庭肅然起
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時感
康王惻然事如事生之心竦康王肅然懼不克
負荷之敬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顧命

圭

三百廿二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一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于堂下近
于堂稜側猶特也堂北一階而已四人既立于東
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
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于堂北之
特階○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凡弁皆士也皆立堂
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時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
階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
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

近皆使大夫為之小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時上陳儀物而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尊先王也為將傳顧命而設此肅儀衛而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重新王也為將迎入受顧命而設秦此節可疑者二竝存之○夾兩階所固是每階二人但有兩樣立法或是東階二人俱立于階東而向西西階二人俱立于階西而向東此是一樣立法也或東二人一在東階東向西一在東階西向東西二人一在西階東向西

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建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群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小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麻冕用極細布即衮冕○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齊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時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還是吉服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入即位當主王說秦觀傳云各就其位當兼王及卿士邦君言之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琯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時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主為冊命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小彤赤色時三人皆用麻

書經彙解 卷四三 周 顧命 六

冕形裳純用吉服祭服即吉服也○上宗與太宗一人即宗伯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也○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時介圭天子之守圭先王之傳器莫重于此故太保承之同瑁次于介圭故宗伯奉之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瑁言自此繼先王朝諸侯也書即丁卯命作者也○小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時此太史既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秦曰字緊承御王冊命來數語即是撮冊命中大意不是太史自撰小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

書經彙解 卷四三 周 顧命 九

嗣訓也時文武之訓只是述天威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自其正大而言則曰大訓自其明顯而言則曰光訓非有二也嗣者守之不失也承艱難之業居大位也治儀謹幾以奠麗陳教由大法也柔能安勸以期民肄不違致太和也三句串蓋居大位則當由大法斯能致太和用字承上三句來答揚者文武之為訓望後人之嗣而不欲過佚者也嗣之則有以慰答其望而不至于過佚其美矣○秦嗣訓虛臨君以下正嗣訓之實或止云臨君三句是嗣訓之實非
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其未定之辭時傳中父即成王祖兼文武○亂四方與上君臨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一氣說下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時此康王祭成王告已之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

之辭言既受太史之冊書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
瑁焉小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肅進也宿卽
肅也三肅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
祭三酌酒于神座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咤本託
字傳寫訛耳咤陟嫁反時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
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託當故反奠爵
也○每一進爵則一酌酒一酌酒則一奠爵于地
如此者三次故曰三宿三祭三咤先進次酌次奠
是其序也或謂三宿皆畢然後祭三祭皆畢然後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三十五

咤非也爵卽是同或云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
三反也按此說則同豈有三歟小曰饗所謂嘏也
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時此
節似初獻之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
時王奠爵之後則復反爵于其手故授之太保而
太保受之也盥者非盥同也乃盥手以致潔耳用
異同者所以別君臣之分也秦據禮記註瓚爵也

圭璋其柄也君用圭瓚太宗用璋瓚此太保之異
同必以璋爲柄者故太保秉持其璋以行酢禮然
則王之同當是以圭爲柄其不言者畧也說者謂
同爲爵璋爲盤誤矣小報祭者亞裸之類卽今之
亞獻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傳顧
命也時授宗人同卽異同也下節二同亦然太保
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自爲拜神不拜康玉王
答拜者爲憂居宗主全以子道自處也
太保受同祭嘒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顧命 三十五

時此祭終行飲福之禮也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
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
之先酌酒于地以祭先代制酒之人然後舉酒至
齒宅居也太保居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也秦時
說宅字與傳異然以下文拜字詳之必是對神座
而拜則傳中退居其所之說似不如時說穩矣時
授宗人同乃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爲將拜故授
之酢而拜者告傳命也飲福而拜者謝神賜也小
王答拜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

門內則全于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極前受顧命未
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
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
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極前其答拜禮亦宜
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
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時言太保降則卿士邦君可知所收不特祭器自
四坐以下八節皆是蓋并儀物儀衛而徹之也太
保命設故收亦書太保降以見權皆一于太保上
受同瑁同即用以祭矣諸侯侯者侯其用此瑁
以辨信否而為諸侯主焉出廟門者其君在廟門
內也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
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書經彙解卷四十二終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帶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應此康王朝見群臣所以正始也出是出廟門立
應門之內有執瑁以朝諸侯意禮記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謂上公加命為二伯分主東西者也公
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
主之謂成王即位之初也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
言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康王之誥 三百三

代之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
位也○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謂趨而左右也言乘
黃正是馬色黃下言朱知朱者朱其尾鬣也○交
際以馬為重所以備王之服御物色以朱為正所
以象君之明德秦時說乘黃朱是從傳前一說也
愚謂每諸侯四馬庭中恐不能容且下文兼幣用
一兼字分明是指乘黃朱說則乘黃朱似宜從傳
後一說也賓諸侯也古者以賓禮親邦國故稱
曰賓圭是王朝所頒之信圭諸侯朝見新君執之

以合珥以待冒其真偽也○黃朱是陳于庭者圭幣是執于手者壤地之奠贄指黃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于天子者耳○敢執土地所有獻之于王庭奠如奠雁之奠盞來朝之賓舉所奉之圭兼舉幣帛口稱一二臣衛敢執持土地所有以爲贄奠之王庭此後當有小臣受去圭幣乃可拜經文畧也○賾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康王正嫡以義繼先人明德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傳吳氏之意以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康王之誥

三言

三言九

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王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康王義在繼體嗣先人之明德故答拜者正其爲後且知以喪禮見也○嗣德答拜方在喪疾出廟之初有子道焉故答拜後一正君臣之禮則不答之矣○嗣德二字有意下群臣進戒欲君之嗣德康王求助群臣之輔已亦不出嗣德外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百土

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上節是行朝見之禮此節則禮畢而欲有所言故自朝班少進而揖拜分班合班之說非○上節主于統諸侯故西邊以太保統之東邊以畢公統之此節以進言爲主故序官之尊卑太保後合是芮伯觀顧命周召之序自見相對相次之說是賾相揖之揖如偶進三揖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二

周 康王之誥

三言

三言七

之揖乃群臣自相揖也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咸字皆字兼內外之臣言○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臣進戒于王也○賾敢敬告天子不可忽正所以重之而啓天子之自敬耳此句直貫至寡命皇天三句一意說下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移殷之大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所以文武云云不然大邦殷之命天何爲而移之周耶○姜若或曰若順也姜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

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姜里之因而天命始順○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姜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絜惟字至西土是一句若處一讀文王從姜里出後紂始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傳至武王仍爲西伯則文武之能恤西土皆在姜里若後舉一姜字正見其艱難不但以克恤爲艱難也小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時克恤含刑賞忠厚意叫起下賞罰字面文武惟相繼布德而始得以受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康王之誥

三

三言十

命則周之天下創之何其難也今天子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時此述成王守成之難而勉康王以保業也○文武能受命以有天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王也其所以戡定者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蓋刑賞者人君之大權勸懲者天下之大義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賞一人罰一人而天下以懲以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康王之誥

三

三言六

勸此成王所以能戡定其功而用敷遺後人休也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時畢協重一箇理字賞罰指得開自金帛以至土田皆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如成王誅武庚三監踐奄征淮夷徐戎舉蔡仲封微子寧周公用君陳此其賞罰之大者其餘畢契于理可知也○文武誕受之功始于西土者自此而安固不搖所謂戡定也用字承上二句說與首惟字應后人指康王敷遺後人休者以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于後王也○成王公其賞罰而始得以定前功遺後休如此則其所以守天下者何艱難也王可不敬以保之哉張皇二句正是敬哉之實小今王繼新陟王惟敬而已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于農故六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的意思○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

謂文武寡命寡有之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不忘戎備無或弛怠而隳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至于弛而弱弊政雖甚于東遷之後幾微已兆于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豫見先憂于未然之前矣時張皇正欲無壞當作一意講獨言六師者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陵遲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絕天下覬覦之萌○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備而有以待其用也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劔報誥 秦太保芮伯皆有邦者經文首有庶邦二字則內外臣都說盡了傳云以外見內似謂經文只指外臣言恐非小報誥者諸侯戒我我亦以誥報之報答也時報誥應上敬告下二節正報誥之辭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富謂輕徭薄賦使人無不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不平者無一處之不平也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則以謂之不平富未可也不平富三字語簡意深最可見王者氣象咎字指人言非已咎也不務咎者非謂有罪而不刑之蓋務者加意之謂咎惡雖不能不罰然不用意專求咎惡而罰之此因上言賞罰故如此說○不務咎有精義凡人心巖常見人過聖人德厚故不務咎惡不務者

謂其心不在答惡上也○二句就事上說而心在內○推行而底其至謂推行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以其事言也兼盡而極其誠謂兼舉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以其心言也○泰不平富不務咎以事言底至是此二事底于極至也到齊信信字纔說心之誠此是傳意覺明白可從時說稍混時昭明于天下即光于四方不冒海隅是也○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康王之誥

三

無賴于群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群臣爲之輔佐况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熊羆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戡亂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實耳保父要在佐君廣德慎罰上體認即所謂往來導迪者也用字雖總君聖臣良來而抑揚重臣上端命者天命至大至公可受而不可圖也厥道廣德慎罰之道付畀四方正是皇天

用訓處罔用端命用字緊頂則亦有以下來則亦有文法小註說亦未盡天下之下當云文武之德及民固盛然這德非是獨運當其時則亦有賢臣保父王家所以用是受端命于上帝也○端命于上帝尚虛下用字又頂此句說言所以受端命者何也有賢臣輔佐則文武廣德慎罰之道便昭明于天下皇天用是訓厥文武之道付畀之以四方也通節歸重則亦有十六字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康王之誥

三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紱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此原先王建侯之辭而致求助之辭乃字承上而言謂文武既得人輔助而創王業尤慮後人無以守之也乃命云云建侯即是樹屏一直意樹屏者樹立藩屏之詞○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即此等人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先王之意以盡侯職也○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

國以包其餘也○諸侯祖父皆臣庶二月元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願謂顧念而不怠也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時先公臣服我先王之遺訓武勇忠實以保又王家者也此句且虛看雖爾身以下正是顧綏處心在王室指保又體武勇忠實講方得顧綏意秦先王以前合上節都渾說內外之臣雖爾身兩句纔是舉外以該內如云爾等無論身在內者當心乎王室雖爾身在外乃心亦罔不在王室不可以遠王室而忘之也時用奉恤二句相

形看恤者承付畀四方之業而惴惴焉恐不能如文武成王之以德化殷也用字承乃心來用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猷念即保又王家之謂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秦據傳及時說厥若二字自為一句小註把用奉恤五字作一句恤字與奉字平不作上憂勤說如此句法竟利存之○鞠于未離鞠養之嗣子

康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時鞠子羞應壞高祖寡命○無人以輔之則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是後人之耻也能奉恤厥若而不遺之羞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先公矣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時群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即上報告之命也小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惜乎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克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天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

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矣故于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幸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手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明後學 黃圖秦繼宗著 武陵楊鶴訂

畢命

小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竝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竝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掩善亦將無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一

言

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册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時册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者為下壬申張本○叙年月已不畧矣曰朝步曰至豐曰以成周之衆皆鄭重之辭○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竝告文武終則因烝祭歲于文武之廟行册命焉重其事也命官

與宅洛不同命君陳命畢公又不過因仍周公之

任故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者以四世

元老特崇其禮示不敢專命若文王臨遣之云爾

小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

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竝

生哉之意時保釐二字括盡一篇大意二字不平

保而釐之是以德惠而分理之也秦釐是事保是

釐之意以釐字作主時曰成周之衆又曰東郊

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以地而言

則下都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

時大德就發於政治者言如奠麗陳教不平富不

務咎皆是受殷命要點出得殷民來如式商受命

奄甸萬姓之謂用克是難辭言文作武述相繼以

敷大德用是之故而後始受此殷命焉何其難也

○不徒曰文而又繼以武見其以二聖相繼不徒

日敷德而日敷大德于天下見其以聖德及民無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二

言

遠弗届也○此見敷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下見敷治非一世而民俗始移蓋有望于畢公之終其

事焉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遷王室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時承上文言成周之衆不惟文武得之之難而周公所以化之者亦不易○左右綏定如云奔走于創業之時夾輔于守成之世以安定國家使不其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三 三〇五

不至于動搖也○綏定兼創守茲殷以下卽綏定內事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卽是遵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茲是區處之嚴防閑之密遷于洛邑三句串下正所以茲之也○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意式化厥訓用是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此句用力既歷二句蒙此句來○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成王享國三十有餘年是殷民自遷洛後已歷三紀世變者老者盡少者壯卽歷

三紀意風移卽下收放心也艱難意全重在此二句上傳中已字始字可玩○無虞全在殷民上別出當時四方繫朝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虞○四方二句串說殷民未化則四方不無可虞而予一人宵旰不寧矣今殷民安則天下舉安而予一人亦得以優游垂拱也要說始得如此粗安意不可作慶幸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也通節是論理非勉勵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四 三〇六

然首二句汎論不臧二句方着今日說○道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措諸治者就法制教化言○此道字比他處道字不同卽從下俗字見出道本一也何高下之可言俗美則道升俗惡則道降耳首句已含俗字故下云政由俗革時首二句串說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爲政者世道之主也當由俗而變革○政由俗革雖是汎論要含周公君陳而帶畢公在內如云由俗之當嚴而嚴而有不一于嚴由俗之當寬而寬而有不一于寬

者變而通之可也如此講然後于過處點周公若
陳而粘畢公○周公當降之時必殺而慎厥始降
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有容而和厥中升者
得至之漸今日由俗爲政則當何如蓋世變風移
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
之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
矣若不云云不臧二句是反言須先以正意起
之下臧字指職業脩行義良者言上臧字指表宅
里樹風聲言曰不臧厥臧則是泥舊政而不能由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五

俗革矣罔攸勸者善者固安于自息惡者亦阻于
自脩無所勸慕而爲善也○說箇不臧厥臧便該
得不慝厥慝了獨言勸善則惡之能懲亦可知○
夫勸善懲惡若主于區別之嚴然使民同歸于善
不失爲愛養之厚此正所謂保釐之政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時承上言欲舉由俗之政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
當之惟公云云必如此發惟字方得小畢公天下

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
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
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于德者貫稚耄
而不息故勤于物者一小大而無間○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公于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
也時懋德當汎說對小物須以大德不踰閑意看
勤小物如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致謹之謂既
有盛大之德而又能勤于小物益見懋德精密處
二句宜串說○懋德勤物以德言弼亮以下以業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六

言德業不可對要見惟有是德故有是業○亮字
作相字看素弼亮四世言既弼亮文武成王而今
又弼亮予小子也下四句都接弼亮予小子說不
必粘文武成王矣時正色在畢公身上說祗師言
在百僚上說祗師言生于正色來傳風采疑峻是
解正色表儀朝著是解率下祗服師訓是解祗師
言或將色言平看謬秦罔不祗師言緊接下字說
來師言者畢公是太師其言則爲師言也傳覺儻
侷小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已孚于人正

色歛容而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天下之群心自服。時嘉績多于先王指在康王之時。秦謂弼亮予小子嘉美之績比先王時更多。蓋予小子之德既不及先王而且當老成凋謝之時。故畢公弼亮之績多也。先王兼文武成說。○垂拱仰成。緊接上句是十有二年中已然事也。玩下節今字自見。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時就祖廟中行冊命之禮。故曰祇命。○敬以是事。委重于公。以公德業之盛。無愧于周公也。雖朝廷之上不可無公。而惟茲殷民最為難治。非德業無愧于公者。奚足以堪之。○此專以周公之事上發。揮非國家大事不敢勞周公于曩時。非周公所嘗為。不敢勞公于今日。秦周公之事。從怨殷節生來。恣殷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為。隨時變通。心周公之心。是亦事周公之事也。蓋以周公之事。命公亦當以周公之事。自盡此意在往哉內。○往哉只形容其勿辭意。不可入化殷事講。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殷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時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殷民在化。訓之餘。雖已萌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尤不可無勸懲之法。所以變通乎謹愆之道。以成保釐之功。莫要于此。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小旌別淑慝。綱也。表厥至風。殷旌淑也。弗率至畏慕。別慝也。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回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時旌識也。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即在表宅里。上癉惡二字。只

帶彰善言之。蓋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病其惡也。風必有聲。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殷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時風聲有使善者。益勸意。小弗率者。殊其井疆。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矣。時俾克句。要在殊井疆。上見出畏慕字。串殊井疆而不令與善人相混者。非真欲絕之。使他能畏禍而慕福。同歸于善而已。○表厥三句。言旌淑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七

然痺惡二字則指愚言弗率三句言別愚而慕字則從淑來二事非判然為兩也○郊圻二字平以地言封守二字串以人言邑外曰郊天子之縣內方千里曰圻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同司險掌疆封人之官○重申字慎字看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按畢公分正東郊耳成王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當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則洛之封畿即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洛為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則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一或不嚴則愚者將有越志之圖而淑者不獲安全之利即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以尊嚴王畿告之○康四海只管申畫二句曰康四海則不惟殷民之善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化而無反側動搖之足虞矣四方無虞之治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九

三五

其弗替矣乎○此三句乃因言旌別之政而及之者蓋旌別淑慝固激勸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此固今日因俗之政而亦周公謹愆之遺意也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時此示畢公治體也○見諸施為謂之政發于號令謂之辭俱根旌別來要見為民俗所係意政本諸身故貴有恒辭布于下故尚體要○傳云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為枝辭衍說皆不謂之體人身上有令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如保釐二字為此篇之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為君陳篇之要他皆可推○不惟句承政辭兩邊看不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小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好異言而好異則言浮于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十

三五

要。時政貴三句不是汎說貴字尚字不惟字俱指畢公說言公今為政要如此不要如彼也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靡靡相隨順之意利口即體要之反。時靡靡行事委靡而無特立之操應有恒利口出言虛誕而無典重之實應體要。紂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亾國餘風至今不絕。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來言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十一

三五十三

也公其念哉。欲公念商俗之弊。凡著為旌別者。惟其常不惟其異。務殄此靡靡利口之俗。亦由俗革中之一事也。○以畢公老成必能念商俗而行保釐不可涉戒飭說壞了畢公。○自此至于何其訓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餘習有二。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時上言商俗是兼臣民言之。此下至其訓事皆指祿者言。蓋世祿之家易以鼓人心而壞風俗。故尤必有以訓之。○將言殷士之當訓。先引古語以起之。○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逸樂。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肆為驕蕩。陵蔑有德之人。夫天道好謙而惡盈。既以蕩陵德。則悖逆天道矣。由是敝壞風化為奢侈美麗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制。欲出乎禮。則必入于侈。此非特一時為然。萬世世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十二

三五十三

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奢者麗之。因麗者奢之。成此句總承上四句說。泰萬世同流。只承敝化句。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闕之惟艱。

時此正言殷士之惡也。席寵惟舊。所謂世祿之家也。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侈必越禮。侈必犯上。越禮犯上。非義也。增一分侈必減一分義。若怙恃而妄肆。必盡滅而無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

流出○怙侈之事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
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四字皆
就心上說與下放心相應此皆說殷士前日之惡
在周公未訓以前事也○將由惡終將殆也殆由
這驕淫矜侈之惡終其身而無能悔改也蓋習與
性成之意說者以為不得其死非○將由惡終正
與閑之惟艱相呼應惟習既成而將由惡以終其
身所以雖收放心而閑之亦惟艱也○時收放心兼
周公君陳說○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

難閑于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
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惟難也○時枝雖剝落根
尚難消見獵喜心十年猶在不但觸物而易形尤
恐潛滋而暗長此閑之所以難也○周公君陳相
繼化商雖收其放心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
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言閑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
○席寵既

舊資財必富矣富而能教司牧之責永年就壽說
能訓則心不遷于異物既凝固其精神而身不犯
于王章足自全其性命○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
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富
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不與危亾期而危亾至欲
永年得乎○時永年以上言殷士之當訓以下示以
訓之所在也○惟德惟義二惟字重看德為心之
理義為理之宜則德義本是一物原是民秉之公
心共由之達道故謂之大○古之人如堯之克明
俊德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脩人紀武之彛倫攸
叙皆本天理人心之正以啓群心之蒙切人倫日
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于事理
而有徵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
昭其訓法周公也○訓之大者惟在于德義而已
蓋殷士之先在于以蕩陵德怙侈滅義失其同然
故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
亦因其所同然者還以導之而已○然德義雖出于
人心同然之理為訓之大而非稽諸古以為訓則

吾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夫義而非古人之所謂義如老氏以清靜為德楊氏以為我為義其將何以為訓乎時上二句正看下二句反看夫既本諸同然又參諸已然則訓之者至爾之者周民將有淑無慝而所以永年者在是矣小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

允備

時承上言既訓殷士如此則或從或違淑慝可知而旌別之政可行矣故復更端歎息而言殷士所係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以旌別貫秦以殷士興復殷是絕大題目最易鼓動四海故邦之安危係之時世變風移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餘風未殄一失其坊亂將是自滋矣邦之危亦豈不由殷士哉小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五

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備而商人化矣○始皇以安危係于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于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時二不字重看或云周公為剛君陳為柔畢公不剛以濟其剛不柔以濟其柔不必如此分配師保萬民寬而有制周公君陳剛柔未始不並用但有輕重耳保釐非二事不剛不柔正所以保釐也○不剛不柔須合講若分講不剛便是柔矣不柔就是剛矣秦剛柔之上都有不字則這剛柔是不好字面只要重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六

講不字不在分合上辨時德指士之德允備者陵德滅義之俗變為德義有淑可旌無慝可別而餘風不復熾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時上節以化殷之道告之此以化殷之效期之起云今日之尹東郊固當不剛不柔以保釐之矣然茲殷民其始惟周公云云小慎始愆殷頑民也和

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殷民初遷。周公治之。造端正始。不可少愆也。故曰克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故曰克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甲蓋郊圻。此正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以慎之。和之于始。中而無畢公以任之。于其後。則是猶耕而不穫。前人之功皆爲虛弃矣。故曰克成。雖三后雖竝言有賓主。語意重在畢公。身上上二克字。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望于畢公也。○傳云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謂之成。時講多只申說旌別。點不破成字。○通節以成終爲主。三后至生民渾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是成終之所致也。○慎始和中成終。言其事之異。協心以下。言其同。○衽衣衿也。左衽夷俗。三后政有慎和成之異。時有始中終之異。然論其心。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同。猶四時之運。寒暑溫涼之候。異生長收藏之化。殊而皆相資以成歲功也。三后之意。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七

三言

皆期于化殷而已。故曰協心。所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于理。故曰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脩洽。漸漬積累。澤之深入于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時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然政本于道。道本于心。自有相因意。○協心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同以化殷爲心也。同底于道者。事不同而道同。化殷之理。當如是也。蓋三后協心與弼亮四世語意。同只是言畢公之心。協合于周公君陳耳。同底于道。以下專主畢公說。雖協心以後。而協前也。傳行事用心。正謂後人。卽前人之行事。觀前人之用心也。○底于道者。至于所當然之。則而不可易也。○洽猶孟子猶未洽于天下之洽。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秦同底于道。這道字是寓于政者。到道洽。則是政無不治了。或謂道浹洽于民。則犯下生民字。或謂畢公身上浹洽。亦非經旨。惟道洽政治。是一事之說得之。○澤字。浹潤字。活時澤潤。從洽治生來。德澤深入。使下都之民皆由。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六

三言

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舉四夷之威賴正以形中國之又安華夷不不言京師首善之地王畿被澤則不特中國又安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者咸賴其化成之澤也化殷及遠故曰多福咸賴廣期之比四方無虞較深永膺多福遠期之比一人以寧又深此康王望畢公切至處與周公節相首尾○其效至于四夷左衽罔不成賴極言畢公成終之事如此君以化民為福故又言予小子永膺多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九

福應前予小子垂拱仰成而言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秦無窮二字雖比上節深一層建基却只指上節成終而言成終之外別無建之道時其字要味正是相期字基在國祚上說○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下二句又本此一句○不可以成名裕後平對無

窮之聞只因上句帶說重子孫句秦玩亦有語意此句屬上文為是下句宜另說時子孫畢公之子孫訓其成式是順其已成之法惟又者惟以此而治民也亦要體無窮意秦或謂惟又是治殷民愚見泛說亦無不可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慎惟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時此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小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十

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時弗克者畏其難難指殷民之難化說民寡謂以下都之民為最爾而不足治也盡其心慎其事亦交互意但盡心承不畏其難說是殫慮竭力無少退託于所當為者勿失之于不為也慎事承不易其事說是防微慮遠無少忽畧于所為者勿失之于輕為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可曰弗克而不盡其心乎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事乎○盡心慎事俱以旌別淑慝講欽若二句串總承

心事正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本得殷化殷說我周克受殷民遷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爲治其政跡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不至過佚。○休字重看謂使前人之美有歸着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責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如此則頌及四夷而多福膺于一人名垂百世而成式訓于後嗣矣。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三

○篇中三箇王曰分三段看一段叙保釐之道而稱畢公之盛德以美之。二段言旌別之政而欲其訓殷民。三段則叙成終之事而深期之也。商民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如此者三十六年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激勸之以爲永久之詒君陳分正固有其兆矣。至畢公乃曉然

旌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姦宄無所覬而居者常慮危抑又思風俗之本在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尊榮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時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賤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亾不肯事秦化之入人深矣。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三

周

畢命

三

書經彙解卷四十三終

書經彙解卷四十四

君牙

小穆王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時篇內重在繼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即叙先世之美如此小按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間芮伯為司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一

三

徒君牙當是其後時忠以事上貞以守已重世篤上云世篤者見其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也世字須貫至下句服事勤勞王家正本忠貞之心而見之行者非二事也紀太常者見與日月爭光之意厥有二句不重報功不負上只是稱揚君牙祖父有功為國名臣如此末云爾祖父著忠勤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如此為子孫者可不思所以繼述之哉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暨承上言爾世功盛美如此爾固當繼其績也而况予之深有賴於爾乎嗣守遺緒見任大責重也先王之臣不是說先王之臣尚有存者而欲用之亦不是說要用舊臣之子孫只是要得人如先王之時之臣耳克左右指穆王說不承先王左右是輔已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泰從嗣守至四方都是起心之憂危意要說的有情暨若蹈二句作兩事不必串○予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遺緒亦思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以治天下然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如履虎尾蹈春冰者爾當勉備職業以慰我之心可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二

三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時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其心之憂危也○膂呂通脊也○予翼指大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股所以行肱所以持心為身之主膂為身之幹皆人之不可缺者以形容相須倚賴之

切也。續舊服二句一連說。舊服謂忠貞服勞之事。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續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主一體也。此節是左右下二節是亂四方。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時此承上續舊服而告以教民之事也。司徒職兼教養而以教為重故先言之。弘敷二句盡教民之道。爾身四句端立教之本。小以其常行而不可易。

詩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三

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時典則一也。弘敷以式和之一串意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道。乃民所受於天至當不易之則也。汝必弘大敷布此五典使天下皆曉然率由於彝倫之內敬以和協民之則而不至於乖戾此乃教人之方也。正中皆兼典則言此四句文法不同須順口氣體認大意謂爾身之正不正係於民者也。使爾所處無邪行而率由于典則則民皆歸於正矣。民心之中不中由於爾也。使民所存有邪思而乖戾乎典。

則則惟爾率之以中而已。○表正之度彰於身此以形用者降衷之理秉於心此以神用者小教之理雖不外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備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蓋小註看中字比正字深一層有理玩本文原非對待語意。○罔中只是民未能中不可說民心本來無中。

詩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四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時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故告以養民之難。○傳中又告二字宜玩教不可無養故既言教而又言養也。二事有輕重。小夏而暑暑而至于雨此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之不得其食者殆其怨咨冬而寒寒而至於祁此亦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之不得其衣者殆。

其怨咨暑雨之時而阻之以無食祁寒之時而厄之以無衣民生之艱難誠何如也為人上者其可以肥甘適口輕煖適體而或忘之故民饑寒之艱既不可不為之思而其衣食之易尤不可不為之圖能思其艱而不能圖其易則亦徒思而已耳與不知者奚以異惟能思之而又能圖之則所謂艱者易而怨咨者寧矣時當保民丕平富之後授田薄歛之事久已施行故只舉寒暑之必不可免者以示之四時之苦惟隆冬盛暑為最四民之苦惟

田里小民為最○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難而當暑雨祁寒之時其生計為尤難此其所以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此上之責也身其責者當思其艱以圖其易○厥惟艱哉緊承怨咨說是穆王歎息民生艱難以感動君牙須點民不寧意思以心言圖以事言二句一直看圖易不可以分田制里講但勸農桑教樹蓄輕徭薄斂而已○思其艱謂思其生之艱所謂知小人之依也嘉謀嘉猷皆從思念中來思方可圖圖

易非議捐議賑也為之豐其源節其流而使小民自得為寒暑之備也夫衣食亦不易但上盡生財之道使菽粟如水火則易矣○思其艱者饑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心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一一有以預為之處不待暑雨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於怨咨而有生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乃字見其難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時承上言君牙能盡職則有以繼前人之美也小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業時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而許謨遠猷莫不素定故以謨稱武王繼之然後大行故以烈稱文顯於前武承于後各舉其盛者贊之○規畫曰謨成功曰烈俱兼教養詭如譽髦斯士懷保小民重民五教大賚四海是也顯以光四方顯西土言承以善繼志善述事言秦上文雖有教養兩

事然教是主養為教而設此節謨烈還重教邊烈不是得天下事○丕顯丕承上丕字即貼顯字下

丕字即貼承字言顯之大承之大也小註云大而能顯大而能承此亦一說小曰謨曰烈所以開啓佑助我之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前王之為子孫慮至矣時啓佑後人言非特顯承於當時也正是合天理當人心固缺是大綱舉萬目張乃訓司徒之訓所以教養萬民者也敬明中有力行意用字承敬明乃訓來貫至末奉

詩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七

言

若對揚就穆王說小先王措成康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以對揚文武時用奉二句串追配句獨講文武謨烈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宜紛更也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損益也此一代之光命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為司徒舉行教養之事以對揚之今爾敬明乃訓敷典和則思艱圖易兢兢然守而勿失用奉順先王之所行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所

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是乎得之矣故曰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秦上節云敬明乃訓便是追配前人此言予所謂敬明乃訓者豈是乃之私訓乃惟由爾祖父舊典是法耳爾祖父舊典之外別無所謂爾之訓也蓋遙應績乃舊服句惟字重看式字活時民之治亂在茲是推所以當式之由○衣食足教化行而君

詩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君牙

八

言

君臣臣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則天下治衣食不足教化不明而民彘乖失則天下亂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謂其不在此而在功利富強者管商之學也秦率乃句甚輕即上由先正句也此是承上文以起下專重在下句時又字應轉治字恪守家法不失墜則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有治無亂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先王遺緒何憂其墜而太常之紀爾祖父者將以之紀爾與前求助處相首尾

問命

小伯問之為大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君牙伯問二篇其言懇勤懇惻何也日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為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

王若日伯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時弗克于德正是致愆之本嗣宅丕后正是危懼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問命

九

三九

之基怵惕心動之名厲夕惕若厲之厲孟子註云戰兢惕厲惕厲二字本此爾雅惕惟厲就平日說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惺故興而思蓋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也人之學問去非寡過卽是作聖之基穆王之言及此殊為近理此孔子所以刪書而存之也○思免厥愆者欲脩德以圖先業也要含得賢為輔使言動無失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怨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時此叙文武得近臣之助也通節重侍御二句小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克於極至者言之時齊莊敬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四者俱本其德之天縱言小大泛指內外之臣侍御僕從則親近之臣也忠者一心狗國良者脩職奉公咸懷二字重看○小大之臣自十亂同心以至三千一心皆盡忠輔益之士直已守正之人也然而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問命

十一

三十一

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昵近者知其情性是近臣尤有關於君德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者也爾雅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滲入于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群僕皆正人而後可睡正人是言行必正者旦夕二字不可漫看見無時之不然也○當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忠良不但外庭之士矣以文武之心不泄爾雅而又得人如此則與之左右者旦夕承其君之善爾雅其君之過輔德于蕤聞不待大庭顯見之際

而昵近無間之時常有從容補正之益矣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待于弼蓋先事進戒不以君聖而忘規此聖世氣象也○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脩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時君子近臣出入與俱起居與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命

十一

三

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亦有職焉于其間者也且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則其在君豈小補哉此四句不以言言君之得近臣之助如此○下民祇若二句本上四句說謂言動無不謹則下民敬順而無不從化遠而萬邦莫不休美謂不遺四海之憂共享安寧之福也○出入四句免愆之實下民二句免愆之效或以下民為近民萬邦為遠民不若依經文下民徑說民萬邦徑說邦○此節有可疑處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與下文緊相連重在

小臣一邊侍御僕從畢竟在小臣班裏而傳及小註時說俱不如此姑識所見於後○文武聰明齊聖矣然未嘗無賴於臣也但見那當時之臣無小無大咸懷忠良不獨大臣為然也故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曰罔匪正人則心之懷忠良可知曰承弼厥辟則忠良之見於實事者也是以文武出入云云○經文以一懷字統忠良二字而時說謂良屬外邊看微差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書經彙解

卷四

周

周命

十一

三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時此泛言已須近臣之輔未着伯罔說而望罔之意在其中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而言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免厥愆相應○匡不及虛繩愆二句實之愆謬以事言人為愆小為謬雖見於言動之際而實根于非心入君一心萬事根本惟非心生於中故愆謬形于繩糾有明諍顯諫處有潛移默奪處此與格只一串事如制外養中意正所以匡其不及而為

紹先烈之本也先烈即上欽滅○穆王自以已德
不凡以繼先烈欲群臣匡輔其所不及而專以繩
愆糾繆格其非心為言何也蓋文武聖德無過可
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
厥愆以規過為重故言之不同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脩不逮

時此命伯冏盡承弼之道也○大正即指太僕太
僕為群僕之長故曰大正正長也下正於群僕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周命 三

正乃董正之義欲其罔匪正人也○小周禮夏官司
馬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御戎
車齊僕掌御金輅以賓時正於群僕侍御即下慎
簡意且未可露懋乃二句一氣說包上繩糾格在
內正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德指言動欽滅不
逮應不克於德即上所謂不及也交者不一之意
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脩君之不逮○秦懋乃后
德虛交脩不逮正其實也不逮則非德矣交脩則
懋乃后之德矣○交脩工夫只指群僕侍從說伯

罔正於群僕侍從者也有綱目之分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時此即所以正於群僕侍御者也慎簡句虛下不
用小人而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無以與其惟字
相形看不可平○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
擇之則叢勝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
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
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冏府史
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周命 古

慎簡是銓擬可者以自於王而用之非太僕自得
辟除其僚屬也傳誤秦巧言令色是兩頭腦便辟
側媚是形容那巧令處不可作六件平看時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此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
與之易親者以此○小曰吉士見巧令便媚為凶人
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時此承上言僕臣所以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

僚也○僕臣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從僕正所簡來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動○僕臣即上所謂前後左右之臣亦即下所謂耳目之官無一時不相親狎其轉移最易故正則后克正克正中繩糾格心皆在不日邪則后邪而曰諛則自聖最有意義凡人自知其其雖所行不正猶可引之歸正傲然自聖真是無可救藥諛者本非也而飾以爲是本邪也而文以爲正初聞或亦未信久久情迷意溺遜言眯目黑白倒置連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周命

五

三五五

字着精神其餘六字只是演上文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時此戒其不能慎簡之失也一節只是一句爾無二字貫至末○儉人即巧令便辟側媚而以貨進者昵字含以貨任人意本不慎簡來侍御僕從本耳目之官而有迪君之責者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法也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非不可作詆毀看無昵儉人則當用吉士可知此所以欲其慎簡也絜傳云充我耳目之官我字指穆王本文下句上字正字穆王自謂而于上句又添出穆王來則此節須兩截看言爾當慎簡吉士無以儉人充我耳目之官所以然者以此儉人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也如此說方可從傳而時說又云一節只是一句則上句便難添我字耳目之官即孟子所謂耳目之官就伯罔身上說蓋上文說臣之正否有關於君之德不德乃穆王就自己言此節則先就伯罔言而後說入自己也言諛臣之巧令最人所易臆爾甚無昵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周命

六

三五六

比這諛儉之人以巧言令色充足爾耳目之官而適其意使因而進上以非先王之道也下節說貨又從充耳目之官上進一步○按兩說皆通而後說於經文更順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時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未有不由於貨賄者

故特戒之以絕昵儉人之根也吉即吉士之吉瘵

厥官指伯冏說非指群僕言汝之用群僕也句不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同命 七

以其人為吉而惟以貨賄為吉則是不能正於群

僕而曠其大正之官夫以人事君乃敬之大者任

用非人而至於瘵官是不能敬其君正屬之命矣

孤負委託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小

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

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

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

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襄憲

時此節總括一篇意○欽哉言凡我告爾之言爾當敬承之也小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

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

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時襄

憲即先王之典弼字內含慎簡乃僚不以貨賄昵

儉人意加一永字謂常如此勿使有弗繼也○須

提起襄憲後方一滾講下如云出入起居之欽發

號施令之臧先王之襄憲也爾必競業敬職擇屬

承辟終始一致永救正汝君使之不悖乎襄憲行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同命 大

必欽言必臧以克紹先烈可焉如是則懋德之功

可匹先王咸休之化收于萬邦而予中夜以興之

憂可免矣○同命非始於穆王周公作立政歎綴

衣虎賁知恤者鮮其定六典幕次酒漿之選皆領

於太宰此所謂啓佑後人者也漢初供事禁闈猶

參用士人東漢後此意盡失親近燕私不用士流

既非士流彼舍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將安事哉欲

無儉人蠱壞君德難矣程子論經筵曰一日之中

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

氣質變化德業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僕臣皆正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書經彙解卷四十四終

書經彙解

卷四十四

周

問命

九

書經彙解卷四十五

呂刑

明後學

黃岡秦繼宗 著
武陵楊鶴 訂

時篇多呂刑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王命作書也
小呂侯為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時欲通行之于天下也○篇中言德言中不一而足制刑必本于德用刑必合于中德中二字實為此篇之綱領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一

五九八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時此史臣先叙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述其由一直說小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無逸言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數記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王享國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誥四方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

荒度之有詰如詰姦慝之詰秦史既述穆王訓刑事以再後世豈有篇首先爲貶辭之理小註說優于傳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貶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時此下呂侯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自蚩尤至配享在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及帝舜以德代虐之功皆所謂古訓也此節專起下苗民而言始字重看作亂卽是寇賊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二

三

○鴟梟陰類畫伏伺物而動得時則張情狀異他鳥以比寇賊最善名狀○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鴟張爲義而入於奸宄以奪攘劫掠爲事而至於矯虔此平民寇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爲之始也則夫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爲暴虐乎○延及平民則苗民益甚矣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桻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時言三苗之君襲蚩尤之惡也小苗民三苗之君

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秦弗用善化民而制以刑法此呼應文法言不如彼只如此也惟作以下

正制刑之實時五虐者用常刑而虐爲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小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剕皆劓辟不言荆辟者包于劓官也桻官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竝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秦曰法言以爲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

之常法見其決意行之而不知悛改也殺戮劓剕桻黥古之所有惟殺戮無辜淫爲劓剕桻黥這纔是五樣虐刑這是苗民所作時非苗民始造此刑苗民始過用之以加于無罪所謂五虐之刑也○淫過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過爲四種之刑秦刑之重者且不恤何有於輕者乎○越於也茲是也於是附麗於刑者乃是并無罪而制之罔差別其有辭者矣并字罔差字相呼應○劓剕桻黥與殺戮對立制罔差與無辜對淫爲二字是過度字

眼○并制不是宜剝者制之以則宜祿者制之以
黥蓋犯在本科者卽不分誤犯故犯惟知加之以
法而曾不原之以情也

民與胥漸泯泯焚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廢戮
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時此言苗民之惡及於民而遂聞於天也○民與
之民指在下之民說與監民字不同苗民久行
虐政昏亂極矣其民習見胥相漸染泯泯焚禁同
於昏亂罔中二句卽泯泯之實罔中于信無中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四

三

心出于誠信者信不由中也時詛者背相呪也盟
者面相要也人皆以信爲主則無詛盟之事惟三
苗暴惡善惡不分民皆昏亂無復由中之信惟反
覆爲詛呪盟誓此其惡之深於民也○秦以上是漆
惡之民庶戮又是無辜之民告字正起發聞字時
庶戮衆被戮者當時無罪之衆被其虐威陷於刑
戮的方方而告無罪於天○弗用靈故無馨香制
以刑故有腥穢○天視苗民無馨香之德惟有刑
戮之慘腥聞於是苗民之惡上通于天矣

皇極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

時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不重舜上天矜于民報虐
以威乃俯體天心奉行天威也遏絕二句正威之
實遏絕謂竄其君分比其黨類禮天子不滅罔擇
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無
復繼世在下國者所以待苗民者如此蓋報其虐
非過也秦下字從上節告無辜于上上字生來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五

三

乘常鰥寡無蓋
時承上言遏絕苗民固爲民除害矣然人心猶未
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絕地天通正
人心之具乘常正人心之本○地天包神祇在內
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則祭天
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是祭地不得通行
也與凡在地之祇在天之神皆然苗民反覆詛盟
祭非其鬼於地天之祭通行混亂久矣故禁絕其
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神祇之

祀也。小治世神恠所以不與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專言神恠。○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亾聽於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於神也。○自苗民濟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亾也有神降於莘卽此類也。時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於民與之常自於下故曰絕地天通。秦觀時說及小註則絕地天通有兩說前說主呂氏而後說主國語也。細玩傳意蓋爲呂氏之說尚未分析地天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六

三十五

明白故復引國語以訓天地二字則傳所主在後一說矣。○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解之者曰司天治曆明時之類屬神明祭祀以聯屬之也。司地度地居民之類屬民明政教以聯屬之也。據此則是重黎二官一主天而絕去那地之通於天謂不與地之事干涉也。一主地而絕去那天之通於地謂不與天之事干涉也。○此說雖有理然司地之事豈不重下文棐常乎與前說俱未安。姑闕之以俟知者。暨降格如神降於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

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群后諸侯也在下蓋其臣也常字對恠誕而言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刑政則聖人棐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皐陶之刑皆棐常也。○率常道者爲善戾常道者爲惡公於賞善罰惡而勸相斯民使必歸於與常之內便是輔助常道明明者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於上也。鰥寡舉其甚者而言包凡民在內無益者無有爲善不得自伸而反壅蔽冤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七

三十五

抑以得禍者也言善必得福則惡必得禍可知矣夫明明棐常而民之善者果得福惡者果得禍則民曉然禍福所由而反求諸己自不求諸冥昧而聽命於神雖不絕其非分之祭而人心既正用力於人道所當爲自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出乎此則入乎彼所謂經正則民興斯無邪慝矣。小明明棐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彙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恠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將求

之明不求之幽于其常不于其性絕地天通庶其
易乎時通節以正人心爲主却重在非常邊要得
本末先後意不可平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時上是正人心此是除民害皆一時事○問是問
民情利病欲得其不便於民者而反之非專問苗
之罪也○有辭卽指虐察言德威二句重在反苗之
道上○自德施於政令以防閑斯民者曰德威自
德施於教化以啓迪斯民者曰德明○德威德明

詩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八

三五七

虛說只是德中有自然之威德中有自然之明○
此說比前優時德威不是先德而後威只是德便
是威以德爲威也與報虐以威不同明謂開悟而
自新也○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不待察而
明故民無不明○蓋惟畏之畏與大畏民志之畏同
惟明之明與人倫明於上之明同時以德而畏則
無所謂虐威庶戮方告無辜者矣○以德而明則無
所謂罔中于信以覆誛盟者矣○與上無益平層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嚴于民
罔上是舜用德以爲治此是命臣以分治○三臣
謂之后者以功而封爲諸侯也古人有憂世之心

先憂則功成故曰恤功○蓋恤功于民是三后命則
舜命之也○時伯夷以下俱承命去如此○自上教
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
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爲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
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
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分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

詩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九

三五七

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
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時重黎絕地天通正其大分
而已又命伯夷降典使禮達於天下正人心以禮
爲急故先言之○不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
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
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
也○時折民惟刑不是伯夷以刑加民只是以禮教
民折之以刑曰苟違此典必入於刑若以伯夷兼
用刑則下文士制刑便說不去了蓋伯夷止邪於

未形士則刑之於既犯也高山大川所謂各山川也表之以爲一州之主重民有依止意殖生長也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殖嘉穀矣謂之嘉者五穀種之美者也成功成其愛民之功也殷字內兼民知禮義之訓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利三意○三后各掌一事皆有成功百姓莫不殷盛富庶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秦惟字重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詩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十

三百四十四

時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導民使知禮義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此亦蒙乃命之文來制者防閑禁制之義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傳檢其心貼祗德意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於禮法之外臯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教之敬德也○士師之官專主刑辟能制百姓於刑之中已爲明允矣而其意乃用以教民敬德雖用刑而意不在刑也伯夷禮官也

乃以禮而正刑臯陶刑官也乃用刑而教德可以想聖世之治法矣○自重烈至此是歸結處君臣以德爲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士制刑之中與苗民作五虐之刑反正下故乃明于刑之中張本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羹

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見聖世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在上以舜言明明在下以三后言穆穆明明在想像

詩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十一

三百四十五

其形容上發揮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已於南面者皆和敬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於北面者皆精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秦穆穆明明分明緊承上文說穆穆即指德威德明明即指恤功成功傳中兩容字太狹時說爲之斡旋耳○灼于四方謂四方都洞然昭灼君臣之德也這四方指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勤即緊接此四方說傳却拆開解了○灼

與勤德相呼應使穆穆明明之德不曉然洞悉於四方四方之民安得勤于德乎時灼於四方光輝發越而四達即聲教所布也見德之所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處惟德之勤指惟畏惟明惟殷說故乃二字重看見不得已而用刑之意罔不惟德之勤則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不能不資於刑焉○刑之中即上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棐彛即教祗德○彛即彛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於孝弟即所以棐彛也○循此法以治民而輔助其有善無惡之常性則同歸於惟德之勤矣○刑雖不得已而用而其用必明於刑之中率義於民輔其常性蓋欲其皆歸於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棐彛即所謂弼教刑期於無刑也惟如是以用刑乃刑中有教而刑即所以為德故謂之刑罰之精華○視苗之無有馨香而發聞惟腥者異矣小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五

於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育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蓋此推虞廷用刑之極功正以見其為祥刑也○典獄之官即是臯陶不為威所奪是謂訖於威不為貨所奪是謂訖於富言非訖於威惟訖於富者非止不畏強禦而已不見可欲斯為盡法之至秦訖威訖富二事都不可無而訖富尤難故用非字惟字是抑揚口氣時非字惟字以見其必訖無輕重意○非訖二句與敬忌是一反一正相刑說小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脇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敬者事無敢或忽忌者意無敢或縱虞廷典獄之官既能察其情而心無所慢又能慎其法而心無所易惟敬畏之心以聽獄則所為無瑕可指行之於身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五

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矣。時敬忌俱在刑。刑上說敬則有所不忽。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忌則有所不敢。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固有擇言在身是刑曰義刑。殺曰義殺。無可憾於獄。故無不可對人言。不是無口過之謂。○敬忌言其用刑之心也。固有擇言在身言其用刑之當也。此二句不可平功夫全在敬忌上。克天德於罔有擇言在身上。是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干克天德上見。三句一串意。○惟克天德言如天德之公平也。○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上下之間彼此交契。天此心而人此心。天此理而人此理。栽培傾覆有以見天道之至公。賞善罰惡有以見人心之至公。或刑或宥。一出於公。則元命之作不在天而在我也。自天工人代而言。謂之天作。自至公無私而言。謂之自作。時生殺在天。故曰元命。天德在我。則我之所宥。即天之

所欲生。我之所刑。即天之所以欲殺。故曰自作元命。與天合一曰配。克當天心曰享。○與天合德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配享在下。與苗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何休於威富而不加之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一心中。斯為得之。○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蓋能無間於天。斯能無負於君矣。穆王之言。欲當時典獄之官。取此以為法也。時此節文勢如貫珠。不可截。典獄者不為威屈利誘。而惟盡乎敬忌之心。這便舍大公至正。純乎天德了。所以行之於身者。不待有所擇。而無不可舉。以示人是為天德在我。曰訖於威。富曰敬忌。曰無擇言。曰克天德。只是一個明於刑之中。曰作元命。曰配享在下。則率義秉彛可知矣。總是上而士師用刑輔德意。土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時上既詳言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故此總結之欲其監伯夷懲有苗也○四方司政典獄未見是異姓只宜混說不必與下同姓對天牧包用刑意方切非爾作天牧者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也播刑之迪即所謂折民惟刑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啓迪於刑之先故謂降典爲播刑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

之迪○伯夷於降典之時曰如此則合禮而免於刑如彼則失禮而入于刑使民曉然知所趨避是約之於禮即布刑罰以開導斯民也○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戒不如禮教也臯陶刑官也制百姓於刑中以教祇德蓋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爲先後其功相爲表裏蓋禮刑一物而伯夷臯陶亦如一人也故此處舉伯夷以兼臯陶○臯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故曰舍臯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小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刑不

妄用○察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庶威奪貨與上文訖威訖富相照應

時苗民不察於獄之麗所謂麗刑竝制罔差有辭也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加無罪上帝不潔其所爲所謂監民罔有馨香德也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所謂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也○伯夷能爲天牧民有苗不能爲天牧民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貨其首也○遏絕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七

三

苗民乃舜事而曰上帝降咎者舜奉行天討者也○鰥寡有辭於苗則苗民無辭於罰言莫逃其罰即絕世也秦傳訓蠲爲貸乃蠲免之蠲時說與傳異○監懲二意不平畧於伯夷而詳於苗叮嚀以致戒耳時能知所監懲則天牧之責盡矣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爾上總告諸侯此專告同姓者同姓恃其貴戚尤易不勤於刑故特告之其實上所謂四方典獄同姓未嘗不在也○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是尊於己者季弟幼子童孫是卑於己者言與命一也自上所訓曰言自下所受曰命謂之格命者言有至理見當念聽意○通節格命分下正格命也秦庶有格命與上句相連言爾等皆聽我之言我庶幾其得天而有旆感格於命也朕

詩經箋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六

三十九

言總上文之言格命單下文一人有慶三句傳訓格為至時說遂把庶有格命另提端不與上文一氣說命作命令之命小今爾所以自慰者罔不由於能勤而不可或戒於不勤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情而後飛雖曰追悔方其惰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雖勤者事事盡其心之謂慰者無所憾於已戒者有所懲於前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勤刑不可以或戒欲其常勤而無所失耳○今爾二句欲其

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在慰字或字罔不罔或字亦不可脫○二句一直說由慰與罔或戒相形看益勤則無失而安心不勤則雖戒而不及爾當以勤自慰不當至於不勤而後戒也或字猶言萬一意日字重由慰在於日勤則有時而或不勤焉過差生矣○通節以勤字為主今爾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下皆言所以當勤之意也秦凡獄詳審固須多時而決斷只在一旦這一旦就是齊民處就是天意所在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矚兩

詩經箋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无

三十五

日字相應○刑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其可以不日勤乎其可以今日不勤而明日致戒乎故凡非終而當宥惟終而當辟皆非我所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之何如是為天討之公即天命所在也○天齊至在人不必兩平亦不可以非終句為天齊二句之實只宜相連下言刑出於天如此則一辟一宥豈可以已意參之惟視夫人之所犯耳小刑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我敬逆之而不違奉承

之而不慢。賸天命卽俾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爾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順我一人可焉。雖畏四句。正逆天奉君之憲。勿畏着非終一邊。勿休着惟終一邊。敬字卽勤字。如云罪而非終可宥也。我雖以爲當辟。爾無徇我之私怒而遽辟之也。且徐觀其理而勿辟焉。罪而惟終可辟也。我雖以爲當宥而無徇我之私喜而遽宥之也。且姑酌其宜而勿宥焉。不徇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一戒一勉相形看。是所謂勤也。小於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呂刑

三

三

五刑所當重者。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不至於大苛。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不至於太縱。介輕重之間者。無愧於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如是則足以敬迎天命矣。時當畏而畏。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以成柔之德。刑期無刑。以成正直之德。秦慶非福慶之慶。只接三德來到得。三德成就時。乃是予一人之慶。幸於是兆民無無辜被刑者。而賴我這慶矣。其寧惟永方主福說。賸寧兼上下而言。君慶民賴。便是安寧。惟永者安寧。

之福及於無窮也。末云勤刑之效如此。正所謂格命也。爾其可不念而致其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時此用刑之綱領。冒下六節看。○來絕句。擇字敬字。度字俱句。斷秦有土卽有邦之諸侯。似不必以爲卿大夫之有采地者。時祥刑應下安百姓。刑而曰祥。蓋慈良惻恤。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好生之德。爲非所以殘民。而以安民。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呂刑

三

三

謂之祥刑可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言人不可以不擇。何者當敬非刑乎。言刑不可以不敬。何者當揆度非及乎。言及不可。以不度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能擇人而後能敬刑。能敬刑而後能度及。三言何者。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爾者。設爲答辭。以致其決。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賸安百姓。貫下三句。下三句平看。俱要見安百姓意。遴選吉人。俾觀於五刑之中。

擇也擇其安百姓者也制於刑之中而不為五虐之法敬也敬所以安百姓也原情於比附惟其可及斯及之度也度所以安百姓也○辭所連引曰及度是詳審於追攝之先度以已之心勿惟人言所指者即逮之也度以彼之情勿惟已心所疑者即逮之也○鑿此說及字與傳合與小註異竝存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

時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擇人敬刑

度及中事節節要見刑神民安意此節則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詞六句以斷獄言斷即在聽時非是先聽後斷作兩時事看○爭必有兩造者至於庭也人及辭證皆聽獄之具曰備則無不全矣○鑿兩造謂兩家爭者以其皆造至於是故名曰造具備即指兩造說兩家都有辭如今人一告一訴也則謂之具兩家所訟人都到如今原被告及中證都齊了則謂之備傳把兩作兩家爭者造作聽時至於庭具備作辭與證具備具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三

備二字既無分析而證字又除却原被告說細玩經文語意似不如此○時說將備具二字串看亦未安○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眾聽之也時師聽者與眾僚屬共聽之參諸眾人之同不徇一己之私也五辭是五等之辭非一人竝犯五刑乃其辭有麗於五刑中者○鑿五辭辭字指訟者之辭說雖是訟者之辭然其事屬在大辟裏面則是大辟一例之辭屬在墨劓刑宮裏面則是此四刑一例之辭故傳云麗於五刑之辭麗附也時五辭簡乎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分看蓋穆王意在罰贖故也○簡是核其寔乎是無可疑正於五刑者質正於刑書而擬其罪之輕重也不簡謂不寔也辭然而寔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然故又質正於五罰中之多寡而量處之舊說不簡指刑中之條例與供辭不合非也○兩正字可玩漢人謂之當謂情法相當也今大理官平允獄案必曰審擬合律亦此意也○

五罰不服辭與罰又不應也。正於五過則直赦之而已。○不服受者之心不服也。上言不簡下言不服蓋互言之。正于五過卽青災肆赦也。秦不服時說以爲民不心服。夫訟之曲者未必一一心服。若因人不心服而槩赦之則縱之矣。還是據道理說謂理不足以服人也。小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九之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呂刑

詩 三五

時此舉用法之弊而戒之。承上五辭簡乎六句而言。○舍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當以爲過而不以爲過乃入之於刑罰是故入也不當以爲過而以爲過乃出之於刑罰是故出也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則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其罪惟均就典獄者言。○治獄之道不審則踈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審克二字不平。小註分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非是。○詳審精察不爲勢屈不爲利誘不徇已之私亦不徇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

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於惟均之罪矣。小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秦經文除却刑罰而獨言過便知是專主故出言矣。小註似有理且於下節文氣相接。傳怨字入字舉輕以見重句皆似贅。○審克者明斷兼。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書經彙解 卷五 周 呂刑

詩 三五

時此專言察疑之道。兩疑字重看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審克者審其疑而真能赦之也。自古仁人用刑專欲邁種其德赦者布德之事也。安可不審克乎。○審克重出罪一邊惟恐其疑而不得赦意。○審克且虛簡乎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簡乎卽所謂五辭簡乎者言無疑也有衆非一之謂正見其可信也。簡乎有衆若可定其刑罰矣。然猶恐其或有可疑而至於誤入也。則于貌而稽之焉。蓋言或不能以盡意而貌則可以得情也。小辭

或可僞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眚，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推究得實者，更於容貌有所稽考，慎之至也。○秦小註後說優於前，雖無簡句對簡字，二句無簡即所謂五罰不服者。天威上天，罰惡之威具者，宛然在也。嚴字無工夫，小苟無可簡核，則疑獄矣。疑獄難明，過於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常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秦上節戒其以私而故此節又戒其以刻而故入也。簡字有衆則入矣，又必惟貌有稽專重求其出也。無簡則不聽而竟赦之。雖貌亦不必稽矣。具嚴天威言至嚴之天威，無往而不具也。若無簡而猶聽之，獨不畏天威乎。小註以具為俱，非是。○上節言五過，此節言五刑五罰，非互文也。故出則於過，切故入則於刑，罰切耳。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完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完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時此正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即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也。○小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時鍰黃鐵也。○小舜典金作贖刑，以為黃金，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謂犯墨法之中疑而可赦者，不遽赦之，姑取其百鍰，以示罰閱實其罪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小犯墨辟而情罪可疑者，則赦之，使贖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做此。○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時墨罰之屬，千言擬其所犯有千條餘，做此。○秦墨罰五句，雖說罰之律條，然已有墨劓剕宮大辟字，即是說刑了。故下句云五刑之屬，三千。○小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

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為曲

今不行者也比罪之時法無定據鮮有不惑於人言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於眾人之亂辭可也律無所依鮮有不泥於古法者必酌以時宜勿輕用今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串說○玩傳詳明法意則惟察惟法是一串秦時說僭亂辭及惟察惟法雖與傳合却不如小註合經○上下比罪以下聽斷之方也首句作頭無僭二句對說惟察應無僭句惟法應用句末句總收○無僭三句是一反一正文法無毋通與勿同言毋得僭亂其辭而故入毋得用私而法不行惟其察之而不僭使亂惟其法之而使必行可也無僭亂而惟察應五刑之疑節勿不行而惟法應五過之疵節故下文以其審克之收總語不嫌復章法朗然說者自未勘破耳○疵節審克重在行法五刑節審五克重在原情此節審克則兼情法言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時法也者原人情世變而為之者也苟徒守經常

之法而不原人情世變以行之則膠固而不知權反有戾乎經矣故此又以用法之權告之○首二句言刑第三句言罰對第四句則上三句言一人之刑罰四句言一世之刑罰小殺人者歎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闕歐不灰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灰者此適重也則服上矣時上刑不必是灰罪下服不必是全赦宜法看秦適者偶適之適本在上刑之科也而所犯偶然情輕則服下刑矣小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

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為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為輕重也○法緣人情世變而立斷於理而定情有故誤世有變亂刑罰之用亦當各異此濟之以權也○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為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雖齊之以不齊至於先後次序謂

之倫則秩乎其不紊衆體所會謂之要則裁乎其不易蓋法之輕重雖原於人情世變而其所以輕之重之則皆理之當然而非以私意為之自經權之異者觀變法以求當於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之同者觀法雖變而能當於理者是即經也時上罪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矣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矣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刑有權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為之

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罰之斟酌損益無不中矣此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情猶不足以盡之又有一輕重以世者矣如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威劫之則刑罰從輕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從重輕重惟世變之所適斯盡權之道者也夫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

宜乎世變輕非故縱乃當輕而輕重非故入乃當重而重截然有倫序而不亂確然有體要而不易茲權也乃所以為經歟秦惟齊非齊重非齊二字此句是總上四句以起下句

罰懲非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一時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權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適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舉罰以見刑也非佞以下皆兼刑罰言正所以謹之道也○折獄不得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職廢盡心不備辭則自專三意皆相承小佞人禦人以口給服其口不服其心如周亞夫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噐乃噐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時折獄非言不

決然以佞折獄屈人以言不能求情溫良長者其心厚厚則為能聽不偏其心慤慤則為能斷合理而罔非在中焉中者無過差也秦惟良折獄與非佞折獄對罔非在中又言良者折獄之善以見當用良而不當用佞時說僅連上句看非○中字應前而于刑之中中字時非佞三句未便說到用上但言此等人不可折獄此等人可以折獄擇而用之之意在外秦察辭以下雖分兩段然總是言折獄之事如此折獄故必良者而後能之豈佞者所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可能哉時察辭三句是問鞠時事明啓四句是擬罪時事○差是參差不相照應前後參差人已參差皆是○差在前察在後非察辭之時務求其差之謂也○非從惟從乃察辭於差中事言辭之差固當察之而察之之時又不可偏主一邊而臆斷私決也當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然不可以下句為上句之實秦從謂信訟者之辭時初以為不可從後竟從之此用察辭而得之者也○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秦哀敬折獄比上

文兩折獄字較說得窄些○傳訓咸爲皆這皆字不是包衆人言乃是包衆獄言謂每獄庶幾其中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時咸字通刑罰言庶者見中正之爲難與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時典獄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隨他強辨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辭掩護不及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真情自見至於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爲不可從終或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箇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個敬謹的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五

心不可失於忽畧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蓋人之所犯具載刑書當輕當重一與衆共占度而擬議其罪使皆庶幾於中正之則而無所冤枉也○其刑其罰只是聽獄時擬斷其罪名耳非便以刑罰加之也○其當入於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言罪擬既定刑罰將加之人非察之盡其能不可也○結獄以孚爲主盡心如此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矣○獄成是結案時乎者兩爭

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乎者情法昭合君上無違異也○成者一成不變之謂言其罪已定也兩孚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作未然說其刑二句從輸字生小輸之於上備載情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秦凡初折獄者既成獻之於所尊又遞而獻之如禮記史告正正告小司寇之類故曰上上字是活套字不必專主君說時備兼犯罪之曲折擬罪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

五

斷案言有并兩刑是卽一以例其餘正以見其備處秦其刑上備備字語意已完有并兩刑要玩一有字言上讞之獄其中或有并兩刑而上之者也夫兩刑而并上之則兩刑之獄備矣推之犯一刑者豈有不備上之者乎蓋舉重以該輕也時獄成可信已萬全無差了却又不可自專覆奏之時當備述情辭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議而又極其恭慎此所以爲祥刑也○此

節與告爾祥刑節相應擇人即前所謂擇人盡心
讞獄即所謂敬刑而度及可知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嗇自四方司政以下告諸侯也自伯父伯兄以下
告同姓諸侯也自來有邦有土以下有民社者皆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十一

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以敬之哉發端
故通節重一敬字蓋朕今言說這刑多恐懼之意
此即是敬了然朕所以敬於刑者以有德於民惟
刑也下句明上句之意正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
者惟此刑耳時德即好王之德只是哀矜意○朕
敬於刑二句是要領蓋下文皆承有德惟刑說去
以明清與中而作配在下德也若私家獄貨以致
天罰則非德矣德不德都關係在刑上安得而不
敬乎嗇今天二句示當敬之意明清二句勉以敬

刑之實無或以下又戒其不敬也○相民者天齊
於民以教祇德棐民彞也作配在下期之之詞言

天之制刑非以虐民實欲使民畏刑遠罪是相助
其德化之所不及也爾等皆有代天理刑之責當
仰體天心慎重民命凡宥罪罰惡務要與天之福
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於下期可耳正前曰自作
元命配享在下今日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
乃配天者也嗇單辭全無證佐一面之辭也兩辭
彼此兩造各執一說以相證對也單則無可質對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三十一

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己明清之心兩辭雖人所易
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聽之失其平民不可治矣
民之治就輸情服罪上說言今民輸情服罪所以
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
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蓋單辭難聽故須
聽之以明清則不以貨鬻不必言矣至於兩辭却
易於受賂所以下文獨詳之時明清以聽單辭則
心純乎敬可以配天道之至正此敬刑之實所以盡
主乎敬可以配天道之至正此敬刑之實所以盡

作配之道也然單辭之獄無兩爭相角之勢獄貨之獎猶鮮惟兩辭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故特以私家戒之小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於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時私家即所謂鬻獄得貨者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以警之○府藏也因獄取貨此貨非實適以藏諸罪狀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然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小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時府辜功是自己聚之貨積而罪亦積也報庶尤是天罰之罪極而禍亦極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而言塞永畏惟罰永可畏憚此天之罰也尚未說到人畏處時夫獄貨而致天罰如此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於禍淫之命故不免於天罰之極耳小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

以中焉秦刑之中即是有德於民處小註遺却德字意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時此并諸侯之子孫而告之○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自今以往繼諸侯之位任用刑之責當何所監視非古之用刑以成剛柔正直之德而能檢制民心以全其所受之中者乎此句且暗指伯夷臯陶未可露出哲人四句正此句之實方實指伯夷臯陶言小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時曰德曰中乃一篇之綱領前日中聽下曰咸中不應獨民之中為受中之中也經無此意秦按此則德於民之中有兩說矣前說合傳

而後說駁之然細玩傳意又未嘗不與經合特前說誤解耳○民之中卽所謂惟天降中下民也這民字通上下而言不是指兩造之人蓋古人折獄以中這中是天所降於民者得這中纔爲德是以民之中爲德也故曰德於民之中下文咸中與此中字相呼應時明聽是起下之辭哲人四句示以所當監之人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之也○哲人只指臯陶言若伯夷未嘗司刑不宜入講五極本是五刑以其法至此極矣故曰五極○不曰五刑

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時自古哲人如伯夷臯陶之屬所司者刑本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窮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至今頌之不衰有慶如此豈有他哉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於五刑皆得其中固不由慰日勤也固有擇言在身也合天理愜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耳夫用刑而至於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其監視這得中的祥刑使澤流當時名垂後世哉嘉字與祥字相關祥刑與告爾祥刑照應○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於官府學校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巡遊財匱爲歛財之計愚以爲未然孰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歛財設也審矣唐虞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於周而文繁俗弊五刑之屬至三千若一按法刑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

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為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罰終非懲民正法漢文帝憫肉刑殘人之體膚曰何其痛而不德也遂除之而代以笞穆王以肉刑為苗民之法正為改贖張本既

書經彙解

卷四十五

周

呂刑

望

三十七

書經彙解卷四十五終

書經彙解卷四十六

文侯之命

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此篇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升降之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天下無春秋戰國矣惟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數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小平王將言已無耆壽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既此節乃起下節之辭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上言由文武以德受命先正之臣克昭事其君故先祖得安在位也先祖成康也○丕顯句是提其人下三句言其事不可用傳德之所成所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一

三十七

脩所至作段落○克慎有敬脩意文武雖
躬志氣如神而不怠敬慎以自脩此德所以
不明也故曰克慎明德○明德在發用上說
養凡奠麗陳教有資澤及民是也○昭升發聞要
把文武實事照○玩升字上當指天然不可露得
天意恐碍下命字聞字在名譽上說○精華上格
而洞達無間則昭升於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也
道化之旁乎自西土而四方自怙冒而不單稱德
豈不敷聞在下乎文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於天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二

說以文武之道事其君意謀猷就成康教養之道
上說越小大二句謂入贊謀猷出而奉行之正是
克左右昭事處○凡君有大小謀猷無不順從宜
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
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懷在位是保天下而
不墜文武之基業意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三
時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及看國家純
截恤朕躬畧斷○造始愆辜言我小子嗣位之始
遭天大譴資賴也秦上之膏澤乃下民所賴藉故
曰資澤小殄資澤於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圍之
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
而戎狄能乘之者也時殄資句是不愆之由侵戎
句正是丕愆處民惟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
本固而外患無由入今絕其教養之資澤則國本

先撥故戎狄乘之○國家純以上總是言國家之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意○御事五句與上亦惟先正四句反有績二句正應肆先祖懷在位○御事指在廷之臣此是內之輔相無可資曰罔克見已之不可無所資伊恤朕躬是外之諸侯無可資然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意實串言內而朝廷既無老成俊傑之臣爲撥亂反正之助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固無以濟難矣然所賴以濟之者尚有望於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如先正之昭事而恤我者乎嗚呼二句專指外諸侯言嗟我諸侯有能如先王之昭事而致功於我則我亦如先祖之得安在位矣而今何有哉惟幸有父義和耳蓋反覆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合上兩節俱重諸侯上唐叔文侯皆晉侯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文侯之命

四

三五五

也於艱分克昭顯祖虛說下三句卽其實脩扞卽申會紹俱就立已上看秦通節四汝字前三汝字遞說下一步實似一步末句收繳小刑與詩言儀刑文王同時汝肇三句相推一氣說下以德創業而爲後王保位之程法文武之道也肇刑者於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紹云者平王失愛於父流離顛沛依託母家離也父歿亡國絕也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繼是會乃辟使文武之國統不離紹乃辟使文武之國統不絕也要點綏在位的意思追孝句正應轉克昭句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旣曰顯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昭著於前故曰顯自其佐成尚文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艱卽嗣造三句脩扞者脩完於犬戎殘破之後扞禦於犬戎侵侮之時也如是則有臣如先正而吾得安在位矣平王意重脩扞於艱見得文侯能昭顯祖不重文侯繼述上嘉者稱美之意未是命爲方伯

書經彙解 卷四十一

周

文侯之命

五

三五六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鹵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時此飭遣文侯之辭益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
望之意也○歸者歸於晉國也視師主一方言寧
邦主本國言此二句乃下柔遠四句之綱用賚二
句貫至四匹賜秬鬯以隆告廟之禮賜弓矢乘馬
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往字與上歸字同○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六 三五七

柔能作統馭諸侯說欲其連諸侯以恤朕躬也惠
康句安民以定國本欲其以既殄之資澤而施之
下民也無荒寧總承○簡者簡閱其士以張皇詰
戎正柔能之意恤者惠恤其民以培植國本正惠
康之意○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爾都即
寧邦之事用成句總承秦寧邦工夫全在視師上
故以柔遠三句發揮視師之實既如此視師則是
能簡恤爾都而寧之矣此是見成語不着力將都
字應上文邦字且以作下句過文也賚顯德指肇

刑文武三句說克昭顯祖爾德固已顯矣今爾歸
又用此柔能惠康之道以視師則能簡恤爾都而
邦寧外無窺伺小民悅服是爾之德不惟不著王
家而且光昭下國豈非成爾之顯德乎○按申侯
乃平王之母舅而文侯則平王之族伯叔父也二
侯雖共立平王然申侯引犬戎殺幽王則功不足
以贖其罪文侯雖有功無罪然亦不過即申侯而
共立之終不能輔君討賊蓋亦倖成其功而與有
其罪者也雖然亦平王之罪也小平王幽王子宜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二 三五七

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
於東都而周室中興幽王荒淫為犬戎所殺平王
苟能赫然發憤報讐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愾而
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于
洛惟晉焉依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
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脩捍我於艱耳不知昭顯
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
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圖治之
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

於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
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
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平王自不振耳
文侯平王腹心之臣也當如周公雷相朝廷而侯
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讐可也時爲國莫先於
自強莫急於知人文侯固忠賢然前有殤叔之難
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惟在此平王固
不以興復期之而撥亂與衰知亦非文侯所長矣
惟衛武公與之同世使授之政紹復文武之大業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文侯之命

八 三十四

其猶及掌乎而平王莫之知也既懦於立已又情
於資人東周安得復振哉

費誓

小逸書言成王東伐淮夷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
戎則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佐王征討也故曰
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耶○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
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
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之
家學蓋本末俱舉而無所遺也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九 三十五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時命指一篇言徂茲只指淮夷往者淮浦之夷與
三監同叛者今日又勝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於魯
一則倡亂而怙惡不悛一則從亂而同惡相濟以
見其當征也○淮夷首惡重淮夷邊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時此戒以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干以
扞敵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戈矛鈇鉞刀劍則有鋒
刃小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敕謂甲繩有斷

絕當使敕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時甲冑爲有善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以持之且以爲飾弔音的至也無不至堅弓必二以備折壞鍛是燒而納水中以堅之鍛礪雖互文然戈矛刺人之物須鍛斧鉞刀劍有鋒刃須礪分言亦有謂也○敕之敵之致其精也備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泰無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十

三

敢不弔總上兩件無敢不善總上三件○敕字時說誤作殺字訓之非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撲斂乃穿無敢傷牝牝之傷

汝則有常刑

時此告軍旁之民○牝牢閑也○閑牧者牧之於野而又以羈韁閑之也秦牝是牛馬居止處故曰舍牝舍字虛牝字實○平常牛馬都有所舍之牝但有定所則不謂之淫今則隨軍旅之所至而卽布牛馬所舍之牝使牛馬閑牧其中地無所擇故

謂之淫○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禮冥氏掌爲穿撲撲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爲名撲以得獸爲名杜斂皆閉塞之義既言牛馬在牝遂以牝爲牛馬之名時無敢傷牝謂傷牛馬牝之傷謂牛馬傷也常刑謂殘人畜之刑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十一

三

臣妾汝則有常刑

時師既出部伍不可不嚴此嚴部伍之事○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時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逸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故戒以本部中牛馬有風逸臣妾有逋逃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至者無敢收藏當敬而歸之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賞賚

汝爲還歸之勸○馬牛臣妾指在軍中者或疑軍中安得有臣妾古之軍皆平民衣糧自齋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私從安得謂無○越逐不復分關兩平應上本部越逐他部不復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則無以行其禁又不復有刑祇復有賞則人孰敢犯令哉此軍伍中事至於師旅所經又戒軍人無敢暴掠所過居民寇攘是總員踰垣三句是其實○越人垣墻爲姦爲盜竊人不風之馬牛誘人不連之臣妾汝則有犯軍令之刑○此節前言馬牛臣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劫攘竊誘之刑以兩常刑對看小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時此最可見古人行師之道以自治爲本節制爲尚號令行於未戰之先故可使前無湯火戰無不克守無不堅後世之兵不待見敵行頓之問果三軍如一人乎有聞無聲乎觀其平時可以知戰矣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三

三百五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積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時戎備旣治道路旣除部伍旣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焉甲戌我惟征徐戎是耳正立期會處下三段皆期會中事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以往征秦時說之意謂經文所以言征徐戎在甲戌之期者此是欲從征之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三

三百五

諸侯如期來會也不知此句是起下文糧芻積榦三段不重在諸侯來會上傳云軍以期會芻糧爲急只重芻糧字期會帶言之耳此節是示以征伐之所有事先提期日言者使使之知所備也○征徐戎實言下三段獨於首段言者綱在目中時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時具也預備米粟謂之儲時糗熬米麥也不逮謂糧儲不及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與小時糗糧不言魯人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齋持蓋統告諸

侯在會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時天子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此言三郊三遂者，二郊謂三鄉也，鄉近於郊，故以郊言。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之兵以應之。小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三十五

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秦再提甲戌，言者明築與征同日也，不是平對語意。時築攻敵壘，距堙之屬，堙土山距堙上城，且也。小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也。時無餘刑非殺者，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秦如此刑之外，又有一等重刑，則此刑為有餘刑矣。今所用之刑是重而無餘者，特不至於死刑而殺耳，蓋除却死刑一節言也。時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

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緩故也。小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費誓 三十六

秦誓

春秋敗崑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

意各有主時秦誓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序誤以為敗殺還歸之後惟史記繫作誓於封殺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構兵矣○史記云穆公自茅津

濟渡河封殺中尸乃誓於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記余過大學引秦誓是聖門有取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秦誓

共

三十三

於其言果有取焉必非以其空言也小夫子於書以秦誓終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時周道既衰而東周之興汲汲望於魯故錄伯禽之征徐戎王風不競而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秦故取穆公之善悔過所謂其或繼周者已隱然先見其微矣惜乎周不能防微而使秦至於帝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時誓其群臣通稱士也群言之首謂一篇之要旨

下節正群言之首也○人能受責百善可進但知責人百惡從之故古人之四言穆公以為群言之首秦群言之首是第一等好言群言泛說不指本篇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時四句一直說下不可以責人三句為多盤之實

○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訕憚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也秦自字與下人

書經彙解 卷四十六

周

秦誓

七

三十四

字對看自己若是其多盤責人所以無難也要玩斯字下兩惟字亦要玩時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順而且速是惟難哉以已前者不受人言故自悔也○受責俾如流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者不能也○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脩身克己之要務正所謂群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憂字從上文來憂其多盤而不能受責如流也○首句且虛下二句正其所憂者秦上節是通篇

之起語此節愛字似不必緊承上節虛說爲是爾
逾益邁行也若弗云來如不復反也○若弗云來
非無日月也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自咎其
知悔之遲恐改過無日秦來即指日月凡日月前
者既邁後者必來未有弗云來者但心之憂處若
似弗云來而無時可改過耳時猶未明言其過下
節方實言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因所愆

書經彙解

卷四六

周

秦誓

六

三

時上統言悔過遷善之意此明言其悔已往之過
而圖將來之善也○謀人謂人之有謀者非謀於
人也小古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
之今之謀人謂杞子等時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
之謀人暗指杞子古之謀人老成長慮執古義不
苟就人意者也我則謂其未成予志而忌之今之
謀人新進喜事者也我則因其同己而姑將以爲
親○君子之爲人謀也忠不肯苟就人意小人遷
就人意與謀必敗事古之謀人我非不知其老成

但其所謀者未就予意我乃以爲阻事機而忌嫉
之今之謀人初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就已而姑
將以爲親則溺於其說而不自覺矣姑字要看今
之謀人非真可親姑將以爲親耳秦未就予忌如
傳解亦通但句法艱澁不似上文平易耳蓋古之
謀人忠鯁予所忌嫉者彼不肯遷就而直言之故
曰未就予忌四字只一順說下不必兩截解○姑
且將就以爲親已是將亦就字之意非將順之將
時此正不能受責如流所謂前日之過也雖則三

書經彙解

卷四六

周

秦誓

九

三

句是意其將來之善雖則句輕是過文法黃髮與
下良士即古之謀人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自今以
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詢問老成黃髮之人則其深
慮遠謀足以斷國事服人心庶幾所行可以無過
矣詢黃髮正是改過處因所愆冀其他日如此未
補用人正所以改過而今有未能意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時此正詳其悔過遷善之實小番番如世稱幡然

旅誓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時截削截截省
 要也小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
 所奪故易辭時易辭者謂杞子巧言能使我變易
 辭說以拒蹇叔之諫○番番良士即古之謀人論
 言即今之謀人勇夫段輕引起末段耳有是任用
 意○番番良士言老而賢也雖少壯時旅力都過
 去了却計慮深長可與謀國故我尚有之穆公嘗
 詆蹇叔暮木既拱蓋自悔其失言也時蹇叔已不
 在曰我庶幾復有斯人而任用之乎追思至矣
 仡之勇夫徒有勇耳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辯以強
 辭奪正理能使君子不能自定亦爲之轉移其說
 如此之人有其一足以覆人之邦家我遑暇多有
 之乎畏之之甚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
 公違蹇叔之言伐鄭晉敗秦師於殽晉文公二年
 秦伐晉報殽之役敗績於彭衙三年秦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與忿師爲寇冠晉
 人不應有謀也秦遂封殽尸還秦誓當作於此時
 蓋三師皆不得志而衆損國散極矣勢窮而返始

悔不用蹇叔之言當時若從蹇叔則無殽之敗無
 殽之敗則無報復之舉而秦何事哉此秦誓所以
 作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時此言良士之有益於國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

○昧昧我思之此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

得國家須得如是之人也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
 也一介者獨立無朋也斷斷猗無他技作一介猗
 語辭他技如射御不違截截善論凡諸材藝皆是
 無他技不是說他短正形容他誠一之至意蓋非
 真無技雖有不自用故無材之可見耳休休是虛
 懷大度寬舒樂易之態不是休美之休如有容正
 頂休休一氣說下容有所受也小曰其如有容莫
 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時下六句正此句之實
 ○有技是才彥聖是德○彥聖二字相連彥而且

聖不止有技而已聖字專言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也○若已有之言視如已出也於人之彥聖者口必稱揚而薦達之然其心之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出言愛之至也能容總承才德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所以形容好賢之心至為曲盡○人之有技而不忌疾之彥聖而不排抑之已難矣今不惟不忌疾而視若已有無人我長短之形不惟口稱道之而心之好之有甚於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實能容納得許多賢才也容字要如此看世有一種為人長厚而不妬忌者有能容人之善而不妬忌不足以言之者○子孫黎民平○小若已有之則人已一致而無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一致而無表裏之異是非真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君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群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於此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

於此一已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無窮大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者衆而福之集者遠也時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時此言小人之有害於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諠言之意與上節相反○違去也不達不通於上也是不能容亦總承上文殆與上利字反看○子孫黎民之殆非一人能致也由此人妬賢嫉能引用同類蒙蔽君上顛倒曲直蠹政害民雖傳至于孫仍是引用之人盤據不去正人為所沮毀不容人君亦自難辨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不可勝言小此章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也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時此總上二節而申繳之無兩層意小杌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坍塌時一人字要玩兩言一人者生上一介臣來杌隍指子孫黎民之不能保言曰

由一人言係於一人之不能容才德不必小人之多也榮懷指子孫黎民之不保言亦尚一人之慶言係於一人之能容才德不必君子之多也慶卽榮懷小卽老蘇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亾之意結上文兩節有照應時秦誓可爲後世法者二梅過遷善知所以脩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庶幾乎孔子所以列於四代書之終也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雙天下之雙莫大於弑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爲弑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劊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於平王也○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忌君父忌讐耻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專鄰附焉平王之誓續以列國而秦

詩經真解

卷四十六

周

秦誓

三

三五

誓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於秦人之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詩經真解 卷四十六

周

秦誓

三

七九